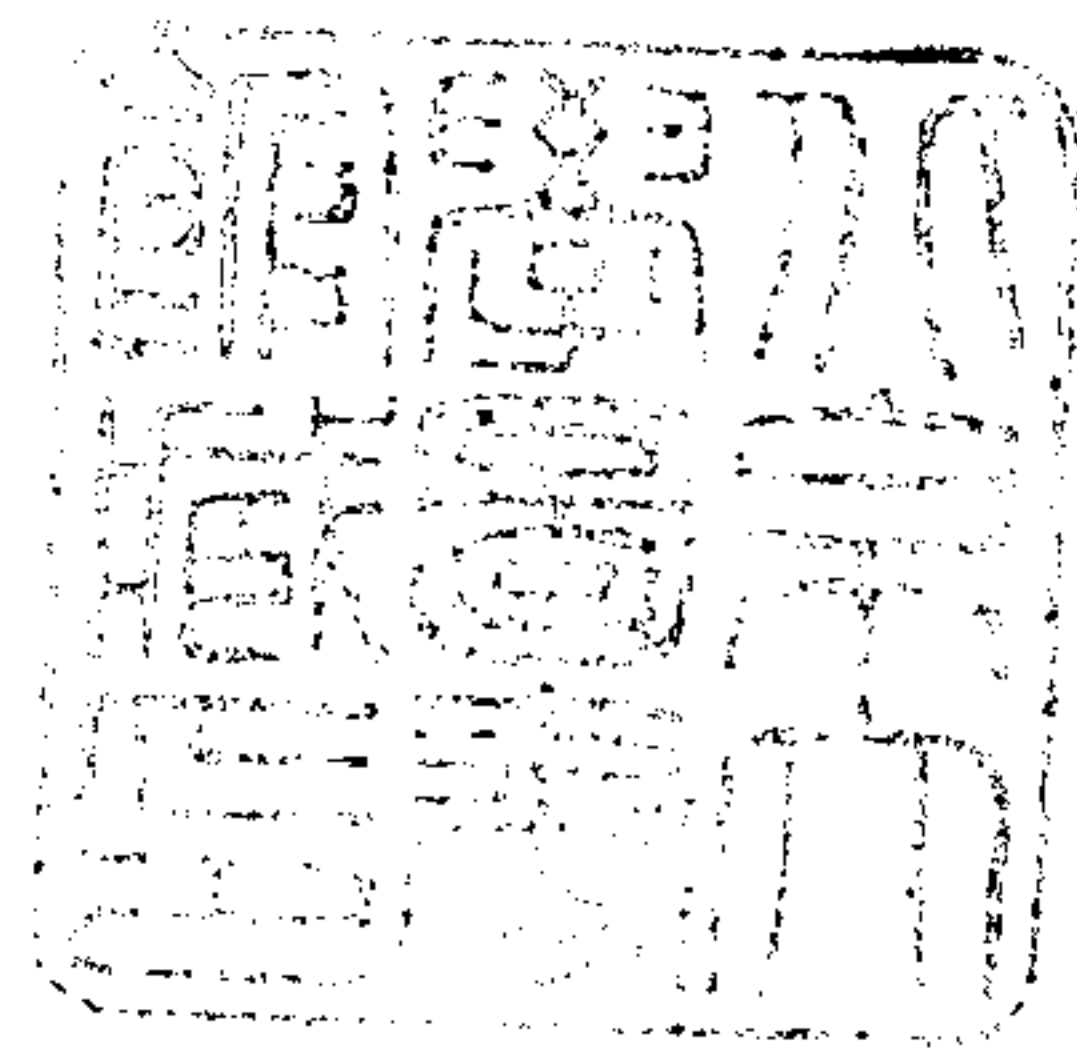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八・子部・雜家類

篷窗隨錄十四卷附錄二卷續錄二卷（附錄卷上至續錄卷下）〔清〕沈兆溥輯……………一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續鈔二十五卷三鈔二十九卷四鈔二十九卷（叢鈔卷一至三鈔卷十一）

〔清〕俞樾撰……………一四九

1127/08

篷窗附錄

篷窗附錄敘

余舟中書籍無多經史而外子集輒檢夙好者攜之隨意摘抄或書作者姓氏或不書作者姓氏雜論詞章書畫兼載藥方夢卜暨大人先生諸遺事無一語涉及戲謔閭閻而以格言因果終焉回憶十二年來一載強半在塗旋署後則漕事緊急文書雜沓督催一百餘州縣徵收銀米十衛修造二千七百餘隻漕船十八幫裝運五十餘萬石糧艘兌開盤驗考核一百餘武弁賢否事繁期迫幾於寢饋俱廢迫庶務粗畢督運啟行而時日頓覺寬閒行抵通州交糧事歲如釋重負尤爲之渙然怡然此篷窗所以靜坐無事長日攤卷惟親楷墨伏案

篷窗附錄敘

恬吟儼似當年作秀才時也或者謂沿途勞動每停船坐赤日中指揮呼叫與舟子緯夫參錯旁午於河岸風發塵起衣緇面垢唇焦吻燥不少息抑慮乘大舸遲延則易瓜皮小艇踟天踟地鬱悶無聊星夜泝流涉險不稍顧其困苦不可勝述余則無是曷敢自欺以欺人咸豐二年七月沈兆溥自序於河南按察使署之嘉石庭

咸豐七年歲在
丁巳夏四月物

篷窗附錄卷上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

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廢科目疏其略曰
憑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積弊已深
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
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
墨卷房行輾轉鈔襲庸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
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
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只數十古人畢生治之
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
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

篷窗附錄卷上

一

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
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
而更張之思所以選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文端公鄂爾泰為首相力持議駁云謹按取
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
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
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尚矣漢法近古
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
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
愚不辨閭閻相高劉毅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
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

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
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
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而在乎因時而補救
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
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
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
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
言勦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
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為然夫時文
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
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

篷窗附錄卷上

二

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
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
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鈔襲以為無
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
及
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探殫智畢精殆於聖
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治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
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為文
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
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
能免未可以為時藝咎若今之鈔襲腐爛乃是積久生

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亦過乎卽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已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爲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

篷窗附錄卷上

三

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現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爲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

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而補救之爲得也我

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

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幸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舒赫德所奏毋庸議奏上奉

旨依議

乾隆甲戌科首題唐棣之華至末之思也場中文有用

篷窗附錄卷上

四

賜一日而九迴句者制義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至是再頒發禮部順天府俾試官知衡文正鵠並嚴重磨勘以下科爲始磨勘試卷俱於卷面填寫官銜名以向來磨勘視爲具文特派大臣詳加校閱已卯秦司寇蕙田進呈磨勘試卷順天第四名邊嚮禧文有飲君心於江海語奉上諭揆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厠前茅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議處尋議邊嚮禧罰停會試五科主考官罰俸

嘗讀四書中重出之條惟哀公問政第四節下在下位

三句是錯簡預重後文於前餘皆無可刪置即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據史記為衛靈公發也至後篇止多已矣乎三字蓋所慨益深矣今既並誦之其他皆此例也是以古注未嘗言重出邢氏始間言之亦有不然者自宋人概以重出置之而後人遂從刪不復讀過矣故為次而解之論語六孟子一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案事父母幾諫疏曰此并下三章皆明孝也此本以類從而上下兩章言事父母存時此專言歿後與前篇不同未得謂之逸其半不當刪置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案此非重出

蓬窗附錄卷上

五

亦因上章而及之也人之所以說而不釋從而不改者由其素不忠信樂比匪而畏改過也聖人無忍棄人之心故雖至於無如之何而猶有餘望焉記者體此示勉抑或即聖人之承上言而復言此未可知也不當刪置入太廟每事問案前子入太廟每事問記言也此記事也邢疏不言重出是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案此比前少君子二字蓋以教人皆當如是也猶之多已矣乎三字者皆另是一時之言不當以重出刪置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前泰伯篇專為夫子之言此為曾子述夫子之言而解之

或記者之並記以相發明故為一章足明上非重出上其位是人之位下其位是己之位謀非其位則必思出其位而人己兩失矣此即中庸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孟子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一章中兼具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此真重出也然亦與下章惡利口以類從蓋記者有意義存焉還當並讀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去他國之道也句前章無之前兼叙三聖此專論孔子前統論聖之時此專論去國之道

蓬窗附錄卷上

六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古注闕釋文焉如字衛權于虔反為下句首疏亦先如字屬上讀而復述衛權讀解曰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如我之好學也義得並通故並存焉

與其進也一節依原文讀蓋先明所以見童子之意而繼因廣言與入之道以教門人也分兩層解自得上下語勢似可不必換轉不問焉不字亦可作一句讀否也前人有論之者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本是德字與泰伯章民無得而稱焉句法意義迥殊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義曰此章貴德也斯字即指德言

誠不以富二句疏云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

男子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句送之門

句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母命之往往字屬上讀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野有眾逐

虎句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馮婦攘臂下車眾皆

悅之其為士者笑之士則之與士笑之相應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趙注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作孟子語子乃

予字之誤夫音扶作孟子言適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說

蓬窗附錄卷上

七

仍是意含諷刺矣

紀文達公昫中乾隆丁卯順天第一名舉人二場表題

撰乾隆十一年

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

賜宴瀛臺賦詩聯句賞花釣魚

錫賚有差羣臣謝表紀作高華典貴進呈

御覽其詞曰伏以

皇慈霧洽雅叶夫酒醴笙簧

聖渥天浮道契夫賡歌颺拜秋深桂苑蓼蕭沾濃露之

華日麗繪峯葵簞依太陽之照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

滕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榮亦銜動色靈槎八月真同

海客之遊廣樂九成似返鈞天之夢屏藩有慶簪組同

歡臣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竊惟世道昇平著太和於

有象朝廷清暇敷愷樂以無疆鼓吹休明必有詠歌之

作潤色鴻業爰申燕樂之文故象協鳳梧誌卷阿之雅

會興傳魚藻畱鎬邑之遺風鹿鳴以下共六詩君歌臣

答白華而後為一什誼美恩明天子燕則諸侯毛司儀

夙傳其職掌正歌備而太師告禮經亦著為典章在先

王皆具有明徵及後世乃別名曲宴柏梁臺上藩封以

迨於郎官葡萄宮中宰執兼隨以學士五王共宴花萼

樓頭三等分評曲江亭畔咸亨之會二王同太子俱從

麗正之筵兩相暨禮官咸在情契荆枝之句與慶移鑾

蓬窗附錄卷上

八

詩吟花柳之天樂遊置酒莫不燕衍於暇豫用以祝頌

夫太平然而大陵享神歸藏既誕洞庭張樂莊叟尤誇

汾水新詞不入西山之錄瑤池舊事浪傳汲冢之書雖

有其文蓋無足道至於甯哥噴帝黃旛綽於以解嘲婉

兒評詩宋之問鬪其奇句呀光帽小汝陽旋舞以簪花

飛白書成常侍登牀而乞字每嫌輕薄豈曰風流未有

沐浴深仁醉以酒而飽以德昭宣盛典禮同節而樂同

和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虹壁當陽龍圖啟運澤洽四表薰風入舜帝

之琴德訖入荒瑞露浮高辛之甕雲生隔松生棟無為

宰萬化之原樂為御德為車有道識一人之慶固已民

康物阜不殊華胥之遊遠又通安宛似春臺之樂九年
耕而三年食世登含哺鼓腹之天十日雨而五日風人
識位育中和之化史官載筆於玉署頻登大有之書
天顏有喜於瑤階爰下推恩之典用相交於上下務兼
備乎情文乃移法駕之清塵焚香灑酒聿舉趨陂之高
會鼓瑟吹笙乘泰運者百三年再行曠禮過中秋者十
二日先及懿親或慶衍於螽斯或派分於麟趾文昭武
穆盡周家子姓之班東平河間皆漢室宗盟之望昔年
故事曾裁桐葉以分圭此際遭逢更叶棣華以待宴未
央二十萬之賜方此未多唐皇十六字之榮覺其尚陋
迨乎翼日遂及羣臣落望後之仙莫祇餘兩葉問重陽

蓬窗附錄卷上

九

之瑞菊僅隔十朝則有輔弼依垣列三台以拱極卿士
惟月分九道以從星鵲集藜閣之英齋峯日曉解鷹
映柏臺之繡鳥署霜寒官司鹽梅俱陪嘉會班聯槐棘
咸預清行職盡清華鄭鮮之未容啟事人兼風憲李栢
筠亦得從遊儀肅冠裳列分左右時乃仙車九九降來
五色雲中玉佩雙雙隨過百花橋上參差貝殿疑浮弱
水之三千隱見珠樓似見昆侖之十二滄洲曉氣化為
宮闕之形閨闈秋風吹入金銀之樹舟浮太液驚黃鵠
以翻飛帳啟昆明凌石鯨而問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
銀潢寒秋水之芙蓉域開香國尋芳曲徑惹花氣於露
中垂釣清波起潛鱗於荷下檀林瑤草似開金石之郁

芬桂餌翠綸喜看銀盤之撥刺大官賜膳雲雷圖刻之
尊光祿傳餐漬桂釀花之酒青龍布席白虎執壺四溟
作杯五嶽為豆琳琅法曲舜韶奏而鳳凰儀渾穆元音
軒樂張而鳥獸駭紅牙碧管飛逸韻以干雲羽衣霓裳
驚仙遊之入月莫不神飛色舞共酌太和咸覺心曠神
怡同餐元氣遂乃集枚馬呼應劉歌詠清平掄揚盛美
天章首煥落一串之驪珠

御筆高標扛百斛之龍鼎葛天浩唱不推羲繩以前叢
雲輿詞漫道媧簧而後因之句成七字仿漢事以聯吟
人賦五言分唐詩而探韻宮鳴商應俱協和聲璧合璋
分細裁麗製歌叶八伯盈廷依紉縵之華頌出九如聯

蓬窗附錄卷上

十

袂上網陵之祝當此颺言以拜手彌增嘉慰於
宸衷鸞綺七襄抽仙絲於香草鸞牋十色分妙製於桃
花織天女之金梭名高蜀郡研吳都之銀粉價壓膠東
玉井波寒濯瓜桃於縣圃鐵船渡遠分蓮藕於華山帶
去歸鞍香拂青絲之籠傳來中使光搖赤玉之盤皆得
攜出人間爭識來從

天上西苑賜遊之佳話會何足云北門侍宴之恩榮無
能過此笑貞觀豐年之慶筵啟丙辰陋開元麥秋之登
樽移端午千秋曠禮萬古奇逢洵哉遊豫之風允矣泰
交之象臣等才同樗櫟器謝棟梁藻有愧於揆天賦未
堪以擲地濫列金章之寵叨同玉局之班簪白筆而莫

效涓埃侍黃門而多慙獻替六龍雙鳳知點竄之難工
九几五筵屬遭逢之有幸得與鹿茸之會彌增鳧藻之
思伏願化洽邇隆治超皇古無逸而乃可以逸常軫夫
康功田功已安而益求其安每惕夫一日二日撫池臺
之勝概則思靈囿之子來對魚鳥之親人則思妣王之
威若覩九族之燕笑則思自親睦以至平章顧千官之
肅雍則思正朝廷以及邦國賞花而念貢花之非禮勿
信其小忠垂餌而知食餌之不情務察其大偽供來方
饌莫忘東作之耕夫捧出霜綃當塵西江之澣女樂諧
韶濩致戒夫琴瑟之專詩被管絃務親夫風雅之正則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音有五而協氣

蓬窗附錄卷上

十一

長調肅時雨又時暘哲時燠謀時寒聖時風晴次八而
休徵咸應銀繩玉檢不數夫七十二君玉燭金甌永固
於百千萬世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按文達公其時年甫弱冠風簷寸屨中乃有此瞻麗
之文洵不愧一代作手

康熙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每典復分門
類共六千一百九部計書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
乾隆三十八年奉

旨開四庫全書館翰林院爲辦理處

武英殿爲繕寫處自

殿版館書外

詔徵天下遺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舊存明代
永樂大典殘缺幾半

命詞臣分類纂出整書八十五種散片二百八十四種
分存書存目二項纂輯提要以該一書大旨按期輪進

書之佳者皆蒙

御製題詞以冠簡端其四部條目與前代稍異經部十

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樂曰孝經曰四書曰

總經解曰小學易類別卜筮入子部術數禮類別歷代

蓬窗附錄卷上

十一

儀注入史部故事樂部別宮調絲竹譜小學類別八法

俱入子部藝術史部十五類曰正史曰編年曰詔令奏

議曰別史曰雜史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曰故事曰時

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雜史類別瑣

雜記錄入子部小說雜家子部十四類曰儒家曰兵家

曰法家曰農家曰醫家曰天文曰算法曰術數曰藝術

曰譜錄曰雜家曰類書曰小說曰釋家曰道家集部五

類曰楚詞曰別集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曲其編錄敘

次遵奉

諭旨經首易注史首史記子首老子集依時代而

聖祖

世宗

皇帝御製集冠於

本朝集首書成繕寫七分仿浙江范氏天一閣式建閣

藏度

大內曰文淵

圓明園曰文源熱河曰文津

盛京曰文溯並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江口金山寺

之文淙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亦各庀一分俾江浙

士子得以就近鈔錄傳觀又擇其精者為薈要計全書

三之一繕寫二分一藏

大內一藏

蓬窗附錄卷上

三

圓明園凡編錄十三年竣事四庫共存書三千四百六

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輯簡明目錄以便觀

覽底本仍存翰林院此古今來未有之大觀也

四庫全書既成仿劉向會鞏之例作提要載卷首紀文

達公陸耳山副憲任其事考字畫之譌錯卷中之脫落

篇第之倒置與他本之互異是否不謬於聖人及鼂公

武陳振孫諸人議論之不同總譏其人之生平撮全書

之大概凡十年而書成

古字甚多不勝錄如烟針栖笋个等字世多以為省筆

卻是古字乃反以煙鍼棲筍箇為古字亦好古而不精

之過

洪亮吉曰錢獻之注爾雅而必書雅為正遂致西安書

手驟為亦匹之呼李生甫字許齋而必書許為齋乃令

近時齒錄分鐫無邑之字好古似微過也

沈隱侯曰古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

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

覺若芻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

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彼引僻書用古字與澀不可

讀舉不足與論文

錢塘曰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而其餘俱可略

也是故於經宜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於訓詁之說

於史宜觀豪傑之謨略而不當纖悉於事蹟同異之間

蓬窗附錄卷上

四

仁和趙鹿泉先生佑乾隆壬申進士仕至左都御史曾

視學直隸江西山東以工制藝名而經學湛深著述頗

富其已刊行者尚書質疑二卷尚書異讀考六卷詩細

十二卷陸氏草木疏校正二卷讀春秋存彙四卷春秋

三傳雜案十二卷四書溫故錄十一卷未刊者逸書考

一卷讀書雜識三卷詩經朱傳異同考三卷案後漢書

趙彙著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

衡今無傳本鹿泉先生蓋竊取其義云

嘉興錢新梧先生儀吉主講大梁書院時以所藏唐宋

元明經解諸書為徐氏通志堂所不載計四十一種自

道光乙巳秋開局授梓躬事校讐至庚戌夏刊成二十

五種名曰經苑其資刊者爲張曉瞻中丞王素園方伯
俞雲史庚子仙陶松君三觀察劉鵠仁蕭仲薌兩太史
方望溪先生古文爲

國朝一大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先生所謂學行在程
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實兼而有之先生文集爲門
人王兆符程峯編輯桐城戴存莊孝廉鈞衡重刊先生
全集釐爲十八卷又編爲集外文十卷并附年譜二卷
烏程孫松友太守梅乾隆己丑進士內閣中書仕至甯
國知府撰四六叢話三十三卷各體窮原竟委冠以序
文其賦序云先正有言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
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

篷窗附錄卷上

五

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夫研都譏以覆瓿漢宣僅賢
於博奕昌黎深恥其俳優然而登高挾藻才堪大夫不
歌而頌音中羣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
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
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較翰傳
誦勒成一子藩溷安筆硯夢寐剗腸胃一日而高紙價
居然而驗土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
而降益事研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
聲玉潤徐庾鴻鸞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
未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
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

八韻之凡梅以重棘之圍刻以三條之燭然後銖量寸
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摩共術矣徒觀其繩墨
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之領接送迎互換其
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掄魁爭先一著獨孤
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圍邱隻字之轉移功候什伯
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並轡轡往迴舉足叶采齊
之奏方圓布置運機眠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適文
勁節風迴聚雪柳暖飛絲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
格隨手之變亦可單行壓尾之章恒多隔對行間得雋
恍置腹而嘗其饕餮字裏點睛自中心而遊於殼有如振
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狐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

篷窗附錄卷上

六

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漢漏而涸枯左妍右
媿類驥驂而驚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
則珉玉之未瑩必也構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
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間又何必矜敏於八又鍊思於一
紀也若柳河東披沙鍊金記里鼓車等作質有其文巧
而兼力誠鴻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
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真也班孟優爲之又
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
有之皆非淺學所能學步也披尋之暇條件斯多於時
語語聊當賦賦其選序騷序制敕詔冊序表序章疏序
啟序頌序書序碑誌序判序敘序記序論序銘箴贊序

檄露布序祭誅序雜文序談諧序總論序文繁不錄案
松友為曹習菴先生所取士承命著此書刺取浩博習
菴先生歿後始成松友所謂感知己於寸心憶前言之
在耳也儀徵阮相國為松友所取士序云使非曾羅萬
卷安能具此襟期即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殆非
溢美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嗣位
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內盡歸力穡示天
下不復用兵憲宗蕩蕩平宿寇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
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為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象豈
得無異日之事

蓬窗附錄卷上

七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
日華以此及第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科覆試
此題頗慮愈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尚有憂色及
觀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鄭獬皇祐進士廷試圍邱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
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圍邱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
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圍邱自然甫閱之大服果居其
次

宋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始賜第一
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
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傾欵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

威重遂以為第一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若
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
於此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其末
乃曰濁者以飲吾僕醇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是濁
醪無妙理矣豈非萬斛洶湧不暇點檢故與
前赤壁賦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
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卻只用李白清風明月不
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二句十六字演成七十九
字愈覺奇妙

蓬窗附錄卷上

六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仄次序原無定格有三韻
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葦茨賦以呈瑞
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大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
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
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翹翹人鏡三統指歸
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德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
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鶴觀
紫極舞五德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仄者六瑞
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
士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
平五仄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

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
遺意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
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
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
是也有五平三仄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是
也有六平二仄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
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入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
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
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仄質所出韻乃五
平三仄大爲識者所誦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宋太平
興國二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州府禮部試進士

篷窗附錄卷上

九

律賦並以平仄依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今則無
論平仄皆以限韻之次爲準

康熙己未

廷試博學鴻詞題璿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二十韻

乾隆丙辰

廷試博學鴻詞題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賦得山雞舞鏡

七言排律黃鐘爲萬事根本論次年補試題指佞草賦

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復見天心論

劉綸山雞舞鏡詩
有句云似擬投林
纔戰戰可能
對語便關關

乾隆間考試翰詹以四極四和賦命題眾官皆不知所

出監試大臣以

聞

上問齊召南知否齊亦對以不知

上曰齊召南尚不知無怪他人不知矣因改命竹泉春

雨賦以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爲韻蓋趙承旨曾有此

畫也齊知之其賦特工遂哀然舉首案四極四和語出

周髀

施愚山先生蘧齋詩話二卷先生孫企曾所刊摘錄數

則洵詩家矩矱也

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助詩故致遠則

泥此最爲詩人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子

叫噓者粗人窘瘠者淺癡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

篷窗附錄卷上

十

識者見之直是一葉空紙耳故君子以言有物今人輕

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充餽遺筐篚之具而已豈不

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誦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

流涕羊曇過西州咏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此二事

千載爲之感動今人作述懷述感未必動人如是無他

不得其意而專求之體製風調音響故也

詩不可無道氣稍著迹輒敗人興右丞體具禪悅供奉

身有仙骨靖節則近乎道矣鳶飛魚躍於道何與一落

宋賢便多笨伯

江之永矣四句止詠歎江漢而文王化行南國許多難

言處含蘊略盡漢魏六朝以來詩人多用景語是其遺

意純用賦而無比興則索然矣

杜不擬古樂府用新題紀時事自是創識就中潼關吏

新安石濠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妙在痛快亦傷太盡

孟襄陽五言律絕句清空自在淡然有餘衍作五言排

律轉覺易盡大遜右丞蓋長篇中須警策語耐看不得

專以氣體取勝也故必推老杜擅場

唐人絕句太白龍標而外人各擅能有一口直述絕無

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如昔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

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清江一曲柳

千條三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

今朝畫松一似真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

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等著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

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宋賢要人議論著見解力可拔

山去之彌遠

蔡母潛詩塔影挂清漢鐘聲扣白雲論者謂遜張祐樹

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誠然至白尚書以祐觀獵詩謂

張三較王右丞未敢優劣似尚非篤論祐詩曰曉出禁

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

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細讀之與右

丞氣象全別

韓昌黎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而歐陽公與江

鄰幾更取坳中初葢底凸處已成堆為勝殆不可解

蓬窗附錄卷上

圭

浩然沿月棹歌還招月伴人還沿月下湘流江清月近

人並妙於言月右丞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老杜捲

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說出性情江月去人止數尺尤

趣不容更著一語陸暢山齋玩月云野性平生惟好月

新晴夜半覩嬋娟起來自擊書窗破恰露清光到枕前

別有風致可想

唐人用桃花燕子作對往往入妙近見吾友邢孟貞平

蕪燕子風初下野寺桃花日共尋葛非馬桃花欲放湖

邊寺燕子初歸江上村梅杓司楊柳風低棲海燕桃花

水漲上河豚

周益公牡丹有白花青綠者楊誠齋作二詩有白玉杯

將青玉綠碧羅領襯素羅裳冰霜洗出東風面翡翠輕

稜疊雪裝詠色雖工而著相甚矣

奇句如空梁落燕泥自是偶然楓落吳江冷不聞對語

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然此物何關天巧亦若為造物所

斬至無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獻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偶

句當時稱為神合然舍此亦別無可著語

周紫芝字少隱有竹坡詩話行世秦檜嘗愛其詩云秋

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裘今郡志作到衣裳止更一字風

韻迥別

薩天錫詩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膾炙於

時山東一叟鄙之薩往問故曰此聯固善聞聽二字一

蓬窗附錄卷上

圭

合耳薩問當易以何字與徐曰看天竺雨薩疑看字所
出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薩俯首拜爲一字師
詩用經語有增一字而復者潘安仁畏此簡書忌增一
字而妙者杜工部馬鳴風蕭蕭

古人詩入三昧更無從堆垛學問正如眼中著不得金
屑坡公謂浩然詩韻高才短嫌其少料評孟良是然坡
詩正患多料耳坡胸中萬卷書下筆無半點塵爲詩何
獨不然

余遊西山翠巖寺一宿得詩二首僧碧浪又索題四絕
句或以爲少予笑曰正恐西山僧揶揄當盡焚耳宋時
西山詩版甚多一僧徧覽不當意因自吟曰洪州太白

篷窗附錄卷上

圭

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使遇此僧詩
豈易作客爲咋舌

楊世忠字蓋台苦吟罕知者嘗記一絕云君下榆林關
妾上望夫山化鳥不化石飛去復飛還又絕句來人盡
道風波險去客如何又放船又但使洞庭渾是酒與君
吸盡楚天秋二語有太白龍標之遺惜不見全首
幾番欲放長歌喉咽歌不出又幾番載酒覓知音尋
不著空歸去可憐汝許大江山沒箇題詩處不知誰作
書在燕子磯石壁余叔父嘗見之此年江行上下欲一
艤舟尋覓恨風利不得泊也

靈巖僧淨域來自五臺不持鉢乞食順治戊戌夏余過

靈巖見般舟殿圯謂僧蓋募修之僧力任是役既落成
以卷乞余書聊記其事我遊靈巖山暮宿靈巖寺鐘磬
聲在耳松篁影在地乘月坐石上清光不能寐雖非禪
和子側見西來意曉起陟峯頂艱險了不避學道肯如
是自然得智慧古殿名般舟莊嚴舊稱最浩劫到空山
梵宇乃傾墜佛無一切相成毀非有二我作有象觀歡
喜作佛事長老聽我言努力無退志經營任土木丹雘
窮妙麗菩薩開歡顏諸天皆擁衛金碧與瓦礫畢竟誰
眞諦開山法定師彈指逾千歲廢興同夢覺孰受如來
偈僧有出世心須明無上義眼前皆淨域東西復何異
試語朗公石石也點頭未

篷窗附錄卷上

圭

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幾經秋
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溼紅翠柳似顰眉花似淚
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
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鞬至今尙想凌波步
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前從大姑問
大姑脈脈凝新恨紅顏薄命眞堪惜女兒名姓無人識
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弔陳跡君不見古來多少
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此詩爲永豐學士曾公榮作
而其巢曉集不載偉長泊舟港口得之長年口語長年
故自可人

觀法帖有石刻云渭水橋邊不見人摩挲高冢石麒麟

千秋萬歲功名骨盡作咸陽原上塵漢苑秦宮半夕陽
幾家墟落野花香灞橋斫盡青青柳不是行人亦斷腸
二詩草書奇縱而無題識下書閒閒二小字風調悽惋
非唐人不能辦

龍濟寺在吉水城東南踞東山勝處蘇長公謫嶺外過
此題曰天上樓臺山上寺雲邊鐘鼓月邊僧手書刻柱
明末尙存或曰此坡公詩中一聯也惜不見全篇

弔虞姬詩甚多余獨喜韓聖秋一絕曰詞人下馬惜佳
人不愛君王愛妾身叱咤那曾輸媢罵遭逢各自有君
臣想項王麤豪一世拔山一歌重念虞兮煞甚悽惋有
放心不下處姬毅然先死以報恩寵豈徒一美婦人耶

篷窗附錄卷上

五

又如明妃詩甚多吾友宋荔裳有穹廬滿地皆霜雪不
敵西宮一夜寒佳甚然以視前詩則又別有下淚處
西昌蕭伯玉太常舊藏杜陵戴笠圖高可盈尺純用白
描而神采高寒趙文敏筆也劉公子高題句云杜陵短
褐鬢如絲飯顆淒涼日午時爲報西流夜郎客錦袍霜
冷更相思末自署洪武庚申秋仲珠林生劉崧書解縉
又書長歌其上云碧雞坊裏春風顛潏花溪邊晴日暄
浩歌一曲花弄影慷慨不及開元前飯顆山頭憶相見
歷下新亭舊時面吟詩未遣鬢愁愁絕胡塵暗河縣
平生落筆五嶽搖調笑不作兒女嬌錦袍仙人伯仲耳
孰謂有作徒相嘲詩卷長留雨不滅玉顏癯骨俱清絕

萬古詩人照膽寒松柏蒼然傲冰雪吳興公子真天人
落影自與韓眾親新圖古色照秋水如此子美方逼真
槎翁老仙我所欽十年寤寐遊珠林新詩墨妙聚片紙
令我觀之諧夙心嗟余豈是諸公徒青天空行一字無
紛紛餘子風斯下獨立惟見明星孤吁嗟杜陵焉可呼
此詩既佳而解集失載字體作指大行書適潤有法絕
非世所傳解書體也時以趙畫劉解兩公題爲三絕
仁和杭董浦先生著榕城詩話三卷乃雍正壬子先生
以舉人調取入闈分校鄉試時所輯茲錄七絕爲多從
吾所好聊以適興

篷窗附錄卷上

五

邁俯視來者屬和紛綸鮮克攀躋予聞行亦有四篇姑
記壯遊同行者山陰王霖暨弟王霖嘉興凌大田霖句
有怪石攔人立罔兩巨厓奔浪舞天吳懸崖側足二分
外穿徑窺天一線中霖句有山似蠶叢闢巴蜀水如魚
腹下荆吳大田句有灘分石齒水清淺雲斷山腰徑有
無西蜀楊宏緒繼作有句雲收人語層霄外磴轉人浮
曠野中

建甯亦有淨慈寺寺壁有雲散鐘聲出遠村句予愛其
理致同人相約屬和王霖云靜夜蒲牢喧法界遙林松
火閃漁村王霖云潛鱗依穴初知夜倦羽衝煙亦識村
陸秩云近灘花石盤雙徑繞屋濃陰綠一村美辭秀致

均能冰寒於水

張參議廷枚詩骨婉麗在韓致堯吳子華問其瓶花絕句云垂簾莫放西風入畱取秋光在草堂風致可想
崔從字殿生閩縣人十三能詩著有畱秋詩一卷舟行云春到江聲掃碧天漁船不繫入孤煙開窗依舊山無雪水鴨呼寒宿柳邊殊有畫理

黃任字莘田永福人壬午鄉貢官四會令罷歸家居食貧僦屋委巷七絕秀韻獨出兼饒逸氣較諸體尤為擅場泰安道中云巖巖典則魯千峯玉檢金泥拜秩宗七十二君銷歇盡夕陽驢背話東封倡條冶葉拂瓏瓏帽影鞭絲困午風十里棗花香不斷行人五月出東蒙昭

篷窗附錄卷上

毛

陵石蹟云際會風雲未足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夢遊仙云霧縠冰絲幅幅存故香猶染舊帷痕綵鸞歸去文簫別徹夜西風寫韻軒七里瀧云終日嵐光溼畫幢有時松露滴篷窗一聲榜板千巖響知在諸峯未出瀧孟家堰云草店危扶老樹腰江頭沽酒布旗招一帆細雨西興渡正趁錢唐未落潮

莘田二女皆擅詩名長曰淑宛字妣洲次曰淑晚字紉佩紉佩有題杏花雙燕圖詩云豔陽天氣試輕衫媚紫嬌紅正鬪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裏話呢喃夕陽亭院曲欄東語燕時飛扇底風不管春來與春去雙雙

長在杏花中

錢唐吳中林廷華通守興化有清流船十首云五篙何處賦招招一片雲帆近大橋生怕橫山溪水急開船趁得午時潮篷如半月壓船舷只許侏儒自在眠桅脚開窗方尺五居然小有洞中天荒村破曉一雞鳴朝日山頭漸次明不似惜花春起早擁衾徐聽夏鍋聲不爲和羹佐傅巖何曾忘味有蘇髯上遊玉粒成筋換水口關頭爭食鹽如戟如刀千萬峯羊腸小道水溶溶鐵梢公自誇能事不怕峻嶒石有鋒花豬肥肉玉如肪還買河魚一尺強菡萏灘高明日過晚來先獻九龍王鐵脚層冰未覺寒百錢水務費艱難赤身不怕陽侯怪笑踏波

篷窗附錄卷上

毛

濤過淺灘村醪無過歷茅柴秫米朝蒸晚甕開一飯便浮三大白舖糟不待漉巾來樵蘇水畔一舟橫畱得青山客不爭柯斧滿林誰是主白雲深處聽丁丁上水艱難千里多柴枝米粒易銷磨今朝到岸多歡喜小武當山一笑過

黎士宏字愧曾長汀人著有託素齋集周櫟園爲之序推崇甚至櫟園有閩茶曲愧曾作閩酒曲云板橋官柳拂波流也勾春朝半月遊數盡紅衫分隊隊齋錢齊上謝公樓長槍江米接鄰香冬至先教辦歷房名酒鏡子才光新月好傳箋鎮重喚人嘗社前宿雨暗荆門接手東鄰隔短垣直待韓婆風力軟一危陽鳥名酒各寒溫新泉

短水名酒拍香浮十斛黎香載小舟獨讓吳兒專價值編

蒲泥印旨蘇州間分飲部酒如潮三合東坡滿一蕉讓

御登壇銀海子久安中戶注風消名酒會酌當壚細浦中

高帘短柳逆糟風近無人乞雙頭名酒賣幾戶朱牌挂半

紅名酒誰為狡獪試丹砂卻令紅孃字酒家怪得女郎新

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

涇川趙知希著涇川詩話三卷專載涇人詩茲錄亦七

絕為多

沈徵君壽民入金華山十餘年溧陽相國陳名夏欲薦

之專使奉書徵君不啟封而還之先維生公有過沈氏

山莊詩云冥鴻不受慕宛在水雲間孤性嘗憐鶴清光

獨占山道由澗曲盡門為燕泥關晤夢此中足青松未

改顏謂此事也

水西山桃花自三寺邇迤至泉清坑四五里之間一望

如赤城霞起山之下有洲曰中洲環洲皆水居人又競

以桃花植之閒以桑柳紅綠掩映致為可觀施愚山自

黃山歸遂過水西作桃花洲詩云寒裳凌亂流理策遵

修渚巖梅尙餘花溪桃紅半吐飛霞散平疇錦浪生別

浦雜卉既嬋媛危亭亦森舉林壑見山寺鳥喧作人語

昔來紛彥會事往餘榛莽流目覽眾妍登高當孤嶼撫

物歎在茲仙源復何許既乃訪家谿叔公於文燕齋出

黃遊草見示復借遊水西時桃花已落復賦詩云渡口

漁人路不迷重來綠樹一鶯啼風光好處傷心甚目送斜陽下水西

鄭漢林嘗於涇邑古蹟編為樂府諸同人亦皆並有篇

章登西崖之堂而嘯廉夫之裁信巨觀也又廣其題為

懷古七絕互相倡和秋霜閣云冬月繁花夏月涼芝蘭

味臭鮑魚香高人不作時宜態落紙雲煙筆有霜義門

云重重詔下事非誇不數田門一樹花五世傳來幾昆

弟婦言勿聽報官家馬頭磯云泉飛石立落瑤潺碎洗

苔痕竹淚斑此地不投文弔屈孝陵遙望紫金山神仙

石云一拳怪石碧雞坊曾說神仙到睡鄉日暮行人誰

駐足勞勞車馬往來忙黃沙嶺云一片黃沙萬仞巔蒼

崖古木舊山川隋唐往蹟今何在落落荒村起暮煙高

空瑟瑟斷雲低鎖盡清巒碧水溪此日臨風懷往事樵

夫指點夕陽西當年用武古猷州破賊黃沙骨滿邱干

載遊人尋舊壘青山無語水東流釣隱亭云會傳仙客

垂綸處卜築何年占一灣卻怪嚴陵緣底事猶畱名姓

在人閒落星潭云踏歌聲裏復舟停欲向巔崖小築亭

豈是謫仙擔月去夜來畱得一潭星開邊圖云九邊誰

倚是長城萬國呼來拜上卿節鉞如林看不見依稀壇

上是書生紫桃洞云會記當年射虎來於今古洞書然

開仙源不遠難重到惆悵雲封洞口隈萬村渡云萬村

渡口趁輕風千尺桃潭水自東但有汪倫皆可住何須

篷窗附錄卷上 完

篷窗附錄卷上 辛

更問主人翁

竹枝小詩最難得音節入古風味移人使人詠其詩如
歷其地余有燕市竹枝南昌竹枝而於本邑闕如亦未
了事也然名流雅詠往往不乏姑撮其佳者於此鄭漢
林云琴溪橋畔季春初茅店人臨綠水居日暮兒童忙
擘筍呼孃和煮藥渣魚西門溪水碧如油湧石驅沙帶
箭流落日平灘鷗鷺宿高桅鱗集買糧舟年來灣汜買
糧多剗子關稍舟載幾何只怕家鄉連日霽灘乾難上
幕山河蕪湖鎖巷泊羅匡舟客上長街貨未裝聞道家
山溪漲發急尋水手打新幫船大者曰羅匡趁水大可
行遇灘不能獨上必眾船協力名曰打幫

篷窗附錄卷上

三

胡凌九放舟赤灘詩云青篁彌望蔽山邱千尺深潭瀉
綠油小艇一篙無處著自隨洄洑下中流曲如鉤轉直
如弦急箭危流送客船卻下灘門望山色遙遙眉黛倚
長天周蒼泉桃潭送客云桃花潭水碧於油蕩槳清風
似箭流千樹垂楊繫兩岸也難絆住木蘭舟皆深得竹
枝之遺

閩鄭荔鄉方坤著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四卷申梟盟查蓮坡皆直隸人其
聽山詩鈔小傳云申涵光字和孟一字覺盟永年人端
愍公長子也少穎異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絕去時俗
蹊徑顧獨喜爲詩十五歲補邑諸生有名庠序閒會帝

京失守端愍公殉國難扶柩襄事畢即閒關走江南求
先人知交作志傳捧以歸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沈博
士弟子中鄉居力耕二弟皆成名足跡絕城市以恤事
至京師公卿大人皆折輩行與交有欲以山林隱逸及
孝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蓋贈詩云草澤英豪
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
是隱居論者以爲實錄既棄舉子業不事則益肆力於
詩沈鬱頓挫一以少陵爲宗與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
年張蓋覆輿曲周劉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更唱迭和
觴詠爲樂王阮亭謂河朔詩派實自梟盟開之晚歲究
心性命之學并詩亦不多作謁孫徵君奇逢於蘇門執

篷窗附錄卷上

三

弟子禮歸來大書於堂曰眞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
自六經得來又自題書室云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
書早起干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歌柏鄉魏相國
贈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
之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此卒年五十九或謂
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蓮坡詩鈔小傳云查爲仁字心
毅號蓮坡宛平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是爲康熙之辛
卯科主試者武進司農恭毅趙公也公故以革銅商事
與執金吾陶和氣者相水火欲甘心焉謂榜首固富人
子且少年名不出里閭是奇貨可居遂鉤致以興大獄
既鍛鍊成而心毅當死罪繫請室越八年始邀矜釋嗚

呼怖矣心毅固才士既顯厥無生理乃就白雲司葺板
屋數間日讀書習靜其中高雲上人為榜曰花影菴七
略四庫恣意佃漁結撰為工篇章曰富其自序云綴毫
肺石之上染烟牢戶之中比諸候蚤寒蟬自攄胸臆含
酸茹艱詞意歉然然銓旬陶冶實能與古人相頡頏一
時名士贈答頻煩張得天尚書至稱為唐子畏後身而
歎惜其有才無命因憶當心毅下獄之秋余方髫鬣遠
近喧傳僉謂其不識一丁字如虞山所嘲一元氏然者
孰知其為慧業文人而才藻橫飛若此哉心毅既出獄
則結園沾水之西臨流植椶閉門疊石賦夕烟於琴幌
吟曉日於書牀而津門為水陸之衝去京師十舍而近

篷窗附錄卷上

畫

冠蓋相錯賓至如歸投轄贈鞭徵歌對酒許涓符司馬
所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而高宗山孝廉亦有東
山麗句諧絲竹北海名賢共酒尊及甲部攤經丁部史
紅兒記拍雪兒歌之贈三復微哦猶令人想見名士之
風流太平之盛事也已

心毅著有蓮坡詩話三卷摘錄數則

寶坻王子銓

瑛

任惠州太守時與僧靈源輩飲於官署

署後偏山木棉因以朝霞一片木棉花為題詩未竟座
客有索西瓜者忽見一人擔瓜數十在傍詳視其貌虬
髯碧瞳迥異凡相王心異之遂盡買其瓜而去歷三十
年王官浙江溫處道解組寓姑蘇患痢頗劇召仙請方

有降乩詩云朝霞一片木棉花太守筵前曾賣瓜屈指
於今三十載勸君依舊服胡麻蓋王少年患病曾服胡
麻丸而愈因再服之果遂擔瓜之人已成乩仙異矣
天津城南地勢窪下夏潦秋霖汪洋彌望冬則冰膠如
鏡居民以凌牀往來其行如飛魯存弟邀同人作水泛
之遊魯存得長歌一篇內有句云晶瑩倒射天影白七
十二沽無水聲極為儕輩推許西顛有句云到處回頭
都是岸從今託足不隨波頗具禪味

查浦老人平生遊跡徧天下所至覽眺留題膾炙人口
而燕京雜詠四十首尤為騰譽都下康熙庚辰辛巳閒
來游天津居吾家于斯堂前後幾及兩載時與趙秋谷

篷窗附錄卷上

畫

姜西溟皆元彥朱字綠劉大山擘腹飛竿殆無虛日至
今猶想見前輩風致也一日飲遂閒堂畱別主人云樂
事隨時換朝昏景不窮徑移新窠窈人占好房櫳泥酒
更更醉分牋院院紅豈知簾幙外昨夜有霜風石勢侵
廊斷池光拂檻流路迴亭似鵝簾捲屋如舟徑竹蕭蕭
暮盆花豔豔秋容愁渾減盡遮莫少年遊才子今張率
名園比謝亭門無辭客例家有益齋銘顧我頭將白蓬
君眼共青茫茫人海內此跡豈浮萍

尤展成良齋雜說所載毛大可檢討姬人曼殊遇老尼
一事令人有天涯淪落之感曼殊養病墳園當晚春時
比鄰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間所懸詩軸二絕云河外

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
聖橋東畔迢迢路芳草斜陽
晝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
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
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
相與吟歎良久尼曰讀此
詩倍覺此地淒涼此何人詩
耶姬曰舊懸此庭不知誰
作因流涕久之甚矣詩之感
人若此後於摩訶菴中道
之有識者曰此蕉林集詩也
蕉林為真定梁相國所居
故名其集其詩乃春郊十首
之二老尼遂從相國乞詩一
冊尼係明季宮婢當時稱菜
戶者

燕京難花之巧其功可奪造化
如牡丹碧桃玉蘭迎春探春
之類於三冬皆可計日而得
查浦老人曾有詩云出窻花
枝作態寒蜜房烘火煖催看
年年天上春先到

篷窗附錄卷上

畫

十月中旬進牡丹談牛村亦有句云始知北地花兒匠巧勝唐宮翦綵人

濟南王斗南觀察過宛平相國怡園有句云如何喬木裏只是冷雲多十字中感愴深矣

柏鄉魏相國五絕最佳有慧香廊詩云春在歲華中眾芳噴不歇心幽得妙聞皎皎花閒月又夜雪詩云夜雪打空廊不知花落處只在風雪中風亦吹不去文安陳蘭雪僉都儀極愛其詩誦之甚詳

蔚州魏環極尚書性至孝詩甚清挺告養時不復通書朝士偶以著述寄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已其耿介如此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

官此身一失官何補可稱名句

淳沱河之南柏棠村在焉有梁蒼巖相國別墅相國秋憶詩云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餘冷綠烟猶似昔時無

余有別業在曲周庭前海棠忽於十月閒雪中盛開大尹張若巖桐城耆宿也賦七律一首甚佳和者雖多津門閨秀許雪棠為最許過時不嫁工詩文閱不示人傳播人聞者惟此詩而已詩曰移從香國種無雙幾見凌寒意不降日映輕紅嬌帶淚風扶弱質笑迎窗朱門舊許宜春睡冷院新看伴玉缸卻恨杜公無好句空教十月渡寒江汪西灝津門雜事詩有云不櫛書生不畫眉

篷窗附錄卷上

畫

傳來豔絕海棠詩若教玉秤稱才子壓倒樓頭舊婉兒正指雪棠也

周月東焯天津人賦詩務極妍鍊不肯苟為雷同著有卜硯山房詩一卷嘗作詠物詩推敲一字未就語人曰吾為此損眠兩夜矣其苦吟如此又嘗待渡河干時日已昏暮孤艇獨橫傍厓絕無人影因得句云喚船人不

磨水磨兩三聲且行且誦後有同渡者見之匿笑月東做兀自喜夷然不顧里中人爭傳述之

李旦初無為州人作詩務盡刻苦不留餘力補薊州判盤山為薊州所屬遂日夜縱遊以致降官旦初恬如也曾有句云路從石罅盤旋去人自松梢向背來二語於

遊盤詩可謂得驪龍領下珠矣

無錫朱贊皇從紅蘭主人遊主人有集曰玉池生稿因附錄朱詩曰織字軒集行世贊皇有邯鄲呂仙祠詩云遺像居然見呂翁衣冠疑帶海天風我今結願相隨去只恐神仙亦枕中

天津梅樹君廣文成棟輯津門詩鈔余階升明府堂爲刊於廣東滄州王侶樵文學國均乃一樵孝廉國維弟輯滄州詩鈔葉芸士刺史圭書爲刊於山東梓里創舉亦藝苑佳話也

先伯孝廉公諱暉字東巖號簡菴少年隨宦江西嘗與越中陳月川先生法乾遊工詩著嚶鳴集久佚僅傳一

蓬窗附錄卷上

毛

聯云桂樹小山招隱士桃花流水憶秦人

滄州張桂巖官江南州判善畫晚年罷官僑居揚州子百祿亦工繪事曾燈贈桂巖詩云張侯作官二十年不進一階無一錢所得江南好山水宦囊傾倒皆雲烟烟開揚州五湖白雲接荆門萬峯碧朝暉閃爍明當空暮雨蒼茫入無極張侯對此融心神大笑有緣官此土今人作畫但撫古閉塞天機習規矩天然粉本在目前何必荆關復董巨日從簿書苦不開簿書正患規矩煩一如論畫取形似有法無意徒昏昏亟召家人將酒至要爲胸中洗腸胃三杯徑醉神忽來落紙丹青益生氣昨來爲我圖谿漁舊遊宛在西子湖波光裔裔蕩嵐靄風

勢獵獵翻菰蒲沙鳥刷翎意將發舟子招手如可呼餘暉圖外更縹緲元氣殆與青冥俱張侯時亦寫花竹著墨無多姿致足名家畫品何由高襟抱過人差免俗張侯不減曹霸貧終日坎壈纏其身或有諷之求富貴看山還復行江濱

南皮張硯溪先生端城五言詩一聯云微雨不成點桃花紅過牆妙句天成非以力構

鄉會科場向例第一場試四書文三篇經文四篇第二場試表判第三場試策問嗣第一場改爲四書文三篇性理論一篇第二場表判試經文五篇第二場添五言八韻詩一首會試自乾隆丁丑科始鄉試自己卯科

蓬窗附錄卷上

表

起後又移五言八韻詩於第一場裁性理論自是文詩並重乾隆初年長於試律者推杭州金海住先生暨河間紀文達公庚辰辛巳以來乃無不肆力於試律體矣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及韋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太曰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

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真枉死也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謬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啞啞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吾不知此兩句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

篷窗附錄卷上

堯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伴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太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杜詩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任字卽人不到處自眾人必曰歎曰愧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過者衍以其妻貪悭贖貨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搏在臨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爲百姓搗登聞鼓其絕口蓋有由然如子美張籍皆云呼兒散寫乞錢書太白顏公三十萬盡赴酒家錢岑參閒時耐相訪正有牀頭錢小杜清貧長欠一杯錢坡滿江風月不論錢谷青山好去坐無錢曾不害諸公之高

篷窗附錄卷上

卑

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略云壁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穀未第時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穀前抹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無賴聞之慚謝而退韋蘇州詩云遙知尋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嘗謂暑月讀之亦有霜氣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耶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退之和劉

使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行事之目也

韓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道腴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烟中靜擁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籌鎗擁檣鑪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非造此境不能形容

劉昭禹云五言如四十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益但精心必獲其實然昔人園柳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淨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閒几

蓬窗附錄卷上

望

硯中窺水淺不如落花徑裏得泥香停杯嗟久別不及對月喜家貧神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時雞此數公未精心似此知全其寶者未易多得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邱壑謾蹉跎繪新鱸樹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干戈欲捲三江雪浪靜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命詢訪其人甚力秦檜乃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

招以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海虞錢宗伯摻海內文章之柄一時名流奔走翁集然其大節多可議罷官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誚之云入洛紛紛與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又嘗作詩贈歌童入燕纏絲哀豔能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總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

閩林茂之處士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

蓬窗附錄卷上

望

夏又無帳或遺之則舉以易米施愚山先生謂曰暑無幬病於寒無擅君能守之當為作計處士笑曰願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先生在豫章為寄紉帳書絕句其上屬同志者各題一幅不問知為林先生物即謂之墨守可也先生詩云北窗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紉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

吳山縣故城今為縣頭鎮本漢隴廩縣也元知縣丁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王漁洋語州守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兩巒遶四圍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隴廩趣有陶彭澤才非陸浚儀折腰身體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

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瓜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層風清聞遠笛月黑見孤燈酒釀南溪水琴邀北閣僧城隅修檻穩衙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涼奇雲藏峻岳木葉暗稠桑種稻連荆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吳山縣雲峯信有餘地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夢去遊鄉國愁來壓簿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臨清州刺史賀王昌清心齋記云予以一官偃蹇風塵欲賦遂初久矣春遣妻孥歸里旦夕閒投劾而去忽奉委任視篆清源義不可辭攜二三童僕來此衙齋寬廠三五人落落如晨星乃就樓旁掃除一小室居之予長

蓬窗附錄卷上

聖

齋有年日食蔬筍不過費東坡畫叉錢百五十文而止童僕亦蕭然無事退食之暇枯坐繡佛前茶聲喧座樹影窺窗閒繙案頭書王陽明高景逸二先生集外楞嚴圓覺及中峯紫柏語錄五夜篝燈讀之心骨俱冷不知視北窗羲皇上人爲何如也此地素好繁華有司稍事遊宴陳歌舞服御之物苟求其備亦未遽勞民傷財也何谿刻自苦乃爾蓋予素性澹泊衣食之外視爲長物昔李文靖公爲相嘗云內典稱爲缺陷世界故廳事止容旋馬而經年不葺藥欄子以小吏代庖此地五日京兆耳肯賦民閒一二雞子以垂吾素願乎巢林一枝飲河滿腹於吾足矣况妻孥遠去耳根頗靜亦清心之一

助也又署中卽事詩曰偶因撥悶此閒行首綠還欣一杖輕每借簿書爲日課忽驚砧杵動秋聲家園水木繁歸夢客邸烟霞豁宦情便可投簪吾計得練湖晴月一舟橫忘機衙署卽林泉小鳥當階去復還樹起秋聲催醉夢簾搖菊影落苔甃長齋恨未能忘酒薄宦應知不礙禪每愧俸錢思自效焚香午夜告青天誰遣迂疎守印章酒杯詩卷坐相妨飛書答客慙劉穆置驛留賓笑鄭莊筋骨便加新檢束心情暫敢舊飛揚何時襍被歸休去一壑栖遲興味長

蓬窗附錄卷上

聖

江陰沈補蘿名鳳字凡民工詩書畫時稱三絕有登魁閣遠眺寫景自序云甲子長夏署篆涇溪登文明樓見四圍山色嵯峨葱翠欲滴皆入畫圖時起故園之想拈得此山景趣頗近黃子久筆意題二絕句於後云四望雲山萬疊高山中那復有塵囂雲山如此不歸去辜負滄江水一篙山中何處是神仙消受風光不記年活火烹茶栗子飯興來把卷倦時眠歷江甯南捕通判徽州同知凡七攝縣事於吏事非所喜外皂唱衙畢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前輩以郊外呵喝月下燭籠皆謂之殺風景介甫戲示穎叔云但怪傳喝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蓋用此樂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低松卻飛

蓋為聞山鳥輟鳴騶若俗士正務以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公意

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南劍買到黃牛教子孫世傳云一武人詩也不惟勇退雅志為可喜而易道家所忌之業以示子孫尤可喜也

王叔能題一錢太守廟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陳薦彥升彭城八詠惟燕子樓全篇皆佳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簫慵敲枕月好珠簾懶上鉤殘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芳華一夜休薩天錫過彭城一絕云雪白楊

蓬窗附錄卷上

聖

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亦脫灑可誦

閩葉芬絕句三首云谷口橋邊日未斜先尋宿處近梅花分明聽得吹長笛祇隔紅闌第一家四簷春雨夜浪浪記得吹笙近竹房三十五年江海夢又隨飛鴈落瀟湘曳杖來尋處士家迢迢空翠隔烟霞山童揖客松間坐笑背春風掃落花詩格在宋元間

靈璧縣虞姬墓有草紅色見人輒舞俗名虞美人草于清端成龍過墓次前人韻云陰陵古道照殘陽策蹇荒塋甲楚亡血灑西風猿嘯月氣吞白帝劍生霜貞魂傍逐烏雕逝烈骨長凝碧草香行客莫知悲舞意春來疑

作妬新妝破秦當日郟咸陽及敗誰知困北邙玉玦無謀定天下青鋒有意謝君王八千歌散腸應斷九里烟銷骨尚香悔比樊姬差一諫空令怨血舞紅妝案楚莊王納樊姬之諫用孫叔敖而霸羽以不聽范增而亡以楚證楚議論卓然清端雖不藉詩傳然此詩自來詠虞姬者所未及也

梅花詩雅值心知原欲笑澹無人賞亦終開視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奚翅雅俗之分

梅窗小史云有御史某登釣臺弔古欲畱題聞輿夫沉吟問之曰小人有詩好箇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御史驚奇擲筆去臺上題名甚多中

蓬窗附錄卷上

哭

有一絕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詩非不佳不若輿夫是英雄本色

詠史詩以組織工穩比擬熨貼為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渡江來山陰陳某詠周平王廟云掃除文武千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嚴父題背中郎誦外孫歙縣相國曹文正公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閔蓮峰詠孔北海祠云要為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云北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

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發謝道清以
上諸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制勝皆卓然可傳之句
趙鹿泉先生清獻堂集詠史詩九首項籍不學書行乃
類豎儒大事無小信胡不關中都三秦豈能王衣錦爲
區區成則爲王耳稱霸復何圖范增好奇計曾未聞訂
謨明明天子氣欲殺無乃愚增在羽亦亡焉能爲有無
漢王拜韓信人稱蕭何賢豈知滕公嬰識在相國先壯
士方連坐非公孰與全英雄信不死一語基漢年佳城
鬱蔥蔥天意報良然楚兵圍滎陽漢危如在桎不知樊
鄴輩安所措手足壯哉紀生忠高車假黃纛身代竟遭
烹乞哀義不辱事較逢丑父功大禍最酷後來功臣表

蓬窗附錄卷上

七

侯封乃僅錄周勃安劉氏厥功良不淺爲呂與爲劉惜
此一問多但當大義曉焉用繁言詭萬一皆右袒太尉
竟如何光武所徵士嚴光與周黨伊何鈞臺高獨立千
古仰士有幸不幸榮名蓋難強傳記亦偶存幾輩湮宿
莽孟堅修漢史齋志惜未成千古大文章乃屬女諸生
古時奇女子往往羞簪纓濟南與河內傳經啟休明厥
功在聖賢豈以詞章名董卓方用事申郎徵不起卓本
務虛名焉足稱知己空遺丈夫淚甘殉亂賊死胡不自
引身名山續古史舉世重黃金華歆何足責得毋管甯
過少見遂割席此志鬱終身如石完介節立身在始基
莫輕徇小得陶侃忠勤士心跡頗相映如何姑孰陷前

卻意奚爲小隙時快快幾時迴義旗和衷賴溫嶠急難
傷桓彝惟有惜分陰斯言千古師

今韻始於齊梁案經籍志齊中書郎周容始作四聲切
韻梁沈約繼之有四聲一卷久失傳隋仁壽初陸法言
撰切韻五卷唐天寶中陳州司馬孫愐以切韻爲謬略
增字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
陳彭年邱雍重修易名曰廣韻景祐初詔宋祁等重加
刊修丁度李淑詳定書成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
較廣韻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詔名曰
集韻今切韻唐韻二書原本無傳集韻藏書家僅有存
者惟廣韻五卷不著重修姓氏而冠以孫愐唐韻舊序

蓬窗附錄卷上

哭

本朝康熙初吳郡顧炎武關中李因等重鑄版行然非
今詞家所用
宋時有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爲應舉詩賦悉遵之韻
略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又申明續降一百八十三字
紹興末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
名毛氏增修禮部韻略理宗末江北平水劉淵又增四
百三十六字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元初熊忠又增六
百七十六字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名古今韻會
頗行於世案唐韻部分凡二百有六上平自一冬至二
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聲自一董至五十
五范去聲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聲自一屋至三十四乏

毛晃韻部分猶仍其舊平水劉氏始併通用之韻以省重複自上平一東至入部十七洽凡為部一百有七而熊忠因之元時又有陰氏兄弟著韻府羣玉其部分依劉氏刪併上聲之拯部存一百六部字數較劉氏刪減三千餘字存八千八百餘字此即今時通行韻本也無論沈陸蓋非唐宋之舊矣

明初太祖詔宋濂等刊修洪武正韻刪併部分省為七十六韻濂等又奉勅校刻廣韻遵洪武正韻分合合例注則仍舊然書竟不行惟平水劉淵韻自元至今詞人相承用之而經陰氏刪併已失其舊

蓬窗附錄卷上

兜

明章氏補著韻學集成較定四聲調叶精當凡古韻通轉之故亦可於此類推

本朝武進邵長蘅著古今韻略今韻仍陰氏之舊第刪正其訛復六十餘字增收七百八十餘字以存毛劉諸家之大凡古韻依吳才老韻補省其複字而僅益以楊氏古音及今增三百四十餘字是書援摭精確增刊不苟註釋簡而核典而不蕪蔚乎韻學之集成矣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每部前列今韻悉以佩文詩韻為主而註釋加詳次以今韻雖各為部而古韻相通者以類相從其古韻相通之字為今韻所不收者併彙附於後而各註其所據之書或古今韻皆獨用者則一

部自為一部而相通之字亦附焉

蕭山毛奇齡韻學指要曰韻者均也鷓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本不同且即一均之中亦必取聲之不同者而彙為一宮蓋以不均為均而韻名焉故古人為詩即二句三句無同聲者而其宮則同至魏時李登始取其聲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聲類然而猶無四聲也及齊中書郎周容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倣之因之有四聲類譜之作夫然後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等即平上去入是也然當時雖存其書而其說不著梁武猶疑之梁武曰何謂四聲周至隋開皇間有陸詞者法言偶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與同時劉臻輩私相擬議謂改名切韻則必細加剖析

蓬窗附錄卷上

季

而音始親切於是又將聲類之中支脂魚虞先仙尤侯諸類前此從未分列者而又加分之總其名曰四聲切韻類譜析為五卷此則合周容四聲切韻與李登聲韻而統為一書今其書不傳顧當時詩文自魏晉以後迄於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於拘切韻則十不得一蓋其說自以為音韻微眇宜有分劃實未嘗強世之押者限以是也至唐創貢舉以律賦律詩取士欲創為拘限之說以難之應制律詩律賦外則仍用古韻然且謂律韻雖嚴亦不宜太瑣即又取冬鍾之分支脂之判者而合之亦何嘗謂一東二冬本金科玉律六脂七之皆精微幼眇而上以之繩六經下且以之

檢百代哉乃自是以後逡巡唐代數百年間或稱切韻稱唐韻或稱官韻即宋初試士仍循舊本至眞宗大中時改切韻爲廣韻刪唐韻習用之字而增以他字仁宗景祐中則又更造爲集韻當時試士則又置廣韻集韻二書不用而別爲禮部韻以頒行天下其後歷朝沿革遂有禮韻續降補遺諸書以其時刪韻太過而陸續申明補之顧其書不傳暨南渡後又有毛晃增修禮部韻略擬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而究未嘗進至理宗朝乃有平水劉淵者實始併冬鍾支脂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且盡刪去三鍾六脂數目而易以今日其書頒於淳祐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自元明迄今皆遵用之則是今所行韻實創於楊隋一人之作備而迄於趙宋南渡後一人之更定而舉世夢夢稱爲沈韻且疑爲古韻是何千古長夜一至此也夫既名劉韻又名平水韻元熊忠韻會舉要稱平水韻增是也然又名試韻以專爲試士而設而他無所用今人誤稱詩韻詩者試聲之訛耳蓋隋唐以前著韻頗多自李登聲韻外又有周容呂靜輩皆以己意成一家言雖其書皆不傳然皆爲古文賦頌銘誄諛諛歌詠以及詞曲偈念所取準則並無拘限東冬苛刻平上如是書者要之是書單爲試律設猶之中原首韻單爲北曲設皆韻之獨見者第言韻本不傳而祇傳是書則告朔之羊不得不從此以溯其本原耳

蓬窗附錄卷上 幸

海鹽吳修喜藏 國朝名人尺牘道光丙戌泐石七百餘通大率以書家爲主若理學忠孝名臣逸士與考據詞章畫家無不采錄次爲二十四卷前列小傳以資考核其籍直隸者十八人

王崇簡字敬齋宛平人明崇禎癸未進士入 國朝充館選歷官禮部尚書諡文貞著青箱堂集

杜立德字純一寶坻人明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官至大學士諡文端

梁清標字玉立號蕉林又號蒼巖正定人明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官至大學士精於鑒賞所藏法書名畫甲天下刻秋碧堂帖著蕉林詩集

魏裔介字石生又字崑林號貞菴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毅 國朝諸大典半屬文毅奏定風節侃侃與魏敏果時稱二魏學宗朱子著有約言錄致知格物解周程張朱正脈鑑語經世編多識集雅說希賢錄資塵新聞崑林小品兼濟堂奏疏文集諸書

魏象樞字環極號環溪又號庸齋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敏果爲吏科給事中疏論時事直聲震朝野爲左都御史劾明珠有知人鑒湯孔伯于北溟陸稼書郝冰滌皆其先後疏薦著寒松堂集

李蔚字景霽號坦園高陽人明大學士國檣子順治丙戌進士拜大學士年才三十四諡文勤有心遠堂集

蓬窗附錄卷上 幸

郝浴字冰滌定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請開屯田足兵食為全蜀計民賴其利賊圍保甯陳吳三桂兵驕橫劫殺三桂劾其欺罔譴戍遼陽居二十年潛心經義好孟子二程子書三桂叛魏環極再疏薦之起故官出撫廣西

劉芳躅字鍾宛又字增美宛平人明尚書餘裕子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山東巡撫

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岳宛平人明太僕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長葛知縣康熙乙未舉鴻博授編修官至侍講書法米南宮有始存集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拔貢生由中書舍人舉鴻

蓬窗附錄卷上

七

博授編修升中允

龐塏字霽公號雪崖任邱人康熙乙未舉人舉鴻博授檢討改工部主事出為建甯知府有叢碧山房集

黃叔琳字宏獻號崑圃宛平人康熙辛未聯捷第三人及第年十九官至浙江巡撫罷復官詹事加侍郎銜乾隆辛未重宴瓊林庚午辛未諸舉人進士兩詣其第稱

後同年讌會為 熙朝盛事著硯北詩鈔詩統說周禮節訓宋元春秋解提要硯北雜錄崑圃文集

勵廷儀字式令號南湖靜海人杜訥子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文恭著雙清閣集

勵宗萬字滋大號衣園廷儀子康熙辛丑進士入翰林

年十七官至刑部侍郎罷復官光祿寺卿善畫山水朱珪字石君號南崖晚號盤陀老人大興人與兄筠有二朱之目乾隆戊辰進士入翰林年十八官至大學士乾隆時入 上書房凡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卓然有古大臣風諡文正著知足齋集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重宴瓊林加二品銜書學虞永興長於考證金石著復初堂集

朱筠字竹君號笥河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降編修博聞宏覽好獎掖後進承學之士望為依歸督學所至以經學六書倡陸錫熊程晉芳皆所取士戴

蓬窗附錄卷上

七

震邵晉涵汪中黃景仁洪亮吉先後皆在幕中好金石文字著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書法參六書有隋以前體著笥河集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在詞垣奏請將永樂大典內人間罕見之書鈔錄流布

既而 詔求天下遺書開四庫館昀與陸錫熊為總纂撮其大凡撰為提要未著錄者則為存目以識之其應制之作為詞苑所宗諡文達有紀文達公遺集

石琢堂太史韞玉曰劉文清公書初法大蘇五十後乃一意晉人至八十時全作屋漏痕不知者謂其老年類

唐豈識公之無上甚深微妙法乎又曰公書無論波磔

縱橫但落筆到紙必作一點起又行草圓轉若圓而又折筆處自有折旋中矩之意又結體離奇百出而終歸平正無左修右短及左輕右軒之病其所以高出一世者如此以此鑒別真贋立判矣

昌平陳紫瀾宮詹浩工詩文尤善書與錢塘陳勾山太僕兆崙齊名一時有南北二陳之目惜詩文不傳書亦罕觀

秀水張庚著 國朝畫徵錄三卷創始於康熙後壬寅脫囊於雍正乙卯付梓於乾隆乙未其論宗法淵源造詣深淺皆確然有據而評隲不肯輕下一字或因人以及畫或因畫以及人又別具奧旨微意錄內籍直隸者

蓬窗附錄卷二

畫

六人

王崇簡字敬哉宛平人官大宗伯善米氏雲山

米漢雯字紫來宛平人善山水

馮源濟字胎仙涿州人山水學董黃布置宏闊筆墨深厚

郭崑字良璧天津人王樸字玉樵保定人皆以人物士女名於北方崑尤長臨摹寫意亦好

陳善大興人唐岱弟子山水多焦墨邱壑亦深遠

長樂梁蒞林中丞著楹聯叢話十二卷搜采甚廣有數聯爲卷中所不載如高陽孫文正公祠眞宰相不愧科名千古蒸嘗馨香俎豆大將軍有勞社稷一門忠孝潤

色河山定興鹿太公祠理學紹東林培士氣而急難友朋熟籌知命清風高北海絲世德則作型忠孝卒見成仁鹿忠節公祠發覆起蒙挺肩直入文成室完名全節攜手同登忠愍堂張文端公自題草堂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趙恭毅公任巡撫時堂上揭一聯云君不可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於堯舜天不可欺誰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官廳虛心何慮同心少敬事方知處事難衙署戲臺自有聲音通政事要從歌舞見昇平燕子磯永濟寺棲碧題禪堂彈指去來今六朝往矣看青山如故小住閒身好消受春風秋月論心松竹菊三徑

蓬窗附錄卷二

畫

蕭然喜流水多情時逢舊雨添幾許酒味詩懷

劉金門侍郎寓京都西華門拜斗殿楹聯春殿拜恩瞻北斗天門錫福拱東華

徐仲山 召試歸益都馮文毅贈聯云北闕上書爭識

西京才子東軒賜宴歸貽南國夫人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遊錢

亮功名世以聯送王文簡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

漢將軍因之謫官

高郵露筋廟陳鴻壽題聯語秦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分水龍王廟白老人祠白鍾山題聯語天下無二老泉

河第一功

先大夫書室聯語有用書不妨多讀無益事切莫妄為責己切莫過寬存心甯可過厚作人必須喫苦處世不妨喫虧

倉頡殿額曰始制文字文昌殿曰如我存心蔣廟曰鍾山之英諸葛祠曰丞相祠堂分水龍王廟坊曰左右逢源湯文正坊曰民不能忘戲臺額曰視聽之娛皆佳在成語切合

蓬窗附錄卷二

善

蓬窗附錄卷下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

閒閱各書載治病良方頗有簡易可采者

鼻血 以細紅頭繩繫於中指下節緊靠掌心處左血

繫左右血繫右即止重者以冷醋將中指浸入立效

喉痛 橄欖核開水磨汁冲服兼治魚骨梗哽

雞骨魚刺哽 鳳仙花炒為末吹入即出或下

呃症 年老最多此患用燈心沁鼻取噴嚏

腰痛 橘核杜仲各二兩炒末每服二錢鹽酒下

便閉 老年人最多此患以松子仁皮每日常常服之

勿間斷

蓬窗附錄卷下

小便不通 地膚皮草一把水煎

不寐 桂元肉一箇包生枸杞子七粒去蒂含口內細

嚼頻咽即得酣眠

瘡疾 川貝母三兩去心生半夏二兩俱研細末五月

五日午時合和銅鍋微火炒至嫩黃色冷定裝入瓷瓶

勿泄氣凡瘡來兩三期後服之每服一分五釐用生薑

汁二三匙和藥隔水燉熱先瘡來一時服下即愈重者

再服一次愈後戒食發物及扁豆南瓜雞子芋芡孕婦

忌服

痢疾 冬日以生萊菔甲地置屋上風日吹曬俟春收

蓄用紅糖少許煎服六錢或加橘餅一箇生薑一片同

煎

痢疾 冷痢久瀉百方無驗用雅膽子即苦參子也治之此物出閩滇雖本草未收而藥肆常有以小鐵錘輕敲其殼取全仁用桂圓肉包之空腹吞下再以飯食壓之忌葷酒鴨肉

霍亂 白礬一錢冲陰陽水飲之

肺癰 香油浸生白果須浸兩三年者重則七箇輕者

五箇去殼用肉打爛開水冲服即消

治火盪 每日煎茶用過茶葉以瓷罈積之聽其自爛

愈久愈妙無論火盪何處連汁敷之立止痛如傷重即

乾多數數次毒盡而愈 又秋葵花淡黃色紫蕊單瓣

蓬窗附錄卷下

二

者是也摘入瓷罐生麻油浸滿封好安放泥地遇火盪敷患處起死回生功同爛茶葉且能敷一切熱瘡立愈誤吞金器 蚯蚓泥攪溫水頻頻飲之其泥即裹金器從大便出

小兒誤吞鐵器 剝新炭皮研末調粥三碗食之

疔瘡初起 菊花根搗汁服之自消

解砒霜毒 防風一兩研末水調之服神效

刀瘡藥 桂圓核去黑衣研極細末瓷瓶收貯勿著潮

發霉無論刀槍割傷皮破血流不止將末敷之立時血

止用綢紮好一二日即愈倘喉間割開未傷氣管者亦

立愈

預避不染疫痧方 萊菔子一兩桔梗二錢薄荷四分

青黛五分土貝母三錢去心戎鹽三分每一劑照方預

服作三人分飲服二三次可以不染時行疫痧

又宋人仙傳治疫方 黑豆一升甘草一兩共為九重

三錢

病暑 藿香為君製半夏茯苓為佐滑石甘草為使共

為末生薑汁和丸

出行念儀方二字可卻蛇蟲念儀康二字可避狼虎念

林兵二字可避百邪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可免風

濤此皆古人身試之而效者

蘇沈良方八卷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蘇沈良方宋

蓬窗附錄卷下

三

蘇軾沈括二人所集方書也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而軾與括尤博洽多聞其所徵引於病證治驗皆詳著其狀確鑿可據其中如蘇合香丸至寶丹礞石丸椒林丸等類已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即有奇秘之方世不恒

見者亦無不精妙絕倫足資利濟洵為有用之書固不

僅以其人傳也茲特摘錄數條并沈氏原序一篇序云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

今之視疾者惟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視疾必營其

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攷其所行已

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藏

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脈為之

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以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人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湯或液矯易其故常揅摩其性理擣而索之投幾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後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強弱五藏異稟循其所同管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眾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能喻之於口其精

蓬窗附錄卷下

四

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捨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投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藥之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眾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

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於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藥之於人無似此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橙二酸相濟宜其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礬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而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知他藏知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之於五石散

蓬窗附錄卷下

五

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或未喻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溼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鷓鴣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坼此形器之易知者也性其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隴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溼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晰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焙煨風雨燥溼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常烘煜

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概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爲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觀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詳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值云爾篇無次序隨得隨註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待完也

蒼耳說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如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爲閒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如菜亦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多食愈善久乃使人骨髓滿肌理如玉長生藥也雜療風痺癱瘓瘡瘡痒不可勝言尤治癩金瘡一名鼠黏子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泉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多於茨棘遷客之幸也

蓬窗附錄卷下

六

記流水止水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卽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泮然惟鱸鮒入江水輒死乃知鱸鮒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可不知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

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也

治眼齒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熱洗齒便漱琢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

治脾瀉 烏頭炮三分厚朴薑汁炙甘草炙乾薑炮各一分右服一錢水三合生薑二片煎至二合熱服併二服止

治脾寒瘧疾七棗散 川烏頭大者一箇炮良久移一處再炮凡七處炮滿去皮臍爲細末都作一服用大棗七箇生薑十片蔥白七寸水一碗煎至一瓊疾發前食

蓬窗附錄卷下

七

暴下方 歐陽文忠公嘗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臟自止矣 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大用一大瓊并草茶相對煎服元祐二年歐陽文忠公得瀉痢腹痛疾百藥不效服此方而愈

雜記傳小說中有數方既著於書必有良驗今錄於此

北夢瑣言記火燒瘡方法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
孩子擁爐不覺落火爐之上遽以醋泥敷之至曉不痛
亦無痕痕是知俗說亦不厭多聞

朝野僉載記毒蛇傷用艾炷當嚙處灸之去其毒氣即
瘥其餘惡蟲所螫馬汗入瘡用之亦效

又記筋斷須續者取旋覆花絞取汁以筋相對取汁塗
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如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
不失一

廣五行記治噎疾永徽中絳州有僧病噎數年臨死遺
命令破喉視之得一物如魚而有兩頭福體悉是肉鱗
致鉢中跳躍不止以諸味置鉢中悉化為水時寺中方

蓬齋附錄卷下

八

刈藍作靛試取少靛置鉢中此蟲遠鉢畏避須與蟲化
為水故世人以靛治噎疾

北齊書楊遵彥患發背馬嗣明以煉石塗之便瘥其方
取粗黃石如鷲卵大猛火令赤納礬醋中因有屑落醋
中類燒石盡取屑暴搗和醋塗於腫上

獨異志唐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衛士嘗因下直歸櫟
陽路逢少年吹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
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

日內官登三品何足難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
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廷左右
有能治此疾者重賞之寶藏曾因其疾即具疏乳煎葷

撥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官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
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葷撥有功復
命進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
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後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
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
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寺卿時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
用牛乳半斤葷撥三錢匕同煎減半空心頓服

養生說

已飢先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即
便入定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
念言我今有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

蓬齋附錄卷下

九

法如孫吳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用佛語及老君語
視鼻端白數出入息懸懸若存用之不倦數至數百此
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
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
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
入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瘴自滅自
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
老人言盡如此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者人望而畏之水弱者人狎而玩之翼
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物者皆鉛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爲汞凡水皆爲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溼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內出五行不順

蓬窗附錄卷下

十

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淫邪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中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火之出於火有能出於火有能出於水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龍從火出虎從水出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

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謂之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汞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元英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從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生肉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

蓬窗附錄卷下

十一

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元英必歸於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肢浹於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出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爲長生不死之術矣新製五汁神應膏
韭白大蒜老薑蔥白鳳仙花各二十斤搗自然汁鳳仙花梗葉同搗冬日子右五汁和成一處用武火熬成膏膏宜老另用鍋盛小蘇油二十斤鍊成入漂過冬丹收好以滴水成珠爲度俟油少涼每油一斤入五汁膏半碗許徐徐放下用桃木柳木棍不住手攪片時然後

入後藥末再放火上熬片時即用井水浸三日去水候用

附子當歸木香官桂山查獨活各五兩為末治遠近風溼左癱右瘓筋骨疼痛及新舊痞隔一切閃挫并跌打損傷均貼患處瘡疾貼腦後正中骨從上數下第三節

處空穴痢疾貼臍中無不立驗貼時加麝香少許或肉桂末尤妙孕婦忌貼此同年吾笏山比部所製治疾極效

集驗方增補

沈寃錄中所載治溺死方撈起時急急將口撬開橫衝筋一隻使可出水以竹管吹其兩耳發生半夏末吹其

蓬窗附錄卷下

三

鼻孔阜角末置竹管中吹其穀道急將溼衣解去為之

更換一面炒鹽用布包熨臍一面厚鋪被褥取竈內熱草灰一二石或炒熱多多鋪於被褥之上令溺人覆臥

於上臍下墊以棉枕一箇仍以草灰將渾身厚蓋之再加被褥不可使灰暎於眼內此春秋冬三季救法也如係夏月夜不可太熱亦不必蓋棉被其俟其腹中之水自口中並大小便流出再用生薑湯化蘇合丸灌之如一時無蘇合丸即灌生薑

汁亦可冬天甦醒後宜少飲溫酒夏天宜少飲粥湯少飲者少與些須飲之也照此救治極為妥善可期復生按灰性暖而

拔水凡蠅溺水死者以灰埋之少頃即活此明驗也按

原文中有橫牛背覆鍋上活人馱罈口覆等法雖無不

善但行法萬不能善每見人救溺橫牛背口眼流血而不得生還者多矣蓋人經溺死則腹中到處無不被水脹滿經眾人重手高舉橫覆則腸胃迸裂血水流岌安望復生至於倒懸一條尤爲不可試思無疾之人倒懸亦能致死豈有倒懸以求生之理耶

闕

石琢堂先生著柳下咫聞一卷多載軼事摘錄數則以廣見聞

相國阿文成公自知夙命爲塞外喇嘛安禪山洞中清修梵行一日有小沙彌犯律公怒責之公之本師曰汝

蓬窗附錄卷下

六

嗔心動矣將墮落公急懺悔師曰汝既犯意業雖悔無益將入輪迴此性不除且恐死生流浪回向無期耳公父文勤公時方扈 蹕木蘭是日行至阿桂園而得公誕彌之信因名之曰阿桂阿桂者華言山河也公自號雲巖又嘗畫眞作僧伽相跌坐山洞中皆以志其前因劉石菴相國題公畫像云坐斷空華不計年心光常照意珠圓卻思枯木龍吟句八陣風雲玉帳前萬里歸來雪鬢新桓圭袞繡畫麒麟白雲天際間舒卷依舊青山似故人謂此也

孫文靖公士毅號補山杭州人旣冠尚困童試乾隆己卯歲旦公與同里人姚秀才詣城隍廟拈香有術者測

字姚拈一死字術者曰恭喜今科解元也此字乃己卯第一人公拈一損字術者曰今歲必入學秀才之才生員之員皆備矣將來公功名甚遠大要作宰相損字左似木加於右之目爲相字也又要封公以右下之八加於右上之厶乃公字也所惜者究竟公不成公相不成相耳姚果於是科發解而公果以破安南功封公安南復叛被褫又以大學士總督四川苗疆蠶動公治戎殲於軍皆如術者言

蓬窗附錄卷下

七

蘇州王慧音先生孝詠以諸生爲大府賓客一日應粵西中丞之聘乘舟溯湘江而上偶泊湘山寺前因入寺隨喜方杖有楹帖曰白髮無私人自老青山有待我還來署名慧音詢之則已故老僧也其遷化之期卽公誕彌之歲異哉越數千里而投胎又前後名相同冥冥中孰司其契耶

劉少司農秉恬洪洞人性喜談兵 王師征緬甸平金川劉皆躬在行間嘉慶四年白蓮教之亂將軍明亮爲蜚語所中逮問劉時已病不能起聞之卽封章陳明亮平生戰功知兵可備干城之用乞勿誅遣其子呈奏而奏事官拘於例以劉不親至御其章不受劉與王御史蘇籌所以達此章者王曰故事大臣惟引病乞骸章可以遣子弟代陳劉沈吟良久曰我以一官爲國家留一有用之人亦何不可卽上疏乞骸而以救明亮之疏附

進疏留中明亮至京遂赦勿誅後明亮官至大學士劉一疏之力也此事無人知者王侍御向余言之兩疏皆王代草也劉可謂得古人以人事君之義矣

畢秋帆先生幼應童子試太倉州牧首送之不售遂以直隸通州籍入學榜名張沅既貴復姓官至兩湖總督嘗曰吾名畢沅將終於此乎乾隆六十年左遷山東巡撫公心竊喜謂可不應其識未幾苗人作亂公仍督兩湖治戎後路竟物故於沅陵云

恪敏方公觀承未達時客遊過永定河時方修築河隄有夫頭李姓貌異常人公與語甚款洽因入其團魚中几案光潔心疑為山林隱逸之士詢以曾讀書否曰幼

蓬窗附錄卷下

六

時讀過今久忘之矣問其年曰亦不復能記但記生在元時公曰然則仙乎曰安得仙吾將學仙而功行未滿尚未成也問以有何神通可示我其人脫帽露頂頂上發異香氤氳滿室非檀非麝常人鼻觀所未有也後公在漢陽旅次苦雨窮愁念此時安得李君其人者傾談一消積悶忽報李至相見甚歡詢以何事至此曰知心相念故來一晤耳懷中出銀少許市酒肉與公共飲啖畢欲別去公欲從之游曰子非吾道中人也方大有為於世遭遇不遠矣未幾公授中書舍人在樞廷行走一日李忽來自言我等貧賤人積功行甚難今在京行醫以冀少濟於人其醫不藥不針但按摩病者自愈一

時喧動有步軍統領某知而召之李曰此公心術不端他日將凶終吾不欲見之竟不往某怒使緹卒伺之李詣方公曰此人惡心動矣雖無奈我何然輦轂之下本非野人所當至也今將別子出京後會不可期留一扇曰此可辟火又藥一丸曰他日有疾危篤服之當效遂去不復見後公為陝西按察使時官廨被火惟寢室獨存殆因扇在室中也扇無他白紙面上有三黑畫耳災後亦亡之公後辦西路軍務感疾幾殆因取前藥丸用水研服之頃刻霍然藥甚香與其頂上所發香同噫世豈少異人無緣者不能遇耳此事公之子勤襄公維甸親向余縷述之

蓬窗附錄卷下

七

彭文勤公元瑞以文學受知嘗於歲初 重華宮茶宴恭和 御製詩有予字韵彭詩云祿位壽名 天子聖後先奔走小臣予初建辟雍時 御製楹帖上句用易語異乎水而上水未有以對彭即云臣勉強一句謂其臺曰靈臺其敏悟如此

湯文正公巡撫江蘇最得民心其去也百姓為立民不能忘四字石坊於胥門繼公者以事繁人詐地稱難治請益於公公曰無難也事繁御之以簡人詐待之以誠旨哉言乎

考試翰詹各官命題稍僻皆不知所出傅文忠公恒問閱卷諸公曰豈無一二知之者乎曰止有一卷知之公

曰此人宜置之劣等彼既知出處則當布告同人奈何
秘而不宣此非端人也公此言真能從風俗人心起見
不以一知半解取人

相國威勤公勒保營告所屬有官箴數語曰我輩辦事
要近情不可徇情要了事不可生事要愛名不可沽名
要任怨不可斂怨

張文敏公百齡總制兩江丙子年從淮上歸余問公途
次有詩否公曰昨在龍潭道中得二句尚未成篇因誦
其句云斜陽兩岸秋蕭瑟人與蘆花共白頭余心甚訝
之謂公勲名鼎盛之時何蕭瑟乃爾未幾公病遂不起
此語竟成絕筆

篷窗附錄卷下

辛

彭少司寇希濂少時於元夕鏡卜里巷人靜忽聞一婦
人云小按察使來矣同學者戲呼爲小按察使後公以
進士起家由秋曹洊升刑部侍郎嘉慶己卯春以耕藉
失儀左遷福建按察使莅官之月而卒信乎人生有命
皆前定爾營營者非知命者也

乾隆中尹文端公繼善總督兩江疾州縣之浮收也定
爲酒費每石五十二文隨糧並納以給倉場日用之費
此外不准顆粒多取維時張文敬公大有爲總漕尹公
咨商會奏張公意大不然幕賓王楚音詢之曰此亦善
政公何不肯其事張曰尹望山常作總督我常作總漕
此事原屬良法但我兩人去後州縣仍舊浮收百姓又

多出錢五十二文矣維此老成瞻言百里安得再有此
人哉

將軍慶成知書有謀畧白蓮教之亂公與威勇侯額勒
登保合營一日額侯統銳師赴前敵公守後營忽報賊
至維時守營卒不滿二千而賊且數萬營中文武失色
無主公乃選二十騎出營二三里據一小橋駐馬立賊
多在橋外往來游奕公令騎卒罵之賊疑有伏不敢迫
公忽下馬踞胡牀坐賊窺伺良久漸漸引去會日暮公
引騎歸而額侯之師亦至

篷窗附錄卷下

壬

乾隆中浙江築海塘石工阿文成公阿桂董其事海邊
皆活沙木椿入土經宿沙漲仍突出公令工人先以大
竹筒如椿長短剝去節釘入土仍行拔去沙隨竹出地
上成一穴因以木椿釘入遂堅固不動人但知公之武
功豈知格物之妙如此是亦可助考工之一得也

茶餘客話載沈端恪近思字間齋幼依靈隱寺僧諦暉
旣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遊庠遵俗後成進士任選
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卒於位
平湖陸閻學業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爲馬將軍所獲棗
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
能讀扇上詩卽赦汝父棗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
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
卽今之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爲己子棗別其

父而去已而將軍物故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

安溪李文貞公先代聚族鄉居有劇盜亦李姓據其祠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愛之謂封翁曰此子與我卽孳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然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如何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盜喜甚擇吉張燈設宴與其妻坐堂中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本有一子少公一歲行兄弟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

蓬窗附錄卷下

三

何忽改也公曰適尊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閉置一室少與之食翼日入視殊無所苦如是者數日備極茶酷公陽陽如平時盜妻曰我相此子實非凡品困乏其身有所不忍且福命甚大死之亦所不能不如此舍去而以我子轉託從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遂召封翁領還以幼子付託撫養刻日統衆他去後盜伏誅幼子以附封翁故得世其家

益都馮文毅公二十一歲崇正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噴之亦不醒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靈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

夫松十八盤三天門厯厯如常時至則結一蓆殿懸錦繡於門衆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衆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遂驚寤寤時猶帶酒氣

高陽李文勤公前生係老儒博通經史屢試不售偶過鄰李氏所居魏煥壯麗私心羨之一時微笑修覺軀體輕快縱步入室見羣婢方擁一婦似欲產者因登屋梁窺之忽被推墜懷中昏曠逾時及醒身小僅尺許束縛卧牀上時天寒下雪產母問窗外何聲公應曰是雪怪欲溺之父不許後遂不復言至七歲有戲指之曰此啞兒留之何益公忽笑語衆驚異隨入小學穎慧異凡兒

蓬窗附錄卷下

三

十六舉於鄉次年聯捷致位宰輔公嘗親述其事

平湖陸清獻公本名龍其改名隴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糶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先生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西魏總憲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洙涇著書自娛康熙乙亥年歿時無疾午倦臥牀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

而逝空中蕭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

歸安嚴少宰我斯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其座師房師及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甯忘卻此地耶因問山名僧曰崧山巖忽悟曾曬鞋於階視之尚未燥遂寤不數日卽歿歿時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時來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濟南吳太守南岱父嘗官山東衰年未有子禱於東嶽逾歲而太守生因以岱名太守再官此地一日坐署中若有所瞻向空肅拜且唯唯曰駕望先發臣隨至矣如是者再家人驚叩之曰我本嶽帝從臣偶降塵世今嚴旨見召殆不可留遂囑其子曰必奉我主山中吾將棲

篷窗附錄卷下

五

神於此家人如命及卒導主入山乃歸櫬焉嘗見成相子荅陳希夷曰凡人形貌清古氣清性善言根至理有山林之趣此自修行中來形貌古怪舉止陰毒言涉邪淫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來形貌瀟灑舉動風雅性惠氣和有修煉之心此自神仙中來形貌秀麗舉動嚴肅心性靈明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氣剛言涉威福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於太守益信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爲甯波寺僧號大成爲寺收蓋接粟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爲常不記年載史封翁素積德蓋一巨盃盛飯供佛後用作蓋飯

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入戶索之無跡遂誕立菴卽名大成持胎素雖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道友尚相攜作伴

趙秋谷執信以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譙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名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解脫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

篷窗附錄卷下

五

高江村士奇入直禁中尋擢中書再遷翰林侍講葉文敏方藹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頭一笑時內府錦襦邀 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鈎體宮女爭吟璧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張匠門先生以文學主吳中壇坫與何義門汪武曹同時一日先生方與及門吳江李玉洲燕坐忽聞人啟云有江西客李姓短衣楚製襖被而來求見先生訝其來之突如屬玉洲先見詢其意云何其人自云江西李紱將執贄於先生之門且云今世人人知汪何爲吳中之龍門然吾不之從何而至此者吾曾推張先生祿命外盤有武曲星入度門下士必有以鼎甲顯者玉洲述其

語於張張卽進其人而薰沐之後果以甲科爲世名臣云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饑掃逾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葵康熙癸丑會元狀元

蔡公啟傳號崑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

篷窗附錄卷下

未

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卽襪被卧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卽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命轎舁婦還其夫卽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後夫人卽舉子公亦及第

陸孝廉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大兵衝失陸卽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步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後館於他邑一

日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欲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並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中拾銀一包特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主司閱至陸卷彷彿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異之卽中式

周秀才某素方正家極貧賃妻門韓家潭屋一間拆舊竈竈底方輒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胥門外登渡船擲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摸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不見二人大閱訟之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

篷窗附錄卷下

未

字命貯庫是秋鄉試周中式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舉人有牌坊銀百兩置面前書字銀二笏恰在周君前眾共驚異後成進士

天津張譽康熙癸巳舉人善書有篆隸遺意仕江蘇知縣雍正丙午鄉試充同考官每晚輒焚香拜祝如有積德之士求神指示眾簾官笑其癡咸揶揄之伺其鑑下閱卷時以一細竿穿牖人挑其冠張驚以爲神拜祝如前眾伺其坐定又挑之張遂捧卷上堂主考已寢張叩門告以神明指示之故主考閱卷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眾噤不敢言比揭曉此卷已中式眾譁然告張曰我輩弄君耳張正色曰此非我爲

君輩所弄乃諸君爲鬼神所弄耳張居官清正祀名宦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過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一幀
錄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
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
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試
博學鴻詞制題爲璿璣玉衡賦恍惚前夢文思沛然遂
中選授檢討歷官詹事

予告謝

恩賜印章一方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
夢忽驚悸返第卒

陳勾山先生中雍正庚戌進士分發福建試用知縣癸

蓬窗附錄卷下

天

丑薦舉鴻博乙卯入都十二月閣臣以中書需人請試
士於東閣凡薦舉鴻博者亦得與試先生祈籤於關祠
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世事盡隨流水
去功名富貴等浮雲解者以爲內藏一等頭名四字榜
發果一第一名授中書迨丙辰應鴻博試取二等二名
授檢討

黃孝廉有山乾隆庚寅尚困諸生歲朝詣關廟祈籤請
示作文之法籤語有云英雄豪傑是天生還須步步尋
規矩秋試以六十而耳順兩節命題黃文起筆云天命
者人心之矩也主司賞之遂入彀當歲朝之時尚不知
主司何人又安知所命何題神乃先示以作文之法異

哉

乾隆壬申士有赴京兆試者祈籤於關廟云陰裏詳看
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
惜羽毛是科鄉試首題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次題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三題爲曹
交問曰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凡
笑字刀字天生字曹字無不備載所謂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耶

沈起鳳吳縣舉人幼赴玉峯之試祈籤於卜將軍廟云
木口姓名人汲引一生平步上雲梯其後入學則學使
爲李因培戊子舉於鄉主司爲國柱丁未大挑二等以

蓬窗附錄卷下

天

教職用時大學士阿桂爲挑選大臣姓名皆有木口定
數如此何造化之巧也
梁山舟先生中乾隆丁卯浙江鄉試舉人壬申成進士
仕至翰林院侍講年四十乞歸嘉慶丁卯年八十五重
宴鹿鳴加侍講學士銜先生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
達

天間白髮重新拜

寵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
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
齊芳弟冲泉是科登北榜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糊公
裳檢點煩朋舊藍簾蕭疎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

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
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

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聞死先天上謫仙
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
祝

聖處前賢十度賦萃筮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叨加
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
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昇平

吳進士人傑鄉科在乾隆丁酉時年三十一初赴公車
途次夢有客來拜視其名刺曰通家生潘薦意謂是會
試本房師喜而寤及試三薦而三不售私心自忖潘者

蓬窗附錄卷下

辛

三番也薦者不成薦也三薦不成吾其已乎遂不復應
會試其後舉班截取至京候選年已六十五適逢嘉慶
辛未會試人勸之入場遂成進士房師潘恭辰官御史
乃悟薦為御史服之象當入夢之時潘尚未生而數已
先定如此人可不安命乎

乾隆己亥江南鄉試題魏魏乎唯天為大三句涇縣胡
元音望捷情殷汪某戲之曰吾為君拆一字胡口報一
魏字汪沈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為出字之半
半出學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
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車無疑揭曉果以
副榜第五名報第

乾隆庚戌科進士一百二名安徽十名會元朱文翰歙
縣人涇縣胡先聲中三十九名先是未揭曉時同人集
翟公樹編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
名先聲大言曰定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與焉同
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筐子首字非會元乎首
字上兩點為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為自身合之非十
名乎越日榜發竟悉如其言

嘉慶壬戌李芝齡先生宗昉中進士報至淮安時尚未
殿試也封翁詣術者拈一麥字問可鼎甲否術者曰十
人字第二人也然名字少口此時尚未定耳後果以一
甲二名及第

蓬窗附錄卷下

壬

天津金甌家貧讀書生平專以敬惜字紙為事晚年始
博一矜子琢章先生相中雍正丙午解元丁未進士官
編修洵升侍讀學士孫竹坡先生世熊中乾隆庚午舉
人官知縣改教諭皆以善書名竹坡先生學董尤神似
云

天津邵明巖先生玉清善書中乾隆壬午舉人官司務
越二十三年中甲辰進士殿試一甲三名官編修洵升
司業郡屬鼎甲自順治丙戌乙未滄州呂纘祖戴王綸
後至先生始繼之云

先伯東巖公中乾隆庚子副榜第二十八名是科副考
官為內閣學士撫棠先生嵩貴先是甲午科先大夫中

副榜第二十八名副主考爲撫棠先生先後適同東巖公嗣於丙午科中舉人第十四名俗以副榜爲半榜合之正榜數恰相符又房師皆爲雲夢許秋巖先生兆椿針芥之投亦科場一佳話也

先大夫集古人格言爲竈嫗解二卷蓋取白香山吟詩之義易索解人實具訓俗婆心

董文恪公曰刻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之刻

曹文正公曰有不可隨人之事無不可共事之人

張文端曰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

又曰人心不可無所寄無所寄則憧擾而不靜人心不

篷窗附錄卷下

三

可無所適無所適則拘迫而不靈

陸文恪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錄國朝前輩

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古今何得

言經濟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問及朝廷典故一代

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終爲無用之學

楊文襄公一清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楊曰余

誠書生不諳軍旅然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

爲法其敢忽諸又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

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念武侯衛公未嘗廢營陣世無

岳武穆豈可恃野戰爲能耶

官長孰一日之安閒百姓受無窮之苦累故披星戴月

當學彈琴而理難學

學以敬爲主敬則寡欲可以成仁敬則心虛可以益智敬則氣聚可以成勇三達德皆從敬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爲人子言非爲人父言舜惟知此所以爲孝瞍惟知此所以不慈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

害

文貴步虛行宜切實文不虛不靈行不寔不篤

幼不勤學老時悔富不惜福貧時悔酒不節飲醒時悔賭不戒貪輸時悔健不養生臥時悔念不顧身傾家悔

篷窗附錄卷下

三

善事因循臨回悔惡念纏綿墮落悔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

世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此處不理非經濟實學也貨殖傳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

非計也富貴人如老鸞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

豪傑所恥

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

人定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試以嚴冬在大厦中獨立悽淡不能久停然忽有外人共笑語則殊

煖煖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力者亦造物所使也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定心之法莫善於此士大夫為吏當以至公無我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斷也為守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家勢家與百姓訟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

蓬窗附錄卷下

語

加之刑罰其意以為如此示我無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亦執一哉故舊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於升進故爾甚者榜於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為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哉國所以官士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於民奢縱害公亦不必鈞名要譽太儉陋也為官者有夜蓋紙被朝服敝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車騎儀

從屋宇服用鮮整而遇事輒了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遊多畏之李欽叔嘗云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殺處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姦亦有天理不泯處秦檜之不盡殺岳忠武子孫是也韓魏公晚與富鄭公不協韓死富竟不弔亦是賢之過

蓬窗附錄卷下

語

書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即漢書所謂法外意也

實政以具文行之即具文也具文以實心行之即實政也王荆公行保甲而害王文成行保甲而利

妻雖才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己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己操修便不敢草草幹事

榮華可耀而弗耀者其神全也目前可快而弗快者其規遠也故喬木無豔花蘊火得久熱

清澹者崇德之基也憂勤者建業之本也古來鮮富貴

之聖賢無冥逸之豪傑

毋與君子鬥名毋與小人鬥利毋與天地鬥巧

教人而信必先有令人愛者禁人而畏必先有令人敬者

形用乃習神用乃生故多暇之心涉事即煩久逸之身當勞即困

犯而不校其德宏也委蛇而全其用遠也故仁者能容智者能忍

學以寡欲平情而尊生在其中矣學以敏事節用而治生在其中矣

多經疾苦可與言攝生多歷憂患可與圖涉世

蓬窗附錄卷下

素

無生之民不可得而治也無恥之俗不可得而教也故治先休養貴樂其生教首風表用振其恥

處難處之事可以長識調難調之人可以鍊性懷匡俗之志者必不務絕俗之行負濟時之畧者必不為憤時

之言夫用世有二難曰真心曰實濟以真心圖實濟氣焉得而不平詞焉得而不謹

一言而盡聖學曰不欺一言而盡王道曰不忍

凡事有倉卒而至者慎不可倉卒應之語云無事莫教心空有事莫教心亂

人各有習氣各有性情各有規模各有身分俗有善惡之殊心有邪正之異涉世切不可己例人

凡人語言有三戒好言鬼神者其人必事多暗昧遭遇

輒阻好言夢幻者其人必作事偃蹇一生空虛好發一切惡言者其人必不仁自然一生不善事事坎坷故人

若好言鬼神夢幻惡言不置者此必非善人

詩文切不可作落魄無聊悲楚不堪語恐蹈其識所宜深戒即古人窮愁詩句及一切不得意慎勿粘屏貼壁

蓋朝夕耳目所親無一善語亦為不祥故凡有淫亂怪異死喪變故刑傷窮苦夢幻惡相不惟口不可言即耳

亦不應聞恐有以移我之性也道家以為深忌醫法云若近穢氣有傷真氣可為此注

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

蓬窗附錄卷下

素

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

者皆人力所為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

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即科場文亦必到圓處始佳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為福不善處之則足為累至為累而求所謂福

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

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

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疏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孫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窮乏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

蓬窗附錄卷下

秉

此處富之道也至於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于而孫展轉不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榮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

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

時人喜佩表尤以來自西洋者爲貴某獨無或詰之曰我無表而有表書則視日行於天以知時夜則遇應起早將此心提起自不至貪睡而誤期曰惟天可表此心可表

正五九月仕宦者不上任俗例牢不可破初不知唐爲藩鎮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淳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擢除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真黃道也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日者閩人命蓋

蓬窗附錄卷下

秉

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爲異嘗畧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祿以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况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姑記之以俟深於五行者折衷焉

田家雜占紀歷撮要諸書載古今諺詳矣以近事考之往往無驗如云兩春夾一冬無被煖烘烘是歲兩春而

冬間奇寒爲邇事所僅見又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曰九月十三晴釘鞋挂斷繩是秋兩日俱有雨而一冬竟晴又雲遮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乃癸亥中秋月色如畫甲子上元陰雨竟日夕又臘晴春多雪是臘雷電大作至春雪殊少又冬無雪麥不結是冬無雪夏麥大熟占諺之不足據如此

近市塵多以三字爲號因記宋人南窗紀談載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答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

篷窗附錄卷下

甲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舉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咎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據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鹽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探花未遇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宦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升雲南監司值吳逆變亂遂陷賊爲其所污

逮吳逆殄滅某公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籍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爲航海之計孫佯好言留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受賞注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鬼卽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脊孫卽大痛不能坐起臥病牀席若風靡然

篷窗附錄卷下

甲

吳縣郁進士士裝字肇石少爲諸生家貧授徒讀書作文不問戶外事順治丁酉舉於鄉時南闈貢緣事發詔覆試明年集京師試以詩賦頌解郁少不習詩是日詩賦成有古意試春官不第歸仍授徒未幾江南撫臣以誤課網紳士悉褫革郁以註誤名隸籍中憤甚走京師控於部然不攜一錢部勿與直也歸益貧仍授徒讀書作文無少間康熙十六年軍興廣例復會試成進士年已六十五矣性質直無城府遇人無貴賤輒率意與語無飾詞有所拂亦無愠容然澁於口欲言則曰赤赤或戲之曰赤赤先生也郁怡然嘻呼之輒應館選名稍殿憤而歸仍館於門生家忽病未幾卒卒之前三日謂子若壻曰夜爲嶽神賜冥命我掌書記若等宜往廟謝又曰昨日上帝有使至勅下矣又日日頃見攜冠帶至者

曰某縣尹趣行輿從已備我當去遂索筆書一紙付家人投筆而逝先是胥門有范鬚者曾病疫死死三日復甦曰憊矣爲郁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日不得停家人叩之曰郁爲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本縣城隍餞行我攝是差三日今早始發舟去而郁適於是日卒

吳門陸采侯者忱爽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其家爲置綢緞諸貨畢束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囊萸山上而反載月船頭耶商領之乃移貨存他寓爲便行計明日攜斗酒登治平寺盡醉歸他寓忽被火數百金物盡爲灰燼采侯驚歎語商云若貨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留火安能及竟竭蹶償其值商且喜

篷窗附錄卷下

聖

且感而別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失火左右俱蕩然無存獨陸氏廬無恙再火兩隣又蕩然陸氏仍無恙時左隣有高墻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觀者痛兩人應爲齋粉亟勸出之見牆獨傾右若一街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纖毫傷遠近傳爲積善之報

江西太學生羅含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眞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恍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而出儀從甚盛羅視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整心知爲正神不辨爲誰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亡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詰問無恙外卽叩車中人洪微哂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間耶羅故聞柴名趨向長

跪以功名請不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沆施侍講聞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遂重刊所著放生戒殺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兩徵不起時論高之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禾稼靡遺崑山諸生郊鼎同甫里紳士耆碩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活尤眾其夏疫厲大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頃波濤中沈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哀懇救援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大凡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爲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爲不可

篷窗附錄卷下

聖

以無禍之惡而爲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爲有福之惡而爲之余當救汝乃振鱗甲水勢分開鼎氣始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發大石橋日從此去卽歸家矣泊歸聞眷屬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垂危而並瘳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歸臥即時若氣絕者自玉覺身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遙至一大野更轉道左見紅墻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隆崇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府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執簿雜運排擁幾不能前每至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爭猜歷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少間閻君升殿自玉趨見閻

篷窗附錄卷下

器

君行賓禮坐賜茶曰君一生孝友貞潔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隲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間自玉曰鼎新日恐過冥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閻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為眾式自玉益惶悚不敢當閻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閻君贊賞閻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富貴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之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總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真中

篷窗隨錄 附錄卷下

有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恨但今賞不勝善罰不勝惡奈何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無度想上帝亦無如之何閻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眾人委曲開導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為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辭出頃刻蘇醒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間行漸霍然而起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篷窗附錄卷下

器

轉禍為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為媳歸甯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疾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閨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婦人一念之孝即能轉禍為福凡為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松江李學道懷徐縣尹鼎蔡孝廉文炳周郡守茂源為孝廉時郡中一孀婦無子挾厚貲族人欲攘之訟於官

浼四君為助適當計借官委曲從命婦遂自縊臨死謂
人曰生既不能自直死必有以報諸公後李君宦楚疽
發背死徐君遊秣陵泊丹散步俄頃踉蹌回謂偕行友
吳山人懋謹曰頃見皂衣人手持勾帖云為婦所訟視
之我四人名皆在焉惟李名有硃點云已攝到殆不免
矣叩其故因述前事甚悉薄暮徧體發熱亟歸腰生一
癰漸大如盂求生不得逾兩月卒蔡君於腦後發一疽
自夏徂秋旋繞滿頸稍動搖頭似欲墜地者家人互相
捧持不臥不食者三閱月竟不起周君亦患腰疽卒徐
恂恂長者平生無大過周守括蒼歸持風雅與騷人墨
士日夕唱酬乃年僅一週俱罹惡疾諸君一念之失可

蓬窗附錄卷下

果

惜亦可畏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為婿告其女曰吾二任
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也
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為江西司李執法凜如三日
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為刑官律如
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
也後屢入人罪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
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
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于姓子孫貴顯屢世而華
生竟絕嗣

桐城張翁明末人年三十餘時偶於後圃耒地見一罈

白鏹滿中四面共得二十餘罈即祝曰某寒儒也當此
亂世驟得多金恐轉速禍願留此為闔境賑饑之用立
掩之入 國朝以訓蒙終臨卒呼二子至榻前曰我有
遺志未償後圃埋金若干欲留以賑濟幸桐城數十年
風雨和甘竟無歉歲汝二人當繼我志如妄動毫釐非
吾子也屬畢而逝後二子堅守二十餘年桐城奇荒兄
弟赴縣白前人意令親至後圃發之得十四萬金令即
委校官趙某經理其事趙故常熟巨族性剛方自查災
以至發銀皆親手自兌無絲毫苟且桐人感頌焉張翁
孫曾孫皆大拜科第簪纓為一時之冠

武進趙恭毅公任浙江布政時家距杭甚近家人來輒

蓬窗附錄卷下

果

令載米十餘斛或以平津布被為規公曰君言良是但
吾寥寥數口擊之儲來薄田所收正供外無所用之輸
之於杭省數十金購米不亦可乎藩庫舊有貼解費歲
支不過什五公在任積二千有奇將授代悉封識以待
新司曰吾奏銷不名一錢繼我者勢必不能得此足辦
今歲事矣無更擾民為也其清而和如此又曰今人多
好以清官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之謂須兼得廉明
兩義廉則一塵不染如冰雪之清明則一毫不蔽如水
鏡之清若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世安用此清官為
曹以南名學詩歛縣舉人仕廣東知縣以廉直著名強
項令致仕山居忽一日見有吏人持刺登堂延請辭不

獲強起從之倏越數十里至一都城宮門魏煥有深衣博帶戴冠而坐堂上者起曰有人告先生某縣某案故延請一質耳曹省視堂下有提頭厲鬼聲嗚嗚從胸前出曰曹老爺還我命來我廣東某縣某也曹追憶良久曰信有之乃前官定讞非吾殺爾也堂上者怒曰雖前官定讞果係冤枉亦應伸理何草菅人命乃爾曹對曰已三稟臬司代為伸理奈駁以審結之案不准開釋耳堂上者隨喚吏查驗果有稟稿三紙乃呼提頭鬼而叱之曰前官冤爾曹老爺為爾用心至此何得妄控鬼嗚甚哀許以拘官某對訊鬼始斂形追命前吏送曹回旋驚覺似夢非夢所見歷歷命健足者曰廣東某縣前任

篷窗附錄卷下

果

某家居相距二百里馳訊近狀越三日回則聞於夢覺日倉卒殞命矣曹以事關勸懲口述於人以為草菅人命者戒焉

南昌某屠子操刀省城尋悔之會有結伴朝南海者屠附行眾以其素業不善擯斥之屠強從晨尖夜宿僉不與俱屠一人無聊既就寢自忖曰朝南海善行也我因業不善故眾棄我記來時屠刀放池內設有人履之而傷不重余罪乎不如回城取刀再行未晚且何必強增眾嫌質明不辭而回眾競喜焉既回出刀而行攜資斧不滿三日糧餉獨走數百里亂山沓合莽野蕭條無人問徑饑火如焚忽傍山小溝流菜葉數片喜曰此中

當有人家可謀晚餐矣泝溝而進放乎山腰則見修竹成園蒼翠滿目中有老姥兀坐方積屨卑辭問南海行程並告調饑姥曰南海吾不知可上問山巔老人於麻筐中取糕七寸餌之覺腹便果然屠亟上山巔果見老人告以故老人喜曰若然則爾已親見菩薩矣不須再到南海我適有事省城可從我歸耳老人攜杖命屠手捉杖尾囑閉目任有驚恐毋開視俄聞風濤四起如置身雲霧中飄忽莫定踰時忽聞管籥之音雜以唱贊禮拜聲眸子內痒不可耐悄起微眸窺之身冉冉墮丹墀上正值撫軍率僚屬行香許真君祠爭前訊之見自半空墜而不傷共疑妖人眾役有識者命權時收繫之撫

篷窗附錄卷下

果

軍回夢真君告以前因並請旌示乃下令傳眾官諭以新聞遂以一鄉善士扁額賜之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觀於此而益信

五星二十八宿多有異名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啟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啟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

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氏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氏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農有事也然房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注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注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為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為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蓬窗附錄卷下

辛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為檐鼓檐前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元枵蓋元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之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顛頊顛頊顛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黿故左氏疏曰天黿元枵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為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如訾之口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姬黻亦名豕韋左傳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

主溝瀆之事故名降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陸皆以屬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記索隱曰留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為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鉄鉞主殺伐義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為輿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注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為鶉火疏曰柳謂之味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火鳥名朱乃火色皆屬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

江河間大小官民舟或於檣上或於尾後舵檣上立一小竿竿上揭小旗以占風謂之招風旗按唐韓翃送客詩有云相風竿影曉來斜則古已有之而相風竿之名

蓬窗附錄卷下

辛

尤佳

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一日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雖千里可至謂之羊頭車宋張文潛樂府輪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稀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稀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為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為兒戲使木鸞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

禹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注云卉草也葛越木棉之屬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

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篋焉史稱梁武帝造木棉皂帳
爲檢樸而唐詩所詠光明白氎巾又甚珍之方勺泊宅
編曰吉貝布卽古白氎布也

磁石引針蟹黃解漆相生相制有不期然而然者又礪
鴉之膏塗刀永不銹肥皂淹鐵索過時可斷葶薺淹銅
過夜卽爛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次日水草
一洗卽新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缸裂縫箍定置烈日
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以好瀝青末糝於縫處令融液
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珠子不宜近鐵器柏
木及尸氣故婦人帶以弔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
涸杉木炭畫路則螞蟻不敢過艾葉投燕巢不復來貓

篷窗附錄卷下

奎

過楊子江不捕鼠蛙鳴聒耳以芝麻磨碎順風撒去
立止駝糞烟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槌鼓其下則盡落
衣帛爲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用少水溶
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油污衣用滑石末糝於上隔
紙用火熨斗血則用萊菔嚼細旋擦卽去絹紙畫上墨
蹟燈草漬水洗可去衣服梅黴烏花處梅樹老葉同擦
洗卽落墨汚衣杏仁半夏生白菓隨一味搗爛揉少時
水洗卽去垢膩者用蒼蓮灰或萊菔豆稽灰汁洗卽去
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硯
卽爲末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
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艾葉柔輭入白茯苓三五片同

碾及時爲末香附子去皮毛炒之焦熟投水中候浸透
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搗臼應手糜碎皆傳聞經驗者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
譔自李維成六人而纂定於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
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
藝文類聚初學等書而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斥
不錄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
書有索戍島口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
又如杜預以長厯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
帝下詔凡悖逆之事不可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
舛誤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畧凡八年而成然開卷

篷窗附錄卷下

奎

皆常目所見無罕覩異聞不爲藝家所重
舊傳薦福碑爲雷擊碎故坡公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
句寺僧聞故老傳述云碑爲李北海文歐陽率更書吏
督搨碑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眾碎之
詭言雷擊耳宋謝無逸題驛壁詩有杏花村館酒旗風
之句一時傳誦鈔錄接踵驛吏煩苦并其壁毀之事正
相類登州蓬萊閣子瞻所書海市詩碑皆剗鑿非摹搨
所損新淦劉次莊戲魚堂刻寸石不存蓋土人苦徵搨
碎而沈之江也關中唐宋名碑居民以登橋疊壁凡天
下名蹟尤物皆其地之累也
東坡書醉翁亭記滁州石刻外有新鄭高文襄公家所

藏草書後載趙孟頫宋廣吳寬沈周文彭諸跋文謂嘗見東坡雜帖中有雲缺月駛舟行岸移八字公題云此書真似楊風子也蓋楊少師書宋初極重而傳世甚少豈公嘗愛而學之耶此記筆法大與人字相類亦足為一驗也中元師相命彭撫勒上石以見東坡草書之妙按中元子乃文襄公別號此卷實得之鈞陽徐穎南以豆數斗易諸老傭云

歐陽文忠公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使齋之歸並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

蓬窗附錄卷下 書

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巋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歲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金陵城外水通大江凡仕宦來往多舟行其負行篋之人謂之旱夫隸諸縣編姓名於冊設長分統之法至善也道光庚戌某官囊被竊涉不得其端緒適旱夫攜銀

入市與同類口角咸疑之時上元丞督修城垣密詢諸匠作匠作曰此間竊賊如某某頗悉其里居丞乃馳告令拘至一訊而服為首者武生也其術非官不竊石城門內外各以一僧寺為巢穴寺中諸匠作隱備值官之遷擢及告歸去者輒謀諸旱夫揀行篋之重者潛昇入寺先以秤稱其筋兩然後開箱倒籠易金銀以甄石俾銖兩適符其鎖鑰封識包裹諸匠作仿為無不肖仍昇登舟泯然無跡行之有年黨與甚夥所竊纍纍有役盡知而被竊者當時則從未識破憶壬寅某卒於宦所其孥歸檢囊金半瓦礫疑滅獲之留金陵者私易之遣僕數千里來訴誣指紛拏幾成冤獄太守某以無據阻之

蓬窗附錄卷下 書

初不疑及旱夫也孰知其竊之巧乃爾殆多藏者厚亡耶
太公望年逾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為古今大老人而已嘗讀北史魏以河內鎮將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年一百七歲精神不衰魏主以其忠慈親任之年一百十歲乃聽歸老朝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結雖不敢比太公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

宋文潞公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游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

師致仕爲宋朝名臣福祿之冠

明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明侯官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知府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廣東提學副使烏程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尚書子道醇萬曆癸未進士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禮部郎中皆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副使自廣東告歸侍養

長洲蔣氏於乾隆丙寅春中書應焯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張氏年八十九編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配顧

蓬窗附錄卷下

美

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親見八代應焯元益同日給假回籍祝壽時徐雨峯士林巡撫江蘇製聯語稱祝云登甲登科五代兒孫繞膝難兄難弟九旬夫婦齊眉靜海勵文恪公杜訥六十歲外以貢生給事史局議敘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書皆不合式有人薦勵書額稱旨授編修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卒贈尚書子文恭廷儀強仕入詞館十年不調後游升刑部尚書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仕至刑部侍郎曾孫守謙亦官翰林

周文恭公煌其祖我眉山樵也年九十九歲尚未娶一日於溪中得金銀無算因與所善吳翁謀遷居城中且

屬爲媒願以萬金聘但非處子不可吳笑諾之歸告姬謂九十九老翁誰肯與爲婚者時吳女年十九歲以願嫁請吳以告周喜甚即日委禽成婚年餘生一子時周百歲矣及見其子遊庠抱孫後享壽一百四十歲世代簪纓蔚爲涪州望族

蓬窗附錄卷下

孝

官督民藏

先將合城居民矢公矢慎按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費厚占田多者為上戶僅能自食者為中戶侍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為下戶中戶俾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酌辦除鰥寡孤獨矜殘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為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糜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為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

篷窗附錄卷下

美

視力派積如家至萬金以上即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囤積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實任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此句謂之官督民藏一遇要緊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腳各聽本方下戶羅買其有越方強羅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戶羅買希為奸利者許羅戶扭稟懲辦如此則於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喻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此句要緊商同巨室紳耆議妥舉事如一家之人自為生計始善若張皇僉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

成擾累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凡避賊投城堡墩寨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於富民則每口以一石為率多多益善蓋難民來自他方恐有奸細混入且慮耗本城之粟議者恒欲絕之但除奸細外良民避死而來若概絕是自斷其生路也心既不忍百姓裸身而至一概收留是聽其耗我資糧也勢亦不便且聞風避地必其擁費多而便於遷徙者當明著為令每口資米二三斗至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無粟而得粟矣且令十家共遞一揭到官自相識認保結否則竟行斥逐奸細亦何所容乎

篷窗附錄卷下

美

孫恩圖

恩益

恩嘉同校

蓬窗續錄叙

往歲督運多暇輒取

國朝人文集翻閱摘其有關吏治學術知人論世者鈔存篋衍其習見膾炙人口者不錄議論創而意見偏者概從棄置嗣陳臬豫晉屢攝藩司朝旻不違茲政簡刑清乃檢前刊所遺續付剞劂亦仕優則學之意云爾咸豐九年六月沈兆澣自識於山西按察使署之冰鑑堂

蓬窗續錄叙

讓產序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蓋君臣無期聚會有時至父之生子妻之配夫亦皆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戲以至駘背鶴髮共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此中之樂曷其有極乃人盡兄弟也而兄弟不皆樂而相怨相尤一體互為剪伐同氣爭相謬戾不止視同路人而且讐若敵國此何以故謂父母之一椽一瓦一絲一粒兄弟各有分焉一認為分內之物便錙銖尺寸所必較故從古兄弟之間或為家而爭為國而爭為天下而爭皆各見其為分內耳誰能洞然破除此見置勞逸

蓬窗續錄上

多寡於不問者善乎義士胡公之讓產也罄先世所遺悉遺二弟弟不受堅予之且曰弟有即吾有此天性最初之良友愛篤摯宛如其一體一氣斯人也既能以家讓又何難于讓國讓天下哉詩之咏兄弟曰既翁而尼山曰怡怡未有不讓而能成其怡怡也既翁也蓋不讓則爭爭則憤怒相加而乖戾叢至其貽羞于兄弟甯忍言乎盡明之不忍忘其祖是能法祖以教其家而蒼生兄弟之怡怡而既翁也型固素裕矣况一家讓一國興讓則是編也實以干城名教豈直闡揚祖德哉余固樂有言以為為兄弟者勸

讀渡江賦辯

孫奇逢

先生此賦邱瓊山謂其爲幸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土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况此賦具在滿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劍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授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劍客四字丰采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氣正是王景畧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土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鬪業在征伐咆哮而貍兇怒感激而風雲變類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

蓬窗續錄卷上

二

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此段極模元勢之強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嶂一人守隘萬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當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脚故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旣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述以黃鉞之威拜陸

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問之乎辭氣激昂多少打動人心處苻融合淝之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托出矣見旃裘而瞻落夢羸窟而魂飛尊周之意合盤托出矣於是怙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爲情眞令人垂首喪氣憤悶欲絕而幸之一字從何處看出瓊山讀書破萬卷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亡一語誣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慎諸元世祖極嘆爲眞古所稱不召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中外君臣千古爲昭不能用中變外豈遂以外而滅中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細釋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向遊關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孫愷陽先生二公曰侯事平後爲一疏入告闕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

蓬窗續錄卷上

三

霜紅龕集雜記

傅山

司馬溫公出不張蓋伊川曰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此言真有意味真人品真受用不可與務外之人道也有人稱吾鄉一先生曰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應聲曰若天下人盡識再成得人否余時在側心竊喜之歷年嘗舉以示人不意今日復得此語故書之以見千載高明所見畧同伊川此語想當早年不然何見之不廣也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真名言哉真吾師哉于此可知神仙即在人事中

梅子真避王莽而去如此奇特丈夫何必輒飛天上始

蓬窗續錄卷上

四

仙之即吳市門實十洲三島矣揚子雲與梅先生同時豈不畧聞見其風耶因念人之高卑脩穢相去之遼若此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處如道尋常語此等襟度正非勉強而能但是君子自然爾也

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謔人反構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言語正到快意時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大勇者不能張公藝百忍圖亦是此意

險莫險於談論危莫危於弄筆恥莫耻於妄作慙莫慙於無學寡言則途坦焚視則心安知恥不殆知慙長進慙耻交生不墮危險

山谷曰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裴晉公訓子曰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

不知其於人有損無損而知於其身萬無益者不仁不義之口不知其於人有益無益而知於其身萬無損者過忠過厚之心

頃過共城見孫鍾元先生真誠謙和令人諸意全消也

蓬窗續錄卷上

五

其家門雍穆有禮有法吾敬之愛之不知者以為涉世模稜之意居多其中實有一大把柄人以隱稱之非也讀書不必貪多只要於身心有實落受用處時時理會如宋儒語錄不勝尋討須細細涵泳之近代薛文清語錄最好若能領畧得一句兩句便不是從前不痛不癢人矣

得少為足於問學則小器於飲食為上智

與孫退谷先生書

魏象樞

前者太極圖說承聞名論自當佩服但樞因知勉行中人以下者也素不能讀濂溪書竊謂此圖未出以前聖賢忠孝代不乏人四子五經何道不備看此圖者謂之溯流窮源可也於躬行實踐無與焉雖先生指牖詳明其如樞不可語上何至於象山著作從未入目必有所以致疑於無極者樞不敢疑無極之非第不如四子五經坐言起行為下學之實地耳此曩之所以疑思問也詩禮要語真是孔庭家法切於人倫日用之學弁言定須名筆乃足傳後樞未敢率妄為之近日刁祁州問序勉應一跋不願付梓蓋自知其短也儒言錄閣筆三月

篷窗續錄卷上

六

因修建家塾犬子出就外傳也又築小亭為老母看花所願湯藥有靈慈闈健飯勉輯前書以畢初志或三二冊陸續呈教或待全書成統上惟希明示附有請者高景逸先生擬在大儒之列讀其遺書一則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再則曰敬者絕無之盡也是明與孔子執事敬相左矣敬字乃聖學之心法及為禪宗之羽翼不更甚於子瞻打破敬字乎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不容一私也豈曰不容一事乎即如祀祠墓則祠墓其事也奉菽水則菽水其事也若並其事而無之敬將焉附其於主一無適之義又何居乎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世儒且指為禪而景逸先生學詣純粹方且垂訓後人

何出此言也先生明教之

篷窗續錄卷上

七

與刁蒙吉先生書

魏象樞

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蠡測海安度
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仰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
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
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
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書
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脉不至中斷關於世道人心不小
君子慎言慎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
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蓋因持
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
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

蓬窗續錄卷上

九

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
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
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訛之曰禪梁溪
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
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剝後之復也危
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
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
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
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
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
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

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
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
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
針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
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
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為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世人
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會一容心否乎世間學問修持
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極陋聞見無多第
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愆
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觀
觀察之知人直諫多聞之取友諄懇直諷之度主豈盡
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
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畧賜
答以慰懸望

蓬窗續錄卷上

九

再答刁蒙吉先生書

魏象樞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既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辯論也無已仍於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率然者平日每搆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既不行誰說來噫策勵至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啟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

蓬窗續錄卷上

十

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槩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

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况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
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辯也茲於
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
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
不甚明樞聞羣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
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
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
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
辯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者非此長而彼
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關壇宇自占地步爲聖經計乎爲
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仿而行之

蓬窗續錄卷上

十一

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表

魏象樞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使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曆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雅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為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倍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饑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

蓬窗續錄卷上

三

嘗言從憂患抑鬱中熟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為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梗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

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遶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賍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為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眾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獨助輸者雲集甫就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

蓬窗續錄卷上

三

將把率宗族間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嫺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護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劾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為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眾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

疾病未嘗見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

蓬窗續錄卷上

十四

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遠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塗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己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十三經注疏論

湯斌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邱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

蓬窗續錄卷上

十五

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概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

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
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
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
盛是爲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
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
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
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
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宋晉間人僞撰有以也
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
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
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

蓬窗續錄卷上 六

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
傳訓詁是爲毛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
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
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
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
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卽
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
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
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爲體比興之辭
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
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爲

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
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
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
衛鄭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
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
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
歌異國滛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
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
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
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
穀則以爲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

蓬窗續錄卷上 七

會於厭懋也左氏以爲厭懋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
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
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
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
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
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
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
毋乃刻與况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
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
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
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

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微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畧也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為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註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己復禮之功

蓬窗續錄卷上

六

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即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奧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眾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為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

蓬窗隨錄 續錄卷上

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為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甫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黜補遺之錄陳澧採眾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為

蓬窗續錄卷上

九

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甫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為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古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鄭康成皆為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做孔鄭舊義為註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

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為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人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

蓬窗續錄卷上

幸

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傳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經義考序

毛奇齡

經義考者諸儒說經之書目也古經定於六春秋以前惟有易詩書禮樂春秋六名見於經解而其時夫子傳易子夏序詩虞卿論春秋各有經說行乎其間即至燔書以後尚有古五子十八篇周官傳四篇列漢志中而嗣此諸儒之說經者遂紛紛焉自宋人倡為論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而後之偽為文中子者直伸其語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衰於是談經之徒各大掃儒說而經學不可問矣考漢武倡制科以經義為對策之首而後漢說經之文皆稱經今貢舉家猶以經義名舉文可驗也獨是予之為經必以經

蓬窗續錄卷上

幸

解經而不自為說苟說經而坐與經忤則雖合漢唐宋諸儒並為其說而予所不許是必以此經質彼經而兩無可解夫然後旁及儒說然且儒說之中漢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左漢而右宋也漢儒信經必以經為義凡所立說惟恐其義之稍違乎經而宋人不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可信乎吾所信者義而已第先立一義而使諸經之為說者悉以就義合則是不合即非是雖名為經義而不以經為義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顧命非周公所制禮者有疑春秋非夫子作者有疑春秋傳非左邱氏書者有疑孝經為六代後增改非七十子所舊傳者而至於士禮則廢之周官經則明

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諸篇則直祛之詘之然且有誤
讀隋書經籍志而謂尚書爲偽書誤讀劉歆讓博士書
而謂今所傳國風爲偽詩者是無經也無經焉得有義
予大聲疾呼以救經並救經義而不諒者遂謂予遵漢
而惡宋豈不甚宛然下儒不說經不知書之有經也經
說不備則并不知說之以經爲義不以經爲義也朱子
竹垞知其然先定其爲經從前人所增七經十經十三
經外而更廣一大戴禮曰此皆經也定其爲經而凡以
經爲義不以經爲義者而既已有說則并從而共臚之
曰此亦義也有說而義明有非其義者而其義倍明予
方慮世之埽儒說者駕言窮經而故殘其義以圖自便

蓬窗續錄卷上

幸

而又何暇乎左右而取舍之於是竭搜討之力出家所
藏書八萬餘卷輯其儒說之可據者署其經名而分繫
其下有存佚而無是非使窮經之士一覽而知所考焉
洋洋乎大觀哉嘗按周禮春官以外史掌五帝三皇之
書而志其書名此列代史志所自昉也乃漢武藏書名
之曰策而成帝求書天下命總其羣籍而合爲縱畧其
在經義則所云六藝畧者是至後漢以四部立名而以
經部爲甲部歷魏晉六朝或稱新簿或稱舊簿而要之
皆部記之名此趙宋三館所以直稱爲書目而無有他
也然而在官輯者如劉歆奏經畧班固著經部王儉撰
經典志唐儒鄭覃輩之修經書四庫而自爲義者則如

謝康樂之編經曰阮孝緒之分經典錄各有機軸竹垞
會館 內廷爲

天子典秘書會其時方用兵滇黔再闕固未暇檢校而
籤帙之也其後下徵書之 詔敕天下經義之在學官
外者皆得盡入祕府而說經之書於斯爲盛然而未經
甲乙也今竹垞於歸田之餘乃始據疇昔所見聞合古
今部記而著爲斯編曰經義考此眞所謂古文舊書外
內相應者乃其所分部則 敕撰一卷尊王也十四經
爲經義者共二百六十三卷廣經學也逸經三卷惟恐
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志緯五卷緯雖闕
說經者也夫緯尙不廢而何況於經擬經十二卷此則

蓬窗續錄卷上

幸

不惟自爲義并自爲經者然而見似可瞿也其與經合
耶是象人而用之也否則罔也又有師承三卷則錄其
經義之各有自者廣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
鏤版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此皆與經學有維繫者然
而非博極羣籍不能有此家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
卷共三百五卷書成示予予曰嗟乎少研經學老未能
就不及見諸書而年已七十九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
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荀子有云不登高山不
知天之高不聞聖人之言將不知學問之大今經學大
著聖人之言畢見於斯世而生其後者復從此而有所
考鑿則既實其書爲 盛朝慶而又喜天下後世之知

有經并知有義也因卒讀而謹為之序

篷窗續錄卷上

五

辛復元四書說序

范鄩鼎

聖賢人也聖賢書聖賢話也吾人亦人吾人亦說話其不同於聖賢者何或曰吾人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間為人只說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等語聖賢人為開天闢地之人話為出經入史之話此其所以不同乎不知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亦只完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之分量而止但吾人於此或過或不及聖賢於此做得工夫到處得情理恰當耳人不於此處尋聖賢而於書本上尋聖賢無怪乎視聖賢為高遠深微而難及書為奧異苦難而莫入予謂聖賢書不惟不奧異且極明顯不惟不苦難且極快活即如大學講誠意竟帶

篷窗續錄卷上

五

着好色二字講平天下竟帶着生財二字此在迂道學不敢挂口者聖賢明言不諱可見聖賢原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間未嘗如異端遠離以鳴高也知此可以觀先生之說書矣先生不以書說書而以我說書不以我說書而以聖賢之我說聖賢之書故能使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皆作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觀讀先生說者謂為四書主意可為三晉語錄亦可為八股題旨可為四民小說亦可謹重訂以傳使人知先生說書有如此若先生為人詳予侍側紀畧中不贅

讀書錄序

范鄣鼎

古今之最公而不容私者莫如書最樂而不容己者莫如讀書人人可讀人人能讀人人未必善讀顯而呻其佔畢采其芹藻謂之讀書人固已微而瞽師矇瞍百工庶人與夫耄耄老羸幼子童孫皆可謂之讀書者請以諺語徵之諺語相公學生讀書者之總名也人臣入內閣位元老稱之曰相公凡民具衣冠習禮儀亦僭稱之曰相公秀才食廩餼薦賢書稱之曰學生孺子入社塾識之無亦僭稱之曰學生余故曰人人可讀人人能讀書契而後讀者不一有五曰而輒記漢書者有旬日而遍閱三史者有過目誦千言以萬言試之亦無不熟者

蓬窗續錄卷上

老

有盡老不差一字亂抽他卷試之竟無少差者他如爛掌黑舌墜坑陷岸護鷄漂麥穿壁引光之類指不勝屈然不能免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余故曰人人未必善讀陳剩夫銀匠孺子也周廷芳蘭州軍卒也王汝止泰州鹽丁也而俱為理學名儒泰和楊茂一聾啞耳受學於陽明先生先生贊其快活自在上黨張提一梓匠耳受學於涇野先生先生喜其山村過化朱恕一樵夫漢貞一陶人耳聞格物勉仁諸說便似尋着孔顏樂處一號樂齋一號樂吾迄今讀耿天臺先生傳可考而知也此不名讀書而善讀書也將書讀到專靜處足下兩磚可穿將書讀到收斂身心處小樓二年可不下將書見

到真工夫行到無間處乃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將書讀到靜坐善養處乃曰詩文輩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將書讀到為己處乃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欲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而且不以貴賤而不讀也初報進士第一人是曰猶袖米講學於蕭寺中不以貧富而不讀也既賜進士第一人窮年猶貸飯卒老於金牛山此名為讀書而善讀書者也宜乎薛夫子取畢世精神命脉所注之錄而總名之以讀書也甚矣讀書之難也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今之真儒或曰定當從祀或曰可祀孔廟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或曰我朝真儒惟瑄一人到此地位始完讀書分量

蓬窗續錄卷上

老

甚矣讀書之易也雖為真儒為理學為從祀孔廟究竟不過完讀書分量而止或疑夫子會試錄之序曰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即如茲錄所載千萬言大抵不離復性者近是不曰復性錄而曰讀書錄者何從古無生成聖賢好古敏求不厭不倦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且如此讀書即所以復性也知讀書即所以復性也知讀書之為復性讀書者可與讀書矣不讀書者可與讀書矣

擬積貯疏

田從典

為各省之積貯最重州縣之虧空時聞謹直陳利弊以收實效事臣聞立法易行法難行法易守法難凡事類然而積貯為甚夫積貯為賑民而設貯不多則病在法病在法猶可言也貯多而虧空則病在人病在人則其弊有不可言者矣將擇人而在而人不勝擇將嚴以防之而防之愈嚴人之干法愈眾然則果無計以處此乎非無計也其所以擇之而防之與所以變通之者在得其道而已矣我

國家常平義倉之設遍天下

皇上特飭所在有司加謹收貯陳陳相因有備無患則

蓬窗續錄卷上

吏

聖人有道而造化無權矣然而虧空時聞不可不急思所以處之也臣思州縣之虧空有不可原者有可原者不可原者上官之勒索在其前加派之不敢則動正項以用之矣庫銀之不足則那積穀以佐之矣始也猶出於不得已既而借出陳為貿易則敢於侵蝕者有之始也猶出於己之不得已既而滋口實於胥吏則又聽其其相侵蝕者有之若夫可原者則有二焉地之高燥者頃貯猶易若下濕之地數歲不易粟且腐爛不可食矣易銀則有恭處聽其滯爛則有恭處而究其易銀滯爛之所由來孰非出於無可奈何者乎亦有實借給而負在民者或一方小有水旱尚未成災為司牧者報之不

可而菜色已見聽之又不可權為發借時或有之而散之易收之難收於成熟猶易而收於再歉更難於是責以不請輒發之罪彼亦奚辭而要其心良亦苦矣斯二者皆有可原者也 臣謂不可原者先上官而及屬吏先大吏而及小吏

國典煌煌法行不宥嚴以申飭而已而可原者似宜稍為體察而寬恕之夫設官以為民也今者無病於民與有益於民而均不免於得過則人材固為可惜而人人救過之不暇將益相率而巧為侵冒以自聽恭處則可慮者又不在人材而在

國計

蓬窗續錄卷上

吏

皇上洞鑒其并令九卿督撫內外會議准以存七借三又寬賠補之年限法制盡善斯亦何容復為置喙則惟令督撫於實心為民之官加之意而已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又曰觀過知仁是則廉亦有道也過亦可使也吏而苟廉民以之為歲國以之為寶即不幸而以積貯被議亦當揆厥所由分別處之而不盡在限年賠補之例如是則人思自奮不特奉法而且有益善處之法矣平糶不可行乎穀則賤斂之而貴散之而不虞其中飽也社倉不可行乎人則民舉之而官委之而可行所無事也且佐貳不可分任其事乎耳目多而稽察易則又未見令長賢而其下有不仰承其意者

也所謂擇之而防之而變通之得其道者庶有在於此乎

蓬窗續錄卷上

辛

雜說

田從典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陰極陽生之卦也陰氣正盛幾於無陽而一陽忽生莫可止遏故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夫天心無改孰能改乎其在於人則不遠之復也故稱之曰元吉元吉者大善而吉吉之至者也書之言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之與聖相去不啻天淵而克念可以作之此即不遠之復也其曰元吉者即作聖之謂也此不遠之復即大學之所謂慎獨中庸之所謂致曲也夫慎獨之功人鮮不忽之者而先賢分爲善惡關比爲人鬼關蓋言出乎此即入乎彼也不入乎彼即終不出乎此矣其亦甚可畏也哉故教

蓬窗續錄卷上

壬

人慎之中庸之言致曲也亦然曲對直而言致其曲由其病之稍愈處致之也夫病之稍愈視大愈也尙遠甚然此而不致則其復於大病也易易耳此而致之其復於無病也亦易易耳在己之誠著明在人之動變化皆次第而致之矣豈不要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言其不多也謂心也存幾希之心即大學之慎獨中庸之致曲書之克念作聖大易之中行獨復人盡而可以見天地之心者也然此皆就其用功處言之若論其道之源則乾象辭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言以備之矣

傳註之學惟漢鄭氏號爲最富如論語一書有古論語

齊論語之殊而合齊古而註之者則鄭康成也禮記亦號鄭註周禮儀禮亦號鄭註孝經亦有鄭註毛詩亦鄭之所箋夫鄭於他經皆言註獨詩言箋者何蓋以毛義備矣而箋者表也識也表明毛義而記識其事所以見尊毛之義也此又註與箋之別也尚書在漢有古文今文之異而其時孔氏之傳有功周易在漢有西都東都之傳而其後王弼之註名家若夫註孟子者趙岐也註公羊者號何休學也穀梁則范甯集解而左傳則杜預之所癖也爾雅一書尤聖學之津梁郭璞用心者凡二十年深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名故學者至今祖之其後孔穎達賈公彥楊士勛孫奭邢昺之徒則又就傳

蓬窗續錄卷上

圭

註之下各為之疏焉夫諸經尚矣然非漢魏諸儒之傳註則經亦無所於考傳註尚矣然非唐宋諸儒之疏則傳註亦無所於明特其中不無穿鑿附會者焉故窮經而經亡終不免於記誦辭章之學而宋之程朱出而經學始大明於天下以程朱為宗以諸儒備參考可也

答左馮

田從典

幼童課其書字原是餘事調其性情原是根本事調其性情者變化氣質之謂也但氣質非一朝一夕所能變化沒奈何只得且以書字為急而變化氣質卻另有道理在夫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習氣為最口語教誨次之俗人家子弟不與俗期而近俗詩禮家子弟不與雅期而近雅豈性果異哉積習使然也人之家道若正內外上下所言所行不離乎正幼童耳聞在是目見在是其性之所習不知不覺亦在是所謂不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六七觀於孟母三遷可以類推

蓬窗續錄卷上

圭

多父母若能因事之可教而即教之或因時之可教而即教之最為易入此迎機之導所謂有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三四以上二者教之要道也至於書字似與性情驟然無益然幼童知識漸開或讀書寫字時不無講解於道理亦必稍稍漸明平日間不言之教與有言之教潛移而默化之者多多矣知識一開道理一明氣質豈有不變化之理天姿英異者氣質之累或多變化較速天姿樸鈍者氣質之累或少變化較遲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字中有無數玉成工夫賢父兄之責也非盡師長之責也古者父不教子非不教也彼其言動無非教者特恐子

弟或不率有必當用嚴處慮其傷恩故易子而教之若夫家庭平日間不言之教有言之教何時何地而不然乎獨立趨庭非其事耶

大凡人之在幼童也某事某事會受其益某事某事不會受其益或名益而非益或無益而反益當其事則不能言或不敢言及其長也無不歷歷在心目間也今但以我幼時之心度兒之心以我幼時之事度兒之事輕重緩急之間雖不中不遠矣此亦近取諸身之一法也

蓬窗續錄卷上

三

砭愚說

田從典

昔橫渠先生作砭愚程子慮起爭端遂令易名今爲砭愚說以贈先生其意何居蓋自名或以起爭而以某贈先生所以息爭非以息他人之爭所以息某與先生朝夕共事之爭抑或雖爭而人不之覺則受教多矣何言之某與先生同官治事樞密之地案牘如山情僞不可究詰有時往復辨難人或疑以爲爭某解之曰是和也非爭也夫四氣順而後大化成專於一氣非和也五味調而後和羹平偏於一味非和也况羣議所集不直則道不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意識所拘長短互較似乎爭矣而取其大同甯嫌小異取其終同甯嫌始異

蓬窗續錄卷上

三

如風之觸物而鳴過而不留則鳴於何有如水之激石而聲順乎其道則聲亦不聞雖然有道焉有氣焉閭閻侃侃各中其節道也徑情而直行之雖自信其中之無他氣而已矣蹈道則未也此非變化其氣質不能非曰與賢公卿居亦無由以自進也一日與先生論事相辨甚久既而先生曰子性躁詞多直古之愚人也吾將以古愚名吾齋焉夫古之愚直疾也先生邦之司直豈特古之愚直而已顧辭直而居愚某將何以自處乎然則某滋愧矣某於直誠不知其何如而其爲愚亦已甚矣某嘗以古之遺直自勵初不自知其愚乃今於先生知之則先生之風真足砭我之愚也哉司馬溫公居政府

時蘇子瞻論事爭持不決公正色待之子瞻益不屈公
改容而謝某什伯不逮子瞻而先生乃以司馬公之量
優容之此愚直者之大幸也繼自今或時時採其所長
恕其所短勉其學之不及化其質之所偏使愚不終愚
因得附先生之直以傳於世是又在先生之終始相砥
也因念橫渠東銘有箴過意但昔之所箴謂其遂過而
成愚今則因愚而致過過不同而愚同故取其意為砭
愚說以贈

箴窗續錄卷上

美

洎谷張公墓表

田從典

浙江開府洎谷張公以康熙丙戌歲卒於官葬有日矣
孤汝欽持狀求予表其墓石予維公之立言見於封事
立功存於治所垂之青史自足不朽又焉用表為雖然
表者表其微也人固有功名震天壤而上下之交不終
事後之思不永或者其微亦有可議者與公敷歷中外
真不愧前人清慎勤三言而要有其微焉者是烏得不
為表而出之按狀公初仕雲南太和縣下車誓神盡除
夙弊各當事聞之嘆為滇令第一人去滇時詩有點倉
石好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之句擢監察御史巡視
長蘆離政長安貴要有託撫軍屬以事者撫軍以公性

箴窗續錄卷上

美

嚴難干以私謝絕之旋授提督江南學政益自刻勵先
是江南學使者惟遂甯張運青先生號為公明與公稱
二張焉於是聲聞達於

宸聰屢加顯秩深以大臣風格器異之未幾

簡授浙江巡撫三年之內抑奔競糾貪墨飭綱紀題留
標兵撲滅肅聚文武諸大政釐然備舉而其要尤在以
已之法與人之廉以故秋毫無所取獨役水夫二名猶
謂經前官革除自不及前賢為愧其清有如是者公
凡事詳細而於讞獄尤加慎重方在西臺時有昌平州
旗婦王氏及賈黃彪李三兩案獄皆成矣公俱以中有
疑情覆審數四不憚煩卒一一得實定獄証枉得釋同

讞者嘆服之衡文三吳閱卷凡三十餘萬無不過目者
監臨浙閩尤惜人材纖細事必躬自督率既以積勞邁
疾沒之前數日猶扶病錄囚僚屬見其憊甚僉謂宜靜
攝弗聽其慎與勤有如是者或曰清易而慎勤難曠達
之士薄政事爲俗吏公惟涖政不倦故益以濟其清或
曰慎勤易而清難庸謹之儒每貽經術之羞公惟不媿
經術故益以成其慎與勤嗟乎是皆見公於外而未能
窺於其微者也未能窺其微雖有素絲之節匪懈之忱
其與勉強期月之間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何以異乎蓋
公所勵者清也慎也勤也而所以出之者誠也中庸之
所謂一所謂豫皆是物也誠故生明明則表裡洞達而

蓬窗續錄卷上

美

無矯激之偏誠故生勇勇則始終堅強而無遷徙之意
誠故能獲上獲上則信友而不見疑誠故能入人入人
則論公而不可泯閱公自叙年譜
上賜額有推誠遇人四字是其精白乃心以上字一德
者洵非一朝夕之故矣及沒後舊所歷任之處相去各
千萬里紛紛請祀名宦不約而同斯豈可強而致耶孟
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眞西山推論武侯事業
之本先之以誠而范忠宣生平所學自謂得之忠恕二
字一生用不盡忠恕所以誠也歷觀前代名臣其分別
處類在此知斯者可與論公矣公諱泰交字公孚洎谷
其號也山西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其官階世系及居

家之孝友遇事之才略建言之丰采俱詳載誌中予於
公爲心交竊謂能窺公於微故特表其性行如此

蓬窗續錄卷上

美

吏議

盧錫晉

夫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與民不親其朝夕撫摩
吾民如家人父子近處於一室者反不若州縣吏是故
聖王重吏吏得其職則民安不得其職則民不安自督
撫而下絲聯繩貫遞相覺察遇吏有貪酷不法者既已
特疏參處而又以八法懲戒於大計之年宜皆奉職惟
謹矣乃惠愛之及於下者何少也此無他責之太煩役
之太賤處之太褻澄之太清凡吏職之所欲盡而不得
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擇其能量其才而後使
之善理刑者不聞其兼明農善禮樂者不聞其兼治兵
蓋皋益夔稷皆大聖人也猶且終身一官而不遷况如

筆窗續錄卷上

卑

今日之士哉士出宰一邑則百務萃之彼誠竭力於錢
穀刑名教養撫字亦可謂能矣若夫盜賊劫截或來自
數百里之外而適發於其地吏不能必其無也不幸而
一有之雖其治至於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亦無救於參
罰降革無乃取之者恕而用之者刻耶愚謂宜專其事
於防汎之武弁則彼不得有所推諉而疏於遊巡以虛
糜縣官之金錢其有警而有司不通報上官者罪之如
此則吏不敢遷就隱匿以顧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盡
力擒獲以求無過彼盜賊聞之亦將不犯其所難今以
此分其罪於吏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無實之兵為影
射之弊博奕飲酒以坐待文吏之捕緝為吏者方役役

于風影之不可知何暇于問民之疾苦即云盤根錯
節以別利器然人之才力豈能盡如虞詡故曰責之太
煩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時郵驛之政嘗以驛丞領之彼
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又出身于三考凡州牧之事往
來接送之勞攘固非其所難也今惟大鎮荒堡僅存其
官其餘皆歸併于州縣僻邑猶可支持若一當衝繁孔
道則皇華往返日無甯晷而索詐怒詈使人忿恨於心
而無可奈何雖公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誰敢冒險獲
罪于貴臣上官哉士惟有氣節而後可用賞之而知所
勸罰之而知所懲者氣為之也以驛務程其優劣既已
困頓而揉糜之而又貽以賠累應付之苦欲其不扣刻

筆窗續錄卷上

卑

芻牧而橫斂于民以救其急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故曰
役之太賤以沮其氣者此也國家欲程士以清謹之節
必先養其羞惡之良士方為諸生時上所以養之甚有
禮也士之賢者莫不高自期許不屑為一切卑汚之行
及至出身作吏則人莫不戒曰官不同於士也士如處
女官如新婦然愚以為新婦之敬其舊姑是理所當然
也彼舊姑豈欲以不堪者喪其恥哉夫設大官以轄其
屬不過欲察賢否公薦劾使不敢肆然於民上而已矣
豈嘗令彼奴視之為吏者始猶怒於心久則相與安之
又久則相與賂之夫如是而向之恥心既已喪失無餘
於是並其所不屑為者或不幸而為之尚欲求其廉不

可得也且奴顏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此所謂處之太褻以變其守者也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宋內外官吏皆給職田凡此者以爲吾先使之俛仰無憂然後責以爲善而罰其不善故人之從之也易今朝廷之於吏非無俸也其於各役非無工銀也計一縣所費歲不下五六百兩不可謂不厚然相傳爲大吏者因其庫有缺額故累年檄令捐補有自除授至陞黜未得蒙升斗者朝廷豈意其如此哉夫吏卽賢亦豈能不謀其生或賢者猶能不至於大貪耳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

蓬窗續錄卷上

望

非但無祿而已其陋弊相沿至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於一歲之節辰者互謂之規禮大數之外以小數與其親幸之僕曰門包小數之外又與其傳稟之役曰茶儀自太守以上皆取州縣以轉相餽送至於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若是而尙能毫髮不累其民愚以爲非陶朱猗頓之富其勢不能也今吏取於民上司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於民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條銀之火耗是也若夫役之取於民以百計者約略之詞也其實不可測算彼其人大抵多無賴之徒役之而不養之則必至以法爲弊藪不養之而又欲嚴治之則有逃焉已耳夫吏畏其盡逃是以至於不能禁

然則民安得不窮此所謂澄之太清以甚其貪者也今夫富人之養嬰兒也旣已託於乳媪則必潔其衣豐其食使專志提攜保抱又寵異之不與僕妾等而後可望其愛吾之所託若命以井臼烹宰而賤惡凍餒之乃欲其愛嬰兒若母子之相依此大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吏

蓬窗續錄卷上

望

微子歸周辨

王 珣

孔子謂殷有三仁魯論首著其人曰微子去之去殷耳非歸周也使其歸周則微子之仁豈得謂為殷有哉微子之去詳於書書之言曰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詔之去殷耳亦未嘗言歸周也世乃謂微子抱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是微子不但無懷於商而商之亡竟自微子速之豈不甚矣哉商道嚴肅駿厲故商人之心信而好義迄今讀多士多方皆惕惕乎慮商人不服而謀所以安撫之若甚難者亦可見商先王之德澤在人而人心之不忘商如此乎深且至也微子為帝乙之子乃不念二十八世之宗社漠然棄之先天下臣

筆宙續錄卷上

器

民而附於周仁者固如此乎彼器之定於成湯而藏諸太廟六七賢聖君世守之以至於紂六百年矣一旦抱之奔周何少無故國之思也後世安祿山移唐祚奏樂凝碧池樂工雷海清悲憤擲器於地微子之賢豈遂不若一海清甘以殷先王重器惟周封爵是求乎夫武王克商大封帝王之後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蘄堯後祝舜後陳禹後杞微子以勝國之裔何獨應不獲一胙土是周自封微子並非微子之有求於周也且微子之封在成王二年先是三仁中箕子則釋其囚比干則封其墓顧無一事及微子可知微子自遜於荒武王欲加之恩而弗可得也迨武庚以殷叛乃求微子而封之

則微子之入周固自此始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夫微子既就封周人猶賓之而不敢臣况當周之未興殷之未亡而遽奔周何以為微子左傳逢伯之對楚子言武王入商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親釋縛受璧而祓之夫既謂歸周矣何又見固皆知具說之誣也

筆宙續錄卷上

聖

有子避席辨

王 璣

史記稱孔子沒有若貌類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及
窮以宿畢不雨商瞿生子之事有若繼於辨乃撤其坐
異哉所言必好事者為之不可以信彼弟子之欲事有
若也豈不以為賢乎果賢也必不自忘所造妄尸乎聖
人之坐若果妄尸聖人之坐而居之弗疑開口論說儼
然為諸賢解惑授業自尊大於七十子之上則其不自
量而心昧於聖人之道不賢亦甚矣又何待後之窮於
所問而始信其不足事哉且所問之二事固未足以定
師道矣聖人無不知知此二事固宜然聖人之所以為
聖不在此今弟子既師事有若則當求詳於聖人之道

蓬窗續錄卷上

果

之所以至問仁問知問政禮樂不當專以此虛無幽幻
之事占求察往者實請而嘗試之也今有若誠知乎此
豈遂足為孔子當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之科不乏知
聖之深者豈尚不知有若之不足為孔子至此而後知
之有若豈尚不知己之非孔子至此而後知其不足乎
吾知諸賢固不輕以是推有若之賢亦斷斷不肯
然也昔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彊會子會子曰不可會子大賢也會子既
不可則子夏子游子張當亦隨知其不可故其事遂不
復行謂行之者好事者之妄耳不然今日立之師明日
撤之坐吾見一堂之上斷斷然幾何不以師道為戲乎

或曰弟子思孔子而不得見故師其貌之類孔子者道
之淺深德之至與不至無論也余曰如是則有若撤坐
之後貌豈遂不類孔子

蓬窗續錄卷上

果

貧解

王晦

夫人樂莫樂於為天所厚憂莫憂於為天所薄富貴貧賤極人生厚薄不同之致而天非有厚薄於人也天之於富貴貧賤無心也人物未判無有誰何適然而物則物之適然而人則人之適然而富貴貧賤則富貴貧賤之而已陶人凝泥為器何嘗厚薄於泥適為罇則罇貴適為甃則甃賤其始固貴之未始不可賤而賤之未始不可貴也天之於富貴貧賤亦若是焉耳豈其有心厚薄之哉迨富貴貧賤之局既定而厚薄遂不能一也由厚遞推之以至於至薄由薄逆推之以至於至厚其數幾不可以億計維天亦不能自掩其不同之數而使天

蓬窗續錄卷上

哭

下之人謂吾一無所厚薄於此也不得已以憂樂平之俾富貴者患難未嘗不懼疾病未嘗不痛死亡未嘗不哀其憂一無減於貧賤而貧賤者之所以為樂亦遂一無減於富貴夫人之貧富貴而厭貧賤不過以可樂可憂之在是耳誠憂樂之情無異則雖富貴之而非遂厚之貧賤之而非遂薄之也然以富貴貧賤異其境而以憂樂同其情則有餘者終在富貴不足者終在貧賤富貴貧賤適足以變天下之憂樂而憂樂之情又無以自平於是仍平之以憂樂使富貴之樂不可以或過貧賤之樂不可以不及富貴者惴惴焉有或失富貴之慮而貧賤者絕無有不得貧賤之憂如是則雖以憂樂平

天下之富貴貧賤而樂常吝於富貴而憂常寬於貧賤天固曰惟如是始足以平天下之憂樂而富貴之而果非厚之貧賤之而果非薄之也然則天之厚薄於人誠不可以尋常測也厚心為上而身厚非厚薄心為大而身薄非薄人惟體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無自失其情則富貴而樂貧賤而樂雖當憂而亦無害其為樂不然則無往而不得其憂也富貴者之淫於樂君子直以為憂何論貧賤蓋樂生於情而情主於理理得而情適無關富貴貧賤也故君子之樂在富貴貧賤之外然吾以樂歸貧賤為厭貧賤者言之也夫人厭貧之心更甚於厭賤故又專名之為貧解

蓬窗續錄卷上

哭

福善論

王 璉

人之品有三而天誘人爲善戒人爲不善之權伸於一而窮於兩善者曰天但能禍福我豈能善惡我不善者又曰天既不能善惡我豈能禍福我此天之權所以兩窮也惟中人之冀福而爲善避禍而不敢爲不善天遂得以此鼓舞天下之人而使天下之人皇皇焉冀善之福而避不善之禍故其權獨伸於一然天下之中人最衆則天之權其得行於天下之人者亦最衆今必奪天之權而爲之言曰爲善必不福爾將善者倦且曰必不福爾而禍爾固未嘗不懼也嗟乎天之鼓舞天下者獨有禍福而禍福之權獨得行於中人使中人皆以作善

蓬窗續錄卷上

幸

爲懼則天之權一無所伸天之權一無所伸而善類幾何不絕也吾以爲禍福之理原並行於天地或以聽善不善之自值則有矣而其實善之得福固終多於不善也特以古今來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千萬人之不善而得福者數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數人爲多數人之善而得福者一二人天下不計其數人而但以一二人爲少伯夷叔齊古之善人也積行而餓死世謂天之不福善人矣然夷齊死近三千年其死亡於兵燹饑荒之餘者不可指數而至今不聞復有夷齊則知不可指數者之不得其死非必以善也知不得其死者非必以善則爲善者之非必不得其死也蓋善而得福乃理

之常天者理而已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解之者曰易平地也險則危而平則安吾未見遊康莊之險而蹈水火者之必無恙也何必天之有心記檢之哉天但概無記檢則爲善者已可不懼况作善降祥天固未嘗不一注心乎豈惟無懼又將恃焉大凡人之堅於有爲者莫不有所恃雖小人之爲不善亦有所恃也假令早奪其不善之恃而深知爲善之必福則小人亦未必不勉強於善以爲倖福之具况君子乎吾故以禍福之權歸天誠欲使爲善者之有所恃也然則爲天者豈徒較量於一言一行之善朝爲而夕報之此類今人小丈夫之所以報施天何其淺君子斷不以此責報於天而使天

蓬窗續錄卷上

幸

下之人謂天之權有所不勝也

蕭何韓信論

王 珣

漢高帝戰爭之臣韓信為第一帝非信漢室之天下未可知也功成而身死論者咸恨呂后之慘而惜漢之不能保有功臣為不義然吾以為信之死非呂后殺之而高帝殺之亦非高帝殺之而蕭何殺之也何非殺信以何當艾信也其當救信奈何以信非反也信反何不救則信死於法信非反而何不救則信死於何何固心知信之非果反也使信果欲反當齊軍之見奪信可以反而不反及雲夢之遊信又可以反而又不反迨降為淮陰而勢固已蹙矣安有陳豨方受君之恩邂逅相遇遽以反情相告告之而又不赴約徒觀望遲回以自貽戚

蓬窗續錄卷上

筆

耶夫信素知兵處危疑之際慮患又深知兵必明於乘機慮患深必不輕洩以敗事此舍人之告變當何與后所文致事之不必有者或謂信雖未反慮其終當反夫慮其終反不過削其職幽之耳何至於殺即殺亦止其身可耳何至於族假令信如黥布陳豨發數萬之兵傳檄叛漢漢將以何法加之蓋信無叛漢之形而高帝不忘殺信之心而不欲居殺信之名呂后深知之高帝呂后有殺信之心何又深知之亦不欲居與知殺信之名故一以其事委呂后彼呂后者性既敢殺又未親見信之戰功遂忍於相負不惜以殺信之名自予也其實殺不專自呂后呂后雖悍不過一婦人以高帝之英略

生殺之柄豈遂不能自主以向之得君當高帝征豨時后每事必相議此事豈不與聞聞之而豈不與謀觀高帝還聞信死且憐且喜則帝之情可見觀何給信入賀則何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何有忌於信乎非也考古志信死門客抱未歲子詣何何仰面大哭密送南粵王何既悲信之死豈其忌信之生其不救信何之自為計也高帝之不悅勳臣久矣當信登壇受拜高帝已不能不疑信及拔趙下齊高帝又不能不畏信使君疑且畏而尚能安於人臣之位從古未嘗有也故信反亦死不反亦死使何力爭救信高帝終疑何與其救信而見疑不如負信以自全此何不救信之隱意也夫不救信則亦已矣豈必附呂以給信然不救信則不得不附呂附呂而信死雖謂何之殺信也亦宜

蓬窗續錄卷上

筆

漂母論

王 璠

漂母其聞道乎其諷淮陰之言何有合於君子之行也
 君子之處世也報人而不望報於人驚驚焉挾望報之
 心而自喜其德之甚望之愈奢則報之愈難報之愈難
 則人將忍而出於不報不報則怨怨斯離兩離相尋而
 德尙安在哉故君子之不望報非徒以忠厚之道待人
 亦欲自留其德而予人以可報之道則人終不能忘雖
 忘亦不讎彼淮陰者固終其身未忘報也吾觀子房之
 盡忠於韓也不望韓報其立功於漢也不望漢報故能
 成天下之大事而有以自全其身說者謂圯上老人教
 之以忍不知惟忍故不望報當其受書圯上時已盡挫

蓬窗續錄卷上

番

其英銳之氣而寵之不加喜辱之不加怒寵辱之不驚
 於報何有故其成大事者忍爲之而善全於成事之後
 者則惟此不望報之心子房所默受諸老人而自得於
 忍之餘者也漂母之告淮陰言尤顯於老人而淮陰不
 用也淮陰遇食於漂母曰必重報母母曰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漂母之心未必如老人深思遠慮而其言
 切中淮陰想亦見淮陰怏怏不自戢之狀而故爲是言
 以折其氣使子房聞之必有所以用其言而淮陰不能
 爲可惜也淮陰之初將也高祖則設壇拜請假王則以
 全齊界之高祖豈真有愛於淮陰而不自惜其名器之
 甚誠以淮陰之望報非此無以厭其心也迨淮陰之功

益大而高祖報之者已盡淮陰望報之心不休高祖其
 何以厭之觀其語蒯生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負推是
 言也使其非厚則負之矣可知淮陰望報之心始終未
 絕而高祖之不能不疑且懼者惟此厥後淮陰非有叛
 於漢而卒以叛獲罪實此望報之心致之也夫人固有
 無足重輕之言善受之足爲終身之用故君子不敢輕
 其言使淮陰能用漂母之言則亦可以免不用其言而
 徒以千金爲報不得謂淮陰不負漂母也

蓬窗續錄卷上

蓋

蓋寓論

王 珣

李晉王克用既滅王行瑜請乘勝取李茂正朝議不可將入朝蓋寓止之胡致堂曰蓋寓於此有失策焉不早請誅茂正乃致朱全忠先手以移唐祚嗟乎唐祚之移豈係茂正之誅不誅哉而蓋寓此言可謂知大體矣其為克用慮至深遠也蓋克用心忠於國而才近跋扈自沙陀入衛以來乃僅得聞斯語也當是之時強藩鎮各擅數州之地以自尊大召不來揮不去乘釁則請入朝危及乘輿天子下堂出走宮闕宗廟之大為之灰燼百姓流離或數歲不得甯居為禍最烈使克用一旦不奉天子召徒以請誅茂正之故強自入朝驚駭朝野天下

蓬窗續錄卷上

妻

聞之洵然將跋扈之迹與此輩何以異蓋寓甚為克用不欲也且克用即入朝茂正亦不得誅當朝議之不予取茂正非果欲全茂正也蓋其心之畏克用甚於畏茂正故欲留茂正以角克用今雖欲入朝朝議必力止之止之不獲羣小必擁天子西走茂正茂正既挾天子以拒克用則茂正為有名天子在內而克用攻之於外朱全忠必假援天子之名以討克用則全忠亦有名挾天子之賊拒於西援天子之賊討於東克用居其中固儼然一叛臣耳其何以自免設不幸而敗天下誰為克用諒之此蓋寓所為深慮者也抑又有可慮者朱全忠之欲篡唐非一日矣不以茂正故也茂正不誅全忠藉

口於茂正克用誅茂正全忠又將藉口於克用蓋唐時之人徒畏藩鎮之禍而不辨其誰為忠邪假令得誅茂正之後強兵之名震天下此固朝之君子所疑而小人所忌也疑且忌於內而朱全忠遂得以兵為聲克用之罪內外交攻其時克用能自安乎全忠之兵不解勢又必罷克用以謝全忠所謂雖誅茂正而猶有可慮者此也蓋寓豈不慮及此哉及後茂正再犯闕克用發兵入援不果似為失策然朱全忠甚仇克用入援全忠必襲其後此又蓋寓與克用之隱慮後人或不得而知也嗟乎茂正全忠各結內臣以為聲援而克用無之此所以不得近乎天子而卒困於晉陽歟然其得守晉陽而終

蓬窗續錄卷上

妻

唐之世無失臣節未必不自蓋寓此一言基之也蓋寓可謂知大體矣

王荆公論

王 珣

小人而君子矣不謂之君子不可得也始非君子也君子而小人矣謂之君子不可得也未始非君子也吾嘗以人之爲君子小人有幸不幸此雖不足盡君子小人之論而其間成敗毀譽之所遭或幸而激之爲君子亦或不幸而激之爲小人如宋之王荆公可惜也荆公恥其君不爲堯舜可謂有君子之志其上仁宗皇帝書高而辨根抵六經之言可謂有君子之才矣而竟不爲君子則以學君子未盡其道不幸衆人激之遂於道爲畔也蓋未盡其道則泥古病今已不能不自撓於事之難行而又激於人之多言則情益憤而持之愈不平夫荆

蓬窗續錄卷上

堯

公之法不盡可行而言之者遂以爲盡不可行其不可行者荆公亦未必不自改言之者又不及待其改荆公遂激而一出於不改此荆公不能容當時士大夫當時世大夫亦不能容荆公過不獨在荆公也不然司馬溫公亦嘗作相矣欲改僱役爲差役蘇軾范純仁連爭之不受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媚公取容何如少年蚤附安石以速富貴溫公深謝之然卒不易其議夫僱役荆公之法也今旣不可改則昔亦非不可行而溫公又必欲改之如此此可知宰相立法而欲天下之從己亦人情之常溫公未嘗不同荆公但溫公能謝蘇范言而荆公遂悻悻自恃其才此其所以不能無撓於事而

徒激於人之多言以自取敗也夫徒激於人之言而卒以敗天下事誠亦不可謂君子獨惜其非有所以激之固未始非君子也嗟乎士患無君子之志而荆公不幸以志成其拘有志則患無才而荆公不幸以君子之才遂其矯有志與才已患不得用而荆公不幸以大用敗君子之志與才夫古之眞君子無不幸彼其所以爲君子非幸也然天下之幸而爲君子者固有矣而荆公獨不幸不得爲君子其可惜也哉其不可不慎也哉

蓬窗續錄卷上

堯

文信公論

王琦

小人之害君子不可謂不知君子留夢炎知文信公矣知文信公奈何以其勸元殺信公也勸元殺信公何為知信公知信公之能叛元也元不殺信公信公必叛元必叛元而殺之何為不知信公夫存一必叛人之志而又挾必可以叛人之才尚欲留人之國而冀人之無加害於己蓋亦難矣故數年之不殺於元幸耳及其見殺信公固曰知我也然則黃冠歸故里方外備顧問之言偽乎曰奚為不偽也公尚不欲以徒死豈其欲以苟生方其提贛州烏合之衆奮然仗戈先天下勤王者而作之氣是其志固不在死誠欲有為也及元兵壓城下猶

蓬窗續錄卷上

李

議背城一戰真州之脫間關走閩海是豈知其不可為而遂不為之者歟其志又不在死也當是時以張世傑之忠焉而死以陸秀夫之賢焉而死乃入萬死一生之地留其身以有待者獨有一信公在元亦不能不以此畏信公黃冠歸里之言聊以謝元世祖不殺之意其實果得歸里數年之後遇有水旱盜賊信公肯坐失其機守黃冠之故約而甘與元之君若臣覩然面目共生於天地之間哉夫以信公之賢而當宋之新亡一時逸民義士未盡泯沒以死一有可乘鼓之遂起正不待土崩瓦解如元之季世始然也使信公不早計及此而但欲以黃冠之身終老牖下則與舉兵入援之日前後何逕

庭哉蓋信公一日不死則宋祚一日可復故當其生也無偷生之心而於其死也亦絕不肯有苟死之意迨至不得已而死則信公之不幸然吾謂信公亦幸而死耳考元自世祖混一後數十年之間無大失政信公即不死亦無機可乘無可乘則不如死死于故里則不如元而其所以得死寔留夢炎能知信公使然嗟乎留夢炎徒知害信公耳豈知所以成信公也哉

蓬窗續錄卷上

李

用兵

王 璠

呂東萊言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蓋惜宋襄陳餘用誠之無多而徒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夫謂兵專於誠既未足盡兵之道而以宋襄陳餘為一日之能誠尤未足盡誠之道宋襄陳餘皆未能實用其詐者也惡足以言誠哉誠以言乎其無不實也其理雖盡於君子而用未嘗不通於小人君子用之以行其忠小人用之以行其詐故誠意傳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可知誠之為道原不專屬乎仁義忠信云也若施之於用兵則固有道矣兵雖非小人之事而用之則不得盡施以君子之心故凡度之己而實有

篷窗續錄卷上

空

可守度之人而實有可攻奇正進退變化無窮而一心之中莫不有確然可據之勢將遇敵之愚者可以大勝而智亦不至於大敗是則所謂用兵之誠也諸葛武侯本此義以用兵故生平不試於險而後世之談兵者要未以武侯為非君子也若仁義忠信殷湯周武之所以施於三代安可概責之宋襄陳餘哉蓋兵詭道也君子亦不能不用其詐用詐之深而至於不可破乃誠何則其所自立者實也宋襄陳餘惟不能實用其詐其詐於顛倒覆敗固宜而尚以是矜一日杯水之誠不亦詐乎宋襄欲以義聲傾動諸侯徒竊乎誠之名陳餘暗於入深出險之道以義師自許並未得誠之用假令宋襄早

知有傷股之殘必擊楚師於未濟陳餘早知有拔幟易幟之亂豈肯不聽左車子之言以重兵絕淮陰之後今以二公之事問二公之心一心先不能自信天下其熟從而信之吾不謂仁義忠信之師乃如斯而已也夫東萊之所謂誠固仁義忠信也以此為誠無論非二公所得假且其道究不可施於兵蘇子之論兵曰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夫信誠之謂也與詐相反蘇子合而言之斯深得乎兵家言誠之旨矣若陳餘宋襄之誠一用而即敗而東萊猶惜其不能無所不用嗟乎吾恐多用則愈多敗也

篷窗續錄卷上

空

兵間

王璠

間之爲道以淺乘深十間而十敗以深乘深十間而五敗其半之勝敗不可知以深乘淺十間而五勝其半之勝敗不可知故間有初義之所及不待智者而疑也則舍其初而用其再愚者信之智者疑焉則舍其再而用其三雖智者不能疑也如是者十用之而五勝合以勝敗不可知之半則可以勝者操其七也曲逆魏武古之所稱善間者矣然今觀其間項羽韓遂也皆出於義之再非必勝無敗之道幸而無敗則項羽韓遂之淺其深不在曲逆魏武也曲逆之間項羽也羽使之以太牢進及見佯驚之曰以爲范增便耳遂易草具進不知曲逆

篷窗續錄卷上

壺

何恃謂此一事足一走范增也兩國交兵一使之至動關軍機安有授之館餐而不知爲誰使者既不知則區區進食之人又安敢意爲輕重而以太牢草具立變於俄頃哉是明示增之有私於漢而惟恐羽使之不知之也夫增誠有私於漢則漢方祕之不暇其肯以帷幄重事輕洩於進食之人而又轉洩於羽之使是其爲間亦已淺矣羽但少能察則向之疑增者自是反可以無疑或佯受其間而逐增陰用其計漢君臣之所畏者增耳增去則其謀之施於羽者必輕漢以施於羽之謀而羽實應以增之計吾恐漢之以間乘羽者必且爲羽所乘魏武之間韓遂也軍前交語移時不及軍事及遺書故

點竄其字句此其爲間尤易明雖韓遂亦未必不知之使能不待馬超之疑卽時召超言其事兩人陽背而陰合之則魏武之以間乘遂者必且爲遂所乘惜不能出此卒致敗亡以成曲逆魏武之智故曰項羽韓遂之淺也夫間之取效最神然一爲人乘得禍之大且速往往甚於攻戰孫子五間而不實言其事誠難之也自非知已知彼發於無形而中乎無聲則其術不可得而輕試矣知彼之間無淺非深曲逆魏武惟知彼之淺故深也以深乘淺無往弗勝而但以爲五勝者誠恐機或洩於臨事而情勢變於所備之外則勝敗之相忝其半不可知惟取半之不可知而亦早籌於意中則無至於大敗

篷窗續錄卷上

壺

故善用間者有五必勝七可勝而無三大敗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斯

從術

王璠

欲集天下之勢必使衆知所恃有所恃故弱者得以自立而合衆之弱可以成強不然則羣弱各懷利害而趨避之弗遑以至於散亡不可收周末縱橫之說兩持天下之勢以歆動人主秦卒用橫俟天下橫易而縱難也張儀之才非能過於蘇秦而幸居其勢之易蘇秦始亦用橫不合於秦不得已東歸成縱及齊敗約乃挾秦燕之姻囑齊歸燕十城則蘇秦已不能不自雜於縱橫之間故曰縱之難蓋縱橫之術莫不有所恃而橫之所恃者秦也秦之心一而六國之心六秦非橫別無以自利故其謀用之不變六國則瞻利顧害一有不利而已不

蓬窗續錄卷上

矣

能以自保其謀矣後之策縱者曰六國無賂秦曰四國當助韓魏攻秦吾以爲六國非不知賂秦之失而迫於不得不賂四國亦非不知助韓魏攻秦之得而困於不敢攻何者秦人虎噬而一國安危之機懸於旦夕彼五國者誰肯姑舍其安以急一國之危而此一國又安能孤守其危以待五國之救而不懼秦之旦夕亡已也故不得不折而附於秦附秦而救至又不得不助秦以攻救當此之時尙欲堅明約束俾相救如左右手雖尾生不能以成其信夫尾生之信固可一人爲之而非可合衆人以爲之也今有搏虎者必更相訂約併力無散及虎一震怒咆哮則奔走自顧之不暇且惟恐不能移害

於人而冀已須臾之無害及也惟得強有力之人奮不顧利害挺然獨捍於前則衆有所恃各逞其長戟勁弩交加於虎而虎爲立斃嗟乎六國之時獨無一人焉肯任其搏虎之事者其背盟散約日以土地人民爭啖虎狼之秦無怪也然此一人者必其國可以自強而深明天下之大計不以始終易其志此必不在燕與齊燕齊緩不與秦爲難又必不在韓與楚韓弱無足恃楚足恃而遠不及援惟趙魏之國差可自強魏適當秦之衝而信陵君又深明天下之計觀不助秦伐韓竊符救趙亦可謂不易其志者也故能率五國之兵大敗秦人於河內使魏終用信陵則生聚訓練以自強其國秦伐韓則救伐趙則救伐楚燕齊則救諸國得我之勢有所恃以自完其國其誰不奮而協以從我夫然後議不賂秦議助韓魏攻秦無所施而不可縱有敗盟之國而有所恃則不敗者固多至於皆敗而比當日之亡亦已後矣蘇秦非有積忠於六國鼓口舌之能以成從約秦人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况信陵之賢乎嗟乎人才國之勢也不能用人以作衆之恃而徒曰攻秦無賂秦是則誠然矣其誰能然也哉

蓬窗續錄卷上

矣

淮陰侯取趙

王 璠

用兵之道入險難弗大勝則大敗險而能以實行之故不險嘗至井陘道憑弔淮陰所以取趙處何其險也及觀背水之陣則又險夫淮陰號知兵奈何出入萬死一生之險以微倖成功豈不亦不慎矣哉及詳制勝之由然後嘆淮陰用兵之神而知彼知己其行之險者皆實也兵莫神於奇莫速於劫莫秘於間三者皆用兵之所難而淮陰兼之尚於險乎何有井陘趙之所倚為一大險也不入井陘則無以探趙之咽喉當是時趙若以重兵阻關則井陘必不能入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以兵阻關也淮陰能料趙不能料左車子趙若聽左車

筆窗續錄卷上

矣

子之言必以重兵阻關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聽左車子也既入不速奪趙壁則井陘必不可久駐或曰淮陰背水之陣能得士卒之死力故趙可速勝其告諸將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也是皆不然人之智慮變於俄頃趙雖不聽左車子設左車子再三爭之安必不聽設趙之親信有是左車子之言者以其言再三爭於趙趙安必不聽淮陰雖善料恐料不及此况井陘之地既難於入尤難於出當日趙陳高阜望井陘若隧趙若堅壁不戰以輕兵出井陘後則淮陰之兵必亂背水之陣徒速之死耳是皆不測之險也淮陰安肯以三軍之命徒試之於一料哉淮陰固籌之定矣蓋先有間伺於趙

凡左車子之為趙謀趙之所以不聽左車子已無不得其情然後決意入之而無疑也既入而恐趙之不速戰也故為背水以餌之使趙人貪背水之利空壁而來然後千餘人得以間道人趙壁拔易其幟一鼓而趙可虜也大抵用兵之道無試險無爭利料險之可不十不入料利之可不十不貪凡此者趙失而淮陰得之故曰行之於險者皆實也後宋高祖伐南燕一踵淮陰取趙事料燕之智必不能守大峴既過喜形於色蓋喜己之得脫於險則知入大峴時未免有試心也其較淮陰之成功固已幸矣蜀之馬謖亦所稱知兵者街亭之役卒以死地取敗又孰謂死地可盡生

筆窗續錄卷上

矣

蜀漢戰守之形

王 璠

知戰而不知守不可以語將之智然欲守無可守之地雖智者無所施蘇子曰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知其無能爲蓋以西蜀之不可戰也夫孔明之取西蜀非遂棄荊州迨荊州已失孔明之猶足有爲者幸有西蜀在耳何者用兵之道戰與守不可偏用也而守固先於戰戰必於平原曠野戎馬四出之地而守非長關絕塞則無以拒敵人之長驅而自固其國北燕西秦可戰可守之地也洛陽汴泗可戰之地也西蜀之地則僅可以守荆襄不連西蜀亦僅可戰而不可守孔明之智豈不知劍門挾江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顧其意欲合荆

篷窗續錄卷上

辛

蜀爲戰守之計厥後荊州失利則孔明之所不料也假使當日者龐士元尙在孔明專任荊州以西蜀爲庭堂而荊州爲門戶則吳魏之強直可鞭筆使之矣若使不得西蜀則吳魏必且先手苟其地一先爲吳魏所據而孤守荊州之旅前後牽制亦坐而待困之道也雖欲偏安一隅其可得乎故蜀之繼世將無關張趙馬而昭烈之賢遠非後主所及姜維之才又遠不逮孔明然得綿國祚四十餘年守蜀之效然也大抵古之大有爲者莫不固可守之形以爲戰李密勸楊元感經城勿攻直入咸陽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元感亡柴孝和勸李密留翟讓擊東都自以兵入關中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密又亡

惟唐高祖則約詞謝密使東綴王世充之兵而徑搗長安用成帝王之業此一舉也直與漢之高祖爭烈矣司馬溫公乃謂項羽不能修德雖聽韓生之言留關中終亦必敗此自論其德耳不知韓生之所論者勢也使猶是漢高項羽之德而互易其東西之勢則鴻溝定約之後楚之天下何遽至於亡哉漢惟得可戰可守之地故興楚惟居可戰不可守之地故亡宋太祖入洛陽謂遷洛不已終當遷陝當時羣臣不能從宋祖之言百年後天下卒以多事孔明思關陝而不可得不得已思其次則其入蜀之意謂與漢唐兩高先後同揆可也故爲孔明之計者得荊州則爲漢高爲唐高失荊州則爲宋祖

篷窗續錄卷上

壬

後世之慮但荊州之失實天不祚漢而出於孔明之不幸非其始謀之果有未至也大凡英雄之謀人國也必策萬全而後已不爲萬全之策而貪利爭捷固不足得志於天下夫貪利爭捷者一時僥倖進取之計非立國久大之謀也蘇子之言或從事後成敗以爲之論天下事論成敗於事後則古人之失固多矣

申飭官箴檄

陳宏謀

朝廷設官原以為民官必愛民乃為盡職故府州縣官皆以知為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謂地方之事府州縣當無所不知也百姓稱官曰父母自稱曰子民謂民間苦樂府州縣當無不關切如一家也本院因部文內所載應興革事宜雖大端不外乎此而各省風土物宜不同奉行難以拘泥已就陝省情形條列利弊徧布曉諭一則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有所遵從一則使官司知民間之利弊有所措手惟是巡訪雖在臨時而籌畫端在平日官衙之內未嘗有一番講求下鄉之時必不能有一番措置徒然遊目四鄉究竟仍無實際本院每見

筵窗續錄卷上

圭

屬員常切切以此勸勉而屬員衆多接見時少亦難傾悉今酌定各條通飭各屬實力遵行

一曰存實心司牧之官先辦得一點不容己於斯民之心乃能隨時體察為民造福如興一利也惟恐不利於民惟恐利民不久更惟恐利少而害多除一弊也惟恐害之不去惟恐此時無害而將來有害更惟恐一害未去別害又生徹始徹終有一番籌畫防微杜漸有一番布置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果能如此於民有益即於己有累亦所不惜有此實心而才情不逮亦必隨其分量有所成就若無此實心視民間苦樂漠不關心雖有才智徒工粉飾爭趨巧便雖有良法亦不能行古云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又云處官事如家事皆實心之謂也每事止圖可以回覆上官不顧可對士民與否者皆不實心之故也願各屬每日之內常切提撕隨事檢點果能有此一點為民實心然後可以商量興利除弊之事

一曰堅操持功令森嚴耳目昭著稍知自愛亦自有所畏而不敢為然義利關頭未能看破苟得念慮難違掃除或踪跡詭秘而冀人之不覺或借端巧取而以為有說之辭如徵銀多捉短封收米捐勒尖收買穀則短價浮量借穀則平出尖入以及勒借鋪戶派累甲民私收禮物投拜門生或捐監有使費紳衿有交結喜慶令節暗受餽遺日用柴薪短發價值但有一事即思染指不

筵窗續錄卷上

圭

思養廉常俸之外絕少無碍之錢糧昏夜暗室之中焉有不知之財物即或一時購過而心中有慾割斷必不公平措置必多乖戾言動必不光明暗地必多怨咨事後難逃指摘究竟所得無多而同官掣肘書役穿鼻矜棍挾制家人招搖聲名一玷後悔無窮矣故必掃除慾念堅固操持然後可以正己可以正人可以与利可以除弊

一曰耐煩勞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即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偽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曰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故

人謂居官則可免煩勞不知正惟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看案而耐煩勞則原委透明審事而耐煩勞則虛實可辨立讞而耐煩勞則供看明切檢驗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後來案無疑竇鞫囚而耐煩勞則反覆研訊不事刑求真情可得批詞而耐煩勞則批斷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稟覆而耐煩勞則確切對鉅不致答非所問踴勘而耐煩勞則界址分明堂審更有把握僉票而耐煩勞則票內字句輕重名目多寡俱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無端之驚擾絕意外之株連耐煩勞以興利則利雖難而必可興耐煩勞以除害則害雖大而必可去固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四境受無窮之福澤卽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無窮之擾累者矣况事雖極煩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之效近見各屬明知事之可爲職之當爲而或畏其難或以爲迂或陽奉而陰違或始勤而終怠卽如日行案件亦有潦草塞責得過且過甚至上司公文並不全看頒發條款並未細閱偶遇叩問驚愕失措茫然不知皆坐不耐煩勞之病苟非充類至盡不能自祛痼習故以此爲諸君勗

一曰戒揣摩人有本心事有定理當時不免浮言事後豈無公論無如仕途惡習不講實在是非惟以私心摹

蓬窗續錄卷上

苦

擬卽如舉一人也不以其政蹟過人而以爲因某事爲上臺偏喜也不然則某人吹拂也劾一人也不以爲奉職無狀而以爲因某事觸上臺之忌也不然則某人中傷也豈上臺全無公是公非而祇有偏好偏惡耶全以私心揣測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揚之公泯勸戒之意不昭矣至於辦理案件一有私意揣摩必至是非混淆輕重倒置何以彰法紀而服人心况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計奔競鑽營無所不至其有關於吏治風俗人品心術殊非淺鮮所願各屬蒞民理事本心而推循理而行自守以正相勉以公論人則平心而察在己則自反而思母囿於積習母惑於浮言去一分揣摩卽擴充一分天良卽存一分公道爲自己展布事業爲地方維持風教卽爲朝廷推廣德意矣

蓬窗續錄卷上

苦

一曰禁擾累居官而有意擾民累民雖愚不至此但鄉民至愚地方甚廣奸胥猾吏地方奸徒情偽百出稍有舉動便可籍端擾累故無論官政煩苛卽良法美意而體察未到擾累不淺無論奉行錯謬卽遵奉力行而防閑未周亦足擾累如應速而遲則有守候之苦應遲而速則有逼迫之苦取結造冊需索生焉傳諭問話詐嚇生焉卽不耗費銀錢而廢時失業民已苦之卽不受刑坐罪而就驚受怕民已苦之本人之拘繫此擾累也無干之株連亦擾累也至於官衙借用物件雖云給還而

取送無非民力守候更爲失時况未必全還也買賣物件雖云給價而多寡不能相值遲早不能如期况未必給價也加以僉差出票展轉守催則酒食使費更在應付物件之外矣卽州縣因公下鄉巡歷鄉郵原以爲民倘或候迎送或事鋪設或備供應或供馬草或平道路均屬擾累卽或不須伺候不肯苛求亦宜不時檢點以防里甲指派或自己絲毫不擾而隨帶人役亦須防其暗地需索有一於此決不姑容總之州縣乃親民之官下鄉乃親民之時非立威之時止宜拜跪坐立之有禮不在儀從供帳之可觀雖無擾民累民之事須時存惟恐擾民累民之心周歷一鄉可使鄉民羣聚樂觀毋使

篷窗續錄卷上

老

鄉民愁苦相對必使民幸其復來不可使民憂其再至乃爲美舉

一曰絕回護官司治事原宜慎重於先乃不至翻覆於後但事理無窮物情變幻初時見聞或依於一偏或事多不暇致詳及至推行不去已知錯誤又難拘執故見惟有及早回頭據實改正庶幾理得心安更見虛懷遠識卽或有干例議而改過不吝事得其平上可以見上司下有以對士民所謂公可服人也無如官場陋習樂於見長不樂於見短喜順惡逆明知前此未妥或以愚民可以計誘勢迫或恃才長可以彌縫牽合安心不肯改悔抵口不肯認錯前此錯誤猶云無心之過後此回

護已成有心之惡小事回護必至釀成大案小過不改必至積爲大惡自己喪其本心地方受其實禍有時破百姓之身家性命供爲官者一時之遷就種種罪孽無不因回護而起况此習不改不止回護自己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則爲經手之上司回護羅案外無干之人解局中難解之結則爲承辦之同官回護以莫須有之裝點加平民不可解之冤累則更爲詐賊誣拿之書役回護方且恃爲周旋巧計一時目爲幹辦能員殊不知功令森嚴欺人適以欺己自作還宜自受明干國憲陰遭天譴往往而是善乎諸葛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做躄而得珠玉諸君當熟復此言增一分虛公之

篷窗續錄卷上

老

心卽少一分回護之念始而難終而易造禍在此造福亦在此矣

一曰息忿怒臨民之官平心靜氣猶恐下情難悉處置失當有一怒意堂上官之氣先不能平焉能平階下之不平再加一忿怒則偏向偏惡非刑逼辱何求不得雖有真冤實情申訴難入不但事失其平破家喪命皆不可知迨至事後氣平雖知民冤而獄獄已定悔亦無及若夫乘官怒而陰肆其毒激官怒而倒持其柄則又胥役慣技固惟恐官之不忿不怒也每見官司逞一時之怒小民抱終身之冤官亦造無邊之孽者矣世俗謂堂上一呼階下百諾似居官易於生怒又若可以怒者殊

不知惟居官獨不可怒雖遇可怒可忿之人尤不忘可
哀可矜之念呂氏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
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此
爲篤論惟時懲忿戒怒如水之止如衡之平能息一
分忿怒卽昭一分平允以此臨民庶幾無過

簾窗續錄卷上

夫

管城碩記

徐文靖

一易爲五經之源冠於卷首如以文言爲文王之言本
之梁武帝蓋穆姜筮往東宮在襄八九年之前是時
孔子猶未生而已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至貞固足
以幹事等語是也又如小人勿用乃大君命戒之辭
飲食宴樂乃敬饗不速之客於理爲優

一書以孔傳爲主蔡仲默書傳譌舛頗多如泗濱浮磬
舊皆云浮生土中據春秋左氏隱八年盟於浮來浮
蓋山名產此磬石又武成一書舊以篇中有武成二
字遂以名篇據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諸侯伐殷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樂記夫子語

簾窗續錄卷上

夫

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是武成謂大武之樂告
成于廟也故以名篇

一詩以小序爲準而朱子詆之太甚過矣余鄉陶忠憲
公安讀毛詩詩云古韻自諧何用叶序文有受未全
非考亭理趣明如日獨此時時與願違數語彙括殆
盡

一春秋三傳惟左氏身事夫子造勝親授劉子政別錄
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
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
授張蒼其源流遠有端緒者也若公羊高穀梁赤雖
受經於子夏傳聞之不如親見審矣

伊川易傳十卷按二程遺書張閔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易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纖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蓋程子之意以爲理數一源有理卽有數初不必岐而二之而朱子語錄曰聖人今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然夫子又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筌窗續錄卷上

全

理有理而數在其中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矣觀象繫辭之說可据窮理盡性之說獨不可据乎又按歸藏曰昔黃神將戰筮于巫咸世本曰巫咸作筮蓋黃帝臣也而庖犧畫卦佃漁取諸離神農氏作耒耜取諸益市取諸噬嗑斯時尙未有卜筮後世聖人乃以易爲卜筮之用耳謂易爲卜筮之書可乎書呂刑按經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闕實其罪言犯墨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輕赦之也罰之百鍰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

大辟亦許其贖免哉蔡傳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非也觀其言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又言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其兢兢以贖貨爲戒者豈反借以斂民財爲哉蔡傳又以爲夫子錄之蓋亦示戒則又非也夫子作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五刑之屬三千皆呂刑文也向使以穆王爲戒而又何引之以垂訓哉

詩序按馬端臨經籍考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

筌窗續錄卷上

全

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讀國風諸詩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見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

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爲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叙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

蓬窗續錄卷上

全

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摶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閱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

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楊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芣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錙錙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揚月出則

蓬窗續錄卷上

全

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蔣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昏淫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序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

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蓋知詩人
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
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
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難閑乎是以
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
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
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
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

蓬窗續錄卷上

金

綠溪語

靳榮藩

蘇武仗節人豔稱之漢書匈奴傳武帝使郭吉風告單
于單于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大初四年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此在武以前也始元四年
衛律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此與武同時
也然宣帝獨圖武於麒麟閣者武本名臣凜然有不可
奪之操又與李陵皆名家子武之節因李陵而愈顯耳
後漢書劉寵傳嘗出京師欲宿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
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又韓康傳桓帝
以安車徵之使者奉詔造康康解安車自乘柴車冒晨
先使者聘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
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
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康曰此自老子與之
亭長何罪寵康皆長者然康欲逃遁而寵方貴盛則寵
尤不可及也

蓬窗續錄卷上

金

後漢書蓋勳傳隴右刺史宋梟忠多寇叛謂涼州寡於
學術故屢致叛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
知義奏被詔書詰責又向栩傳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
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
賊自當消滅張讓譏栩不欲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為
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皆靈帝時事梟欲寫孝經
於寇亂之際栩欲讀孝經於軍旅之中其勢緩急不同

似巢止迂論而樹爲歆說故禍有輕重然樹之死自由
譏刺左右故來張讓之讒非因論兵而致然也且十常
侍正角之內主而反以內應誣樹蓋殺之以滅口耳
晉書苻堅載記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
之謂也按此理學粹語而符堅乃能有之晉人止解清
言反讓西秦多矣

南史羊定子傳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定子戲
勝以補宣城太守世多知之者而遼史耶律儼傳太安
六年召至內殿訪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
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
徵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官人

蓬窗續錄卷上

矣

之法未有奇於此者唐書董昌傳在越州民訟不視獄
但相與擲博其不勝者死聽訟之法未有奇於此者
唐書食貨志大曆元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
急不及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
二十通名爲青苗錢而崔渙傳兼稅地青苗使以錢給
百官此因青苗而歛於民者也宋史食貨志神宗用王
安石爲參知政事立爲新制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
而爲青苗矣韓琦言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
放錢取息又言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
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三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
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

苗取息過周禮一倍此因青苗而放於民者也然唐之
青苗當搶攘之日因權宜以佐軍興宋之青苗於無事
之時剝赤子以擾天下故論者不咎唐而咎宋

歐公五代史世多稱之唐書鮮稱之者以宋子京爲前
輩歐公不欲多改易之也然食貨志序云古之善治其
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量人之力而授
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
度之數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
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
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
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又曰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

蓬窗續錄卷上

矣

而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此雖
通論古今之事然時君能釋其言則王安石呂惠卿之
邪說無由進矣是能以史諫者也或謂唐書成於仁宗
嘉祐五年青苗行於神宗熙寧三年方爲史時豈能預
知新法之事况安石爲諫官歐公實薦之豈能預議之
於作史之日然朋黨論所以藏往若能鑒之則必無元
祐黨碑之禍食貨志序可以知來若能鑒之則必無熙
寧新法之禍吾故謂歐陽唐書其功與五代史等
宋史趙普傳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則論語二
十篇也又李沆傳沆爲相常讀論語曰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二人皆名相二事亦相類但不知所得於論

語孰多耳宋史夏竦傳趙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而明史張獻忠募得督師楊嗣昌首資白金三錢文弱子固讓竦十倍耶

宋史錢明逸傳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史邱民仰傳松山城破承疇降民仰死關門勁旅盡喪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尋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祭焉聞承疇降乃止承疇之壇與祠更榮於元孫之褒贈矣而邱禾嘉傳祖大壽於崇禎四年殺副將何可剛借諸將降以妻子在錦州偽逃還入錦州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於朝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亦所謂生歸而釋不問者與

蓬窗續錄卷上

宋

宋史王居安傳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做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明史熊文燦之撫賊又青出於藍矣

中說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此與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等語足相印證當朱子之先有文中子其人者烏得以莊列荀揚例之乎老子時能合乎易文中子時能合乎聖在學者善讀之耳

中說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此孟子之所謂頌詩論世者

淮南子非澹薄無以明德非甯靜無以致遠此語在武侯之前矣

史記為石奮立萬石君傳而宣帝時馮揚亦號萬石君見後漢馮勤傳

漢書終軍傳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曰為復傳傳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華陽國治城北十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人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而相如

蓬窗續錄卷上

宋

傳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至蜀後漢書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三事相類而丹事罕言之者

晉書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又劉疇字王喬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吹笳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二事相類人但豔稱瑣事耳

南史臨川王宏傳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按此與晉書宣帝

紀諸葛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巾幘婦人之飾事極相類仲達事世多知之者臨川王罕言之矣

北史魏長孫承業傳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五代史袁從簡傳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宋史韓世忠傳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又張瓊傳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此數事與蜀志刮骨去毒相似刮骨事人多知之鋸骨鑿骨括骨破骨罕言之矣

蓬窗續錄卷上

李

宋史孟宗政傳金人呼爲孟爺爺此事與岳武穆同而爲岳所掩

唐書郭子儀傳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十數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領之而已又崔琳傳羣從數十人自輿甯里謁大明宮冠蓋駟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故楊誠齋詩金印如斗床滿笏是指琳事而俚俗移琳事爲子儀且互易其子與婿之數矣北史李遷哲傳進爵安康郡公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此又在子儀以前者

明史曹鼐傳舉於鄉官太和縣典史復由典史舉於鄉

殿試第一歷官大學士人多知之而馮堅者洪武中由南豐典史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馮之遇更奇於曹也宋史吳柔勝傳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近人用遊泮字始此周書崔彥穆傳伏膺儒業俗以未列諸生者爲業儒始此漢書萬石君傳子慶爲齊相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定國父子公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號于公祠晉書荀勗傳爲安陽令安陽生爲立祠此生祠之始

蓬窗續錄卷上

李

尹太夫人八十序

內閣學士尹君楚珍改官禮曹

高宗純皇帝恩許歸養蓋太夫人年已七十四年



詔徵君至京師俾條論時政仍以太夫人年高

加給事中銜俾歸終養且

特賜摺匣許由驛奏事一時士大夫以為榮尹君瀕行

特過余邸云辛酉某月太夫人年八十乞余文為壽余

文曷足重太夫人顧余與尹君先德松林舍人為甲戌

同年同入詞館又同以樸拙甚相得尹君繼入詞館松

林又時使以所作詩賦就余商榷故朝紳之內知其家

蓬甯續錄卷下

事者莫若余使祝嘏之詞屬他人操筆不過推原母教

槩以九能故事稱太夫人賢而已不能得其實也即以

尹君謙直足以顯親揚名為太夫人慶亦未盡得其實

也然則太夫人居心行事卓然與古人爭光者非余縷

述世弗能知余固弗得辭也蓋尹君之初遭外艱也奉

太夫人歸故里服闋以後即擬請終養太夫人曰汝父

子世受

聖恩是不可不報以我老耶我固健以路遠耶我身自

往來亦三四月可到非必不能往返也尹君俛首不敢

答然終不治行李太夫人督促再三則踉出一簡曰服

官以來竊見外吏所為有不愜於私心者出而不言此

心耿耿終不安言則書生一隅之見未必悉當於世務

或轉為太夫人憂故甯不出也太夫人方據几坐索視

其稿振衣起立曰兒能上此即受禍吾無憾雖並我受

禍亦無憾兒行矣自今以往爾置我度外我亦置爾度

外均無不可矣尹君之毅然抗疏蓋由於此士大夫間

有竊惜尹君不為太夫人計者是烏知尹君又烏知太

夫人哉今太夫人耳目總明康強不衰上受格外之

恩榮下受南陔之孝養殆以閨壺之身而有士君子之

行以德邀福固其理耶抑嘗聞晉人之言曰廉頗藺相

如雖死千載下奕奕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奄奄如

泉下人然則人之壽與不壽不在年歲之脩短叔孫豹

所謂三不朽也太夫人之壽永矣豈復與尋常壽母較

蓬甯續錄卷下

年之大小哉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無建白平生恒內

愧尹君今為太夫人祝追憶舊聞又深愧於太夫人雖

不知太夫人視余何如或以此序據實成文差勝於泛

泛頌祝徒以期頤富貴相期者不棄其言為欣然進一

觴亦未可知也

壽文入集濫觴於明歸震川先生然實有關於人品

者非泛作諛詞亦可偶錄一二

滄歲

曹宗丞逸事

紀昀

曹慕堂宗丞甲戌同年也交最契慕堂卒時余適以校理祕籍在灤陽闕爲面訣意恒盡然既而讀石君所作墓誌辛楣所作神道碑慨想生平宛如對晤不勝山陽隣笛之悲惟是慕堂立身之本末二君言之雖詳其文均篤實無愧詞足信天下而傳後世然有一二逸事爲碑誌所未及者乾隆辛巳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清祕堂中與同事相嘆吃慕堂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何必爲悼惜如灼知其枉耶

蓬窗續錄卷下

三

則司院事者所司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乃邀衆同詣長院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褫職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名姓併列於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入九人皆先後致通顯無知緣慕堂得免者慕堂亦終身未自言也同年陳侍御裕齋年過四十未有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慕堂倡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裕齋夫婦相繼歿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然莫能爲力也慕堂又鳩率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當時論者或以慕堂爲多事慕堂恬不介懷嗟乎朋

友以異姓列五倫所貴乎濟緩急恤患難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時酒食徵逐聲氣攀援怡怡然親若兄弟及身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視其後人之陷危亦安貴此朋友耶慕堂此舉余時有所牽制未能赴約然心恒愧焉論者乃以已不能爲轉非慕堂之能爲抑亦慎矣慕堂天性恬淡超然於聲利之外似不甚預人事者又和平靜穆言訥訥如不出而此二事乃見義必爲如此賢者固不測哉余十六七歲入名場三十通籍仕宦四十餘年閱事非一閱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誼指不數數屈也人往風微慨然遠想因書以示受之侍御兄弟俾存諸家乘焉

蓬窗續錄卷下

四

跋誠齋先生易傳

錢大昕

宋寶謀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於淳熙戊申八月脫藁於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慨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亡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

蓬窗續錄卷下

五

跋渭南文集

錢大昕

今法有凌遲之刑蓋始於元明而不知其名之所自考宋史刑法志載真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然則宋初已有凌遲之名而當時未嘗用也後讀放翁奏狀有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仁之為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太平之福乃知此刑昉於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矣

蓬窗續錄卷下

六

與程秀才書

錢大昕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藁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旨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若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為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即已不覺而人告之亦怵然為戒即悔即改此不違復无祇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於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

篷窗續錄卷下

七

易於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祕由是而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己之必無過且患人之言其過辨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海舶三集序

劉大槐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為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况海水之所汨沒砂爾無垠天吳睽陽魚鼈撞衝入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檣折而夢寤為之不甯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漑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矣余不謂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

篷窗續錄卷下

八

蕩瀾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槐為之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劉大魁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口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儻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為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

蓬窗續錄卷下

九

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為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為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為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為顯官不足為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堯舜為不足為謂之悖天有能為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旌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為而余以為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

售而歸遂書之以為姬傳贈

蓬窗續錄卷下

十

正學論三

程晉芳

昔呂留良有私憾于黎洲注釋諸書力攻陸王之學而陸清獻為一代大儒亦過信陳清瀾之說附和呂氏於是海內士大夫以宗陽明為恥而四十年來並程朱之脈亦無有續者此則非愚意料所及也夫陽明之學本於象山其為流弊至使人自事其心束書不讀非其近禪之過乎然遂指陸王之學為禪則愚不敢也蓋天下事視所歸宿而已矣二氏之書不事君親絕遠人事為陸學者如何心隱李卓吾為人口實者固有其人而末流如蔡維立金正希黃石齋劉念臺諸人其清忠大節足以扶維八極而謂二氏之教有是乎然必欲合朱陸

篷窗續錄卷下

十一

為一而以為皆可學則又非也詩家有李杜而杜可學李不可學縹緲而蹈虛高明之極所謂學我者死也文有八家而歐曾可學三蘇不必學氣息罕和平故也學亦有正脈焉偏脈焉以陸王為洪水猛獸攻之不遺餘力是儒家惡習不可蹈也從而學之則過也宗程朱不攻陸王吾於潛庵湯子有取焉且非惟陸王不必攻即二氏亦無煩指駁也方唐之時視二氏與孔子等昌黎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而天下之耳目一新此其不朽之功也由宋以來諸賢釐剔黃冠緇流之弊盡矣今海內匪特無真儒亦且無真僧欲祛二氏非歐陽之本論不可也江泌徐孝克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孝子顏魯公

文文山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忠臣士甫學為儒先汲汲攻擊二氏亦近於習氣未化也然則守程朱之正脈自治於衾影幽暗之中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措諸事而正施之行而利余深有望於世之為學者焉而非已之所能及也

篷窗續錄卷下

十二

正論學五

程晉芳

有儒者有學人儒者讀書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內治其心外治其事學人旁搜博覽靡所不通而以經史為歸期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為一則為大儒世不多觀也

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楊文定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矣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墮道學習氣也若潛庵賓賓則昭昭乎與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顏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為賢於龔舍王烈耶

蓬窗續錄卷下

圭

三大儒之外有三學人焉曰處士顧亭林炎武黃黎洲宗羲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為最醇仕太平之時事

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于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為世世法然亭林生於明末目擊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說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礪確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寶其言而要之不可盡廢在審所用之而已黎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為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

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馬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於禪今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為曠世材而舉拂清言詆謀二氏究適依其門戶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賢哲不世出問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為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已有恥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躡等以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蓬窗續錄卷下

圭

周易知旨編序

程晉芳

晉芳非能注易者也學易而已學之既久於漢唐以來講貫有得者好之甚斯著之其不合者間有辨論亦記於篇積以歲月遂成卷軸將以自誨疇敢誨人獨念易經輔嗣之廓清又得康伯仲達纂續疏解宋賢輩出大義愈明我朝安溪講肄於前家綿莊剖晰於後凡諸乘承比應之拘牽陽位陰位之傳會與夫互卦卦氣卦變方圓先後圖位固已一舉而空之宜乎四聖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而三十年來學士大夫復倡漢學云易非數不明取輔嗣既掃之陳言一一研求南北同聲謂為復古使其天資學力果能上逮九家吾猶謂之不知易

篷窗續錄卷下

五

也况復好奇騁共志在爭名徒苦其心自墮於茫習之域不可歎耶且六十四卦象既備矣繫辭說卦所發揮數可知矣而學者必欲於所既有之外闡所本無曰不知數無以知來也噫諸子窮極漢學果克知來也耶京傳焦學而焦謂得其道以亡身程子謂邵子別是一種學問就令數學造極精微尙與周孔間隔數層而况聖人所不及知之旨後學轉知之斬勝於聖人毋人蹈至愚之誚乎愚之爲是編也蓋欲潛窺古聖作易之初謂人秉性以生性專而欲雜天秉理以運理正而數奇以多欲之人遇多奇之數其能有吉無凶免於悔吝乎賢人君子有可亨之道而值至困之時其何恃而不恐乎

夫是以寫憂患於文辭寄占驗於卜筮因筮以明義而全體大用不專在乎著卽數以知來而盡化窮神必根極乎理扶陽抑陰其大吉也屢險處困其大用也其所以該三極而彌六合者似奇而實平似遠而實近學者得其一節而行之修已治人恢乎裕矣晉芳雖能言之而檢束身心未能力行一二也安敢以爲教人之術乎

篷窗續錄卷下

未

尚書今文釋義序

程晉芳

二帝三王之道莫備於書自天文輿地職官樂律禮制刑罰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得其片言微義皆足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綿翼子孫於世世要其大旨不過二端知人安民而已非惇德允元則不能知人人不知則民無自而安而安民之要未有過於省刑薄稅者也余構味寡學何足以窺聖籍之淵深然幼時幸從篤古者游側聞緒說好集經書剖別其得失丁亥戊子間取伏書反復讀之意若有會取諸家注釋擇其尤者次第著於篇凡五載而第一稿成癸巳之夏從事四庫書所見書益多重加哀輯三年而第二稿

蓬窗續錄卷下

七

成又三年增刪改易第三稿成而余年已六十餘矣竊謂士君子治經之道必鉅細弗遺本末該貫而後其學成孔子之教人讀詩也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言性情之觸發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言著效之大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言其纖悉必貫也明乎此則豈獨學詩為然哉凡治經者視此矣孔傳雖晚出而得於周秦漢之舊聞者多數典辨物中者十之六七宋人取諸心得不免武斷之譏而於漢晉詁訓蔽塞叢結處亦頗爬梳一二均未可偏廢也矧說九族者不明五服之定制論五刑者不知肉刑之非古其有關於世道尤大余之為是編也豈敢自謂跨軼前賢然

平心審擇二千年來講說之善者遐採旁搜遺漏者罕矣其言之謬誤足熒聽聞者亦屢焉凡為書四十卷錄而藏之其耑釋二十八篇者伏之與梅去若霄壤在今日已為定論學者固宜分別觀之正無俟調言詮釋也

蓬窗續錄卷下

六

與家綿莊書

程晉芳

足下所著彖爻求是說初讀之似平淡猶人耳及取古賢所著諸易說相質證然後知茲書之精深窈奧不惟突過古人並前此尊著易說二種亦無能及夫說易者莫患乎好奇惟好奇故篤信圖象欲於方圓奇耦諸圖探索其奧以冀推測而知來不知四聖人本無是學也易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理統乎數而數不能越乎理雖極變化而皆有常道以馭之故文言釋坤之初六特舉臣弑君子弑父為言蓋變異之事於斯為極天地幾為之晦昧矣而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一若理悖乎先而數乃應之則舍此而外更孰有數

篷窗續錄卷下

九

先理後者乎天道無心而成化一切理數第扼其大端小有罅漏要無虧於全體故有冬無冰而夏雨霜者矣亦陰陽之乖錯使然而無害理之常行者使執此以驗天心鮮不墮芒芻之域矣而篤信術數者猶曰聖人必前知學易故也不知聖人之前知以理不以數千載以下由吾道則治不由吾道則亂治亂之遲速久暫亦視其理逆順多寡之所積故孔子告子張以所因所損益皆極平正之理使孔子而知繼周者必秦繼秦者必漢則聖人之體段精神轉局促矣或者又疑卜筮之法出於易雖三錢響卜六壬奇門苟精其術靡不響應易之旁推而不窮也如是夫江湖河海之支流有時散而為

洛池溝澮矣循洛池溝澮指而目之曰是江湖河海之支流則可也苟以洛池溝澮為即江即湖即河即海其可哉焦贛謂京房得其道以亡身知其信數不信理也嚴君平為人演卜語必根於忠孝知理之足以統數也邵子皇極之書先儒且謂其別是一種學問他可知矣故愚於足下說易之書深信不疑以視王輔嗣廓清之功謂有過之無不及也

篷窗續錄卷下

十

與家緇莊書三

程晉芳

一月來人事草草獲奉六月十日手書恍如熱熱者之就冰水心夷而目明信乎足下之能發我也由宋以來尊程朱者雖一言一唾亦以為是有故焉不可議也躋之曾閔之班猶苦有憾蓋直以為孔孟矣從而議其後者則又矜已之能抗不相下凡程朱所卓卓可師者視為瓦礫土苴而以為無用來書衡量輕重若權石之相程洵乎躋矣然愚所謂程朱不可輕議者非以其解經論學為無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純其制行也嚴其措諸事也明而有倫因是以身為百世師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貴而可從雖其解經論學或合或

篷窗續錄卷下

圭

離欲不以道統歸之而誰歸乎陸王之學雖近於禪而卒歸於聖賢之域非如釋氏之忘親背本而安於無用也故愚以為其終異者其始必不同釋氏之治其心與諸儒所以治其心者其迹異其始安得從同也顏李之學主於切實指近於日用事物之間如眉之着目而於存誠盡性之旨亦直截無糾蔓信可以補程朱所不及愚所疑者其自視太高視程朱太卑若已之說行而程朱之說可以盡廢斯則近於好爭取勝而忘先儒功力之大矣非謂程朱無一可議而顏李卒無可取也顧愚學殖膚淺於中庸大學之道曾未歷其藩而竊竊然好議論前人非足下力諍其過則且為愚為惑矢口勝說

而不知止足下沈潛於內聖外王之學於程朱所以離合於孔孟之故與陸王顏李之優劣必能一一條辨愚自揣學不及是不敢遽請稍俟異日問業於左右庶幾祛其妄而警其樛昧焉幸甚

篷窗續錄卷下

圭

與陸孝廉書

程晉芳

昨於覃溪學士座中談及易學學士盛稱足下於易最深而持論以爲易非象數不可徒以理解者皆妄也於漢上朱氏瞿唐來氏恒有取焉余聞之而皇然內思使先生之言果是則晉芳數十年學易之功誤投門逕矣然學問以明辨爲功朋友講習非導訣可了事敢以一二管見質之左右夫易之用寄於卜筮而其貫三才而成六位以通古今事物之變非卜筮所能盡也孔子願終身學易豈日從事於卜筮乎文王周公釋象釋爻其辭尚簡至文言繫辭說卦反覆詳盡矣其教人持身處世至確切矣而其所論象數具在簡編使如後世之圖

篷窗續錄卷下

五

象果足以闡易之蘊者聖人何不作爲一二以教人而僅天一地二參天兩地數條而止乎且足下謂宋以來之圖書果卽上古河洛之圖書乎來氏之易絜絜繩繩果卽羲文周孔之道蘊乎夫由漢以迄唐飛伏世應卦氣卦變互體之說由溺於卜筮而誤也由宋以來方圓先後天黑白陰陽反對相生之圖由趨於象數而晦也六十四卦以外無象奇耦上下六位以外無數若夫通微闡幽自一至於無窮天下之事不可以布策灼龜而悉得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君子之於易亦用以自治其身心達於事物之變而已矣昔京房得焦贛之學卒以亡身邵子之於數遠矣而宋賢尚謂其別是一

種學問觀其天津杜鵑之微驗似屬前知然被髮以祭執玉高卑昔賢固同此見不過察氣候以察微非藉卜筮也非究象數也且如邵子所謂元會運世十二萬年而一轉者其言足信乎士生三代以降文學不及游夏而欲極數知來上追羲文之睿智不亦勞而鮮獲乎與其千搜萬索卒不得其指要而徒斲精神曷若匡居玩索研究乎輔嗣仲穎程朱以降諸書因理以明象數吉凶悔吝之故識所從來於何歸宿爲不倍大義之正旨也晉芳樛昧鮮學豈復好爲爭辨獨念易學在今日經數大儒講明之後而倡漢學者取已闕之叢棘甯真身於中好圖學者又用心無所可用之地使四聖人之道

篷窗續錄卷下

五

明而復悔豈不大可懼乎先生其勿爲詭隨進而教之

與周青載書

程晉芳

承憲碑刻數種真十朋之益來指云北嶽題名年月事蹟視正史頗有參差今錄辛楣學士跋尾奉上也亦可補朱萬諸公所未及第學士據碑駁史鄙見猶未然也從來嗜金石者謂據此足以輔正舊史夫舊史必須補正者人物之臧否政治之得失官階之進退皆事理之大若夫年月日時小有訛異此其關於事者淺以資考訂稱博雅則可矣謂之有裨於史將無一邱一垤欲以增泰華之高乎新唐書方鎮表易定始屬成德後隸義武節度使無所謂易定節度者豈其私稱固若是乎若證之於史則不宜有此且唐制節度兼數州郡不得專有

蓬窗續錄卷下

五

二州是年五月克用拔無極新城盧龍將李全忠敗還幽州襲其主帥李可舉可舉自焚全忠自為留後並無幽州請就和斷事而常山屬成德節度使克用拔二城即歸無問罪常山事金史百官志亦無都官員外郎大金國志雖載金初官無定制然以京朝官知外縣事唯宋制有之金則未見凡此皆鄙意所未安也金石文字自歐趙以來嗜好無異議而愚謂近今有二弊焉一則深巖邃谷求索者多人惡其勞則潛刻削之漢唐古蹟口就淪湮為可惜也一則謬摹舊刻突出新碑以待好者求焉凡事久則弊生殆勢所必至要之金石固不可廢必取其大者如前所云以資考訂可也諸家正史及

通鑑通典歷朝會要諸書博採旁搜所取非一如以小
小事類棄正史而信碑碣則非余所敢出足下裁而教
之何如

蓬窗續錄卷下

五

讀關雎

程晉芳

以關雎爲刺譏吾無所容辨矣惟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由漢迄北宋多用是說夫太妃既爲元妃奚必求窈窕之賢若欲讓居己右者雖甚盛德不必若是之拂情且諸侯一娶九女以后妃之賢勝從皆宜淑善足以仗助中宮而乃以偕行者爲不足以匹君子舍此而他求不已過乎原其說之久存不過以后妃不妬爲可風耳夫俗情誠行誠不妬甚難士之稍稍自立者卽能廣引同類無媚嫉心若大賢則奚止於是女子亦然后妃所以宣陰教贊聖治者非常情所能窺而徒以不妬爲首稱何見之小也子朱子疑之躋矣從匡衡之說蓋衡學齊詩而毛傳固未嘗立異也然朱子指爲宮人所作則亦未見其然竊意當時婚姻之始和氣翔洽樂官作爲是詩奏之合巹而酌之時遂世世用之房中勿替蓋方景運初開文事口盛摹寫思慕之忱曲盡而不傷於雅七月東山諸詩皆從此而仿不必以言之親切而謂非宮人不能作也吾友戴東原深於經論是詩與余合故詳辨之逸齋補傳則謂是詩畢公所作似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

篷窗續錄卷下

七

讀後漢書書後

程晉芳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於東京論者謂明章尙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致飾儒術飾淺行以干大用者接踵而起匡張孔馬輩歷事元成遂拱手而授人以家國然而草野之間講習傳授自若也莽之篡也拒聘不仕以死者史不絕書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拜老臨雍憲言饋食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假令取鑿前車謂文儒適足以悞國講搏擊鈎摘之法崇黃老申韓之術東京之士習果有以優於西京乎噫由漢武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椽人地遷用事清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人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或且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稗及其積之既久眞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於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釀而成有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後有識者當不謂斯言河漢也

篷窗續錄卷下

天

唐律疏義跋

程晉芳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今之儒者述三代以後
令辟動輒曰漢文帝唐太宗不亦陋乎然文帝慙德猶
小唐太宗之失行則非士君子所忍道矣要其措天下
於治安歷祚三百年之久則以親見隋氏之驚刻而力
矯之於刑律一秉經術得甯寬毋濫之旨蓋自秦迄隋
殘人以逞法務刻深至唐而一變宋元兩代率遵唐制
讀義疏一書與刑統賦質證可以知之矣余求其書二
十年不可得最後始於四庫館見之讀之月餘而後知
天心之祚唐非無故也若其刊刻次第及卷軸之多寡
則小長盧朱氏言之悉矣

篷窗續錄卷下

无

地理考原跋

程晉芳

江西熊君心奉著地理考原一卷首言楊廖二公九星
陰陽及九星九變次破形家之誤次言水歸東海次言
乾坤退居次言三合五行次言金生水次言六上次言
二土長生次言土旺次言五運六氣次言支瓏淺深次
言文曲破軍凡十三則古者族葬多在西北蓋北方高
燥土厚水深不煩遠擇也堪輿之說蓋以東南地下多
水而風臨之蟬蟻生焉為人子者必欲以親體而求富
貴罪之大者矣而詳視水蟻以安其親則固不可已也
故論風水當以朱子為斷而葬法則郭景純之壘經如
經書之有學庸是一切書頭腦觀熊君所言不倍於景
純而又有以發明之可謂正則矣近有偽流創三元之
說謂壘不可久視三元而遞遷可也嗚呼親膚既掩非
蟻非水而以禍福之故輕為改易有不遭陰譴者乎創
為此說者其人既不長死而舉世猶奉其言如圭璧焉
富貴重而仁孝輕可慨也夫

篷窗續錄卷下

三

論孫覲專祠摺子

陳明光

竊惟各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所以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粹即亦忠節昭彰名實相符始馨俎豆詎容僉王之士濫膺斯選臣前年忝貳禮臣初入容臺檢閱文冊見儀制司咨覆江蘇巡撫咨陽湖縣宋名臣孫覲奉祀生事臣與尚書汪守和等俱訝孫覲本非端人正士何以得稱為名臣何以得與承襲奉祀當時因奉祀生孫畢唐本係旁支權充今已病故應以其嫡子孫原之嫡子熊飛接充臣部以與本部奏定章程不符應不准行所有孫畢唐遺缺應由該撫查明嫡長子孫承襲繪具詳細宗圖冊結

篷窗續錄卷下

三

咨辦臣等因俟江蘇咨覆後再行核議具奏臣旋奉命出在浙江學政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淳安縣詳宋臣方應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縣詳宋太學生徐應鑣闔門殉節應予奉祀生事臣覆核方應辰宋時名儒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固當准予接充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尚未列入學政全書亦復可與接充若宋孫覲則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本無其名臣又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於孫覲鴻慶居士集條下詳著其劾李綱附和議黃潛善汪伯彥引之使掌誥命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生平出處至不足

道趙與時賓退錄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之謬覲所為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可得者亦足為文士之炯戒是則

謨訓所垂嚴於斧鉞如覲品行豈可復予祠祀以與名儒名臣並列現在未知江蘇咨覆已達部否如其未達臣愚伏懇

皇上特降諭旨黜其專祠永不承襲奉祀如其已達亦懇敕交禮臣咨覆江蘇撫臣更正前誤庶俾文士知所

篷窗續錄卷下

三

炯戒其於風俗人心似有關係

重刻居官寡過錄序

陳用光

昔魏弱翁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奏請施行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余嘗惜弱翁所奏二十三事孟堅未詳載其文欲博采他志傳稽其歲月以究其設施之迹而未暇也夫位高者務大體職近者察庶物天下之治由州縣始州縣之難為也不履迹以求憲雖有愛民之實心不足以自效漢之去古近矣其所行之故事不必其同於三代也今之去漢遠矣其所當行之故事又不必其同於漢也其所謂故事者因革損益之大端也吾以為今之為州縣者且置因革損益為後圖而先

蓬窗續錄卷下

三

勉其誠求于民之用心其心而不誠求也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不知所去利在而不知所循邊問乎其他其心而能誠求矣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即知所去利在而即知所循而遂可以徐及乎其他蓋別於大端之故事而又有所謂常行之故事焉君子之勤民宜以是為兢兢也山右胡格臣衍虞著居官寡過錄一書其所言皆州縣常行之吏事也其所采之言皆前明及本

朝有守土之責者之條教蓋自制府中丞以至州縣司李及未仕者之論著條舉伴繫皆冠以格臣所自為之說約而賅切近而當於情事雖今日州縣皆可旦夕奉

之以為誠求之道余從仙遊明府劉肖庵功傑所得之亟勸其梓行以公諸世肖庵湖南人也為仙遊有政聲余先友袁易齋先生嘗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禮部主事嘗著圖民錄一書亦深言誠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嘗梓藏其書今舉以贈肖庵乃言及格臣是書夫寡過者所以誠求之階也能寡過而後能誠求勤民之君子其有取於余言也已

蓬窗續錄卷下

三

鄧箕山墓表

陳用光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達旦不輟既舉于鄉遊蔡文恭公學幕及隨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既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己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為當自志有不為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謁選得四川之碁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在位毆志聰仆死實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

蓬窗續錄卷下

三

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周宇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魯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魯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遂以為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宋志聰讞為不實者重慶守王采珍舉待質中三人屬先生曰死志聰者于此求之先生既訊得實拘在位至在位亦具服讞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鞠此獄者謂君相已度死獄中第當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鞠獄者適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魯可也先

蓬窗隨錄 續錄卷下

生日檢尸前後傷異處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為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律居距宇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家其鄰人皆知之何出棄之崖下乎文移再上比先生旋碁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民譚學海為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為不疑也比至郡迺稱冤檄先生往治之得鄧理瑤殷立二偷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迺得釋郡守胡承鑒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人以某為操切今周秉魯獄尚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己先生治碁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日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

蓬窗續錄卷下

三

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寮持之以惑大府非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為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憚言弗受遂至聽瑛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為患于鄉者控罷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為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饑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既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尚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率眾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

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二人從至縣十三人請由
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聞而亟稱
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洵陽時畢中
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尙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
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因五
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屺編披箠篁民恃以
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乏困民皆應
役如趨私事既平他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
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
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
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再護

篷窗續錄卷下

三

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綿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
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
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傳
安羅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卒享年八十有
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楹亭文集十六卷其他主端
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
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
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傳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至
興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茲
皆不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
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

朝得

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
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傳安
所爲行狀以爲先生真不愧西漢經生循吏之目願請
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于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
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篷窗續錄卷下

三

武虛谷家傳

陳用光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懷慶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山產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耳欲為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與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為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擒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搥其脛而數之曰此

篷窗續錄卷下

三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之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

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

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巡撫欲君與某弁和

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

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

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為謀捐復阿文

成公在朝堂抗聲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

顧乃以虛辭陷疆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

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

氣年十二即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

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君父官

中外三十年無僮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

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間壅

以沙石覆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僂僕而入不廢吟嘯嘗

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滿

讀自若君身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攜弟

樞南歸方盛夏多雨過泥滿輒手助推挽足重爾不以

為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

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能

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買息置義田以瘞遺影在京師

篷窗續錄卷下

四

某顯官為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孳孳

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為同遊

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

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郊縣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

安陽令趙君希璜與君同受業於笥河先生者乃延君

至署訂金石文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

九日君遂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追

特召之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

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笥記金石三跋授堂

金石續跋假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錄譜授

堂詩文若干卷

書許所望

陳用光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為詩而通兵法喜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既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為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眾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占魁楊四王書子某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

蓬窗續錄卷下

聖

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人為隊長率八百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既往定之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偽為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為許所望來耶時楊眾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眾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國綱萬人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於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眾亦潰沙占魁等竄至永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槍上埠土曰賊

至二百步發令眾伏地勿動曰槍發乘烟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屠倖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巡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槍法又攜之至浙依屠儀徵也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之人人呼之為張鐵槍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汛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清劉公為余言河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眾心未必合若俟官兵集始擊之糧不足餉軍而賊志既定攻之難破吾既以語撫軍遂率

蓬窗續錄卷下

聖

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賊不折一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賊未起時官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犷犷也其習俗界於苗與民之間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魚肉之迺怨而叛去淑浦嚴如煜卒招降之與共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為記其事始末甚悉嚴劉之功皆為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兩辭盧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效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張永祥今浮家於揚州余適因吳清夫徵君賢湘所記所望事而剛潤論著之如此以語世之好奇者且附著張鐵槍云

道齊正軌序

錢儀吉

古今有異治乎無有也吏猶是也民猶是也條教號令猶是也上之所以願得於下下之所以願奉於上大抵務安靜而知尊親古今無以異也迺後世之治常不古若者何也催科不擾獄訟不留隆文教士讀法屬民善矣然而弱者泣隅強者捍綱猶往往不絕者何也則曰是養之教之之法未備也然或令焉不行行焉不效或稍效而不能以久且大者又何也中道疑且退則已耳誠有志焉必將仰睇古人良法美意其行而必效效而久且大者安在思其不合以求其合庶幾有利而無弊或多利而少弊也乎顧其事散在史冊未有薈萃成書

篷窗續錄卷下

墨

者高安朱文端公嘗撰歷代循吏傳取人過嚴又刪改史文事或不具觀者惜之此吾友鄒子鍾泉所以舉然望古奮筆有述也取馬班以來諸正史及季平王氏遠平邵氏抑之錢氏橫雲王氏諸別籍錄循良二百七十餘人其文悉仍舊史不易一字其事間有不可為法者則削之而著其所以削之之故其利濟之尤大者與設施之尤精密者為之論發明其用意附於本篇蓋欲明示天下後世士大夫有志於古者得是編慎思篤行神而明之取之各足用之不窮以大濟吾民而古治可復也則信乎古今無異治也雖然自周漢至于明遠矣其法制變革風俗推移豈能一一比而同之乎姑以郡縣

之政言之秦漢之始置郡也皆有兵至唐猶因之大縣亦開有焉中開晉以去郡兵而致寇亂于令升所謂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者也後代鑒而復之然而矯枉過正外重內輕至於五代藩鎮之禍極矣故宋藝祖不得不改法而文武異治以至於今也則治軍異井田封建之世田皆在官國如其家雖加於什一猶不遽為桀也漢以後取民之制屢變於是條目分併公私改易之際有從其名不知異其實者有失其名更置其實者有強齊其名而尤大遠其實者其輕重之不可強同也固也而其假手於有司者在唐宋時猶有公使倚閣諸名苟事有便宜雖專之可也故朱子戊申封事

篷窗續錄卷下

墨

謂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九分以上住催版曹亦置不問君民兩足公私俱便自會懷用事始除此法於是毫分銖兩必以登足為限蓋宋南渡後始然矣迄於元明地大物博國用愈煩遂因而弗革則用財異若夫異端曲學俗學利祿之塗眾而士失其為士之則游民未作淫奇街鬻之徒縣而民失其為民之常故道多歧足以沮吾教之事有非之不敢非者矣利相質足以奪吾養之力有去之不能去者矣則士民之待治亦異至於氣習之剛柔事勢之利害適時易地判然殊絕者尤不可悉數乃前後二千年間攷其治迹又終無有不同者何也在易中孚信及豚魚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無它躬率之而已矣鄒子覽其迹探其本故特揭孔子德禮之訓以名其書德者成於已而後及於物者也禮者一日不可去身者也誠有是二者施之必恕勞之必信雖法制風俗之不同大抵居後代者稍難於前為獨行者尤難於眾要於吾心之神明足以周於物吾身之行事足以服於人亦終無能沮之奪之者故文武同心何治軍之異凡察察之離合視此矣公私一體何用財之異凡舉措之廢興準此矣絕旁騫之塗轍敬敷人倫正學興而士皆有用矣簡不急之簿書專心民事農政勸而民莫不親矣顯導而默移一倡而百和至于教養之政成而德禮之風上下成俗大道之行刑措之盛

蓬窗續錄卷下

吳

亦無以加茲而必起於有司之躬率是故得人尤難大學平天下必歸本於一个臣之進賢退不肖其以此也夫此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治之本意而千古不易之正軌也故俗醫常藥不足起瘡癩曲木散材不足營室居誠欲復古之治如是編所列其人也則必取法焉鄒子表而出之其忠於事上而亟於惠民者意在斯乎鄒子官河南有年士民多誦其治迹今方晝夜河壩從拳莖之役况瘁甚矣猶時念此書之成而屬予序之以為有能用此而及於其民不必吾為之猶在己也於虐其可感也夫其尤足重也夫

吳仁齋六十序

錢儀吉

予客廣州故總督盧敏肅公屬予修鹽法志竣將告歸公固止之曰昔儀徵公築學海堂課士于此也士多學古治經者久而無以勸進之恐中怠幸子之來其為我強留必為粵士益予乃止退惟所學謫陋無以稱公意乃與學長林吳會諸君謀為專經課士法已又思粵故多志節恬退之士其有懷道講學讀程朱書衡門自樂而不出者乎哉得一二二人焉有司者尊禮之為國人矜式亦足以興道厲俗矣盧公曰然子為我物色之久之而誠君乃告予以仁齋吳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幼讀書即喜聞前賢善行未弱冠從伍鑑渚勞我野講易有得

蓬窗續錄卷下

吳

己而窮治諸經積論說三四十卷儀徵公之至也獻其所著書嘗一至廣州尋還所居鶴山授徒大雁山下邨舍中窮且老矣盧公聞之大喜曰子必為我致之幸甚是冬公下英德使聘先生為講師明年先生來始相見也辱先生以予為可語出所撰四庫全書提要跋語一首常篋藏不輕示人者文近萬言略謂我朝二百年來名臣先正若睢州平湖孝感安谿高安江陰諸公遺書具在皆聖賢為師仁義為歸道揆法守不敢踰越獨四庫館大臣司事者曾不念講道迪德之任風行草偃之速其所攷辨多毀斥宋儒微文巧詆詞氣輕薄近年以來學術士習已陰為推移甚可懼也且覈其援引文字

又多疏舛條列而駁正之如陳清濁之於姚江者蓋先生信道篤雖窮士而有世道之憂如此英德書院故縣人所爲例自求師雖總督命不易盧公曰然則奈何則命廣州守爲先生謀先生不可曰是貨之也盧公歎曰禮正人良不易於是先生窮益甚或絕炊與其長子文起曰噉土藜數枚讀書不輟盧公猶數問先生狀俄公卒予亦去粵予蓋甚愧先生然不必愧也不若是不足以見先生及來大梁得文起書歲丙申先生年六十矣欲得予文爲其親壽文起從予游治禮經甚精密亦能固窮者爰述予所見聞于先生者以畀文起屆日其借若弟若子請先生老友鄧粹如胡道鄉輩及曾君坐一

篷窗續錄卷下

畢

室中無錢治酒饌卽淪水熟土藜以進乃出予文誦之先生之前先生必戰然笑曰是知我也已

仁齋父子啖土藜讀書至旬日之久予所親見者嘗往訪之貌充愉如常欲稍扶助之竟不敢言而退曾勉士曰觀仁齋道德氣象天必佑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予則謂是能全其天者也其養生也不可謂不厚彼酣養於富貴者直自戕耳勉士甚憐予言此序作於丙申之秋昨與鏡堂中丞論士先氣節因及仁齋之賢而以序質諸中丞茲錄一本寄四弟翼日過中丞所署按察步君在焉中丞迎謂予吳生得佳序可以不朽矣此亦應酬常語耳顧按察乃曰星湖

前輩在粵心許者其人老歲貢吳氏岳名鶴山人因道其言行蹤迹舉序中所言甚悉予乃竊歎中丞樂道人善有如此也卽記之以語吾弟且告子方子密兄弟少年聞人嘉言善行當謹識心胷間存而勿忘久乃與善化獲益無窮若聞人言某也才而巧某事得財利世俗多忻羨者亟掩耳走勿終聽舜蹠之分如是而已

篷窗續錄卷下

吳

賈誼論

劉 開

君子不得志於當時或見知於異世異哉以賈生之才當時不能盡其用而後人亦莫白其志夫生以弱冠之年負命世之畧其規畫深切利弊近則救時遠可復古雖聖賢處此無以易其計使其不死文帝必終用之而漢治庶幾比隆前古史稱誼之所陳帝以次施行則帝之於生雖不即用為公卿未始不聽其言矣其不盡行其言者以其早卒也夫早卒生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漢用生一言而七國之變終不能越梁而害漢生之謀且見效於數十年後矣使生不能盡其才者天為之也生之遇漢文也初為博士遷為中大夫者有年謫為長

蓬窗續錄卷下

哭

沙王傳者又踰四年既還為梁王傳者又有年時見天下制度不立匈奴侵邊乃發憤而陳為治安之策彼自以恩遇最深受知已久故不辭痛切陳之雖出以太息流涕而不為過安得謂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耶且蘇氏亦知賈生之死為梁王死耶非因漢文之不能用而死耶梁王勝墜馬斃生自傷哭泣宜也毒恨不食歲餘竟以悲死則情之過於厚也觀過可知仁矣夫過於仁不失為君子而况為其主乎為主死而義不忍獨生誼之死誠未可以厚議也而子瞻乃以為不用而死豈不誣哉方生謫長沙後文帝思之既召還見於宣室前席而聽其論自以為不及乃用為梁王太傅夫梁王帝之

愛子也少而好學故令誼為傅不親信之而能若是乎生既在梁而朝廷數問以得失不思用其策而待之如此乎親之信之且思用其策矣何何不遇而自殘之有且夫有志於利國者必不急於謀身有高世之識者必無營祿之念以王者之佐而猶以功名得失之見度之何淺之乎論生也至稱生之才志而貶其識量亦不能得其實夫生之量固未見其為小而識亦未見其不足也昔者絳侯讒生矣及絳侯繫獄生上言遇大臣宜有禮以此諷上量小者固如是乎夫識既足以洞今古明禮制防未然之患致累世之安而猶以為不足何也吾意蘇氏所謂不足者不知深交大臣以圖進用而遂其

蓬窗續錄卷下

辛

志也夫必深交大臣而後可以得志此固賈生所不願為也以此論生之識則誠乎其不足也且蘇氏嘗善司馬光矣光事有不便軼獨立異同夫光為道義之臣與絳灌不同日論矣已尚不欲強合而謂生為之乎當生過湘水為文以弔屈原蓋自恨遇讒而不得行其道也非介懷於失職也若以當時之縈紆鬱悶為生病然則屈原之放逐又何以怨乎世徒見蘇氏有不善處窮之言遂謂生之天絕田於遷謫不用雖名臣如孫文定亦謂生爵長沙為少不更事是皆誣漢書不詳之過也夫所貴乎論人者為能平心以察實也考之不詳知之不審而輕於立議是徒逞一己之意見而使前賢蒙垢

於異世也夫蘇氏其失之偶者也近時士君子論古大抵類此焉已矣古之人有所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千載者難盡以望之後人矣賈生之志尙不能見白况其他乎然則爲古人者不亦難乎子瞻之論生其意固有在也彼謂生不愛其身而已數被斥逐九死無恙爲能善處困也彼且以爲量優於生也嗚乎三代而下果有優於生者其人哉

筆窗續錄卷下

至

荀卿論

劉開

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吾師惜抱先生辨之以爲秦壞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並未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篤矣然子瞻豈不知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文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荆公之學雖不及荀子然其所本者王道所稱者禮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荆公欲與三代之治而執拗不通終以僨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爲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新法之立託於先王其意本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黨章惇等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

筆窗續錄卷下

至

害民流毒海內此雖羣小之罪未始非荆公爲之階也故因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事之適相類者也荆公廢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爲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意氣以孤行已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壞此固荆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又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遠至此也嗚乎是亦可謂垂涕泣而言之矣子瞻論古之文多借諷時事如始皇論及此篇是也彼言法宜平易以戒人主之果殺此則隱指執政亂國而推原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賢以斥其誣爲是非之公言之也

余所論者原子瞻之心而畧其辭兼時事之實言之也

篷窗續錄卷下

垂

樵者傳

劉開

秀來子行至山中陵絕澗抵崇崖徑迫狹不可舒步見樵者擔薪自嶺而下履其徑如平地焉因謂之曰子之行山性之乎習之乎樵者曰吾習之也非性之也雖然吾生於山游於山食於山舍此無業焉夫何得不安之若性乎方來子以其言之有契於心也且謂其健於步也嗟歎而去既出谷口已近夷塗見向之擔薪者休於道左訝之曰子非所謂健於步者乎何強於山而弱於塗也樵者笑曰此乃吾之所謂強也吾家於山麓每旦必入山析薪距山十里有市焉吾日鬻薪以易粟歸故吾之勇於行也非故急也所以速吾獲也吾之稍休於

篷窗續錄卷下

垂

塗也非云倦也所以寬吾力也吾旦夕往還者數非暫息不足以勝吾之勞吾所求者在山故常蓄其力以專用之山而不使疲於途焉故吾所得之薪較多於他人而身不覺其困是故山無盡材而吾常有餘力吾竊笑夫世之游山者之惑也疲於行速於至竭終日之勞以急於觀覽及至其地而力已耗竭不能遍探其勝盡歷其奇彼之所觀者山也而乃至疲精道路是非敝其力於無用耶抑亦欲速之念害其先耶且使游山者皆安行而緩至及登陟之時乃始奮其勇往雖不能如吾之履若平地安若性生其得於游者必多也何至盈而往竭而返耶方來子聞之若不懌也曰是非徒健於步者

也非徒言之有契於心也是其於道也殆有合耶天下之如游山者衆矣欲人之不惑不亦難乎夫身有專務人無全力欲急則反緩此得則彼失古之人所以勝於今者無他不爲無益以害有益是之謂善用其力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竭也君子之養鋒蓄銳其於精神意氣用其方新不用其既盛而况於垂竭乎然則樵者之言未嘗無裨於爲學用世非但可爲游者警也樵者姓周氏失其名

蓬窗續錄卷下

五

潛真子傳

劉開

潛真子居於楚境隱於九曲之山離俗自晦三年不出應客其友鏡虛先生造而慰焉曰蓋聞賢者之處世也不比物以求合不絕物以自異不枉道以希榮不懷道以自逸在易有之由豫大有得是故君子以道濟天下而天下賴以和樂在書有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是故君子不以一身爲安而以萬姓爲安在詩有之訂謨定命是故君子出則君享其成言則民獲其福在傳有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故君子立功以崇名崇名以顯親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往而不可再者機也是故君子乘時以行道因機以成事故能美

蓬窗續錄卷下

六

繼往古聲施來茲今子獨逃空寂而樂幽遐不求利人無志用世意者非古之道乎潛真子曰非此之謂也夫人之才各有所能性各有所近故雲起於山風起於谷鳥樂於天而魚樂於淵彼此各適其性也安見天之是而淵之非耶安見鳥之優而魚之劣耶安見飛者之巧而躍者之拙耶夫唯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不世之業故伊尹創基於亳太公鷹揚於周唯有所挾以趨事會而後能有所忍以就功名故百里飯牛而秦得以興子胥乞食而吳得以霸故古之欲有所爲者莫不深觀世變而自計之審也夫巢由之不事堯舜自度其智不能過夫稷契也四皓之不事漢自度其才不能勝於良平

蕭曹也無其德而居其位謂之尸祿無其能而任其事謂之貪功尸祿者無效貪功者無成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無其德也夫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無其能也夫故吾之逃於空寂也非敢以辭榮也自知其身而已吾之樂夫幽遐也非敢以鳴高也自量其力而已天下之能自量者鮮矣可以信諸已而不必卜於天者身也可以信於人而不敢決於己者力也匹夫能立功於當世者必其才之不可終抑而天又若有相之者故古之君子不苟於富貴與俗浮沉以取榮名於天下遭逢適會其時而其心必有深慕篤好非此不可者故後之君子不虛得富貴今吾以迂拙之質負踈野之性處於卑下

蓬窗續錄卷下

奎

乃其宜也安於貧賤亦其分也且獨不見夫燕雀之學鴻鵠乎奮飛而前出乎林表為回風所迫欲上不可欲下不能其為眾鳥笑也必矣是故知命者不惑量能者鮮辱審時者可動吾自審久矣不欲妄以動也曰然則吾子將何以自樂也曰吾何為其不樂也吾且而起晝而讀夜而思何在非樂之時耶吾耕而食汲而飲非所謂樂其業耶沉潛乎詩書之府優游乎道德之林非所謂樂其天耶麋鹿之與居猿鶴之與友非所謂樂其羣耶吾雖不能道濟天下而猶可為政於一家吾雖不能措萬姓之安而猶可盡羣物之變吾雖不能出而圖君民之責而猶能靜以會陰陽之全吾雖不能因機以乘

時而猶可循分以安素南山有木風折其枝斧而薪之可以濟炊中田有蔬採自雨後烹而羞之可以佐酒歲時伏騰則炮羔燔豚集故舊招友生相與痛飲嬉言以為樂主賓無常少長以禮日之云夕歡猶未已既宴且酣乃輸其誠告彼父老勉而農人努力耕桑以答昇平戒爾悍民勗爾小子母即於邪以干國紀敦農勸織勉善飭惡以美風俗以化鄉里是亦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以報國也奚必有位云爾哉莊周不云乎君子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夫居上而敬子幸能勉之矣居下不為害我其行之若夫無其德而思其位無其能而求其事世或有之非吾之所敢知也鏡虛先生改

蓬窗續錄卷下

奎

容而起敬曰善夫吾子之志非親承其教不能知也子之離俗自晦非絕物以自異非懷道以自逸乃時而後隱者也唯茲九曲非山之深乃人之靈朝斯夕斯唯君子之宮請誌斯言以佩德馨

北魏主壽論

毛應觀

魏太平眞君七年誅沙門毀佛書佛像詔有司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綏宣詔書使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佛像藏之越五年中常侍宗愛弒其君壽而立南安王余世之議者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綱目亦嘗評之而余謂乃殺司徒崔浩之過何也魏主之被弒以追悼太子晃之卒而宗愛懼誅故弒之也太子晃何以卒以宗愛構仇尼道盛之罪而魏主斬道盛並坐東宮官屬因憂而卒也假使崔浩不殺宗愛之讒構或難遽入即使讒構生而崔浩必能預知其險暴以祛君心之惑而使魏主不信其讒夫宗愛之讒不行道盛不斬東宮之屬不坐太子何憂而卒太子不死則魏主無所悼傷而宗愛不懼何以遽生弒君之心是魏主之弒非毀佛之報實殺賢臣崔浩之報也况當佛之方毀惟太子晃崇信之而多所曲護焉佛若有靈晃宜不死何因憂而卒反在魏主先也吁楚王英好佛最先而卒致殺身梁主衍信佛最篤而終得慘禍何世俗之多迷而不悟耶

蓬窗續錄卷下

禿

王旦論

毛應觀

吾儒以身許國首戒一貪贖貨無厭適足喪身一行不謹亦足敗節宋王旦當眞宗初年受不世之知竭誠殫慮以忠於上兵息民安令行政舉稱賢相焉似不負吾儒所學矣乃至大中祥符元年天書見於承天門羣臣皆再拜賀而旦且跪進天書以授帝繼詔議封禪又以旦兼封禪大禮使厥後得天書於泰山作玉清昭應宮二年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四月丁謂上封禪祥瑞圖而旦亦黽勉附會以從之四年奉天書以祀汾陰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而旦實兼大禮使五年作會靈觀王欽若丁謂五鬼交通縱跡詭秘專

蓬窗續錄卷下

卒

以道教祥瑞蠱惑君心而旦自謂業已同之而不能去十月延恩殿說夢玉帝而旦亦再拜稱賀十一月即以旦兼玉清昭應宮使作景靈宮六年又獻天書於朝元殿得芝草三萬七千本七年奉天書謁老子於太清宮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號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而旦又總大禮使噫上天不可侮小民不可欺乃野鵬山鹿並見奏書秋早春雷率皆稱賀當時君臣一何悖戾若是耶欽若丁謂逢君固位鄙夫固無足論已若且者讀聖賢書登進士第入學士選身居首輔與五鬼附和同聲抑何頹之厚哉亦樽酒美味育以累之耳甚矣貪之害大也假使眞宗賂以美珠且卽封還之力言

天書之不可真宗固素畏且安知不格其非心引君當道何使悖謬一至於此乎願不出此而受賂緘口俯首聽命何耶嗟乎天書之見孫奭疏凡三上語數千言會靈觀使王會固辭不受惟知有義之二人者至今凜凜猶有大臣風以且對此能無愧與迨及疾篤始悔前非屬其家人削髮披緇以斂晚矣綱目於其卒也書曰太尉玉清昭應宮使所以深醜之也而論者有謂瑕不掩圭持論亦過怨矣

蓬窗續錄卷下

空

丐孝子傳

毛應觀

庚寅歲余家居有丐叩門乞食余令家人出與之食家人入而告予曰門外有小車內坐老嫗一男一女約五六歲侍立其旁車中嫗是其老母丐者獨力肩引之以乞食余曰此孝子也令再與錢數百因呼內人與二孫曰汝等可出一觀焉繼內人與二孫入徐語余曰問其母係榮河人八十有五有脚疾伊子六十其媳亡一男一女其孫也方與之錢丐與其子俱跪謝畢丐者起遲二子從旁夾扶之丐者和顏悅色奉錢奉食於其母粗者稍分以給子嫗語人曰余老而疾累吾兒一至於此而丐者辭氣愈婉孝敬藹然於是隣里婦女聚觀各

蓬窗續錄卷下

空

出錢餅爭饋之余聞此不覺淚下曰此真孝子也欲問其姓名贈以銀兩衣服而丐已輦母他去矣噫昔元初分人品爲十等曰儒曰丐彼欲以丐抑儒也豈知丐中固有儒者乎夫儒之本維孝丐而孝丐而儒者也儒而不孝儒不如丐矣且世之所以重儒者謂其異乎丐也而孰知其行事有甚於丐者乎丐不如儒以其丐也而有不可丐之丐者又丐者所不屑爲矣何也丐而出於孝不得已而丐者也挽車勞也跪奉敬也悅色和也婉辭誠也二子扶持型也爭饋以食感也稍分於子慈也養志之道其盡於此乎一丐也而顛沛造次不離乎仁如此故不妨丐也亦不必自諱其丐也以此爲丐始可以

丐矣苟爲不然不丐之丐丐而不可令人知則眞丐矣則眞有愧於丐且不如丐矣丐可泛以丐論哉吾甚惜天下之多丐也吾更惜天下之不盡如此丐也天下苟盡如此丐則天下無丐矣天下無丐則天下皆儒而天下卽平於此一丐矣作丐孝子傳

蓬窗續錄卷下

奎

循吏傳論

鄒鳴鶴

論曰大史公紀循吏首孫叔敖傳中如秋冬勸山採春夏勸水採因民利而使以時如復郢市教高柵純任自然近效遠法而先書其立政之本曰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詳繹導字緩字義蘊正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後世矜尙才智集事而不免生事卽才智有本而資以匡時者可以起積久之痼濟一世之變而究不足垂萬古之極極者中也正也惟中正故百世可由者也史遷以叔敖冠循吏殆爲百世示之極其憂深其旨微哉

蓬窗續錄卷下

奎

如猛三代上絕無以猛言治者自左氏託之子產而救時賢佐政尙嚴明如武侯之治蜀景畧之治秦猶爲善法子產者也乃至申韓商李下逮羅鉗吉綱之徒視民如仇誅殺無算皆曰政莫如猛吾爲子產之所爲也嗚呼一字之誣乃至開千古酷吏之端如此其烈哉夫平天下之道首重在寬尙書屢言之不得已而用嚴乃以濟寬之過寬固平嚴亦爲平也子產之治刑書以處族大寵多之世欲使人人畏犯法知尙善其用嚴也正其所以爲惠人也猛則殘民以逞如淵獺之敲魚然如叢鷲之毆雀然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曾是人之母而肯出此哉雖然猛非道嚴亦非常道史遷編循吏以子產

列道德齊禮之孫叔敖後傳中悲記治效終之日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明其德澤之深如此而無一字及其作用殆惟恐後世法其嚴而不知用嚴之心也仰孔子惠人意也而豈知左氏反以為猛哉余故特表之以為子產辨誣以為後世解惑

論曰史記書公儀休相魯事如卻魚拔葵出婦燔機事近瑣而防過峻似不近人情者之所為而百官自正能使食祿者不與民爭利何哉蓋利在民者必曲體民情以利之利在己者則必先自絕情使嗜欲之萌窒澄清之本立而百爾之窺伺我則效我者乃不期正而自無不正後世中材以上孰不知以廉率屬而本源未澈間

蓬窗續錄卷下

奎

隙偶留適令窺伺我則效我者投我閒而抵我隙始則細行不謹繼則貪日熾而民且不堪皆此嗜魚食茹好布之類為之緣也大學末章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為上者防微杜漸必自不察雞豚不畜牛羊始公儀休深得此旨不近情而大順民情庶幾不以利為利而利民利國者哉

論曰政莫大於教養而教養之先後則視其地與時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化蠻夷而進之以齊魯教其先務哉雖然教亦多術矣高選蜀生詣京師受業術以倡之也成都修學招弟子而除更縣術以聚之也便坐受事

出行與俱使吏民見而榮之術以誘且進之也知倡之矣而不知所以聚知聚之矣而不知所以誘且進教其能成哉而近世言教者畧觀文藝索瘢求疵乃曰是邦無人才也否則以一二士習尚佻達乃曰大都不率教也嗚呼毋乃重誣我後久而於文翁倡之聚之誘且進之之術茫乎未有聞哉班氏大書曰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今天下郡國皆有學校官逾二千年矣文翁功在後世而瞽宗之祀缺如可慨矣哉

論曰循良吏首重惟德次惟才德量有深淺才量有大小非可一言竟也次公之治班氏首稱曰明敏內察又

蓬窗續錄卷下

奎

曰足知善御眾故於迎勞屬吏道旁攬肉事及區處墜者識事聰明吏驚為神之屬詳哉言之其才固絕類超羣也然俗尚嚴酷而獨用寬和法去泰甚而務在成就全安一切持平不尚律令蓋此公本有德之士而習術兼人凡所設施莫不造其顛而詣其微人見以為才且見以為才之大實則以德為之內主而才量更逾於德量故不覺彌綸周浹若此也後世以粥粥無能為德試之繁劇動多踟躕乃曰吾非尚才吏也徒德實不足以治也抑知天下無無才之德亦無無德之才無才之德用之不足以治無德之才用之不足以治而大足以害治其亦取次公傳而三復之哉

論曰余三復漢書朱仲卿傳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仲卿官桐鄉畜夫職最卑施必不廣而其病且死也屬之子必葬我桐鄉以爲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桐鄉民果然其爲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若蒼龜然若符節然何哉仲卿不以民視民而以子孫視其民民自不以畜夫視仲卿而以祖父視仲卿仲卿之施於民見於史者不過存聞耆老孤寡遇之有恩寥寥一二端耳而其心民之心則保抱之扶持之時其饑寒而衣食之時其急難而拯救之凡祖父所欲施於子孫而不能必逮於子孫者仲卿之力有未及仲卿之心度無不盡民之心仲卿之心也一如子孫有求於祖父而不能

蓬窗續錄卷下

宅

必得於祖父而斷無不至誠至感於其祖父者人情之自然通於天理天理之當然推爲王道故曰王道之行易易也而或者以是爲沽名釣譽嗟乎士大夫不自盡其名譽之實而動以卓然立名譽者爲虛彼卽不知有王道矣豈不知有人情哉天理哉

論曰惟至誠惟能動物惟先聲能奪人觀於龔少卿治渤海事猶信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至不能禽治亂亦甚矣少卿奉宣帝命單車獨行至郡下令遣還兵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迺爲盜賊盜賊果棄兵弩持鉏鉤卽時解散論者皆驚其治之速效之奇抑知皆其積誠先入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

故耶設易他守處盜竄惟恃單車獨行遣兵逐吏如少卿事卽不爲盜禽盜益滋蔓耳少卿之諫昌邑王賀引經義陳禍福至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誠矣迨昌邑嗣位諫爭愈力誓以死徇後雖髡爲城旦其誠益昭然衆著於普天之下矣渤海亦猶郡也盜賊亦猶人也少卿未至其先聲已徧播於渤海之人之耳其至誠已深入乎渤海之人心而况單車獨行遣兵逐吏坦然出肺腑相示一如涕泣膝行時之悉本至誠哉近世治盜賊者緩則以刑急則以兵有謂此輩亦可以至誠動先聲奪也鮮不笑其迂疑其無效曷不取少卿治渤海事一再思之耶然溯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耶

蓬窗續錄卷下

亥

論曰近世長吏以養民爲心者鮮矣卽以養民爲心而泛泛焉行之亟亟焉圖之不能相天時度地利用人和舉尙書六府三事周官大司徒之職以眞精神融貫其間而遂謂能盡養之之事窮養之之效哉若班史之紀召翁卿乃眞能養民者矣養民而民不知所以養故始之以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所以先之勞之也先勞盡矣而民仍不知所以養故繼之以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提閘數十處溝瀆與提閘功相濟也而常至相恃有溝瀆無提閘則洩提閘於所不當提閘則壅洩與壅各宜其宜因地因時因人乃悉宜之必深明水性而後實獲水利此眞養民之大經濟哉雖然經濟宏矣與其利而

不防其害無益也翁卿乃爲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水多均之少水少均之多水近遠則均以引近至遠水高下則均以引高就下爭尺寸爭杯勺並爭刻畧約束之使無爭庶幾無弊而利眞興矣雖然開其源而不節其流仍無益也民富則易奢靡民富則好遊敖翁卿乃制爲嫁娶送終之禮務出儉約而斥罷其不勸田作者利用厚生先以正德三事所以維六府也大司徒所屬諸職大都言養而統之以掌邦教教正爲養計也翁卿其眞能養民者哉雖然羣有司鳩之聚之而一人耗之奢侈者久必培克吾爲小民慮矣翁卿之奏請上林宮館勿復繕治供張減過太半爲天子崇節儉正爲百姓足

蓬窗續錄卷下

亥

財用計慮至深遠也雖然百物產於地而實生於天順時則生氣遂遠時則生氣竭冬生葱韭菜茹爲物雖微太官種此不時物民間必有效尤者悉行奏罷生氣遂矣百物昌矣以飭化責之人以則壤責之地而以調燮權之天翁卿精神融貫如是眞窮盡養民之事之效者哉元始四年詔書祀鄉土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應而九江以召父應文翁之教千古教民之法也召父之養千古養民之法也盛矣哉

論曰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詩曰宜民宜人宜可不辨之早擇之精哉一事一物有宜萬事萬物各有宜得宜則益固益損亦可益不得宜則損固損

益亦爲損而所謂宜者在處事與物者之心而實卽在事與物之中事其事物其物而宜出焉宜又何容遠求哉桂陽樂交州俗不知禮則衛颯爲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宜之彰明較著者也含漚瀕陽曲江三邑爲桂陽最遠地山溪民不輸租而千里傳役一吏出徭及數姓民苦傳役之擾而官尙以不輸租爲民病不宜甚矣颯乃鑿山開道列亭傳置郵驛役省勞息流民漸集願輸租賦國有租賦之益而民猶以得免傳役爲大幸宜莫甚矣而亭傳郵驛乃含漚等邑應爲之事太守特事其事耳未陽鐵石利也他郡民招徠亡命聚會私鑄利之害也棄鐵石而封禁之是棄利矣惟利鐵石而任其

蓬窗續錄卷下

半

會害將滋矣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鐵石之利日增而董之官司約束亡命乃有利而無害此其宜非卽在事事物物中哉范史稱之曰理恤民事居官如家莫不合於物宜夫居家與居官一理宜於家無不宜於民者宜果何容遠求哉

論曰任延凡守五郡會稽九真武威潁川河內也潁川河內之治傳不載會稽俗尙文延之祠祀季札慰勉孝子聘禮董子儀嚴子陵龍邱萇諸高士因俗之文而以文治也武威地近邊俗尙武延之選集武略士據要害力禦寇虜因俗之武而以武治也世之號儒吏者以明禮愛土相高而鋤強擊暴力有未遑其以鋤強擊暴爲

能者則反以明禮愛士爲迂闊其亦昧於因俗制宜之道哉雖然因俗之治順而易革俗之治逆而難九真俗尙射獵不知牛耕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開廣百姓充給九真無嫁娶禮法夫婦自耦父子異姓延乃下令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配以年齒貧無聘禮者省奉祿資助同時相娶至二千餘人九真民始知父子夫婦之禮遂至風雨順節蠻夷慕義保塞偵候戍卒一切止罷嗟乎貧者使之知養情者使之力田蠢而亂者使之明倫理憫其舊染而一新之司牧者之責始盡也而治效所推乃至陰陽和化育贊異類歸誠有是感必有是應也世乃小視郡邑吏而郡邑吏亦規

篷窗續錄卷下

五

模自狹何哉抑余又有感焉延守武威時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自以其骨鯁成性也而延不敢奉詔以上下雷同非陛下福對臣固知敬君矣君其先能知臣恤臣哉而其誅豪右之田紺破紺少子尙黨與數百人威行境內絕無制之阻之者漢代郡守本有兵屬且得以郡自專事權歸一故治無不效效無不大且速如是知人安可不先論世哉

論曰治河之書大備於明之潘季馴

本朝之朱靳張嵇諸名臣其大要有三曰審天時盡地勢策人力而由地上行者順而納之地中則盡地勢尤爲三者之至要善乎王景之修汴渠也以商度地勢爲

大綱其條目曰鑿山阜破砥績山阜砥績土石之沮水者也鑿破之而沮者通又曰直截溝澗澗旁水之洩水者也直截之而洩者聚聚之驟且盛則爲衝要景乃防遏之而衝要平聚之久且長則不能無壅積景乃疏決之而壅積去而其變通神明者則尤在更相洄注之法蓋河水盛則必旁溢旁溢甚則下游必緩而滯景之法以十里立一水門旁溢之水由水門聚而出分流十里盛者必衰衰者必緩復由水門聚而入入則復盛盛則復溢仍由水門聚而出出入盛衰以地制水以我定地乃歷千里而無溢無滯實不外商度地勢一語盡之也潘季馴之治漕河相地建設開壩啟閉巡環以之洩

篷窗續錄卷下

五

漲卽以之刷濁與十里洄注之法相仿奏效亦速余始以爲變通神明殆由天授詳繹王景傳乃知季馴之能治河季馴之能師古也季馴之能師古而不泥古也是故善治河者不可不善讀書

論曰王渙爲兗州刺史史稱其繩正部郡風威大行而實績不詳其令溫縣則曰以方略討擊姦猾悉誅之境內清夷令洛陽則曰曲盡情詐壓塞羣疑發姦擿伏京師歎爲神算迹其所爲大抵以緝暴折獄爲治夫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也而渙之病卒也男女老壯致奠酸以千數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其感人之深如此豈政刑之效反勝於德禮耶抑史所傳

皆政刑巖迹而德禮則書闕有問耶夫上之施於民也
有德禮政刑之分下之受於上也惟知生我者父母而
已無德禮政刑之分並不知有德禮政刑之名温邑多
姦猾積為人患渙患民之患而以擊討除其患温邑民
生矣洛陽本都邑多冤嫌久訟史稱為歷政所不斷法
理所難平不斷者渙必欲斷之難平者渙必欲平之曰
曲盡曰歷塞曰發擿皆其不忍人之心所旁皇周浹布
獲彌綸正用之反用之參互錯綜用之務期於訟獄衰
息民慶更生而後止其政刑也本之德禮也其政刑也
卽其德禮也民亦知生我者王渙而已何知有德禮政
刑之異耶民苦饑寒則以養為生民苦蠢愚則以教為

蓬窗續錄卷下

書

生民苦盜賊獄訟則以緝暴折獄為生相其所急而急
治之而急生之循良之道盡矣是故學循良者無務虛
名而重實濟無浮慕古風而力救時弊

論曰循績之效可以格天神可以信豚魚一理貫之而
已獨至東漢孟嘗傳上虞應雨合浦還珠二事有可疑
者上虞孝婦某以冤死罪在太守何與民事郡中連旱
禱請無獲是上虞民受官虐又遭天禍脫非孟嘗戮訟
者謝冤魂饑饉將無已時帝德好生其理安在合浦不
產穀而海出珠寶天所以生此合浦民也太守貪穢珠
徙民困貧者至餓死於道因太守之罪而罪及小民迨
孟嘗革易前弊去珠復還民已餓死多矣天理之不可

解者也既而思之天之欲生此上虞合浦民者理之常
也因冤氣而致旱因貪穢而徙珠者數之偶也天不忍
終禍此上虞合浦民而假手孟嘗拯救之者數之偶終
歸於理之常也數萬而理一數屢易而理不易古之君
子盡已以治民修德以格天一率其理之常而數不能
違數且受轉移焉孟嘗其信理以合天者哉夫一太守
構冤獄行穢政而一郡被其禍一太守平冤獄革穢政
而一郡蒙其福以禍若彼以福若此官與民真息息相
通守土者可不懼哉擇守土者可不懼哉

蓬窗續錄卷下

書

論曰民生本安也民氣本靜也擾之而安者不安靜者
不靜雖然有官擾有民擾擾由於民而官無以治之使
安且靜焉有官如無官然民不自擾而官以治之者擾
之有官反不如無官官之是非得失甚非可以一言蔽
也會稽山水清越民俗愿樸有白首不入城市者民不
自擾可知乃官吏煩苛非法遂至發求至夜不絕狗吠
竟夕民不自擾而官擾之矣劉寵之守會稽也史不詳
其治迹惟於煩苛日簡除非法日禁察以此心之不擾
還民俗之不擾而已他何事焉而其去郡之日諸父老
從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奉送依依然如慕如訴不
曰太守利若何興弊若何除惟曰下車以來狗不夜吠
民不見吏而已不曰民何以不見吏狗何以不夜吠惟
曰他守發求至夜不絕狗吠竟夕太息於他守之多擾

而欣幸於今守之不擾而已他何頌焉夫他守之發求至夜不絕他守方以爲力役之征正供之取治民不得不爾也治民而適以擾民他守豈始念及此雖然處不擾之地莅不擾之民乃至民以爲煩苛非法而猶斷斷然自以爲治民不得不爾他守之心何心耶漢詔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明治效而鄭重於安靜之吏惴惴無華其有鑒於斯也夫其有鑒於斯也夫

論曰仇鑒一蒲亭長耳勸人生業至果菜爲限鷄豕有數其剽輕少年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教養之事備矣而於不孝子陳元事親詣其家勉以孝行譬以禍福使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鷄

蓬窗續錄卷下

妻

鷄哺所生一誠之感人如此雖然感人以誠不在一時一事之言教而在平日之積誠尤在本身之至誠設仇覽平日之誠不積本身之誠不至不過一亭長親詣人家勉孝行譬禍福即使深厚愷切惻惻動人遂能化不孝子爲孝子哉遂能起鄉邑之歌諺成期年之大化哉史稱仇覽雖在晏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其內行之誠如此其至是以正色責符融林宗聞而下拜朋友化其誠矣王渙服其德化歎爲鸞鳳上官化其誠矣誠之彌綸周浹如此不孝子亦人類耳蒲亭鄉亦人居耳有不肌膚浹之而寤寐服之者耶是故誠無

不動人盡知之然必內之外之始之終之無不誠無不至而後無不動求之於一時一事有應有不應而曰誠亦有不動者豈理也哉

論曰掾屬之有長官勢也分也而有上下之義焉有上下扶持之情焉三代以還澆薄成風勢在則長官勢去則路人矣分定則尊之畏之如雷霆分易則棄之置之如弁髦矣逆旅中遇主人未嘗不揖讓周旋歡然相見一出戶而姓氏輒忘以余所見大抵然也苟或不然則畏故主之責備塞旁觀之清議文貌如舊實意全漓而謂能冒不韙蹈險阻視長官之急如己之急耶若童恢者爲司徒楊賜掾屬值賜被劾當免不謀於人不計其

蓬窗續錄卷下

妻

害獨身至關爭之賜乃得理嗟乎賜豈止童恢一掾屬哉賜任司徒而諸掾屬奔走恐後賜去司徒而諸掾屬投刺悉去彼直以爲勢應耳分應耳恬然不以爲怪也恢則曰獨忘上下之義哉獨忘上下扶持之情哉情與義其勢分所閒者而忍不急長官之急如己之急哉夫五倫之道以情與義爲權衡漢代公孤及刺史郡守皆自辟掾屬故有舉主府主之稱義猶君臣情則朋友盡倫者所當急講也而世俗習焉不察弁紀載亦罕言其理余故於恢他政不具論論力援楊賜事以爲後世事長官者法

良吏傳論

鄒鳴鶴

論曰晉承三國擾攘後尚清談重門第經術中絕吏治不講人才去漢世遠甚魯之刺并荆青三州守安南天水廣平三郡所至著名跡而天水稱最蓋其地鄰後漢時武侯圖中原屢伐天水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為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夷夏慕德其治績卓卓方之兩漢循良殆有過焉而尤難在忠於曹爽一事爽輔政時芝屢進讜言弗納爽將誅時芝率眾斬關赴難進謀仍弗納迨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其純忠大節行誼誠有大過人者夫有過人之治績者不必有過人之行誼而必行誼過人其治績乃由

蓬窗續錄卷下

七

中而可大可久此蓋根諸性情本諸學問風會不得而移之時代豈得而限之哉武帝稱芝清忠履正羊叔子以車騎將軍讓芝奏曰曾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晉代乃有斯人斯人殆足為晉代重宜其褒然為良吏首哉論曰胡威嗣父質均以清忠著稱威入朝武帝以卿孰與父清問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恐人知則直修恐人不知則近名其差等有判然者余以為威能為是言且能以是言告其主必非有意近名者世當衰晚堂廉闊絕人情變幻以一清為之的則風聲樹而莠言不興疑似消而張弛有準恐人不知正欲人人知吾清效吾清勿謂吾清大有益於吾君

吾國吾政吾民也我輩矯矯錚錚大抵迫於時世亦惟求其清之本於中耳清之要於久耳不然宋趙清獻公一琴一鶴

本朝陸清獻公舟載紡具湯文正公嘗語僚屬曰吾飲吳中一杯水耳其標格都覺不凡豈以為名也哉考威弟罷子奕位皆顯達晉陽秋曰罷與奕並以潔行垂名殆三世四人共矢一清者其本於中何如其要於久何如表正則影端以此驗之僚屬且然驗之天下且然而况父之於子祖之於孫兄之於弟近在門庭者耶嗚乎是可以風矣

蓬窗續錄卷下

七

論曰吳隱之以清操著晉世史不載他政而守晉陵則紀其妻自負薪刺廣州則紀其食菜及乾魚為廷尉中丞左衛將軍則紀其冬月無被披絮澣衣甚至並日充食酌水明心嫁女無辦則牽犬賣之妻齋沈香一斤則投之水詳哉言之不覺意之重而詞之複余始不得其解迨細繹良吏傳序曰晉代政刑私謂賄賂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其風俗卑汗甚矣隱之獨清於皆濁獨醒於皆醉其心殆欲盡矯一世之所為甯使不近人情必求其充類至盡而後足以厲俗而易俗也史家深鑒其衷稱述惟恐不備摩繪惟恐不盡固欲使後世仕宦者人貴自立即處卑汗如晉世獨醒獨清自可出汗泥而不染非惟不染且可離羣絕類

一清澈底至此又以見宇宙清明之氣亘古常新每獨
鍾於一二人之身碩果存而天心自見也然則處濁世
而以多自解以同自慰動謂錮習已成無從振拔者其
有愧隱之何如而處盛世而自甘庸下直以仕宦爲妻
妾宮室窮乏地者不更有愧於隱之耶隱之眞清其名
更出胡威諸人上晉史以爲良吏後勁有以哉
治生吞鴉片烟用生甘草三錢胆礬三錢研末淨蜜四
兩開水燉化和藥抱置懷中盤膝坐擡開口灌服再
向胸前抹之吐淨卽活三日內忌茶水或用南瓜脂
漿灌之

救服砒砒又名信畏羊血冷水綠豆服砒未久者用雞

蓬窗續錄卷下

末

蛋二十個打入碗中攪勻入明礬末三錢徐徐灌下
吐則再灌以吐盡爲止如服砒已久不能吐者急用
黑鉛一塊約重四兩用井水於石上磨出黑汁隨磨
隨灌候吐盡砒毒方無後患

救服鹽滷夏月南瓜藤盛時肥梗剪斷有脂漿流出收
蝨瓶內隨時可以救此患或以雞蛋二十個攪散入
生大黃末五錢攪勻徐徐灌下能利瀉卽愈或用肥
皂搗極爛清水調灌一吐卽愈或用生豆腐漿灌吐
自安
救服鉛紛用麻油調蜂蜜如餵糖與食卽解或用沙糖
調水服或搗蘿蔔汁飲之亦愈

救服巴豆巴豆畏大黃黃連涼水用綠豆濃煎湯令服
卽愈忌熱湯

飲滴汁者血凝而死急取賣豆腐家所磨豆漿灌之瀉
得豆漿則凝漿爲腐而不凝血

治被毆後傷風祕方荆芥黃蠟魚鱉三味魚鱉炒黃色
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時
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内不得食雞肉

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唐初所鑄俗讀爲開元通
寶以爲元宗錢誤燒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
末自結爲圈周束折處

跌打損傷用天麻五錢防風五錢白附子一兩白芷一

蓬窗續錄卷下

末

兩南星三錢共研末酒調敷並服十分之一二
鐵飛槍草俗名鬼圪鉞此草山西陝西直隸徧地叢生
多在下濕處高二尺餘葉似菊而稍薄開黃花枝淡
紅色花落結鉞於未結鉞之時摘苗搗爛用敷跌打
損傷或研末收好水調敷傷處并沖水服之

蟻螂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曝乾亦可代火藥但此硝
磺力少弱耳又烏銃裝火藥鉛丸後再取乾蟻螂以
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步試之均驗
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
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爲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
其鉛自化爲水隨水銀而出此不知驗否然於理可

信

治鬼魅魘人方

降香末一錢麝香三錢硃砂末三錢雄黃末三分皂角末一錢艾揉五錢右藥用草帛包為長筒用瓦二塊封在內點火畱一頭出烟放在牀上牀下則夢魘鬼怪俱除忌婦人雞犬四眼

治疽發背方

大黃一斤酌用白芷四兩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屠蘇酒方

大黃拮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右挫為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

篷窗續錄卷下

全

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又方三伏日取葶歷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為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飲之亦從少起永無傷寒疫症

治湯火傷辰砂末雞清水調敷立效

凡有顛搏刀斧傷者但以帶鬚葱炒熟搗爛乘熱安患處速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有瘋狗毒蛇咬傷者祇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皆不及此

破傷風能斃人用桑條如筋長者十數莖閣起中用火燒接兩頭滴下樹汁以熱酒和而飲之

病從口入故君子節飲食患從口出故君子慎言語

紀文達公筆記載一寺臨河千山門圯於河二石獸並沈焉閱十餘年僧募金重修求二石獸於水中竟不可得以為順流下矣棹數小舟曳鐵鉞尋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帳寺中笑曰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湮於沙上漸沈漸深耳沿河求之不亦偵乎眾以為確論一老河兵又笑曰凡河中失石當求之於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反激之力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為坎穴漸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齧石又再轉轉不已遂反溯流上矣下流固偵求之地中不更偵乎如其言果得

篷窗續錄卷下

全

於數里外余於咸豐元年督運至景州糧艘失一巨鐵貓求之下流數日不得偶意文達公筆記使求之上流果得

余昔寓京師椿樹胡同門內北墻下有草數株初不識其名偶閱紀文達公筆記載禮部長壽草云此草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老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相似花則不似草在穿堂之北治事廳階前甬道之西相傳生自國初久漸成籐今則分為二歧枝格杖極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名之曰長春草余寓中所生適相似具體而微時太淑人年七十迨余

出守江蘇迎養壽八十二而終余再至京師過舊寓
草已無存

紀文達公曰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尙未傳臚在董文恪
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
竟不屬君矣里字拆爲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
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土吉字頭是庶吉士矣
後果然

余素不好祈籤偶於嘉慶戊辰秋闈前祈得籤語勸君
敗北且圖南進步功名尙一堪欲識生前君大數前
三三與後三三是科落第庚午登賢書名列第二百
三十五下尙有二名是後三三也迨丁丑成進士殿

篷窗續錄卷下

全

試二甲第九名前三三之數亦驗可見科名自有定
數但讀書而不必強求

第...
冊...
日...
...

茶香室叢鈔序

茶香室者內子姚夫人所居室名也余既葬夫人於右
台山自營生壙於其左又於山中築右台仙館即署此
三字於臥室中余每至杭州或居湖樓或居山館其在
山館輒以茶香室為寢處之所因思夫人曩時每流覽
書籍遇有罕見罕聞之事必以小紙錄存之積至六七
十事然以見書不多不能時有采獲且其所謂罕見罕
聞者或實亦人所習見習聞焉久之意倦又久則拉襍
摧燒之矣余自夫人之亡逾二年長子隕焉其明年又
有次女繡孫之變骨肉凋零老懷索寞宿疴時作精力
益衰不能復事著述而塊然獨處又不能不以書籍自
娛偶踵夫人故智遇罕見罕聞之事亦以小紙錄出之
積歲餘得千有餘事不忍焚棄編纂成書嗟乎余腹中
之笥無以遠過乎夫人安知吾所謂罕見罕聞者博雅
之士不習見之而習聞之乎書成名之曰茶香室叢鈔
謂是吾之書可也謂是夫人之遺書亦可也光緒癸未
端五日曲園居士書

鈔序

十

茶香室叢鈔目錄

卷一

箕子易

明代諸家擬易之書

宋福建本周易

震卦有聲無形

占卦新法

趙子昂尚書集注序

卉服

菁茅

拒鬯

湯征葛異說

血流漂杵

關雎

有齊季女

聊樂我員

從子于鴿

坎坎數我

鈔目錄

十

出自幽谷

直不聽宋神宗說

雜帶維蛇

有北

躍躍龜兔

嵩高維嶽

左傳是太史公之流

筮短龜長

昭王南征

獵旗

為人後者不入

先進於禮樂蘇子瞻說

孰謂微生高

有馬者借人乘

直孫奕說

之劉元城說

負版

長沮桀溺語

在陳絕糧

刺孟諸書

始作俑者

吾我二字

先聖先師

經書刪節本

舍注疏立異論

農孝經酒孝經

卷二

盤古卽元始天尊

許耳

章鶴

伯夷叔齊

伯夷之弟

比干心計五穴

慈童

管仲父名

先聖本名兵

孔子至吳越

素和

蘧伯玉軼事

曾子子貢軼事

宰我朝歌墮車

鈔目錄

二

曾子沈水

子韋

華子期

毛萇

周貞實

時亮

寇先

孫什

卞成

謝允

所輔

虞詡字定安

杜周三子名

盧白頭

開元中十八學士

都督閻公堵

吳嶠

房元齡名字

張龜齡

溫庭雲

枯松太保

衛遯

韓瞪眼

馮道不知生日

陶穀本姓唐

八大王

八大王之子

蘇杲

林和靖祖

司馬公實王介卿

蘇明允諡

東坡一字子平

老泉山人

袁綯

邵餽

章望之

蘇佛兒

老申

張百杯張百篇

四清

鈔目錄

三

黃子久名靜堅

海鷗

引獸

張小舍

陳濟

南翔八老

吳門四才子

吳雨田

朱太平

馮玉瑛

卷三

公冶長書梅嶺碑

畫藏文仲於卞和之旁

楚僚臥冰

趙仲讓

五世公

李郭同車

天寶改元

快活三郎

李輔國為高力士所殺	李林甫像
荔枝之禍	僧一行寄蜀當歸
柏封大夫	寶家槐
柳公權畫竹	武肅射柳
辨皮日休事	王逸老
唐餘錄	火宋
慎火停水	瀧岡阡
張齊賢語	成都繪像
不解南音	宋開封府題名
包順	青沙爛
鈔目錄 四	
伊川不作生日	蘇子瞻章子厚遇虎事
趙清獻琴鶴龜	東坡像
石曼卿受杖	鐵蛤蜊
雞肘博士	洗面濯足
丁仙現	祭姦臣首級
蔡京蔡卞	蔡檜生於舟中
韓蘄王騎螺	王厚齋為言路所論
文信國頂有拳髮	田時秀
原年	明永樂西域人至中國
永樂朝待詞臣之酷	明仁宗不善終

王振由教官出身	選侍
客氏名刺	明季流寇起釁於婦人
由柏	宦官八字
呼吏為都	亭長
唐人更點擊鐘	唐人猶尙右
舉人流落教坊	游士持書干謁
盜賊白號仙君	顧舟契
算盜絹數	拔釘錢
單名空格	書疏別紙
勒姓	
鈔目錄 五	
卷四	
中山夫人	褒姒事異說
妲己	衛靈公女
魯班妻雲氏	絡慕
文珠	邢三姑
秦始皇美人	項王妾
戚夫人	姚精二女
張帛	蔡伯喈母
彪袁	木蘭
烈女貞節圖	玉奴

楊妃粉

嬌陳

瀟溪文史

辨金鑿子事

杜仲陽

劉將軍

包孝肅公子婦崔氏

東坡妾碧桃

東坡妾榴花

鶯鶯燕燕

韓蕲王妻妾

秦檜妻

女秀才

翁夫人石像

楊九娘

碧虬

一丈白

十四鹽

記日本二女子

虔婆

鈔目錄

六

姬人爭物

卷五

元氣重十六兩

鼻中氣

一世二世有順
數逆數二例

義居

義莊

榮侍下

重侍下

宰相具慶

宰相母喪

上諱下諱

父憂母難

男用女嫻女用男嫻

過房

添房

女年二十不待
父母服除而嫁

畫父母像

詠蓼我泣涕

減算延母壽

子死捐生

七女造塋

五女激

女爲父立碑

一產三十六子

東金西木

冰玉

男子亦稱歸甯

作伐

郎罷之罷可讀平聲

阿茶

姐姐

白因

稱謂之異

麼些人名

姑姑

媼

稱妻父爲岳

鈔目錄

七

尊夫人

上下同門

稱人曰老兄

仁弟

年兄

鄉弟

晚友生

同門

同學

門孫鄉祖

致政大夫

老爺

大人

自稱卑末

院君

鴉囊

雲萍錄

清甲

雁泊人戶

貴壽無後

家乘	百歲以上人
社公兒	唐大漢
人物化石	
卷六	
古金價	漢田畝價
十分稅一	宋印歲易
印闢書	金字牌
飛鳥使	家書許附遞
舉人給來往公券	舉人著青衫
禁服黃自唐始	忌純白
以著靴為敬	背胸
石位	紫花墩賜坐
乘馬至殿門	當廳下轎
禁武官乘轎	禁謁
儀鸞司	選人家狀
宋時見任官得應舉	宋高宗御書玉堂字
學士非具員吏	校書官日課
宋時史官	除擢侍從先命日者推算
僧為州學博士	小兒官
害肚感風	開印封印

鈔目錄

八

臧否奏	薪俸
辟謫籍人	將帶隨行
通事	形駟
公牘書行字	欽此欽遵
照得	前三後四
大狀小狀	忌用大行字
唐時回贈之例	贈本生父母
<small>古人親在不 居丁憂之闕 始於宋劉輝</small>	父祖未葬不析居
問疾攜紙錢	古人忌日亦受弔
	人臣祭皇后
人臣女封郡縣主	制誥封贈字句之數
室人	公生明坊舊是立碑
私債以恩詔免	侵竊之弊
關防	枷分三等
金人婦女亦纏足	
卷七	
<small>唐時江浙進 士明經人數</small>	進士題名記
張安道論科第	杜荀鶴及第試卷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殿試策
不寫策題	試卷中許添注塗改

鈔目錄

九

塗注乙 試卷以針穿為記

殿試卷以紅圈斷句 御試進士先宣示十人卷

懷挾文字 唐禮部試不禁懷挾

狀元 印賣狀元賦

出狀元 賜出身

擔榜狀元 狀元跛警

解元解副 唐時通榜之風太濫

金花帖子 報捷以名次高下定價

團 改名登第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閩音中選

鈔目錄

十

歐陽文忠公 宋制房官考校與今制異

場屋中執事 殊次平

濃筆抹至尾 選程墨

三八課試 十榜傳家

會課 一科兩張銓

兄弟登科相 距一甲子 高蹈邱園科

一人試三卷皆中選 饒州神童

明制生員仍 就府縣試 同年之父不稱年伯

三同 杭學多游士 臨安士人作鬧

妻代夫入闈

卷八

唐人選唐詩 五言金城

事賈島像有二人 契丹求魏野詩

算袋中詩句 二李唱和集

陳亞澄源集 詠三

青衫白髮對句 北方詩社

義試詩 韓海蘇潮

温八吟 禁體詩

杜甫贈李龜 杜詩疵累

古人疵句 駱賓王詩

鈔目錄

十一

宋廣平梅花有二賦 杜牧華清宮詩失實

詩不忌重字 律詩一聯中有重複字

失黏 一日九遷句不誤

白鵬失素 欣然規往

如龍居坎 悔讀南華句異說


崔護詩改本 竹徑遇幽處


鄉音難改面毛鬚 琵琶花下閉門居

醉翁亭記誤字 東坡嶺中寄子

攀柘鶻之危巢 橫看成嶺側成峯

一團茅草亂蓬蓬 王荆公詩改字

畫錦堂記	畫舫之舟
岳陽樓記	楊徽之十聯詩
<small>文文山正氣歌有所本</small>	司馬溫公解禪偈
七審	著書多度語
<small>唐人上宰相書無忌憚</small>	習詩賦杖一百
詩換魚肉	兩字對
肝臟饅頭	一詩兩見
梅花百韻詩	了閑集
卷九	
蒼頡二十八字	仙篆
 鈔目錄	
<small>歐陽公集古錄本劉原父</small>	韻類題選
草書韻會	韻會定正
天竺字源	玉浮圖
極沒要緊	枝官碑
反金人銘	三字經
千字文	家書以千字文編號
上大人	場屋中字體
石文	廿卅卅三字音
茶椽茶	勝
念字去一畫	以髻為替

嬌饒	古文已字
可字	豚
書宋為宗	木易楊
字可愈瘡	剪賣古人字
百壽字圖	四婢媼
尺紙七萬字	百衲碑
堆墨書	染指書
圖書	印文作卍字式
圍子	行樂圖
畫墨鬼	六逸圖
 鈔目錄	
得一故事則書	生書熟書
焚時文	雕印
新聞	記日本國人語
鶴學問	蠡先生
狐字狸字	
卷十	
春月放園	假山之始
些子景	梅竹石三友
召客共作一簡	元夕聽人言語
結羊腸	紗囊盛食

十二月乘涼

報曉

天下都綿襖

二月二十二

三十口

古人以痘為熱病

天鰲

瘧

兜不上下頰

俏

實噓大吉

變髭鬚為白

轉矢氣

宣連

覆啞啞

採生

舟行伐鼓

石大夫

藥稱一帖

雞卜

鈔目錄

酉

迎茅娘

猺人木契

納款

瓜哇國一千三百七十六年

夔

醉達達

自一至十諺語

那

疑心生闇鬼

磨杵作鍼

虎負子渡水

對牛馬誦經

居人旬出一錢

師公

行老

彎者

書忍字

吳安

卷十一

老子藏金法

物價貴賤

一至十市語

官市

常州亥

由拳山紙

杭州金箔

鄞州泥孩兒

嘉定竹器

杭州糟瓜

杭州草紙

文字鋪

長生庫

八鮮行

李婆婆

喬姥茶桌子

茶肆點心

棋炒

姚乾

戴蠻

鈔目錄

圭

申申如

柳條酒肆

張手美家

芳風館

戴春林家

顧夢麟婦蔬菜

紙織字畫

吳十九

龔春

舒嬌

朱圭

葛鳳

濮仲謙

大秀小秀

明代吳中絕技

傳真心領

施美人

樂五虎

崔官人相字

嗅衣物知吉凶

十二宮看命	太素脈
金杵臼	種牙
白日賊	棒子
市人弄虎	香婆
王昭素市物	劉鑰匙
卷十二	
天地生人生物次序	日生一日
月以盈為消	赤人頂日
殿	花信風
大清明	芒種後壬日種花
白露前雨	梧葉報秋
十月閉口	入易
雅逐月朔日 甲子捷法	茨菰應閏月
金木水火土	百忌歷
火殃	作荒
灰人	三十六禽
地震鼉魚動	禹九州圖
海外五嶽	圓嶠方湖
舜泉	維縣孤山
太行山孔子回車處	彭亡為彭祖葬處

桃花源異聞	委羽洞
嶧孔	几陽亭
鈷鉍潭	魚羊其谿
巫山十二峰名	揚州二十四儻
代州虎跑泉	重月泉
富士鎮	平望八測
查浦	懷來橋
萬年橋	神聖湖
山從他處飛來	七十二通
五洩	貪泉
鴈為之舟	飛鳥圖
卷十三	
尸羅	中國第一佛寺
浮圖之始	摩騰真身
旃檀瑞像	莊王女
觀音心呪	觀音課
普賢大士化女子身	目連卽丁令威
豬頭和尚是定光佛	宋太祖是定光佛轉世
三藏取經遇 西域老僧	元樊黎杖
三藏	宋時西域取經故事

覺華寺藏經

維摩十譬

四句偈

萬佛名經

懺

田字殿

淨髮之資

迦羅沙曳

早不茹葷

歐陽氏奉佛

替僧

魚肉供觀音

素食中置雞汁

以麩偽作羊豕之屬

鑿虛煮肉法

魚目充舍利

僧還俗

參寥後還俗

僧妻

以妓捨僧

鈔目錄

末

卷十四

三清

張道陵為三天法師

趙逸

袁相根碩

徐元直

爛柯事有異說

山陰劉道士

賀知章上昇

張祐

顧元績

安祿山鬼物避葉

羅隱

太師青衣童子

韓湘

吳彩鸞玉篇鈔

宋時捕呂洞賓

呂洞賓及第為縣令

劉快活

王迴遇女仙事

何仙姑

曹佶休

李鐵拐

四仙圖

神和子

尹師魯死事

何宗元

何蓑衣

張懷素

劉海蟾

程濟有法術

天元地元人元

無央聖眾

遊仙呪

八禽

鎖鼻術

騎鶴化

學老子

都工

鈔目錄

末

扶箕

宋殿妖人

楓柳人

卷十五

聖廟專祀顏子

顏淵子路像

忠潔侯

利隱侯

妙用真人

上虛夫人

孟公孟姥

六丁為女子像

巨靈有大小

神荼鬱偏異名

魁星

蒼王

周赧王廟

子胥水仙

餅肆祀漢宣帝	臨平周絳侯廟
彌衡爲土神	關三郎
甘興霸廟有關帝像	關刀
孔侯古像	大乾夢錄
趙昱	田相公
梨山大王	武婆婆
周將軍	溫將軍
金龍四大王	九顯靈府君
五戶將軍	叢祠之始
土地	祇廟
抄目錄	
禮拜堂	善神
藥王	皮場廟
聖七娘	蕭荷花
馬和尙	謝仙
辟蛇童子	轉智大王
聖佛生子	諸神生日
爲神人寄書	投刺神廟
卷十六	
鄴都陰君	羅鄴山
漆河橋	十殿閻王

唐太宗入冥事	唐時城隍已主冥籍
生人司冥事	韓魏公爲陰官
石曼卿事	冥中巨鏡
<small>冥中聞曉鐘聲謂之天鼓</small>	鬼聞雞鳴如聞鐘聲
陰錢	饌餼
鬼媒人	鬼助作字
打牛魔王	鬼傳書
祖龍死	屍飛
僵人	死十四年而屍猶溫
秦坑殘骨	伯駱首級
抄目錄	
婁敬真身	董卓爲厲
張桓侯頭	昭明太子脛骨
杜少陵骨	燕國夫人
崇禎帝降箕	土棺
楸函	壽堂壽神
歸真室	紫藤繞棺
生墳	堯女冢
王子喬冢	漂母冢
蘇子卿祠墓	劉表墓
木娘墓	三友墓

蔡京父葬臨平山 朱文公溺於風水之說

石灰和土築墳 土饅頭

一抔土可作一杯

卷十七

曲海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東廂記 後琵琶

馬絢娘即杜麗娘事所本 傳奇白羅衫有所本

漆盒盛兒浮江中 黃鬚翁

李勤救元吉 小脚索

嚴三點 王魁

目錄

圭

宋江等三十六人 神行之術

俠客偽人頭 蔡指揮女

劉天敘 秋香

玉嬌李 清風閣

雷峯白蛇 女仙外史

明季傳奇 遼東傳

染莊社記 評注稗官

金聖歎身後異事 季麻子

史惠英 無雙譜

卷十八

蚩尤戲 演戲之始

猿騎 裸劇

元曲 傀儡戲

影戲 肩擔戲

花十八 過錦

扮馬上故事 弄假婦人

花旦 點戲

彭天錫串戲 江湖十二腳色

衣盔襍把 桂府面具

招琵琶 九絃琴

目錄

圭

敲瓦樑 十番鼓

打野呵 倒喇

迎春社火 龍船太子

紐元子 釘打鐵

爭交 珠娘拳

小郎兒曲 五更曲

象棋 骰子

葉子戲 碰壺

跌成 彩選

燈蘭

卷十九

鄭莊公望母臺

宋伯姬黃堂

百里奚故宅

顏淵郭內圃

范蠡宅

賈誼宅

銅雀

麥煙樓

飛霜殿

戢武閣

爾雅臺

哭金祠

紫陽觀

黃鶴樓

綠野堂

六一堂

竹樓雪堂

徐十郎家

鈔目錄

雷

邵康節宅契

呂文穆讀書龕

宅子

酒樓紅牆

一字廳

客園

蝸廬

十二闌干

場房

浴室

卷二十

禹鼎有陰陽之分

項羽刀

諸葛瓦

石季倫家鐵甌

梁武帝硯銘

楊太真玉磬

陳搏酒杯

玉拄斧

宋時弓弩斗石數

宋玉杯

文公檜廳臘墨

朱子造墨

元時庫中古物

沈萬三聚寶盆

脂粉箱

都丞盒

立饋

神樓

倒掖氣

鐵行者

顏眩伽

玉等子

玉活計

翡翠

耍金耍銀

銚劔錢

猛火油

地老鼠

鈔目錄

畫

桂管布衫

羽緞羽紗

福色

繡袴繡裏肚

鸚鵡巾

懶版

安哉

壇

簪子

刀兒

剔齒纖

羽扇

撤扇

國初所用之扇

鞦韆橋

籃輿之輿讀去聲

鼠尾橋

棕船

西湖船用布帆

曹船

木腳道

大木棧

海船用櫓

順風耳

古人奇巧之器

卷二十一

炮鳳烹龍

騎驢酒

鱗黃水

簇酒

空飯

團油飯

饅頭

饅頭不可多食

水飯

小八珍

未酉亥暉朧

消夜果子

鈔目錄

柔

茶湯

文思豆腐

蜂糖餅

二韭十八

海哩啣

茗飲始於南人

杭州蘇州茶

閩茶

清泉白石

敦于散

牛黃清心丸

聖散子

人參貴紅賤白

人參在本地不效

高麗人參

金汗鉛汗

土石化麩

地鷄地鴨

卷二十二

子產墓柏

武侯祠前大柏至宋猶存

東坡竹

夫人竹

窳竹

月月竹

筍王筍將

宋人猶不以木樨為桂花

松羔

柳絮不化萍

牡丹花見於唐以前畫

秋冬牡丹

大小將軍

一品妃

茯苓重三十斤

長生果近代始有

金雞勒

赤山石絨

昂威赫

蓑芝

鈔目錄

柔

濕死乾活

公公須婆婆奶

煙草之始

淡婆姑

風茄

蚯蚓為百合

丁香橄欖

七十二子譜

霍去病

桃共娘

三股梅花剪

栽樹用蝦蟆車

蘿蔔種花法

用鹽插花

六友

卷二十三

麒麟長頭

明萬曆時光山縣產麟

獅子	齊希特
剛巴兒	禿墨砒
牴犏	獬豸
獨象	犴血
申紅	掃雪
狐涎	黑大蟲
碧雲霞	狗挽車
獬豸小狗	畫貓
貓魚	貓食盆
六技鼠	白鼠
鈔目錄	
朱砂鼠	鼠婚
百被	木炭
注輦國鸚鵡	粉紅色燕
紅唧唧	漠北白
火鷄	秋風鳥
九頭鳥	鵲上梁
鷹以聯計	馬以殿計
薩多羅解豬語	泉州潭水鮫鱧
蛇能人言	蛇呼妖妖
水獺玉手	魚阜隸
末	

魚蝦雞犬	鱗鱧二物
海蜘蛛	蚊大如蜻蜒
隊隊	寒蛭
鳴秋	治三蟲藥
癆蟲	蚘蝶詐死
鈔目錄	
末	

茶香室叢鈔卷一

德清俞樾

箕子易

宋方勺泊宅編云王昇字君儀無書不讀晚為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杜門二十年不赴調一日以箕子易筮之始治裝西去時年將六十矣按箕子易不知何書國朝全祖望讀易別錄所列圖緯陰陽災異占驗諸家凡三百餘種亦云備矣無所謂箕子易者

宋王銍默記云諸先生失其名杭州人遇異僧慈上座

鈔一

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猶足了死生證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遂授其術盡驗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宮易六遇易晁以道得其書不可用然則宋時術家之書託之於易者固不少也

明代諸家擬易之書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呂柟中經文在茲天經文翔鳳太微經皆繼潛虛湖太元而擬易者也鑾常讀中經板本一過天經則未之見也翔鳳守父之業復作太微以稟授某宗伯不識果傳示否

愚謂楊子太元擬易已無謂矣元包潛虛陳陳相因更

可不作宋時有余種者撰菴書以八起數今僅見其名於樓鑰攻媿集乃至明代尚有此等書何也

宋福建本周易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有敎官出易題云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為釜字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按此則知宋時刻經書有如此草率者今人得之亦將以為宋版書歟

鈔一

石林燕語又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版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按此可見宋刻之大概矣

震卦有聲無形

雲溪友議云杜勝給事在杭州問婁千寶曰勝為宰相之事如何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注曰周易卜得震卦如聞雷不見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按此殆當時術者之言非古周易說

占卦新法

占卦之法古以蓍今以錢宋儲派出新意以木為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各刻二畫呵而擲之

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三九六擲而成卦詳見其所著祛疑說按此法殊簡而有理較勝用錢而世無知之者故表出之

趙子昂尚書集注序

明焦竑筆乘載趙子昂尚書序云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

鈔一

三

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閒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注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眾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按趙子昂以書畫名後世乃能灼知古文尚書之僞著書以明之是亦深於經學者矣惜其書不傳要是國朝攻古文尚書者之先聲也按序中不及周易未知何意疑或有誤然焦氏言得子

昂真蹟則又當不誤也

卉服

晉王嘉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卽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又云燕昭王七年盧扶國來朝其國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爲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按此二條並言卉服蓋卽一國也雖未足爲禹貢卉服之塙據然後世木綿布之類實此種爲之權輿

拾遺記又云漢武帝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折淪之

鈔一

四

國其國人壽三百歲綴草茅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紬也

菁茅

水經湘水篇注引晉書地道記曰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按縣謂泉陵縣

宋朱輔溪蠻叢笑云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齊桓責楚苞茅不入者卽此

宋劉敞公是集三脊茅記云三脊茅出于江淮之間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故封禪者必以三脊茅其意以爲能服楚越則三脊茅可致而封禪

乃宜矣按得此說則知古人制菁茅之貢其意深遠非
貴異物也

秬鬯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明堂所用鬯酒凡三十斤取之信
州吏云實未嘗用用之大毒能殺人按孔穎達云秬鬯
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芳香條鬯故謂之
秬鬯然則安有大毒殺人之事後人法古而不得古法
既失其真遂以為罪皆秬鬯之類也

湯征葛異說

越絕書云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

卷一

五

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夫
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按此或
即葛伯事傳聞異辭

先大夫瀾花府君印雪軒隨筆論葛伯事曰困學紀聞
云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載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煩余謂
孟子之說亦異說也葛伯放而不祀湯當以正理論之
不必為此委曲周旋之舉且遺之牛羊尚易也涉之國
七十里葛伯爵其國亦當七十里相距遙遙而使亳眾
往耕夫舍我穡事而制正夏尚有怨言湯之民其肯負
耒耜出疆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乎即為之耕矣炊之於

家中餉之於境外健步尚不勝其勞老弱安能任斯役
乎況葛伯固一國之君也曰家之黍肉幾何劫於路而
奪之此鄉曲無賴子所不為而謂葛伯為之乎余謂書
言仇餉或者湯邊鄙之民有與葛接壤者適饋餉田中
葛伯挾私憤以殺之如後世爭桑故事湯遂緣此以興
師耳不當如孟子云云也

血梳標杵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相即河東用所居東南二
十五里朝歌城村所都也中出茜草最多故相標名天
下俗傳標杵餘血所化也

卷一

末

關雎

宋王銍默記云李公弼字仲修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
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
也因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
窠觀之皆一窠二室蓋雄雌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
別者以此按此可補傳箋之說所未備

有齊季女

國朝李超孫詩氏族考云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序采蘋
美邑姜也齊讀如字有齊季女國名太公之先所封
也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武王為西伯時以女邑姜

妻武王計其時太公年已老則邑姜之爲季女無疑襄
二十八年左傳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
蘭尸之敬也季蘭意卽邑姜之名其言濟澤之阿則尤
齊地之證據讀齊爲齋誤矣

按此說殊新以季蘭爲邑姜名雖臆說無微而以濟澤
證齊地則爲有見至以太公之先本封齊國則尤有可
證者國語云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也韋注云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
殷之諸侯封於齊地者疑太公本逢公之後與周本昏
姻之國故避紂而歸周其後仍封之於齊復其舊也然

鈔一

七

則邑姜爲齊國之季女正可無疑矣

聊樂我員

宋楊敬仲著詩解解此句云我自有員姓者我妻也見
樓鑰攻媿集

按此解亦甚新樓氏以古無員姓非之不知此員字若
作姓解當讀爲妘說文女部妘祝融之後姓也韋昭注
鄭語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郕今新鄭也
然則鄭固有妘姓矣妘通作云廣韻二十文云古文雲
字亦姓出自祝融之後而此經員字釋文曰本亦作云
則其通作妘有明證矣

余嘗於詁經精舍命諸生作越以駸邁解或解云上章
穀且于差南方之原原大夫氏則此章穀且于逝越以
駸邁駸亦大夫氏言與駸氏之女俱往也引左傳駸夷
氏證古有駸氏其說亦新附識之

從于子鶴

水經注云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
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于子鶴者
也按毛傳鶴曲沃邑也正義曰曲沃非特一邑而已其
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是鶴與曲沃非一地乃如鄭氏
之說鶴卽曲沃也疑鶴卽曲沃之合音從于子鶴卽從

鈔一

八

于于沃非必有二地鄭說得之

坎坎鼓我

漢應劭風俗通云空侯漢武皇帝禱祠大后土始用
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
坎坎鼓我其文也按此知詩所謂坎坎鼓我者鼓琴
鼓瑟皆是毛傳無文鄭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非古義
也詩言鼓我與舞我同鼓非樂器也琴瑟皆可鼓何必
擊鼓乃謂之鼓乎

出自幽谷

明鄭仲夔耳新云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鸝

就水次以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淨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按此亦可備解經之一說然詩經本文初不言鶯也

勒少仲同年言有人見桃樹上小蟲輒變成小鳥飛去始悟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之義此亦以目驗者說經少仲曾為詳言其狀惜不記憶也

賈不聰宋神宗說

宋王得臣塵史云神宗皇帝聖學淵深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政說書一日講至祈父之卒章祈父不聰止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

鈔一

九

非軍事尚謀聰作謀故邪侍臣莫不歎服

維帶維蛇

詩維虺維蛇 國朝蕭壘經史管輅引詩推度災作維帶維蛇按莊子齊物論螂蛆甘帶司馬注小蛇也國語為虺弗推為蛇將奈何韋注虺小蛇大是虺與帶音近義通但案頭無推度災宜更核之

有北

晉王嘉拾遺記云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按詩言投畀有北此或古詩說乎不然四裔皆可投何獨言北也

拾遺記引皇娥之歌當其何所至窮桑證詩桑中之義此則附會不足據

躍躍鼯兔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小雅巧言篇躍躍鼯兔注釋鼯為狡然塞上實有鼯兔一種視山兔差小足前長後短走則輕首軒尾與所謂躍躍者正似

按明金幼孜北征錄云二十七日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謂躍躍鼯兔者也此

鈔一

十

與黎所記正是一種惟足之前後長短兩說不同蓋記載之訛也詩云遇犬獲之而此兔犬不能獲則非可據以說詩矣

國朝范昭遠征西紀略云十八日抵噶里從者獵得鼯兔四五大如鼠頭似兔尾則類鼠細毛黑白色足有長短跳躍甚捷犬不能獲惟網可得皮可為裘殊煖此但言足有長短未別言其為前為後也

嵩高維嶽

漢應劭風俗通云中央曰嵩高嵩高也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按毛傳嵩高貌嶽四嶽也不專言中嶽應氏

之說或本三家

宋樓鑰攻媿集跋先大父嵩嶽圖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之絕境也亦以嵩高維嶽為指中嶽

左傳是太史氏之流

北夢瑣言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終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飾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襍而無微

不鈔一

士

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按此即漢儒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唐人猶及見之宋以後不復知矣 本朝為公羊學者乃始大暢其旨

筮短龜長

左傳稱筮短龜長後世乃歷歷有據水經贛水篇注云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塋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又漸江水篇注云穀水東逕獨松

故冢下冢為水毀其塋文云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今則同龜絲矣又云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絲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按此數事相類疑一事而傳者異其地且小異其辭

昭王南征

楚屈完言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之水濱不過一時抵拒之辭不謂真有可問者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東逕左桑昔昭王南征死于是水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

鈔一

士

耳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者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殯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鄭公潭言鄭武公與王同湯水于是世數既懸為不近情矣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沔自是死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流乎此皆昭王南征之故事干載以下猶歷歷如見也

繡旗

晉王嘉拾遺記云武王伐紂有大繡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繡舟魯哀公

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纛旗則其類也按纛旗之義注疏無聞此亦可補杜注之遺

為人後者不入

國朝黃鑫符簪偶記云唐陸廣微吳地記載餘杭山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義子之名始見此子路所稱為人後者不入或即謂此等乎

按為人後者禮所不禁而何以見絕於聖門自來不得其說鄭注亦迂迴難通余著羣經平議疑後字乃役字之誤然亦臆說也嘗命詁經精舍諸生解之有樓君名觀者解云此與喪服所言為人後者不同猶言為他人

鈔一

圭

子耳以今言之乃養子非繼子也養子不知起自何時然詩王風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則古固有之矣以其背親從人故與僨軍亡國者並斥之余取其說刻入詁經精舍五集中今得黃氏說復錄於此

余又思之為人後者不入此蓋行古之道也古者必無為人後之說周公制禮始有之文王長子伯邑考早死無後不以成王為之後可知當時尚無此禮也試以殷制言之大率有子即有後如湯之子太丁卒立其弟外丙仲丁而仍及太丁之子太甲是也無子即無後如沃丁崩立其弟太庚太庚崩即立其子小甲不以小甲為

沃丁後也小甲崩立其弟雍已大戊大戊崩即立其子中丁不以仲丁為小甲後也孔子作春秋從殷之質然則子路揚解之言或即孔子素王之制乎孔子有兄孟皮早卒孔子不以子思為之後也禮有子思哭嫂之文則伯魚亦尚有長子子思不以白也為之後也後人不達此意而說此記者皆曲說不通矣

先進於禮樂蘇子瞻說

東坡集有孔子從先進論其略云君子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

鈔一

圭

方圓亦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明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按蘇氏解先進後進與古說絕異未詳所本後儒說論語亦無引蘇氏此說者

孰謂微生高直孫奕說

宋孫奕示兒編云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盡其委曲之道先僞解乞諸其鄰為不直是直情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按此說可備一解當時必

有人譏微生高過於直遂者故夫子以此解之耳

日本國人物茂卿作論語微說此章云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伴為不知皆戲言也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其瑣事乎按此說亦佳不然則孔子轉似攻發人之陰私矣

有馬者借人乘之劉元城說

宋陳鵠者舊續聞云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曰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

鈔一

圭

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

負版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古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於世久矣翟內翰公異嘗言論語式負版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以子見齊衰者必式為證按如翟說則上句已言凶服者式之何必更出此文余重表姪戴子高望作論語注實用其說而云凡與人相見見其面則式不然則否負版者雖當車前亦

為之式所以重喪頗足補翟說之所未盡

長沮桀溺語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長沮浴桀溺問焉今日浴佳邪曰佳長沮曰浴須浴其內然後其表五藏士公府倘有未潔四支八體何為者邪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內初含瑕何遠浴邪按此語不知出何書

在陳絕糧

荀子宥坐篇載孔子厄於陳蔡之間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楊偉注云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按孔子絕糧在九月時他書未載

鈔一

圭

人知孔子絕糧不知孟子亦嘗絕糧漢應劭風俗通云孟子絕糧於鄒薛因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是孟子亦嘗絕糧也

刺孟諸書

孟子一書至今上配六經然北宋以前不甚重自王充論衡有刺孟篇後馮休著剛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叔作評孟其書不盡傳人亦不盡知齊東野語曾臆舉之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鄭叔文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刺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

家之人而何能以詩禮者也其言尤悖羅氏則云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余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雖似持平之論而亦不滿於孟子

始作俑者

國朝馬驥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孔子曰甯設桐人乎公曰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按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篇魯以偶人而孔子歎高注曰

鈔一

七

偶人相人也治說文者疑桐人是相人之誤相人者象人也乃觀此文亦作桐人疑其不誤蓋古偶人以桐為之耳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來不知始作俑者為何人據此則齊人虞卿也

吾我二字

國朝楊復吉夢蘭瑣筆云元趙惠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按此條分別甚明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我對二三子而言吾無隱乎爾吾就己而言也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我對公孫丑而言吾就己而言也

以是推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予即我也朕即吾也越予冲人不叩自恤予即我也叩即吾也其語似復而實非復

先聖先師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凡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謂周公若孔子然計此禮尙在孔子之前劉氏彙曰虞庠以舜為先聖夏學以禹為先聖殷學以湯為先聖東膠以文王為先聖

按此雖臆說而似有理惟先聖既代有其人則先師似

鈔一

末

亦宜然荀子大略篇曰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呂氏春秋尊師篇曰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新序雜事篇曰舜學乎務成附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此皆先秦古書所傳當有依據或即三代時所謂先師乎西王國未詳何人楊倞注引或說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小臣高誘注以為即伊尹

經書刪節本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賈師憲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畧又欲節十三經注疏未及入梓然則經史刪節本宋

時已有之矣

舍注疏立異論

蘇子由龍川別志云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迪以落韻邊以師為眾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簡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選按今功令場屋中不遵朱注者不取亦此意也

農孝經酒孝經

宋孫奕示兒編云孝經孔子所論也孰知郭良輔又變

鈔一

九

為武孝經

原注唐

鄭氏又易為女孝經

原注唐侯莫陳達妻

以至農

孝經

原注皇朝賈元道

酒孝經

原注不著撰人名氏

紛紛而出按諸書今無傳且莫知其名矣

又按酒孝經發端必云其無加於酒乎當是遊戲之作余此書本非所以說經而鈔撮所及亦偶有及經義者遂合為一卷終以此條者以見所說似經義而實非亦猶酒孝經之徒有經名也

茶香室叢鈔卷二

德清俞樾

盤古卽元始天尊

晉葛洪枕中書云昔二儀未分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按任昉述異記吳楚閒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而道家又有元始天尊隋書經籍志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是也今據枕中書則盤古與元始天尊二而一矣

鈔二

一

枕中書言元始天王與太元聖母通氣結精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其所生是卽述異記所述吳楚閒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者也荒誕之說聊博異聞耳胡五峯皇王大紀以盤古為始是直以元始天尊為萬代帝王之鼻祖矣可笑孰甚也

許耳

梁元帝金樓子云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武仲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按許由父名世所罕聞并其儀狀亦僅見於此

章鷓

梁元帝金樓子云商均一名章鷓按鷓疑鷓字之誤商

章同聲均與蠲一聲之轉耳然金樓子所載古人名字多詭異如商湯七名有瘠肚之名亦不可解也

商湯七名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今人知有天乙不知有地甲

伯夷叔齊

梁元帝金樓子云夷雍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糜鹿以為羣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恚之而死按夷齊之死文選注引古史考云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其事已屬異聞而此乃云因害

鈔二

二

鹿而死則又異矣

又按列士傳亦載此事云夷齊隱於首陽山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小說家言鄙俚可笑也

又按困學紀聞原注載陳彭年對真宗語夷齊父名初字子朝見春秋少陽篇而金樓子謂之夷雍之子亦異

伯夷之弟

晉張華博物志云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

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求見掩藏按列士傳云孤竹君薨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此屍其即伯僚歟惟伯夷既字伯此異母弟何以亦字伯豈一母之子即自為伯仲歟文選辨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注引崔瑋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稱夷為叔抑又異聞

水經濡水篇注云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木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

鈔三

三

于是改葬之事與此同惟太守之姓異未詳孰是

又按此文疑有脫誤本當云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伯遼海水漂吾棺槨蓋伯遼即伯僚也古字通耳後人不知有伯遼之名誤以遼海二字連讀遂去伯字并去水字

比干心十二穴

梁元帝金樓子云殷帝紂淫虐王子比干諫弗聽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觀之按史記但言有七竅此云十二穴亦異聞也

以箕子為風伯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爲風伯謂箕星好風也

按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尙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顏賦所稱風伯朝周當指此事非必箕子然上句歲星東方朔也則下句風伯又似實有其人升庵以爲指箕子或亦一說

慈童

日本人守屋元泰字伯亨著有東陽集集中有題慈童

鈔二

四

畫五言絕句一首序云世傳慈童事周穆王有龍嘗誤越王枕王放諸鄜縣山中私憫焉臨去授以法語曰朝朝誦之可爲周身之防慈童恐遺忘題諸菊葉既有露漉漉滴於溪流慈童飲之極甘美遂爲仙下流之民三百餘家飲者悉得上壽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中國人但知有鄜縣甘谷事不知有慈童也是真異聞矣豈周秦間相承有此說由徐福輩傳述至彼乎

水經湍水篇注云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可空

王暢太傅袁瑰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按此亦卽南陽鄜縣甘谷也世知有甘谷不知有析谷因慈童事并記之

管仲父名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云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見陳心叔名疑

先聖本名兵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云陳召初名紹欲改名或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及問其語所本則不能知可謂異聞也按此真無稽之談以古文論此二字亦不相似乃謂去下二筆則是孔子時已有今之正書矣

鈔二

五

孔子至吳越

吳越春秋云越王旣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按越絕書亦有此文是孔子嘗親見句踐矣然此當在越王徙都瑯琊之後孔子未必至吾浙也

國朝馬驍繹史引吳越春秋云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
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而止按
此則孔子固嘗至吳矣而今本吳越春秋無此文

素相

國朝梁同書日貫齋塗說云孔子素王邱明素臣人習
用之素相未有用者論衡超奇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
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

蘧伯玉軼事

晉王嘉拾遺記云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造新曲以代
古樂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沈湎淫漫之

鈔二

本

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
親政務師涓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
按此乃蘧大夫之軼事

曾子子貢軼事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云人知子疾病子路請禱不知
孔子病于貢出卜太平御覽引莊子云孔子病于貢出
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
吾卜之久矣

又云人知曾子不忍食羊棗不知曾子不忍食生魚孝
子傳云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

之曰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生魚

宰我朝歌墮車

水經淇水篇注引論語比考識云邑名朝歌顏淵不食
七十弟子揜目宰子獨顧由楚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
子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今人止知墨子迴
車事不知有宰子墮車事

曾子沈水

宋書文九王傳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瓛上書曰臣聞
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按
困學紀聞引顏氏家訓曾子七十乃學謂未詳所出若

鈔二

七

曾子沈水事更千古奇聞矣

按琴操載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譏而見逐援琴作操曰
履朝霜兮採晨寒云云曲終投河而死然則孝於親而
沈乎水當用伯奇事或本作尹子後人誤作曾子耳

子韋

晉王嘉拾遺記云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
而進曰聞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語及未來
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景公賜姓曰子氏名之
曰韋即子韋也按子乃宋姓此後世人君以國姓賜人
臣之始

華子期

謝康樂集遊名山志云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按祿里先生即四皓之一華子期蓋四皓之徒矣

毛萇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昔闔閭使龍威丈人尋洞遇一石室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丈人姓毛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按此與傳詩之毛公同姓名是又一毛萇也

鈔二

八

周貞實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零陵淡山有石巖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於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為石按此秦之隱君子更在淮陽應曜之前而世無知者

時亮

後魏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引秦川記云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按時亮不知何時人必古之隱君子也

按唐述者據上文云羌曰鬼曰唐述因時見神人往還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然以時亮例之安知唐述非亦人姓名乎

寇先

水經睢水篇注云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城西門即寇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旁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奉事之按此則寇先者亦近乎仙矣

孫什

又濟水篇注云濟水又逕什城北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是孫什亦必隱居避世之士

鈔二

九

卜成

又洛水篇注云又東北九山溪水入焉水出百稱山東谷仲長統曰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謂是山也卜成未知何時人亦一高士

謝允

又沔水篇注云曾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嶠上山又曰仙室晉咸和中歷陽謝允舍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焉然則謝允去官高隱亦一陶

淵明矣

所輔

又河水篇東北過潔陽縣北注云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蒙等數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並為賊禽求代雄豪縱雄于此津所輔可謂孝盡愛敬義極君臣矣按所姓罕見世徒知漢有所忠不知又有所輔
水經注中所載古人姓名多湮沒不著因表出數人尚友者儻有取乎

虞詡字定安

鈔二

十

水經陰溝水篇注云武平縣故城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按范蔚宗漢書詡字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

杜周三子名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者即延壽延考本傳但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名因表出之按日知錄言兄弟二名而同其一字世謂之排行起於晉末漢人無有然杜氏三子皆以延字為名則西漢已有之矣或譜牒所言多出後人偽造未盡可據乎

盧白頭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國子博士盧白頭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流通百氏晉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於世按盧白頭之為人知者尠矣宜表出之

開元中十八學士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真趙元默母吳呂向咸虞業李子劍東方顛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為十八學士命董萼畫像御製贊為千

鈔二

士

載翰苑盛事按太宗時以杜如晦房元齡等為十八學士至今豔稱之而不知開元時又有此十八學士

都督閻公瑒

滕王閻序都督閻伯璵欲其婿吳子章為之此事人所共知也王定保摭言云王勃著滕王閣序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則閻公之婿是孟學士而非吳子章未詳孰是

王子安序云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孟與王必坐中上客猶都督閻公宇文新州皆實言當時之人非古人也後人不達此而異說叢起

矣閻公之壻當是吳子章而非孟學士孟學士必當時負文望者或閻公欲揚其壻之名使孟學士宿構一文俾其壻冒爲已作以誇坐客耳王定保知此文爲孟學士作蓋傳聞之得實者而以孟學士卽閻壻則又誤矣余于千載下發古人之覆未知然否

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子安滕王閣詩畫棟珠簾一聯卽本此不獨落霞秋水兩句有所沿襲也

吳嶠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吳嶠嘗溪人年十三作道士煬帝

鈔二

三

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而旺氣流萃於秦地令不之信至神堯卽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卽袁天綱之師也至今人知有袁天綱不知有其師吳嶠嘗溪人則吾郡人也宜表出之

房元齡名字

宋張湜雲谷雜記云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元齡墓碑亦云字喬隋人多以字爲名元齡實本名喬後來卽以字行卽以名爲字也實萃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迹云房元齡字喬年豈以單稱不類衣德遂添一年字乎宰相

世系表又以元齡字喬松未知何據按喬年喬松人所罕知宜表出之

張龜齡

唐顏真卿撰浪跡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云元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改名志和字子同按張志和原名世罕知者志和兄松齡有答弟志和漁父歌見全唐詩

温庭雲

北夢瑣言曰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今庭筠之名行而庭雲之名廢矣

枯松太保

鈔二

三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謂之枯松太保與馮異稱大樹將軍可謂的對

衛遜

唐許渾題衛將軍廟詩序云將軍名遜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弓劍二十七游并汾間遇神堯皇帝始建義旗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乞歸侍殘年詔許之旣而以孝敬睦閭門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廟宇荆溪之濱以平生弓甲縣東西廡下歲時祠祭頌福其上焉文士王敖撰碑辭實詳備惜乎國史闕

書其人因題是詩於廟壁按此則遜亦唐初一名將而名氏翳然記此以補唐史之遺

韓膾眼

卽韓通也齊東野語云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藁劉問爲韓膾眼立傳否焦默然劉笑曰如是亦是第二等文字

馮道不知生日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馮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是馮道終身無生日也然不知出何書據舊五代史道官至戶部

鈔二

西

侍郎始丁父憂不當不知有生日

陶穀本姓唐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留祖名改姓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嘗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卽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八大王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

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立號之尤尊美者乃特贈天策大將軍王性嚴毅威望著于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按今小說中說宋仁宗時事有所謂八大王者當時乃真有此稱也

宋沈淑詣史云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于北虜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每牽馬牛渡河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

癸辛雜識載羅壽可遊汴梁書所見云登雲樓俗呼八大王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

鈔二

五

八大王之子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曰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餓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木馬子不知何物宋沈淑詣史云周王元儼慶曆四年封燕王好坐木馬遇饑則於其上飲食仍奏樂於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是又以爲燕王事不應父子同好木馬殆傳者誤也

按宋周密志雅堂雜鈔云劉貢父書燕王小子元安年三十餘不知人事每食必置糞少許於食中世傳黨進之事似之據此可知八大王英武而其子愚蠢所謂木

馬子者竟是何濁之器考新唐書回鶻列傳云突厥三部落乘木馬馳冰上以黑漆足屈木支腋蹶輒百步此言木馬不言木馬子殆猶今之冰牀非可用之於居家者也元吳自牧夢梁錄有項桶浴桶馬子桶之名此言馬子不言木然曰桶則固以木爲之卽今所謂馬桶也在宋時已有馬子桶之稱則允良所坐木馬子必是此物因坐其上進食傳聞過實乃有食必置糞之言亦可見其清狂不慧不足紹其父之遺風矣

鈔二

考

事惟允良與元安有二名未詳孰是至譜史謂是燕王元儼事則失之

蘇杲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濟人之急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寡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按蘇吳之行誼略見於蘇明允族譜後錄今人但讀其族譜序而族譜後錄上下兩篇罕有讀者故其先世事實知者鮮耳

林和靖祖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云十國春秋林克己錢唐人忠懿王時官通儒院學士博學善文章宋隱士通卽其孫也

司馬公實王介卿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載司馬溫公會字公實見瞿耆年籀史注王荆公初字介卿見曾子固懷友詩按今人知有君實不知有公實知有介甫不知有介卿也又引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亦人所罕知者

蘇明允諡

鈔二

考

元劉壘隱居通議云三蘇皆得諡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穎濱文定森然鼎峙爲一代文宗余按老蘇之諡本傳不載據本傳云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豈後人稱其官曰蘇文安而劉氏誤以爲諡乎

東坡一字子平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蘇子瞻一字子平文與可月岳齋詩云子平一見初動心輦致東齋自摩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注云子平卽子瞻也余按賦者車前橫版也則名賦字平義蓋相稱國朝沈濤銅駝斗齋隨筆云陸深玉堂漫筆云子瞻一

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蘇
鑾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自題曰蘇轍同叔案俞德鄰佩
韋齋輯聞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
維以識德是字仲和非和仲也余謂和仲或作仲和此
無足異惟與子平之字又不同何東坡先生舊字之多
也

老泉山人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
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然則世稱
蘇明允為老泉誤矣

鈔二

末

袁絢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
宣和間供奉九重嘗為吾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
中秋夕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坡為起
舞曰此便是神仙矣按袁絢為東坡客知者鮮矣是宜
與赤壁舟中之楊世昌同表襮之也

邵鍊

負暄野錄無撰人姓名云邵居上鍊工為釵股篆范文正公
作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余嘗傳得范公
書云云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

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邵鍊篆額時號四
絕按范文正公兩文至今膾炙人口而邵鍊之名稍晦
范公與邵書云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先生篆
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
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是文正公之意欲已
文託邵書以傳邵之見重於當時可見矣

章望之

癸辛雜識曰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章望之著
明統論以非之蘇長公正統論引章子之說章子即望
之也

鈔二

末

蘇佛兒

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蘇佛兒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
九十二次者九十
按父子兄弟俱長壽者宋王闢之池水燕談錄云開寶
中鄆陵許承為鄆州廬縣尉七十五歲其父瓊九十九
歲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唐季事賜衣
幣鞍馬

老申

癸辛雜識載羅壽可再遊汴梁書所見云相國寺有石
刻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音卿墨竹申

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中一百一歲惜老申不知何人也

張百杯張百篇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按李太白斗酒百篇人人知之不知又有張伯玉也

四清

元揭傒斯曼碩詩有題四清圖詩一清曰王右軍二清曰軒轅彌明三清曰玉川子四清曰林和靖按四子似

鈔二

手

不相類不知何以合為四清也

黃子久名靜堅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康熙間吳中顧來侯復纂書畫壯觀錄載黃子久水墨山水著欵大癡道人靜堅此名不經見余按堅與久義相應名靜堅故字子久也

海鷗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鄧馱

宋周羽沖三楚新錄云鄧詢美連郡人也背偃時謂之鄧馱按今人以偃者為駝子其字實當作馱

張小舍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百無一遺盜賊為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之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為誌其墓按張小舍一捕盜之人而亦以成名後世何途無人才乎

陳濟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語云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為總裁按陳濟之名今知者罕矣

鈔二

手

又按吳長元宸垣識餘云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湖廣王洪編纂南翔八老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唐時并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為社徐爵九十六趙陸九十四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以林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按此八老人當在明正德嘉靖間故詩云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鑾輿南幸年

吳門四才子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里鎮人也按唐祝文三君婦孺皆知而徐稍晦今盲詞家乃以唐祝文周為四才子周為周美成北宋人也大可一嘆矣又按明神宗時秦淮四美人為朱無瑕鄭無美馬湘蘭趙今燕見無名氏所著秦淮畫舫餘談

吳雨田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鄭版橋工隸書自成一派關帝廟道士吳雨田從之學字可以亂真然則世所傳版

鈔二

畫

橋道人書安知非出吳雨田筆邪

朱太平

明都穆都公諱纂云沈石田僅朱太平亦善山水

馮玉瑛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馬士英善繪山水得之者改其名曰馮玉瑛

余幼時有詩云君子雖爭沒世名流芳貽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馮玉瑛

茶香室叢鈔卷三

德清俞樾

公冶長書梅嶺碑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有莊癡者萬曆時人言事多奇中有張某將之官叩莊曰此行有險乎莊曰梅嶺最險中途遇風濤舟幾覆登岸見有梅嶺碑乃公冶長筆也按梅嶺未知何地似非江西之大庾嶺乃有公冶長所題碑真異聞也

畫藏文仲於卞和之傍

晉傅咸集有卞和畫像賦其序云藏文仲知柳下惠之

鈔三

一

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別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傍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慚色

楚僚臥冰

晉干寶搜神記云楚僚至孝敬事後母母患癰腫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即瘳僚聞之嘆曰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乃脫衣上冰臥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水開送鯉一雙母食之即愈按人知王祥事不知有楚僚事

趙仲讓

漢應劭風俗通云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

為高唐令不乘輿輿徑至高唐變易姓名止都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因稱狂亂首走出戶門太守以其舊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蠶曰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按此等事已開魏晉竹林諸賢風氣矣然襄城君即孫壽也趙君玩之薄其人耳

鈔三

二

應仲遠但執禮法以議之似未識其雅意

五世公

漢應劭風俗通載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子名舊才操鹵鈍世公竟舉舊孝廉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珍幸成人是歲舉珍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衛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

瓚為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按此一事可見漢時獎政不減後世五世公所到之處其舉孝廉但舉其年家子耳甚者子弟蟬聯而及乳臭之兒亦忝名器斯今人所不至此也至於增年減年以意為之當時文籍漫無稽考可以想見及為尚書所劾乃又黃緣戎幕叨冒軍功高臥家中策勳幕府然則近代軍功保舉之濫亦猶行古之道矣又按五世公當姓伍氏五與伍古字通也

李郭同車

鈔三

三

太平廣記引商芸小說云郭林宗來游京師嘗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亦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簿笨車上大槐城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按世知有同舟事不知有同車事宜表出之

天寶改元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李丞相泌謂德宗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按天寶改元自因宏農函谷關得寶符之故當時天下傳有宏農得寶之歌鄰侯乃謂因德宗誕生何也殆一時飾說耳

快活三郎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唐明皇也魏鶴山天寶遺事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

李輔國為高力士所殺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李輔國恣橫上切齒久矣因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左右按杜陽雜編語多愆謬然載此等事未始不足以快人心而警姦邪也

鈔三

四

李林甫像

唐高彥休闕史云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為元元皇帝真像又雕元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為言者詔除去瘞於殿陰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為太清宮使因葺修積廢掘地得玉石人林甫官銜銘于其背因具奏其事輦送京兆府擊碎之按人知林甫有斷棺之戮不知又有碎像之事也

按舊唐書禮儀志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采白石為元元聖容又采白石為元宗聖容又刻白石為李林

甫陳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為楊國忠之形而瘞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既盡毀瘞之是林甫之像瘞而不毀故得復出希烈國忠則毀而後瘞故不復見矣史但言林甫像之瘞不言其毀此可以補史缺

荔枝之禍

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元鼎六年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數十人按荔枝為南中尤物人知紅塵一騎勞人害馬為荔枝之禍不知又有此事

鈔三

五

又云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弊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友趾郡守極言其弊遂罷其貢按東坡荔枝歎自注云唐羌字伯游為林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此云交趾守當時言者不止伯游矣

僧一行寄蜀當歸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一行臨終留一物令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按此事人知有羅公遠不知有僧一行也

柏封大夫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人知松封大夫不知柏亦封

大夫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柏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可見古事未嘗無對

寶家槐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昌平州天壽山古槐相傳寶馬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五席稱寶家槐按靈椿丹桂久爲寶家佳話不意二千年後猶存此老槐也

柳公權畫竹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黃文節集有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韵注云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鈎勒成謂之鐵鈎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按柳誠懸以

鈔三

六

書法名千古不謂其又工畫墨竹也

武肅射潮

錢武肅王射潮事人所習知也然其詳人或未知按錢儼吳越備史云武肅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築不就表告於天禱胥山祠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采山陽之竹造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爲鏃旣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幣東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八十丈中央黃二十丈鹿脯煎餅時果清酒棗脯茅香淨水各六分香爐布

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千萬人鏖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竭海枯淵干精百怪勿使妄干唯願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募強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

辨皮日休事

老學庵筆記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榮爲元帥

鈔三

七

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被誅也愚按北夢瑣言稱皮日休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爲錢鏐判官則皮日休之終於吳越固彰彰在記載矣宋錢易南部新書載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讖也遂及禍皮陸齊名而皮之晚節乃至於是常以爲憾故錄此以辨其誣

王逸老

國朝陳錫路黃燭餘話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號王逸老欲與逸少相抗按此與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取法太白樂天同一可笑惜未知出何書

國朝鄭方坤刪補五代詩話引留青日札云梁園有富家杜四郎號杜荀鳴比杜荀鶴

唐餘錄

齊東野語云唐餘錄直集賢院王皞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注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且冠以國初哀贈之典新舊史皆所

鈔三

八

不及皞乃王沂公會之弟今薛歐兩史盛行而此書遂佚亦可惜也

火宋

元李治敬齋古今雜云予家舊蓄米帖四十有五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有火宋別之按水宋謂劉宋也漢火德魏土德晉金德宋水德故謂之水宋至趙宋則以火德王故謂之火宋火宋之稱甚奇世罕有用者

慎火停水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真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祥符間禁中數有大火遂以為先告之驗上以軍營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瀧岡阡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抄山太守

鈔三

九

廟襄事禱于廟祝版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風異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按歐公瀧岡阡表人入讀之至此等瑣事則世罕知也

張齊賢語

宋王闢之澠水閒談錄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或謗其居官弛慢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尉三十年臨老反養粥不了也按張公此言正與倒紉孩兒同一意義

成都繪像

宋呂陶淨德集巡撫謝公畫像記云成都舊風凡奉使

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按此知老蘇集張益州畫像記
益亦蜀之舊例使然

淨德集又有薛文恭公真像記公華陽人其諸孫某按
刑總兵留蜀五稔于是繪公真像於玉局觀之西室此
亦蜀中繪像之故事文恭乃蜀人故繪于玉局觀不於
仙游閣示與奉使者有別惟張益州不於仙游閣而於
淨眾寺或示尊異歟

不解南音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未幾以
諫議知密院一日上谷忽解曰劉某奏對背操南音朕

鈔三

十

理會一字不得按南人不習北音往往爲仕途之累蓋
自昔然矣

宋開封府題名

癸辛雜識云舊開封府尹題名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
所指指痕甚深

包順

宋王鞏甲申雜記云西羌于龍剛既歸朝至闕下引見
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
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按包
公在當日已名動蠻貊如此今小家說喜演說包公事

而不知有此

青沙爛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狄武襄赴陳州不憚語所親曰青
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
州青必爛死未幾果死按今人喜言狄武襄故事而罕
知此

伊川不作生日

宋俞元德螢雪叢說云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
歌樂蓋念劬勞之力按人於生日宜以此爲法

蘇子瞻章子厚遇虎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子厚爲商州推官子瞻爲鳳翔幕
僉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觀之
去虎數十步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著甚來由
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曰我自自道理既近取劍
沙羅於石上擲響虎即驚鼠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按此亦所謂能拚命者能殺人也而此事罕知者

趙清獻琴鶴龜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
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
除帥成都以琴鶴龜自隨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

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按趙清獻一琴一鶴人皆知之不知其又有龜也始而放鶴繼而投龜至晚年則止存雷氏琴矣
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趙閱道為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則又并不言琴也

東坡像

國朝葉廷珪鷗波漁話云吾郡陸氏舊藏宋本東坡畫

鈔三

圭

像貌秀偉而髯不甚豐不類世所傳者按葉字調生吳縣人

國朝毛奇齡西河雜箋云萊陽姜仲子出貞毅先生所藏東坡像示子則儼子像也腆頤黃白其色鼻垂圓根細而鬚朗然或謂坡髯仲子曰注戶部曰髯不必鬚即關壯侯可驗也

國朝王樞讀畫錄有大瓢先生是我非我圖云吳門陸紫逸變游林屋見此圖於道士許以為大瓢楊先生貌也道士曰此海上仙人是某祖所遺蓋二百餘年矣不識所謂楊先生者陸大奇之遂購還並紀其事以貽先

生觀此則知人之容貌固有相似者因東坡事附識之

石曼卿受杖

宋元懷拊掌錄云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街司所錄曼卿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且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按曼卿雖以詭詞免然不免受杖亦可為文士輕佻者之戒

鐵蛤蜊

宋王得臣塵史云丞相呂大防性疑重寡言及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對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鈔三

圭

雞肘博士

宋張知甫可書云張鼎為大常博士用雞肋為雞肘時輩譏曰雞肘博士按此亦伏獵弄璋之比而世罕知之
洗面濯足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類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蹠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次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閒日一小浴又閒日一大

俗按洗濯常事乃有如許章程亦可謂不憚煩矣

丁仙現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熙寧初介甫當軸神廟一切委聽以君相之威權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作為嘲諷肆其誚難介甫不堪然無如之何也故一時諺語有云臺官不如伶官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巷曾做雜劇本子葛守城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

祭姦臣首級

鈔三

南

宋無名氏古杭雜記云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按此亦見宋代之厚但不知所謂姦臣者何許人也

蔡京蔡卞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或前或卻問之從者皆無所見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邪否邪

秦檜生於舟中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黃州棲霞樓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臯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棲霞云

韓斲王騎驪

世人習用斲王騎驪事齊東野語云韓忠武王世忠以元樞就弟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驪放浪西湖泉石間則是騎驪而非騎驪也

王厚齋爲言路所論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王厚齋應麟爲右史兩制時劉敞

鈔三

主

在言路常論之云識局於形志奪於藝惟務諛說以釣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

文信國頂有拳髮

癸辛雜識云有金鉤相士遍閱諸館職云末坐一少年最不佳官雖極穹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曰頂有拳髮此受刑之相也蓋文宋瑞時爲正字居末坐也

田時秀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云轉運田時秀字彥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

之戲人如此

按余右台仙館筆記載廣東韶州人李繩武字肯堂生平所值皆是九數可謂無獨必有偶矣

原年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為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按日知錄云本官曰元官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改原字然則元年之稱原年亦其宜矣

明永樂時西域人至中國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何年

鈔三

未

然亦壞其半人莫能修永樂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修之豪髮不差又南京渾天儀亦此人所修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西洋國烏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著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天啟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州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顛毛不及寸皆團結如螺兩旁鬚鬚亦然按此則明時已以西洋烏銃教軍士矣

永樂朝待詞臣之酷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啟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詔戍邊復貸之令

挽大木啟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

明仁宗不善終

明祝允明野史云仁宗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乾象否紫薇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郭妃以中宮誕辰遠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進厄於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為疑乎遂取飲之妃失色已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按明史仁宗紀五月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崩於欽安殿不知野史何以有此說亦異聞也

王振由教官出身

鈔三

未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黃溥今古錄載永樂末詔取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子女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王振之惡備具史冊而云出身教官此事未經聞見至奉詔以教官淨身供奉內庭尤從古未有之事

選侍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萬曆三十一年神廟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時先帝生母孝和王后未有名封先監日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

侍某氏出按選侍二字蓋出於此其後李選侍事官府交關傳之史冊然莫知選侍二字所自始也

酌中志又云禮臣林堯封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是光宗李選侍外又有傅選侍皆當時所謂多選淑女以侍左右者也明史有趙選侍無傅選侍此可補明史之闕

客氏名刺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順治乙亥京師慈仁寺市有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實應朱國楨先

鈔三

末

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

明季流寇起釁於婦人

秋銓錄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來速不及豫防羽健悲極遷怒於駙遞倡為裁駙夫之說駙遞一裁倚駙遞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宗邦覆滅宗社而實釀於一婦人女禍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慎哉按秋銓錄不知何人所撰刻入吳江沈氏昭代叢書署云鈞雪齋主人沈元欽鈔

由柏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劉若寵妻周氏語康僧曰福世子

名由松今宏光本名由柏乃世子弟也以逃難潛於淮上聞士英擁戴因冒兄名士英雖昔任河南府知府亦不能辨其真偽按史載福王名由崧此或其初名也

又云張懋德青陽人崇禎甲戌年為福府長史丁丑謝官歸語人曰福國王自生世子外不許更有一子凡宮中生一子即令殺之水其異於常人之怪如此懋德以癸未春死於左兵而甲申乃有宏光之事宏光敗後周氏始以由松由柏之說密語所私今就二說審定之則福王止有一世子由松恐由柏者亦非福宗正支也

宦官八字

鈔五

末

癸辛雜識別集云凡宦官初闈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可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

呼吏為都

唐王定保摭言云許崇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狂遵幼為小吏一旦辭役就貫會崇送客至湖漶忽遇遵於途訊之曰狂都何事至京對曰此來就貢崇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崇始及第按原注云都者吏之呼也然則呼吏為都本唐人語小說中有都頭之呼非無本矣

亭長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懶真子曰唐祕書省吏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日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則三省亦有也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按兩漢傳注曰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學內之屬

唐人更點擊鐘

宋孔平仲雜說云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

鈔三

羊

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常擊編鐘

唐人猶尚右

唐趙璘因話錄云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據此則唐人賓主之位猶以西為上

舉人流落教坊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見教坊之長同賀莘老莘老引見于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

線見因啟相公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不上劉為大笑按宋時舉人未為科目然既列士流且負才名乃至流落伶官亦可異矣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廣東劉八工文詞因赴京兆試流落京腔成小丑絕技如演廣舉一齣毛把總到任一齣曲曲如繪按此亦可丁石之流亞矣

游士持書干謁

王楙野客叢書有游士持書干謁一條引沈亞之集與路鄭州書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為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

鈔三

羊

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為狂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云云可見此風亦古矣

盜賊自號仙君

水經渭水篇注云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白鳴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囚盜庫兵略吏民衣繡衣自號為仙君黨與漫廣明年冬伏誅

接近世盜賊往往託於神物之說以簧鼓愚民觀仙君之號則知此風由來古矣

顧舟契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視之乃願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願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按今時願船必有船票即宋時之願舟契也

算盜緝數

唐高彥休闕史云青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闕有吏兩人眾推合授從事掾不能決公曰有夕道於叢林聞者聆羣跣評竊賄之數曰人六匹

鈔三

筆

則長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幾匹令籌之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闕按此術在孫子算經經云今有人盜庫絹不知所失幾何但聞草中分絹人得六匹盈六匹人得七匹不足七匹問人絹各幾何答曰賊一十三人絹八十四匹其術先置人得六匹于右上盈六匹於右下人得七匹于左上不足七匹于左下維乘之所得并之爲絹數并盈不足爲人數楊公所說本此此吏能得之亦以此術也但依此算之微有不同蓋人數猶是十三而絹數則八十三耳

拔釘錢

唐馮贛雲仙雜記云趙在禮在宋州所爲不法一日制下移鎮永興百姓相賀曰眼中拔卻釘矣在禮聞之上表乞還鎮朝廷許之在禮每日率錢一千號拔釘錢按江南餘載云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觀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曰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觀州人不敢交語唯捋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此二事抑何相類

單名空格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今人題名凡單名者每於姓下空一格書令與二名者齊或以爲不典按唐梁昇卿書御史臺精舍碑其碑額碑陰碑側題名者一千一百餘人凡單名者中皆空一格書是唐已有此例也

鈔三

筆

書疏別紙

北夢瑣言云盧光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教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啟始也按今人書札亦多如此至章奏有所謂附片者亦權輿於此也

勒姓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勒僻姓也唐有勒思齊歷陽人與張說郭元振爲十友李供奉詩特生勒將軍神力

百夫倍刻本誤作勤又自注云漢有勒尊晉有勒痛按
余同年勒少仲河帥自言其先本劉姓漢之宗室封勒
侯至吳越時避諱改姓勒然古自有勒姓少仲此說或
其譜牒相傳如此耳

鈔三

卷

茶香室叢鈔卷四

德清俞樾

中山夫人

水經瓠子河篇注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二里
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
妃也按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中山
夫人豈即女皇邪
帝王世紀云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中山夫
人之名起於此殆後世之俗稱矣

褒姒事異說

鈔四

十一

梁元帝金樓子云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白服廢太子
而立之褒姒者周宣王時歌云皦皦白服實亡周國宣
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
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奔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
褒姒焉按此與史記所載糜孤箕服之歌異

妲己

國朝劉廷璣在園祿記云妲己姓鍾名妲字己此說未
知所本按晉語云股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
注曰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字
己姓然則姓鍾之說當是俗傳不足據也

說文女部改女字從女已聲此似即姐已之已乃許君以爲女字則又不以爲姓矣

曩聞人言有用老杜北征詩韵者於姐字竟無他義可用余按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大小全棚傀儡有竊姐細姐又官本襍劇段數有婚賣姐長壽仙姐又有老姑遺姐檻辱店休姐雙賣姐但未詳其名義
明王志堅表異錄云後唐瓊花公主有二貓一白而口銜花朵一烏而白尾主呼爲銜蟬奴崑崙姐已按姐已之名施之於貓義亦未詳

衛靈公女

鈔四

二

國朝馬驥釋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桃湯起於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將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按列女傳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余嘗據其說以爲古有守貞之女之證今觀此則衛靈公女亦一貞女矣桃湯之禮與柏舟之詩可以並傳

魯班妻雲氏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魯班營造正式六卷略說云班周時人妻雲氏居江西隆興府地名市縱按此不知所據亦異聞也

絡慕

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淮南子齊俗篇云待西施絡慕而爲配注云西施絡慕古好女也按今本作西施毛嬙遂無知有絡慕者
御覽八百九十六卷引作西施落纂落絡音同纂慕形似未知孰是

文珠

鈔四

三

唐馮贇記事珠云徐福爲始皇作自然之簾懸於宮門始皇抱文珠置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不事鉤也故又名不鉤按文珠不知何人豈秦宮女之名邪
邢三姑

元王逢梧溪集有題邢三姑廟詩云祖龍之世邢三姑事跡缺載鬼董狐相傳有功澱山湖百媪畚鍤當先驅至今雕甍映銅鋪祈祥弭患無日無按邢三姑事惜未得其詳然讀此亦可見梗概故表出之百媪句有原注云地有百婆橋

秦始皇美人

水經注沔水篇注引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又引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巡此美人死葬山上山下有美人廟按此美人惜不傳其名也

項王妾

國朝陳錫路黃嫻餘話云唐傅奕考覈道德經象本有項羽妾木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冢得之羽美人之見幸者人知有虞耳乃復有耽嗜元虛整理鉛葉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戚夫人

水經沔水篇注云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得

鈔四

四

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帝為驛致長安獨復其鄉按洋川道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據此知夫人本巴蜀之產必高祖王漢中時所得也可與文君薛濤並為彼中之秀矣

姚精二女

水經江水篇注江水又東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為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郡縣表異焉

張帛

水經江水篇注引益都耆舊傳曰張貞妻黃氏女也名帛貞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貞手於灘下出時人為之語曰符有先緒樊道有張帛按先緒即孝女叔先雄見於范史至今以比曹娥而張帛事則不甚著然賴張帛事猶可考正范史雄字之誤裕與帛為韻可知其名先緒不名先雄也

蔡伯喈母

晉張華博物志云蔡伯喈母袁公妹囉卿姑也按蔡中郎父名棧見本傳其母之姓則見此

鈔四

五

彪袁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古之婦人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之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袁頓首豈以卑答尊當爾邪按以夫姓冠己姓如李夫人自稱李衛人所知也至以夫名冠己姓則人罕知之且後世亦未有循用者故表出之又卞袁二夫人皆稱頓首然則婦人亦可稱頓首也

又按李夫人自稱李衛而湛淵靜語云絳州東庫本一帖云衛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今世婦人以

夫姓冠已姓輒曰某某氏不如曰某氏某為近古也

木蘭

水經汚水篇注云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石岸有城名伎陵城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塞云按木蘭一詩世莫知為何許人而此亦有木蘭之名更莫可考矣

本篇又云汚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按木蘭橋亦不知以何得名

烈女貞節圖

鈔四

木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御府所祕古來丹青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貞節圖第三謝雉西晉人烈女謂綠珠按此則綠珠事在當時已流布丹青矣謝雉名蹟稍晦賴此圖而見

玉奴

明鄺露赤雅云楊妃井在容州雲凌里妃姓楊名玉奴別字玉環號太真按玉奴之名人所罕知即其為雲凌里人亦自來歌咏楊妃所未及也又云母葉氏懷孕十三月而生

國朝陳蓮塘唐代叢書陳鴻長恨歌傳後附元虛子志云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真二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有道士以少君術使上見之曲盡綢繆脫臂上玉環納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按楊妃取名之故亦世人所罕知者又云道士姓王名舟未知即臨邛道士否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唐大詔令一百三十卷余考之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瑒長女為壽皇妃蓋妃之父

鈔四

七

為蜀州司戶元瑒生而早孤養于叔父元瑒家故冊稱元瑒女也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命孫逖撰救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乙酉七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辰冊左勳衛二府右郎將韋昭訓弟二女為壽王妃是月即於鳳皇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壽王妃前後二冊文及楊妃入道救時日皆班班可考千載而下覽者能不失笑乎

楊妃粉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楊妃粉產馬嵬坡上取之者

必先祭然後掘之去浮土三尺有土如粉膩滑光潔於女子最宜澤肌有效

按馬嵬是人姓名元和郡縣志云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馬嵬于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也今楊妃豔蹟千載猶新而馬嵬則無有知者矣

嬌陳

唐趙璘因話錄云柳氏奕葉貴盛睦州刺史諱齊物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娟嬌陳者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悅焉嬌陳曰第中有錦帳三十重即奉事終身蓋戲之耳翌日如數載席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

鈔四

八

約入柳氏之門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元宗聞嬌陳名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不可絕也許其歸按嬌陳以風塵中人為貴游家妾而不貪妃嬙之位涕泣辭歸亦可謂賢矣此事知者鮮故表出之

蕭溪女史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蕭溪女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年十九歸白樂天後為蠻素所譖失寵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于西湖之靈隱山女真庵中臨歿曰白尚書已為海山院主先妾五尸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逝吾友汪子

宏屈方伯里其家偶于此上遇女史粗述其事按此事好事者為之不足信姑存作談助耳

辨金鑿子事

唐馮贄雲仙襟記云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字傳遂輟以勒之按長慶集念金鑿子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與爾為父子八十有六旬則金鑿子未周三歲而天安有十歲書北山移文之事

杜仲湯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為李錡侍人

鈔四

九

錡敗填宮後為漳王養母漳王黜放歸浙西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按人知杜秋不知杜仲陽豈其名乎

劉將軍

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報滁州許勅云得狀知妻劉氏將從征討願效勤勞嘉尚之懷諭言不及吾嘗覽後魏書見楊大眼者武伎絕倫戰功居最其妻潘氏頗善騎射至於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大眼時指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吾思見若人為日已久不期今夕得舉妙才此亦可謂劉將軍矣按此事世所罕知特表出之庶劉將軍之姓氏不泯也

又有許勅妻劉氏封彭城郡君牒云滁州刺史許勅妻劉氏英才天授貞節日彰一昨專命良夫討除叛卒還陳丹赤固願同征手驅組練之羣遠攻城壘身脆綺羅之色久犯氛埃四德有餘六韜可試豈獨家之肥也實爲邦之媛兮夫旣冠其銀瑤婦宜榮於石窀云云可見劉氏在當時亦必著有戰功矣

包孝肅公子婦崔氏

宋韓元吉南澗甲子集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云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肥人也其鄉人至今祠公於節婦臺下節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誕

鈔四

十

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爲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尙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媵妾生子於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爲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荊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旣鄉人上其事朝廷爲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號爲節婦臺按孝肅之名婦豎皆知而節婦姓氏知者鮮矣宜表出之

按宋史本傳初有子名縉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

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縉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縉據此則公長子名縉而縉則媵所生之子也與韓記不同宋史修於元或不如韓記之得實乎

東坡妾碧桃

國朝葉廷珪鷗波漁話云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署眉山蘇軾書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云其友人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公南遷時遣妾碧桃於縣因

鈔四

七

爲此詩按東坡果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采入姑志以廣異聞余謂卽因此石刻而附會耳

東坡妾榴花

宋陳鶴耆舊續聞云陸辰州子逸嘗謂余曰東坡賀新郎詞後擷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闕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鶯鶯燕燕

宋陳世崇隨隱漫錄云錢唐范十二郎二女為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陸氏貧羣妾散燕燕獨不忍去按鶯鶯燕燕見坡公詩皆用張氏故實也至陸氏之鶯鶯燕燕人罕知之矣

韓斬王妻妾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引錢蒙叟韓斬王墓碑記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斬國夫人按世止知有梁夫人觀此知斬王正妻乃白氏餘皆妾也以王功大故並受封周氏亦妓女見王明

鈔四

主

清揮塵三錄茅則未聞

秦檜妻

世知秦檜妻王氏不知亦名家女也老學庵筆記云秦太師娶王禹王孫女

女秀才

國朝董恂宮閣聯名譜引靜志居詩話云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尚功局萬載縣志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二十六年舉女秀才以疾還鄉按遼史邢簡妻陳氏通經義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此乃虛稱耳不謂明初乃實有女秀才也

翁夫人石像

明鄭仲夔耳新云建業僧於秦淮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置一龕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為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并二女投淮河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輩踏不安曷正之人始知其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漬血成像其理難明以此觀之則莫宏之血三年化碧殆非虛語

楊九娘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父命夜守桔槔為蚊所齧不易其處竟以羸死故

鈔四

主

其里至今名孝女里里人立廟祀之按高郵之露筋祠其說不一此則真可謂露筋祠矣

碧虬

國朝鈕玉樵觚賸云湖州白雀寺萊竹盈園有女子刻詩於上云閒披金銀撥翠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疏雨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虬題按女子以碧虬為名亦殊奇豔

一丈白

宋自牧夢梁錄私妓有一丈白楊三媽按人知有水滸傳之一丈青不知更有此一丈白也又有十般大胡憐

隣展片張三娘半把繖米七姊殆亦當時相傳之混名邪

十四鹽

國朝董恂宮閣聯名譜引續幽異錄云黃妍麗河朔閒女子也與蕭玉涵以詩唱和遂成配偶好事者為撰十四鹽傳奇以唱和詩皆川鹽韻也

記日本二女子

日本人原善著先哲叢談云二山義長字伯養妻垂水氏名三字省君貞正有操伯養將出而有火謂省君曰火遠必不及若逼吾歸攜汝少焉風急燒及鄰弟子謂

鈔四

曰盍早去省君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其行不待夫而去此不奉夫之言也不奉夫言以求苟生不如死時火益熾而守死不變已而伯養歸乃俱去又載五井純植烈婦傳曰烈婦栗氏甲斐國田中村農家女也嫁同村安兵衛有惡疾栗事之無厭心享保十三年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澎湃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至夫四肢爛潰不可起謂栗曰我窘此惡病死水幸也汝則避矣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乃扶舅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命舅曰汝與夫來不然我不獨生栗曰敬諾大人步趨請先行乃以舅副衣及

田地典契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遺之入室侍夫側與夫同死此二婦一幸而免一不幸而死均可謂賢矣

虔婆

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一條云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為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按較耕錄三姑六婆虔婆為六婆之一未知何指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述沈留侯之說曰方言謂賊為虔猶言賊婆也此亦強作解事方言之義乃賊殺之賊非賊盜之賊也

姬人爭物

鈔四

梁劉孝綽集有一詩題云遙見鄰舟主人投一物眾姬爭之有客請余為詠按此瑣事亦入吟咏足見古人好事不減今人也

茶香室叢鈔卷五

德清俞樾

元氣重十六兩

蘇子由龍川別志云張安道知成都日以一醫官自隨重九日請出觀藥市見一道人道人曰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然服之亦無他異

鼻中氣

宋俞珍席上腐談云欲知時辰陰陽當別以鼻鼻中氣

雙開是也

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

一世二世有順數逆數二例

國朝駢道道人薑露庵襟記云譜牒之法由始祖順數而下行文亦可由本身逆數而上或謂無此例子證以韓文石君墓志韋公墓誌皆不服又翻晉書賀循傳論毀廟一節示之乃服

按賀循傳云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按此則高祖之父為五世高祖之

祖為六世蓋數從禰起非從己身逆數而上也今人以高祖之父為六世祖非是

義居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鉛山周氏義居記云周氏家鵝峯之下蓋三百年矣至處士欽若字彥恭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為恨逮其病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芸曰芾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於民部祈給之憑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為給據子孫不得

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

許外人告而聞於朝省坐於不孝之罪鄉人莫不欽歎按此即後世所謂義門者惜周氏子孫能守其訓至幾世不可考矣

記又云我朝至道中南康洪氏累葉聚會期功百口建塾館於雷塘以誨子弟太宗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居之字以為寵且命之官按累世同居者遠則唐初張氏近則明初鄭氏最著至宋之洪氏知者鮮矣

義莊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鈇山劉輝嘉祐中連冠國庠崇政殿試又爲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眾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館初范文正吳文肅皆有志義田及後登兩府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資能力爲之士君子以爲難按范氏義莊甚著而劉氏事世無知者不可不表出之也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鉛山周氏義居記云處士周欽若字彥恭慕其舅祖里儒劉輝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

鈇五

三

天下第一也其祖妣之喪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爲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今名其社曰義榮然則周氏與劉氏有連薰德善良有自來矣

榮侍下

宋樓鑰攻媿集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云祖父俱存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侍下按重慶之名今尙沿之而榮侍則無此名矣且亦未詳何義

宋宋祁景文集有送保正張員外詩自注云君榮侍二親而行意榮侍亦宋人常語猶具慶也

元微之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八人同著綠衣

裳自注云同年科第宏詞呂二昞王十一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刊李十一復禮呂四頰哥舒大頰崔十八元亮逮不肖八人皆奉榮養此宋人榮侍之說所自始也

重侍下

宋呂本中師友禠志云往年在重侍下每夜侍榮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按榮陽公名希哲乃公著之子本中之祖父也

宰相具慶

明朱國禎湧幢小錄云唐至元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

鈇五

四

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宋王得臣塵史云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爲樞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宰相母喪

歐陽公歸田錄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

上諱下諱

今人稱其先世之名每曰上諱某下諱某此語宋人已然宋王懋野客叢書有髻奴事一條云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又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先伯諱上大下正

父憂母難

元白挺湛淵靜語云劉極齋宏濟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按今人於生日曰母難日不知有父憂母難之說

孫子算經云今有孕婦行年二十九難九月未知所生答曰生男術曰置四十九加難月減行年所餘以天除

五

五

一地除二人除三四時除四五行除五六律除六七星除七八風除八九州除九其不盡者奇則為男耦則為女按此於理殊不可解而其以孕月為難月則母難之說由來久矣

男用女媪女用男媪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每年四仲月選乳媪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媪子府居住生皇子則用生女媪口皇女則用生男媪口按此俗今人猶然民間雇乳母雖不能拘此然初必與乳男必以女女必以男初不知其何義也

過房

今俗無子而以兄弟之子為後曰過房朱子言行錄前集王沂公事第七條云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是宋時已有過房之語

添房

癸辛雜志云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闈及權貴各送添房之物按今人送嫁女家曰添箱即古人所謂添房也

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而嫁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其祖姑許嫁顧沂大夫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

五

六

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成禮按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載在內則古無女年二十不待服除之說殆宋時見行之法邪

畫父母像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王沈集稱日碑垂泣於甘泉之畫楊雄顯頌於麒麟之圖遂畫先君先妣之像傳咸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曹休畫其父像對之流泣陸機有丞相像讚大司馬夫人像讚按此乃後人畫先代遺像歲時奉祀之所自始也顧氏日知錄言始於戰國之時然其所引招魂像設君室之文似

非本意恐未足據

詠蓼莪泣涕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按讀蓼莪詩三復流涕者世知有王褒事不知又有此事也

又按秦氏者失其名而稱之為秦氏也下云氏為泣涕即以氏字代其名矣今世俗於婦女有此稱不知并可施之男子

抄五

七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南齊顧歡早孤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為王偉元事耳

減算延母壽

宋樓鑰攻媿集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稿云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卒按此乃今俗所謂借壽也古人已有之

子死捐生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餓虎見太宗

寶錄按喪明之痛賢者不免然何至以身殉之視未呼延贊割股療子之疾更為異聞矣

七女造塋

水經沔水篇注壻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得一塋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塋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

水經清水篇注云道側有二石樓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二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元宅歸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

抄五

八

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一女建樓以表孝思

五女激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為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今淪於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為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脩此激以全墳宅按此可與七女造塋並傳矣

又云女嫁為陰縣恨子婦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嶺上恨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

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
假子是前漢人按此事俗諺有之不知其本此也

又按沔水篇注云漢水又東為假子潭潭中有石積洲
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為假子葬父于斯故
潭得厥目焉可知俗語相傳非止一地矣

女為父立碑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南逕闕林山東有二碑其一
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為
立碑于此不知何代人也按女為父立碑金石家所罕
見鄭注多載古碑文惜此碑之不載也

鈔五

九

一產三十六子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康熙五十四年蘇州民郭庭
桂妻一胎產三十六子其大如鼠兒風即與凡兒等巡
撫趙宏燮履乳母三十五人并其母以哺之按此可謂
人疴矣惜未載其究竟不知其臂長大否又載 國初
徐州民間一子產時齒即盈口長能讀書為貢生而卒
此則尚不為大異也

東金西木

宋陳郁藏一話輒載金人李國棟詩云東金西木兩睽
遠由此生男不足依自注云瑤瑛子曰東金西木定生

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為此耳

冰玉

宋張耒柯山集冰玉堂記云熙甯中予為臨淮主簿始
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
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于世元符中予謫
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
我大父于牀下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原之
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
居之堂曰冰玉按世知冰清玉潤為翁婿事不知冰清
玉剛為父子事故表出之

鈔五

十

男子亦稱歸甯

宋趙湘南陽集有送周提下第歸甯序其文言周君進
不以文自勝退不以文自負今將駕舟東歸慰慈母是
男子亦可言歸甯也

作伐

世謂與人作媒曰執柯又變其文曰作伐似不成語宋
郭象暎車志載傅霖事曰霖夜坐見娣婿林家二亡婢
自前行過其妻及女云適見其婢自外來云與小娘子
作伐則宋時已有此語

郎罷之罷可讀平聲

宋陳隨隱漫錄載吳石翁句新詩卻要多拈出突過耶
罷張戎軍則耶罷之罷可讀平聲

阿茶

唐李匡父資暇集云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宅家子蓋至
尊曰宅家公主以下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
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為茶子亦云阿茶子或
削其子遂云阿茶

按元好問詩牙牙姣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云
唐人以茶為小女美稱嘗不得其解李氏說或近之矣
此書所載如奴為邦如廁為屋頭頗足存古之遺言至

抄五

本

其所說則皆穿鑿無理

姐姐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上嘗語憲聖曰極知相同勞
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媿俟姐姐歸爾其選矣憲聖
再拜對曰大姐姐遠在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
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
原注曰姐姐謂太后

按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太祖賜后詔云錢三貫與娘娘
充作劇錢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又載宣仁高后與慈
聖曹后言稱奏知娘娘是宋宮禁中帝后呼其母與姑

皆曰娘娘不知高宗何以有姐姐之稱

白罔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
漁家日在湖中自無不肌粗而黑有生女瑩白者名曰
白罔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

按吳人呼女為罔據集韻二十六緝有罔字即罔之異
文訓為私取物則非所以稱女余謂吳人呼女為罔實
因罔字而製此字變從子為從女耳

稱謂之異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甘州人謂姊妹之夫曰挑

抄五

本

擔其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慧之
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謂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國中呼父為巴馳叔伯亦呼
巴馳呼母為米姑姨姆亦呼為米呼兄為那姊亦呼
為那呼弟為補温呼舅為吃賴姑夫為字賴愚按母之
為米兄之為那猶有古音之遺

國朝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載西陽雜筆云呼外父曰家
公外母曰家婆呼叔曰晚晚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
為叔之子易長養無刑剋也尋常稱父母為哀命哀娘
又有稱哀姐者按此所紀乃湖南辰州府俗也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畧云彼此稱呼曰阿哥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那阿馬叔曰葛克赤子曰濟女曰又而漢濟甥曰濟頰即哈夫曰畏根妻曰又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斯曰哈哈朱子了頭曰又而漢朱子國朝印光任澳門紀略載西洋語父為擺母為買子為非盧女為非喇孫為列度兄為意利猛架蘭的弟為意利孟庇記呢奴姊為萬那妹為意利孟叔伯為即是撓嫂為冠也打妻為其辦惹盧子婦為情喇外父為疏古盧外母為疏架喇舅為冠也度外國之語譯音無定姑

鈔五

圭

記之以廣異聞

麼些人名

國朝余慶遠維西見聞記云麼些即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為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疎愚謂此即古人以王父字為氏之遺意也

姑姑

東坡志林云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今姪呼其姑曰姑姑宋人已有此稱

婦

俗呼叔母為婦北宋人已然王楙野客叢書云僕家有富鄭公一帖前後皆書舅百拜幾叔幾婦

稱妻父為岳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劉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時梁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太祖竟為記忌親家句下原注曰復王太岳蓋劉乃復王妻父故云太岳

按梁太祖第五子友璋封福王復王疑福王之誤

尊夫人

鈔五

西

宋韓元吉南潤甲乙稿有答朱元晦書云聞尊夫人已畢大事比日秋冷孝履何如云云按尊夫人之稱今人以稱其妻不知古人以稱其母也

上下同門

唐趙璘因話錄楊家上下門生一條注云代有姑之婿與姪之婿謂之上下同門此亦古今稱謂之異者以此推之又知古人僚婿得稱同門矣

稱人曰老兄

朝野僉載來俊臣謂周興嗣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窺老兄之稱唐人已有之史作公者史家所改也

仁弟

宋樓鑰攻媿集跋從子深所藏書畫云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按今人或以仁弟之稱施之卑幼宋人已不然矣

年兄

宋馬永卿懶真子云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唐江上是宋人已有年兄之稱

鄉弟

宋王闢之渾水燕談錄云張忠定公詠為御史中丞一

鈔五

事

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失人臣體遂彈奏之

晚友生

國朝吳應箕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與之房師也宜與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

同門

唐王定保摭言云李肇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肇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然則同門之誼唐人已與同年並重矣

同學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自前明崇禎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自黃太冲始也太冲題張魯山後貧交行云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介州記不佩自注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今社盟之稱久絕同學則有之然亦惟師施之於弟子平交則否矣

門孫鄉祖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張公元楨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取稱門生通狀曰門孫家宰馬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

鈔五

事

祖此可作對也按鄉尊之稱今亦未聞

致政大夫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朱文公杉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鄉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例也按此四字未知所出雖朱文公有此說後世亦無備用之者

老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吾邑陳莊靖之子少

參抱沖公顧太常雲程之子副使塵容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俱稱大老爺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舉人貢生並稱大爺矣按稱謂之變諸書亦有載之者而此最詳備可證 國初稱謂與近時迥異也

又云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顯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按此稱今久不聞矣

大人

鈔五

七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謂亦隨時為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為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呼直指為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與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邦夏玉麟垂髫時呼縣令為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為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為稱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按如上一條則 國初時九卿及司道以上俱稱大老

爺據此條則又稱大人矣一人之書而有不同何也

自稱卑末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啟伏念某艸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自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唐王定保摭言載裴思謙以仇士良書求狀元侍郎高錯欲見之曰卑吏便是然則唐人已有此稱矣

宋袁梅清容集有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

院君

鈔五

末

宋周密武林舊事官本禱劇段數有醉院君瀛府知不足齋本有注云陳刻院作縣

按今世小說家有員外院君之稱不知院君為何義今觀此乃知是縣君之誤蓋古婦人有郡君縣君之封稱縣君猶今稱孺人也

鴉鬢

宋人異聞錄無作者姓名載建康楊二郎過一婦人稱為鬼母遣小鴉鬢出探又分付鴉鬢為置一室今人呼婢為鴉鬢亦宋人舊語也

雲萍錄

齊東野語云趙忠肅開京西關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趙一見卽異人待之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復命請于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按雲萍錄當是記載師友姓名之書

清甲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孔紆墓志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王蘭泉不得其解清甲謂清門甲族耳

鴈泊人戶

宋趙蕃章泉稿有一詩題云艤舟楊口叩居人以何時縛屋於此何時復去云我乃鴈泊人戶冬來春乃去按

鈔五

元

此等戶名甚新世知有鴈臣不知有鴈泊人戶也

貴壽無後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魏舒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一子一孫皆先逝然猶處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余謂此與宋喬村簡相似周密齊東野語云嘉熙之末行簡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八表矣時皆以官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落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謀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表祖子孫三世

僅存一身聞者憐之此兩公皆極貴壽而無後何歟然則富貴壽考而又多子孫如郭汾陽者宜爲千古僅見矣

家乘

宋折天經鶴林玉露云山谷晚年作目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按今世士大夫作家譜或文其名曰家乘本此

百歲以上人

國朝孔尚任人瑞錄載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恩詔八十以上者給絹一疋棉一斤米一石肉十斤

鈔五

辛

九十以上倍之以給過民數上司農其時百歲以上者二十一入山東九河南五江南三湖廣四

社公兒

宋郭象暎車志云劉知常襄陽人知常始生時首積面俗謂之社公兒

周密癸辛雜識云近時社公多爲回回所買或言其胸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膝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回焉敢殺人而取珠乎按此所云社公亦卽謂社公兒也腹珠妄說今不開矣

唐大塊

宋岳珂程史云清熙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二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日啗斗餘無所得食有瑞見之大驚遂入奏詔梟之殿前司余按近日有長人詹五蓋亦此類

唐張鷟龍筋鳳髓判有一條云衛狀稱揚州貢大人魯敬身長九尺力敵十夫配上押門宛籠酒不堪宿衛請退還木邑是唐時諸州有貢大人之事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輪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長丈餘倚屋簷食

人物化石

鈔五

三

水經澧水篇注云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

又滙水篇注云嶠水出都橋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是峽謂之貞女峽峽兩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石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啟生石中擊呱空桑抑斯類矣

又若水篇注云青蛉縣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

敢往牧

少五

德清俞樾

古金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襪記引一金萬錢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自三代至晉皆然按戰國時金價余別有說詳見諸子平議漢田畝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湖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積一金費鳳碑曰祖業

鈔六

良田畝值一金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按惠帝紀注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是一金為一斤而高誘注國策云二十兩為一金則又有異如其說則畝直十二千五百

十分稅一

隋書食貨志云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秋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按此則今所謂抽釐之法古亦有之矣偶見國朝李膺芸炳燭編引隋食貨志證稅契之始余因其下文所云并以證抽

釐之始也

宋印歲易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文三司印文尤蠶猶且歲易可見事之繁簡按此則宋三司及開封印歲歲易之今郡縣事更繁於宋而印不易無怪印文之刻敝也

周輝清波襟志有一條與此大略相同又云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印闕書

宋袁采世範云縣道貪污遇有析戶印闕則厚有所需

鈔六

人戶憚於所費皆體而不印私自割析經年既深或至爭訟凡析戶之書宜即印闕書以杜後患按此知宋時分家必以闕書呈官鈐印其制自較今為周密也

金字牌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遠日行四百里既宵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後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按岳忠武奉金字牌班師即此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金法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此金法與宋與金牌反遲木牌反速不知其故余疑文或有誤也

飛鳥使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家書許附遞

宋盛如梓老學叢談云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為法

舉人給來往公券

國朝王士禎夫子亭襍錄云宋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皆給來往公券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不獨右文盛典亦忠厚之至也按今雲貴舉人亦然官給輿夫二名擔夫一名

舉人著青衫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始於宣宗朝謂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今生員著襴衫舉人著青衫猶沿明制

禁服黃自唐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

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開因韋韜奏御案牘襦去紫用黃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

紫為閒色聖人不服而唐宋以來朝服尚之不知其義偶見宋王達蠶海集有一條云天垣稱紫微者紫之為色赤與黑相合而成也水火相交陰陽相感而後萬物以生故為萬物之主宰觀此則尚紫亦非無義今黃色猶重而紫則不尚矣

忌純白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掖庭宮嬪歲給帛多色絲爾遇喪賜俸稍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閒有十端為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按此知宋人已以純白為忌以著靴為敬

太平廣記引乾麟子云郎中李丹與濠州蕭復處士謁之無備保惟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寒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鞵登席即徒跣以為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有何典據此不足介懷按此則唐人已以著靴為敬矣蕭復後為宰相氣度宜必不凡乃以不靴

而履遂至巽然其時靴之重可見而李丹所以解之者則又甚婉切矣

背胸

國朝劉廷幾在園襍識云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雞之類卽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巢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或卽補子也按補子之名殊無意義宜稱背胸爲是

石位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日日引班則各有行綴首尾而趨就右

坐

位既謁罷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也運而去謂之卷班按石位之制卽今品級山所由昉歟

紫花墩賜坐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禹玉爲翰林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按紫花墩未詳何物或卽今所謂幾子乎

乘馬至殿門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慶厯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疑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椅

子輿至殿陛按此今制 賞朝馬之始又今時 賜朝馬者率坐椅子輿觀此知宋時亦已有之也

當廳下橋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橋冲元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橋否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按今制敵體之客大堂降輿降等之客就官廳候見正與宋制同宋時所謂賓次卽今時官廳也

禁武官乘輦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政和間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輦輦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輦今功令禁武官乘輦猶宋制也

禁謁

宋趙升朝野類要三百司門首謁禁者不許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則又加禁謁及不許出謁也按此條似謁禁禁謁有別謁禁者人來謁見則有禁禁謁者禁其謁人也今京官官都察院輒嘗謂曰文武官員私宅免見似卽謁禁之遺制

儀駕司

宋江休復稞識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張庫遂名此按今儀鸞衛即古儀鸞司而字變作鸞矣

宋時儀鸞司在禁中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禁中之火云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

選人家狀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髭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色多有髭按今制文生輒云身中面白武生則云身長面紫蓋唐制已然矣

錄大

七

宋時見任官得應舉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鑣廳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是宋時見任官得應舉也

宋高宗御書玉堂字

宋洪遵翰苑遺事云紹興三十年正月太上皇帝御書玉堂二大字賜學士周麟之得旨於都省宣示宰執刻石院中仍以石本分賜按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賜

蘇易簡遂為翰苑故事此人所知也而不知南渡後又有高宗御書故表出之

翰苑遺事又云太宗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簡紹聖間蔡魯公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二字止曰玉堂此事人多知之但不知何以必就杭州刻榜豈其時杭州刻工勝他處邪

學士非具員吏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載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

錄大

本

吏遂十八爵齊舉按今制翰林院官不分堂屬猶存此意

校書官日課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前朱圍之乃於卷末書校官姓名按宋人校書已鹵莽滅裂如此宜古書之不可讀矣

宋時史官

老學庵筆記云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歷中臣僚

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卽一日筆削了矣史官之不能其職在宋時已可笑如此

除擺侍從先命日者推算

宋周輝清波襍志云政宣開除擺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日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謂

僧爲州學博士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

鈔六

九

經於講筵哉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小兒官

漢衛宏漢官舊儀云中官小兒官及門戶四尚中黃門持兵三百人侍宿漢書百官公卿表百官志皆不載小兒官及門戶四尚官名愚按小兒官之名甚奇豈羽林孤兒之比乎

害肚感風

宋陳鶴耆舊續聞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謂之豁宿遇豁宿歷名下書腸肚不安免宿故

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余爲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麻置一簿書云感風則害肚歷可對感風簿按今制官員請假輒以感風爲辭當卽宋時感風簿之遺意

開印封印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除夕官府封印不復簽押至新正三日始開按田乃明嘉靖時人然則是時封印止此四日也今制未知何時更定

國朝查慎行人海志云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各衙門已封印兩日有旨召各省新授督學臣入南書房候考按壬午爲康熙九年據此知是歲於十二月二十日

鈔六

十

封印已與今制同也

減否奏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監司歲具所部官美惡奏上謂之減否奏若某員功過俱無者不具按今制年終考語似本此

薪俸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本朝初年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漢官則薪俸並支薪侈於俸如四品官季給薪三十金俸纔二十金順治甲午俸秋冬二季俸明年漢官但給俸不給薪按此知國初官員有給薪之例故至今

薪俸之名猶在人口而近來各局委員有薪水之給亦本此也

辟謫籍人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范文正為帥府辟置多謫籍未率敘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取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世咸多公此意

將帶隨行

宋歐陽文忠公集有辟郭固隨行劄子云臣準敕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甯州軍事推官郭固

鈔六

七

熟知沿邊兵民利害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口令一面發赴本任按此即今 奏帶隨員所自始也

通事

癸辛禱識云譯者之稱見禮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船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又皆譯之名按通事之名至今猶然唐帕蒲又則無此名矣

形騶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褚亮詩形騶出禁中蓋五伯戴紅

謂以唱騶自唐已然矣

公牘書行字

國朝沈濤銅駢斗齋隨筆云周益公奏議論依字云臣下凡有奏議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答其可從者皆謂之依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長貳例皆判依臣愚欲乞明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辨是奏在淳熙六年十月十一日奉聖旨依然則今牘尾判行始於南宋也

欽此欽遵

明劉基誠意伯集附錄禮部會議有云奉聖旨這本所

鈔六

七

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著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云云是公牘中用欽此欽遵字明時已然矣

又載禮部題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諡書曰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知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聖旨知道了是知道了三字亦明代已然也

今公牘中有准此二字惟上司行屬員用之誠意伯集

所載御史中丞許宏文館學士誥誠意伯誥末皆云宜
令劉基准此則此二字明代用之誥命

照得

癸辛禠識云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獻楊總攝所云
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
道觀今欲乞復元寺地楊髡遂從其請真可發笑也按
今時公牘文字每用照得二字冠首觀此則宋元時已
然矣然今時所用多自上行下者此乃自下行上微有
不同明時臣僚有於奏牘中用照得字獲咎者可知明
人於照得字已不敢輕用矣

鈔六

書

宋許國公吳潛奏議乞賞功以興起人心云照得去冬
變為不道既不得志於廬遂併力於滁又奏論海道內
外二洋利害云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
水路有三宋時奏議固用照得二字

前三後四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
節為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觀通典論冬夏至日寢鼓
兵一條鄭瑤曰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
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
冬至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按今遇 聖節及元旦

尚有前三後四之說

大狀小狀

癸辛禠識云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
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按今制
翰林院官具東見前輩有大啟中啟小啟之別蓋亦宋
時大狀小狀之遺意

忌用大行字

宋孫升孫公談圃載崔公度伯易作太行山賦以太行
近時忌改作感山賦按太大二字通用忌太行實即忌
大行也觀孫公此條上載蘇明允作權書永叔為改書

鈔六

書

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可知其意矣是大行二字為時忌
宋世已然也

國朝劉廷璣在閩禠志云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
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曼祖哀奄昧駕遐仙死
病苦泯沒滅因禍傾殞毀偃仆壞破晦州傷孤墜隳服
布孝短天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
殺絕忌憂切忠衰囚柱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
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樞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
愁夢幻弊疾遷塵元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屯師
剝革睽違尸叛散慘烈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沉

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龍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
上別逝泉陵按晏駕二字升遐二字連用誠宜避之今
分列二處不相連屬豈單用亦不可邪典憲法等字亦
在所避不知何故

唐時回贈之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
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
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
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也又如劉總外祖故
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

鈔六

圭

自義率祖推恩外族是以恩回贈其外祖也按此今馳
封贈之例所自始

贈本生父母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襍錄云李文正昉為相為本
生父故工部郎中趙母陳留郡君謝氏請以郊祀覃恩
追贈太宗嘉之詔贈趙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
封贈本生父母之始

按此條未詳備容齋隨筆云昉幼出繼於叔昉入相表
求贈所生父母詔贈其本生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
苜國太夫人本生父趙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

則并贈其祖父母非止父母也

又按舊唐書崔祐甫傳祐甫遺命猶子植為嗣植字公
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植既為相上言出繼伯父推
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則唐時已有贈本生
父之例非始於宋李文正也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出繼之子離任為本生父母治
喪自北平朱右君之弔始時先生官戶部侍郎其後大
臣遂援為例

古人親在不居丁憂之闕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盧杞

鈔六

共

所惡出為蘇刺時佑母在祀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
州

按南部新書又云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
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父祖未葬不析居

宋李元綱厚德錄云馬少保亮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
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
者不得析居按此議甚是惜後世不能申明此禁也

癸辛襍識云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
每歲縮小近見錢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

也

嫡孫承重服始於宋劉輝

宋王闢之通水燕談錄云鈇山劉輝喪祖母乞辭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是宋初有諸叔嫡孫不承重也

古人忌日亦受弔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云張說謫岳州鬱鬱不樂蘇頌方當大用而說與環善因爲五君詠以遺頌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齋書至頌門下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頌覽詩嗚咽流涕翌日上封大

鈇六

七

陳說忠貞蹇謗不宜淪滯遐方遷荊州刺史按此知古人於忌日亦受弔也

又唐韋絢劉賓客嘉譜錄載崔丞相事云某日私忌洪州諸僚悉之江亭將慰崔忌是亦忌日受弔之證

問疾攜紙錢

宋王鉅默記云安元獻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蓋已膏盲或遂不起卽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後數日卽薨按問疾而以紙錢行宋時制度如此真可笑也

人臣祭皇后

唐趙璘因話錄云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尙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尙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柳名芳以書急召之既至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爲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祭文云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云云按以人臣祭皇后非禮也且以駙馬都尉父列官銜之首亦無此體蓋出一時之意不可爲典要

鈇六

末

人臣女封郡縣主

宋王闢之通水燕談錄云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此典禮之誤也

制誥封贈字句之數

國朝查慎行人梅記云順治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撰自一二品始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字不用故實按

此則 國初制譜之制與今不同今用四六體不知又始於何時也

室人

宋蔡條鐵園山叢談載政和中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君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為室人安人孀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按今制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孀人即始於此然莫知宜人之始之本為室人矣
公生明坊舊是立石

國朝朱象賢問見偶錄云今凡府州縣衙署於大堂之前正中俱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爾俸爾

鈔六

九

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官每升堂即對此石也或惡其中立出入必須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動欲駕言稟於上臺又難措詞曾見易以牌坊者南北兩向照依石刻字樣書寫以代立石按此知公生明坊舊時本是立石猶有古人中庭立碑之遺制今則無不易以牌坊無復有立石者矣非觀此幾不知舊制之為立石也

宋馬永卿懶真子云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明字然則官署公生明三字宋時已有之

私債以恩詔免

宋永亨搜采異聞錄云清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紹興五年七月覃赦云蠲三年以前者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文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按私家逋負以恩詔免其事殊不便於民雖前代有此事宜後世莫之行也

侵竊之弊

宋張湜雲谷雜記云先朝脩內司方圓木計用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雷大簡判設案御厨每日支麩一萬斤後點檢每日贖支六千斤先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夫二事在國家一歲用度特瑣瑣不足言者其弊已如此

關防

明劉辰國初事蹟云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緞匹有差錯改正卻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如此作弊曷我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議用半印勘台行移關防

按今制有印有關防印方關防長方不知何義讀此條則知關防之初本是半印故其式長方也用以勘合行移所以謂之關防今習焉而不察其義矣
又據此條知明制各布政司行六部用咨呈今各衙門亦有用咨呈者沿明制也

枷分三等

宋王闢之滄水燕談錄云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觔二十觔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觔為三等遂為常法

金人婦女亦纏足

世六

五

楓窗小牘有汴京閨閣妝抹一條末云今聞房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徧體香皆自北傳南也按此書作於宋南渡初所云房中即謂金也而有瘦金蓮方是金女婦女亦纏足矣

余曾據宋陽琦建炎德安守禦錄知金人亦剃頭辮髮已載之小繁露矣曲園雜纂第三十六今讀此條乃知金人男女裝飾約略與今同也

茶香室叢鈔卷七

德清俞樾

唐時江浙進士明經人數

唐王定保摭言載會昌五年舉格云浙西浙東江南江西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按唐時舉額之少如此宜有五十少進士之謔矣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額視他藩為最寡熙甯元豐間增為六人三舍既行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

世七

十

窄矣是宋時舉額亦甚隘也

進士題名記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云上雅尚文學大中十年鄭穎知舉後宜索科名記穎表云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按此進士題名記之始也

張安道論科第

蘇頌濱龍川別志載張安道云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云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思其不知政也按此說與子產論尹何全別然亦有理後世紛紛別求取士之術其實可不必也

杜荀鶴及第試卷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是杜荀鶴試卷至宋猶存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荀鶴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

鈔七

二

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因試卷事并記此亦名場佳話也

咸清七年同年小錄

元劉壘隱居通議載咸清七年同年小錄第一甲第一名張鎮孫第二名杜文甫第三名陳鉞每人之下載本貫某州縣曾祖某祖某父某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生或具慶下或承感下略如今制惟不載曾祖母祖母某氏內有一行云外氏某娶某兄弟某某所謂外氏某者殆即其母之姓乎是今制所謂男女三代者宋制猶

未備也

殿試策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殿試策進呈必取書法整齊無舛謬者隆慶戊辰科閣臣擬進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卷首得羅萬化置第一其卷字多塗抹者按此知明時殿試卷已重書法矣

人海記又云廷試策偶誤筆以塗注不便例多任之萬歷己未科狀元莊際昌謬誤膠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陽誤易榜眼吳偉業曠誤曠

不寫策題

鈔七

三

老學庵筆記云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多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今世不寫策題蓋自此始也

試卷中許添注塗改

太平廣記引前定錄載李揆事云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番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

塗注乙

宋孫奕示兒編云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韓愈讀鴟冠子有曰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劉峴文冢銘序云有塗者乙者有注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按此知宋時試卷已須計塗注乙字數矣塗即今所謂塗改注即今所謂添注乙者倒轉其字也今制有塗注而無乙

晉干寶搜神記敘南斗增壽事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語

鈔七

四

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是將十九乙字用筆挑上作九十即可知晉人作書已如此也

試卷以針穿為記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剛定官充對讀啟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果如其言按今殿廷試凡書有謫者以小黃紙籤黏其上視以針穿為記更瞭然矣

殿試卷以紅圈斷句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文文肅公震孟天啟二年殿試卷今藏吳中袁氏讀卷官於文之佳者以紅圈斷句與今式異

御試進士先宣示十人卷

宋王銍默記云慶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為樞密使楊察晏壻也察之弟真時就試畢未放榜開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真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已之高下晏公明日入對見真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密以報真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

鈔七

五

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憚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為狀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真可矣復以第一人為第四人按此知宋殿試進士先宣示十人卷即今制殿試前十本之例之權輿也荆公會擬狀元而失之亦人所罕知者

懷挾文字

宋歐陽文忠公集有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云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宋時懷挾之風已盛行如

此

唐禮部試不禁懷挾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宵益不禁懷挾

狀元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狀元之目始自辟召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按唐時狀元皆主試者所定如據言所載杜黃門第一

鈔七

六

榜尹樞為狀元高楷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又貞元中楊於陵得李程賦藁攜詣主文請擢為狀元皆其證也至宋乃以廷試第一人為狀元天子臨軒稱制何狀之有然至今因而不改宋時猶有人知其非今則并無知者矣

以今制準之古制今之解元古之解頭也今之會元古之狀頭也今之狀元其古之狀頭乎據言云張又新時號三頭進士狀頭宏詞狀頭京兆解頭狀頭之名似廷對第一人可以借用也

印賣狀元賦

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祥符中西蜀二舉人至劍門張惡子廟祈夢夢神授以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為題至御試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思廟中所書一字不能上口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爽也既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見者無一字異按宋時狀元所作賦已印買於市此即今鄉會試墨卷之權輿也

出狀元

宋樓鑰攻媿集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云龍游有石面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圍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

鈔七

七

子大水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

宋郭象睽車志云平江里俗舊傳識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又云西山石移狀元南歸消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吳縣穹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亭明年省試平江黃由以國學解中選廷試魁天下國學發薦南歸之驗也按潮過唯亭之說今尚有之西山石移則罕知之矣

賜出身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元非科舉人仕而特蒙大用或賜同進士出身方可執政蓋國朝法也

擔榜狀元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第五甲末名為擔榜狀元按今有背榜之稱背負與擔荷其義一也

狀元跛瞽

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酒祐十年狀元嚴州方夢魁賜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四名川人楊潮南省元泉州陳應雷皆瞽一目

按歐陽公歸田錄云真宗雖以文辭取士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弟豈宋南渡後此

鈔七

法不行故狀元得有跛瞽者邪

解元解副

唐王定保摭言云江西鐘傳令公孜孜以薦賢為急考試之辰設會供張甲於治平復大會以饒之篋篋之外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按此唐時有解元又有解副殆謂第二人也

唐時通榜之風太濫

唐時通榜雖曰得人然亦太濫王定保摭言所載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為榜至榜除日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問有何文字曰無顥不得已躬自

探瓜夜艾壽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

一無更易是榜出於他人也又杜黃門主文第三場庭

參之際公謂諸生曰諸學士皆一時英俊奈無人相救

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袁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

未論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因

命捲簾授以紙筆樞援豪斯須而就唯空其元而已公

致謝訖以狀元為請樞曰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

筆親自札之是榜出於舉子而狀元即其人自定也雖

一時傳為美談而唐中葉以後朝政不綱亦可見矣

又若裴思謙以仇中尉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衣趨階

鈔七

下白侍郎高錯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并曰非狀

元請侍郎不放錯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

便是此則士風掃地更非前事之比然亦通榜之弊所

必至也

金花帖子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先高祖諱諱登第時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塗金黃紙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一大帖貯之亦題姓名於上

又容齋續筆載咸平元年孫儂榜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為軸帖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皆押字次書四人

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與此不同

報捷以名次高下定價

近世士子捷南宮後捷音至家每以名次高下定犒賜多寡齊東野語載吳側於崇甯五年魁禮部捷音至其家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開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是宋時已有此風矣

團

唐時進士宴集有主其事者謂之團司王定保摭言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爾來漸加侈靡

鈔七

皆為上列所據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日之為進士團咸通以來有何士參者謂之首帥按此乃團司之名所由始也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然則團之名通雅俗皆有之乃唐時俗稱也

改名登第

蜀何光遠鑿戒錄云梁震比名露以所業贄于劉象先輩劉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儻隨鄉賦成器非遙若

不改名無以顯達緣露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見請改為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而變化燒尾之象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云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嶽遂更名言乃中第此二事皆以改名登第然則求科第者當擇令名又在古人不以隱疾不以畜牲諸例之外矣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唐摭言載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劉得仁陸達傅錫平曾賈

鈔七

士

劉稚珪顧邵孫沈珮顧蒙羅鄒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偏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人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按此舉人多知之然罕能言其人者惟方干身後及第詩文家尚有引用者李賀等盛名長在而與方三拜同膺曠典人或未之知也至李甘等名迹久晦者更無論矣故備錄於此

又按孟郊於貞元十二年及第而此云不及第未詳至羅隱之不成進士人知之乃觀此則生前固曾賜及

第矣

閩音中選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閩人以高為歌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

按此當是戲言未必有實事豈考官不檢詩書邪岳珂程史載元祐間黃泰諸君子在館觀李龍眠賢已圖博者六七八人方據一局投進盆中五皆旅而一猶旋轉一人俯盆疾呼東坡曰李龍眠天下士乃效閩人語邪眾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

鈔七

事

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此亦以閩音為戲也

歐陽文忠公場屋中軼事

宋王鈺默記云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少年舉人乃歐

陽公是榜為省元按歐公為試官事人多知之其自為舉人應試事人罕知者此可與問天鷄事並為場屋中問題目之典故矣

又按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職方氏之職亦云掌天下之圖鄭注云如今司空輿地圖是司空輿地圖鄭注兩見而皆無掌字元獻此題未免小誤

默記又云王君辰榜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憤同試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

鈔七

事

忽有人臆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坐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坐者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拽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頗覺成篇至於詩亦然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此亦歐公場屋中軼事

宋制房官考校與今制異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所納卷子發下彌封所封卷頭于每卷上打號頭三場共一號方發往謄錄所謄錄卷子

依字號書寫對讀無差方納入考試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發過別房覆考如稱眾意方呈主文按彌封謄錄對讀均與今制同惟本房考中須過別房覆考此則與今異也

濃筆抹至尾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按歐陽公紅勒帛似用朱筆橫抹此則直抹也評閱文字之用筆抹唐世已然矣

殊次平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云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

第七

書

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草澳為京兆尹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更分等第之限人多惜之

三八課試

宋胡汝漁隱叢話引上庠錄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按今人塾課往往逢三八日作詩文猶宋太學之遺制也

選程墨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選歷科程墨自萬曆庚辰錢唐人錢穀字豐寰始錢貢生官曲靖府知府

會課

宋呂本中師友雜著云崇甯初予家宿州汪信民為州教授黎確介然初登科依妻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孫氏三人者嘗與予及亡弟揆中由義會課每旬作雜文一篇四六表啓一篇古律詩一篇旬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按今文士每作會課宋時已有此風矣

十榜傳家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甯初葉尚書祖洽榜聞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也

第七

書

兄弟登科相距一甲子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廬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接近人若錢唐許氏亦有此盛事惟習孔化父亮尚在則其年必近百歲矣

一科兩張銓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萬曆甲辰進士同姓名者張銓一大名人一沁水人俱乙亥正月二十六日生科第子女皆同

一人試二卷皆中選

齊東野語載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不服諱然訴之王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而敢訴邪逐而出之此等事今場屋中功令嚴密固無之矣至書院考試則往往不免余歷主江浙間書院院中知名之士多有以一人作二卷者余率兩取之猶王仲衡意也

高蹈邱園科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爲笑宋亦置高蹈邱園科許于本買投狀乞應與唐正同

明制生員仍就府縣試

明黃煜碧血錄載繆公昌期西谿先生自錄萬曆戊寅年十七入學第四辛巳年二十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又云甲午縣試第十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云云按公於戊寅入學辛巳補廩而甲午歲猶應縣試是明制生員亦試於府縣也

饒州神童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

得官俚俗慕之小兒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卽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爲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苦之以至於死者益多於中也按如此教小兒可謂擣揉造作矣

宋蔣正子山房隨筆云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大中祥符八年福清蔡伯禧以神童召見年未二週誦詩百餘篇授校書郎春宮伴讀自古神童之最幼者僅見此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又云孝宗時呂嗣興四歲授從政郎爲皇孫榮國公伴

讀

三同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秘監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竭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按三同頗不易得余生平與陸星農觀察增祥皆於道光丙申年入學甲辰年登賢書庚戌年成進士其亦可謂三同乎

同年之父不稱年伯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為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即不爾吾邑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而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寶洲家

杭學多游士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士子大閱肆罵時趙京尹與眾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人一半取游士越數日率執奏

鈔七

文

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至開慶已未漸復雲集

臨安士人作鬧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羣詣臺諫宅陳詞臺臣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禮鄭次日入奏待罪上批令臨安府將作鬧人行道越一日奏劾到作鬧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為首其次許斗權羅肅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

妻代夫入關

國朝許嗣茅緒南筆談云乾隆六年揚州王張氏代其夫王某入關為夫弟告許夫被斥張氏亦譴戍此事本擬正法、恩旨減死

鈔七

五

茶香室叢鈔卷八

德清俞樾

唐人選唐詩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殷璠為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為中興閒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為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余謂李杜諸人在今日則光芒萬丈矣在當日亦東家邱耳或遭損棄初不足怪

五言金城

鈔八

吳任臣十國春秋云劉洞廬陵人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按人知劉長卿詩為五言長城而不知劉洞事

事賈島像有二人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五代孫晟好學尤長於詩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按唐李洞慕賈浪仙之詩鑄像事之誦賈島佛此人所知也不知又有孫晟事

契丹求魏野詩

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

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熙甯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開封府元厚之內翰鈔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云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算袋中詩句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聖俞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一聯

鈔八

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此與李長吉錦囊事相同今人知長吉錦囊而不知聖俞算袋也

二李唱和集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曰李文正公昉詩務淺近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余生平最喜香山詩所為詩亦自謂近之惜不得二李集一讀耳

陳亞澄源集

宋陳亞善為藥名詩世多知之然其他詩頗有可誦者吳處厚青箱雜記載其數聯有歲旦示知已云收寒歸

地底表老到人閒又與友人郊游云馬嘶曾到寺犬吠
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祕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
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會非僭愛惜蒼錢不是慳亦
自成一家體格也
漁隱叢話於陳亞止載其藥名詩數聯而此等佳句皆
不載蓋未見及也

詠三

唐朱灣有咏三詩云獻玉屢招疑終朝省復思既哀黃
鳥興還復白圭詩請益先求友將行必擇師誰知不鳴
者獨下伸舒惟每句切三字故曰詠三後人妄改爲詠

鈔本

王

玉誤矣辨見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

青衫白髮對句

宋樓鑰攻媿集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云昔有刺字至
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實之坐末問江
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爲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
甚悅按此二語妙偶天成卽此足徵其集句之必工惜
不知爲何人也

北方詩社

宋無名氏藏海詩話云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
預焉元祐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爲學館

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
下似乎北方詩社王念四郎名莊字子温有送客一絕
云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庭風雨易黃昏王四十郎名松
字不凋有一聯云舊菊籬邊又開了故人天末未歸來
按市井中人亦好尙風雅如此可見詩教之盛矣

義試詩

元劉璣隱居通議云往者江南承平時鄉里諸齋開出
題示學者賦絕句考殿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
試詩按元初沙社當亦義試之遺意

韓海蘇潮

鈔本

四

國朝蕭墨經史管窺引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韓如海柳
如泉歐如淵蘇如潮然則今人稱韓潮蘇海誤矣

温八吟

唐王定保摭言云温庭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場中號
温八吟按今人但知温庭筠有温八义之名不知有温
八吟也八义事出北夢瑣言

禁體詩

宋歐陽文忠公詩話云進士許洞善爲詞章因會諸詩
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
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擲筆按歐

公詠雪禁體詩當本此也

杜甫贈李龜年詩可疑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非杜所作蓋岐王死時崔滌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

杜詩疵累

國朝葉燮原詩曾摘杜詩疵累數十條如參軍舊紫髯有髯參軍無紫髯參軍不見杏壇丈丈謂甫丈邪抑稱孔子邪馮招疾病纏用左思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兩曰馮招可乎投閣為劉歆投閣非劉歆事諸如此類難杜老復生不能自解也又如郭元振而但曰郭振起

鈔八

五

通泉博望苑而但曰名參漢望苑亦屬不辭

又汪師韓詩學纂聞亦摘數十條如更尋嘉樹傳傳字

傍長懷十九泉仇池有泉九十九眼刪去八十依舊已

銜泥依舊即已也年少今開萬卷餘開餘不貫發日排

南喜傷神散北吁南喜北吁不成語

按兩君所摘尚多茲略舉如右至不見夏殷衰中自詠

褒妲則古人自有此互見文法不然杜公豈不能改夏

殷為殷周乎

愚謂白頭搔更短亦有語病搔之而短者白髮也頭則

豈可短乎

古人疵句

詩學纂聞又摘江文通之嚴風吹若莖以若木為若莖可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不貫稚子候檐隙易候門為候簷隙有語病巡華過盈瑱以盈尺之玉為盈瑱拙劣又摘謝惠連何獨顧衡闈歐陽堅石予欲居九蠻改門為闈改夷為蠻皆是趁韵如此之類雖屬吹毛然不能為古人諱也

鈔八

意非言琴也或絲字當作梓乎

東坡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

展按展齒可折展不可折此亦白頭搔更短之類也

駱賓王詩

宋吳炯五總志云駱賓王未顯時庸作於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畫一老僧苦吟不已因問之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賓王曰我當為汝足之即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僧大奇之按此詩舊傳以為駱賓王為宋之間續成者說本唐

孟啟本事詩而宋計敏夫作唐詩紀事詳載之吳氏此說與世所傳迥異未知所本然考寶王集中有贈宋之問詩非不相識者舊傳頗有可疑或吳氏所述轉得其實耳

宋廣平梅花有二賦

元劉焯隱居通議云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豈後人效之乎俱錄於後俟識者考焉按所錄二賦前賦贈炙人口久矣後賦似不敵前賦末云分姑山之逸游道回仙於吟麗劉氏謂此二語不知所謂余謂姑山或用藐姑射事回仙未詳

鈔八

七

杜牧之阿房賦有所本

宋廖瑩中江行稜錄云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玉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倕行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祖長城句法矣牧之明星熒熒開妝鏡也諸句楊敬之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稱之牧之乃佑之孫亦是倣楊作也按華山賦以小形大阿房賦以大形小意似有別或可云異曲同工也

杜牧華清宮詩失實

宋彭乘墨客揮犀云杜牧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據唐記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按自古詞人如此者甚多秦始皇未嘗一日居阿房宮杜牧阿房宮賦亦失實也

詩不忌重字

唐范摠雲溪友議云宣宗朝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曲終人不見江上

鈔八

八

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按此知唐人考試詩不忌重字

律詩一聯中有重複字

國朝駢藁道人薑露庵筆記云香山劍南今體詩多複字然不犯於一聯中其一聯犯複者張公裕云馬行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東坡云凄風瑟縮吹絃柱香霧淒迷著鬢髮遺山云聞道舊傳言外意忘言今得眼中人漁洋云漢廷露下仙人掌銀漢光連帝子家歐北云禁中才子微之句年少神仙子管筆按此諸聯皆不知而誤犯惟遺山言外忘言二句語意似相承或有

意爲之在律詩中可稱創格矣

又云王右丞詩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起句已用青白二字腹聯更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徐子能謂大手筆不嫌重複未免矯枉過正按詩中複字原不必盡避如右丞此詩則疎忽太甚矣

失黏

宋陳鵠嘗續聞云裴啟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者緘啓新範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啟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紫煥進聯圍彥某被遇有素起抃慙後且賢者器業

鈔入

九

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云云按今人但知詩有失黏不知文亦有失黏也聲律誠不必過拘然如李啟全用側聲字結句究不可爲典要

沈隱侯言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余最服膺斯語若平仄失黏則誦讀便不易矣

又按緘啟辭不知何人所撰始猶今世通用之尺牘書也

一日九遷句不識

文選任彦昇表千秋一日九遷李善注謂日當爲月字

之誤學者皆然之宋王楙野客叢書謂千秋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閒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爲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爲丞相案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則知千秋爲相乃在鴻臚數月之後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

白鷗失素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鷗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鷗失素是未盡識鷗也按說文瓊爲赤玉

鈔入

十

雪賦林挺瓊樹句前人有議之者矣不謂白鷗句亦有此指摘也

欣然規往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規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既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按明張天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載陶公此記作規往并注云或作親非乃汲古閣所藏陶集號北宋本亦誤作親何歟王虛舟先生所書桃花源記亦是親字此字之訛函宜訂正者也

如畫屠坎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罔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云云白香山池上篇如鼃居坎不知海寬川此事也坎字本即罔字而鼃字頗近龜字近世相沿誤刻前明如董尚書今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誤作龜亦疏於考訂矣

悔讀南華句異說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温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令狐綯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下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有悔讀南華弟二篇

鈔入

十一

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編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弟二篇之句

余疑此詩必傳述有誤飛卿當有兩詩其為令狐綯作者當云悔讀華陽第一篇正謂玉條脫事也其題李羽故里者當云孤負南華弟二篇莊子弟二篇齊物論也此恨難銷由不能齊物論故曰孤負耳

崔護詩改本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有兩今字多行前篇余謂改本轉不如元本之自然宜後人之惟行前篇也

庾子山春賦云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人面桃花句本此古人雖率爾漫筆亦有來歷也

竹徑遇幽處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宋姚寬西溪叢語云

鈔入

十一

歐陽永叔守青題廨宇後山齋云竹徑遇幽處不知別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

宋無名氏藏海詩話云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蓋唐人作拗句上句既拗下句亦拗所以對禪房花木深遇與花皆拗故也

鄉音難改面毛鬚

宋趙德麟侯鯖錄云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其一云幼少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鬚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按此詩至今膾炙人口惟次句作鄉音無改鬚毛衰字出韻或本作面毛鬚也

琵琶花下閉門居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元微之詩萬里橋邊文校書
琵琶花下閉門居謂薛濤也駱谷中有琵琶花與杜鵑
相似後人不知改爲枇杷

醉翁亭記誤字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
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至後文釀泉爲
酒自當作釀謂釀此讓泉之水爲酒耳按余家有歐陽
文忠公集其二十七世孫衡所刻亦作釀泉也讀醉翁
亭記者幾不知有讓泉之名矣

鈔入

圭

東坡獄中寄子由詩有訛字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載此詩與蘇集異者二句百年未
了須還債集作百年未滿先償債額中犀角眞吾子集
作眼中犀角眞吾子疑集誤也未了須還債言應還之
債尙未了耳若作先字義不可通矣犀角在額不在眼
作眼中更無義

攀栖鵲之危巢

宋胡汝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
赤壁有巨鵲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棲鵲之危巢
俯馮夷之幽宮也按余幼時讀林西仲所評古文於此

二語云皆極言之不必實有其事孰知棲鵲乃實事邪
然則讀古人文正不可妄下一語也

橫看成嶺側成峯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南山宣律師感通錄言廬山七嶺
共會於束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
有自來矣

一團茅草亂蓬蓬

村塾中兒童所誦千家詩有一團茅草亂蓬蓬一首不
知誰作余讀宋人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
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

鈔入

南

蓬蓬蔦地燒天蔦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
烘烘字書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
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乃知此是北宋人詩
惟榾柮今作榾柮以字書考之似當作柮爲是然雙聲
疊韻字止取其聲本無定字非觀此詩不知榾柮之可
作榾柮矣彥周名顛

王荆公改字

王荆公詩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
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
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

為緣事見容齋續筆余謂諸字皆不及到字之自然正不必改也

畫錦堂記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桐江詩話云永叔作畫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木寄張安道安道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於相按今人但知此文首二句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兩而字歐公使人追回加之卻不知有此說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語句無類張公之說似不必拘然可見

古人

志

古人作文甚留心虛字也

畫舫之舟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蘭亭序絲竹管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直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為疑

岳陽樓記

范文正岳陽樓記先憂後樂之語千古稱之然余謂此自文正素志何忽發之於此意則誠美矣以作樓記而言則似不甚切也及讀宋范公稱過庭錄云滕子京負大才為眾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

之同年友善正患無隙以觀之子京忽求岳陽樓記散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益有在矣乃知文正有為言之非橫逞議論也

周輝清波雜志云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戒只待凭欄大慟數場以此觀之文正此文有為言之也

齊東野語載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荅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則竟以此二語用入王言忠宣上遺表

古人

志

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

楊徽之十聯詩

宋太宗選楊徽之詩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詩所謂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是也此事熟在人口十聯詩則罕能舉之者王闢之繩水燕談錄備載之江行云大吹竹籥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哭江為云

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按如吳江爲詩竟寫入御屏宋時猶無忌諱如此

文文山正氣歌有所本

宋人儒林公議無作者姓名云孔道輔爲甯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之耶人石介作擊蛇笏銘有云夫天地有純正至剛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

鈔八

七

百世而長在在堯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鯉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云云文信國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以下一段全本此意

司馬溫公解禪偈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近士大夫多修佛學溫公患之爲解禪偈六篇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錐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

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辨是名光明藏按孟子七篇中無自然二字孟軻安自然句未詳其意

七審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晁文元公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以代曾子三省之義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按此七審當書座右以自檢束

鈔八

七

著書多度語

宋費昶梁谿漫志云吳元中丞相敏宜和聞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度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以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勗也他皆類是按今人於書簡中或不欲指斥顯要者之名輒以度詞寓之亦行所本矣

唐人上宰相書無忌憚

唐王定保摭言載曹州布衣袁參上中書姚合公元崇

書有云若使君當不測之時遊不測之禍身從吏訛妻
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劍以白
君寃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按以平居無事之日爲
此不祥之言若在今人雖自蔽以下讚之大怒矣古人
無忌憚如此

習詩賦杖一百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
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
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

詩換魚肉

錄入

元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開成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
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

兩字對

王楙野客叢書云石林凡看文字采兩字以上對句舉
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此法極佳余
嘗課孫兒陞雲屬對卽此意

肝臟饅頭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大覺懷樵禪學外工詩荆公嘗以
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問其意
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按人知東坡言僧詩要無蔬

筍氣而不知有歐公此語

一詩兩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其悲此詩在
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
不知果誰爲也按唐人一詩見兩集者甚多此則尤奇

梅花百韻詩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焦繼職字熊符善爲謎有梅
花百韻詩每首隱一物一時傳之

了閑集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

錄入

幸

字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
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閑悉
六朝麗語風行海內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扶桑至禡
其矜子見了閑首義爲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
芸吹緬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通篇語
皆如是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卽一原起而構思
一日夜云按此集顧子山觀察付有之惜毀于兵火不
復存矣然其文艷而不古原起三語亦無深味徒撥浮
詞謂構思至一晝夜吾不信也孫承恩順治
戊戌科狀元

茶香室叢鈔卷九

德清俞樾

蒼頡二十八字

明焦竑筆乘續集云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仙篆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永福縣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蹟如指

鈔九

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余嘗見碑本字勢天矯洒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脈絡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按貴州永甯州紅崖山有字若大書深刻者而無斧鑿痕文不可識土人呼為諸葛碑近來考古者或以為殷高宗伐鬼方刻石紀功或以為三危禹蹟或以為苗民古書道光中新化鄒漢勛為作釋文凡二十五字亦未知果是否余得其拓本字之大小疏密肥瘦不一張之

春在堂中見者皆詫為奇觀此亦永福仙篆之類矣

歐陽公集古錄本劉原父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劉原父出守長安長安多古籀敦鏡甌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名款

韻類題選

宋樓鑰攻媿集跋袁光祿轍事迹云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竊以為古今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裸

鈔九

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名題選按此乃以韻隸事之始

明張岱陶庵夢憶云大父至老手不釋卷常恨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乃博采羣書用淮南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韵而偶寄他韵下曰他山贈炙人口者曰殘山總名之曰韵山小字雙積厚如塼塊者三百餘本一韵積至十餘本韵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儀部青蓮攜其尊人所出中祕書名永樂大典者與韵山政相類大帙三本餘本一韵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父見而歎息曰書囊

無盡精衛銜石填海所得幾何遂輟筆而止按張氏此書不傳亦殊可惜雖不及永樂大典之富然世人能見永樂大典者幾人得見此書亦觀止矣

草書韻會

明楊慎墨池瑣錄云金時錦溪老人張君用天錫集古名家草書名曰草書韻會其所取自漢章帝史游起至金王萬慶共二百五十七人趙秉文為之序余猶及見金人版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改名草書集韻洪武初蜀邸又翻刻并趙序及諸書家姓名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按今則并蜀刻

鈔九

王

亦不可見矣乾隆間石梁豎庵撰草字彙至今猶有印本然在石君已不知有錦溪之書矣

韻會定正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平聲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觚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二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固四絳等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爰等一十三韻吾與字于初太常博士按此書世無傳者其所更定部名世亦莫之知矣

天竺字源

宋宋庠元憲集贈傅法光梵二大卿詩自注云二公作天竺字源聖上為之序按婁氏漢隸字源其名本此

玉浮圖

國朝納蘭成德淶水亭襍識云昔人好取華麗字以名類事之書如編珠合璧雕金玉屑玉英金鑰金匱寶海寶車龍筋鳳髓麟角天機錦五色線萬花谷青囊錦帶玉連環紫香囊珊瑚木金鑿香葉碧玉芳林之屬未能悉數聞國學鑲版向有玉浮圖不知何書當亦屬類家也

極沒要緊

鈔九

四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公是先生極沒要緊一卷即劉原甫弟子記也于時人或書名或稱字蓋以微旨別其人之賢否耳按如此亦非極沒要緊者不知何以有此名

按 四庫全書提要云浙江所採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撰其文皆剽掇郭象莊子注語似出依託與此顯為二書今別存其目於道家類中然則極沒要緊非公是弟子記也

伎官碑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伎官碑

或疑其為校官字按宋時誤以校官碑為枝官碑大可
笑

反金人銘

晉孫楚馮翌集有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
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
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
生鉗其口云云按王仲宣集有反金人贊云一言之賜
過乎璵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似亦即此意然語意簡
略猶未甚顯孫子荆此銘則居然與金人反唇矣

晉潘黃門集有兩階銅人訓云無曰莫傳宣乎四海無

鈔九

五

曰莫聞響振萬里此則庶乎金人之遺意也

三字經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童子所誦三字經有王相
者注之謂是王伯厚所作凌揚藻蠹勺編云乃南海區
適子所撰適子字正敬宋末人人元不仕見廣州人物
傳

千字文

唐王定保摭言云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亦一時之傑
避地至廣州困於旅食至書千字文授於龔俗以換斗
符之資據此則唐人巳以千字文教童子矣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飽飫烹宰饑厭糟糠一作飽厭
烹宰飢飫糟糠尤有理按作饑厭則厭與饜同作飽厭
則厭謂厭棄也

又謂律呂調陽原作律召調陽此則本於宋錢易南部
新書謂智永禪師所寫真草千字文俱作律召

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則律呂調陽義固未合然作律召
調陽亦屬難通愚謂當作律調召陽言六律調則可以
召陽氣也鄒子吹律而黍谷春回即其事矣

家書以千字文編號

未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有赴信幕詩云游宦三年方啟

鈔九

本

足家書千字又從頭自注曰家書以千字文為號

上大人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禪宗正脈臨濟宗載提刑郭
祥正字功甫詢白雲禪師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
箇山頌謝功甫大儒遠訪之勤當須舉與大眾已後分
明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
卻著肉汗衫乃上大人即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爾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按此知宋時此數語已盛行
故白雲舉此以示郭功甫或因謂此即白雲枕上所作
則大誤矣

場屋中字體

宋孫奕示兒編云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為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尺必欲攢斥考官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為場屋取得簡尺二秀才吾輩將何顏竟斥之

又云廬陵出聖武為天下君賦押君字者隔句皆押能羣韻而多寫作群後主文出院云二十文的無群字凡如此寫者皆不敢取按此較尺二秀才殊為小疵乃竟見攢是古人於筆畫間亦未始不斤斤講究也

右文

鈔九

七

宋沈括夢溪夢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彡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彡為類也按此乃六書形聲中之聲而兼義者

卅卅卅三字音

明焦竑筆乘云卅音入而集反說文二十井也俗音念誤三十井為卅音撤先合反四十井為卅音錫先立反此三字今皆失其音讀宜表出之

愚謂廿宜音聶故其轉音為念亦猶捨字之有聶音也

十音拾廿音聶卅音撤卅音錫則讀之了然矣

茶椌茶

唐陸羽茶經云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并注云從草作茶從木作椌從草木并作茶

按廣韵宅加切有茶字注云苦菜又音徒椌字注云春藏葉可以為飲茶字注曰俗是茶為苦菜椌茶二字椌正而茶俗乃飲茶之茶也今茶行而椌廢別有椌字從草從二木古無此字

麴

元微之連昌宮詞李暮壓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鈔九

本

世所通行本皆如此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作麴笛云玉篇勝鳥協切指按於笛而云麴此字之妙也按麴字未詳廣韵集韵皆無之檢玉篇亦未得

念字去一畫

國朝昌丹書婦人集補云秣陵丁雄飛婦卜氏名曇字四香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書中念字俱少一畫始悟念字從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按念本從今從心非從人從二心也然閩閩雅意不當泥六書論以髻為替

宋宋祁景文集有乞禁便俗字疏云昔隋唐詔敕以髻

爲替移之字後因顏師古摘發其謬始議改焉當時以
髻爲替猶今以勅爲救夫髻替雖繆尙是一音勅救相
訛遂乖兩讀按髻不知何字景文謂與替一音豈卽髻
之俗字乎

嬌饒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毛晃增修禮部韻略下云宋子
侯董嬌饒詩出玉臺新咏初非饒字玉篇廣韻從無饒
音作平聲也毛晃取此字增入宵韻引杜詩佳人屢出
董嬌饒句爲證歷考古人所用嬌饒並是食旁無從女
者藝文樂府及宋本杜集皆然不知毛晃何據妄增後

鈔九

九

人并改嬌爲妖舉世襲用已久而嬌饒字竟亡矣
按集韻三簡已收饒字裏聊切然止云煩也一曰心不
欲也無妖饒之義

古文已字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古文已字從一從亡當云作亡方是此乃
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已
按此雖宋人字說而亦有理

可字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崧山隱者敏交時一作如嘗有字說
解可字云方釘丁時必象其孔之可否按此等說穿鑿

可笑王荆公字說之濫觴也又解母字曰方爲女時未
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此則與說文象乳子之義適
合

彖

宋姚寬西漢叢語云劉夢得有樽前膽不羽趙魏有吞
船酒膽羽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
頑也余按集韻山韻無羽字剛韻有彖字呼關切字從
二豕豕字實從此作羽非也 國初宋長白柳亭詩話
謂彖讀作頑按彖音與悞同不讀作頑

書宋爲宋

鈔九

十

歐陽公歸田錄云宋丞相庠尤精字學其中書堂吏
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爲宋公不肯下筆曰此不是吾姓
堂吏惶恐改之乃肯書名

木易楊

楊字從木從易而今人稱姓楊者爲木易楊此誤易爲
易也宋王楙野客叢書云真誥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
者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爲易乃知以木
易爲楊姓其來久矣

字可愈瘡

國朝丁星海湖北詩徵傳略云趙繼抃字介臣於 國

初起義被獲不屈死工書筆力遒勁某姓藏最夥燒灰治瘡有奇效按正氣自足祛邪然古來忠臣義士遺翰猶多何此君筆墨之獨靈邪

剪賣古人字

唐馮贛雲仙襍記云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簪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頭

百壽字圖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百壽字圖一卷紹定己丑靜江令史涓刻于夫子巖正德丁卯昆明趙璧又得二十

鈔九

士

四體編成一書按紹定宋理宗年號今世流傳百壽圖未知即此否余嘗集古印文壽字得百體作百壽文曾用西法照印於滬上

四婢娟

國朝王之春椒生隨筆云孟東野詩花婢娟泛春泉竹婢娟籠曉煙雪婢娟不長妍月婢娟真可憐楊升庵嘗令繪工繪此為四時婢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夏以月當秋以雪當冬

尺紙七萬字

無名氏負喧野錄云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

則方寸千言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為有餘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為然

按杜陽襍編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然則古來奇技亦未可以理測也

百衲碑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云韓魏公作畫錦堂歐陽文忠為記蔡忠惠書之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蹶埃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是也此亦可備臨池之一法然唐以前書家恐未屑為此也

鈔九

士

堆墨書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鎮鄆州日府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晒

染指書

宋馬永卿懶真子云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廳事前有棗華齋轉而東有柳鳴待月亭及竹閣坐咸榭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微曲染墨書之按溫

公能染指書亦世所罕知者

圖書

宋張耒柯山集湯克一圖書序云甥湯克一夢人授圖書几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又云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按明人都元敬聽雨紀談云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蓋惟以識圖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誤矣都氏此論固是然觀此則宋人已呼印章爲圖書矣

鈔九

印文作卍字式

宋周密志雅堂藥鈔云王駙馬有一印文曰晉卿珍玩乃作卍字此樣式未及見也

圍子

太平廣記引玉堂閒話云有一士人嘗於寢寐閒若被官司追攝至一處有大官曰誤追宜速放去士人乃前啟曰願知平生官爵所至陰官取紙一幅以筆墨畫作九箇圍子別取青筆於第一箇圍子中點一點而與之及寢文字宛在懷袖問士人官至冀州錄事參軍而卒九圍子乃九州也冀爲九州第一故點之其點青者參

軍綠袍也

按圍子今所謂圍字也劉峴文冢銘云有朱墨圍者

行樂圖

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有少年行樂圖劉瑱畫隋朝官本然則行樂圖之名亦古矣

畫墨鬼

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龔聖與開自題中山出遊圖有序云在昔善畫墨鬼有似願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爲奇特可惜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願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潤一豪豬卽

鈔九

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此何爲者邪僕今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洒頤真之陋接近世羅兩峯山人以畫鬼得名觀此知其有自來也

所稱髯翁卽鍾馗也中山出遊圖亦畫鍾馗及其妹

六逸圖

宋樓鑰攻媿集跋揚州伯父六逸圖云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韓伯休賣藥邊孝先畫眼畢卓養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逸耳滕子濟藏唐人出遊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

盼相語以為得意忘象

按揚州君所圖六逸淵明聯句山谷西軒真長望月太白把酒玉川啜茶東坡題詠也樓氏先列其目而跋中不及故補錄之

攻媿集又有六逸圖跋先列其目云孫登長嘯馬融臥吹笛陶潛漉酒巾邊韶晝眠阮孚蠟屐金貂換酒畢卓獲下較揚州君所圖有馬融而無韓伯休為小異又有雅放樂暢達逸六字云蘇子美書蓋以此六字品此六子也

得一故事則書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以鐵界尺鎖按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蓋今類要也按古人之勤學及惜物如此可以為法也

生書熟書

國朝鄭方坤刪補五代詩話云鄉塾教子弟未讀之書謂之生書已讀之書謂之熟書杜荀鶴詩云出為羈孤營糲食歸同弟姪讀生書則此二字唐人已然

焚時文

宋呂本中師友雜志云王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畜時

文謝無逸問用此何為曰恐登科須作學官要此用耳無逸曰前日不免為此為覓官計耳今尚復爾是無時而已也信民痛自咎責盡取所畜時文焚之按今人以時文為敲門甄宋人已如此矣

雕印

雲溪友議云紇于何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按此則雕刻書籍唐時已盛行矣

新聞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朝報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按此則今時外國所出新聞報其名亦古矣

記日本國人語

日本人原善著先哲叢談云梁田蛻巖謁後藤松軒講論語松軒曰論語猶麒麟孟子猶師子吾子所說佳則佳矣但說麒麟為師子失聖人溫良之意此喻殊為精切又載秋山儀之言曰余與古伯葵同嗜酒伯葵為柳下惠余則伯夷蓋伯葵不問善否而余則非醅不飲也此說亦雋可入今世說

又載藤原明遠之言曰三代之書有三代之言辭氣象
漢魏之書有漢魏之言辭氣象宋儒每每以近言解古
言以今意解古意即以明德言之朱子以心之虛靈不
昧說明德非不精妙然明德一語尙書易詩左傳每每
言之皆以爲聖人之道德光輝發越以施乎物者未嘗
以心之妙用說之也豈大學別有此意乎按此說亦切
中宋儒之弊

日本人之講宋學自藤原惺窩始而林羅山成之惺窩
名肅羅山名忠明萬歷間人日本之講漢學自伊藤仁
齋始而物茂鄉成之仁齋名維楨茂鄉名雙松 國朝

康熙間人此東國學派之源流也

鶴學問

日本先哲叢談云三宅正名號石庵世呼石庵爲鶴學
問謂其首朱子尾陽明也按山海經單張山有鳥似雉
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鶴當取此義爲戲也

蝨先生

日本先哲叢談云宇都宮三近號遜庵於四子書及諸
書著標注以便初學時稱蝨先生蓋其標注皆蝨頭細
字猶蝨著衣故云爾蝨先生之名新甚

狐字狸字

日本國人東龜年藍田文集有狐字記曰上毛之野有
一白頭翁號幸庵自云年百二十八以浮圖之教教人
喜書壽字必識其年偶有設浴而請者浴極熱跳而出
則披毛而濡尾侍浴者愕呼主人走視之爲一老野狐
三鳴而去又書老狐幸庵壽字後云不佞爲家兄題老
狐幸庵年百二十八書壽字記其願末久之醫官秦士
謹亦袖幸庵年百二十九書壽字見示尋余過成麓園
董鋪壁間挂壽字一幅百二十七翁幸庵書按此則幸
庵所書壽字在彼國必甚多矣

藍田文集又有爲白土直題雜字云有狸久伏更會狀

下時以國字作龜鶴千歲可壽字助人名曰川妙藏自
謂千年老狸又自稱吉宮神其出必以夜牝日滿知難
夜不出其書尙不署名於款識作六七葉蓋似其蟠而
非也豈花押邪按此與幸庵壽字可謂兩奇跡矣

茶齋室叢鈔卷十

德清俞樾

春月放園

黃氏日抄云溫公初獨樂園洛俗春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呂直納錢十千公命持去後十餘日呂直初一非亭問之乃用前不受十千也按今吳下人家有花園者春日縱人游賞余甚不謂然乃此風自宋然矣

假山之始

三輔黃圖言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

落猿巖

此假山之始

三輔黃圖又引漢舊儀云茂陵富民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於中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未知與孝王事孰先後也

後漢書梁冀傳采土為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此則土山而非石山也

後魏楊街之伽藍記云司農張倫最為豪侈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欽崆相屬深谿洞壑遞透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縣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

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遂造亭山賦傳於世按唐以前假山之見於紀載無詳於此

些子景

國朝劉鑿五石瓠云今人以盆盎間樹石為玩概稱盆景元人謂之些子景丁鶴年有為平江觀上人賦些子景詩

梅竹石三友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又是為三益之友今人但知松

竹梅為三友

二

莫知梅竹石之為三友也

召客共作一簡

宋胡仔漁隱叢話載司馬溫公真率會約有一條云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按今人請客亦有用此例者

元夕聽人言語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新喻李仲謙為舉子時是夕行于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裏大有裏大有仲謙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按

唐人已有鏡聽詞此則不必用鏡今人有所謂聽響卜者殆卽此邪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曾叔夏尙書應舉時元夕偕友生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其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結羊腸

元揭傒斯曼若詩有結羊腸詞云正月十六好風光京師女兒結羊腸焚香再拜禮神畢剪紙九道尺許長然

雙十

三

成對緙雙雙結心有所祈口難說爲輪爲鏡恆苦多忽作羊腸心自別按此俗未知今時尙行否讀此詩猶可見其大略俟過久居京師者問之

紗囊盛食

晉王嘉拾遺記云周昭王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同溺江漢之人到今思之至暮春上巳之日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按楚人之祭屈原卽本此意

梁吳均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常年爲蛟龍所竊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絲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按此蓋楚俗舊有此說故祭昭王祭屈原並用其法耳區曲之言或後人故神其說

太平御覽飲食部引異苑云屈原婦作糗則糗又屈原之婦所爲矣

雙十

四

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穀糗此又在楚人祀昭王之前所引喪服要記皆孔子問而哀公答之之語頗多異聞如云表門起於禹菰盧起太伯桂樹起介子推魂衣起宛荆桃湯起衛靈公女皆異聞也今世喪家縣麻布於門疑卽古表門之遺制

水經注汾水扇引喪服要記設桂樹事而駁之曰余按夫子尙非瑋瑣瑤葬安能問桂樹爲禮乎主肅此證近於誣矣然則喪服要記之旨固不盡足據

十二月乘涼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嶺南苦熱有博白守嘗題其便

坐日十有二月望劉子友納涼

余從前在新安曾見一衣紗表而皮裏咸以為怪今以臘月納涼推之則知北方苦寒必有珍綺給之時而不可不披裘者此衣固必有所用之矣

報曉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按宋時杭州有此報曉之例今雖他處亦未聞也

天下都綿襖

齊東野語云余嘗於南榮作小日閣名之曰獻日軒幕

鈔十

五

以白油稍通明虛白益然終日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乃知古有此語今人但知黃綿襖子之語而都綿襖之語無知者

二月二十二

國朝朱長白柳亭詩話云明制小閣服藥後過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驗其口吃與否此五字見李義山集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拆初

三十口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云飲食以三十口為平過則為

多不及為將病原法云此不知出處當考

古人以痘為熱病

北史崔瞻傳附崔云瞻經熱病面多癩痕按此疑即今之痘也古無痘名故但謂之熱病

天鰲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郁君小像贊注云面天鰲者其詞云瓜飽白肥但可醜菹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按天鰲當謂痘疤即唐人所詠之而花也此贊詞意較滿面裝花更進有面花者得此生色矣

鈔十

本

痣

國朝陸烜梅谷偶筆云凡人身上有痣其色視初生之時寅卯辰時其痣青巳午未時其痣紅申酉戌時其痣白亥子丑時其痣黑按此恐亦舊言痣之初生誰覺之乎

兜不上下頰

齊東野語引匡說詩解人頤二句而釋之曰至今俗諺以人喜甚者謂兜不上下頰即其意也又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解頤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瓿

俏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人謂美好為俏案朝野僉載云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原注音七肖反是唐時止作樵字集韻始有俏字武林舊事襍扮有胡小俏鄭小俏自來俏此字蓋盛行於宋末

噴嚏大吉

國朝梁同書直語補證云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今鄉里俗傳小兒女噴嚏亦呼百歲及大吉以解之本此余故人英蘭坡中

不

丞曾繪一人作噴嚏之狀余題其下方有大吉大利之語

變髮為白

鄭文寶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之初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髮一夕成霜按染白為黑世多有之變黑為白則僅事也未知所服何藥

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菴摩勒樹葉細如合昏花黃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按此當亦是變白為黑非變黑為白也而在今不知為何物

轉矢氣

宋蔣正子山房隨筆云三山林觀過七歲嬉游市中以鸞詩自命或戲令詠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按轉矢氣即所謂屁也廣韻六至有屁字云氣下洩也匹寐切又有糞字云上同山海經曰東始之山泚水出焉其中多泚魚食之不糞注云糞矢氣也是古字作糞而廣韻則以屁為正字今屁行而糞廢轉矢氣則宋時俗語今不聞矣

鈔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章宗卿善聽與同舍聚話吳棣調之章若不聞良久忽曰頃與眾人會語俄聞惡鼻時舍弟達之在焉久乃覺其自達之也退而謂之曰吾弟吾弟眾皆在此說話吾弟卻在此放屁邪眾皆大笑按此二字亦見於記載大奇

宜連

宋許景衡橫塘集有稌說云本草宜連微寒味苦無毒凡嬰兒始生必以飼之曰是能去其腸胃間積毒居頃始乳之既而復飼以宜連則弗食之矣按今人飼嬰兒猶用此法

嘎啞啞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小兒哭不已則搖之口念已不力如吾鄉之啜啜也按頃啜啜乃父母噢咻之聲不意亦見紀載

採生

今律有採生之條初未詳其說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湖廣岳州其地有殺人者謂之採生遇閏月人五六成羣以長竹竿挑小筐籃竿上有鈎用以鈎人凡逢人採隻不採雙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僧或婦人尤善彼地人謂婦人和尙利市十倍於男子也又採生時或反被有力者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命錢

舟行伐鼓

九

宋陸游入蜀記云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按放翁於六月十七日入鎮江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蓋始易江船也王知義當是舟人之名得附此記以傳亦幸矣二十五日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至二十六日始出江然則舟行伐鼓亦惟江行之船為然其行於內河者不伐鼓也

石大夫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標錄云齊魯之俗多於村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當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醫病

北人謂醫士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此五字南中亦有之而無醫病之說亦無大夫之稱

藥稱一帖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甯皇每命尙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以眾藥嘗試人之疾甯皇知其然按今稱藥為一帖兩帖其語自宋已然矣

又云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病雖數證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按此真名醫之言今世安得有此人哉

雞卜

十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漢郊祀志言粵人信鬼而以雞卜李奇注謂持雞骨卜也今粵俗實用雞卵爾其法先祭鬼乃取雞卵墨畫其表以為外象畫皆有重輕類分我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于是北面詔鬼神而道厥事投卵鑄中烹之熟則以刀橫斷雞卵其黃白厚薄處為內象配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與否卜病卜行人殊有驗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雞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騰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

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徧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徧而定吉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然則或以骨或以卵備此二說雜卜之法乃備此雖小事亦可補史注之闕

橫外答問又載茅卜法云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投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

卷十

十一

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娘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且禱手且招自茅之中招至尾又自茅中招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占村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則行人當晚至雀至暮方歸爾晚占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而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而貓也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余按離騷曰索蘆茅以筵簞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注曰蘆茅靈草也筵小拊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筵然則茅卜固是古法而筵爲小竹挺則雞

骨卜之用竹挺徧插亦其遺意矣

迎茅娘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爲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葬謂之迎茅娘按迎茅娘之名甚奇可入樂府嫁殤娶會自古有之欽廉此俗轉勝於蒼舒之聘甄女也

猪人木契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猪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投牒州縣亦用木契余嘗攝靈川縣有猪人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版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

卷十

十一

下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道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爲箭形及以火燒爲痕而鑽版爲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稜而對結縹焉殊不曉所謂譯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猪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者詞主投縣官也刻爲箭形言警人以箭射我也火燒爲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版十餘竅而穿草結縹欲警人以牛十餘頭備償我也結縹以喻牛角也按此等詞訟眞同卦影矣譯者乃能代達之然詞主及爲所論者竟無主名不審何以斷斯獄

納款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乾道丁亥靜江獠人犯邊計窮
請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既充山職今當命束
男姪男行把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若生事
者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驢生女成猪
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
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
不用此款並依山例按史傳並有納款之言據此則款
乃誓辭實有所納也

又按周氏以款塞之款亦即此義恐非是款塞者叩塞

也猶云叩關也款叩一聲之轉古得通用

瓜哇國一千三百七十六年

明費信星槎勝覽云瓜哇國古名閩婆舊傳鬼子魔天
與罔象合生子百餘常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也忽
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眾異之遂為國主驅逐罔象
而除其害至今其國之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
之肇自漢時至明宣德七年矣

夔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
號曰白衣夔又李肇國史補云韓會善歌絕妙名輩號

為四夔會為夔頭按唐人所稱夔字未知何義

醉達達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云西臺侍御曹南馮翼字君輔嘗
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達
達見馮馬羸衣笠弊用捶策馮馬前行御史亟呼捕捶
者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醉達達躍馬去按醉達達之
稱甚奇殆當時俗語歟

自一至十諺語

宋張知甫可書云紹興初張浚富平之敗蜀諺曰一事
無成二帥枉死曲端三軍怨恨四川空虛五路輕失六

親招擢七書旋學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誠不會

辨

俗語有所指目則曰那如那人那事之類唐人語已如
此太平廣記引逸史載唐宰相宋申錫事曰其夫人假
寐見申錫以手招之曰有小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到
一墟見一大坑有小竹籠及小板厚申錫提一示夫人
曰此是那賊問是誰曰王璠也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
腰斬同受戮者數人同坎埋于城外

疑心生闇鬼

宋呂本中師友雜志云潘子文師事伊川先生聞人說

鬼怪以為必無此理以為疑心生闇鬼最是要切議論按今時尙有此語

磨杵作鍼

宋鄭思肖百二十圖詩有一題云曬山老姥磨鐵杵欲作繡鍼圖今俗語云只要功夫深鐵杵磨作鍼亦有所本

虎負子渡水

癸辛雜識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聞之獵人云虎將三子渡水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至復挈彪以還又挈一子往最後始挈彪以去

鈔十

宋

蓋惟恐食其子故也按此語余童稚時即聞之以為戲語耳不謂真有此事

對牛馬誦經

齊東野語載姚谿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語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今世俗有對牛彈琴語余疑彈琴乃談經之誤

居人旬出一錢

宋康駢劇談錄載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事注云京城坊曲舊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

師公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凡分茶酒肆賣下酒食品厨子謂之量酒博士師公按余從前居臨平時其俗猶有厨師公之名

行老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凡顧覓人力各有行老引領如有逃閃將帶東西有元地脚保識人前去跟尋如府宅官員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厨娘針線供過爐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按此事至今蘇杭皆然但行老牙嫂等名則不聞矣

鈔十

宋

彎者

宋范公稱過庭錄載劉皓為縣令治郡醫姚生事云彎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昇而來彎者如其言昇姚至彎者不知何人殆昇者邪

書忍字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召對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

之中忍字為上帝賜帛以旌之按此又在張公藝之後人所罕知也

吳安

宋周輝清波襍志云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闢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按今人於器物上題姓名為識由來久矣

茶香室叢鈔卷十一

德清俞樾

老子藏金法

國朝納蘭成德淶水亭襍識云涿州馮相國之子名源淮作元戎於楚時追取銀魂每兩一分存者散碎為銅鐵天主教之法也其人來中國攜銀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囊不重滯名老子藏金法按此只是熬煉極淨耳

物價貴賤

國朝駢渠道人蘆露庵襍記云晉江王伯咨先生命岳恥躬堂集其家訓中述往事云銀三錢可得錢一百二

鈔十一

十文吾每日買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計二十日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買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糧按此銀一兩僅值錢四百米斗不過六十文薪火菜脯之類尤極賤

又云同治初江南鹹卵一枚值錢二十四吾越橄欖一枚值錢一百六十按駢渠道人未知其詳據書中自述

姓施名山

一至十市語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委巷叢談云杭人市語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

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瀟陵橋九爲救情郎
十爲舍利子義意全無徒亂觀聽不若吾鄉市語一爲
旦底二爲斷工三爲橫川四爲側目五爲齧丑六爲撇
大七爲毛根一作皂脚八爲入開九爲未丸十爲田心
按緒乃長洲人旦底斷工等乃吳語也自較杭語爲有
理然今則蘇杭均不聞有此語耳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國中語言以一爲梅二爲別
三爲卑四爲般五爲李監六爲李監梅七爲李監別八
爲李監卑九爲李監般十爲答呼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一曰曷末二曰朱三曰衣朗

鈔十一

二

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
曰烏永十曰莊

國朝印光任澳門紀略載西洋語一爲吾牙二爲羅蘇
三爲地里時四爲瓜瘦五爲星姑六爲些時七爲膝地
八爲哀度九爲那皮十爲利時此皆殊俗之語固無意
義可尋也

宮市

吳任臣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云命大內造村坊市
肆令宮嬪著青衫懸帘鬻食男女襍沓交易而退帝與
妃嬪輒爲笑樂按此與齊東昏事同人知有東昏事不

知有蜀後主事也

梁元帝金樓子云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采女販賣
更相盜竊鬪爭之聲聞於人閒帝著商賈服飲宴於其
閒此宮市之濫觴也

常州亥

明王士性廣志釋云武甯有所謂常州亥者初不知何
謂問之乃市名西蜀謂市曰亥如瘡疾閒而復作也江
南惡以疾名止稱亥余謂白樂天詩亥市魚鹽環市以
亥名由來久矣

由拳山紙

鈔十一

三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省劄自尙書省施行事以由拳山
所造紙書押給降下百司監司州軍去處是也按此知
宋尙書省所用紙爲由拳山所造山拳山未知何處今
嘉興爲秦之由拳縣然不聞有由拳山也

杭州金箔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洪武中山西張姓者多異術以其
鄉人不善金箔常往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爲金箔
張按今杭人猶以錫箔爲業其來久矣但未知山西人
猶能爲此否

鄜州泥孩兒

老學庵筆記云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練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對卧者有小字云鄜時田氏製按一泥孩兒耳亦刻作者姓名此田氏竟以一藝傳矣

嘉定竹器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嘉定竹器為他處所無始其事者為前明朱鶴鶴號松鄰子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為遊戲者也

鈔十一

四

竹之著名也始自朱松只有陰文其子小松克承家學延及秦一姐沈兩之輩各自名家後之作者乃因其法易以陽文其更巧者變為陰陽合刻益得畫家遠近濃淡之致

杭州糟瓜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余久主判戶部逐年所上貢咸絕但杭州進糟瓜耳

杭州草紙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上用草紙係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

神廟至先帝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用之按今杭州初不出好草紙未知明代進御者何等紙也

文字鋪

元吳自牧夢梁錄記杭州鋪席有尹家文字鋪又有張官人請史子文籍鋪按夢梁錄所載皆稱鋪不稱店惟熟食及茶酒有棚店者文字鋪即今書坊亦稱鋪而不以坊名

茶坊之名當時已有之有云朱骷髏茶坊一窟鬼茶坊不知何以取此惡名也

鈔十一

五

如木作甄瓦作泥水作之類皆與今同又云市肆謂之團行蓋以官司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今行之名存而團廢矣

長生庫

老學庵筆記云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已久矣今之富商往往以質錢取利而僧寺無之亦古今之異也

宋江鄉幾稜志云王介甫知鄞縣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一入姓童為人主典庫謂之判子家中養疏屬數口

奉寡姊承順不違按典之名今猶循之判子之稱則無聞矣

八鮮行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黃金壩上設八鮮行八鮮者菱藕芋柿蝦蟳蜆蠔蘿蔔按今江浙間市肆多有題八鮮行者而莫能言其詳矣然地各有宜恐八鮮亦因地而殊未可概論也

李婆婆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信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婆襍菜羹等數

鈔十一

六

種太上笑謂史浩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按今人但知有賣魚羹人宋五嫂不知有李婆婆

癸辛雜識云隆興間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羹南瓦張家圓子之類按今人止知宋嫂魚羹李婆婆魚羹則知者鮮矣

喬姥茶卓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喬姥於長隄賣茶每茶一盃一錢稱爲喬姥茶卓子

茶肆點心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載茶肆點心各據一方之盛雙

虹樓燒餅開風氣之先宜興丁四官開蕙芳集芳以糟宰饅頭得名二梅軒以灌湯包子得名兩蓮以春餅得名文杏園以稍麥得名謂之鬼蓬頭按茶肆點心蘇杭皆有之得文人點綴則皆詩料也鬼蓬頭之名尤奇未知何所取義

棋炒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嘉靖三十年戶部行宛大二縣領太倉銀三千散給各燒餅鋪戶每銀一兩上棋炒一石其法用白麩少和香油芝麻爲棋子塊樣炒熟工部送至行軍處所支用

鈔十一

七

姚乾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貯草坡豆腐乾姚氏爲最稱爲姚乾

戴蠻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揚州市酒以戴氏爲最謂之戴蠻

申申如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申申如者素食店也在釣橋外按申申如之名甚奇不知何所取義

椰條酒肆

國朝董恂宮闈聯名譜引成都古今記云偽蜀時成都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蓋以當墟者為名

張手美家

唐韋巨源食譜云閭閻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為張手美家水產陸販隨供而需每節則專賣一物按吳下每節各有所買食品過節則無之殆猶張手美之遺風邪

芳風館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志云杭州芳風館世以製扇為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予兼攝杭州府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

鈔十一

八

閒池成凹處兩石疊意中山為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凭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按今芳風館扇店尚在而別墅已不可問劉公此詩亦無知者矣

又云主人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不能造造亦不佳矣

戴春林家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戴春林香鋪戴春林家四字傳為董香光所書

唐西鎮姚致和堂痧藥店海內所稱姚丸者是也其家

致和堂三字亦董香光書余與姚氏為至親昔年登其堂猶及見之亂後重開而董額毀戴春林之額想亦未必存也

顧夢麟婦蔬菜

國朝劉鑿五石瓠云揚州包壯行手製燈太倉顧夢麟婦手製蔬菜崇禎末名於一時
愚按雲間之有顧繡自顧伯露之母始蘇州專諸巷顧二娘以善治端硯得名而此顧夢麟之婦又以製蔬菜名何顧氏婦女之多才也

紙織字畫

鈔十一

九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閩中永春州織畫以羅紋箋剪為片五色相間經緯成文凡山水人物花鳥皆具留青日札嘉靖間沒嚴嵩家物已有紙織字畫蓋前明即行之矣

吳十九

國朝劉鑿五石瓠云浮梁人吳十九善製磁器樊玉衡贈以詩云宣窯太薄永窯厚天下馳名吳十九今不知何色為吳十九製也

龔春

明張岱夢憶云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按龔

春卽供春吳頤山家僮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供春
龔姓故或書爲龔春詳見 國朝吳鸞陽羨名陶錄
名陶錄引周容宜興瓷壺記曰今吳中較茶者壺必言
宜興瓷云始萬厯間大朝山寺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
小史也至時大彬以盛原注云大朝山寺當作金沙寺
又引周澍臺陽百詠注云供春者吳頤山婢名製宜興
茶壺者則又以爲婢矣未知孰是

舒嬌

國朝施閏章矩齋禊記云宋時江西窯器出廬陵之永
和市有舒翁工爲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壺瓊

鈔十一

十

諸色幾與哥窰等價

朱圭

國朝朱象賢問見偶錄云吳郡專諸巷內有刻版者姓
朱名圭字上如雕刻書畫精細工緻無出其右有河南
畫家劉源繪凌煙閣功臣像上如雕刻尤爲絕倫又南
陵詩人金史字古良擇兩漢至宋名人各圖形像題以
樂府名曰無雙譜亦上如雕刻繼而選人 養心殿供
事授鴻臚寺序班

莫鳳

唐筆工也馮贄雲仙雜記云羅隱喜筆工莫鳳贈雁頭

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絲羅大組換之

濮仲謙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蘇州濮仲謙水磨竹器如扇骨酒
杯筆筒臂擱之類妙絕一時亦磨紫檀烏木象牙然不
多見或見其爲柳夫人如是製弓鞋底版二雙按此知
今婦女製木爲鞋底由來久矣

大秀小秀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錄云宣德間蘇州造促織盆出陸
墓柳莫二家雕鏤人物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
尤妙鄉家二女名也

鈔十一

士

明代吳中絕技

明張岱夢憶云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
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
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絃子
上下百年保無敵手

傳真心領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傳真爲畫家一派丹陽丁昂
字鶴洲精于是技撰傳真心領二卷分三停五部先從
匡廓畫起以爲肖與否皆繫於是云盧雅雨都轉爲之
敘其書凡二十餘篇曰部位曰起稿曰心法曰陰陽虛

實曰天庭曰鼻曰兩頰曰地角曰眼光曰海口曰眉曰鬚曰耳曰染法曰面色曰氣血曰提神曰傍背俯仰曰膾像曰筆墨曰紙曰絹曰擇室子以誠字義門傳父業撰續心領四卷論朽染之法尤詳雖不知畫人閱之可以肖像也丁氏父子書惜不傳於世未知世尙有此書否余觀世人畫像多從鼻起丁氏則先畫匡廓此意已非今之畫師所識矣

施美人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施胖子山陰人寫真兼畫美人居揚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畫美人者長則丈許小

鈔十一

主

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謂之施美人

樂五虎

金玉寂拙軒集有贈日者李之朋序云遂人李之明得樂五虎之遺法又能以五行十千奇偶成字吉凶否泰必以忠告按樂五虎未詳何人

崔官人相字

元吳自牧夢梁錄載杭州有崔官人相字攤按言相字者但知宋有謝石不知有此崔官人也又所載有西山神女賣卦不知西山神女何人也又有叫時運來時買莊田取老婆賣卦者更奇

嗅衣物知吉凶

唐康駢劇談錄言開成中有龍腹本者無目善聽聲指骨每言休咎無不中宋周密齊東野語言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問其名取宮人扇百柄襪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吹嗅至后扇曰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此技在近世罕有聞然其人以聽聲為名意亦必兼工聽聲之術者矣

十二宮看命

鈔十一

主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星辰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杜牧之自撰墓志云予生於角星昂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

又云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唐尚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臣本命納音在金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克金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思占熒惑犯輿鬼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丞相王及善卒

太素脈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太素脈法一卷序曰仙翁不

知何地人隱空峒山常帶一籠丸藥出山救入更於指
下決未兆吉凶壽限時人莫不神之後不知所終唐末
有樵者於其石室石函中得此書以傳於後按此太素
脈所自始世之自謂通此術者亦或不知其所出也

金杵曰

宋顧文薦船窗夜話云孝宗嘗患痢德壽憂之過宮偶
見小藥局遣中使問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用新
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而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曰
賜之至今呼爲金杵曰嚴防禦家

鈔十一

兩

門前號陳木扇家言南宋時其家曾醫一公主而愈以
扇賜之故至今製木扇以存其舊蹟也此可以金杵曰
爲對惜止故老相傳未知見於載籍否
又按元吳自牧夢梁錄載杭州鋪席有官巷北金藥曰
樓太丞藥鋪此與嚴防禦未知是一是二也

種牙

宋樓鑰攻媿集有贈種牙陳安上曰陳生術妙天下凡
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
美按今人有補牙之法據此則宋時已有之矣

曰日賊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爲
衣銅鉛爲金銀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爲之白日賊若
閭閻之地則有翦脫衣囊環珮者謂之覓貼兒按此等
事今恆有之而其名則久無聞矣
又云頑徒如欄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爲市井之害按此
等混名市井中今亦多有之

棒子

唐張讀宣室志載浮屠契虛遇棒子導游稚川注云棒
音奉卽荷竹橐而販者

市人弄虎

鈔十一

圭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集有一詩題云市人有弄虎者兒
輩請觀飼以豚蹄觀其攫噬戲作四絕句

香婆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酒樓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爲供者
謂之香婆

王昭素市物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
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償其直貨者乃曰適所索實非本
價昭素曰汝但受之免陷汝於妄語咎自爾人無敢給
者相戒云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

劉鑰匙

太平廣記引玉堂閒話云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不記其名以舉債為業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故有鑰匙之號

茶香室叢鈔卷十二

德清俞樾

天地生人生物次序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按談數云道家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按自正月一日為雞日至七日為人日今人習知之而莫知其為天地生物生人之次序本於道家之說也

日生一日

鈔十二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南昌陳士業言嘗登泰山日觀峰四更起候日出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涌出晃漾不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復為今日之日也按此論甚奇抱樸子云俗士多言今日不如古日之熱今月不如古月之冷古人殆亦見及此乎然日月環地而行恐未必如此說

月以盈為消

日本國人菅晉寶恥庵文章云月以盈為消以虧為長望時日月相對月不能勝日陰精式微如蚌蛤蟹螯望

後肉長至晦大肥晦後肉消至望大瘠凡水族皆然天經或問云月滿蚌蛤實者誤矣按淮南子云月盛衰於上則羸蠖應於下是此理本古人所已言而言之不詳月滿蚌蛤實之說亦本淮南不知孰是也但其所論月之盈虧消長則頗有理

赤人頂日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至登萊滯留數月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不見凡數月所見皆然按此豈卽所謂黃人守日者乎

鈔十二

二

颶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臺灣風信與他海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颶颶倏發倏止颶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月者發者爲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謂之九降按世知有颶罕知有颶至九降之名更所未聞又其所列諸颶之名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同爲關帝颶不知關帝於正月十三何取也六月十二彭祖颶十八彭婆颶有彭祖更有彭婆甚奇豈卽妖淫敗道之後妻乎八月十五魁星颶九月十六張良颶皆不知何義

唐戴叔倫有彭婆館逢韋判官使還詩彭婆館未知其所在詩云寂寞伊川上楊花空自飛則當在中州也

花信風

花信風之說詞章家競用之但云始於梅花終於楝花然莫能言其詳也其詳見於宋王達蠡海集今備錄之其說曰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任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

鈔十二

三

大清明

國朝朱長白柳亭詩話云將樂歸化二邑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廢小而不取廢大詳見閩小志或曰將樂以十月三日爲小清明按吾邑於清明前一日爲黃明日後一日爲白明日余詩有父老醮錢迎綠社兒童散學過紅明之句誤黃作紅乃鄉音使然也綠社事詳見本詩注

芒種後五日種花

宋周密癸辛禳識云芒種後壬日所種花雖至難活者亦活申日亦可

白露前雨

宋張知甫可書云浙人以白露節前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梧葉報秋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庭內以梧桐樹植于殿下俟交立秋時太史官穿乘奏曰秋來其時梧葉應聲飛落一二片以寓報秋意按一葉知

秋

南

秋雖古有此說然安能應聲飛落此必有人力存焉惜其言之不詳也

十月閉口

宋魏泰東軒筆錄云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荆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澀而流冰頗損舟楫於是以腳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役夫苦寒死者甚眾接近時天津海口每至冬日海船不通謂之封河頗近宋時汴渠閉口之例

入易

宋沈括補筆談云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

人謂之倒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過春秋時節即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每歲候之亦時有準莫知何謂按此說今人無知者矣然如其說倒布之辛日止能如正月耳不能如十一月也未詳其說

推逐月朔日甲子捷法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象髮無差余以此說推之信然

茨菰應閏月

砂十二

五

調變類編云茨菰一根瓊十二子閏年十三子按桐葉蕩節均應閏月世皆知之茨菰則未聞也宜表出之調變類編未知何人所著刻廣東伍氏海山仙館叢書中

金木水火土

世俗恒言金木水火土余嘗謂當以相生為序木水兩字誤倒耳宋王達齋海集則有一說曰金為氣之母天體乾金也人肺管攝諸臟亦金也故為五行之先萬物未嘗無對待故木次金水火陰陽之正也故又次木土為萬物之基故以為終蓋物得氣方生故木次金既生然後有陰陽故水火次木陰陽已備形質純全故土居

其終矣其言亦似有理又可知金木水火土之說自宋時已然矣

百忌歷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泊婺州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按此歷不知於何時廢今無聞矣

火殃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唐開元二年衢州頻有火災其時人皆見物大如囊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作荒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灰人

梁簡文帝集有祭灰人文云積注奄旬祭在灰人消茲獸炭焚此桂薪積如玉屑聚若游塵庶人之風不拂獄吏之慢甯陳味其語意似是灰作人形而祭之然不知何義也
其下文云廓重氛於八極靜運絲於四空既曄曄於車蓋又赫赫於飛盤且疑威於超盾實望近於長安尋釋其意疑因求晴而祭故發端云積注奄旬也

三十六禽

隋蕭吉五行大義云十二屬配十二支支有三禽故三十有六禽所以支有三者分一日為三時旦及晝暮也子朝為鷓鴣畫為鼠暮為伏翼丑朝為牛畫為犢暮為鼈寅朝為狸畫為豹暮為虎卯朝為蝟畫為兔暮為貉辰朝為龍畫為蛟暮為魚巳朝為蟾畫為蚯蚓暮為魚蛇午朝為鹿畫為馬暮為獐未朝為羊畫為鷹暮為雁申朝為狗畫為狼暮為豺亥朝為豕畫為獾暮為烏戌朝按子暮為伏翼據下文解為仙鼠蓋即蝙蝠也已暮為

鈔十二

七

魚蛇據下解無魚字疑衍文亥畫為獾據下解作獾獾即雌字獲母猴也雖似猴亦同類之物然似與申復矣說文佳部有狝字鳥也從佳犬聲或狝即此物然狝之為鳥未詳何鳥恐亦非所取象也
又按卯朝為狝暮為貉本生經狝作狐貉作鶴已暮為魚蛇一云為龜又本生經言畫為蛇暮為蟬亦與畫為蚯蚓暮為魚蛇異亥朝為豕一云為狝畫為獾一云為獾暮為豬一云為蟻蛄蕭氏各有說解惟謂鶴字以音同而誤又言蛇蟾蚯蚓相類作蟬或作蠶並非
又按蕭氏之說謂孟則在暮仲則在中季則在旦如亥

為孟月故亥暮為豬子為仲月故子晝為鼠丑為季月故丑朝為牛餘放此蓋仍以此十二禽為正也世人知十二禽不知此三十六禽故表出之

地震鼇魚動

宋劉攽彭城集有地震戲王深父詩自注曰俗云地震鼇魚動按今尚有此俗說

禹九州圖

梁任昉述異記云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按此圖未知今尚在否果得而模搨之圖畫中無古於此者矣

鈔十二

八

海外五嶽

明王士性廣志釋云海外五嶽靈山道經志之東廣乘之嶽南長離之嶽西麗農之嶽北廣野之嶽中崑崙之嶽

圓嶠方湖

晉王嘉拾遺記云員嶠山一名環邱上有方湖周迴千里接世人恆用圓嶠方壺事方壺即方丈也方丈為方壺蓬萊為蓬壺瀛洲為瀛壺所謂三壺也方壺圓嶠雖相儷偶不應於三壺獨舉其一觀此知當作方湖矣又云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

土矣此員淵自與方湖相對又按三壺之名見拾遺記

舜泉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祥符中真宗祀汾駐蹕蒲中賜名廣孝泉

按史記言舜穿井為匿空旁出則二井相通當必有之惟正義引括地志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又引帝王紀云河東有舜井則舜井有二處未詳孰是也

濰縣孤山

鈔十二

九

明宋國楨湧幢小品云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著

按伯夷避紂居北海未必即今之濰縣因其地為隋之北海縣故後人以此附會之耳

太行山孔子回車處

水經沁水又東過野王縣北注云又東南逕孔子廟東述舊記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鑿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歎曰邱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碑

云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言是矣
蓋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非謂迴轅於
此也

先君子印雪軒集自豫至晉途中詩有孔子回車處一
首云漫指車痕說素王傳來古跡劇荒唐臨河不濟當
年事今日崇碑峙太行蓋太行山中有車轍痕相傳是
孔子回車故蹟且立石以表之故先君詩云然乃讀水
經注則知附會荒唐由來遠矣

金玉寂拙軒集有小兒難夫子辨詩其序云予奉朝命
之夷門道過太行路左有二石像詢其父老云此小兒

鈔十二

十

難夫子迴車之故地予惡其虛名而無實作是詩辨之
詩中述田舍翁之言曰云昔東家邱懸聘入吾境偶此
值小兒難詰蒙且類邱也不能對驅車返天并則似與
臨河不渡又各是一事也

彭亡爲彭祖葬處

水經江水篇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嶽此地有彭
冢言彭祖冢焉據此則彭亡乃彭祖亡處世人但知岑
彭爲刺客所害於此不知其所以得名也

桃花源異聞

梁任昉述異記云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

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
亂吳中人於此避難皆得仙按陶公記盛行世知有桃
源不知有桃李源故表出之

晉陶潛搜神後記云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
採藥至衡山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
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
困中皆仙方靈藥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按劉子驥
卽訪求桃花源者乃桃源外又有此事不知是一是二
也

鈔十二

十一

武陵漁人本無姓名而搜神後記載其事有注云漁人
姓黃名道真又太守亦無姓名後記則云太守劉歆未
知足據否

搜神後記又云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漁
見岸上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異之一人便以
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
間按此亦一桃源也

元揭傒斯曼碩詩有題桃源圖一首序云江左龍虎山
南十里有桃源者劉王二尊師所闢也臨江范亭父爲
之記余爲賦五言詩十七韵此又別一桃源也

宋蔡忠惠公集附端明別紀內有引闔中寶錄一條云

福州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人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遂與榴花一枝而出既而尋之不知所在蔡公襄為郡日尋其故址效南陽劉子驥故事竟覓不得

委羽洞

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云第二委羽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兗州東嶽按浙江黃巖亦有委羽洞絕小土人以爲第二洞天余甚疑之記於春在堂隨筆中今乃知其非也

鈔十二

主

嶧孔

水經注泗水篇注云嶧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眾無所施害晉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保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按如此說嶧山之勝可知矣余嘗驅車鄒嶧閒惜未一探嶧孔也

几陽亭

國朝徐昂發畏壘筆記云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醖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亭以亭在女几山之

陽故曰几陽按晉書賈充傳亦有夕陽亭邵康節詩所謂禍在夕陽亭一句也豈亦誤乎俟更核之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正光末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閒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之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田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按此亦夕陽亭一故事

水經清水篇注引郡國志云宛有瓜里津夕陽墩

鈞錡潭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厚鈞錡潭記錡字字書無之

鈔十二

主

集韻銜音滿補反鈞錡温器

魚羊共谿

國朝張尙瑗碧里襟識云安遠賃簞村濂江所經有狐狸石萃然磊嵬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慘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石之陰爲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涓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谿當之天然儼偶

又拾遺記云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按魚龍同穴亦人所罕知也

水經汾水篇又南過冠爵津注云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按雀鼠谷似亦烏鼠同穴之類

巫山十二峰名

元劉瓛隱居通議云巫山十二峰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筆峰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歇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巒曰仙人其裔孫疑附注云按別書有朝雲淨壇上昇聖泉而無獨秀筆峰盤龍仙人俟更考定

國朝翟灝湖山便覽云吳山火德廟前俊石十二玲瓏瘦削如山峰離立各以形象名之曰筆架曰香鑪曰棋

鈔十二

西

盤曰象鼻曰玉筍曰龜息曰盤龍曰劍泉曰牛眠曰舞鶴曰鳴鳳曰伏虎統稱曰巫山十二峰雍正六年總督李公衛建亭題曰巫峽峰青按杭州有此巫山十二峰之名知之者罕附識於此

揚州二十四橋

揚州二十四橋能舉其名者鮮矣宋沈括補筆談載其名云最西濁河橋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正當劄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出

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按依此數之未足二十四數疑有奪誤也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廿四橋即吳家磚橋一名紅藥橋揚州鼓吹詞序云是橋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按此說非也殆因二十四橋之名久湮遂以此一橋為廿四橋而附會成此說

代州虎跑泉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乃古白

鈔十二

五

虎庵遺址昔有僧誦經庵中患乏水道有虎跑足湧泉因號虎跑泉庵以此名按杭州西湖虎跑泉天下知之代州之泉正與之類而名稍晦

重月泉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彙慈相院重月泉題記云翳漢乃神導自欽碣窳堅肖明祀蠶弗治易篋而石泉用蠲潔施及壇宇既液既埽盈飲以滌澤滅其永休工識勤敬諗來裔按慈相院在德清今其地有半月泉刻東坡詩云請得一曰假來游半月泉何人施巨手劈破水中天韓公此記乃云重月泉記文似銘而不用韻語亦多難

解姑記于此遇故鄉父老問之

富士鎮

國朝吳江楊復甫著夢闌瑣筆云我邑富士鎮有沈萬三之墳願學文通某序班之妻序班之兄許為胡藍黨遂滅沈願二族并盡沈富士之民而夷其室廬至成宏開遷居者日盛以富士之名賈禍也離合其文改為同里按同里之鎮至今猶存莫知其初為富士矣

平望八測

宋陸游入蜀記云六月八日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濕少頃舞止宿八測聞村舟有積溺者小舟叩舷賣

鈔十二

其

魚頗賤蚊如蠶蠶可畏按平望八測余往來江浙間必過其地然今皆誤作八尺不知其本為八測也

宋張鉉南湖集有宿八尺詩云纔來八尺住卻見一輪孤其字則又作尺

查浦

水經漸江水篇注云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按今上虞縣有地曰查浦余避兵時曾居之

懊來橋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臨安府治前曰州橋俗名懊來橋

蓋因到訟庭者到此心已悔也故以呼之按此名極有意義余在杭時見有人以細故將成訟者賦詩曉之曰好從且看樓頭看莫向懊來橋上來二事皆杭州故事自謂用事頗切然不存於集也

西湖志引寒夜錄云錢唐祝吉甫居西湖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有富家築牆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為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鄰以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因吾詩用且看樓事附記於此寒夜錄未知何人所作未見原書也

萬年橋

鈔十二

七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蘇州胥門外舊有大石橋明嚴嵩見其石色瑩潔琢磨工整而愛之郡中大僚諂媚權奸拆送私第嵩以造於分宜縣城外胥門橋既拆去往來行人爭欲捐助復造而渡船之利日可得錢數千為豪紳霸踞一有建橋之議即為中鯁謂郡西多山山為煞氣若造橋引煞入城必有大禍至乾隆五年太守汪公德馨屏絕橫議獨力經營不日成之仍名曰萬年橋按近時蘇州一老輩著書謂咸豐間粵賊自萬年橋入胥門此橋果非蘇州之福蓋當時橫議猶在人口故以為果應其言而不知明代之本有大橋也惟拆橋

送嚴嵩事屬不經乃聞見錄引潘次耕詩爲證有云嚴老自譏碑亦頗言其狀則真有之矣

神聖湖

宋周輝清波別志云酈道元水經注錢唐湖本名神聖湖自炎祚中興高宗嶽狩於此及議謚號遂帶此二字按宋高宗謚號稱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是帶此二字也然水經注實是明聖湖非神聖也乃周氏述許仲啓之說如此豈所見本與今不同邪明聖之名至今人人知之而神聖之名無聞焉余歲至杭州幾以西湖爲家非讀此書固不知有神聖湖矣

鈔十三

六

山從他處飛來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云城旣成而怪山自至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越絕書外傳記地傳云龜山者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曰怪山

水經溱水篇注云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者舊傳言石本桂林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按怪山靈石正可相儷西湖飛來峰或非僞語矣

七十二遙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爲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中有水分爲二川其一西南入交阯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遙言若天分然也

又明魏濬嶠南瑣記云南方山溪闊謂之究有西古郎究金山郎究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文狼究無勞究按遙與究皆莫名其義

五洩

水經漸江水篇注云諸暨縣洩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

鈔十二

九

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按瀑布稱洩今所未聞

貪泉

水經耒水篇注云耒水又西黃水注之盛宏之云眾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橫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爲貪泉飲者輒昏于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按此知貪泉之名不止廣州有之其地在桂陽郴縣鴈爲之舟

水經湘水篇注引羅君章湘中記云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按觴為之舟視濫觴語尤新

飛鳥圖

宋沈括補筆談云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不常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更無山川回屈之差

鈔十二

手

茶香室叢鈔卷十三

德清俞越

尸羅

晉王嘉拾遺記云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百三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按此乃佛法入中國之始申毒即身毒也視列子所載周穆王時化人事尤為明顯矣

鈔十三

一

中國第一佛寺

水經泗水篇注云泗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據此則今中國佛寺形制皆法西域龍華圖此龍華寺實中國第一佛寺矣

浮圖之始

水經汜水篇注云汜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汜水逕其南漢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立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

博作百達柱八所荒蕪穢敗彫落盡矣按熹平為漢靈帝年號中國之有浮圖當始見於此惜某君不傳其姓名所云累博作百達柱八所豈即浮圖之古制乎

摩騰真身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寺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扇鎖甚固藏其鑰于府廨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觀按摩騰真身至宋猶在此事人所罕知亦未知何時毀滅也楊銜之伽藍記於白馬寺下但云寺上經函至今猶存

鈔十三

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輝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不言有摩騰真身或即經函放光遂以此說傳後世耳

旃檀瑞像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釋氏有旃檀瑞像見於內典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忉利天優填王請大目犍連運神力於他方取旃檀木搗匠手登天視其相好歸而刻焉梁武帝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八年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置之金陵瓦棺閣及太宗皇帝以東都為誕育之地乃新作啟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

始命迎取旃檀洎寶公二像自金陵而內於啟聖白神州陸沈即不知此像今在不也按扶南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事見梁書諸夷傳唐世奉佛止迎鳳翔佛骨而此像無顧問者何也

莊王女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畫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失

鈔十三

按今世俗說以觀世音為妙莊王第三女本此然但曰莊王不言妙莊王妙善乃其女之名不知何以有妙莊之說也俞理初癸巳類考考此甚詳當更核之

觀音心呪

宋王鞏聞見近錄云全州推母王氏日誦十句觀音心呪年四十九疾篤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誦觀世音心呪少十九字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王疾尋愈後至七十九按此十九字至今猶有持誦之者惟十句心呪未知云何太平廣記載太原王元謨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日誦觀世音千

徧可免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適得十句豈即此邪

觀音課

明祝允明野記載姚廣孝始見文皇事上問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一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解奉於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訖語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按觀音課今未知何術用錢五文則非占卦法也

普賢大士化女子像

鈔十三

四

蓮社高僧曇翼傳云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初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為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按今人知觀音菩薩曾見女子身不知普賢菩薩亦曾見女子身也

目連即丁令威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雁仙蓮化元樞一卷以中元

爲丁令威救母之日釋氏謂之日蓮未悉其所本何自按此則目連即丁令威矣

豬頭和尚是定光佛

宋方勺泊宅編云婺州有僧嗜豬頭一噉數枚俗號豬頭和尚三衢之守召師食自彌窺之見一鬼從旁食師無預焉師尋坐亡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按吳越時長耳和尚爲定光佛轉世事見十國春秋至今西湖法相寺其遺蛻存焉乃此豬頭和尚亦云是定光佛何定光佛轉世之多耶

宋太祖是定光佛轉世

鈔十三

五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五代割據干戈相侵有一僧雖洋狂而言奇中嘗謂人曰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按吾浙西湖法相寺有長耳和尚肉身相傳此僧爲定光佛轉世據十國春秋長耳和尚於乾祐初化去而宋太祖已生于天成二年矣未能附會爲一也

曲洧舊聞又云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蓋宗室子也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

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于時竊笑之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言可信也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按此所謂再出世者蓋謂宋高宗亦定光佛轉世也太祖生於後唐天成二年歲在丁亥高宗生於大觀元年歲亦在丁亥太祖高宗並以丁亥生事固有可異者

余所築右台仙館距法相寺半里而近常至寺喚茗瞻所謂長耳和尚肉身者因記定光佛事俟至仙館當與寺僧輩說之

鈔十三

六

三藏取經遇西域老僧

國朝納蘭成德淶水亭樸識云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閒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按此未知出何經典世言三藏取經者罕及此事

元奘藜杖

國朝崔應榴撰飯續談云黎州安撫司內小驢東有藜一枝高九丈圍九尺相傳唐僧元奘西遊投藜杖所化按此亦元奘取經之佚事

三藏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云東都聖善寺有天竺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按此三藏在元宗時然則元奘後又有此三藏也

開元傳信記亦載無畏三藏事云崇聖寺佛牙乃那陀太子獻與三藏者

宋時西域取經故事

唐以前西域取經事已略載於小浮梅閒話矣楓窗小牘載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

鈔十三

七

西域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筴來獻此宋時取經故事也天息災施護兩梵僧名

覺華寺藏經

宋強至祠部集湖州德清縣覺華寺藏經記云湖州德清縣覺華寺佛之徒曰昭序自落髮已能悚然服其師之教既尸寺事又能募錢若干緡購其書若干卷為緣函鈿軸以華之復嚴一室其所謂藏者類而聚焉按此吾邑之故事故記之

維摩十譬

謝康樂集有維摩經十譬贊一類味泡合二儀三芭蕉

四散幻五夢六影響合七淨雲八電按聚沫也泡也合為一贊影也響也合為一贊故十臂而止八贊也金剛經之六如人習知之維摩經之十臂知者罕矣

四句偈

宋周密志雅堂稊鈔云佛藏中有龍王經一卷其實四句偈也云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凡往來江湖者或遇風濤作惡宜多書此經投之按金剛經屢言四句偈豈即此邪

按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云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

鈔十三

八

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然則金剛經所謂四句偈當指此四句四句中有無非有非無句最為明白蓋即金剛經無實無虛之旨經云非法非非法非法者非有也非非法者非無也常無常義見六祖壇經餘二句不可曉偶讀明僧宗泐金剛經注解有一段云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是一言世界者喻法身也微塵者喻應身也世界一也微塵異也碎界作塵塵無異性合塵為界界無一性喻全法起應應無異性全應即法法無一性故偈云去來化身佛法身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以此言之則一異猶云

同異也非同非異是謂離一異矣

又按此四句佛謂之四句離然則一離字可以總此四句非一非異則一異離矣非俱非不俱則俱不俱離矣非有非無則有無離矣非常非無常則常無常離矣離者何即金剛經所謂不住於相也余從前讀楞伽經已知此即金剛經之四句偈載之春在堂隨筆今讀志雅堂稊鈔聊廣異聞未可據此以說經也因又詳說此四句并補隨筆所未及

萬佛名經

宋劉鼓學易集有萬佛名經序云趙郡李侯常武之夫

鈔十三

九

人樂安孫氏自常武沒屏居里第閱誦藏經積十餘萬歲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使其子周南召南繕錄成書析為十卷題曰萬佛名經按世人知千佛名經不知有萬佛名經也

懺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即寶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即將懺悔一篇名真觀法師慧式廣演其文非

是為郁后所作按今竟陵王集有淨住子三十一篇內
第三篇為滌除三業門其文云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
悔之法先當潔其心淨其意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
其容云云豈即所謂懺悔篇乎

田字殿

宋無名氏古杭雜記云淨慈寺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
田字殿安頓

淨髮之資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白下門外濟安院主僧曰近泊地
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和尚淨
髮之資一様十錠按淨髮之資其名甚新今之施僧者
未知有此名也

鈔十三

十

迦羅沙曳

卽袈裟也明朱國楨湧幢小品引陳養吾象教皮編云
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
衣作袈裟或從毛作筆筆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雜錄云唐人李羣玉惱僧自
澄詩云莫道春風裏紅芳點袈裟袈裟字從木作去聲唐
人用字必有據依

早不茹葷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趙清獻公自錢唐告老歸治第
衢州作別館名高齋惟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早不
茹葷晚畧取肉及鮮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暮以一
風爐置大鐵湯瓶及列盥漱之具鷄鳴公起自以瓶水
頰面趨佛堂誦經至辰時按余十許年來晨餐不茹葷
頗與公合每日清晨亦必至佛堂但不能誦經至辰時
且不能竟與子婦輩隔絕耳

歐陽氏奉佛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他
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斐入門聞歌唄鐘磬
聲自堂而發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問之云公
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公薨遂率其家無良
賤悉行之按歐陽公固關佛者而其家乃奉佛如此何
歟

鈔十三

六

羅大經鶴林玉露言歐公奉母喪合葬執政得立功德
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
立青陽宮然則歐陽氏之奉佛必公暮年事矣

宋元懷拊掌錄云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坐上見公家小
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
曰人家要小兒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犬

馬之類是也按此亦公之警言耳

替僧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語云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據此則小說中有稱代皇帝出家者乃真有之

魚肉供觀音

唐于慈靈應錄云有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在軍前當陣之際創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

鈔十三

圭

銅器身上並無傷痕按此知事佛但在一心心苟至誠則魚肉亦可供觀音也

素食中置鷄汁

近世搢紳家素食中往往潛入鷄鷺汁此事古亦有之周密齊東野語紀阜陵事云上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鷄汁襍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內侍以實告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以麪偽為羊豕之屬

北夢瑣言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鎮西川三年冥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臠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之梁武接近人蔬食有素鷄素鴨之類余每笑之謂既蔬食矣何取乎此乃古人則亦有然矣

鑿虛煮肉法

唐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僧鑿虛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鑿虛煮肉法大行於世余居西湖久見湖上諸僧大半食肉且精烹飪何鑿虛之多也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

鈔十三

圭

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筋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為燒豬院安乎惠明日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然則佛寺燒豬自有故事矣

魚目充舍利

北夢瑣言澤州僧洪密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居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余昔讀岑勛所撰多寶塔感應碑稱前後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嘗以為疑安知非魚目之類乎

僧還俗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云唐搢紳自淨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答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益不以爲諱近世言還俗雖里民且恥之也

參寥後還俗

老學庵筆記云參寥政利中老矣還俗而死不知其故

僧妻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鮑令暉有代沙門妻郭小玉詩六朝以前清規未立人呼爲梵嫂師娘者往往有之按今日本猶有此風余見其僧名心泉者自言有二子

抄十三

古

曰諸曰穆有一女曰阿多

又云李羣玉有龍安寺佳人阿最詩蓋詠小尼子也以佳人屬寺更奇余謂沙門妻與龍安寺佳人正相當矣

以妓捨僧

明王士性廣志釋云輦轂之下萬姓走集所可恨者向有戒壇之游中涓以妓捨僧浮棚滿路前僧未出後僧倚候平民偶一闖羣僧筆之且死按前明京師有此弊俗亦可怪矣

茶香室叢鈔卷十四

德清俞樾

三清

唐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道門青詞例云謹稽首上啟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眾聖按道家之書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又云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今道觀供奉三清本此而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分三清則雖道流有不能舉者矣

張道陵爲三天法師

鈔十四

一

晉葛洪枕中書云張道陵爲三天法師統御六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按張天師之名當起於此

趙逸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開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按此人知昭儀寺是石崇家池杜子休宅是太康寺龍驤將軍王濬所造太尉府前甄浮圖

是晉義熙十二年劉裕軍人所作李延實宅是劉主劉
禪宅宅東修和里是吳王孫皓宅又冀州刺史李某宅
是晉司空張華宅皆言之歷歷當非李少君之比然知
其人者鮮矣

袁相根碩

晉陶潛搜神後記云會稽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
山見一羣山羊逐之經石橋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
赤城有水流下如匹布剌人謂之瀑布有穴如門既入
內甚平敞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
甚美遂為室家二人思歸二女以一囊與根等語曰慎

鈔十四

二

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有小青鳥飛
去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
有殼乃蟬蛻也按此與劉阮事相似惜不敘袁相所終
耳

徐元直

國朝駢葉道人畫露庵襟記云三國徐元直一說謂曾
載其康熙間飛昇事又李赤脚者故國賊部將闖亡學
道著書數種道光初尸解於陝西平生好赤脚故有是
稱嘗云元直曾過其居清談而去按徐元直飛昇事余
亦曾於說部中見之今忘之矣李赤脚以流賊而居然

得道 先君子印雪軒隨筆曾載侯老道為周忠武部
將道光間尙在京師與李赤脚殆可伯仲矣得道之後
不當復論其始也

爛柯事有異說

宋朱翌猗覺寮襟記云爛柯多用為棋事聽琴亦然水
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
倚柯聽之既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山陰劉道士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
驚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晉史但言道士何以知為劉

鈔十四

三

君考晉帖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按晉史言道德經此言黃庭經亦有異王氏已具說之
故不論但此道士劉姓人所罕知宜表出之

賀知章上昇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徐鉉序中疑即賀謂有彭內者於
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
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於台州上昇元和
已亥先生遇之云云賀監得仙世罕知者故表出之世
傳陳陶即八仙中之藍采和亦其流亞矣

張祐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篇云張祐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祐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敘也崇遠承乏丹陽而祐之故居坵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亂前故老猶存問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惟邑人往售物於府每抵晚歸時猶見祐巾褐杖履相翫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下及過祐門則已先歸矣如此恒常不以爲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野客叢書引祐不信甯王迴馬來及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爲祐目擊時事而作

鈔十四

四

又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不可枚舉豈皆同時目擊者邪按漁洋之論固正然據金華子所載則張自是一異人未可以尋常詩人視之也

又按野客叢書所引二詩誠不足據惟張祐有退宮人詩二首其一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閒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似乎親見其人者不然安得有流落人閒二十年之句此則可異也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陳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亦自當年百餘歲

顧元績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顧元績遇一人使守金丹戒以勿言至五更夢爲王者所殺生於大買家有子妻怒其不言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丹飛又引釋元奘西域記一烈士事大略相同今人但知有杜子春事耳

安祿山鬼物避葉天師青衣童子

宋康駟劇談錄云處士劉平能夜中視物安祿山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持鎗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及祿山朝觀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救

鈔十四

五

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魍魅皆棄鎗投蓋狼狽而行按李林甫外傳殆卽因此事而附會

羅隱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今豫章兩越入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訛襲誤遂曰羅衣秀才矣不知昭諫從何得此余按吳任臣十國春秋云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玉鬢峯皆留異迹則似非無因也

又王漁洋五代詩話引纂要云建德有金雞石羅隱題

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此正其一證

吳彩鸞玉篇鈔

宋樓鑰攻媿集跋吳彩鸞玉篇鈔云余讀文簡傳言吳彩鸞書唐韵事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則又過之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邪抑彩鸞以意取之邪按彩鸞書唐韵人人知之至書玉篇則知者尠矣

攻媿又云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

鈔十四

六

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邪按三一娘所書玉篇今既不傳人亦無知之者

韓湘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七冊云韓湘字清夫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愈強之婚宦不聽學道仙去按韓湘字清夫亦人所罕知據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云湘字北渚大理丞

姚合有答韓湘詩云子在名場中屢戰還屢北又云昨聞過春闈名係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塗浩難測然則湘固功名之士世傳為仙非其實也

呂洞賓及第為縣令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挺注曰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予觀洞賓本傳曰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二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未嘗言及第與為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所據邪

按洞賓原名紹先世罕知之羅隱始名橫十上不中第乃改名隱呂紹先之為呂岳亦若是矣

鈔十四

七

集仙傳云呂岳字洞濱一字希雲九江人也則又非京兆人希雲之號亦無知者濱字從水與世所傳亦異唐戴叔倫寄題萬德躬故居詩呂仙祠下寒砧急帝子閣前秋水多不知呂仙何人此與邯鄲道上之呂翁均非洞賓也

宋時捕呂洞賓

宋王銍默記云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信服焉曇之母夏日晝寢於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有黃龍自井飛出母怖投牀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

龍即教也曇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遊不檢
一日書娼館曰呂洞賓李教同游曇遣人四出捕之教
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聲言教為謀主朝廷聞之
大駭捕曇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又於娼館得教所題詔
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無李教者始
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
人乃已按呂洞賓唐時仙人世皆知之而宋時乃至詔
書名捕豈時猶未甚著邪

陳圖南善相術

陳圖南世知為仙人也乃在當時則固以相術聞宋魏

鈔十四

八

秦東軒筆錄載其三事一云太宗命陳搏歷抵諸宮以
相諸王搏回奏曰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至壽邸見
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曰張旻楊崇勳臣觀二人他日
皆至將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真宗為壽王異
日張侍中楊使相皆如搏之相也一云种放隱終南山
往華山訪陳搏搏曰君他日甚貴顯官至丞郎种曰我
之來也求道義之益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曰君骨
法合為此官異日當自知之至真宗時以司諫召至闕
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
侍郎竟如搏之相一云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

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縷經跪
像前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
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
為國夫人矣後嫁陳晉公恕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
相也以此三事觀之則陳圖南在當時相術甚神蓋一
方技之士爾

東軒筆錄又云搏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
官家搏驚喜大笑人問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搏
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然則圖南之知宋祖
亦以相術決之非有他術

鈔十四

九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興中進士
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年已七十
餘華陰葦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所輔治道
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鑿行於世直齋書錄解題有希夷先生風鑑一卷
又云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即位盡收諸鎮之
兵列之畿甸至今百四十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
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羣談採餘云陳圖南莫知所出
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球狀攜以還家

漑釜熬薪將煮食之俄雷電繞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從漁人姓陳名搏按此說甚怪殆以其名字而附會之謂是大鵬遺卵乎

宋呂陶淨德集有和陳圖南州學石柱題名之作又有和陳圖南安昌巖避暑詩此又別一陳圖南也

劉快活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劉快活信之黥卒也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適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道人吉凶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為劉快活

宋王闢之灑水燕談云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師

鈔十四

十

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史不拘之名可與劉快活為偶矣大率皆游於方之外者也

宋吳垞五總志云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乘馬徑去公聞之大息許我之志行如此此其所以不拘歟

王迥遇女仙事

宋王銍默記云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天

晏元獻為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

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游其人

名在帝所果否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為妖

鬼所憑為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

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對曰閒有後驗而未嘗問也

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履天

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

否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密言謾令小子問之言其人

親到九天見主典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為嗣即聖祚

祚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願相公勿以為信

鈔十四

十一

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此按王迥事以東坡芙蓉城一詩至今人人知之而不知當日上達宮禁又且事關宗社也

何仙姑

世傳八仙中有何仙姑趙耘菘咳餘叢考考之不得其詳余按宋魏泰東軒筆錄云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禍福鄉人神之為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為湖北轉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

日是時魏縮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
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為湖北路提舉
常平人或呼為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為湖北
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為夢公二人皆以
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按此則何仙姑乃
永州女子與蒲宗孟同時則宋神宗時人也
東軒筆錄又有一條云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
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
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
齋歷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鈔十四

三

又宋李昌齡樂善錄云何仙姑在世間時一主簿忽得
天書字不可識以問仙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
折錄五年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
野中遇人啗以棗因遂絕粒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
來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
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未之信武襄至邕境
之歸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
言有證類如此閣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國朝楊秉杞襍錄云何仙姑名瓊見陶白齋襍記又載

其寄家人詩三首云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桃花
開玉簫吹過黃龍洞句引長庚跨鶴來寄語童童與阿
瓊休將塵事惱閒情蓬萊弱水今清淺滿地花陰護月
明已趁神人入紫薇水鄉回首尚遲遲千年留取井邊
履說與草堂仙子知按既云仙姑名瓊而詩有寄語阿
瓊之語不知又何指恐亦未足據也又有麻姑峯鳳皇
臺二詩今不錄

曹拈休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襍編云曹拈休莫詳其州里有妻
孀居扁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於山中兩錢價買柴赴

鈔十四

三

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喫利不盡善符鄉里牛犖即
以片紙書云曹拈休揀殘牛與牛主令歸貼於牛羣之
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此人靈異甚多見於沈汾侍御所
著續仙傳按世俗所傳八仙中有曹國舅不知何人據
宋史慈聖光獻太后弟曹份並無成仙之說則非其人
也余疑即此曹拈休拈休訛稱國舅乃聲音之誤耳

李鐵枋

八仙中李鐵枋無可考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仙蹤
云鐵枋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巖穴李老君與
宛邱先生嘗降山齋一日李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屬

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不返方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病迅歸六日化之李至七日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孳之屍而起故其形跛惡耳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魏漢津隸卒也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按胡仙事恐即因此事而附會之元人禱劇中有岳伯川所作之李鐵拐樂

四仙圖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四仙圖贊鐵拐鍾離權呂嵒張果也八仙止贊其四未知何意

鈔十四

酉

明人有西洋記一書載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事中有八仙一漢鍾離二呂洞賓三李鐵拐四風僧壽五藍采和六元壺子七曹國舅八韓湘子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壺子亦異聞也

神和子

蘇頌濱龍川別志云乖崖公張詠少時游京師寄封邱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日會飲酒家及將去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張公為成都守無所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曰望仙閣無事日輒出遊焉冀有所遇如是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日暮出東廡

下得一小徑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中有一道人髯鬚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為名

尹師魯死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尹師魯死事甚異云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文正訝之使掌書記朱炎往見致意開諭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殊死矣與炎譚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使人馳報文

鈔十四

丑

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按死生之際從容來去如此真古來所僅見矣

何宗元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岳將軍旣死部下多奇才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入玉筍山結屋於山之三會峯上居五年往來宮觀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庵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庵

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盲數日後訪之擊石
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眾再往啟戶視之則
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幾日而面貌如生按
岳忠武部將有何宗元人罕知者宜表出之

何養衣

蘇州元妙觀有養衣真人肉身世傳真人爲何立即爲
秦檜訪東南山行者歸報東窗事發者也乃考岳珂程
史載姑蘇何養衣事絕不及秦檜事但云何本淮陽胸
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遭亂來寓於郡一
旦焚書裂衣遁去既歸被草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

鈔十四

去

卧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洩焉往反不數刻有
療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翁然傳養可
愈病孝宗在位忽夢有養而跪哭而來弔者問之曰臣
蘇人也寤以語左璫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卽世
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欲以驗前定寬上心上憶昨夢輟
泣而歎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因道其所
爲上大驚有詔論遣不至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
使當時固有歸報秦檜事岳氏子孫必當詳載之然則
世俗所傳或不足據也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先是吳中號何養衣者頗能

道人禍福至聞于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
京親洒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周南
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謂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
丐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故因湜疏以發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元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
杭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元弼有養衣仙詩
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搆幹
恍惚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
犯矣復命後卽棄官學道蛻骨今蘇州元妙觀養衣仙
是也據此則似當時實有其事者余按太平廣記引耳

鈔十四

去

日記云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
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患背疽瑤祖以牲幣禱於
岱宗遂感見形瑤祖叩頭願垂矜憫楸神曰爾之主帥
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民廣爲不道所患背瘡
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及歸青
邱主公已歿具白於夫人云何以爲驗瑤祖曰某在冥
中亦慮不信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
爾將此示吾家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
之處瘡血猶在知其不謬按此與世傳何立事頗相類
殆當時深惡秦檜附會古事而成之

張懷素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甯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甚眾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孔子誅少正卯時彼嘗諫以為太早漢楚成舉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按此等方士何代無之其怪誕如此不值有識者之一笑蔡元度號稱儒者乃亦信之何歟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載一方士好太言云兒時看伏羲書八卦見其蛇身人首得驚癩幾不起賴神農以草頭

鈔十國

六

藥治余幸不死倉氏子不識字來求教為其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余贈以生肖錢云云不知出何書初以為好事者戲作此語耳不謂真有以此誑士大夫而士大夫中竟有信之者也

劉海蟾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代州壽甯寺有劉海蟾古詩十韻題云廣甯閑民劉操書今全真家推翁為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引碣石臚談載劉海蟾事云海蟾姓劉名嘉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朝退

有二異人坐道旁延入談修真之術二人默然但索金錢一文鷄卵一枚擲於案以鷄卵累金錢上嘉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嘉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得仙按金史無劉嘉其人位至宰相者其說殊不經考明都中三餘贅筆云道家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相柑授白玉蟾玉蟾授彭杲其北宗自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然

鈔十四

五

則劉操乃遼進士而非金宰相其名嘉者姓王不姓劉世誤以嘉為操雖皆純陽弟子然誤其姓矣

又按三餘贅筆云王嘉嘉定中抵甯海州馬珏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然則全真一派自宗王嘉柳亭詩話謂全真家以海蟾為祖亦未免小誤矣

程濟有法術

明張芹備遺錄載建文朝諸忠臣岳池縣教諭程公云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

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按世傳程濟通術數惟徐州祭碑一事至此事則甚怪世未知也未云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不言從亡事

天元地元人元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魏張人元旌陽地元邱長春天元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為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為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為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名為草仙非所貴也又云勞山青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跡不至處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箸於骨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絕故平

鈔十四

干

叔云未鍊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按此段議論必有所本惜未言出何書其云魏張者魏伯陽張紫陽也

無央聖眾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陳陶朝元引無央鸞鳳隨金母曹唐小遊仙無央公子停鸞轡道書無央卽竺典無量之義元始天尊說經一徧無央聖眾從空而至

遊仙呪

國朝董恂宮閣聯名譜引仙志云女仙曉暈能釀遊仙酒飲之而卧隨意所之有遊仙呪云果齊寢烝八垓台

冥

八禽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華佗有五禽戲道經又有熊經鳥申鳧浴蟻躩鴟視虎顧鶴息龜縮謂之八禽之戲世罕知也

鎖鼻術

老學庵筆記云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陳圖南上後有文輿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余所著枕上三字訣第二為鎖字乃與

鈔十四

圭

此合然余但能鎖口未能鎖鼻也

騎鶴化

元陶宗儀輟耕錄云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紫陽庵一日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

學老子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有學老子者曰劉跋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又云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學老子之稱未詳殆宋時俗語謂道術之士也

都丁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有邑豪修醮告當為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按張真人府印文云陽平治都工都工即都功也惲子居先生文集有真人府印說一篇亦止說陽平治之義而未及都功得此乃可知都功之義矣

扶箕

太平廣記引稽神錄云江左有支馘者餘千人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為嘴使畫粉盤以卜馘

鈔十四

圭

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然則扶箕之術唐世已行矣

宋岳珂愧鄉錄載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詔近來京師姦滑狂妄之輩輒以箕筆聚眾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言不經竊慮浸成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焚棄按此即今所謂扶箕者扶箕之術余雅不謂然嘗言絕地天通宜首禁此不知宋時固嘗有禁也

宋殿妖人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明之末季杭郡妖興聞傳宋

殿縱紙人為怪人家多設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為人或為獸隨紙狀為變按宋殿之妖至今猶有此說也

楓柳人

國朝陸烜梅谷偶筆云楓柳人星卜家挾之有奇驗嶺南楓木之老者或生瘰癧遇雷雨暴長一枝如人形謂之楓人或樟木亦有此異邪按世俗知有樟柳人不知有楓柳人然如陸氏之說則柳字仍無義意者當為樟瘰人瘰瘰人乎

鈔十四

圭

瘰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唐劉恂嶺表錄異云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瘰瘰遇雷雨其樹贅暗長三四尺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鬼神則易致靈驗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左道刻章陸根為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則又作章陸章陸即商陸也蒿庵閒話又引醫書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搗末服之即思念所欲事即於眼中自見然則此物自有靈異也

德清俞樾

聖廟專祀顏子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各處異按此似滋陽專祀顏子不祀孔子也今未知然否

顏淵子路像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子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是當時國學孔門諸賢中獨有此二賢像也

鈔十五

忠潔侯

宋張舜民彬行錄云入歸義江口十許里即泊羅也一水中分南曰汭北曰羅洲上有忠潔侯廟即三閭大夫也按屈原身後有忠潔侯之封宜表出之

利隱侯

宋龔鼎臣東原錄云齊桓公得愚公而管仲修政予守青社因旱禱雨於愚公山下即日而應以靈異澤民求爵號於朝廷元符二年封利隱侯按愚公古之隱士雖姓名且不傳而死後二千餘年乃有封侯之事亦可笑也

妙用真人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三峽有妙用真人廟即高唐賦之神女也按宋陸游入蜀記云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則神女之稱妙用真人由來久矣

上虛夫人

文選郭璞游仙詩注引初學記云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上虛夫人是也按今人知常娥不知上虛夫人

孟公孟姥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船神呼為孟公孟姥其來尚矣劉

鈔十五

思真云元冥為水官死為水神冥孟聲相似或云冥父冥姥因元冥也按後人以風神為孟婆恐即因此而誤

六丁為女子像

老學庵筆記云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為女子像黃次山言殿榜云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巨靈有大小

西京賦巨靈鬘夙注云巨靈河神也巨大也是巨靈為大神漢武故事云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則巨靈又為至小之人

矣

漢郭憲洞冥記云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東方朔目之巨靈因乃飛去化成青雀此又一巨靈也

神茶鬱樞異名

宋玉林野客叢書說神茶鬱樞云括地圖曰度朔山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樞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日余與一日鬱雷其紛紜如此

余謂此二神一名茶一名鬱樞風俗通云黃帝時有神茶鬱樞兄弟二人神字包下二名非以神茶連讀也山

鈔十五

三

海經曰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日神茶一日鬱樞下神字衍文高誘注本作一日余即茶字一日鬱雷雷即樞字涉下注余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誤衍與字耳不知下與字乃句中助語也括地圖則誤分一神為二而遺其一
又按余所據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作茶不作余

魁星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臚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

人果第一蜀人第二按此不經之說然亦可見宋時已甚重魁星矣

蒼王

石林燕語云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為賽神會問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余嘗有學蒼祀蒼頡議據此知宋時固嘗祀之但得吏知祀蒼頡而士大夫不聞焉何歟

國朝陳浩生香書屋集有蒼聖祠祀其略云倉氏之後有倉聖脈者自中牟來將為神立廟歲時以祀乃屬某為文茲役也起於乾隆二十七年十月竣於二十八年

鈔十五

四

十一月鳩工者倉氏兄弟候補道聖裔處州府知府聖續戊子舉人聖脈據此則中牟固有倉聖祠也
國朝金衍宗為溫州府教授著尊經閣祀典錄倡祀字祖經師字祖即倉聖也然字祖之名殊為不典即宋時倉王之稱亦未是自以稱倉聖為宜也

周赧王廟

唐劉餗隋唐嘉話云狄內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等神廟有害於人悉除之按秦時有周赧王祠見封禪書不謂至唐而猶有廟且遠在江南也赧王亡國之君何以得此殆周家以忠厚開國民不忍其亡故

於其末世之君奉祀勿替邪

子胥水仙

越絕書云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王使人指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按此乃子胥爲潮神之說所自來

又按本書計倪內經載越王之言曰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濤流沈而復

鈔十五

五

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按此所言卽今錢唐江之潮也其時子胥未死前潮子胥後潮文種之說不足據矣

水經河水篇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云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祠在北岸頓邱郡吟臨側長河廟前有碑按伍子胥廟南中宜有之乃黎衛之閒亦有伍子胥廟不知其何自始也

又水經瓠子河篇注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閒有伍員祠則是成陽亦有伍子胥廟也

餅肆祀漢宣帝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漢宣帝在八徵時有售餅之異見於漢書紀至今几千百歲而闕中餅師每圖宣帝像於肆中今殆成俗

臨平周絳侯廟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周絳侯廟卽絳侯周勃也祠在臨平鎮按余寓臨平者垂三十年竟不知有絳侯廟其廢久矣

又云申將軍廟在臨平斗門橋北按此則今尙有之謂之北廟祀楚大夫申包胥

鈔十五

太

又按申包胥似不應祀於吾浙新故吳地也何爲而祀申包胥乎疑此乃伍子胥也伍子胥入吳封於申國語謂之申胥韋昭注曰申胥名員楚大夫伍奢之子奢誅員奔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此其明證也子胥爲潮神臨平距海不十里故有伍子胥廟此申包胥廟亦伍子胥廟也舊時當題申胥廟後人不知遂以爲申包胥耳此與唐劉岷辨江陵伍子胥廟當爲申包胥廟正可互證

彌衡爲土神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吾杭仁和北鄉有瓜山土地

祠俗戲懼內者曰瓜山土神夫人作主吾友盧書蒼經其祠視神始知為漢禰衡也禰正平為杭之士神已不可解乃更有懼內之說則更奇矣

關三郎

雲溪友議云荊州玉泉祠曰三郎神即關三郎也允敬者則彷彿似觀之縉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厨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厯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按此乃關廟著靈異之始

北夢瑣言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

鈔十五

七

家家恐悚懼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批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按此則關帝之神在唐時已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唐郎士元有關某祠送高員外還荊州詩云將軍稟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是在當時已極推重也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漢天師世家一卷中稱三代天師諱繼先者宋崇甯二年投符解州鹽池磔蛟死水齋上問用何將隨召關某見于殿左上驚擲崇甯錢

與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為崇甯真君此當是關帝受封之始

宋郭象睽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不敢不持達公發書其開皆預言靖康禍變即火其書遺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

鈔十五

八

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兆朕之萌神告之矣按此乃關帝靈異之著於宋代者

甘興霸廟有關帝像

宋陸游入蜀記云富池昭勇廟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為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可以無媿邪

關刀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撥刀石有關帝廟一所帝所用大刀插石竅上搖之亦動提之

則不能拔廟僧云重一百八十斤刀桿圍可七八寸刀脊甚厚長約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蒼紺體式精緻雄壯天啟元年黔中總兵張某意欲取閱辨牲禮拜祭命健兒數十輩百計取之不能起碑文稱帝過襄樊間撥刀於石後人因山爲祠塑像供奉按關帝之用刀於本傳無考余曾以爲疑說詳小浮梅閒話今觀此則所用刀尙在人間又鑿然不虛矣但未知此刀今尙在否如遇彼中人當一問之

梁陶宏景刀劍錄云關某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及敗投之水中按此似佩刀

鈔十五

九

非今所傳之大刀也

又按關公有刀張桓侯亦有刀刀劍錄云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爲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強殺強將此刀入於吳

孔侯古像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宿德清縣伯舟左顧亭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按宋時去古已遠而猶有此等古像今像久非其舊左顧亭亦無遺址矣

大乾夢錄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予幼時獲觀大乾夢錄一冊載隋溫陵太守歐陽公祐洛陽人仕間受代歸經邵武光澤之大乾愛其山水清秀盤桓久之已而舟溺夫婦俱死焉後人葬于其地久之發靈廟食累受封爵爲王宋時士人應舉者求夢多應好事者輯之曰夢錄按近世如杭之于公祠蘇之況公祠皆有所夢之事而閩中歐陽公廟則無聞矣

趙昱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煬帝拜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持刀

鈔十五

十

入水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事爲神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按此則灌口二郎神又似卽趙昱矣其年少而行二所謂二郎者頗合豈後人失其傳而誤以爲李冰之子邪

田相公

國朝汪鵬袖海編云習梨園者共構相公廟自閩人始舊說爲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稱田相公此雖不可考然以海青之忠廟食固宜伶人祖之亦未謬若祀老郎神者以老郎爲唐明皇實爲輕褻甚所不取

梨山大王

宋鄭起清雋集有辭弔富沙梨山大王注云唐詩人李頻也其辭云昔駕五馬今今衣袞裳詩人之窮兮詩人之昌按新唐書文藝傳李頻為建州刺史卒官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立廟梨山乃至宋而有梨山大王之號亦可云久而彌芳者矣然李頻以大中八年進士由祕書郎起家官至刺史不可謂詩人之窮者也

武婆婆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廣右人言武后母欽州人今皆祀武后冠帔巍然巫者稱曰武太后孃孃俗曰武婆婆按世傳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冠拜冕旒為武后廟聯但不知何處有廟今乃知武婆婆廟嶺外固有之也

周將軍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庚子五月因觀江漲至五通廟忽憶兒時見將軍話詞一軸乃宋封周將軍為宣口侯者也按宣下缺一字不知何字豈即今所謂周宣靈王者乎

温將軍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廣靈廟在石塘埧奉東嶽温將軍自温將軍以下九神皆錫侯爵温封正佑李封孚佑錢

封靈佑劉封顯佑楊封順佑康封安佑張封廣佑岳封協佑孟封昭佑韋封威佑按温將軍廟今尚有之而李以下九侯無間焉不知廟中尚有此像否

金龍四大王

世知金龍四大王為宋謝緒然莫知金龍之所以得名國朝施閏章矩齋雜記云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緒最少為諸生隱錢唐之金龍山宋亡赴水死後明太祖與鬻子海牙戰於呂梁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上帝命為河伯今助真人破敵次日封為金龍四大王據此知金

鈔十五

主

龍者其所隱之山名四則其行第也

九顯靈府君

水經洛水篇注云白桐澗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山際有九山廟廟前有碑云九顯靈府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此可與泰山三郎威雄將軍並傳

五戶將軍

水經河水篇又東過砥柱間注云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也愚謂此乃後世淫祀之濫觴

又渭水篇注云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城南山北有五部神祠按此與五戶將軍疑卽後世祀五聖所自起龍城錄云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懼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甯也按龍城錄雖僞書然亦宋以前舊帙也觀此知五通之神唐已有之鈕玉樵謂起於明太祖時真不考之言

叢祠之始

水經河水篇又南至華陰注云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祠神像有童子之容

鈔十五

圭

又濟水篇注云陽邱縣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謂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

又灤水篇注云那夷水西有隨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醜祠方俗所祠也

又沔水篇注云女郎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鬼鬼然高及卽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按張魯有女世亦罕知

又澧水篇注云徐水東北屈逕郎山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南有

郎山君碑事具其文徐水又逕郎山君中子觸鋒將軍廟南廟前有碑按郎山君者豈卽史皇孫邪觸鋒將軍又何人則與宣帝兄弟行矣此等故實皆近附會

土地

北夢瑣言云彭城劉山甫自言外祖李公敬夔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按此則今人所謂當坊土地者唐時已有之矣

祇廟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東京城北有祇廟呼煙切祇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

鈔十五

南

之京師人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絢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祇神已祀於汴矣又曰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有祇神祠不知何人立按祇神祠卽今天主堂

禮拜堂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大秦國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

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

又云有吉慈尼國者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

按此則錢竹汀先生金石文跋尾謂今歐羅巴奉天主邪蘇是大秦遺教其說信矣吉慈尼亦與大秦相鄰近也

善神

唐張讀宣室志云道嚴師居成都寶曆寺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佛殿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道嚴愕甚聞空中語云無懼吾善神也天命我護佛寺

鈔十五

去

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由是背有瘡潰吾肌願以膏油傅其上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請曰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屋壁且書其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遂見西廊下有一神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二丈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圖於西軒之壁按宋時稱呂惠卿為護法善神即此也疑宋時佛寺內畫此神今則無矣

藥王

宋韓元吉桐陰舊話云忠獻公年六七歲病甚忽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

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搗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藥王云

皮場廟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入東京城改曰南京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側各挂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按余寓吳下見盛家濱有皮場大王廟始不知何神後聞杭州亦有之考之西湖志乃得其姓名神姓張名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鞣蒸潰產蝎蝨人輒死神為場庫吏素謹事神農禱神殺蝎蝨民德之遂立祠宋時建廟汴京顯仁坊建

鈔十五

去

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為廟今觀樓氏所記則顯仁坊之廟至金時猶在且赫濯如此又有靈應觀之名今吳下皮場廟秋隘甚矣杭州吳山則未知尙有此廟否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惠應廟即東都皮場廟按會要云神在東京顯仁坊名曰皮場土地祠中興隨朝到杭累加號曰明靈昭惠慈佑王神妃封曰靈婉嘉德夫人靈淑嘉靖夫人按廟刻曰其神乃古神農於三皇時都曲阜世人食腥膻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義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種採藥至今于世極有神功

第128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20 版正內

兩廡奉二十四仙醫使者自漢唐至今職寇助順聖跡不可殫紀按此恐不足據若是神農氏則古皇也豈可封之爲王封其妃曰夫人乎

聖七娘

國朝周亮工閩小紀云汀西邱坑口撥土一寸許卽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相傳爲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爲敵所破當卽呪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之者誠如所傳按聖七娘未如何人宋洪邁夷堅丙志云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邦人盛稱女巫聖七娘行穢迹法通靈能知未來事不知卽此

鈔十五

七

否恐別一人也

蕭荷花

明徐渭青藤書屋文集有蕭荷花祠詩自注云俗傳露筋娘娘者卽此

馬和尚

明鄭仲夔耳新云每歲二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有大風敗舟

按國朝顧祿清嘉錄云二月二十八日爲老和尚過江必有風報此說今吳下尙有之然不知和尚何人也乃耳新則云馬和尚又在二月十五六殆各處鄉俗相

傳之異語乎

謝仙

宋王得臣塵史云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倒刻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曆中華容縣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問永州何仙姑蒼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並長三尺鐵筆書之孫載積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旣厭則各刻其名以爲別耳凡記木必刻

鈔十五

六

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老子祠有二神像所謂青龍白虎也祥符八年二月雷震白虎西北楹上有倒書謝仙火三字問零陵何仙姑曰謝仙雷部火神也此事頗傳於世今人多有知者不謂又有此說并何仙姑之仙蹟亦可疑矣

辟蛇童子

宋陸游入蜀記云晉慧遠法師祠堂遠公之側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按今蘄州崖蛇入藥良皆此童子所

投邪

轉智大王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州陳承制名永泰熙寧八年交趾破欽死於兵先是交人謂欽人曰吾國且襲取爾州以告永泰勿信交舟入境永泰方張飲又報抵城復弗顧交兵入城遂擒承制以下官屬於行衙曰不殺汝徒取金帛爾既大掠則盡殺之欽人塑其像於城隍廟祀之號曰轉智大王凡嘲人不慧必曰陳承制云按曹餘李志以庸傳其名陳承制并以愚而得廟食其愚不可及矣

鈔十五

九

聖佛生子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真臘國之占里婆城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為龍王所蕩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甚整正月二十日聖佛生子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其所生子舟載投之海以奉龍王

諸神生日

宋王達蠡海集有一條云神明誕降以義起者也玉帝

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於一而極于九原始要終也元帝生於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六為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于雷神也按此與今所傳諸神生日並同可知俗說相承由來久矣

鈔十五

手

又曰少陽生物之數起於七四營而為二十八三乃東方木之生九乃西方金之成故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嶽生辰九月二十八日為五顯生辰蓋金為氣母五顯者五行五氣之化也按今世亦以九月二十八日為五顯靈君生日據宋魯應龍闕窗括異志云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

為神人寄書

水經溱水篇注云溱水又西南遙中宿縣其處隘名之為觀岐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石間縣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

按渭水篇注引春秋後傳載華山君使託鄭容致書鎬池君言過鎬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鄭容至鎬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款梓扣藤其事相類而唐人小說載柳毅致書洞庭事亦曰洞庭之陰有大構樹焉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可知古來小說皆轉展沿襲而來世人不博覽則但詫其奇怪耳

投刺神廟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博過之必投一鄉晚生名刺以

鈔十五

垂

與侯同為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龔鼎華為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

頭爐香

宋人異聞總錄載顧昌韓元英事獄帝甚謹時降其家後神不肯臨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惟享頭爐香每將旦啟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答若遲緩頃刻則颺馭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僕受戒而去既入廟憩於通天鼓架下不覺睡熟遂不及事韓月餘而卒按此知世俗有燒頭香之說由來久矣

黃犬祭龜

荆楚歲時記注云漢陰子方臘日見龜神以黃犬祭之謂為黃羊陰氏世蒙其福按黃羊祭龜世所共知不知有黃犬事

鈔十五

垂

茶香室叢鈔卷十六

德清俞樾

鄮都陰君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忠州鄮都縣去縣三里有平都山碑牒所傳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得道仙去有陰君丹爐滿山古柏大數圍轉運司歲遣官點視相傳為陰君手種陰君以煉丹濟人其法猶傳知石泉軍事章森德茂家有陰丹甚奇即陰君丹法也

按鄮都縣平都山為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宜為神仙窟宅而世乃傳為鬼伯所居殊不可解讀吳船錄乃知

鈔十六

因陰君傳訛蓋相沿既久不知為陰長生而以爲幽冥之主者此俗說所由來也至北極治鬼之所有所謂羅鄮者別有其地與此鄮都不涉也

羅鄮山

晉葛洪枕中書云蔡鬱壘為東方鬼帝治桃邱山張衡楊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鄮山杜子仁為南方鬼帝治羅浮山周乞稽康為中央鬼帝治抱嶺山趙文和王真人為西方鬼帝治嶓冢山按羅鄮山為北方鬼帝所治故有羅鄮治鬼之說而世俗乃以指四川之鄮都縣夷堅志云忠州鄮都縣有鄮都觀其山曰盤龍山即道家所

稱北極地獄之所蓋南宋已有此說夫鄮都縣不在北方何以謂之北極地獄乎即此可知其非矣又按蔡鬱壘不知何人蔡乃茶字之誤蓋神茶鬱壘合而為一人也

枕中書又言孔子門徒三千不經北鄮之門不經北鄮即是不入鬼趣然東西南北中央皆有鬼帝而獨言北鄮蓋北主幽陰尤鬼道之所重也

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有下元齋詞云雖慎撫綏於南究尚多愆咎於北鄮此知出處矣

漆河橋

鈔十六

國朝顧炎武山東考古錄云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為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南流入于泮曰漆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漆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何此如漢高帝云柏人者迫於人也

按顧氏又辨高里山云俗傳高里山者高里因之訛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乃若蒿里之名見千古挽歌不言其地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山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變而為闕王鬼伯之祠矣余謂後世言神言鬼皆託之泰山雖虛誕之說而未始

無理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此封禪之所自起也史記正義云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神道屬天王者既禪封泰山以報天則泰山有神道矣鬼道屬地王者既禪泰山下小山如云云亭亭梁父高里諸山以報地則云云亭亭梁父高里諸山有鬼道矣遁甲開山圖云梁父主死然則高里何不可以主死乎高里之變爲蒿里古字相通師古注漢書武五子傳曰蒿里死人里此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說死人之里果安在乎高里山左有漆河橋而世俗遂附會爲奈何橋雖似可笑亦未謬但謂

鈔十六

三

高里諸山治鬼則可謂泰山治鬼則不可三國志管輅傳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則當時已失其義矣

又按封禪書泰山有天主地主之祠其義卽緣封禪而起王者於此報天故有天主祠王者於此報地故有地主祠死者魂歸泰山卽歸於地主耳

十殿閻王

宋無名氏鬼董云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

王之說不知起于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之一州于世界不啻太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輸王王四天下菴人而幾於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概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疏密之懸絕邪按十殿閻王之說至今猶沿之故錄此論以資辨證鬼董一書未知作者姓名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據秦楚閻錢孚跋語以爲宋孝光時沈姓者所纂傳之者關

鈔十六

四

撰脚也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云琰摩或作閻摩羅或言閻羅亦作閻摩羅社又言夜摩盧迦皆是梵音又云閻摩此云雙羅社言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雙王也今十王之說盛行而雙王無知者鬼董又云杭有楊媪信庸僧寄庫之說月爲一竹篋真寓金銀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官者取十二支之肖似爲姓如冥生則黃判官丑爲用未爲朱亥爲袁卯爲柳戌爲成之類按寄庫之說今亦有之但未知判官之姓與宋時相同否也

唐太宗人冥事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唐太宗極康豫李涪風見曰陛下夕當偃駕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即令還向見者又引導出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按此則小說家言唐太宗入冥乃真有其事所謂判官者亦實有其人惜此事記載殊不分明今姑錄其略耳

唐時城隍已主冥籍

太平廣記引報應錄云唐洪州司馬王簡易常暴得疾

鈔十六

五

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即隨使者行見城隍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謂簡易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是唐時城隍之神已主冥籍如今世所傳矣

生人司冥事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云魏人柴公平生為獨寢之人傳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妻逼飲極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項漢將為天子後果然按花項漢即周太祖也柴公即周太祖柴后之父以生人司冥事蓋自古有之矣

韓魏公為陰官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元豐間有監黃河婦武臣射殺婦下一龜未幾死而還魂云為龜所訴於陰府力辨龜數敗婦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為真人

按此事周煇清波雜事載之甚詳其說有二一據韓魏公別錄言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隄射殺一龜繼而暴卒為龜所訴殿上主者乃韓魏公以尚有壽十五年放遣一據魏公家傳言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埽多黿陷勉詢知有巨黿穴其下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盡臥

鈔十六

六

為吏追去言有龜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宮闕吏云紫府真人宮勉視真人乃魏公也公曰龜不與人同彼害汝婦殺之汝職也遣使去遂磨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曾王父捐館五十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忽夢其還家急命開篋符取新公裳而去問之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在其間曰公本夫人也見前生殺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非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此官邪按此則范文正公亦為閻羅王不知與韓魏公孰先孰後也

又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引翰苑名談云寇準死有
王克勤者見公於曹州境上問從者曰閣羅交政是萊
公亦作閣羅也

石曼卿事

宋歐陽文忠公詩話云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
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
騎一素騾去如飛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
去不得因留詩一篇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
長隨日腳流按曼卿芙蓉城事世皆知之此二事則罕
知也

鈔十六

七

冥中巨鏡

西陽雜俎云明經趙業失志成疾有朱衣平幘者引之
東行至曹司中見妹婿賈奕與己爭殺牛事忽有巨鏡
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
之色賈始服罪按此殆世俗所傳業鏡者乎又云命過
戊申錄錄如人問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
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無
卽書無事趙自鏡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過錄
者數盈億兆按此亦足見人間善惡冥中悉有紀錄但
不知何以謂之戊辰錄豈冥中不以六甲爲首而以六

戊爲首乎

冥中間曉鐘聲謂之天鼓

唐張讀宣室志載婁師德布衣時夢入冥途至司命署
有綠衣者稱爲按捺出已之籍載其祿位年月忽有一
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捺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
不可留矣遂寤時天已曙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捺
所謂天鼓者也

鬼聞鷄鳴如鳴鑼聲

宋人異聞總錄載建康黃龔甫爲鬼張維幾強妻以女
忽聞鳴鑼聲遂大寤問鳴鑼者誰也取曰鷄鳴也世傳

鈔十六

八

鬼長鷄鳴信矣

陰錢

蓋卽紙錢也太平廣記引三水小牘載河東裴光遠枉
殺王表事云光遠遺疾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與爾重
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

饅饅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碑記云明世宗夢見饅饅二字檢
字書無之問閣臣徐階高拱亦無以對階出問中翰楊
豫孫楊歸與夫人張氏言之張曰我嘗閱道藏法海元
珠有此二字乃鬼求食也急索其書於某卷果得之明

晨階以入對上大喜命祠祭司於各廟宇壇遺致祭而楊夫人之博洽徧傳都中矣

余嘗用此事入詩云暑路奔馳人褫襪寒林呼嘯鬼饑饉自謂屬對頗工然饑字韻書所無故仍刪去不存集中

鬼媒人

宋康譽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其未奠也二幡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二幡微動

第十卷

九

若一不喜幡不為動既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婿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謂之男祥女祥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按此周禮所謂嫁殤今時亦或有之然敘述嫁娶之詳則無如此條者矣

鬼助作字

宋樓鑰攻媿集跋山谷奇崛帖云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按此乃故作奇語猶云若有神助耳豈真有鬼助之哉然語自可喜

打牛魔王

國朝徐瀛旃林紀略云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傳西藏係瘟神地方經達賴坐牀後即驅逐之故歷年預雇一人扮為瘟神是日大詔前蠻官及兵均如揚兵狀一人扮達賴喇嘛與扮瘟神者先後至扮達賴者鋪墊坐詔前與一戴鬼頭之法師對坐須臾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達賴互相詰難詞屈復賭擲骰達賴之骰以象牙為之面面皆六三擲皆虛瘟神之骰以木為之面面皆么三擲皆梟負而色報意欲另闢法術達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斥其非瘟神不行即遣五雷立逐

第十卷

十

乃去送至河干

按旃林紀略所紀皆西藏事茲錄其一則所謂大詔者廟名也又有小詔並建自唐時揚兵亦彼地送崇之名每歲正月二十四日為之

鬼傳書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孽地訶開掘古墓取博登城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西南肖波塊塊苦由反蜀人呼老弱為波墳冢為塊其塊即趙奮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闕損缺肖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俟曉開之是夜二

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看之即可見也姜君至曉持書面問元戎遠絕諸軍開鑿古冢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書曰冥司趙君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公閣下切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自前文如畚者一介游魂九泉罔像德不勝享薦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湮沈於泉壤自蒙天譴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眾惟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居上相不無濫德敢有

鈔十六

士

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况畚謫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觚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覽特於萬雉免此一抔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端公前後歧異想傳寫之誤按搜神記載漢長安令段孝直死後見形上表景帝云天堯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墜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濟慎尋以論遷劇邑稍免瑕玷不謂

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於免此幽沈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寃屈趙書與段表同一奇蹟鬼神無形乃有文字顯達人間何也又按段表不類西漢人語且部刺史置于元封五年當景帝時未有刺史也其為偽作明矣

祖龍死

鈔十六

士

車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鎬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謂者出受書入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按史記載此事但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姓名既不傳而所載又不及此之詳為吾遺鎬池君一語亦甚鶻突惟此文言書不言璧據彼文還璧者是江神據此文致書

者是華山神故紀之以廣異聞

屍飛

漢應劭風俗通云漢淮陽太守尹齊死未及斂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按事見史記酷吏傳集解引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其說即本風俗通蓋風俗通本引此以證樓上新婦事故云屍亦飛去徐因其語不刪亦字即此知徐之本乎應也屍飛之事甚怪然是漢人舊說顧亭林先生曰尸亡去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其義雖正或轉非事實乎

僵人

鈔十六

三

水經洛水篇注鄆水出北山聊溪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止形之速遷矣

又渭水篇注云瓦亭水又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瘞穴故岫壑取名焉釋鞍就穴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元劉壘隱居通議云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

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此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為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士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道者兀坐猶如故也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扑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

死十四年而尸猶溫

朱劉敞公是集有一詩題云廣陵蔣生死十四年矣尸

鈔十六

三

猶溫其妻與其女閉門守之未嘗與鄰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道蓋嘗有自遠來者以書一封畀其家視之蔣生迹也故俗以為仙

劉敞彭城集亦有是題

秦坑殘骨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或謂吾曰嘗親見陝晉間古長平為秦白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大異隋唐時也知今人寢眇小釋氏之語或不妄

按先君子印雪軒隨筆云陽城延君小池壬辰歲自太原鄉試還將至長平漏已二下突見鬼燐無數若遠若

近忽高忽低其燄皆作紫碧色詢之導者云陰雨之夕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然則當宋時殘骨猶有存者固可信矣

宋盛如梓老學叢談云沈存中言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址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

梁元帝金樓子云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皆生理所寵幸者其號呼之聲後數十年猶有聞者此則恐非事理所

伯韶首級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康熙丁丑金文袋巷北民家

鈔十六

畫

坎地得一髑髏大如斗旁有一石中篆四字曰伯韶首級按金文袋巷杭城地名但不知伯韶何以斷首又何

婁敬真身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襟錄云永壽明月山婁敬祠神像是其真身後潰里人貯之石匣更爲裝塑石匣尙存祠中水旱癘疫禱之輒應按婁敬未知何人豈卽漢之奉春君乎果爾真可謂久矣

董卓爲厲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修梵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

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吏部尚書邢鸞家常掘錢數十萬銘云董卓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豈董卓淫兇之魄數百年後尙未漸滅邪

伽藍記又云昭儀尼寺有池隱士趙逸云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此則風流勝跡固當不泯矣

伽藍記又云大統寺南高顯略宅每於夜見赤光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晉道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按蘇季子知留金以興功德勝董卓之

鈔十六

畫

兇殘遺矣

張桓侯頭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襟記云徐禎稷官蜀時土人張網江流得一首金盞上署名前將軍張飛凜然如生羣像相視歎異其禮葬之山中

按三國志本傳張益德乃右將軍此云前將軍何歟

昭明太子脛骨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按昭明脛骨不知何以流落人間竟與謝靈運鬚同爲玩具亦奇矣

公卽謝靈運

杜少陵骨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云祕書郎喬仲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出州市色青質堅樹於道旁中有人骨一具跌坐若生而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按少陵卒於耒陽葬於偃師明載舊唐書本傳何得有遺骨在鄜州其為附會可知然亦異聞也

燕國夫人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吳郡南園西北有燕家浜燕家橋燕家巷巷內有燕國夫人廟予少時嘗經其地見

鈔十六

七

廟中塑一神女像甚端莊二十餘年竟成瓦礫矣考府志燕國夫人廟在府治東南吳孫權乳母陳夫人捨宅為通元寺唐同光中移今所又盧熊志清祐中提刑胡穎拓四酒務隙地為射圃鑿河見古墓石函上刻燕國夫人首級六篆字遽令碎之舊傳酒務本夫人宅至夫人素行如何墳墓石函何以刻首級字何以稱為燕國均屬茫然又相傳今開元寺亦有其祠此其捨宅為寺之食報乎按余寓吳中每因謁客過所謂燕家浜者至燕國夫人廟無能言之者矣聞見錄所引府志亦未明晰聞新修府志將成俟其成更核之

崇禎帝降箕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鼎革時有箕仙降筆自署崇禎年號曰吾悔不用黃道周陳子壯之言以致於此按此事記載中罕見

土棺

唐高彥休關史云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符中因雨而比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橫亘之木見風揉而成塵土形尚固邑令滌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黃剖其腹依稀骸骨戴記云夏后氏用聖周鄭元日以土為之豈錫元圭之世窆邪按檀弓篇聖周注曰燒土治以周於棺

鈔十六

太

也釋文引何云治土為輒四周於棺則亦非竟以土為棺者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潯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闊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按禮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其葬殤者歟

楸函

太平廣記引南楚新聞云唐太傅汾國公杜悰薨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楸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遂厚賂陰陽者給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近之必有大

禍諸子信然率家人待於別室及就斂楸函果短陷胸折項肯而入按楸函蓋卽棺也

壽堂壽神

東坡志林云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爲一室獨蜀人爲同墳而異葬其間爲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甃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按壽堂今謂之壽穴余葬姚夫人亦自營壽堂惜未爲通道耳壽神之制今所不用未知蜀人尙有此否

歸真室

鈔十六

末

梁任昉述異記云盧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余於石台仙館中自題曲園居士歸真之室本此也

紫藤繞棺

宋方勺泊宅編曰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已營墳矣及啓堂殯見白氣氤氳紫藤繞棺急復掩之術人視殯處知是吉地因卽以爲墳然頗悔之舍人竟卒于姑蘇又宋魯應龍閑窗括異志曰上舍伯祖巽舊葬惹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焉其中紫藤幡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竟斫藤遷之

自後其家浸衰余門生徐花農太史母鄭夫人葬如泉後其父若洲先生卒啟而合葬焉見有藤幡繞棺之四周後花農既貴欲遷其父母之柩還葬杭州而未敢決余於書籍見此二事因記之以告花農

主墳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東逕陰縣故城西縣東有冢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

堯女冢

唐李緯尙書故實云張公言盧氏縣南山堯女冢近曾

鈔十六

手

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盤餘寶器極多按堯女舜妃死於湘水此豈別一堯女邪

王子喬冢

水經汲水篇注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所謂湯冢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其冢之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邱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祭

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塚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燕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按王子喬既仙去何得有塚且戀戀宰樹夜哭甚悲亦可笑矣世知有緣頓事不知又有此事

按風俗通正失篇俗說孝明帝時尙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即仙人王喬者也應氏辨之曰按左傳葉公子高姓沈名梁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是應仲遠之意以葉縣之葉公祠即為沈諸梁而立而俗說則以為即王喬後漢書方伎王喬傳末曰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則固見于正史矣乃今觀此碑是王子喬事又有此異說也

鈔十六

筆

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按列異傳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媢媢乃言曰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俗謂之寶夫人祠葉縣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也據此則葉君又為雉精矣是葉君亦有此異說也

漂母冢

水經淮水篇又東過淮陰縣北注云城東有兩冢四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為報耳東一陵即信母冢也按世但知淮陰葬母其旁可置萬冢不知信母實與漂母同塋其報漂母可云至矣

蘇子卿祠墓

國朝康乃心莘野集云韓古夏陽地邑西北五里許高原斷續有漢典屬國蘇公子卿墓稱蘇山焉墓左有廟所司歲時修祀日久而圯安邑康明府韜園公詳讀故

鈔十六

筆

碑見斷石出土中乃公藏骨處遂封而砌焉有柏成林枝柯皆南向按蘇子卿墓柏南向人無知者故表出之可以岳墳之柏並傳矣

劉表墓

水經沔水篇注云襄陽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經月不歇

木娘墓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木娘墓在艮山門太平鄉華林里蔡塘東昔蔡汝撥之庶母沈氏死汝撥尚幼父用火葬

汝撥長成以木刻母形擇地葬之遂稱為木娘墓
按俚俗傳海甯某氏有庶出子貴而其嫡子不許其母
合葬父墓庶出子乃別為其生母造墳鑄銀為父像合
葬焉遂稱為銀爺墳此雖妄傳不足信然銀爺木娘正
可為對矣

三友墓

明鄭仲夔耳新云晉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
相友徐林同時歿吳為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
而葬號三友墓按朋友而如夫妻之同穴亦古今僅見
事也

鈔十六

董

蔡京父葬臨平山

老學庵筆記云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
謂駝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駝峯其墓以錢唐江為水越
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至今
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余少時僑寓臨平問之士
人莫知蔡京父葬之所在且山亦無塔姑記此俟更訪
之
按東坡集次韵杭人裴惟甫詩有云一別臨平山上塔
五年雲夢澤南州則臨平山上有塔出來久矣非始於
蔡京也或蔡又增修之耳

癸辛禠識云宣和中蔡京嘗葬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
謂此為駱駝飲海勢遂行下本路遺匠者鑿破之有金
鷄自石中飛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開鑿之徑知地
理者謂猶出帶血天子而後濟王寶生其地

朱文公溺於風水之說

宋俞元德螢雪叢說云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
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偈張體仁與焉朱張交談風水曰
如是而為笏山如是而為靴山季陸辨之曰古者未有
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為笏山何者為靴山坐
客皆笑紀之以為溺於陰陽者之戒按文公太儒而持

鈔十六

董

論如此彼地師又何譏乎

癸辛禠識云孔應得言朱晦翁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
斯文不墜可謂好奇

石灰和土築墳

宋江休復禠志云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為村人所發
取其甌以賣之是甌為累也近日江南有識之家不用
甌葬惟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按此法今人多
用之謂之三和土

土饅頭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

節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為土饅頭
尙誰食之今改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按土饅頭語
今尙有之然不知為王梵志詩且不知有山谷語也

一杯土可作一杯

宋玉琳野客叢書云漢書張釋之所謂長陵一杯土注
步侯切今人不曉者讀為杯盞之杯歐陽詢藝文類聚
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明以為杯盞字矣

鈔十六

畫

茶香室叢鈔卷十七

德清俞樾

曲海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
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凡四年事竣總校黃
文暘著曲海二十卷

按曲海載雜劇傳奇之名多世所未見據其中有元人
馬致遠所作黃梁夢雜劇然則湯臨川之邯鄲夢有先
之者矣又國朝傳奇中有續牡丹亭一種作者姓名
失考是又繼臨川還魂記而作者

鈔十七

一

國朝稗劇中有蝸寄居士長生殿補闕始於洪氏原本
外別搜天寶閒逸事以補之而今不傳明人鄭若庸作
繡襦記國朝又有作後繡襦者國朝吳縣李元玉
作一捧雪其後又有作後一捧雪者作者姓名無考而
書亦不傳

李笠翁十種曲盛行於世乃據曲海則尙有偷甲記四
元記雙鍾記魚籃記萬全記五種

平妖傳禪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話也倭袍珍珠塔三笑
姻緣皆彈詞也乃曲海所載則皆有曲本學問無窮即
此可見矣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宋道德麟侯鯖錄載王性之傳奇辨正乃證明元微之
所作傳奇張生崔鶯鶯事張生即其自寓也又載商調
蝶戀花詞先有序略云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至
今士大夫無不舉此以為美話惜乎不能比之以音律
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弦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
煩贅分之為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又別為一曲載
之傳前詞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
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蕪詞按全文凡千餘言將會真
記元文分為十章各繫以詞而傳之前別為一曲傳之

鈔十七

二

未復綴一曲故為詞十有二此乃南北西廂之先河也
今西廂記膾炙人口而此詞則知者鮮矣因備錄於此
至會真原文人所共知故不載焉

麗質仙娥生玉殿
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
宋玉牆東流美盼
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有便
不奈浮名旋遣輕
分散最恨多才情
太淺等閑不念離人怨

錦額重簾深幾許
誘履鸞鸞未著離朱戶
強出嬌羞都不語
絳唇頻掩酥胸素
黛淺愁深妝淡注
怨絕情凝不肯聊
迴顧媚臉未勻新
淚汚梅英猶帶春朝

露

懊惱嬌娘情未慣
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
萬語千言都不管
蘭房跬步如天遠
廢寢忘食思想徧
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
密寫香牋論縱橫
春詞一紙芳心亂

庭院黃昏春雨霽
一縷深心百種成牢繫
青翼驀然來報喜
花箋微論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
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
花動拂牆紅萼墜
分明疑是情人至

屈指幽期惟恐誤
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
紅影壓牆

鈔十七

三

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欵袂
怡聲恣把多才數
惆悵空回誰共語
只應化作朝雲去

數夕孤眠如度歲
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
正是斷腸凝望際
雲心奉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口淚
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
人去月斜疑夢寐
衣香猶在妝留臂

一夢行雲還暫阻
盡把深情綴作新詩句
幸有青鸞堪密付
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
不奈郎鞭暫指長安路
最是動人愁怨處
離情盈抱終無

語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酒斝贈言
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
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
雨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箋
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
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
遠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

第十七

四

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
斑斕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
里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為旁人
移步懶為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
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以情俱
淺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近來
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
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

恨

東廂記

曲海載有楊國寶之東廂記余未之見所見有道光閒
琴城楊世潔所撰之東廂記未知同異何如也
東廂記卷首引納書楹曲譜補遺載崑崙鴛鴦時劇山坡
羊一曲大略言其父為相國關漢卿應舉不取乃作西
廂記以污穢之果如其說則西廂之作乃借會真記舊
事以諉時相猶高則誠之借蔡伯喈以譏王四矣未知
其何所本也

後琵琶

第十七

五

國朝劉廷璣在園襟志云任邱邊長白掘李自成祖墓
自敘其事曰虎口餘生曹銀臺子清寅演為填詞五十
餘齣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證前琵琶之不
經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為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
出傷董而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
念中郎命曹彬以兵臨塞外脅贖而歸考入銅雀大宴
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
蓋此一節實孟德憐才尚義豪舉表而出之實寓勸懲
微旨按虎口餘生曲本余曾見之今黎園亦有演之者
然其為曹子清手筆則知者罕矣後琵琶情事殊勝惜

今不傳

又云前琵琶則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
藜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圯而青山如故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温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則誠
墓上有穹碑宣德閒黃少保准銘其墓作其家墓碑高
有裔孫出語黃曰公銘去碑何太薄邪黃曰足矣乃曰
吾恐後人復來鋸公碑耳黃慚無以對按高即撰琵琶
記者世多知琵琶記爲高則誠撰至其名明則或不盡
知矣

馬絢娘卽杜麗娘事所本

錄十七

六

宋郭象暎車志云有士人寓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
其室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月餘乃曰我實非人乃
數政前郡倅馬公之第幾女小字絢娘死于公廨叢塗
于此卽君所居鄰空室是也然將還生得接燕寢之夕
體已甦矣君可具斤鍤夜密發棺我自於中相助然棺
旣開則不復能施力矣當憤然如熟寤着但逼我連呼
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卽擁致臥榻飲之醇酒放令
安寢旣寤卽復生矣士人如其言果再生脫金握臂倅
士人辦裝與俱遁去轉徙湖湘閒數年生二字其後馬
倅來遷葬此女棺空無物盡逮寺僧鞠之一僧念數歲

前士人不告去物色得之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我
書寄父業已委身從人惟父母勿念父得書真其亡女
手札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而已按此事
乃湯臨川牡丹亭傳奇藍本絢娘卽麗娘但姓不同耳

傳奇白羅衫有所本

太平廣記引原化記云唐天寶中清河崔氏子居滎陽
受吉州太和縣尉母盧氏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
王氏女赴任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遂
擇日登舟舟人窺其囊橐伺崔不意推落深潭是夜抑
納王氏王方娠後生男舟人養爲己子居於江夏爾後

錄十七

七

二十年子年十八九入京赴舉過鄭州遇夜迷路常有
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至莊門寄宿乃崔莊也
其家人竊窺報母母見此子慟哭謂曰昔有一子赴官
遂絕消息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郎君回
日必須相過亦有奉贈此子應舉不捷歸至鄭州母留
數日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此子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
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
此衣乃述本末母因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
製之時誤遺火所熬汝父臨發阿婆留此爲念其子聞
言慟哭詣府論冤誅孫氏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

子哀請而免按今有白羅衫傳奇似卽演此事也又有二事亦與此似并錄於後

其一事引乾牒子云陳彝爽與周茂芳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娶郭惜女天寶中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之官郭氏以縑裁衣上其姑云新婦手自成此衫子上有翦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卽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及去儀隴五百餘里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碎額擠之浚湍佯號哭云馬

鈔十七

八

驚踐長官殂矣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人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速可歸北卽與發哀乃從其計到任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選授遂州曹掾居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秩滿挈子應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塗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將酬其值媪曰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出郭氏所留血汚衫子以遺泣而送之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見血汚衫子驚問故子以三鄉媪對因大泣具言之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斷吭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卽侍母東歸按此事亦與白羅衫事相類但爲

其客所殺非舟人耳

又一事引聞奇錄云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卽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入一莊遂投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姬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製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事說之此子罷舉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自官擒都虞候誅之此事迹似小異但亦有一衫則同也

鈔十七

九

漆盒盛兒浮江中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有某郡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能從我乎妻曰吾事夫十年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籍以文襟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盜至鄂巖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黑盒在焉妻乘間問僧何從得此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按西游演義述元奘事似本此也

黃鬚翁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于側且熟視靖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已者欲避之頃於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開暇靖異之乃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為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奕翁同竝立云不見其人矣頃見一披衣從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驚

鈔十七

十

日即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按此即唐人所傳虬髯公事而情節小異今世人皆知有虬髯公莫知有黃鬚翁矣

李勣救元吉

唐劉餗隋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充勣來歸國後與海陵王元吉圍雒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

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按世俗相傳以為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貫休作懷素草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塔著棗木槊史稱敬德善避稍與元吉鬪勝嘗三奪之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槊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

小關索

宋范公稱過庭錄曰忠宣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塹擁眾直壓郡界忠宣集郡僚謀守禦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獨以數十騎直對敵壘賊副小關

鈔十七

十一

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秦射中賊關索心而死賊眾竄走按世俗以關索為漢前將軍之子實無其人乃宋時賊盜中即有小關索之名則其流傳亦遠矣

癸辛禠識載龔聖與宋江等三十六人贊其賽關索楊雄贊云關索之雄超之亦賢則似古來真有關索其人

嚴三點

齊東野語云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以三指點開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為奇按小說中有嚴三點事未始無本然其人似是南宋時人非北宋時也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襍錄云元至正閒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媼攜二女求診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媼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實借用其事而所謂嚴三點則南昌神醫也予已記于居易錄又傳中杜七聖與蟹子和尙鬪法斬葫蘆事見五襍俎乃明嘉隆閒事皆非杜撰也夫子亭襍錄又云蟹子和尙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歲五月始見土人預備墨瀝紙刷入其中以手捫石壁上有若鐫刻者急搗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見焦尊生說

鈔十七

三

梛

王魁

世傳王魁負桂美事王魁實無其人乃宋狀元王俊民事也齊東野語云王俊民嘉祐中登科為第一後得狂疾服金虎碧霞丹而死有道士奏章達上清訴問鬼神傳冥中語云五十年前打殺謝安留不結案事俊民死時纔二十七歲五十年事必在宿生矣其後遂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國朝許嗣茅緒南筆談載葉忠節公映榴六七歲時夢人口授一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著石榴裙

枝遙寄湘江水半幅平裁楚岫雲弔古有情憐賈誼請纓無路歎終軍春風得意長安日莫負香羅帕上人後公大參楚省兵變殉難公初有妾某小忤指斥之妾憤自縊至正命時妾某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冥婢又當復侍巾櫛耳按此婢豈卽桂英邪桂英事已屬子虛何數百年後又有此公案也

宋江等三十六人

癸辛襍識載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每人各四句今不錄惟其名號與世所傳小有異同故備錄於此呼保養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王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

鈔十七

三

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灼混江龍李俊九文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大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全沒遮擋穆橫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甯撲天鵬李應按鐵天王今作托塔天王然其贊有頑鐵鑄汝之句則當時固作鐵矣尺八腿一直撞亦與今異

大刀關勝贊曰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
昆則俗傳以關勝爲關公之裔亦非無因

今所傳有一丈青扈三娘此則無之然浪子燕青贊云
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未知何指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蒲恭敏宗孟知鸞州日有盜黃麻
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恭敏
獲其黨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梁恭
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灤中賊既絕食遂散去按
梁山梁巨盜宋江等三十六人人所知也乃當時更有
黃麻胡則知者鮮矣

鈔十七

古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
六人聚眾橫行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
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
中亦有一婦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歟

神行之術

蓮社高賢佛馱邪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
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
卽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何所覺邪答曰惟聞
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按小說書有
神行之術本此

俠客僞人頭

唐馮翊桂苑叢談云進士張祐自稱豪俠一夕有非常
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
非張俠士居乎曰然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
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
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
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
蹈火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乃傾囊與之客曰快哉無所
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及期不至張慮囊首爲
累遣家人埋之乃豕首也按今裨官家有敷衍此事者

鈔十七

古

莫知其本此也故記之

蔡指揮女

明祝允明野記云吳邑朱生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官河
下有名妓新王二者一優僭來其船密比生舟凡生言
笑動靜嫻罔不密察使優邀之飲潛告生曰君但言延
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入生舟戚戚無歡
容中夜低語生曰我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調襄陽衛
挈家以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水并母死焉以我色
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貴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復爲
盜劫罄焉遂以餘貲買小舟俾我學歌舞爲娼君能復

吾仇我終身事君耳生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罵曰賊不知死所尚覓二姐乎優知事泄投於水生持娼歸家按小說有蔡女忍辱報仇一事即此也

劉天敘

明朱國楨樹幢小品云劉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募緣至南京妄言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世事有納錢者來生為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為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衛軍某得其情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某等張大其事其實天敘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麪

鈔十七

六

人也時丁敬宇方為操江都御史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今彈詞中有及劉天敘者蓋真有此人此事也

秋香

國朝董恂宮闈聯名譜引王行甫耳談云陳元超吳人父以疏論嚴氏謫死元超少年側儻不拘嘗與客登虎邱見宦家從婢佻好笑而顧已悅之迹至其家求傭書焉留侍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駭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一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邱遇者乎曰然

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佻健可笑非有他也會有貴客過元因假衣冠謁客言及白吏部益元之外父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亟治百金裝并婢贈之按世傳唐解元事即此

國朝黃蛟起西神叢語云俞憲號是堂次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即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門知其為某富室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畱此一月待我勿移泊他所徑獨造女郎家求為蒼頭主人留伴其子讀見安為其子代筆為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

鈔十七

七

欲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為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已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晉謁力為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款矣守既別主人揖見安上坐問所欲乃以實告且聞重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為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為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蓋好事者駕言子畏耳按黃蛟起字孝存無錫人也所著叢語即記無錫之事然則俞見安固無錫人而婢家則在蘇

亦與世傳唐子畏至無錫訪華氏婢適相反也惟子畏此事世知其偽託而言人人殊此記之說世罕知者故并載之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桐下听然云華學士鴻山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譎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觥因大笑極歡日暮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備書獲配秋香之誣按此則其事全屬子虛矣

玉嬌李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播金蓮亦作河閒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騷怒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今金瓶梅尙有流傳本而玉嬌李則不聞有此書矣余從前在書肆中見有名隔簾花影者云是金瓶梅後本

鈔十七

太

余未披覽不知是否此書也

清風閣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稱拙子少孤乞食城中鄰婦爲之媒灼借至一處香奩甚盛納拙子而強爲婚焉逾年大東門釣橋南一茶爐老婦授拙子以呼盧術百無一失由是積金滿室鄰婦有姪以平話爲生拙子耳濡已久以平話不難學而各說部皆人熟聞乃以已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爲清風閣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聞者驩哈嗚噤進而毛髮盡陳遂成絕技按此書余曾見之亦無甚佳處不謂當日

鈔十七

九

傾動一時也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筆墨間耶畫舫錄又云郡中稱絕伎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閣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駝傳說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

雷峰白蛇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小窗日記云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峰塔下似宋時實有此事也

國朝陸次雲湖壖雜記雷峯塔一條有洪昉思附記云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鼈雷

峰塔之白蛇隆慶時鼈已為屠家釣起蟾已為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知也按今世已罕知有鼈蟾二怪者矣惟傳後湖有一大蚌又有一大龜或與鼈蟾二怪代興者乎

女仙外史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志云吳人呂文兆熊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按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曾見之不知為呂文兆所作也

明季傳奇

鈔十七

辛

黃梨洲先生思舊錄云史磐字叔考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藕諸院本皆盛行於世又云吳炳號石渠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按明季人喜著院本蓋亦一時風氣使然也

又按 國朝葉廷珪鷗波漁話云覺阿開士有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云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余按陸桴亭先生復社紀略云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兩越貴介子弟與素封家兒拜門下者無數執贄後亦名流自負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者首輔體仁

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諛之杭俗好異爭相搬演西張親莅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因禁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原據此則綠牡丹一書在當日頗有關係鷗波漁話又引汪謝城曰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為吳石渠所作今以黃氏思舊錄證之其說信矣石渠固端人何以為溫氏作此不可解也

阮大鍼所著傳奇燕子箋春燈謎外尚有雙金榜牟尼合獅子賺等名見酌石齋筆談及池北偶談今皆不傳

鈔十七

壬

且知者亦尠矣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杖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錢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為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為陽初作也

遼東傳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馮銓書經略熊廷弼因書坊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詭而恨之接遼東傳一書今無傳本實紀當時之事并姓氏官位亦大書之明人之無忌憚如此

染莊社記

國朝周春遠詩話附載染莊社記金至甯中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撰出永平府志其事甚奇云契丹時遼興軍風堯者行貨路收一卵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於野嘗命以名曰雅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募能捕者堯知其必雅乃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敘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俯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堯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按聊齋志異所載大

鈔十七

三

青小青事似卽本此風堯姓名甚奇周云風疑卽風古風字堯疑堯字之訛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聞磬聲卽出是蛇名大青小青實有之也

又云王橋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注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旁踰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關亭樹間扁曰虎樹是虎亦有大青小青之名

按水經濁漳水篇注武強淵之西南側有武強縣故治

耆宿云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是古有此事雅與二青均因此附會也

評注稗官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識云三國演義敘述不乖正史而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做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西遊爲證道之書卽長春借說金丹奧旨汪懋漪批注處大半模索皮毛卽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邪金瓶梅以淫說法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

鈔十七

三

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按金聖歎評水滸人人知之至三國演義爲杭永年評西遊爲汪懋漪評金瓶梅爲張竹坡評則知者鮮矣金瓶梅余未寓目至西遊記每回必有悟一子評其卽汪懋漪乎惟邱長春別有西游記非此書也劉氏沿襲俗說失之

余從前在江西玉山縣署與汪調生夜話戲以古人名屬對男必對女女必對男余舉脫十娘調生對悟一子余彼時不知悟一子何人調生曰君之博洽未讀西游記乎爲之一笑附記于此

池北偶談云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

化按以超一子對脫十娘可謂工絕矣但其人貞淫迥別耳

又按夷堅志云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有女巫聖七娘者行穢跡法通靈能知未來事以聖七娘對悟一子適相當也

金聖歎身後異事

國朝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載稽永仁與黃余邵尺牘云周計百使君司李賡南讀才子書慕聖歎為人造使齋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

鈔十七

語

面而泣曰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即聖歎絕命之辰也按此聖歎身後之事世罕知者惟賡南不知何地賡字亦未識疑有誤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仙乃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眼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裡聽啼鵲吳蘭次云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金聖歎前身為杭州昭慶寺僧死後吾郡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常遊歡愛河中故有是劫今脫矣當為鄧尉山神

季麻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為陳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次之季麻子平詞為李宮保衛所賞按李敏達所賞必非常技乃不得與前諸人齊名何邪然前諸人亦惟柳敬亭最著孔韓二人有知有不知矣又云紫痢痢弦詞將心餘為之作古樂府紫痢痢之名亦新奇可喜也

史惠英

宋周密武林舊事小說有史惠英注云女流此即今女

鈔十七

語

妓說書之濫觴也

無雙譜

世俗相傳有無雙譜圖畫吳下陶明經然亦知名士也曾為作詩余問以譜始何人而不能言後讀山陰宋長白柳亭詩話曰無雙譜吾友金墨禪所作始於張子房博浪之椎迄於文信國柴市之歌凡若干人及門盧使君屠大尹雕版行世而余與諸君序之墨禪名古良有歷朝詩選然後知作是譜者之姓名宋長白乃康熙間人則金墨禪疑是勝國遺氏觀其始張子房終文文山或亦有微意也

德清俞樾

蚩尤戲

梁任昉述異記云秦漢間說蚩尤氏頭有角與軒轅關以角觥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觥漢造角觥戲蓋其遺製也按角觥亦作觥抵見史記李斯傳亦作角抵見漢書武帝紀李斯傳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常疑其望文生訓今讀述異記乃知本於蚩尤戲故表出之又按蚩尤戲卽後世扮演古事之權輿矣

鈔十八

演戲之始

國朝納蘭成德淶水亭襍識云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優伶實始於此

猿騎

晉陸翹鄴中記云石虎正會殿前作樂設馬車立木幢其車上長二丈幢頭安橫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挂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竹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爲猿騎按今時尚有此伎江湖閒跑馬走索皆此類也

武英殿叢書按語曰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戲馬令

人于馬上立書而字皆正好又衣伎兒作獼猴形走馬或在頭尾臥側縱橫名爲猿騎按馬上作字此伎今未見也

襍劇

明沈德符顧曲襍言云襍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跨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獨命詞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按此等襍劇今傳者無多惟關王單刀尙盛行于世未知與明代有異同否也

鈔十八

元曲

世傳元人以曲取士此於元史無徵明沈德符顧曲襍言云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

傀儡戲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

影戲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更有弄影戲者汴京初以素紙雕

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閏卿等熟于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

宋周密武林舊事影戲有三賈三伏注云賈偉賈儀賈佑伏大伏二伏三又有黑媽媽當是女流按此戲今惟村落中有之士大夫罕有寓目者不謂此伎中亦有傳人也

又有放風箏周三呂偏頭此兩人者殆放風箏之妙手邪余舊有美人風箏詩云楚楚臨風張小腳耽耽注目

鈔十八

三

呂偏頭以太纖小不入集聊識於此張小腳見板橋雜記

肩擔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圍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通三寸傀儡金鼓喧闐詞白則用叫類子均一人為之謂之肩擔戲

花十八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禹玉寄程公闢詩舞急錦腰迎下八酒酣玉斝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設對甚新又王晦叔碧雞漫志云歐陽永叔

詩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余嘗於書院中出花十八賦題松江朱明經昌鼎云歐陽文忠詞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不日聽而曰看其為舞曲無疑余謂此說良然范石湖詩新樣築毬花十八丁甯小玉謾吹蕭亦謂築毬者以此為節也 國朝朱竹垞詞月斜聽到歌聲滑六么花十八袁隨園詩今夕儘歌花十八明朝剛是月初三言歌不言

鈔十八

四

舞蓋宋人猶親見此舞今人則不復知之矣

過錦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閒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間騙局醜態並閨闈拙婦驢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襍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按吳梅村詩中有所謂過錦者初不知何戲觀此乃得其詳

扮馬上故事

明張岱陶庵夢憶云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扮馬上

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人定然後議扮法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靴某花樣雖匹錦數十金不惜也又云壬申七月村村禱雨余里中扮水滸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苗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鬚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箇箇呵活按此二則可見明季風俗之侈

弄假婦人

鈔十八

五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按此即戲旦之濫觴也隋書音樂志云周宣帝即位廣召雜伎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此又弄假婦人之始

花旦

元人雪蓑釣隱青樓集云凡妓以墨破其面者曰花旦

點戲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

彭天錫串戲

明張岱隱庵老人夢憶云彭天錫串戲妙天下多扮丑淨千古之奸雄佞倖經天錫而心肝愈狠面目愈刁口角愈險余嘗見其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按彭天錫一串戲人而亦名傳後世世間無事不可以傳人也

江湖十二腳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梨園以副末開場為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腳色元院本舊制也

鈔十八

六

又云大面周德敷以紅黑面笑叫跳擅場笑如宵光劍鐵勒奴叫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諸齣按笑叫跳亦梨園中名目雖老於觀劇者或未知也又云團班之人蘇州呼為戲螞蟻按蘇俗凡人之奔走其事者輒以蟻呼之戲螞蟻之名甚新可入竹枝詞

衣盔襍把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襍把四箱衣箱盔箱均有文扮武扮女扮之分襍箱中皆用物把箱中則鑿儀兵器此謂江湖行頭

桂府面具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政和中大儻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云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

招琵琶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元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招琵琶是也按此則白香山所謂沈吟放撥插絃中者其時實已不用撥矣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開元中

鈔十八

七

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為槽鷓鴣筋作絃鐵撥彈之又載貞元中康崑崙遇段師事云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驚駭則貞觀以後未始不用撥嘉話錄所云殆謂裴洛元招琵琶自成一技未必人人從之而廢撥也

九絃琴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朱長文琴史下云宋太祖謂五絃之琴文武加之以成七乃留睿思而究遺音作為九絃之琴五絃之阮苟非伯原此書不復知琴有九絃者矣又如寶儼上疏周世宗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三絃之等二十四絃之離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箏六漏

之喬七漏之箏八漏之箏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簫皆列譜錄偶記得古人小李毛女詩雲裏巢笙喚鶴騎曉然巢笙為兩物也學者不多讀書展卷茫然幾何而不而牆乎愚按二十五絃之瑟下當增二十七絃之灑兒爾雅郭注
又按爾雅大琴謂之離郭注曰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是琴并有二十七絃者此所云二十四絃之離又與不合

巢為笙之大者亦見爾雅

敲瓦楪

鈔十八

八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鄭玉本儀徵人居黃珏橋善大小諸曲以兩象箸敲瓦楪作聲能與琴箏簫笛相和余謂此即古者擊甌之遺法

十番鼓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十番鼓者不用小鑼金鑼鏡鈸號筒祇用笛簫絃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版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若夾用鑼鏡則為粗細十番如雨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乃鑼鼓非十番鼓也夢香詞云揚州好新樂十番佳消夏園亭雨夾雪台春樓閣蝶穿花以雨夾雪為

一番可謂強作解事矣

打野呵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瓦子勾欄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或有路歧不入勾欄只在耍鬪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倒喇

國朝徐鉉南州草堂詞話云倒喇金元戲劇名也錢唐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絃忽奏玉指一時鳴唱到繁音入破龜茲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舞人矜舞

鈔十八

九

態雙甌分頂頂上然燈更口噙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風滾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賦四坐不勝情按倒喇之戲今所未聞朱竹垞查初白俱有觀倒喇詩讀之亦不知為何技觀此詞乃始得其大概矣

迎春社火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於城東菴釐觀令官妓扮社火春夢婆一春姊二春吏一阜隸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給身錢二十七文賞春官通書十本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以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

龍船太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龍船長十餘丈前為龍首中為龍腹後為龍尾上供太子不知何神或曰屈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按以龍為龍王則宜有太子吾鄉龍船亦然以為屈大夫失之附會矣

紐元子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按即今之口技紐元子乃襍劇名目見宋人耐得翁都城紀勝

釘打鐵

鈔十八

十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乞兒隨船叫化歌釘打鐵曲其詞曰釘打鐵鐵打釘云云是廣東布刀歌之屬

爭交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瓦市相撲者先以女觝數對打套子令人觀覩然後以膂力者爭交若論護國寺南高峰露臺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旗帳銀盃綵段錦襖官會馬匹而已景定閒賈秋壑秉政時曾有温州子韓福者勝得頭賞補軍佐之職杭州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賽關索赤毛朱超周忙懂鄭

伯大鐵稍工憚通住楊長脚等及女颺賽關索三娘
黑四姐俱瓦市諸郡爭勝以為雄偉按今小說家有所
謂打插臺者即此是矣

珠娘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徐五庸以拳勇稱晚年畜一
婢名珠娘吳人腰細善舞教之拳名噪一時其鄉人徐
梅庵為之繪珠娘拳式圖

小郎兒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玉版橋一乞兒家業素豐以
好小曲蕩盡至于丐乃作男女相悅之詞為小郎兒曲

鈔十八

十一

人豎聽之小郎兒曲即十二月探茶養蠶諸歌之遺非
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褻可比郡中劊劊匠多刻詩詞
戲曲為利近日是曲翻版數十家遠及荒村僻巷之星
貨鋪所在皆有乃知聲音之道感人深也按此曲今亦
無聞矣星貨鋪所鬻無非嘆五更蕩湖船淫靡媚褻之
詞得無此曲又為古調乎

五更曲

今世俗有俚曲名歎五更考宋時已有之宋王楙野客
叢書云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
遶連城遙聞射鴈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

夜長試開弓竝月聊持劍比霜似此五轉今教坊演為
五曲為街市唱然則此曲固原於宋教坊也

唐南卓羯鼓錄所列諸宮曲太簇商有五更轉

象碁

宋周密武林舊事棋侍詔有杜黃沈姑姑金四官人李
黑子等皆注象字蓋謂象棋也其名皆可入詩料

骰子

唐張讀宣室志云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太和中張秀才
借居肄業夜深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
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

鈔十八

十二

各有二十一眼前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若然有聲
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
暫息秀才以枕擲之遂皆不見明日於壁角得一敗囊
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按此骰子形狀與今
正同惜長行子之法不傳此僧道三十人未覩其義耳

葉子戲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云唐李邵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
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
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
祐怡二十世

碰壺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碰壺以十壺為上四人合局三人輪關每一人歇謂之作夢有斷么飄壺全董諸名目按杭人繆蓮仙文章游戲有由吾賦卽此戲也其字作吾謂之由吾此作壺謂之碰壺今蘇杭閒碰壺之名亦盛行而皆莫能正舉其字由吾碰壺於義均未詳也作夢亦謂之坐醒義似較勝蓋謂角輪贏者皆在夢中惟此人獨醒也名利場中安得有此坐醒之人乎余作八卦葉子格亦卽借用十壺之例詳見曲園稊纂

跌成

鈔十八

三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跌成古博戲也用三錢者為三星六錢者為六成八錢者為八又均字均幕為成四字四幕為天分天分必幕與幕偶字與字俱長一尺不襍不斜以此為難元李文蔚有燕青博魚曲幕寫極工按余每見兒童擲錢為戲不知何事殆卽此戲乎

彩選

宋王鞏聞見近錄云張文懿為社洪令一道士留一書封緘甚密候作相老勸時開文懿八十六歲偶思道士所留書啟之乃彩選一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祝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按彩選卽今陞官圖也唐時

已有之此冊於宰相上有真人有山富貴而至神仙之意川意更勝也

燈蘭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笠澤書院山長王西莊先生課士詩以燭上燒燈核吐火成蘭花命題眾咸怪其不與余因檢明文授讀中四明周鄧山容燈蘭賦示之其序曰作客莫春朋酒十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裁以攬核者吐燄如蘭三四而燼感而賦之按余有夜合花詞一闕卽賦此題

鈔十八

四

茶香室叢鈔卷十九

德清俞樾

鄭莊公望母臺

水經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注曰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公居夫人于城穎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按世知莊公闕地見母不知莊公築臺望母鄭莊公望母臺與漢武帝思子臺情事略同

宋伯姬黃堂

水經睢水篇注云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其公之

鈔十九

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即伯姬燬死處按世知春申故居有黃堂之名不知伯姬亦有此名也

百里奚故宅

水經洧水篇注云洧水又南梅溪水注之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按百里奚故宅在紫山亦世所罕知

顏淵郭內圃

國朝蕭燾經史管窺云皇甫謐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今

人但知有郭外田不知有郭內圃余檢高士傳云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則是合郭外郭內共成六十畝蕭說有誤

范蠡宅

水經洧水篇注云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為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為蠡立碑按史記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本是楚宛三戶人則所謂三公城者或即三戶之異名也

夏水篇注云夏水歷范西戎墓南檢其碑題云故西戎

鈔十九

二

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然則范蠡子孫在漢晉頗有聞人也

賈誼宅

水經湘水篇注云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有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牀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銅雀

三輔黃圖引繁欽建章序云秦漢規模廓然泯毀惟建

章鳳闕聳然獨存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銅雀卽銅鳳凰也按以此推之魏武帝銅雀臺當亦銅鳳凰矣

晉陸翽鄴中記云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似乎有銅雀又有金鳳分爲二臺然考三國志

魏武紀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或金鳳卽金虎之訛陸氏考之不審故金鳳金虎並見

鄴中記云鄴中爲石虎諱呼白虎旛爲天鹿旛疑魏時

金虎臺石虎改爲金鳳臺亦辟諱也鄴中記又云石虎改虎頭盤囊爲龍頭盤囊事正一律

鈔十九

三

凌煙樓

鮑參軍集有凌煙樓銘其序曰伏見所製凌煙樓棲置崇迴延瞰平寂卽秀神皋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按此知唐時凌煙閣之名本宋之凌煙樓也

飛霜殿

明楊慎藝林伐山引范元實詩話云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按長生殿爲千載口實不意乃有此一說然飛霜之名知者少矣

戢武閣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煙先名戢武邪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

爾雅臺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峽州郡圍有爾雅臺相傳郭景純注爾雅於此臺按爾雅臺之名正可與文選樓相儷

哭金祠

明鄺露亦雅有哭金祠一條云隋梁毗爲西甯刺史諸夷酋長以金餽毗引之坐側慟哭相戒曰此物飢不可

鈔十九

四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嗚呼啜食泉如醴者安得起梁毗而哭之按此事甚新未見人引用

紫陽觀

梁任昉述異記云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按紫陽之名自張紫陽後又爲朱文公所擅不知神農遺跡亦有此名也

黃鶴樓

元吳師道禮部詩話云崔顥黃鶴樓詩題下自注云黃鶴乃人名也云昔人已乘白雲去則非乘鶴矣圖經載

費文禕登仙駕鶴於此齊諧志載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皆因黃鶴而為之說者當以顯之自注為正

綠野堂

唐鄭處誨明皇襍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善歌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中其下有原注云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內別墅號綠野堂綠野之名千古美談安知其始乃李龜年之故居乎

六一堂

鈔十九

五

宋周輝清波襍志云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蘇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歌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按今人止知有杭州之六一泉不知有蘇州之六一堂一慶其生一哭其死

竹樓雪堂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木瓦已為兵馬都監折而為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又云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慍齋記信可始至訪

其齋則已為馬廐矣求其記文則庖人取其石壓羊肉信可皆復其舊而以其記龜之於壁觀此二事則居官者有所營造仍必視其人為輕重使非王蘇二公所為雖安君亦不復顧問所營建者安知不長為教場亭子而大書深刻之石亦終為庖人壓肉而已

徐十郎家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南唐一徐鉉無子錯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家王鉉性之常訪之鉉錯告敕具在

邵康節宅契

鈔十九

六

宋周輝清波襍志云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按今人田宅稱某人戶下亦承宋人之舊也

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遺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居之富鄭公又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于是司馬溫公而下集錢

買之今宅契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
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呂文穆讀書龕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洛陽龍門有呂文穆讀書龕云
文穆昔嘗棲偃於此今黎園演呂蒙正破窰事亦非無
因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
併文穆出之衣食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
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其後
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

鈔十九

七

宅子

宋王銍默記云先公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一少
年於相國寺乃王元澤也詢仁問荆公出處答曰大人
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晚且來雩不惟
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耳按今時京朝官寓
京師謂所居曰宅子宋時已然

酒樓紅牆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真定康敦復語予云河東見所在
酒墟皆飾以紅牆不知其所始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
南舊遊詩云靜尋綠徑煎茶寺徧上紅牆賣酒樓則湖

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按酒樓紅牆與紅衣垂釣何異
宜明以來不復有此也

一字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湖上廳事有以字名者如一
字廳工字廳之字廳丁字廳十字廳之類

客園

國朝陳玉璫學文堂集有客園記云陳子因所居西偏
隙地種竹累石鑿池環繞其左右名曰客園園雖創於
陳子然凡陳子之客皆得往來坐臥于其閒陳子不得
而私也故曰客也

鈔十九

八

按陳子號漱峯其集中又有家舫記云丁未秋予出都
門買小舟歸江南頗稱人意因題其名曰家舫予數年
來浮淮絕泗溯江而至洞庭由江下越南入於閩今年
又往來京師自春而夏而秋予之視此舟也若將家焉
何不可以是名之邪以客名園以家名舫兩記參觀頗
有妙理

蝸廬

國朝蒲立惠文集有蝸廬記云予門人黃摺方珽構室
於其書堂先祠之閒可置一牀一几門之外尺許卽復
有牆以護之而其側更爲門以通焉地狹而勢阻外嚴

而內曲立其外不知其內之更有一境焉旋而入宛宛
而上有蝸之象焉子顏之曰蝸廬

按蒲立惠字東石即著聊齋志異蒲留仙之子

十二關干

國朝杜昌丁藏行紀程云初八日行三十里過螺螄灣
十二關干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於
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溝深萬丈絕險
為生平未歷

按褚人獲堅瓠集引聞見后言云南詔苗獠不解營宮
室倚樹架木以居四周用長木橫闌之每面各三禁猛

鈔十九

九

獸不得越而入此所謂十二關干也後入唐人詩料遂
與流蘇珠箔相附而行豈復知為蠻獠荒陋之用乎乃
今讀杜氏藏行紀程關干十二又有此一義自來言關
干者所未識也

塌房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城郭內北關水門裏有水路週迴
數里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于水次造塌房數十所為
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閒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
物貨并動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
盜極為利便按今無此等屋且塌房之義亦不知何解

也

浴堂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浴池之風開於邵伯鎮之郭
堂後徐甯門外之張堂效之城內之張氏復於興教寺
效其製由是四城內外皆然並以白石為池方丈餘閒
為大小數格其大者近鑊水熱為大池次者為中池小
而水不甚熱者為娃娃池按浴堂各處有之而見於記
載則惟此書為詳郭堂張堂竟為浴堂之祖但未知如
京師如蘇州各浴堂又為誰氏所創始也

又按其所載諸浴堂之名有小蓬萊廣陵濤白玉池清

鈔十九

十

纓泉之名亦極文雅可入詩也

茶香室叢鈔卷二十

德清俞樾

禹鼎有陰陽之分

晉王嘉拾遺記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按左傳但言九牧貢金不言金有雌雄但言鑄鼎象物不言鼎有陰陽

項羽刀

梁陶宏景刀劍錄云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刷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

鈔二十

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諸葛瓦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四川成都貢院相傳是蜀漢宮基至公堂上瓦尚多舊物質堅而細可以為研每方縱橫皆尺餘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禁竊匿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非易於乾隆三十年盡行拆卸解京此一斑錄所據蜀人之言并云伊家尚有瓦一片不知確否

石季倫家鐵甌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北京工部廳前有鐵甌相傳

為石季倫家舊物

梁武帝硯銘

梁武帝集有硯銘止八字反覆讀之皆成韻語今錄於左

音蔣齋錄

假翻画心

音模德寫心圖墨假一讀也模德寫心圖墨假音二讀也德寫心圖墨假音模三讀也寫心圖墨假音模德四讀也音假墨圖心寫德模五讀也假墨圖心寫德模音六讀也墨圖心寫德模音假七讀也圖心寫德模音假

鈔二十

墨八讀也

梁簡文帝集有鈔扇銘亦同此體今亦錄於左

風

楊太真玉磬

唐鄭榮開天傳信記云太真妃最善擊磬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元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及幸蜀還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存上顧之悽然不忍令載送太常署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按自來詠楊妃者罕

及玉啓事

事亦見太真外傳又外傳載太真侍兒紅桃娘及上皇既居南內紅桃猶在亦人所罕知

陳搏酒杯

宋張唐英後蜀紀事云孟昶時中書舍人劉光祚獻蟠桃核酒杯云得于華山陳搏

玉柱斧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太上晚歲雖倦勤然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親札其姓名於小幅紙緘封垂於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於前自內中出至小殿見學

鈔二十

三

士始啟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與唐人金甌覆之何異按金甌事人所恆用玉斧則罕知之矣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崇甯初發崇政殿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制作極工妙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玉柱斧子當卽此斧

宋時弓弩斗石數

楓窗小錄云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九斗爲第一八斗爲第二七斗爲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爲第一二石四斗爲第二二石一斗爲第三

宋玉杯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禱記云宋徽宗內府所藏玉杯二其一各教子昇天二名八而成風三無名其一其三向在我松朱尚書旅溪家孫少愚文巖得之後歸其從兄文石司成司成無子以弟太學支泉子爲子而寶器則司成夫人陸氏守之萬曆壬午秋陸氏卒宗族無不垂涎其寶乃訟太學君於浙平湖令逮至園扉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君遣吏亟取獻之出太學於獄後四十年太學之子本洽成進士適陸之孫名鍾奇者以馬道衡謀叛案波及陸氏歸璧於朱鍾奇獲免本洽以杯

鈔二十

四

祭其父卽碎其杯於像前

世有一捧雪傳奇皆知卽太倉王氏清明上湖圖事而不知何以變圖爲杯也今觀此則知真有以玉杯買禍者

又按天水外山錄有清明上湖圖不知卽王氏使黃彪所摹之贗本邪抑嚴氏別覓得張擇端之真蹟也

文公檜鱧墨

元李冶敬齋古今註云東坡畫墨墨文有文公檜鱧墨六字者自言不知其所謂予以爲文公檜鱧之姓名鱧鱧則所造之歲月耳鱧鼠也謂歲陽直子臘

則十二月也按鼈臘之義未知如李氏所說否余在話
經精舍曾以鼈臘墨賦命題其年為丙子年其時為冬
月即用李氏說也

朱子造墨

國朝陸烜梅谷偶筆云王玉衡藏古墨一挺有朱熹監
造字

元時庫中古物

元楊瑀山居新話云余為太史院官時吏云本院庫中
有漢高祖斬白蛇劍余按晉太康中武庫火已燬此劍
何緣更有每欲過目因循未果又聞官庫有昭君琵琶

鈔二十

丑

天曆太后以賜伯顏太師妻今不知何往又大都鐘樓
街富民家藏宣聖履在焉

按文選石季倫王明君詞一首其序云昔公主嫁烏孫
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
也然則馬上琵琶乃因烏孫公主而推之於昭君想當
然耳安得有昭君琵琶流傳至元代哉

沈萬三聚寶盆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陵水西門有豬龍為患相
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止注云仲榮名富行
三人因呼為沈萬三張三丰授以鎮火術有八百火牛

耕夜月之句其富敵國益卽鼎器也按沈萬三聚寶盆
至今婦豎豔稱之讀此乃知其有自也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挑燈集異云明初沈萬山貧時
夜夢青衣百餘人乞命及旦見漁翁持青蛙百餘將事
到列萬山感悟以錫買之縱於池中嗣後喧鳴達旦聒
耳不能寐晨往歐之見俱環踞一瓦盆異之持歸以為
盥手具萬山妻遺一銀記於其中已而見盆中銀記盈
滿不可數計以金銀試之亦如是由是財雄天下按此
當是俗傳之記

脂粉箱

鈔二十

六

國朝商盤質園詩集有宣德脂粉箱歌序云明宣德審
脂粉箱二具本官中之物散落民間

都丞盒

明人天水冰山錄有都丞文具一條列銅水注銅筆架
等若干物云以上其貯都丞盒一箇內按今人所用都
盛盤卽此也據此應作都丞但未詳丞字之義

立饋

宋沈括補筆談云大夫七十而有閭閻者板格以皮膳
羞正是今之立饋今吳人謂立饋為厨者原起於此以
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厨按此條知今人呼厨為櫃當作

饋乃宋時立饋之名至今猶在人口者也世俗不知其為立饋之遺語書作櫃字誤也櫃者篋也與厨不同

神樓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引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為修煉者用篋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于屋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神樓之名余聞之久矣亦不得其旨疑是黃九煙將就園之比故余詞有幾處神樓空結想之句讀香祖筆記乃始得之

鈔二十

七

倒掖氣

國朝汪琬說鈴云劉比部體仁晨入朝遇鬻羣兒嬉遊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作色倒掖氣之名見劉侗帝京景物略今未知尙有其物否

鐵行者

宋張鎡南湖集有鐵行者詩自注云阜林普濟院老僧每初睡時以叉頭釘夾紙燭寘案上名鐵行者其詩云僧舍生涯只且然養他行者不須錢龍潭莫問僧參得吹滅燈時各自眠按東坡以木上坐對竹夫人得此則

又增一佳對矣

頗眩伽

宋王鞏隨手襍錄云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皇朝改為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玉等子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按金等子今市肆尙有之玉等則未之見

鈔二十

八

玉活計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蘇州玉工用碎玉鑲嵌屏風挂屏插架謂之玉活計

翡翠

宋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云余家有一玉罍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蓋一隻所以識也按此知宋時翡翠貴重如此士大夫家至不識何物則難得可知矣

國朝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余幼時人參珊瑚青金石皆不貴雲南翡翠當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爲珍玩價遠出真玉上是翡翠在國初時又不甚貴也

要金要銀

清異錄云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鬪花負者獻要金要銀買宴按今謂游戲曰耍觀此則其語亦古矣

銚劬錢

宋洪遵泉志引陶岳泉貨錄云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麤重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以五百文爲貫俗謂之

鈔二十

九

銚劬錢與銅錢竝行按二字音義未詳

猛火油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唐顯德五年占城國王遣使者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猛火油以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洒衣雖弊而香不滅按猛火油疑卽今洋油之類今洋油得水則益熾因有得水則出火之說矣

宋王得臣塵史云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其作凡十一目所謂火藥青窰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窰子作是也據此則猛火

油宋時能作之

宋蔡條鐵園山叢談云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爲甌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屢採屢蒸積而爲香按此卽今蒸諸花露之法

地老鼠

齊東野語載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既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驚惶拂衣徑起按今煙火戲中尙有此名

桂管布衫

鈔二十

十

玉泉子云夏侯孜爲左拾遺常著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孜衫何太麤澁具言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驟貴按此卽今之木綿布也唐時已盛行邱瓊山謂元時始入中國何歟

羽紗羽緞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蓋緝百鳥毛織成按近世所謂羽紗羽緞者襲其名而非復是物矣

福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揚郡著衣尚新樣近用膏梁紅櫻桃紅謂之福色以福大將軍征臺匪時過揚著此色也按福色之名今猶沿之莫知其由福大將軍得名矣

繡袴繡裏肚

老學庵筆記云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衣一篋袴有繡者白地白繡鵝黃地鵝黃繡裏肚則紫地阜繡祖妣云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鷓鴣巾

鈔二十

十一

朱劉敞公是集有鷓鴣巾詩自注云余率意作之以便當暑其形製如燕也

嬾版

宋費衮梁谿漫志云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於毗陵願塘橋孫氏之館氣衰上逆不能臥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臥內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為便竟據是版以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為之銘有云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日不祥之器余年來亦常苦氣逆臥必高枕亦擬仿嬾版之制為之但不知將來有胡德輝為作銘否

安哉

漢蘭臺令李尤集有安哉銘云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安哉不知何物當是陶器而盛飲食者

方言云孟謂之榼河濟之間謂之盞盞安哉疑卽盞盞也

壘

唐許渾詩曰橋邊沽酒半壘空是壘字可入詩

斝子

邵康節詩大斝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斝子謂

鈔二十

十一

酒斝也今作酒斝非是

宋周密武林舊事御教儀衛次第有酒斝子則其字已作斝矣

刀兒

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刀兒小牙筋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鯊魚皮等鞘以紅絨緝繫束於衣左牌總之上以昭近臣殊寵非外衙門所敢望也按此刀今尚有之在明時實為內官所佩非士大夫所用也

剔齒纖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陸雲與兒機書記曹公器

物有剔齒纖此卽今所用剔齒之牙籤

按陸清河集與兄平原書第一通云疏牝剔齒纖絕皆在第四通云取其剔齒纖一箇今以送兄字有纖纖之異未知有誤否

國朝王之春椒生隨筆云道光間蘇州山塘有老夫婦削柳木爲剔牙籤以此致小康近讀趙文敏詩云食肉先尋剔齒籤則宋元時已有之矣按趙詩正本陸清河集也陸集所言曹公器物又有拭目黃絮二

羽扇

晉傅咸集有羽扇賦其序云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

鈔二十

圭

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按此知羽扇始於南中也

撒扇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撒扇其制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口收則入囊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於宮中夏日用之只可取陰不能取風按此似摺疊扇而非

國初所用之扇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

用金扇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林各色夾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尚曹氏靴扇深陽歌扇按此等扇名今世無復知者矣余謝徐花農贈竹扇詩云武林舊夾紗止堪伊仰伍讀者多不解也

轎音橋

國朝徐昂發畏壘筆記云班史淮南王上書云輿轎而踰嶮服虔注轎音橋臣瓚曰今竹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今轎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藍輿之輿讀去聲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右丞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

鈔二十

齒

不遇詩偶值乘藍輿非關避白衣藍字從草對白輿作仄聲

按廣韵九御有輿字亦注云車輿則輿字自可讀去聲也其藍字從草未詳

鼠尾輪

宋王銍默記云王荆公居蔣山聞陳秀公來以二人肩鼠尾輪迎於江上按鼠尾輪當是轎之極小者未知其制云何

棕船

國朝張尙瑗石里襍識云庚午辛未閒有彝陵嚴總戎

者歸吳門師心造奇以樓覆船施于山塘游舫之上製似茅亭體方而船身宜長乃於前後積土栽花隨時易之又如小亭閒榭矣華亭靖逆侯喜而做之遂盛傳江左按此亦雅製足與西湖浮梅檻並傳也

西湖船用布帆

元張天羽貞居詞有太常引一闕注云漫翁新製畫舫予為名其舫曰浮家泛宅翁姓李字仁仲湖船用布帆自李始其詞有云生怕在樓居也用著風帆短蒲是西湖船亦有用帆者今則無矣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買秋壑府車船船棚上無人撐駕

鈔二十

去

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是西湖不特有帆船且有輪船也

夢梁錄又云西湖中大小船隻不下數百有一千料者約長二十餘丈可容百人按此等大船今則無矣

曹船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曹大保性好游每日放舟湖上嘗以木蘭一本斷為划子船長二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方丈足布一席屏開可供臥吟屏外可貯百壺兩旁帳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鷗蹴浪顛橋平橋則卸閣捲幔輕如蜻蜓湖上人呼之曰曹船

木腳道

宋趙潛養疴漫筆載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二公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腳道煜徘徊不能進按此即今所謂跳版也

大木棧

宋陸游入蜀記云大江過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為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按如此大棧真可謂浮家矣不知今尚有之否

鈔二十

去

海船用櫓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載出使琉球之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是海船亦用櫓

順風耳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為管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空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聞然今西法盛行於中上而此器無聞焉蓋其傳語之巧又有百倍於此者矣

古人奇巧之器

晉陸翽鄴中記云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春車
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車動則木人踏碓春行十里成
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麥一斛
中御史解飛尚方人魏猛變所造也

又云嘗作檀車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
作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
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
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
解飛所造也按解飛魏猛變之巧雖古偃師無以過可
見中國古來自有此巧人矣

鈔二十

七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天雷壇在小金山後祀呂祖
有木鶴首能運動子時首向外午時首向內因名曰子
午鶴按此亦必有機巧存乎其中

茶香室叢鈔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炮鳳烹龍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凡遇大典禮司禮監催督光
祿寺備辦茶飯有所謂炮鳳烹龍者鳳乃雄雉龍則宰
白馬代之

騎驢酒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京師朝
貴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
酒永熙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之番路逢劫賊盜

鈔二十一

一

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為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
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膠按劉白墮之名甚著即鶴觴
故事人亦習知之至騎驢之號擒奸之稱則知者寥寥
矣

水經注云民有姓劉名墮者徇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
芳酎劉墮即劉白墮也

蟹黃水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秦州雪酪著名益用州治客次并
蟹黃水蟹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閒有至都下用
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蟹黃水重西湖水輕

按饅黃水名色甚新世罕有用此事者

簇酒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入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簇酒

又云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歛衣按此二事正堪為對

空飯

太平廣記引廣古今五行記云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斷肉食以咸亨五年入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不食惟冷空飯而已按此即今人所云白飯

鈔二十一

二

團油飯

老學庵筆記引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前魚蝦雞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為之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游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按今人知盤游飯不知團油飯矣灌腸未詳

饅頭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引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粳頭見東晉餅賦按廣韻二十六桓有粳字注曰粳頭餅也又有饅字注曰俗則自以作粳為近古矣 國朝

盧文昭跋此書乃云字書不見有粳字何也

饅頭不可多食

宋龔鼎臣東原錄云樞密學士張公奎嘗言頃在疾告既愈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仁宗曰饅頭豈是多食之物邪余食饅頭往往成疾今則并不能食矣書此自歎

水飯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襍編云鄭修為江淮留後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妝閣問其姊起居姊方治妝未畢家人備夫人晨饌於側姊謂其弟曰我未及餐爾可且點心

鈔二十二

三

止于水飯數匙按水飯即粥也今南人多於早晨喫粥此風古矣

宋杜清獻公文集有奏劄云今范鍾令臣粥後過堂議事臣精力雖未強只得勉從其言在初八日粥後一往然則晨起啜粥未時且形之奏牘也

小八珍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酒店之類賣小八珍皆不經煙火物如春夏則燕筍牙筍香椿早韭雷菌茼蒿秋冬則毛豆芹菜冬筍醃菜水族則鮮蝦螺螯牲畜則凍蹄版鴨鷄炸鱸鷄皆門戶家軟盤達旦弗輟也按陸放翁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4 版反內

詩有野八珍之語可以並傳矣

未酉亥臠脯

宋黃庭堅宜州家乘云正月二日作未酉亥臠脯按此當是雜羊肉雞肉為之故以未酉亥為名清異錄有丑未觴用雍酥棧羊筒子髓置醕酒中其名正與相近

消夜果子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除夕內司意思局進呈精巧消夜果子合合內簇諸般細果時果蜜煎糖煎等品按今杭俗猶有消夜果子之語不知其為除夕事也

鈔干一

四

茶湯

宋無名氏南窗紀談云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為湯飲客按客至設茶至今仍之湯則久廢矣且不知當日上下通用之湯為何等湯也

文思豆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枝上村天甯寺西園下院也僧文思居之文思字熙甫工詩又善為豆腐羹甜漿粥至今效其法者謂之文思豆腐

蜂糖餅

國朝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云余以胃病不晚食申刻食蜂糖餅數片佐以甌粥蜂糖餅以麩與糖蒸之麩作小窠如蜂房然閱周公謹武林舊事其市食一條餅名有蜂糖者是南宋時臨安已有此名別有小甌餅殆卽揚州之甌兒餅按今吳下有所謂蜜蜂餅者或卽蜂糖之遺製乎然以米粉為之不以麩也至甌兒餅則吳下亦有之余晨起或以此代粥嘗有句云家常只喫大鍋菜胃薄惟宜小甌餅

二韭十八

鈔干一

五

洛陽伽藍記云後魏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儉吝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按庾杲之食二十七種人習知之而罕知有此

日本人梁緯字星巖有詩曰庾郎三九李侯二米凝寒厨并薦之台二典并用

海哩啣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明制冬至日賜諸臣甜食一盒凡七種一松子海哩啣啣字諸字書不載今亦不識

海哩啣爲何物也

茗飲始於南人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載楊元慎口含水喫陳慶之云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蒲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鱗羹啜喇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按楊元慎北魏人陳慶之南齊之使臣也喇語可謂醋肖觀此知彼時南中已盛行茗飲而豆蔻檳榔爲南人所嗜自昔然矣

伽藍記又云王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初入國不食羊肉

鈔二十一

六

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湯飲茗汁時給事中劉鑄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鑄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晷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按此則茗飲之始於南人審矣又按自來言茗飲者每引王濛水厄故事而不知水厄二字又見於此蓋其時北方亦習聞王濛事故以爲口實也下文又云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則此

語盛傳於北而南人轉有不知者矣

杭州蘇州茶

唐陸羽茶經云浙西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又下按今杭州之龍井茶蘇州洞庭山之碧螺春茶皆名聞天下而在唐時則皆下品也又杭州注云生天竺靈隱二寺然則當時龍井亦未知名

閔茶

閔茶有二一在九華山相傳地藏卓錫九華有閔長者家居山中性喜施與地藏就之募一袈裟地遂將閔氏田園山宅一單而盡長者曰旣諾無悔但置我何地

鈔二十一

七

藏擲丹砂使長者闔舍以白日拔宅飛昇其宅今爲梵殿其畦今號閔園茶出於此故以名之一在休甯萬厯末閔汶水所製其子閔子長閔際行繼之旣以得名亦以獲利市於金陵桃葉渡邊名花乳齋董文敏以雲腳閒勳顏其堂陳眉公爲作歌詳見 國朝劉鑾五石瓊余與皖南北人多相識而未得一品閔茶未知今尙有否也

清泉白石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倪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雜果成膏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

敷子散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梁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子散次第從小起則知敷子音訛轉而為屠蘇按此說人所罕知又云小歲訛而為從小起未詳其說

牛黃清心丸

癸辛雜識云和劑局方乃精集諸家名方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差列亦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一名醫

鈔二十一

八

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名中山芋丸當時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正據此知古方流傳亦不可恃甚矣醫之難言也

聖散子

武英殿叢書蘇沈良方第三卷載有聖散子方共二十味末附識陳無擇之言曰此藥似治寒疫因東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今錄以備療寒疫用者宜審究其寒溫二疫無使偏奏也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聖散子方一卷此方不過二

十八味諸病俱可治東坡得之於眉山人巢穀惜其方世罕之見郭五常得之於都憲袁公為梓行於鄖陽聖散子方自坡公為之作序士大夫多知之而不知用之不當亦以為禍余生平喜為丸散以施人書此亦以自鑒也

人參貴紅賤白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人參多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於深山草葉中較他草高尺許以八九月開者為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

鈔二十一

九

亮者其精神足為第一等今之醫家以白色者為貴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日曬於日中曬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

按高麗參亦然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言有人贈以高麗參大幾如小兒臂一種紅一種白白者賤而紅者貴尚書不受未知其功效如何也

人參在本地不效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參在本地服之不效予父

初到甯古塔時以參半斤煎服反瀉半日不可解也按吳振臣之父卽吳漢槎漢槎以科場事遣戍生板臣於戍所

高麗人參

唐陸羽茶經云猶人參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按此則唐時已有高麗人參但以為下品耳

又云有生澤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為藥無效然則唐時人參出處甚多

金汗鉛汗

鈔二十一

十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以藥汁蒸取黃金之汗以治火病其效如神明末術將曾有之嘗以示客狀如麻油白云攻南方時有大將被銃傷垂死與二匙卽愈鉛汗亦可用噎隔者進之直下無阻按今西人以鐵汁治病卽此法也明末已有之則亦非出於西人矣

土石化麩

宋龔鼎臣東原錄云元豐三年河朔京東饑時予守青社南山中土石化為麩可作餅餌因此全活甚多接近有所謂觀音粉者卽此類也

地雞地鴨

宋無名氏鬼董云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干之食人事始干之得末疾有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遂捕境內男女腊而食之謂之地雞地鴨按以士大夫而至於食人亦可怪矣地雞地鴨其名甚新後此獄久不決干之竟得不死宋政之不綱於此可見

鈔二十一

十一

德清俞樾

子產墓柏

水經漢水篇注云東逕陘山北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爲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成林按人知孔明廟前之柏不知子產墓前之柏也

余葬亡室姚夫人於錢唐右台山并自營生壙亦東北向以德清在杭州東北故有詩云鄉山仍可望重泉亦

鈔二十二

十

不望本際之意稱比子產矣

武侯祠前大柏至宋猶存

杜少陵詩所云孔明廟前有老柏者此柏至宋猶在宋人先儒儒林公議云成都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遠二僞國不復生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按段詩刻石而至今惟知有杜詩亦猶韓碑改用段碑而贈炙千古者仍韓碑也文章之不可假借如此

東坡竹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富川有東坡竹相傳大蘇過此嘗以題壁餘墨洒叢竹間其新篁枝葉俱帶墨痕自注云見九江志按此可與湘妃淚竹並傳矣

夫人竹

國朝陳鼎竹譜云夫人竹產漢陽桃花洞息夫人祠側伐竹忌男子持斤男子伐之竹寸寸裂女子伐之則完君子曰竹之貞者也宜以夫人呼之按自來詠息夫人者止言桃花無言竹者據劉向列女傳夫人固烈女子也千載之下猶有此竹以表貞蕙足爲桃花夫人一洗之矣

鈔二十三

二

歲竹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雪峰百里閒多歲竹筍味甚美考戴凱之作記無歲竹歲音豁字書云空大也

月月竹

國朝陳鼎竹譜云月月竹月生一筍歲十二次逢朔則筍生晦日則籜脫盡而葉舒矣產嘉定州按此竹人亦罕知者惜未言其遇閏何如也

筍王筍將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甬東竹多作筍脯俗呼毛筍每歲出巨筍一枝曰筍王必有二筍傍出差弱於王曰

荀將其形必有異於凡荀籜稍如錦帶長有尺餘出土
卽能辨之誤劇之不祥

宋人猶不以木樨爲桂花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花江浙多有之一種色黃
一種色白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以
木紋理如犀也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故張芸叟
詩云疇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據此條知宋
時雖湖南有巖桂之名然猶不竟呼木犀爲桂也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引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
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箇桂之類今醫藥所用

鈔二十二

三

取其氣味甘辛乃尙其皮也桂花則詩詞所云今人家
園圃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尙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
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松羔

國朝梁同書日賞齋塗說云元遺山種松詩百錢買松
羔小松也比松於羊奇余謂小松稱羔猶小魚稱苗

柳絮不化萍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絮中有小青子著水泥沙灘上卽
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爲浮萍誤矣

牡丹花見於唐以前畫

唐李紳尙書故實云世言牡丹花近有張公嘗言楊子
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
久矣

秋冬牡丹

國朝朱象賢問見偶錄云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中蘇州
西禪寺內有牡丹一本葉皆雕落特開花一朵淡紅鮮
嫩襍於菊花叢中

又景星杓山齋客談云康熙丁丑十月東苑民家開牡
丹一枝按丁丑爲康熙四年景乃杭人東苑疑杭地也

大小將軍

鈔二十二

四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皆高
三十丈號大將軍小將軍見元人題跋牡丹花王茲乃
以將軍名之亦奇稱也

一品妃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門人汪洪度有詠一品妃詩
自注云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

茯苓重三十斤

宋龔鼎臣東原錄云眞廟朝汝州進茯苓一顆重三十
斤宣示宰臣而下

長生果近代始有

國朝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云落花生一名長生果福清縣志云出外國昔年無之康熙初年僧應元往扶桑覓種寄回

金鷄勒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上常諭臣等云西洋有一種樹皮名金鷄勒以治瘡疾一服即愈用藥只在對證也按余同年勒少仲中丞極信此藥云不止治瘡兼可補胃人或不信不知康熙時已入中國且有 聖祖此諭也

赤山石絨

鈔三十一

五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經火不然即今火布是也按梁四公記言火浣布有二一是火木之皮一是火鼠之毛此云石絨又一種矣惜未言赤山所在

昂威赫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混同江中出石柞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於鐵土人用以礪刃名爲昂威赫即古肅慎氏所貢柞矢石柞是也按此則肅慎石柞非眞石矣
國朝楊賓柳邊紀略云柞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

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慎氏矢以此爲之柞矢自肅慎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勿吉室韋之俗皆以此爲兵器或曰柞矢或曰石鏃或曰柞弩歷代史傳言之娓娓今余所見直柞耳無有所爲鏃與弩也

蓂芝

宋張淏雲谷稌記云蜀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爲蓂芝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蓋歷三歲子如楮實有文如龜背味甘酸可食俗傳以爲仙果

鈔三十二

六

濕死乾活

國朝方士淦蔗餘偶筆云伊犁有草生石面上紅花嬌豔可愛見水則萎名曰濕死乾活

公公須婆婆奶

國朝顧景星野菜贊有曰公公須者注云即王瓜苗有曰婆婆奶者注云地黃苗也

煙草之始

國朝納蘭成德涿水亭雜識云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煙噉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噉煙三千餘載矣按此惜未言出何經典

明張岱陶庵老人夢憶云余少時不識煙草為何物十年之內老壯童稚婦人女子無不喫煙大街小巷盡擺煙桌此草妖也按此則明季始喫煙正與今鴉片無異

淡婆姑

日本國人賴惟桑春草堂詩鈔有戲詠淡婆姑詩即煙草也恐淡巴菰之名實淡婆姑之誤

風茄

明魏濟嶺南瑣記云于官農部河南司時一日曹事畢遣吏承印還寓途遇一人引去他處飲以酒吏即昏迷若寐及覺印為盜去矣數日捕得盜者訊之云用風茄

修十一

七

為末投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氣盡乃寤問從何得之云此廣西產市之棋盤街醫藥者土人謂之顛茄風猶顛也一名悶陀羅

按此藥今尚有之即小說家所謂蒙汗藥也然可以治喘疾其法用吸煙之筒即襍置煙內吸而食之初試頗有效

蚯蚓為百合

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云余居山中默觀物變如蚯蚓為百合麥之壤為蛾則每見之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球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

按百合人喜食之乃有蚯蚓變者則亦不盡佳品也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隲經宿化為大蝶是蚯蚓能化百合百合花又能化蝶也但未知信否

丁香橄欖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蜀產家君嘗手植其核於小圃再歲而樹壯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菘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穗子也按丁香橄欖今尚珍之吳下以為雋品也乃遷地而成木穗子此不可解擬以

鈔二十二

八

其核試之未知果然否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惟二子生梨餘皆生杜然則植物自能變其種橄欖之為木穗子亦此類耳未必每種皆然也

七十二子譜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廣南有七十二子皆果實也密漬致遠人多不識嘗有類為七十二子譜行於世按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方果實以子名者自二十或云百子或云七十二子然則七十二子未足盡南中果品也

霍去病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引候甯極藥名譜云藿香名霍去病

桃共娘

明魏濬嶺南瑣記云野次四五月間有花絕似桃而開甚盛詢之士人云名桃共娘謂與桃同母也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引粵志云花之以嬭名者有桃金嬭叢生野閒似梅而未微銳似桃而色倍赭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如金粟名桃金嬭粵歌云攜手南山陽采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嬭不知與桃共娘是一是二也

鈔三十一

九

三股梅花剪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張秀才名燧字飲源善蒔花梅樹盆景與姚志同秀才耿天保刺史齊名謂之三股梅花剪

栽樹用蝦蟆車

晉陸翹鄴中記云石虎築華林苑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蟆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四搏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按移栽大樹必須多取其土勿傷其根虎製此車必爲此也然有誤字不得而詳

蘿藦種花法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春花已半開用刀剪下即插之蘿藦上卻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溉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既不傷生意又可得種亦奇法

用鹽插花

癸辛襍識又云凡折花枝槌碎柄用鹽築合實柄下滿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葉按此與前法均未知驗否當試之

六友

宋劉敞蒙川遺稿有六友詩靜友蘭也直友竹也淨友蓮也高友松也節友菊也清友梅也

鈔三十二

十

茶香室叢鈔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麒麟長頸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正統中每宴享廷中陳五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概如羊頗醜非所云麕身鳳肩有許文彩也西騶虞亦與傳記不同

按祝允明野記亦載此麒麟形狀云永樂中外國所獻疑此特異獸非真麒麟也

野記又云先公以己未登第時有貢麟禮闈以命賦亦

鈔二十三

非此類

明萬曆時光山縣產麟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麟詩其序云汝甯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莊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眾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芬都如霞采瀟漫巨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牯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砥麟血澆於舌麟臥微動則見徧體迸射並是紅綠紫光須

火雲霧罩籠風雨大作羣樹鳴吼塵上飛揚雨下如瀑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乳遂不喘息即令馬家橋至磚

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徧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卻方樣漆縫所在並覩現紫色絨毛所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出均乞轉達闕廷按此序乃據當時公牘自來言麟生者未有詳于此也然生而不育生此何為

明史五行志萬曆十三年九月光山牛產一物火光滿地麟甲森然一夕斃即此物也惟史言九月此言二月

鈔二十三

二

未詳孰是此據公牘恐史誤耳

國朝劉廷璣在園稗志云余昔守括蒼兼守杭郡於潘庫中見一草植麒麟皮係牛產于蕭山民家首肖牛小角嶄然徧身鱗甲麟大於錢而色黑尾似團扇小鱗甲砌滿

獅子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引椿園見聞錄云溫都斯坦西域一大回國從葉爾羌西南行百口可到其國西南隅有巨澤圍數千里澤中有山圍逾千里高入雲天或曰人聞第一高山也山產獅子新月皎潔輒負雜於山中

往來時登山絕頂望月垂涎猛飛吞月有飛去八九里十餘里而墜死山谷中者其國人以豢養獅子爲上戶取之法擇炮手之最精者開地爲阱人匿其中遇有負雛來者發炮斃之而取其雛倘一炮不中則拋山裂石人無噍類矣按獅子爲神物乃妄思吞月亦可笑也日本人安積信良齋文略云獅子生子必墜之深谷能出者育之不能出者棄而不顧按此未知所出殆其國相傳之俗語乎

齊希特

國朝張尙瑗石里襍識云崇德二年蒙古貢獸名齊希

鈔二十三

三

特能知人語蓋角端之屬徧示羣臣

按角端能言本於元史耶律楚材傳然考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選上林賦注諸家之說從未有角端能人言之說耶律楚材蓋權詞以對未足爲據也詳見俞樓襍纂壺東漫錄此齊希特當卽元初所見之獸元時不得其名今轉得之矣

又按宋書符瑞志云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此耶律楚材所本也然宋書之說多荒誕不足憑國朝王士禛隴蜀餘聞云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

虎豹山僧恆養之以自衛按此真角端也

剛巴兒

國朝張尙瑗石里襍識云康熙庚午辛未間裴松園爲榮經令蜀撫噶爾圖令覓剛巴兒貽之札云剛巴兒形如貓毛色白有血以四五月閉山雪消時隨流而下若與蛟龍交便化爲龍叩雅逼處西極雪嶺相通得之亟酬所值不損清俸裴乃謀之茶商商云是誠有之但不可限以年歲生涯寒巖壑中稟至陰之精爲烏斯藏所收華人未識其物裴乃宛轉復命于噶而寢之比歲復往謁噶語之云已得之陝西畛中矣

鈔二十三

四

禿墨貳

國朝范昭達從西紀略云抵坤都倫遙見一獸自北而南疾行如飛風沙草石隨之而起鄉導曰此獸名禿墨貳猶華言狃狃也見則多風

抵犄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衛郡王御史惲抵犄贊其辭云郡譙門西下根有石獸左曰抵右曰犄爲狀特異隱其齒而吻張崩其角而顛兀頂髮形委委卷兩膊世傳殷宮中故物自衛縣移置於此贊敘所述形狀與今俗稱石獅子甚肖必是此物大率神羊之流抵典禮切犄

九毀切

又王漁洋山人香祖筆記云狝狝二獸名秉心忠直今承天門內華表頂上者是又衛輝府前亦是此亦蒲罕屬鼠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狝狝

國朝王士禎隴蜀餘聞云狝狝產峨嵎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麗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

獨象

朱彭乘墨客揮犀云漳州多象十數為羣然不為害惟

鈔三十三

五

獨象遇之逐人蹂躪至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眾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羣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犴血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有客自川中來帶有犴血言此獸乃星禽為天上井宿五百年一降於世以濟人其降也必於蜀降之前三日天乃大風振屋拔木為降犴風左右居民知犴必降悉遷避之求鐵工造蓮萼前鏃如橄欖形而窪其中鏃上刻名以記犴降之日形如胡犬有鱗大十倍於象首必朝歲星踳踳不動土人從其後射之矢集於身如蝟三日後乃去遺矢於地各認所

鑄以歸其鏃頭有血一塊大如橄欖可入藥自明洪武時曾一降至今幾四百年藥亦罕有存者或有之寶同和璧矣治一切陰疽發背奏效如神

按自明洪武元年戊申至 國朝光緒癸未五百十六年矣然則犴又將降而胡不聞也余謂淮南子道應篇言散宜生求天下珍怪得元豹黃羆青犴白虎是犴亦珍異之物此殆即犴血耳未必星精下降也

申紅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猴經一名申紅深山羣猴聚處極多每於草間得之色紫黑成塊夾細草屑云是母

鈔三十三

六

猴月水也治乾血勞按申紅之名甚新惜未有其對黑牽牛名黑丑 國朝吳儀洛本草從新引摘元方云雞子青調黑丑塗面上雀斑效又引聖濟總錄云溼熱頭痛黑丑七粒砂仁一粒研末井華水調灌鼻中即愈黑丑二字亦新惜不能創作丑黑以對申紅也

埽雪

國朝孟瑤豐暇筆談云埽雪似貂而小長不及五六寸毛短而勻腹正白雖非珍品然頗輕煖產西北口外凡有貂之地必有埽雪貂之出入以埽雪為前導經過處皆無殘雪故名埽雪云

狐涎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云祥符中汀人王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饑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為脯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類面即照見頭目變為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按此等事亦臨民者所宜知也

黑大蟲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有戰馬號黑大蟲駿異異常再遇

鈔二十三

七

既死其家以鐵繩羈之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為赴敵長嘶奮迅斷繩而出家人命健卒十餘挽之歸好言戒之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吾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長鳴數聲而斃按黑大蟲之名甚新宋史張威傳威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楛號紫大蟲此兩名皆可喜也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按赤將軍之名亦奇

碧雲霞

宋魏泰作碧雲駮一書歷詆朝士託名梅聖俞碧雲駮者馬有旋毛意謂雖貴而不能掩其旋毛之醜也此事

人多知之乃讀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則云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困人供芻粟或少倨則嘶鳴奮躍蹠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據此則碧雲霞又良馬也雖霞駮字異恐即一馬而傳者

鈔二十三

八

異其名魏泰之書非特誣諸賢并誣良馬矣周輝清波雜志云輝嘗得砥礫一篇亦若碧雲駮專暴人之短今人知有碧雲駮不知砥礫矣

狗挽車

癸辛雜識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國城也其地極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行如飛元劉郁西使記云至麻阿中以馬捧拖牀遞舖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

獬豸小狗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萬歷年間神宮監掌印太監杜用養一獬豸小狗最為珍愛東廠李太監訪知之指為違禁欲參奏費千餘金方得免按今北人尚喜畜之俗書作哈以據此當作獬豸然字書無豸字也

畫貓

國朝梁同書貫日齋塗說引魏禧畫貓記云俗傳二危合畫貓鼠輒避去蓋宿與日並直危也此說未知驗否

貓魚

國朝王初桐貓乘引武林市肆記小經紀有貓窩貓魚

鈔二十三

九

又引夢梁錄凡宅舍養貓則每日有人供魚鱸

貓食盆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志云明內官家飼貓之器皿用上號銅質鑄造今宣爐內有貓食盆是也

六技鼠

宋樓鑰攻媿集跋東坡嘯軒詩云易晉卦晉如鼫鼠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考說文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唐本又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

按東坡嘯軒詩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樓氏之意則謂終夕叫者螻蛄也非蚓也此固未易辨然六技之說則甚新是唐本說文與今異也故表而出之

白鼠

唐于述靈異錄云陳大家貧好施有一僧每來求食三載供待如初僧指庭中金櫻樹曰此處造一佛堂當有報應陳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綠其樹陳言於妻子曰眾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掘之得白金五十錠按今人每言白鼠為藏神亦有所本

朱砂鼠

鈔二十三

十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啟中或浴于泉見一鼠躍出純赤長尺餘曰朱砂鼠按白鼠固不易見朱鼠更為難遇矣

鼠婚

日本人原善著先哲叢談云物茂卿博識洽聞無所不知或問曰世有鼠婚之說何謂也茂卿曰事出某年某人所著小說其書所載鼠類眷屬名姓矢口縷縷如注按中國有繪鼠婚為圖畫者小兒嬉戲之物也不圖彼國亦有之物徂徠能言其所出亦奇矣惜所謂小說者不知中國之書邪抑彼國之書也

百被

水經清水篇注云關水又西南逕雒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子曰日被二童二雉也得雉者霸雄者王按史記索隱但言二童子名陳寶無百與被之名且亦但言陳倉人遇二童子不言其人為伯陽也

木戾

宋蔡條鐵樹山叢談云西甌之地春夏閒多有鸚鵡羣飛人或得其雛養視而教諸語言初皆丹喙中變而黑度歲餘乃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號名鸚鵡有喙常黑

鈔二十三

士

而不變此獨雌者號名木戾按今人知有鸚鵡不知有木戾

注輦國鸚鵡

宋劉敞公是集有一詩題云客有遺予注輦國鸚鵡素服黃冠語音甚清慧此國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按此疑即今西洋諸國通中華之始也

粉紅色燕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康熙間吳郡之吉山巷民家巢燕哺三雛一潔白二粉紅色時以為奇

紅唧唧

國朝張尚瑗石里襍識云滇中有紅唧唧鳥毛骨味趾皆丹砂色為人捕得輒撞腦碎而死者屬之愛臍投巖善捕者必制之不得自殺取其腦供繪事圖鳥于屏鄣輒翔而下則軸上無鳥頃復麗其處若真真軟障之奇焉

漠北白

唐段成式肉攬部載漠北白身長且大細斑短脰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按此可與海東青為對矣

火鷄

鈔二十三

士

國朝張元廣危言云康熙十年外國人有以火鷄入貢者舟過閩門出鷄船頭上市人聚觀之形赤色與鷄同飼以火炭如喙米粒

秋風鳥

國朝丁星海湖北詩徵傳略載明人蒙正發秋風鳥詩注云小鳥遇秋風而化出惠州其詩有秋風催水族應候起沈淪之句是亦物理之異者

九頭鳥

明鄺露赤雅云奇鷄十首周公居東惡聞其聲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又云九首者雄鷄猶虺之九首者曰雄

也

按太平廣記禽鳥部引續表錄異云鶴鵠乃鬼車之屬或云九首曾為犬囓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此語至今猶傳亦雅謂是周公使庭氏所射未詳所本又按奇鶴九頭本郭景純江賦而馬氏繹史引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曰鶴也河上之歌云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則又是九尾而非九頭

鵠上梁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崔園妻在家見二鵠構巢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眾悉不見俗言見鵠上梁

鈔二十三

三

必貴按內子姚夫人曾見之亦無他徵

鷹以聯計

太平廣記引冥報記云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又引廣古今五行記云唐則天初京兆人季全聞性好殺戮常養鷹鷄數十聯是唐時畜鷹以聯計殆以一雙為一聯乎

馬以威計

癸辛雜識別集云虜中謂一羴馬為威或三百疋五百疋

薩多羅解豬語

唐高彥休闕史云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能通鳥獸之言一日與小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遇北豕引諸狍而行喀喀有聲一朝士戲曰此豬有語否對曰巨龜願諸雜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喫妳因緩轡以偵果抵木陰踞乳諸子按此與介葛盧之辨牛鳴真天然對偶也

泉州潭水蛟鱷

唐張讀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下有潭水深不可測中有蛟鱷常為人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明旦往視其山推劈石壁數百仞殆盡

鈔二十三

三

俱填其潭潭水流溢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無能知者有客傳其事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鱷之詞按文公驅鱷魚人人知之此事世罕知者

蛇能人言

國朝陳鼎蛇譜云喚人蛇長丈餘至數仞廣西近交趾山中有之伏草莽間遇行旅過輒大呼曰何處來那裏去只此六字甚清楚音同中州不知而誤應之雖去隔

數十里蛇必至至則腥風擁樹排闥而入吞應者去人莫能制也

夜裏叫亦蛇名常至午夜忽大聲呼救命不止者蛇也毋得輕啓戶倉卒出必爲所害交趾邱蟠山中有此蛇肚裏餓亦蛇名色如竹葉長尺許不嚙人不畏人前有兩足見人輒啼曰肚裏餓好事者投以瓜果食物彼即接而啖之可狎而玩也然有毒手近之即浮腫一二日方消以上並見蛇譜譜中異蛇甚多此三種皆能人言者

蛇呼妖妖

鈔二十三

五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蚺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必知其爲蛇相率赴之環而謳歌呼之曰妖妖謂姊也蛇聞歌即俯首按妖俗字徒架反俗呼姊亦或以呼父之姊妹乃蚺蛇亦喜聞是稱奇矣

水獺玉手

國朝孟瑋豐暇筆談云余家舊有水獺玉手一隻治骨綆極效康熙丁亥年忽失之手如鷄卵大色黃白類陳佛手柑而五指與人無異特爪銳而微厚有骨綆者以手搔喉下者三則消矣此手得之甚難必繫大生獺於密室中以魚置其前令稍遠人走避之獺欲食魚甚而

遠不可即則手自口中出人從其後急掣得以刀截其腕脂之然百不能一中也若救而求其手無有矣按此物甚奇未見記載

魚阜隸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鱒魚腰間環有紅鱗一帶者名魚阜隸漁人得此是年鱒魚必多

魚鰕鷄犬

明王士性廣志釋云唐朝每聖誕勅僧放生池放生者爲令其放魚鰕而不放鷄犬者蓋內典六道雞犬等爲定殺業魚鰕等爲不定殺業故也余謂鷄犬宜作鷄豕

爲允

蟹鱧二物

國朝駢菜道人薑露庵禠記云蟹生而母死爭食其肉水族之梟也鱧生而母盲以身飼母水族之烏也按紀文達嘗言蟹受湯鑊之苦比他物尤苦疑業報之最重者今觀此則不足怪矣至鱧爲三厭之一道家忌之觀此則自不宜食若謂其頭戴七星且能禮拜北斗轉失之誕矣

海蜘蛛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

輪文具五色絲如縵組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按蜘蛛絲最黏而韌余幼時曾見人家一蜘蛛網有蛇長二尺許宛轉其中竟不能脫則海中蛛網能制虎豹亦無怪矣

蚊大如蜻蜒

明金幼孜北征錄云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蜒拂面噉拂之不去

隊隊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雲南有小蟲名曰隊隊狀如蠶出必雌雄相隨人得之以賣於富貴家價至四五金

鈔二十三

七

盛以銀匣置枕中則夫妻和好

寒蟬

漢應劭風俗通載太僕杜密譏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寵媚冷澀比如寒蟬按後漢書杜密傳云劉勝位為大夫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與此語句不同蟬與蟬義亦有別

鳴秋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北郊蟋蟀大於他處土人有鳴秋者善豢養識草性著相蟲譜題曰鳴氏純雄秋以此技受知於歙人汪氏遂致富按今江浙間多有養蟋

蟀者而鳴秋之名則久晦矣鳴氏僻姓未詳所出此姓名此名適宜此技亦奇也

治三蟲藥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柏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投以刀圭藥魚吸即死吳江有蛟為害以數刀圭投潭中老鮫死浮於水水蟲莫知數皆藥死按此說未知信否姑記其說

癆蟲

唐段成式異疾志云河南劉崇遠有妹為尼居楚州常

鈔二十三

六

有一客尼寓宿忽病癆瘦甚且死其妹省之眾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蠱入其妹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妹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按此即今俗所謂癆蟲也

蛭蝶詐死

宋王得臣塵史云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蛭蝶怪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詐死以逃生也按此則東坡所賦之黠鼠不足怪矣

茶香室續鈔目錄

卷一

天象八家

佛家紀歲月日夜之異

四種月

長月直日

六十花甲子

稱十年為一旬

古人言後年
來冬與今異

木龍

大餘小餘

望日稱圓日

戊午己未日天必變

梅雨三旬

寒食在冬月

黃明

七夕用六日

乞巧可於十月六七日

續鈔目錄

小年夜

伊犁初一夜見月

除夕見月影

風雨之異

拈字占晴雨

秋雲霽

望夫雲

五雲山僧進雪

藏雪

造雪

稱水

卷二

野狐嶺去天八十里

滇中地勢極高

黃河入暹羅

大理即佛國

岵夷疑即今倭國

俄羅斯古羅利國



六字地名

四山為嶸

卡

土脈橫豎

小島無根

浮田

棍柱

古喇水

盤江

劉李河

五雲谿

罵泉

取第一泉水

仙人塘石壁字

石壁字下移

紅螺玉帶

顧況仙遊記

黃帝殿基

堯行宮行臺

堯廟二松

續鈔目錄

善卷山

丹朱陵

海鹽齊景公廟

范蠡泛湖船

司馬子長墓

青冢無草木

無鹽冢

昭君祖冢

嚴子陵墓

譙周墓

駱賓王墓

丁謂墓

莫愁村

顧野王硯池

流觴曲水

柳書羊茂二臺

韓魏公榮歸堂

白礬樓

儂智高家在大理

蕭后梳妝樓非遊蹟

倪元鎮故居

張王基三異

海忠介石坊

吳中調豐巷

蘇州感勝寺柏堂

三潭印月真蹟

南宋大內有飛來峰

靈隱犬冢

卷三

神禹生日

鸞熊為夏宗伯

歧伯能詩

孔子諱宜改讀期音

子貢至孝

匡人伯氏

百里奚為虞公之族

宛春為廬州人

顏雋由為子路妻兄

閔子或言宿州人

續金目錄

三

王豹非衛人

越象

商瞿上

王子期

孟子生卒

漢高帝生日

公孫宏字次卿

孫堅父名

諸葛孔明封武靈王

任靖

陸法言一名慈

李碣梁浩

武后賜狄仁傑袍金字

韋應物少年無賴

李太白軼事

韓文公逸事

柳子厚軼事

馮宿

裴周南為飲中八仙之一

唐詩人劉方平家世最貴

王定保士論不齒

郭令公之後

小李將軍有二

兩希夷先生

鄭駱駝

韓駱駝

卷四

韓魏公幕客

趙清獻公喜熏衣

儂智高亦科舉之士

蔡京心胸已字

蔡卞為木叉後身

秦檜自詭為諸詎羅轉世

韓王騎驃

張循王老卒

岳忠武明代再轉世

知淡

朱晦庵別號

朱晦庵晬日

續金目錄

四

兩呂東萊

張清割眼

文文山弟

熊飛將軍

張千載

劉榮

黃子久本姓陸

丁鶴年不姓丁

趙廣

沈合馨王無競

宋景濂曾為道士

郭子興本姓陳

馬三

梅梢

劉青田異事

沈萬山

方遜志被誣

程濟

野仙

況太守

海忠介被刺	劉蓮姓笄
嚴世蕃非介漢子	嚴世蕃曾孫
楊慎後身	唐伯虎逸事
阜隸葉雲	五七九
七子八犬	左蘿石之僕
韓默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陸晉	陳士慶
文三郎夫婦	吳龍
卷五	
姐已亦作劉已	魯班婢
續鈔目錄	
秦白起妻	秦邢氏三姑
武陵娘子	楚姑
漢刻美人	莫如
二喬當作二橋	陸遜女
老銀	楊太真妙秦國夫人
翦絲	浣花夫人
黃巢妻	俞大娘航船
劉公主	離非女子
楊六郎夫人	阿毛
陳李常妻柳氏	呂小小

童夫人	張江陵女
夏桂溪蘇夫人	八歲女善棋
<small>季貞一事與薛濤相類</small>	祝月英
柳依依	明霞
明福王童妃	明末江西彭妃
李選侍至康熙尙在	奉聖夫人
黑婢姊	母大蟲
奇男子坊	女雲臺
德人	宋婦女猶削眉
<small>宋時宮中有女冠女尼</small>	明初有女官
續鈔目錄	
女秀才	女童應試
閻秀	齋娘
三婆	婦駟
搭子女	
卷六	
唐人喜聯宗	立孫
稱妻為姊	學生三十二子
外甥與兒姪連名	鵝
機緘	張一飛
舅姑	禁姑舅為婚之誤

慈姑

媳

女婿止稱門人

位尊不執女婿禮

主婚人稱忝眷

男子續娶稱再醮

僧道有妻許人挾詐

子冒父名

老師

大人老爺

鄉會同年會

認後輩為同年

子先成進士

團拜

鄉姪

花友秤友

東西南北四友

元人稱謂

侍長

爵主

續修四庫全書

七

老兒當

老爹

老朝奉

崧郎

牛人牛兵

玉嫵

玉銜

台銜回納

譚談二姓

賀氏本為慶氏

尤姓

僻姓

卷七

有文在手

六十四種惡口

澁河

玉環俞

兩般

逢九為災年

六十六

改變人形

尺餘老人

二歲童子能書

八歲作詩

八歲童子書碑

老人能書小字

以名為字

羯芭崑絃

生日用優人

展生辰

揖有尚左尚右之分

揖為唱喏

起首

不以殘食與人

今人行祭禮

古人書疏皆題後以答

古人浴處挂壺

俗諺

梯己

續修四庫全書

八

地契

艮坤闕絕

填諱

腰頓

打撲

代人食

借眉為喻

鵲露蹄

按龜

以叫子聽訟

青布寫字

選官夢女子

村里返鼓

南季北九

邱的篤

老倒還

黃鐵腳

羊脂玉

陳醋瓶史畫匣

察子

鐵牌道者

鹿齋心食小兒腦

卷八

奉天承運四字

朱書御札

文廟丁祭改用次丁

奏立孟子祠

孟子配享文廟之始

文廟下馬碑始於明

宋無祧廟

唐宋笏制不同

高坐之始

古人不以垂手為敬

陳文恭公不遊御名

忌辰禁嫁喪自雍正始

國忌不行刑

宋賀狀通用語

明代帝王簪翠花

宋玉牒不止載世系

續鈔目錄

九

明代皇太子日課

文華堂武英堂

額外大學士

參知政事高於平章事

四衙門

直殿將軍

書辦之稱明初甚重

禁言官風聞言事

教授兼表奏書啟

京官可便服見外吏

京官服用

里士社士

班朝錄

活字排印邸報始明季

家藏歷朝報狀

印關防條記

木記代印

青面手版

明制官俸有以物折者

明初國子監生之重

唐宋歲漕米數

夏秋二稅

加耗之始

田宅稅契

十二辰堆

卷九

宋時人臣亦稱旨

封贈之典至明始重

命婦追封不稱太

臣下稱崩

明初抑南人重北人

經筵月講

督撫文書不下州縣

明代官府送客乘轎還內

轎馬

宋人書帖猶用竹簡

明代書簡稱呼

楊士奇帖

續鈔目錄

十

東面書正字

申稟

書啟二字

明代避天字

金元字改書

旬呈

今於與

明人押字之式

我字提行

明代紳士謁官長禮

身後請致仕

衰經中行嘉禮

為人後者改其父母之稱

胡致堂不持本生父母服

祭外家

奏補奴隸

明初賭博之禁

黷面

手印

立枷

門杖	絹易首級
代身金人	婦人裸撲
元宮中飲宴之名	明代元宵放燈十夜
明歷與今異	朔六日
八大八小	
卷十	
狀元局	一甲三名
武三頭	榜眼
唐進士有夜試之說	試燭兩條
宋省試期日及額數	宋制進士十人同保
續修四庫全書	
宋初進士稱 等不稱甲	宋時科舉一人 不止作一卷
宋言	聘處士為主試
唐人行卷式	呂文靖試卷
唐進士絲鞭	分場引試
試場塗乙字數	題目示出處
四書題	合題
評駁試錄	明殿試卷十三幅
明初刊刻殿試策	明初策題
萬曆壬子鄉試改期	明制府縣官非 科甲不閱文
知縣充本省同考	回苞字號

殿試進呈不 必定十本	殿試卷末空格如考官數
殿試以書法為重	書進士
儒士觀場	副榜
副榜入翰林	榜後座主長班索賞賜
雷同文中式	籍與人異地
朱氏神童	著粉紅袴赴鹿鳴宴
牛叟先生游泮圖	初舉子
唐諸生課程	三六九文期
進士頭上七尺燄光	獨占龍頭
狀元夫人撒穀	書落字
續修四庫全書	
榜繫干支	明代旗竿之濫且侈
卷十一	
明初翰林不由進士	修撰編修檢討本為史官
翰林院秀才	有文有保
教庶吉士	庶常館課用白摺
庶吉士散館	翰林七科後稱晚生
投帖閣臣稱晚生	庶吉士於庶子稱晚生
論簡帖用白紙	
卷十二	
周易之學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厥包橋柚	白金非銀	織皮	璣組	鴻集	終風且颯	渥丹	竹苞	伯仲填鏡	梧桐生矣	朱子廢詩序有所本	明代儀禮逸經	然稷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橋	孔子過泰山側	湯盤	行怪	春秋推見至隱	末疾有二解	閩閩	春秋時逸事	使民戰栗是哀公語	述而不作二句為彭祖詩	犁牛之子	子路有聞	色勃如也之	糟	明太祖說孟子	馬鄭注老子	楊升庵不讀注疏	論語詩大學詩	卷十三	經史釋音有首	榮陽呂公讀書法	釋末釋之別	李善文選注有數本	警正官	文中子阮翼本不同	左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商隱撰對韻雅	李氏雨花萼集	書敘指南	郎瑛續庚己編	說郭全部	馬氏釋史有改定本	南京景物略	辨鳩錄	勸善書	精騎集	課孫草	太公家教	黃九煙重編百家姓	百家姓	萬字文	洪武通韻	聲音文字統	明行人司藏書最富	麻沙	閩閩淘真	黑白傳	英烈傳	想當然	一捧雪	水滸傳原本	水滸評本	後水滸	西游補	毛西河更正西廂記	儒林外史	卷十四	唐宋七大家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往體詩	杜詩黃知橋柚來之誤	韓翃詩誤	鷲風啜茗時	孟浩然詩失黏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時復立韓碑

韓昌黎擬范蠡書 朱廣平梅花賦非真

宋景文悔其少作 西銘有疵

蘇明允漢高帝論有所本 舉網得魚是鱖魚

注東坡詩斬春士人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閩音押韵 詩用等字

和詩用原韵 徐五詩

吳東里詩 王漁洋秋柳詩

障車文 賦題限韵

明代時文惡習 刻本時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五

八股文限字 臨去秋波制義七篇

吳穀人祭酒試帖詩斥落

卷十五

李斯壽字 衛夫人帖非真蹟

李太白書 張有篆書魏字

米襄陽論題榜字 柳應辰押字

義獻 黃王不分

嬰蘭兩字 寅字音

陪當作備 另當作令

袂當作僕 娜嬾當作琅環

硯映當作細硯 穆護歌當作木瓠

阿字讀仄聲 但字讀平聲

華山之華可讀平聲 忌用哉字

明代制誥用沈體字 姜體書

壹貳叁肆等字唐已然 卮字出古錢

諸暨沈紗二字 靴傘等字

乃宀 人字

作字錯誤 碑有旁注

誤書茄字 側定政宗

書口作厶 正音書院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六

四方之音 三十六字母有誤

卷十六

秦鑄銅人有二 呂保藏

馬伏波射潮 關公殺顏良文醜

三國蜀時斷案文 蜀中寫像

安祿山造像 歐陽詢賺蘭亭

唐明皇自稱鴉 唐時京城築者

王摩詰語 清義何氏碑

南漢劉龔康陵之侈 宋太祖禁夯市

宋高宗論放生 宋高宗初議益堯

宋二后像

辨麥舟助葬事

梁山濼賊

背刺盡忠報國字

大佛頭為賈平章攬精

元朝本非蒙古

明南京大內有宋理宗書額

明初有意都汴

大中

建文復歸事傳聞之異

淨慈舊有建文帝像

明初克蘇州城紀載之異

蘇州三學馬王敬

紅船白船

明熹宗自演戲

東兒

福八

金三

盧舍磨有明太監孫隆像

明代杭州有山東香客

卷十七

續鈔目錄

七

旃檀佛像始末

觀音大士傳

普陀山觀大士現身

換觀音像

龍猛大士

八百羅漢

月中佛是免化身

不動尊佛

更生佛

秋露子

六祖真身

佛圖澄姓溫

三階

略哈和尚

胡僧以畫傳

五書僧

法極

佛印

金碧峰

程明道歎僧家威儀

關士

僧尼受戒

宋時僧牒甚貴

禪家六籍

金剛經偈語異文

共半三十比邱百

轉經

新伊舊伊

淨賄

兄妹共寫法華經

餓口

善男善女有二解

西天僧來東天求佛

僧作制義

神沙門

焚佛骨萬二千斤

卷十八

續鈔目錄

六

施存

絳縣老人

莊君平宋時尚在

徐庶

十二仙

蜀八仙

清甯二百三十一年

仙宗十友

苦竹真人

呂仙自敘

呂真人畫像

呂洞賓封帝君

呂元圭

懶殘至明季猶在

曹休

陳搏與毛女往來

黃子久仙去

觀棋爛柯不止一處

陳籬橋

丈文山遇仙

王赤腿	鍾了翁
張刺達	趙如如
崑崙山中仙人	姚真人
吳彩鸞所寫之書	何仙姑
宋時煉丹	韓凝
壇醮之始	
卷十九	
天門三將軍	東嶽神姓
東嶽五子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
魁星生日	楊升庵更定六神
伍子胥廟	關將軍圖
石上關帝像	關夫子之稱起於明季
馬神	宋李景和殿張巡許遠廟
趙公明	王靈官
岳忠武像	馬當山神
揚州倉聖殿	鄭州藥王廟會
安南祀解縉	苗人祀孔明天子
蒙恬配享孟姜女	寄江伯書
句曲玉印	唐洛鎮行遷救封神
土地堂	蘇郡西天主堂土地

康王廟	白馬將軍祠
范明廟	沈七太保
戚公子	白眉神
攀花五郎	門神之始
禱祿	天上人
黑雲化為人	靈哥
白蓮佛	六賊戲彌陀
狗頭人	小人國人
瘡妃	安濟夫人
凌霄女	茉莉夫人
三姑	秋姑
陳仁嬌	卓影辟邪
石敢當碑始於唐	乾元亨利貞五字破邪術
卷二十	
秦莊襄王鬼乞食	鍾馗圖
蜀孟昶時鍾馗異蹟	陳希夷願
劉叉死後文	賀充
趙文毅為五殿閻羅	盧昭容
錢鶴皋為厲鬼首	慈月宮陳夫人
人死冷熱驗善惡業	追寫真

董槐墓上字	怨碑
神子	影帳畫侍婢蒼頭
故書必毀而後燔	不夢亡者
飲鬼漿	地獄異說
破地獄偈	屍痕不滅
生魂未歸	人化石
籠籠籠籠	避穢呪
卷二十一	
王勃千歲歷	袁天綱爲李淳風師
李龍眠精祿命之學	論命不用生時
續鈔目錄	
相雨書	鴉經
金柯要訣	八五經
五行無絕理	印主吉凶
催生符	醫稱大夫
吳中醫價	種痘
百一方	單方
對脈	古名人皆能畫
古人以畫扇得名	曹樣吳樣
祝培之畫	華光墨梅
臨鏡寫真	畫李白

蝴蝶裝	孫道明
宋時書買陳思	明時刻書工價
茹筆	榜戶
同年	宋已有轎肆
巧人	韓伯通塑像
劉永暉拍文具	國初一技之士
馮巧梁丸	陳飛
風火輪	目連戲
走解	要曲要舞
蘇幕遮	歌謠名目
續鈔目錄	
忘憂清樂集	棋譜
市	蒙古棋
七國象戲局	葉子戲
佛面浮屠	千字文酒令
翻金斗	倡優名班之始
纏頭非獨施於倡伎	肚篋祕訣
卷二十二	
夏禹印	孔子履
平天冠	古衣裳遺制
婦女以著裙爲重	明初衣服制

席帽裁帽

明初禁庶民服靴

蟒衣始於明

裘非臣服

胸背

獭皮飾袖口

履屨

翁鞋

以樹葉為衣

絺紗

絲輿

玉抱肚

被袋

銅帳繡

燭籠

省油燈

燈華

紅羅炭

宮梳

拜匣

續修目錄

壹

臥讀書架

眼鏡

自鳴鐘

芳草鬪鷄缸

圓棋盤

巖石成天然棋局

雲南棋子

琵琶百六十粒

今之簫為古之笛

潞琴

朱紙可兩面書

由拳山藤紙

李廷珪墨

比工作楷

漆沙硯

蔡珪硯

嚴分宜硯

蘇公扇

高則誠拍曲几案

青龍偃月刀

除奸摘佞鐵簡

藜杖

周元通寶錢

萬曆通寶石

國初人不識翡翠

大珠

倭鉛

鍊錫必用芋苳

板兒

錠

金祖銀父母

猛火油為樹津

猛火油得水愈熾

大銃連發

大銅將軍銃

海船用櫓

野狐帆

宋時奉使高麗船名

指南指北針

千里叫

續修目錄

壹

卷二十三

古人室中有竈

儀鸞殿

門內繫鈴

竹室

木牌篷屋

氣樓

看街樓

磬沼

八卦房

鬼背兒

娘娘廳

東不可名園

房錢

楮窗圖

元明果蔬湯食之數

元宵浮圓子

青白團子

臘八麪

長壽麪

淨肉

鑿虛煮羊脾法

南北人食羊不同

杭子

明人以食鷺為重

今人淪茗之法起於明初

整

不知春

碧豎

伎湯廉香

人獲如小兒

葎子必從雀腹中過

蕃薯

曼陀羅酒

喫煙乃佛國舊俗

烏香

卷二十四

續鈔目錄

重

福祿

獅弄毬

獅子畏龍

龍與牛交生麒麟

鄴郡庫中麒麟

瘞麟銘

飛虎

虎兒

貌

鑿齒以惡獸為名

狻食猿猴

砮答

貂

貌

小鹿小白牛

驢牽船

驟生子

引羊

兔

貓眼定時歌

三腳貓

趨鼠

鼠數錢

朱鳥是赤鳳

鷹隼羽文有八卦象

呂四場仙鶴

鵲橋

嶺南有雁始於唐

唐宮鸚武

燕作巢有二說

秋風鳥

鴉

雕軸

漫畫

削垂蓮

脂瓶

白宦鷄

火焙鴨

伊川言龍只是獸

碑碣石跌非鳳最

續鈔目錄

重

龍

石魚

漢泉三魚

蟹蛻

蟹山

天雨蟲

雲蟲

禾蟲

線蟲

疥蟲

蜂分日

綠蠶

唐初蠶種出於山東

蝴蝶占喜

閩年少蟬

除蟲呪

脈望

卷二十五

華山將軍松 上虞縣秦松

柏化石 化金之木

太平花 娑羅樹

佛面竹 竹尊者

笏竹城 倒插竹

種竹法 杜詩種竹之說不可用

種荷花法 木樨異說

左牡丹芍藥 唐宮牡丹花

大牡丹 魏紅

玫瑰 黃中李

續修目錄

香

浪梅 李夢陽桃

樣 大瓠

芋母 新婦橄欖

雲南亦產荔支 荔支亦作欄支

荔支有以人名者 唐貢荔支地

茉莉樹 紅豆開花

虞美人 後姚婆

羞菜 筆蘆

孤薄 太友詩

茶香室續鈔卷一

德清俞樾

天象八家

唐李淳風乙巳占云論天體象者凡有八家一曰渾天
即今所載張衡靈憲是也二曰宣夜絕無師學三曰蓋
天周髀所載四曰軒天姚信所說五曰穹天虞聳所擬
六曰安天虞喜所述七曰方天王充所論八曰四天祜
胡寓言按爾雅釋天篇疏云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
蓋天二曰渾天三曰宣夜四曰昕天五曰穹天六曰安
天無方天四天二家其穹天亦止云虞氏所說不著虞

續鈔一

聳之名此可補邢疏之缺昕天即軒天邢氏已言之矣

佛家紀歲月日夜之異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云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
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
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日極長時晝有十八夜有十二
極短時晝有十二夜有十八春秋分便等按此則佛家
無一日十二時之說

又云依法法師西國傳云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
四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
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白前黑後合為一月六月合

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按此則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與中國同三時六時之說與中國異至日夜八時又與三十須臾之說異矣

續鈔一

二

四種月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云有四種月一者日月二者世閒月三者日月月四者星宿月日月者三十日半世閒月者三十日月月者二十九日加六十二分之三十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分之二十一閏月者從日月世閒月二事中出是名十三月或十三月名一歲是歲三百六十六日周而復始按日月三十日半則十二月爲三百六十六日而世閒月三十日則十二月止三百六十日於是每年餘六日

以是餘日置閏則五年止一閏矣似亦與中國法不同也

長月直日

國朝俞正燮癸巳類稿有長月直日解云唐律斷獄下長孫無忌等疏議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此月日決囚者杖六十明重修會典第一百三十七卷每月禁刑日期亦同今案提謂經佛告提謂歲終三覆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眾用三長月四

續鈔一

五

部案行善惡佛家止三時二三四五爲一時六七八九爲一時十十一十二正爲一時三長爲三末月故計校也十直日則出道家雲笈七籤齋戒云明真科言十直日一日北斗下八日北斗司殺君下十四日太一使者下十五日天官及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下二十三日本乙八神下二十四日北辰下二十八日下太一下二十九日中太一下三十日上太一下周行天下何人善惡唐六典云齋有七名其三曰明真齋此明真法也今佛家引此十日爲準提齋日則後起之談按正五九月唐制斷屠故凡喜慶事皆不得行今不斷屠則無所妨

矣而相仍以此三月為忌月則失其義也至十直日之說知之者少或持準提齋者尙能守之士大夫家不聞此說也

又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說無稽竇華唐書音訓其注高帝紀引智度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子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上任以此耳按如智度論之說則天帝釋每月皆察善惡正五九三月輪直南瞻部洲

續修一

四

耳其餘三洲有直二月六月十月者有直三月七月十一月者有直四月八月十二月者與提謂經三長月之說又不同今人但知有智度論之說不知有提謂經之說

又癸巳類稿引淨度經云所司神明監察一月六齋有六齋日一歲三覆為正月七月十月則與正五九之說又不同

六十花甲子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云趙牧詩手按六十花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見唐詩紀事據此則六十花甲子之說出

來久矣

稱十年為一旬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古人以十日為旬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為旬者惟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於唐中葉也

古人言後年來冬與今異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晉書杜預傳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至計中云若當待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後年謂後一年即明年也與今以明年之後一年為後年者異預傳又言或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所言來冬謂當年之冬其時冬未來先言之即謂之來冬也

續修一

五

木龍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鼓山靈源庵後有石刻楷書二十字云宋道祐木龍春仲望後一日待鶴山韓準登巖崩峯木龍二字甚新當即甲辰歲也

大餘小餘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建陽南城門樓左側有江河樓其下有碑乃乾隆時縣人族紹祖重建樓記也後題皮

申歲春分大餘四小餘一千六百三十五予記杜少陵
唐興縣客館記其末亦云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
餘二千一百八十八仇兆鼈引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
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為大餘日
數也萬分以下為小餘時刻數也此碑蓋乾隆戊申歲
春分後四日十六刻零也然亦好奇之為耳

望日稱圓日

國朝程祖慶吳郡金石目云隆興塔額題記隆興二年
九月圓日圓日月圓之日猶言望日見翻宋本司馬氏
書儀序後署菊月圓日

戊午己未日天必變

元史浩兩鈔摘腴云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
變或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可免

又云雪多作於戊己日嘗考丁亥冬十二月八日己未
雪十八日己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丁戊
己皆雪日也

梅雨三句

宋袁文襄歸閑評云今人謂梅雨為半月以夏至為斷
梅日非也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故東坡詩云三句已
過黃梅雨則梅雨為三十日可知矣

明耶瑛七修類稿云碎金錄云芒種後逢壬久梅夏至
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
未出梅 國朝梁章鉅農候禱占又云芒種後逢壬立
梅夏至逢壬斷梅又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
梅其說愈多不如竟以夏至前後各半月為準也

寒食在冬月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
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按後漢周舉傳云太原舊俗
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
舉為并州刺史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

非賢者之意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
月間也

黃明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譚云吳興風俗清明後一日謂之
黃明鮑西岡鈔令吳興日有詩曰喜見柔桑開雀口清
明明日又黃明又曰冷風疏雨過黃明余按吾邑有此
稱而誤其音為紅明余有詩曰父老釀錢迎綠社兒童
散學過紅明蓋貪紅綠屬對較工耳實則黃明非紅明
也因錄此以訂吾誤

七夕用六日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令甲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想必出於五代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江南李煜以七夕生至期其弟從益自潤州赴賀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間俱化之遂以成俗直至宋消化開始詔更定仍爲七夕然則七夕之用六夕自南唐始

宋張耒柯山集有七月六日二首其第二首云黃昏樓角看新月還是去年牛女時

乞巧可於十月六七日

開元占經引郝萌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按世人於七月七夕乞巧者以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也如郝氏說則女工善惡不主於昏見南方之時而主於晨見東方之時乞巧者當改而爲十月矣

開元占經又引石氏星占云織女與扶筐爲妃荆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之足按今人知織女妹牽牛不知有扶筐之說

小年夜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獄中詩云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注云廿四日俚語謂之小年夜按今兩湖猶然未知江西尙有此稱否

國朝葉名澧橋西襍記云文信國指南錄二十四日詩注小年夜此風始於宋時禁中大中祥符元年以是日爲降聖節聖祖於是日降延恩殿見宋史禮志至乾道時爲小節夜民間謂之交年見乾道歲時記前明沿其俗宣府鎮志是日北人謂之交年是也

伊犁初一夜見月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伊犁較西安地高八百一十

續抄一

九

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日卽見新月余紀事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

除夕見月影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烏江臘月晦日夜水中見圓月影其光不減望日而娑婆樹亦明灼如月中

風雨之異

宋王讜唐語林云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皆以爲常候夫洛陽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西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來交於土中陰陽和則雨成

拈字占晴雨

國朝繆良塗說有拈字占晴雨歌其法信手拈一字以起筆為驗歌云點、晴、豎、雨、蓋、滂、沓、撒、霧、橫、風、雨、不、多、惟、有、絞、絲、連、夜、雨、勾、環、午、後、唱、晴、歌

秋雲雷

國朝憚敬大雲山房禪記云雲收立切雷息入切大雨也今吳以秋雨為秋雲雷廣韻二十八蓋撒撞破壞也又和禪也秋雨細碎有和禪之義疑當作此兩字撒盧合切撞私合切

望夫雲

續鈔一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趙州有洱海土人詣大理府必由之然風波甚惡其海中有望夫雲起則不敢行相傳鎮一孽龍在海中央其雌龍居蒼山每欲相會則蒼山雲起排如階級環二十里至海中而止是日狂風拔本然凝視天上雲未嘗稍轉移真怪事也按事甚怪而望夫雲之名甚新可入詩也

五雲山僧進雪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宋時每臘前僧必奉雪表進黎明入城中寂猶未集蓋其地高寒見雪獨早也

藏雪

宋袁文穢牘閒評云自古藏冰至本朝始藏雪余卿亦能藏雪見說初無甚難藏雪之處亦可藏酒及粗漿桶袖諸果久為寒氣所浸取出光彩燦然而酒尤香冽按今藏冰而不知藏雪此法廢矣

造雪

抱朴子黃白篇云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按抱朴此言因人不信黃金之可作故以此曉之然則以藥作雲雨霜雪在當時固人所共見而共信者矣今西人飲饌喜用雪能以藥作雪供飲饌余嘗

續鈔一

士

食之見滿盛一椀其色則紅或云和以西瓜汁也其氣炯炯然疑若甚熱者少嘗之則其涼沁齒蓋所見非熱氣乃寒氣也當時以為異今乃知中國古有此法魏書西域悅般傳其國有大術者能作霖雨狂風大雪今西人作雪豈悅般之遺術邪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進自云往陰山取之按此亦以藥作之者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恬悅四時冬起雷夏造冰按冰可造則雪亦可造矣

稱水

國朝顧祿情嘉錄云自元旦至十二日備一歲之月以瓶汲水準其輕重重則其月多水輕則旱按此法未知驗否

又引王得臣塵史云江湖間人常於歲時以江水秤元日又秤重則大水按此與前法又異

續鈔一

十一

茶香室續鈔卷二

德清俞樾

野狐嶺去天十八里

明楊慎升庵集云童瑄號玉壺以明天文召入扈從成祖北狩至野狐嶺上有碑識云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

嶺中地勢極高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至定西嶺嶺在白崖西北白崖在大理府之東南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

續鈔二

十一

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搏身離履地自覺憑虛至永昌騰越直入晉漢矣

宋袁文鸞屬閒談云余自幼聞長老言京師地方與泗州塔尖等泗州塔一十三級每級高一丈是京師地形比泗州高十三丈今筆談所載乃云京師之地比泗州高一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其數細計如此按宋都汴梁與泗州不為甚遠而已懸絕如此則嶺中地勢之高固不足怪也

黃河入暹羅

國朝李麟光臺灣雜記云暹羅國民俱造高樓云其地

通黃河四月水至皆黃色玉亦徙居遠山民盡登樓以處牛羊犬豕亦畜於樓上人則乘舟往來蔬薪之屬以小舟貿易夫黃河發源崑崙北行入龍門皆在西徼今又南注於暹羅之域豈其地與星宿海相連而河流出此入海乎抑行於中國者又別一道乎

大理卽佛國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魏峯曰鷄足山曰優婆掬多石室曰玉舍城曰鷲峯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跡也蓋當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轉東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爲蒙

續鈔一

上

氏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然則世所謂佛國者卽在滇南矣

峒夷疑卽今倭國

國朝沈濤銅鬘斗齋隨筆云堯典宅峒夷史記作居郁夷郁岫一聲之轉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見漢書地理志注郁與倭聲亦相近也今倭國在海東或卽古郁夷乎

俄羅斯古羅利國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有一文辨羅利俄羅斯異同云

羅利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利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利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利王名阿修羅欺凌佛并欺凌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皆以羅利名之故有在山羅利有在海羅利有飛天羅利皆假名羅利而於真羅利無與也羅利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邱劄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利閻蓋畧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爲羅利何得謂之定非也

續鈔二

上

阿舍經云昔有貧人渡河爲水所漂殆死得出時有辟支佛詣舍乞食懼喜施竟騰空飛去貧人發願願我後身長大一切深水無過膝者以是因緣爲阿修羅得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膝立于海中身過須彌阿修羅有四種類若于鬼道以護法力成通入空此從卵生鬼趣所攝若于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鄰于日月此從胎出人趣所攝有修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于釋梵四天爭權化身大小隨意能作此因變化而有天趣所攝下劣修羅生大海心且游虛空暮歸水宿此因濕氣而有畜生趣攝按長言之曰阿修羅短言之曰羅利梵音無定耳俞理初謂當佛時羅利王名阿修羅猶未

達其義

國朝陸鳳藻小知錄引起世經云須彌山東大海下有
牌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國土南大海下有踴躍阿修羅
王宮殿西大海下有奢婆羅阿修羅王宮殿北大海下
有羅喉羅阿修羅王宮殿然則凡四方強悍之國佛皆
謂之阿修羅非止一國矣

六字地名

明楊慎升庵集云往年在史館時有湖廣土官水盡源
通塔平長官司進貢蓋六字地名有以列疑為三地名
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一處非三

續鈔二

四

地也

四山為嶮

明葉向高說類云初至嶮縣問嶮字之意一庠生云四
山為嶮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不知
也偶閱蘇州志齊張稷為剡令至嶮亭生子因名嶮字
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按說類為葉向高與林茂槐
共成之書每條必注所出此獨不注殆葉氏自述所見
耳

卡

國朝鈺琇觚賸云粵中多俗字如穩坐為奎音穩人物

之短者為喬音矮人物之瘦小為莠音芒山之巖洞為
瓦音勘水之磯激為泵音聘蓄水之地為沓音甘通水
之道為圳音浸水之曲折為屈音囊路之險隘為卡音
漢按此數字惟卡字今盛行軍興以來抽釐佐餉名其
所曰卡上自 詔書下而章奏無不有此字不知在
國初時猶與瓦泵等同為俗字也

土脈橫豎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土脈有橫豎許穎開田有豎
土者不可稻以其不停水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
此橫土可刷若遇豎土即坍塌矣

續鈔二

三

小島無根

南懷仁坤輿外紀云諸厄利亞國有小島無根因風移
動人弗敢居按此則列子所載殆非寓言

浮田

國朝翟漱芳仰山堂集云由桃花潭上溯二十里而遙
曰考溪俗名黃精鳴蓋由黃山天都峰劈脈至此巒出
黃梅高峯為考溪一方之鎮復分左右兩支其間有田
千畝曰浮田以其土浮水上水沈土下得名其土色黑
性柔厚不過數寸其水有翰墨香深不可計蝦魚畜焉
田無阡陌插竿識之其藝法農兩腋挾竿入水半沈半

浮手翻其土遂以插秧穰亦如之秧下後不須芸草旱
潦皆有收雨少尤豐米色赤性黏有雁來紅鷄冠赤等
名然以他土投此水則沈以此土投他水亦沈相傳舊
爲錢氏居後地陷遂成田按此地當在甯國府涇縣今
未知尙有此田否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廣州新會縣蜆岡以南瀕海
人有蔬圃乃埭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爲大風飄去若浮
筏然番禺嘗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內外
蓋其事也載玉堂閑話按此亦浮田之類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國初范質閒話云廣州番禺縣

續鈔二

木

嘗有部民牒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某處請判
狀往取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
苳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苳相襍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
五尺處可以耕墾或權爲圃夜則被盜者盜至百餘里
外若苳苳之乘流也楊文公談苑云兩浙有葑田蓋湖
上有菱葑所相纏結積久厚至尺餘可植蔬種稻或割
而賣與人乃知葑之爲田爲圃廣浙皆有之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
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葦翹莖撲蕊濯穎散
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拖疑亦此類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葑田江淮以南有之菰葑根相結而
生歲久浮於水上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
其蔓枯時以火燎便可耕種吳闕駟十三州志云百粵
嶺南有駱田駱音架王氏農書架田卽葑田以木縛架
爲曲田浮水面以葑泥附木上而成田其田隨水上下
故南方有盜田之訟也

又楊慎藝林伐山云雲南謂之海葑

混柱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錢唐江錢氏時爲石隄隄外又植
大木十餘行謂之混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混柱

續鈔二

十七

可得良杉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旣而舊木出水皆朽敗
不可用而混柱一空石隄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按混
柱之制今不可復并無知其名者矣

古喇水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大古喇亦稱宣慰不在雲南
六宣慰司中今禁中諸香極重古喇水爲真龍涎之亞
卽其國所產歐陽永叔歸田錄云西南夷法錦有鸞至
中國者其上織梅舜俞春雪詩其地卽古刺亦名古刺
錦殆謂是歟按近時袁子才隨園詩話曾及古刺水而
不知爲何物觀此始明又人知有古刺水不知有古刺

錦今亦未聞有是也

國朝陸祚蕃粵西偶記云古辣泉在永清之墟取以釀酒埋之土中日足取出色淺紅味甘不易敗

盪江

玉篇水部盪字注云屋姑切盪江項羽渡船處也按今人知有烏江不知盪江之名

廣韻十一模烏盪並哀都切盪下注云盤盪旋流也則盪江疑以旋流得名

劉李河

國朝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云琉璃河宋王曾奉使錄

續鈔二

八

作劉李河金史亦同蓋因劉李二姓居之河以是名今訛曰琉璃河按余昔年奉派恭詣 慕陵隨同行

禮曾渡此河有詩存集中不知其為劉李河也

文文山指南後錄有渡琉璃橋詩似此河以琉璃名亦已久矣

五雲谿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谿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豈遊若邪之谿因改為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按五雲谿之名甚新今越人不知有此台矣

又按徐浩語以若邪與勝母並稱正讀于遮切蓋讀如爺也母不可勝父豈可若故易其名漁洋此條殊未達古語矣

王半山詩洲迴藏迷于溪深礙若耶以迷子洲對若耶溪得其義矣楊升庵云迷子洲在建康西南四十里

罵泉

國朝陸祚蕃粵西偶記云泗洲城有罵泉常日無水游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童叫呼罵詈拍手頓足泉即流出游者取酌之甚甘美飲畢即竭

按國朝閔敘粵述云犀泉在縣東北謂富川縣石坎隈丈

續鈔二

九

餘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消酒余疑罵泉亦此類但聞人聲則出耳泉水固不解人語不知罵不罵也乃相沿以惡聲相向遂使泉得罵名冤矣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安平縣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如沸客去則否按此疑亦聞人聲而湧也

取第一泉水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金山郭墓下江心泉為天下第一然有龍窩回流甚急相傳泉為龍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峯閣命寺僧擊四舟相

連若井抵洄流用繩沈錫桶桶上開五眼線繫木屑塞之無令濁水入下沉十數丈到底方拔線提起木屑則真泉入矣三沈其桶江波大作予急回岸烹泉與僧共飲清香透骨非復人閒味越數日復拏舟繫墓畔意欲取水風濤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謂之龍禁信然

仙人塘石壁字

國朝許繼曾東還紀程云未至沅州二里有仙人塘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按此與余叢鈔卷九所載蒼頡二十八字永福仙篆十字皆相類也

續鈔一

十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離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大石似碑長可二丈闊可七尺就山上鑿成上下四旁皆山石也上有楷書四行每行八字筆畫模糊不能盡讀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寶沈此水底此碑乃仙人遺筆有能盡讀碑字則七船浮露以贈曾有人讀至三十字七船之帆檣盡露因二字不能讀復沈水底按此則近於誕妄聊佐笑談耳

石壁字下移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濱二大字數百年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徙

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紅螺玉帶

明陳吳才萬松閣記客言曰畿內有紅螺玉帶二山士夫饒別或賀承恩寵者多以此作詩題曰紅螺春色玉帶生光是也按此卷所紀皆燕京故事今不聞有此語矣

顧況仙遊記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云唐著作顧況仙遊記曰温州人李庭等大厯六年入山斫船迷不知路逢見深水深者東越方言以挂泉為際中有人煙雞犬之候尋聲

續鈔二

十一

渡水忽到一處約在甌閩之間云古莽然之墟者好田泉竹果藥連棟界險三百餘家四面高山迴環深映有象耕雁耘人甚知禮有鳥名鵠飛行如鶴入人社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殺令地震有一老人為眾所伏容貌甚和戇人數百匹布以備寒暑乍見外人亦甚驚異問所從來袁晁賊未平時政何若具以實告因曰願來就居得否云此閒地窄不足以容為致食飲申以主敬既而辦行砍樹記道還家及復前蹤羣山萬首不可尋省按此亦一桃花源矣

黃帝殿基

國朝吳寶崖曠園稜志云涿州涿鹿驛前街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傳為軒轅黃帝建都時舊殿基

堯行宮行臺

太平御覽引宋王韶之始興記云淘水源有堯山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

又初學記引始興記云舍堰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也按此則行臺乃古帝王巡狩所居今仕宦借其名借矣

續鈔二

圭

堯廟二松

國朝吳寶崖曠園稜志云慶都縣北關外有堯廟二古松同根一分三幹一垂五鬣廟有柱銘三皇一本五帝同根八隸字松之形實肖之

善卷山

國朝許纘曾東還紀程云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於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旁有白龍井與山下潭水相通其下為枉渚即楚詞所謂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為善卷先生釣灣其村亦曰善卷村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疇直趨洞庭矣按此

則善卷殆楚人也

丹朱陵

國朝吳寶崖曠園稜志云慶都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錢某啟墓丈餘覆一方石石有小孔如錢大以物投其中則有聲莫測其底既而大雷忽起墓下錢驚怖置鋪止移其石立墓上石側三篆字不可識按墓中置石石側刻字此即志墓之權輿矣

海鹽齊景公廟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云齊景公廟碑在海鹽縣齊景鄉唐正元十四年汝南縣君周氏墓誌銘附於嘉興縣

續鈔二

圭

范蠡泛湖船

東界海鹽縣齊景鄉按海鹽縣乃有齊景公遺蹟亦奇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開河新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金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鴛鴦湖相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

司馬子長墓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比部張蓮峯說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墓北向理不可曉按蘇墓已載於叢

鈔卷十六矣今又得司馬墓事併載之

青冢無草木

國朝宋犂筠廊偶筆云嘉禾曹秋岳先生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冥濛作臙色古云青冢良然墓前石案刻某閼氏之墓為蒙古書按世傳昭君墓草獨青故謂之青冢今觀此則知青冢非以草色見也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陳給事言明妃冢在歸化城南三十里高三十餘丈廣數畝冢前尚存石虎二其色黝黑石獅子一色純白幢一上刻蒙古書豎幡其上冢巔有小方亭中藏畫佛冢傍大柳一株根分為二相距三

續鈔二

古

尺許去地數尺連而為一骨去皮存若香片然按此言明妃冢甚詳而不言遠望冥濛之色則猶未備也

無鹽冢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發之乃古無鹽后陵寢其中珍異最多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為殉其尸得寶玉之氣尚未銷按此則無鹽醜婦明人及見其貌矣

昭君祖冢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自歸州有古松枝碑在高陽鄉朱家村碑在樹上去地十許丈相傳云昭君祖冢碑按昭

君之祖不知何名情未載其文此碑名松枝又在樹上豈即於松枝間刻文字乎

嚴子陵墓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

譙周墓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頻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按譙周之墓至明代尚有靈爽亦可怪矣

駱賓王墓

續鈔二

古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曹某者鑿靛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啟棺見一人衣冠如新曹驚訝隨封以土按千年啟冢衣冠儼然則遁迹為僧之說不足信矣

丁謂墓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江右李劍墟言星子縣有夏憲副應台者以所居隘屋後有古墓欲徙之夜夢一貴人登堂揖曰予宋之丁謂也公宅後墓乃我學祈勿毀副憲驚寤語其子曰丁乃巨奸令其人在尚當殛之況冢乎遂徙之冢有三穴左右俱空中穴一樁如新欲毀之

其子力諫移之高原不逾旬夏病卒按丁謂之墓不應在江西此不可曉也

莫愁村

國朝許纘曾滇行紀程續鈔云漢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嘗被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莫草中莫識其處按此則莫愁乃楚女也

明張萱疑耀云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宋曾三異以石城在楚郢中漢江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

續鈔二

未

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石城即古竟陵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石城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即金陵有莫愁當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顧野王硯池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松江華亭縣亭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尙像野王爲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亦寄也

流觴曲水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襟記云峽江蕭山寺志載蕭子雲舊居有流觴曲水按今人止知蘭亭有流觴曲水不知有此

柳書羊茂二臺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東阿魚山即曹子建聞梵處有墓在焉山上有臺二曰柳書曰羊茂皆傳爲子建讀書處二臺名義不甚可解

按柳書羊茂二臺注皆云見隋碑乃本書卷二十載隋開皇十三年碑但云營墓魚山傍羊茂臺平生遊涉有終焉之所無所謂柳書臺者未詳所據

續鈔二

未

韓魏公榮歸堂

宋強至祠部集有榮歸堂二首注云公以詔語名堂按此詩在韓魏公生日二首之後所謂公即韓魏公也今人知魏公有畫錦堂而榮歸堂之名不著

祠部集又有安正堂二首末云今日正風傳魏國平居詩思亦無邪安正堂亦魏公堂名

白礬樓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樊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按樊樓之名甚著白礬樓之

名則無知者

儂智高冢在大理

國朝陳鼎慎黔紀遊云狄青討儂智高史稱智高遺金龍衣而遁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冢尚存

蕭后梳妝樓非遼蹟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以為遼蕭后梳妝樓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鑄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

續鈔二

太

元世非遼時物矣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略者固公鄉人猶遺此證據何也

倪元鎮故居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梁溪門人秦道然言倪元鎮故居今為祇陀寺在無錫縣東南二十里所謂雲林堂清陽閣故址皆在元鎮之族今為鄉世以貨殖貨雄里中

張王基三異

明劉泌壘起襍事云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豆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為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為

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陝西大賈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椀三異也按其地今稱王廢基絕不聞有此草矣

海忠介石坊

國朝吳寶崖曠園襍志云瓊州海忠介公瑞以直節經濟顯嘉隆開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名處泚然血下拭已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沒已百餘年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亦神奇之至矣

吳中調豐巷

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張芑堂來言宮巷口小塔記其輒悉為人取去有賣磁盃者得其一有隆興二年字驗之乃虞氏婦傅氏妙喜為亡夫資冥福而作其地名條坊巷今譌為調豐矣吳中古刻殊少搨而記之

續鈔二

太

蘇州感勝寺柏堂

國朝沈德潛潛歸愚文鈔樾亭上人傳云婁門感勝寺有千餘年柏久枯萎骨如龍虎狀旁獨秀一枝青青垂二百年有上人廬其下以柏名堂人即以柏堂稱之上人名岑霽字曉初又字樾亭俗朱姓按杭州西湖柏堂人皆知之光緒初蔣公祠落成余於其旁屋書柏堂二字榜以存古蹟至蘇州感勝寺有柏堂知者甚鮮今亦未

知此獨秀之枝尙存否也

三潭印月真蹟

國朝陸次雲湖壖襟記云三潭印月者西湖十景之一嘗披舊圖見繪三小塔懸一月影於中余疑月光所印何獨三潭今塔久廢更無從識潭之所在矣順治壬辰春登教場山絕頂下盼湖中有三大圓暈見於放生池之左側詢之山僧僧曰此所謂三潭印月也因悟印月之說謂其似月而非真月向之畫工大誤矣按此則知三潭印月在放生池之左乃所謂放生池者今亦不能實知其所在而湖壖襟記又有放生池一條云放生池

續修

羊

稱魚樂園又有盧舍庵前深淵一畝為池附庸然則放生池必與盧舍庵相近余所居之俞樓即在盧舍庵之右三潭印月真蹟當近俞樓而彭雪琴尙書所築之退省庵雖名為三潭印月轉非其真矣記於此質之雪翁兩親家效爭墩故事可笑也

南宋大內有飛來峯

元周密乾道起居注云官裏知太上聖意不欲頻出勞人命修內司於北內後苑建造冷泉堂壘巧石為飛來峯開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並如西湖按此知南宋時曾於城中壘石為飛來峯今無復遺迹矣乃有尋常市

伶之家壘石為山亦幾欲與飛來爭勝甚無謂也

靈隱犬冢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太平廣記云靈隱造北高峯塔有寺犬自山下銜磚石至嶺上吻為流血人憐之乃繫磚其背塔成犬斃寺僧葬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志不載此事

續修

羊

德清俞越

神禹生日

國朝鄺滋德越中青梅詞注引會稽志云三月五日常俗傳神禹生日

按東坡上巳游塗山荆山詩可憐淮海人尙記弧矢且自注云淮南人謂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是禹生日有二說

鸞熊爲夏宗伯

明楊慎升庵集云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

續鈔王

伯鸞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鸞熊也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文不知何據按人知鸞熊爲周文王師不知又有此鸞熊

岐伯能詩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孔子諱宜改讀期音

國朝葉名澧橋西襍記云雍正三年上諭孔子諱理應迴避合九卿會議九卿議以凡係姓氏俱加卩爲

邱凡係地名皆改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作正

上諭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卩字是未嘗迴避也此

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卩爲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卩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聖至意謹按加卩作邱至今遵行至讀期音則世無知者宜申明之也

子貢至孝

國朝喬松年羅摩亭札記云任昉王文憲集序山庭異表李善注引論語摘輔象曰子貢山庭斗繞口故子貢至孝經傳無言子貢孝者僅傳斯語

續鈔王

按王文憲集序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於淵角句引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淵此亦異聞然淵是字非名也

匡人伯氏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云論語子畏於匡何晏集解及史記孔子世家皆止云匡人惟說苑韓詩外傳及王肅所造家語以爲匡簡子奪伯氏駢邑三百孔安國注及史記亦止云伯氏齊大夫獨皇侃論語疏以爲伯氏名偃皆當有所本而今無考按國朝程大中著四書逸箋亦未知此二事

百里奚為虞公之族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云南史明僧紹傳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因悟百里奚與虞公本同大宗按孟子但言虞人近人乃推其為虞公之族然其說自謬

宛春為廬州人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傳言執宛春以怒楚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為廬州人不知何據

顏雝由為子路妻兄

國朝劉書年經說云史記言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與孟子不合余謂史公以顏濁鄒為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為一句言雝由為二妻之兄弟也觀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然按依此解之則孟子與史記合且可知彌子之妻子路之妻並顏氏也此說可從

閔子或言宿州人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閔子宿州人州有篤山閔子祠齋孫奉祀

國朝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載先生濟南行記云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閒有閔子寯墓然則閔子之祠不應在宿州也

王豹非衛人

國朝劉書年經說云王豹趙注謂衛之善謳者豈以淇水在衛因處淇而即謂之衛人邪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賣之邱杜注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以時代考之於髡所稱似屬一人意者豹以善謳為景公所嬖悼公立囚而未殺後遂

續鈔三

四

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髡語皆盛誇本國之人如髡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屢一衛人愚按說文謳齊歌也髡言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謂河西之人皆善齊歌則王豹為齊人此亦一證矣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云趙岐孟子注王豹衛之善謳者蓋亦無所據以處於淇故謂之衛人耳今攷淇水自廣宗縣以下已與齊接訥則淇非盡屬衛也左傳哀公六年囚王豹於句賣之邱杜注云景公嬖臣則孟子所云王豹或即此

越象

明楊慎升庵集云王符潛夫論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按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宜則越象當作越蒙

商瞿上

明楊慎升庵集云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攷之路史及輿地記瞿上城在雙流按世知商瞿不知商瞿上且商瞿魯人亦莫知其為蜀人也

王子期

續鈔王

五

明楊慎升庵集云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

孟子生卒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予嘗觀孟氏譜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有自來矣

聽雨紀談又云譜言孟仲子名譽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甯曾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篇乃知孟仲子實孟子之子從學於公孫丑者

漢高帝生日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滁州豐山有漢高帝廟偶讀老學庵筆記見所錄碑陰略云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

公孫宏字次卿

明楊慎升庵集云漢鄒長倩與公孫宏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宏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按鄒長倩書見西京雜記孫堅父名

續鈔王

木

宋韓流澗泉日記云孫堅父名鍾其墳在縣南陽平山高一丈周四十步按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言堅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而不言其父何名此可補史之闕

諸葛孔明封武靈王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襄陽府有唐改封諸葛亮為武靈王廟記注云唐光化五年封諸葛孔明為武靈王今在隆中按孔明身後有武靈王之封世罕知之光化乃唐昭宗年號也

任靖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紀文達師曰右軍禊帖在靖代書蓋靖學書於右軍後大令又學書於靖也事見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啟此事人多不知歷代書家傳記亦佚其名蓋不幸而湮沒耳

按張天如百三名家中陶隱居集無此一條但有云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并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又一啟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几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

續鈔三

七

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眾識頓悟於逸少無復少年之譏按所謂此人者竟不知何人以紀文達語證之殆即任靖歟

梁武帝集有答陶宏景論書書云給事黃門一紙為任靖書

陸法言一名慈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唐藝文志有陸慈切韻五卷疑法言一名慈按陸法言一名慈世未有知者

李璣梁浩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司空圖撰李璣行狀稱美其著

述甚至而惜其焚於賊火無聞於時孫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泊李翱數君子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梁聲采寂寂文章之美理當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歎不獨李璣梁浩而已

武后賜狄仁傑袍金字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新唐書狄仁傑傳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按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昇顯位勵相臣

韋應物少年無賴

續鈔三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按人但知韋應物性高潔不知其少年放恣如此且以少時一字不識之人竟以詩名千古亦可異矣

唐李觀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云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慙之性不圖行絀時禁坐貽伊戚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繫在

此令吏推責反復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云云按此則韋蘇州詩格雖高其人品或可議矣

李太白軼事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昔與蜀中友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親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旬貨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巖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干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為未盡

續鈔三

九

韓文公逸事

唐王彥唐語林云韓愈病將卒名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証人云韓愈癩死也按此亦曾子之意而世罕知者

柳子厚軼事

唐趙璘因話錄云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絕錄用請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馮宿

明張荳疑耀云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按此則當時馮宿必負文名今則誰知宿邪

裴周南為飲中八仙之一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按范碑止五人餘三人不知尙有異同否

續鈔三

十

唐詩人劉方平家世最貴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唐詩人劉方平河南洛陽人家世最貴政會事高祖太宗為洪州大都督贈戶部尚書封渝國公方平子符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龜崇珪等皆仕宦崇珪子岳後唐吏部侍郎贈司徒子溫叟宋初御史中丞子照贊善大夫燧龍圖閣直學士燧嘗獨對明肅太后謂曰知卿名族十餘世欲一見卿家譜恐吾同宗也對曰不敢后數問度不可免因陸對伴為風眩仆而出唐中葉詩人後嗣昌盛者莫如盧綸而方平歷五代迄宋科名德業相繼又為過之按舊唐書高適

傳謂唐詩人達者惟高適此語至今為口實而如劉方平盧綸等之累世貴盛則世未之知也

王定保士論不齒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據言十五卷唐王定保撰定保光化三年進士為吳融子華婿喪亂後入湖南棄其妻弗顧士論不齒按據言一書至今猶為藝林所采掇然莫知王定保之為人也

直齋書錄解題又有廣據言十五卷鄉貢進士何晦撰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鳳臺旅舍癸酉者開寶六年也時江南猶未下晦蓋其國入賦今此書惜不傳

續鈔三

士

矣何晦本作何臨 武英殿本訂正

郭令公之後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為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歷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為承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榮呼亦淺矣

容齋三筆云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益為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蓋自世祿之制廢而士大夫之世守宗祏者固已少矣

按唐人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又張籍法華寺東樓詩云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別汾陽門第在當時已甚蕭條矣此說本姚夫人詳見春在堂隨筆第七

續鈔三

主

小李將軍有二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李昇成都人小字錦奴年纔弱冠志攻山水數年之中創成一家之能每含豪就素必有新奇桃源洞圖武陵溪圖青城山圖峨眉山水圖好事得之為箱篋珍明皇朝有李將軍擅名山水蜀人皆呼昇為小李將軍按宣和畫譜云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乃又有此李昇是有二小李將軍矣

兩希夷先生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華山經云羅隱之新淦玉笥山道士來居華山晉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稍在陳搏之前是五代有兩希夷皆居華山也

按尹焞亦賜號和靖處士是和靖先生亦有一也

鄭駱駝

唐草述兩京新記云懷德坊有富商鄭鳳熾宅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為鄭駱駝其家巨富嘗謁見高祖請市終南山山中每樹口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而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為貴賤之所驚按宋錢希白

續鈔三

三

南部新書云元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此當是一事而傳者或以為鄭駱駝或以為王元寶未知孰是也

韓駱駝

宋司馬溫公涑水記問云韓通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偃號韓駱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按韓瞠眼之名余已記於叢鈔卷二矣韓駱駝之名世亦罕知者故表出之按今人止知有種樹郭橐駝不知有此兩橐駝也

茶香室續鈔卷四

德清俞樾

韓魏公幕客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大名集四十卷簽書樞密魏郡王巖叟彥霖撰韓魏公客也又云強祠部集四十卷三司戶部判官餘杭強至幾聖撰亦韓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

續鈔四

一

四庫全書提要云杭州志稱韓琦出鎮時上奏及他書皆至屬稿琦乞弗散青苗錢神宗閱之曰此必強至之文也因出其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是固琦之忠誠惻怛足以感動人主而至之文章懇摯亦有以助之祠部集有曾子固序云魏公數薦之朝廷以為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

趙清獻公喜熏衣

宋葉夢得避暑錄云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籠為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閒按人知苟令君所至香氣三日不滅不知趙清獻亦爾也

儂智高亦科舉之士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黃巢張元之事人皆知之貴耳

集云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作亂兩廣遂有兩解試攝官之格

蔡京心胸卮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卮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按此與唐李林甫有仙骨事正相類

蔡卞為木叉後身

宋張師正閉窗括異志云蔡元度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為木叉後身云

續鈔四

二

秦檜自詭為諾詎羅轉世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靈峰洞題記殘字下引雁蕩詩話云東甌遺事載秦檜嘗夢至一洞羣僧環坐後經雁山羅漢洞詭云我前夢抵此石室羣僧環坐曰尙憶此否吾瞿然悟身為諾巨羅僧謂吾世緣未了姑去今觀此始知所夢因築了堂為詩以記有欲了世緣那得了句此刻所記曰恍符宿夢日訂出家緣與檜語吻合疑為老秦手筆年月後尙有一行文已磨滅或卽檜姓名為後人所深惡而鑿去之邪按秦長脚此事知者殊少諾詎羅亦作諾詎那雁蕩開山之祖雁蕩志引西域

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卽其入也不謂千載之下乃為秦檜所依託辱矣

韓王騎騾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道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閒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按世傳韓蕲王騎驢事余據齊東野語辨其是騾非驢已載於叢鈔卷三矣讀夷堅志又得此一證

張循王老卒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張循王游後圃見一老卒卧日

續鈔四

三

中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嘉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

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嘆賞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仍爲退卒老於園中按此卒甚奇海外諸國以貿易爲事自古然矣此卒稱大宋回易使而往正合其所尙宜其大有得也若再往仍可得利但其意已倦故不欲耳明三保太監下西洋一事明代豔稱之然彼猶真奉朝命往也若此卒者不更奇乎惜其姓名無考也

岳忠武明代再轉世

續鈔四

四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萬曆中得一碑光澤可照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眾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客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再轉世矣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徐鵬舉者中山武甯王七世孫也

父奎壁夢朱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今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以正德十二年嗣爵享國五十七年然溺愛嬖妾鄭氏棄長子邦瑞弗立言官聚劾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爲守備時值振武營兵變爲亂卒呼爲草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概豈輪迴已久失其故吾邪又聞金陵人云鵬舉治圃白門郊外見一邱立命夷爲平地左右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宋相秦忠獻墓也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真武穆報冤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于江甯鎮已有人記之矣容再詢之

續鈔四

五

知泱

國朝李衛西湖志引氏族大全云有知泱者好直言岳飛待以賓禮飛死上書訟冤秦檜怒送獄殺之按此人此事知者甚鮮宜表出之

朱晦庵別號

國朝鈕樹玉非石日記云又觀宋本朱子易學啟蒙序後題云雲臺真逸據此則朱子有雲臺真逸之號亦人所罕知

朱晦庵晬日

明張萱疑耀云東坡洗兒詩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灾無

難到公卿朱晦庵生其父松於晡日亦作詩行年已合
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
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按坡詩人皆知之朱詩則罕知
者然晦庵竟為大儒非乃父所及料矣

兩呂東萊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東萊集二十卷外集二卷
中書舍人呂本中居仁撰希哲之孫好問之子而祖謙
之伯祖也按今人止知有呂祖謙東萊集四十卷至呂
本中之東萊集則知者罕矣祖謙之弟祖儉等編次其
集乃與伯祖之集同名何也本中尚有紫薇襍說一卷

續鈔四

木

四庫全書著錄又有師友稊志一卷未著錄今並刊
入湖州陸氏叢書

張清割眼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
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
提出眼睛將鋼針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喫了
自後所患眼睛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大醫助
教不理選限按此視割肝割股更奇矣

文文山弟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閩季方至一首云去年我別旋

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
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生不滿五十年三仁生死各
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按此即所謂南枝向暖北枝寒
者也文山以三仁生死為解則亦不甚以弟為非矣

又先母兩國夫人哀辭云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
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兒骨狐死猶應正首邱觀此則知
其弟之降元亦非得已者文山且以歸骨望其弟矣

熊飛將軍

國朝黃子高粵詩蒐逸載宋人李春叟有送熊飛將軍
赴文丞相磨下詩按熊飛將軍惜未知其姓名文山部

續鈔四

七

曲有此人亦宜表出之也

張千載

明楊慎升庵集云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
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
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
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楨文山受刑後即藏
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
拾骨實囊并橫南歸付其家葬之按信國有此死友世
罕知者宜表出之

劉榮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云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僅存一人曰劉榮按劉榮爲文山從者世罕知之又有孫禮文山命其馳歸以文告祖廟以詩別諸本而孫禮竟不曾往則其人不足道也

黃子久本姓陸

國朝黃崇簡冬夜箋記云黃子久姓陸依常熟之黃遂易姓

丁鶴年不姓丁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高士傳爲鶴年作曰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祖苦思丁父職馬祿丁又有從兄曰

續鈔四

九

吉雅謨丁按鶴年不言何姓而自曾祖以下其名末一字皆丁字不知何義世遂以鶴年爲丁姓非也

國朝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有丁鶴年傳集一卷哀思集一卷方外集一卷續集一卷亦誤以鶴年爲丁姓也

趙廣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幾亂真遭亂爲賊脅之作畫不肯從斬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朱南渡士大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廣筆按此與沈石

田僮朱太平可相伯仲而趙廣不爲賊作畫其風節尤足多也

沈含馨王無兢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水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沈含馨書洛陽宮殿榜今書譜不載姓名

又云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兢書

宋景濂曾爲道士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云金華宋景濂先生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

續鈔四

九

官徵之固辭不赴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又云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

按明史宋濂傳但云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不言爲道士

郭子興本姓陳

明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云郭子興本姓陳元末有陳某者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知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郭某命觀其家人悉貴

人命也。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由此女主人曰是乃雙警復問聘者曰人以警弗娶陳曰吾未娶誠能歸之當得貴子主人遂納為婿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按此郭子興實陳姓郭乃外家姓也明史郭子興傳則云父郭公少以日者術遊定遠邑富人有警女無所歸郭公乃娶之生三子子興其仲也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夏原吉以明人紀明事或當有所本乎

馬三

明王達椒宮舊事云皇后馬氏本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忿爭殺人恐犯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挈皇后

續鈔四

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郭子興按明史外戚傳馬公失其名并其行第亦不著此可補史之闕

梅梢

明董穀碧里襟存云梅梢者聖祖高皇帝鑾戰都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為梢子其人梅姓故云時聖祖御舵樓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急徹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目已失明候郊天駕回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皇帝忘梅梢乎上大驚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按明史太祖十六女甯國公主下嫁梅殷成字伯殷汝

南侯思祖從子也又考梅思祖傳思祖夏邑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尋棄福通歸張士誠徐達兵至迎降然則梅梢之說殆不足信

劉青田異事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卧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

續鈔四

連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無可復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開窗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按此事甚怪前一事猶不失為張子房後一事則青田為靈鬼所憑幾成為金聖歎矣

明楊慎升庵集云元至正間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廬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

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祕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按此又一異說也

沈萬山

明孔邇雲蕉館紀談云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

續鈔四

主

產以漁爲生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因撿之不知碗所在但覺前後左右纍纍如石彈乃盡取之有識者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因以富或曰夏日仰臥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襪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言訖不見啟視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旣富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豔冶之花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青木爲之垣外以竹爲屏障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

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襍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累石爲山內爲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區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樓下爲溫室中置一牀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取何不秉燭游之義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朶雲帳後置百講卓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澗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

續鈔四

主

鼠爲褥蜀錦爲衾毳綃爲帳極一時之奢侈按自秉燭軒以下皆制牀之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環是夜萬山得一夢夢一老人謂之曰汝金銀盡是扳環者今當還之山覺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遂收爲子婦并其父母養焉女來後家益殷富旣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鬪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緻號曰賽公橋今在秀水縣平望北境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至後園至探香亭傍有一古梅白萼鮮美娘因脫所著金翡翠衫加于樹上曰香則香矣但少茲艷色耳未幾娘亡後

人見月夜梅底一美人著金翡翠時皆謂麗娘精魄也
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開又作恩鎖臺于冢
上置離思碑于中會稽楊鐵崖所製也太祖既定金陵
欲為建都之地廣其外城府庫虛乏難以成事萬山願
與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心實
不悅也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為心上謂其有謀
心收殺之血出盡白家財入官新婦先卒其牀施周普
寺為觀音牀又金留殿十三隻牀乃萬山之妻所用者
皆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按
沈萬山至今婦豎知名而罕有能詳言其事者此書所

續鈔四

南

述獨詳儻有好事者竟可敷衍成一傳奇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南都沈萬山秀者甚富今會
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
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欲殺之太后苦諫乃得流雲南
其壻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乃點化之
術也詳近峰聞畧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匱四一在節慎庫高
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山家物又光祿寺有鐵力
木酒榨每榨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山家
没人者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女學士沈瓊蓮烏程人世
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
之素得通籍掖廷弟溥官通判是沈萬山之後亦頗有
達人

明劉昌懸筭瑣談云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
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
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按萬四未知何人殆萬三之
弟邪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
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云錦衣玉食

續鈔四

北

非為福檀版金尊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
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按此則沈
萬三之弟所見殊高所謂萬四者未知即此人否
又高氏此條有注云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時郎官秀
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
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按沈
萬三之名熟於人口至萬三秀之名則世罕聞也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客坐新聞云嘉定安亭萬二元
之遺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至京師回二問何所見聞曰
皇帝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

江南富足翁曰高丈五猶擁被二歎曰兆已見矣不去
難將及以其貲付幹僕買舟載妻子泛湖湘而去不一
年江南大族以貲籍沒獨萬二令終萬二又不知何人
也

方遜志被誣

明鄭曉今言云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
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紛飾叩頭乞餘
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修實錄方再三叩頭乞生
者非實事也

程濟

續鈔四

六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
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
司特命宥之此與世所傳建文從亡之程濟未知是一
人否

按明張芹備遺錄載程濟事云洪武間爲四川岳池縣
儒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怡
岳池學事不廢然則程濟從亡之後或仍曳裾王門以
自掩其迹未可知也

野仙

明劉定之否泰錄云元順帝之後世數莫考其君立於

宣宗時者名普花丞相二人曰和甯王阿魯台曰順甯
王脫懽二人死脫懽之子曰野仙悉有二人部屬號爲
太師按明史作也先此作野仙譯音之異知者鮮矣
明皇甫庸近峯記略云英宗土木之變幾不免矣也先
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
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爲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
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按也先之母蘇人亦世
所罕知者

沉太守

續鈔四

七

明楊循吉吳中故事云沉公鍾江西人實姓黃氏蘇州
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公知蘇州有內官請賜敕書
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按
世稱沉公守蘇奉有敕書據此則亦非特敕也

明史本傳則云賜敕以遣之又云鍾之後李從智朱勝
成奉敕從事則是實有敕書矣

史不言其本姓黃然鍾字伯律則疑其名本當作鐘黃
鐘律名其名依姓取義故字伯律也黃沉二字北音本
同改黃爲沉改鐘爲鍾當必有故今不可考矣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鍾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澹
闕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

成均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集事因本府經歷傅得有求不遂因譖於知府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職置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為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固一輕聽躁動人也吳人以其異途健吏能仰豪強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耳按況清天之名至今猶存不知當日乃有此論

海忠介被糾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海忠介一時人望吏科給事中戴鳳翔獨疏參之至發其為南京卿寺時妻妾相爭二人

續鈔四

六

同日自縊又云瑞出京師用夫三十餘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去年差祭海神假稱勅訪民事恐嚇當路直至本鄉雖柴燭亦取足有司擡轎徑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責三十尚不愧悟按以海剛峯之清介而當時猶有此劾沈氏載之轉以為所指皆實事然則是非豈有定邪
野獲編補遺又載房寰疏攻海忠介云居家九竅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今瑞已耄而妻方艾人欲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

介問餅誰與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童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按此即忠介殺女之說所自來也

劉瑾姓箕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劉瑾本姓箕生于馬嵬坡即楊妃葬處也

嚴世蕃非介溪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初聞故老云世蕃非介溪子余未深信及聞趙浚谷中丞為吏部郎中王與齡行狀直云

續鈔四

六

世蕃為螟蛉子則分宜固無後也
又云世蕃肥白如瓠但短而無項善相者云是豬形法當受屠

嚴世蕃曾孫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封贈之制極嚴在嶺外時誥勅濫矣然嚴雲從以瀘從功封伯應贈四代而嚴世蕃其曾祖也所部覈而不子

楊慎後身

國朝陳寅清榴龕隨筆云張文通館於莊氏草稿皆作細楷時子相已死矣張以有明一代理學諸儒無人作

傳故勉應之亦不虞其至是也聞其膝上有淡墨痕成
都楊慎四字按張交通亦死於南潯莊氏私史之獄者
所云子相卽莊延鑑也張交通吳江人名雋著有西廬
詩草豈升庵後身邪

唐伯虎逸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同郡唐寅字子畏嘗記九仙祈夢
夢人示以中呂二子後訪同邑閻老王登於山中見其
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驚曰此吾夢中所
見也謂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
疾作而卒年五十三

續鈔四

阜隸葉雲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
林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同死焉自注云阜隸葉雲
侍者冠玉按王先生卽張蒼水也當時諱之故曰王先
生考觚牘所載從蒼水死者一姓羅一姓楊此乃云葉
雲冠玉知之者罕故表出之一阜隸耳乃得流芳後世
此與桃花扇傳奇所載徐公子之爲阜隸者同一阜隸
而薰蕕異矣

五七九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游七宋九卽梁氏之秦宮霍家

之馮子都也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密者稱兄弟一
二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爲賢弟九之聲勢稍不及七
而能作字頗爲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
寵者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
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精謹爲名不大烜赫耳
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七子八犬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萬曆甲申長安有七子之目萬

續鈔四

圭

歷辛卯長安有八犬之目皆時相入幕之賓也按明史
宰輔年表萬曆十二年甲申首輔爲申時行十九年辛
卯首輔爲許國萬曆時八犬可與天啟時五虎五彪並
傳矣

左蘿石之僕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左蘿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
其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經主喪閣部諸
公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朱敬

韓默

國朝王巖異香集有文適韓君傳云韓君默字文適善

書督師史公可法駐兵揚州謹重國書求法書最善者君名聲絕出督師延致軍門文武咸集君攝衣冠督師以賓禮見君拔筆點畫盡二王眾皆異焉督師欲官之辭去按韓君盡室死揚州之難非徒以書名者其為史閣部書國書惜言之不詳余意必史公上攝政王書也此書為王綱所作余已記於春在堂隨筆今觀此傳則又知此書為韓默所書不可不記也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國朝葉名澧橋西稜記云予得歸文休昌世墨竹卷後有吳梅村跋自署大雲居士又王漁洋號詩亭逸老見

續鈔四

三

程哲所刻蓉槎蠡說序

陸晉

國朝汪曰楨南潯鎮志按語云香祖筆記觚賸聊齋志異等書記吳六奇事大同小異惟吳騫拜經樓詩話據查繼佐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又云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因謂出於傳聞之誤或以其既貴而為之諱皆未可定今考秀水沈起記丐夫陸晉專云武林畏吾寺山門之側有異人焉喜為乞姓名不傳破袋竹筒每挂書

一卷倚徙市門出書朗誦見者笑之東山查伊璜先生曾敘其事云庚午余就秋試寓寺中偶出見丐異之急前揖丐遂抗禮不下曰世無知我公等差可與言余固懇請釋丐而借吾游為之櫛髮濯體解衣飾之問其姓氏家世不答因從同丐者得其故係新安世族陸晉也余同人中董治升頗饒於貲乃迎養晉於治升家強之就童子試得高掇及再試偽赴而野脫主人供奉甚豐終不樂也乃謀於余余曰君家多大紀綱勉集一鄉塾請晉為塾師出入民間可自便晉欣然從之值寒食晉假館事過東山草堂索余詩稿而去至重九余過治

續鈔四

三

升家訪晉治升曰晉昨晨起不告我竟去不取修脯乘其衣履并東山詩稿亦隨之去矣是後西北多事傳聞不一或云自浙而楚而豫而燕出關東遂為濟陽人竟不知所終及東山累於潯案拘繫司寇相傳有於旗員之側白先生冤者以是對簿時筆帖式下階向先生問安先生漠不解何意及留北司火房復有人傳語云公幸無恙前所借詩稿尚在也而晉卒不見東山吳越人皆傳吳潮陽六奇非也起為繼佐門人所記似當得實按吳六奇一事至今豔稱之不知有陸晉之說故詳錄之

陳士慶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陳士慶河南鄧州人學書不成去學百工之技不樂也出游名山人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籜冠羽衣坐石洞中士度跪拜於洞口求神仙之術老人曰若徧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邪士慶跪拜累日一日老人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遂不復饑又累日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汝事也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識之皆禁方也歸至河南巡撫之女鞦韆墜地折足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父母曰兒得毋從賊乎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

續鈔四

書

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末四頁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為張獻忠所虜獻忠性凶殘每以大槌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軍中呼為老神仙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閒定國死隨其養子白某入邊投誠病死按老神仙事他書多有紀之者此有姓名且詳其始末視他書為備故具錄之

文三郎夫婦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米侍講漢雯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

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又云宋中丞牧仲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敘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為誰河也按以此兩夫婦觀之知古來所盛傳梁孟風流未始不可求之今人中矣

吳鼈

國朝熊寶泰藕頤類藁云吳鼈髮工桐城紳潭鎮人余不知其能詩也嘉慶壬戌余在濬縣濬人官貴池者刻其詩以傳始知之詩筆秀詞清老於聲律者余最喜

續鈔四

書

其微軀病轉尊之句改為壓卷而再刻之按刀鐻之工自古有之至本朝功令男子皆髻髮髻髮之工遂徧天下而此中遂有詩人惜未得其遺集而讀之也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米紫來漢雯言知長葛縣時有刺髮侍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寢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時癸丑會試其孟子題為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注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

後亦竟不復至焉按此人更不可測其所學當又在吳
鼈之上矣

續鈔四

天

茶香室續鈔卷五

德清俞樾

姐已亦作黹已

明楊慎升庵外集字說云黹已即姐已引字統云黑而
有黹曰黹按說文黑部黹白而有黑也從黑且聲五原
有莫黹縣今據此說則黹即姐已之本字矣不特得其
字且可想見其容亦奇聞也

史記楚世家有熊渠前漢功臣侯表有侯黹疑皆以容
色名之

魯班姊

續鈔五

國朝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云初五日次上花園河
中石柱林立相傳魯班作橋于此期以鷄未鳴而成其
姊修靜此山勿使弟勞預為鷄鳴遂輟工按魯班有妻
余已載於叢鈔第四卷矣觀此則魯班又有姊也

按明金幼孜北征錄云鷄鳴山西北即渾河有石柱數
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魯般造橋未成而廢
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為遼金時所造者

秦白起妻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耳談云京師顯靈宮道士
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四字按白起妻史傳不載豈坑

降卒之事妻亦豫謀邪

秦邢氏三姑

國朝汪巽東雲開百詠會靈僊祠詩船脣泥首祝邢姑
注云秦邢氏三姑入湖為神伯雲鶴主沅湖仲月華主
柘湖季降聖主澱湖按余於叢鈔已載邢三姑事今得
其名义記之

武陵娘子

國朝許纘曾東還紀程云辰常聞人多尙鬼故祀典所
不載而廟貌翼然者比比皆是如蠡山廟祀越相而山
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大夫之妻載在府乘得非謂蘇

臺歌舞沼吳有功黃金鑄像兼及若邪丰度乎

臺歌舞沼吳有功黃金鑄像兼及若邪丰度乎

楚姑

國朝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云楚姑義帝女也帝為
項羽所弑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
署後山相傳葬處見縣志

漢刻美人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曰忠州有丁房雙闕注云在臨江
縣巴王廟有丁房雙闕對峙廟庭高可二丈上為層觀
飛簷裴裒四旁多刻車馬人物在闕上為雙扉其一扉
微啟有美人出半面而立皆極巧妙其刻漫滅有漢丁

房等字尙可認按漢書多拙此獨巧妙惜未得搨本觀
之也

莫如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孫侍郎退谷先生說昔為祥
符令有人發一古冢乃東漢馬武妾葬處中有石即武
為其妾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
脂粉皆宛然篋底一小銅印鑄妾莫如三字

二喬當作二橋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杜牧之銅雀春深鎖二喬喬字
誤當作橋廣韵喬虜姓前代錄云匈奴貴姓喬氏代為

橋姓出梁國後漢有太尉橋元則喬別是一姓

不得通橋

陸遜女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華亭南橋北一里許有劉曳晨
往田間遙觀一紅裳女子追視無見疑土中有異廟之
下有巨墩如數間屋旁有穴窺之內有石版版上卧銅
履一具前植短碑鐫字十有二曰吳陸公遜第三女王
夫人之墓左列石几俱瓦盆一色如玉其人取歸忽見
紅裳女子先在其室或隱或見隨感疾卒盆為好事者
取去云無他異惟盛水終年不竭而已

老銀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張伯雨句曲外史集外詩有魏國趙夫人管君挽詩落句云千秋鄉中名不滅墓有通兒書老銀自注歐陽率更子通自書母夫人銘夫人諱老銀

楊太真姊秦國夫人

宋王讜唐語林載顏真卿和政公主碑云公主肅宗第二女降于河東柳潭伯姒華陰楊氏太真妃之姊也貴侍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恩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噍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贖男

續鈔五

四

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已子按此太真之姊即秦國夫人也新唐書楊貴妃傳言秦國早死與此碑合通鑑謂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為軍士所殺號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亦死於馬嵬恐非其實至秦國子女皆貴顯亦世所未聞

翦綵

宋王讜唐語林云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為賊所殺必矣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為裴鄭妻者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翦綵者願善承事汝必與一人同

啟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魯公喪歸成遵遺旨啟棺如生按魯公小青衣名翦綵世無知者 國朝陸鳳藻小知錄引明皇十七錄云真卿小鬟曰翦綵童曰銀鹿

浣花夫人

明楊慎升庵集云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日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氏崔甯之妾成都通鑑節度使崔旰入朝陽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甯任氏封夫人按人

續鈔五

五

知四月十九日成都浣花谿有遺頭之寢不知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日也

黃巢妻

朱洪邁容齋二筆云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動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遣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位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按此則黃巢之妻亦一奇女子也惜未詳其姓氏

俞大娘航船

宋王謹唐語林云江湖語曰船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厯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閒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按如此大船古今罕見亦吾宗之勝事矣

劉公主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嘉興東門外十里鄉人治地掘得古墓啟棺一女面貌如生冢中殉葬物甚多有誌銘乃劉智遠公主墓也亟掩之

離非女子

續鈔五

六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故友陸漢東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宮中物有鋹宮人離非女子篆銘

楊六郎夫人

國朝陸祚蕃粵西偶記云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蘭草寄生草葉似建蘭花開赤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蘭其靈蹟也聞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按楊六郎夫人不知誰氏乃有此靈蹟亦奇矣

阿毛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房州有房陵愍說注引皇朝類苑云愍說者不知何人所作云熙甯丙辰襄州通衢一死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旣死陳請本州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于道天平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

陳季常妻柳氏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旣不妨游觀山川

續鈔五

七

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柳氏之妬名固彰著於外云云按柳氏之妬至今婦豎皆能言之然可考者不過東坡忽聞河東獅子吼一詩耳今又得此二簡故錄之爲梨園中添一證據也

呂小小

宋胡舜申已酉避難錄云杭妓呂小小以有罪繫獄其家欲脫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飲因勸酒啟曰某有小事吉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歸

妓後易姓茅按余於叢鈔卷四記韓斬王妻妾有秦國夫人茅氏今得此條知茅夫人實呂小小也因補錄之所謂待制者則舜申之兄舜涉字汝明據其裔孫培輩所撰年譜曾官徽猷閣待制

童夫人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秦會之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不獲府為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事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因嬖人劾繼乃已

張江陵女

續鈔五

八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劉戡之字元定其內子為江陵愛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惟默坐或暗誦經呪問此經何名不對也歸劉數年一日跌坐而化若蜺服者與所天終不講衾稠事竟以童真辭世

夏桂溪蘇夫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夏桂溪以一品六年考滿奏乞封其繼妻蘇氏蓋故事繼妻惟一一人得封而夏所繼張已得封旋歿矣蘇本妾以才色稱為夏所嬖與至是稱再娶蘇氏乞破例賜封上特允之按今鳴鳳記所演尚有蘇夫人而莫知其出身微賤也

野獲編又云夏貴溪長於新聲有白鷗園詞稿豪邁俊爽有辛幼庵劉改之風蘇夫人亦工詩餘更是作家

八歲女善棋

國朝黃子高粵詩蒐逸載宋人劉鎮詩有八歲女善棋一首云慧黠過男子嬌癡語未真無心防敵手有意惱詩人得路逢師笑輸機怕父嗔汝還知世事一局一回新惜未知此女是何名氏也

季貞一與薛濤事相類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嘉靖間常熟沙頭女子季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也抱置膝上令詠燭詩應聲

續鈔五

九

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為春其父推墮地上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死按此與薛濤并梧詩杖迎南北鳥葉送柱來風兩事相類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元末建安暨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識者知其不潔後果然

祝月英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耳談云昌平某家卜牛眠葬母開墳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曰盧孝妻祝氏月英孝聘其姊為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續監英貌

莊性和事舅頗極禮敬女工經史音樂皆能精曉夫婦
倡隨未嘗離捨偶得脾瀉而前勢力者復謀奪英英憤
恚火鬱暴死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
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散衣十九件皆英
手刺花鳥人謂畫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葬至
正二年月日夫廬孝撰按此夫婦亦嘉耦也雖生前不
能偕老而數百年來猶留此數行以存姓氏亦未始非
幸矣

柳依依

國朝女史汪端自然好學齋集有山塘新建柳依依祠

續鈔五

十

詩序云依依字靈和廣陵女子年十六適方氏十八而
寡越三載值乙酉之變被掠不食死乾隆乙巳降叶海
門廳署乞建祠以棲貞魄二詩六詞語極酸楚隨園詩
話載其詩道光乙酉吳中好事者為建祠山塘清節堂
左

按詩有云兩點金焦千里夢傷心更有衛琴娘注云琴
娘與依依同時亦以被掠不辱死

自然好學齋又有虎邱弔劉碧霞墓詩序云吳人為柳
依依建祠翁大人謂碧霞宜附祀碧霞亦廣陵人乾隆
中隨父戍遼東為某貴人愛妾貴人赴江南命掌箋奏

因疑見害歿後降叶賦詩甚夥

明霞

國朝無名氏東軒主人述異記云德清蔡麟武戊午歲
召仙問功名乩動題曰誰云富貴即為良想到癡肥欲
斷腸薄命紅顏今已矣泉臺應愛讀書香又曰生長臨
清十九年偶隨車馬過菴川知心惟有墳頭草月夜臨
風泣杜鵑後書菴溪十景塘明霞題好事者尋至其處
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蓋明季某太守之女死葬
於此詳味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終者也

續鈔五

十

亦止後一章道光中莒上好事者重修明霞墓 先君
子有詩云坡公應悔當年誤未學朝雲到此埋以朝雲
為比正以其為馮司李之妾也乃讀東軒述異記又有
此異說始記於此當更至莒上訪之

明福王童妃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襟記云明季福王童妃一事其母
鄒太妃知之益叔孫穆子之庚宗婦人也曾許之為正
妃即位之後聘郝彪佳女為妃而以童妃為偽其心尚
可問邪太妃寓山陰時有故臣叩其事本末始悉

明末江西彭妃

國朝施可齋閩襟記云明末江西永甯王世子妃彭氏
奉賢人貌美而足寸人稱為彭小廟驍勇多智江西破
率家丁數十來閩寓汀州結叛將范繼辰等聚眾數千
掠甯化歸化等縣勢張甚順治五年為參將王夢煜所
敗被執絞於汀州靈龜廟前從婢二人一金保一魏真
皆未及笄亦善騎射妃死保自剄真竄山谷間十餘日
兵退乃出尋妃與保屍葬之遂去為尼不知所終按此
事明季諸紀載中皆未見故表出之

李選侍至康熙時尚在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光宗朝選侍李氏鼎革後

續鈔五

主

尚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始卒按此人之壽當
在七十外惜未詳其終於何所也

奉聖夫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宣宗乳母李氏穆宗乳母柴氏並
封奉聖夫人按此則明代奉聖夫人非一世止知有熹
宗乳母客氏耳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襟記云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

日封

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為奉聖夫人頂

帽服飾照公夫人按前明奉聖夫人聲勢如此而本

朝奉聖夫人世無知者我朝家法之肅洵超越前代

黑姊妹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學士港西角牆內舊有小樓
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妹者同一子居之按黑姊妹之
名甚新可入詩惜無可對者或曰今彈詞院本並言雷
峯塔為白娘娘葬處不與黑姊妹為西湖一強對乎

母大蟲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
忽有一健婦剽掠譚號母大蟲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
陋雙趺甚纖能於馬上用長鎗橫行三四年按人知有

續鈔五

主

水滸之母大蟲不知有此

奇男子坊

國朝施可齋閩襟記云泉州仁風門外有奇男子坊乃
明萬曆時為施天德妻腹娘貞孝立以婦人而稱此名
亦奇按謂之貞孝疑是未嫁而守義者女而不婦故謂
之奇男子歟

女雲臺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
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襍取古女子婦
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

德人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氏為德人見誥命後無德人之稱

宋婦女猶削眉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按此知宋婦女猶削去眉毛今不然矣

宋時宮中有女冠有尼

宋韓澆澗泉日記云林文節公記禁中帝后及兩宮各有尼并女冠各一人選于諸外內寺年三十以上能法

續鈔五

古

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于上之道佛閣前贊念導上燒香佛道各兩拜又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候上出視朝方退按此亦宋制之可笑者林文節名希字子中

明初有女官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黃女官名阿妹大學士梁儲母黃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時極荷女官鍾愛洪武二十年選入後宮太祖命司寶錫敕命賜名惟德寵眷甚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太后為詩賜之後太夫人命少子參政億主其祀事按明初有女秀才余已載

之叢鈔卷四矣此女官其亦以女秀才選入者邪羅天尺順德人其載此條云出邑志黃阿妹亦必順德人矣梁儲諡文康亦順德人也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凡諸宮女曾受內臣教習讀書通文理者先為女秀才遞陞女史陞宮官以至六局掌印則為清華內職比外廷通顯矣但止六品衙門蓋太監亦止四品此又次之按此則女官之由女秀才而升信矣

女秀才

續鈔五

古

國朝陳懋天啟宮詞注云選高年知書內官教習宮女讀女訓女孝經等書率教者陞女秀才又云凡聖母后妃行禮女秀才為引贊禮官初陞者往往舉止羞澀經年後周旋合度音聲朗然矣按余叢鈔卷四有女秀才一條觀此乃知前明宮中又有就宮女中教習不從民間選取者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嘉靖初年皇后親蠶內賜酒飯以夫人秀才為第一等而供事命婦輩反次之則女秀才極貴近也

女童應試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

來未有女童應試者信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所
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閨秀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閨秀集二卷建安徐氏撰
徐林穉山之從姑祥符勅頭爽之姪孫女嫁荆蒼祝璣
接近世凡婦女能詩者皆名之曰閨秀本此

齋娘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武韋
英獻以宰相女助執豆饋之齋娘

已婆

續修五

未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每季精養奶口四十名養之內
名曰奶婆民間婦有精通方脈者由各衙門選取著名
籍以待詔名曰醫婆就收生婆中預選名籍在官以待
內庭召用如選女用以辨別妍強可否如選奶口用以
等第乳汁厚薄名曰穩婆按今惟穩婆之名猶在人口

婦媿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米元章書史云每歲荒及節迫往
往使老婦媿攜書畫出售婦媿即今之賣婆

搭子女

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

子為好也陋者謂之七謂女子少不成女也按搭子
為好也當作搭子女為好也寫者奪女字耳好字女旁
子也故謂搭子女此宋時市語今不復聞

續修五

未

茶香室續鈔卷六

德清俞樾

唐人喜聯宗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近俗喜聯宗此風大盛於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為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為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為姪婿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為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為妻姪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組織無非嫡親骨肉真異事也

宋王謙唐語林云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是日

續鈔六

自狀元以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按此即蒿庵閒話所本

立孫

國朝徐乾學憺園集有立孫議其畧云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為孫或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嗣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盍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為嗣乎子曰不然自夫子

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明矣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勿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為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晉書荀顛傳顛無子以從孫徽嗣荀氏穎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為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為人後者之文以為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為

續鈔六

二

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按議禮者每謂無子不得立孫今讀此議則知本朝大儒有行之者矣

按先生與李霖瞻書云猶子衍生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為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為殤兒之後所抱者即世樞也先生本立為殤子詒穀之後不知憺園何以又有此議豈以詒穀四歲而殤與其為殤立後不如竟云以從孫為先生後乎然何以處衍生也

又按世樞後更名宏佐年十三補松江府庠生年未二

十病療卒是世樞雖為先生後仍早世而元和顧廣圻家藏先生著書目錄有跋云歲丙子不肖衍生於舊篋中檢得此本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丁亥為康熙四十六年距先生之歿二十六年矣是終為先生後者衍生也並見 國朝張穆所著亭林先生年譜

稱妻為姊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王大令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借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按此則帖所稱姊

續鈔六

三

者即謂其妻

孿生三十二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大父為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家有三十二兒問有姬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天折者按 國朝楮人獲堅瓠集引近事存疑載康熙中江南某府吏鄭某十八歲娶妻一年一胎子皆雙生年三十六歲有子三十六人合此兩事觀之真可謂無獨必有偶也

國朝李佐賢吾廬筆談云直隸地方有三十六郎莊忘其姓但傳云某家同胞兄弟十六產皆孿生俱育按此

又一事

一吏生三十二子事近人鹽官吳熾昌著客窗閒話又以為是其鄉人陳體齋中丞用敷撫皖時事人謂之象棋子未知即此一事而傳者各異歟抑或天下事竟有相同者也

外甥與兒姪連名

唐王彥唐語林云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按此可見甥舅之重但外者對內而言甥本無內何外之有而唐人已自有外甥之名何也

續鈔六

四

鵝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王大令鵝還慰姊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即逸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愚謂此名鵝者豈其姊之子歟

機緞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閩縣林文安公建屋梁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詈之女曰閣老尙書不此中出邪公異其語召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子者盍書數字為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

男是爲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絳緞至今尙藏其家按文安公名瀚前明時以大司馬改南冢宰子庭楫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機子熾大宗伯煙大司空一門五尙書可謂盛矣此女之語今俗行彈詞中有襲用之者不知其爲林氏事也

張一飛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張老卒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與爾夫婦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甲乃

續鈔六

五

據有張業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券呈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甲仍前赴證奉使諭云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尙敢有其業邪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按此與宋張乖崖斷富民財子七婿三事相類然張老之用心較彼富民更曲矣

舅姑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卽姑故曰舅姑按此則舅姑之稱起於中表爲婚者也然所引春秋傳未詳所本

禁姑舅爲婚之誤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爲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子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爲如表叔娶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閭之制按此條則宋制禁姑舅兩姨姊妹爲婚乃指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而言於己並尊屬也後世不察至并中表兄弟姊妹而一例禁之殊失律意宜此禁之終於不行也

續鈔六

六

慈姑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自兩晉六朝以來國家凡有慶典及大赦皆列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諸名目並在錫賚之例惟宋書孝武大明六年大赦錫賚又增入慈姑一條殊為創舉

按宋書孝武紀大明六年大赦天下孝子順孫義夫悌弟賜爵一級慈姑節婦及孤老六疾賜帛五匹穀十斛

媳
宋劉跋學易集穆府君墓志銘云女嫁唐誦我姑之媳來齒諸婦世我菴食是子婦為媳宋人已然矣然禮部韻畧二十四職猶無媳字

續鈔六

七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王彥輔塵史云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亦然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按此知宋時先有息婦之稱而後有媳婦之稱古人稱子為息息婦者子婦也於理可通作媳則誤矣室婦之稱今不聞也

女婿止稱門人

明朱國棟湧幢小品云黃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狀出其手其自謂止稱門人

按李漢昌黎先生集序亦止稱門人文云先生破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後且親李漢亦昌黎之女婿也

位尊不執女婿禮

明沈德符清權堂稞著云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為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

主婚人稱忝眷

國朝錢大昕恆官錄云水東日記載南宋景定中鄭氏婚書主婚人稱忝眷下署街名

男子續娶稱再醮

國朝程祖慶吳郡金石目云宋通判趙公壙志初娶

續鈔六

八

管氏再醮錢氏攷禮記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又說文云醮冠娶禮祭則男子重婚為再醮於義合

僧道有妻許人挾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弇州紀洪武中有詔凡火居道士許人挾詐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死勿論正統間有僧夜入姦婦家評事王亮引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毆辱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按此二例皆可笑

子冒父名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云蕭山王大令輝祖為同

姓名錄言明人劉江父子同名見明史劉榮傳按明史劉榮傳云劉榮宿遷人初冒父名江從魏國公徐達戰灰山黑松林爲總旗給事燕邸成祖深器之永樂十七年封廣甯伯子世券始更名榮明年卒是榮一生全冒父名及更名榮不久卽死以子而冒父之名終身是亦可謂民彝大泯亂者矣

老師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京師稱謂極尊者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其厚之甚者稱夫子

續鈔六

九

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按老師之稱至今循之老先生之稱絕矣老翁之稱亦未聞也

觚不觚錄又云二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按此知明人以老先生爲極尊之稱故稱按院曰先生大人蓋降於撫臺也其後老先生之稱不行并先生大人之稱亦不行遂以大人爲尊稱矣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舉子於鄉會試主考分考殿試讀卷官可自稱門生而未嘗以師稱之湯養仍集於主考但稱舉主某公可見濫稱老師萬歷中年後之末俗也

大人老爺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首領官由科貢出身者稱堂上官但曰大人惟吏員出身有老爺之稱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大父從四川少參服闋謁補時江陵公新得國先大父隨眾謁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夫出應曰某是也江陵因再揖更無

續鈔六

十

他語而別不知何從見知而有此問近聞之藩臬諸公政府欵洽深談呼公呼丈者多矣不聞有大人之稱是明時已以稱大人爲重也

鄉會同年會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諸處士大夫同鄉曲并同路者其在朝及在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按此卽今同鄉同年團拜之濫觴也

宋崔與之清獻公集有一詩題云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尙書率同年團拜於西湖因爲游湖之集

認後輩爲同年

國朝董含葦鄉齋筆云唐與公先生昌世家世閱閱為吾郡冠天啟辛酉登賢書乙丑成進士時年八十有六復屆辛酉賓興先生尚善飯筋力強健飲酒劇談邀新孝廉講年誼投謁者稱年晚生先生悉以年弟刺答之按是時尚未有重赴鹿鳴筵宴例然前後同年則已有之矣

子先成進士不認父同年

明沈德符清權堂稌著云董龍山道醅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為乃翁訶責勉強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

續鈔六

士

皆窒礙難行者按此乃明代士大夫之陋習其父同年自應稱年姪何窒礙之有

團拜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引朱子語類云團拜須打團拜若分行對拜則有拜不著處按此知宋時已有團拜之禮正與今同

鄉姪

國朝葉名禮橋西襟記云宋鄧氏肅耕欄文集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自稱鄉姪鄧某

花友稱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佛氏有花友稱友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稱者視物為低昂也按此語不知出何經典

東西南北四友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吾鄉康熙間李東門太學噉萬西郭刺史承勳鄭南谿明經性謝北溟茂才緒章各以詩鳴號為四友頃讀嘉禾錢警石學博甘泉鄉人集中有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稱柳東與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三君為道義之友與吾鄉諸先輩事前後相符可云巧合

元人稱謂

續鈔六

士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宋存理鐵網珊瑚錄貞溪諸名勝詞翰皆元時筆札也其紙尾署名有云晚契生紫陽方回頓首拜有云眷生張端莊肅奉書有云友生王逢頓首再拜有云臨川晚學生邴堅肅呈有云鄉末惟善上有云友弟錢應庚再拜有云眷晚生邴亨貞頓首九拜有云契弟邴亨貞再拜有云友弟亨貞書有云東郭姻末錢抱素稽首拜呈今友生友弟之稱惟以施之門下士而契生契弟絕無稱者愚按此則可見元人署名格式今人於書札有稱肅稱呈稱上者蓋亦有所本惟九拜及稽首拜今皆不用也

侍長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侍長之號今各藩府之女俱有此稱云尊其為侍妾之長也乃至支庶猥賤不膺封號且恣為非禮者亦例受此呼其辱朱邸極矣荆釵記中有怕觸突侍長之語則此號相傳亦非一日

爵主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按今彈詞演義中猶有此稱

老兒當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

續鈔六

吉

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其後又有金剛老兒當其人皆用事大璫則不得其解矣

老爹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座右編云江右萬拙庵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世俗子為官稱其父為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庵不敢當老爹故不應觀此知明人老爹之稱正自不輕也

老朝奉

宋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者詩則世俗朝奉

之稱亦有所本

崽郎

宋王謙唐語林云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崽郎 武英殿木案語云崽字字書無之疑誤余按當是崽字水經注弱年崽子是其義矣

牛人牛兵

明李光壁守汴日志云齊承差家牛人王才醉後向火延燒草屋三間斬以徇注云汴人謂佃戶為牛人又云巡撫發硃帖令黃推官速撥牛兵三百赴援注云牛兵即牛人

續鈔六

吉

玉嫵

明楊慎升庵外集有玉眷一條云眷一作嫵徐悻尺牘玉嫵尊稱均慶按漢書樊噲傳誅諸呂嫵屬是眷屬古稱嫵屬然則玉嫵猶今俗稱寶眷矣

玉銜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廣福寺石塔殘刻云男女弟子捨錢玉銜按玉銜猶今人書台銜也此刻在宋皇祐甲午年宋人已有此等俗稱矣

台銜回納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穎王時封

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云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穎王名謹封名乃親書按今時上司於所屬官必還其手版讀此知宋時親王於從官亦如此由來久矣

譚談二姓

唐趙璘因話錄云武宗皇帝廟諱其偏旁言之談字已改為譚姓又改為澹按廣韵譚姓漢有河南尹譚閔談姓晉有征東將軍談巴則談譚自是二姓乃唐世有以避諱改談為譚者此二姓又通矣

續鈔六

圭

賀氏本為慶氏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賀鑄方回自言外監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今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及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未知其說何所據也

按廣韵三十八箇賀姓出會稽河南二望本齊之公族慶封之後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為賀氏據此則賀氏之本為慶氏自是有據但舊說以為慶封之後而方回以為慶忌之後二說不同則有姬姜二姓之別矣又以鏡湖為本慶湖然則賀知章之賜鏡湖正還其故物

矣

萬曆杭州府志云慶忌宅在錢唐門外宋豐儲倉其故基也前有池相傳為慶忌磨劍處今慶忌塔尙存據此則浙中本有慶忌遺迹方回所言必有所自矣

尤姓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王審知據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見梁谿漫錄按沈字從宀不從尤沈去水則為宀矣今之尤姓宀乎尤乎廣韵十八尤云又姓出姓苑則古自有尤姓

僻姓

續鈔六

圭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正字通四字下注又姓宋有四象慶元中知汀州府此可補漁洋池北偶談稀姓之缺然汀州府志無之閩縣有斬姓可與漁洋所記絞姓作對尤奇

又云子館建安有船戶江西人驚姓投狀皆疑龔姓之誤予記五代史漢隱帝時有驚脫恐非誤也後訛其人堅言是驚從龍從鳥先世自山西榆林遷江西建昌非龔姓

茶香室續鈔卷七

有文在手

德清俞樾

明張萱疑耀云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為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荊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脈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

續鈔七

一

六十四種惡口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麗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謫語謔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

語非法語自讚歎語說他過語說三寶語按所列止五十二種疑有闕文諸語亦不盡可解然自讚歎語說他過語皆人所易犯者佛氏垂戒固甚切矣乃至高語低語惱語喜語無一而非口業噫可畏也人知兩舌惡罵妄言綺語為口惡之四不知有此故表出之

澁河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合驛馬澁河之目人多不曉澁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渚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其

續鈔七

二

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人馬馳車應時皆沒澁字書亦作埜埜深泥也術書有澁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按廣韻五十九鑑埜深泥也蒲鑑切澁上同集韻埜埜薄鑑切泥渚也沈氏謂澁亦作埜信矣澁河之義正謂如行泥渚中初非不可解但以六書言之澁字應從並聲不知何以與埜為一字耳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澁白衡切又音沼行渚中也祿前一辰為驛祿後一辰為澁

玉環俞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

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祕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密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卽玉環也

面般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吳中人呼人面四周爲面般如淳漢書注般讀如面般之般則方俗語亦有本按今俗語云面盤子

逢九爲災年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今人逢九云是年必多災殃此

續鈔七

三

說原本於靈樞其言曰凡人最患年忌由九而推之年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故人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爲十六歲再加九歲爲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九爲老陽陽極必變此皆人生之大忌云云以七歲爲始非若今人竟以九積算也按此則知所忌者仍是七而非九蓋二十五歲二與五卽七也三十四歲三與四卽七也推之至六十一歲其數悉符故自六十一歲以後卽不復忌蓋并二數不復成七矣今人逢九則忌之知其忌而不知其所以忌也

六十六

宋王明清揮塵錄云本朝名公多忌於六十六按今人以六十六爲厄年亦有本

改變人形

唐李元獨異志云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廊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讎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勸加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過其居命酒偶酌乃曰前月爲君所勸因被重刑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命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惟貯酒數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

續鈔七

四

饑食其糟渴飲其汁幾一月乃出之使人感額按振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示之發卒討尋盡得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按此則酒氣熏蒸可以變易人形世間果有此術則亡命之凶人稽誅之元惡皆可以易刑自脫矣故記其事亦臨民者所宜知也

尺餘老人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錢希白洞微志載鷄窠老人事嘗以爲怪聞會稽季通判本云嘉靖甲午在寶慶時有事

於所屬新甯縣未至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架一
度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聲啾啾
如燕子語乃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矣能言元朝事日
不食或進一盃水而已據此與鷄窠老人相符而實有
矣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贛州僧普瑞附舟過池州聞岸上
人相呼參祖燒香瑞往隨之見有屋三間堂內飾小室
如人家供佛處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絕
小以縣衣衾擁下體惟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
有笑容撮髭作小包蘸酒實二老口亦伸舌舐之不知

續鈔七

五

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杳此二老為村祖云

二歲童子能書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萬曆甲午順德縣李氏生子
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
按廣東召見之抱膝上令寫字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
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按二歲能
書而其長亦未聞以書名則後說信矣

八歲作詩

明張萱疑耀云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
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刪

去不收集中

八歲童子書碑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
甚平有雁回人遠碑為南雄府界從此入粵碑為山東
八歲兒朱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

老人能書小字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翁覃溪每歲元旦必用西瓜
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
年七十後猶能書天下太平云又云翁氏家事略記載
英和按云先生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壺

續鈔七

六

七字則尤為神技矣

紀聞又引賈氏郡齋筆乘記富陽董文恭公晚歲每元
日朝賀歸第坐廳事於脂麻一粒上莊書天下太平四
字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南翔有寓僧虛舟者金華
人有一瓜仁乃象牙琢成一面畫十八學士琴有絃棋
局有路有子筆筒中有筆案上有卷人俱並肩而立人
皆著色第無眉目耳一面寫七言一絕旁有年月下云
七十二翁祝培之戲寫又有二圖章一圓一方按此真
不知如何作且亦不知如何能看矣

以名爲字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爲字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廖德徵字德徵此後始罕見按日知錄有字同其名一條不知明代尙有此風也

羯芭崑綬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各藩府請名禮部儀制司官製名以賜有令人捧腹絕倒者因見宋人亦有寓謔於宗室賜名如士羯士芭士崑士綬以此四字與揭起棍尿同音也刻薄無禮古今同然矣

續鈔七

七

生日用優人

國朝黃宗羲思舊錄云何棟如字天玉故與馮應京先生講學遇其壽日亦用優人謂余曰余不似念臺先生擔版子勿訝也

思舊錄又云范景文字質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故知節義一途非拘謹小儒所能盡也

展生辰

國朝張穆所撰閻潛邱年譜載生日展期啓云憶先君子六十初度時妻喪已除而予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

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頽顛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乎明年八月魏叔子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按潛邱之父卽牛叟先生也其母丁孺人於康熙十三年卒至十五年爲牛叟六十生日故展至十六年以待潛邱之除母喪也其後潛邱年六十時仰述先事亦展一年故有此啟以告姻友

續鈔七

八

往年余老友吳平齋六十生日而尙居其母夫人憂諸同人於次年補祝焉余爲序曰古人紀年之法必踰歲復及所生之日而後增一年是以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凡七十四年矣而曰七十三者蓋老人生於夏正月甲子朔在周正爲三月甲子朔至魯襄三十年三月癸亥始足七十四年而此則二月癸未也未足者四十日故尙稱七十三年也然則以古人紀年之法論之君今年六十一乃眞六十也稱慶不亦可乎余此義殊勝於大易貞元之說惜潛邱不得而聞之也

揖有尚左尚右之分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按此禮今所不講亦不知何謂尚左何謂尚右也

揖為唱喏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揖相傳曰唱喏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宋人記虜廷事實云虜揖不作聲名曰啞揖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按玉篇言部喏人者切又如酌切敬言然則古人之揖必言喏以致敬果如何燕泉之說邪今則無不啞揖者矣

續鈔七

九

起首

國朝虞兆隆天香樓偶得云太祝九拜一曰稽首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首者陳眉公妮古錄云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蓋即稽首也

不以殘食與人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著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曰不欲以殘食與人食也按此事情不言出何書以帝王之尊猶且如此況吾儕乎

今人行祭禮

國朝葉名澧橋西襟記云故禮部尚書汪公巽泉守和言動悉遵禮法每食必置菜羹於坐隅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揖然後坐

古人書疏皆題後以答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古人往來書疏例皆題其末以答惟遇佳書心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柬為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

續鈔七

十

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按今人於東帖亦必還之猶古人遺意

又云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挾為便也按此則知今人所用名片始明季也

古人浴處挂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今所在浴處必挂壺于門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乃知俱俗所為亦有所本按此知古人浴處挂壺今無是風矣

俗諺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

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
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為興哥諱惱躁以
謝竈為謝歡喜按快兒抹布之稱至今猶然餘則無聞
矣謝歡喜之稱尤奇

梯已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汴人語如藏物於內不為外用或
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已後閱遼史梯里已官名掌皇族
之政教以宗姓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
親疏也或即梯已之意歟梯里已但呼梯已二合音也

地契

續鈔七

七

國朝韓崇寶鐵齋金石文跋尾載宋紹定六年陳孺人
地契云大宋國江都縣太平鄉北里方陵前墾居住宋
故陳氏二孺人今將錢財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貫就皇
天父后土母三十八將靈祇等眾買得丁地墳山即日
錢財天地神明交過口足見人東王公西王母保人張
陸李庭書契人石功曹度書契人金主簿度書契人壽
萬年執書契人入黃泉急急如律令按宋周密癸辛禱
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宋書用錢九
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又引續夷堅志謂唐時已
有此事而葉奕苞金石錄補載明萬曆間會稽掘得晉

太康瓦券則晉時已有之矣但太康券云直錢四百萬
非如唐宋之必用九數也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徐德寶
造墓告神文宋寶慶二年所刻與陳孺人地契略同其
文亦云用九萬九千九百九十文兼五色綵幣買地一
段蓋此兩石刻並在理宗時相距不遠也余因此地契
有見人東王公西王母等語尤為怪誕故錄之以為談
助壽萬年入黃泉皆屬名則石功曹金主簿必非真有
其人惟張陸李庭則不可曉

良坤闊絕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入止都門既良坤之闊絕注

續鈔七

七

引韋蘇州訓李儋詩都城二十里居在良與坤按此蓋
謂一居西南一居東北也而詩文中罕有用者

墳諱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林伯驥墳志孤哀子輅泣血
誌國學生徐鼎墳諱又程祖慶吳郡金石目黃州判官
魏公墳志子汝礪撰并書親末進士張一新墳諱按林
志在宋嘉定丙子魏志在嘉定庚申余作小繁露據唐
徐浩碑表姪張叔平題諱謂今人書墳諱非古然宋人
已如此書矣
又按親末之名亦奇殆謂親戚中之卑幼者也

腰頓

國朝查慎行得樹樓雜鈔云腰頓二字見於宋趙彥衛御纂行程記即今驛遞之腰站

打揲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打揲字趙參政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皆使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邪

代人食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六研齋三筆載元僧覺隱語覺隱喫飯埵仙亦飽有時埵仙飯覺隱亦飽蓋寓言也然

續鈔七

圭

方士實有此術叔祖季木吏部家有一客往往代人食其人亦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洩溺亦如之

借眉為喻

宋王謙唐語林云願况從辟與府公相失指出幕况曰某夢口與鼻爭高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鑒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即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公悟其譏待之如初接近世有以眉譏人之無用者即本此意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陳仲醇別號眉公人稱其新然國初詩人楊孟載名基者吳縣人已號眉庵謂如人眉在面雖不可少而實無用仲醇意亦取此

鵲露蹄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張右史明道襟志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語也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衝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鵲露蹄乃作鵲露蹄何邪按方言俗語固無一定然此三字則甚新

續鈔七

甫

按龜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注云靈樞經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

以叫子聽訟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瘡者為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中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伸此亦可記也
國朝無名氏調變類編云病瘡者試取叫子使類子作

聲習久自依稀可辨

青布寫字

明張萱疑耀云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謂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按此解青紙詔未知是否但青布寫文字則當時士人實有其法不知所用何藥今無聞矣

選官夢女子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邑進士梁學源筆談云秋七月寓天津衛盧署中夢美女三人首戴大帽如禦雪狀

續鈔七

五

云妾鄱陽君三姊妹也其一持一福字贈余覺而異之越十月掣選多江西缺友人曰江西有三安其安福乎既而果然按此事與太平廣記引前宜錄載張宣夢女子稱有十一口遂補湖州安吉縣後又夢前女子稱惟三口遂得杭州臨安縣其事相類古今事果有相似者乎

又按張宣事亦見於夷堅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譏洪氏急於成書妄人取廣記中舊事投之亦不復刪潤余於夷堅志未見其全有無勦襲未之考也惟此一事則信爲廣記中舊事矣

村里返鼓

明楊慎升庵集云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返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返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返曲名村里返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返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南季北亢

國朝王友亮雙佩齋集記季亢二家事云 國初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泰興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

續鈔七

去

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爲複道每夕行振六十人蓄伶甚眾又有女樂二部服飾皆值巨萬亢氏先世得李闖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兩他舉稱是按兩家巨富如此今殆無知者矣

國朝厲鶚樊榭山房集書項生事云項生故吳產曾耕江淮大吏某家樂部令習長生殿新聲爲楊玉環几飾歌舞具金縉錦翠珠璫犀珀刻意精麗至玉環縵後明皇泣玉環像則令好手雕沈水香肖項生像傳以粉黛飾之如生後大吏竟以賄收項生流落鸞歌以食按此

知當時長生殿盛行海內不獨亢氏一家之窮極奢侈也

邱的篤

國朝王通蚰庵瑣語云明萬曆中天甯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贈貽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邱某者形體侏儒人稱之爲邱的篤利其贈金備禮往弔自後民家昏喪必往賀弔廉恥掃地丐者不如邱死後傳其衣鉢者皆故家子弟潦倒無聊之徒民間遇此輩輒稱之爲邱的篤云

老倒還

續鈔七

七

宋上官融友會談叢云故滄州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爲時所鄙其長子簪以信之故不敢自尊但於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兼與契券爲約其詞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按今世不肖子弟往往有此不謂其亦有故事也

黃鐵腳

明楊循吉蓬軒吳記云黃鐵腳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貫肆各與黃戲曰必竊若壺肆主挈壺置臥榻前比曉失壺黃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豬鬃繫繫竿端從竅引竿納囊于壺噓氣漲囊而升之故得壺也按

此事余幼聞鄰媪言之不知其出於此

羊脂玉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武宗南幸至楊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上悅其白皙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玉

陳醋瓶史畫匣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二程遺書一條云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爲醋瓶畫匣者鮮矣

察子

續鈔七

六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唐高駉在淮南用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獵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此其始也按今無此名矣宋朱翌荷覺寮雜記云京師以探刺者爲覷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人覷步安得夜開沽酒戶是唐時又有覷步之名惟所引二語未知所出

鐵牌道者

宋張耒柯山集有贈鐵牌道者詩云微官待旦亦朝天賴爾絕勝鐘鼓傳舉世昏冥竟難警憐君常負五更眠按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每日交四更庵舍行者頭陀打

鐵版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余已載入叢鈔卷十矣讀此詩乃知北宋汴梁已有此俗也

鹿盡心食小兒腦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挾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甚眾而病不減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真方士於法按此與叢鈔二十一卷所載林千之食地鷄地鴨相類士大夫而至於食人皆怪事也

續鈔七

充

茶香室續鈔卷八

奉天承運四字

德清俞樾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太祖奉天二字千古獨見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圭上鏤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誥勅命中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按此條論奉天殿名而及之是知奉天承運四字至今循用實始於明初也

朱書御札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羣臣

續鈔八

一

則用朱書御札今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按此則御筆用朱自唐已然矣

文廟丁祭改用次丁

明祝允明野記云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奏立孟子祠

宋韓沈澗泉日記云崇甯間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按此說未詳不知當時所奏立者止在鄒縣那抑徧及天下也

武英殿本有案語云宋史禮志崇甯中封孟軻鄒國公

又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少異
今按鄒縣孟廟中尙存樂正子塑像而公孫丑萬章均無之

孟子配享文廟之始

宋王明清熙豐日曆云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並以究鄒二公配享下太常寺看詳孟子知道固當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不

續鈔八

二

必皆用同時之人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堯國公之次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堯國公按孟子配享之議發自陸長愈宜表出之
按宋朱翌猗寮雜記云孟子配享始於元祐元年而考之宋史哲宗紀書辛酉詔顏子孟子配享孔子廟庭尙在元豐八年未改元元祐也則熙豐日曆所紀自是當時之實朱氏誤以爲是哲宗元祐元年失之矣惟顏子配享不始於宋考新唐志禮樂志武德二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貞觀二年房元齡朱子齊建言釋

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然則顏子之配久矣宋哲宗紀顏子二字當爲衍文也

文廟下馬碑始於明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今府州縣學宮前有二石碑鐫文武軍民人等至此下馬其制實始於明成化時麟遊人虎臣所奏見明史列傳五十二高瑤傳末按明史高瑤傳云又有虎臣者麟遊人成化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之不言立碑然必始於此則無疑也

續鈔八

三

宋無祧廟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夢梁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十三室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通爲十四室皆正中蓋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有論及者自注云十三室者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甯宗各一室也又引咸淳臨安志太廟自太祖至理宗凡十四室
按親盡則祧古制也然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廟制各有等差故天子亦不得私其所親而違天下之公制所謂以義斷恩也自世祿廢而士大夫之廟制終不可行於

是聽其自為祠堂其有講牒可考者往往祀至數十世而漫無限制舉世不以為非獨於天子之尊仍限七廟之數豈理也乎宋制雖非古然有宋一代大儒踵起亦無以是為言者古今異宜或不能盡拘古制乎

唐宋笏制不同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稌記云畫墁錄唐笏短厚不屈故可以擊人今笏雖段公亦無能為也是笏至宋始薄而屈

按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是兩頭與中間但有廣狹之分而不屈也聶氏三

續鈔八

四

禮圖繪笏形微屈不合古制然聶氏乃宋初人則笏之屈恐唐之季世已然矣

高坐之始

晉陳壽益都耆舊傳云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為從事設單席於地按此刺史坐高牀當是高坐之權輿也

古人不以垂手為敬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今胥吏之承官長輿儻之侍主人每見必解袖垂手以示敬畏此中外南北通例而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敬斜為隸人

呵之曰岳某叉手正立悚然聽命是知古以叉手為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今之垂手者倨也按曲禮云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是古人以拱手為敬即後世之叉手也唐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文公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臥慮夢寢中見先靈也是此禮自三代以至唐宋不變何以明人乃以垂手為敬而至今循之余疑此或元人以北俗變中原之舊乎

國朝杭世駿理安寺志載迦陵禪師規約站須雙足齊並不得八字參差雙手垂下不許叉手此亦可見古今之異宜矣

續鈔八

五

陳文恭公不避

御名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稌記云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改用宏字恭避御名前此敷歷數十年一切摺奏書名均與御名上一字同

愚謂 御名無不避之理前此敷歷數十年當已改

寫宏字惟部冊尚未追改至授東閣大學士始請將部冊改作宏字耳

忌辰禁嫁娶自雍正始

國朝葉名禮橋西稌記云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

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忌辰婚娶為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今時憲書於忌辰不載宜嫁娶字

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永為定式

世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禁刑之令弛矣按作樂既有禁則嫁娶自不得行矣

國忌不行刑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刑統載唐太和七年勅準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

續鈔八

六

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管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按此知今制 國忌日不行刑蓋猶沿唐制也

宋賀狀通用語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云應時納祐與國同休蓋本於首何充賀正表云伏惟陛下應乾納祐與天同休按宋時賀狀已有此等通用語無怪今人之陳言滿幅矣

明代帝王簪翠花

明張萱疑耀云今制冕旒綴以珠寶不用翠福府舉烟余見王簪翠花兩枝頗以為疑及詢諸內侍云朝廷嘗簪之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子游都下見中官輩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面及頸以表晬穆意其言或不妄按此則知明帝皆簪翠花傅粉抑何可笑

宋玉牒不止載世系

明張萱疑耀云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

續鈔八

七

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

明代皇太子日課

明黃佐翰林記載東宮出閣講學每日講讀儀云一每日早朝退後 太子出閣陞座侍班侍講讀官入侍叩頭禮畢分班向東西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向前伴讀十數徧退復原班次讀經或讀史則西班侍讀官向前伴讀亦如之一每日巳時皇太子陞座畢侍班內侍展書先講早所讀四書則東班侍講官進講一徧退復原班次講早所讀經史則西班侍講官進

講亦然講畢內侍收書訖侍書官向前侍習寫字寫畢各官叩頭而退一午膳後從容遊息或習騎射一每日晚讀本日所授書各數遍一凡讀書三百後一溫溫書日免授新書一凡寫字春夏秋月每日寫一百字冬月每日寫五十字一凡遇朔望節假及大雨雪隆冬盛暑暫停講讀按此日課之法不疏不密不知何人所定頗可法也

文華堂武英堂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書案大門

續鈔八

八

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人張唯王輝李端張紳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鞋二十三日山東解額內選進士五名王璉張鳳任敬陳敏馬亮召見賦詩授官亦如之唯等入堂中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宋濂桂彥昂等與焉濂等雖司啟迪願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車駕

應制被顧問未嘗異也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有君無臣令人感歎按文華堂武英堂當即文華殿武英殿所自始其初止堂名後尊為殿耳禁中肄業諸生乃庶吉士之濫觴明史太祖記洪武六年二月乙未諭暫罷科舉察舉賢才即此事也其事亦見明史宋濂傳

額外大學士

國朝葉名澧橋西稜記云雍正七年授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為額外大學士即今之協辦也又云順治五年定內三院滿洲大學士為一品漢大學士以五品兼漢尚書為二品十五年改殿閣名滿洲大學士一品漢大學士仍以五品兼銜為二品康熙九年定滿漢大學士俱正二品兼尚書銜其時尚書亦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為正一品尚書為從一品乾隆五十八年

續鈔八

九

上諭大學士職居正一品無庸兼從一品銜按自明初罷中書省而其後有殿閣大學士之設官止五品權重秩卑殊不相稱至本朝釐定乃始秩然矣

參知政事高於平章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

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為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其知政事耳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特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為之副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數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於平章事後遂沿習莫能改按此亦今人所罕知今世協辦大學士咸以參知政事擬之若依唐制則正是同平章事耳

續鈔八

四衙門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為四衙門以其極清華之選也按今制則以翰詹科道為四衙門與明代異

直殿將軍

明沈文聖君初政記云尹堅洪武中以勇力為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到山莫能控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鞍勒按小說書每有直殿將軍之名明初乃真有之然於明史無考也

明史職官志云校尉力士僉民開批丁為之校尉專掌擊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隸錦衣衛力士專領金鼓旗幟隨駕出入及守衛四門隸旗手衛按尹堅當即力士也

明祝允明野記云今朝制選將軍謂直殿者號身力相應以長八尺所可以木架高八尺選者據五十勛輒行殿廷二匝為合格

書辦之稱明初甚重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文華殿其地最為親切非如武英殿為襟流窟穴其中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

續鈔八

十一

墨如宣德年間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沈粲已官右春坊右庶子尚結銜文華殿書辦正德嘉靖間周憲疇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尚書談相亦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侍郎俱稱文華殿書辦至制勅詰勅兩房今為閣臣掾屬然其銜自云文淵閣書辦或云內閣書辦專隨輔臣出入一切條旨答揭俱得預聞揆地亦開奇以耳目與玉堂稱察案非文華諸人所敢望又何論武英諸君自此遂諱稱書辦改署其銜為辦事

又云書辦為筦文書者通稱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其次則曰辦事至效勞者亦稱供事以自

別於書辦兩殿官亦因而效顰焉而書辦之名遂專屬於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按此知書辦之稱在明代甚重即今日軍機章京及內閣中書等官也乃萬厯以後屬之胥吏至今日而州縣之吏亦襲此稱矣

禁言官風聞言事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吾鄉艾大司寇元徵為總憲時疏請禁言官風聞言事人或咎之近遂有疏請復風聞之例者不知乃唐武氏所搆非故事也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此風聞言事之始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偶讀東阿于文定公筆塵載此一

續鈔八

主

則錄之當知請禁之非過而請復者之失考也接近世以風聞言事為言官之職不復知有此等議論矣又按梁書天監二年詔曰成務宏風肅厲內外實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情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然則風聞言事自古有之非始武后時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甯使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為政然則風聞言事似非令典

教授兼表奏書啟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啟委教

授因而餽以錢酒予為福州但為張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賤啟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鄒忠公為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前輩風節可畏如此按教授兼州郡書啟此制似可行於今然觀鄒忠公事則知宋時學校官固重於今也

宋吳會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是此

續鈔八

主

事政和閒有禁也

京官可使服見外吏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京官可使服以見外吏惟部郎及尤散接見巡撫藩伯憲長資深望重者必官服耳或假歸或致仕在途俱可以便服接品官外吏雖藩伯二品之尊則以官服來者必以官服接之雖生儒服巾衫見者亦必然

京官歲用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

金蓋贊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
饋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與人比舊往往數倍
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何以教廉按此知明代京官
一歲所用與今時亦略相等

里士社士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洪武十九年命有司撫問高
年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
賜爵社士按里士社士之名於古未聞洪武以後亦不
復賜

明祝允明野記云洪武十九年六月二日詔賜耆老粟

續鈔八

南

帛京師應天府民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
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
以上賜爵鄉士按此所記較詳蓋里士鄉士之爵天下
皆有之非專賜應天鳳陽二府也此二府年例較寬耳
社士鄉士之異則未知孰是疑亦以鄉士爲允

班朝錄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紹熙四年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
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按此卽今爵秩全
函所自倣惟止言朝士疑外吏不載也

活字排印即報始明季

國朝張穆亭林先生年譜引先生與公肅甥書云憶昔
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家藏歷朝報狀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熙甯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
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
日甲子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卽取以進蓋公家
自祖宗朝至熙甯中報狀皆全也按此真可謂世家矣
報狀卽今邸鈔也

印關防條記

續鈔八

北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本朝印記凡爲祖宗朝額設者俱
方印而未入流則用條記其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治
事卽督撫大臣及總鎮大帥亦然按此三者與今制同
惟條記之名今作鈐記

木記代印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
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朱記用代行移新舊
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按今世有職守而無印者率以
木記代之本此

青面手版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外大父為山東憲使投書於同年太倉相公書銜而下仍年眷弟今則蠅頭細書青面手版無有敢及年字者矣按此知今世所用手版沿明制也

明制官俸有以物折者

明黃瑜雙槐雙鈔云成化五年御史李瑒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繪布之衣袍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久腐壞將歸於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藏吏檢會與僧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

續鈔八

末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嚴氏被籍書畫之屬入內府者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即唐宋名蹟亦然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

明初國子監生之重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祖宗以來最重國學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按國學生銓選與進

士等而舉人欲入國學者尚待精選是明初國子監生之重如此

雙槐歲鈔又云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僕隸人甚輕之成化已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按此援例入監之始當時已甚輕之矣今人但知納粟之說不知當日又有上馬之例也

唐宋歲漕米數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一百四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

續鈔八

末

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按我朝定額漕入約四百萬石視唐過之視宋不及然道光時已無全入者近時陳康祺著郎潛紀聞詳載其數

夏秋二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夏秋二稅起催以六月十一日王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乃知本朝循用周制加耗之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猶行之所謂加耗者此也
梁書張率傳云在新安遺家僅載米三十石還吳旣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問據此則雀鼠耗之說自古有之故唐明宗加耗亦循其名也

田宅稅契

續鈔八

末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惟謹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按今田宅稅契皆買者獨輸與宋制同而晉宋舊制乃使買者賣者並出賣者且多於買者不可解也至奴婢馬牛等類宋時猶著之令甲今則否矣

十二辰堆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

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卽審所創十二辰堆卽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

續鈔八

七

茶香室續鈔卷九

德清俞樾

宋時人臣亦稱旨

宋袁文襄廟間評云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其次曰教旨按日知錄有上下通稱一條未及此

封贈之典至明始重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本朝封贈三代一如昆爵教孝之典可

續鈔九

謂大備矣

命婦追封不稱太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睢陽徐度卻掃編云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歿並祭於夫若加以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名義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除去太字按今制婦人因子孫受封夫在舅姑在並不稱太制更善矣

臣下稱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唐王守琦墓志大中二載退歸私第因寢疾崩於歲十二月十五日臣下稱崩古人之無忌諱如此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孫楚王驃騎誅奄忽登遐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不謂唐人之文猶有於臣下稱崩者

明初抑南人重北人

明彭時筆記云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

續鈔九

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是日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按此乃天順間事其時重北人而抑南人如此且以語音為主宜乎南人之難其選矣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託之空言而已蓋六科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宇按此知明制選近侍官必取語音也

唐銓選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謂言辭

辨正三日書謂書法道美四曰判謂文理優長則以體貌言辭選士唐制已然矣

國朝潘永因宋稗類鈔云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內中一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按此則抑遏南人自宋已然古云立賢無方未識何以重北輕南也

經筵月講

明黃佐翰林記云會典載月講常儀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御案如前儀至

續鈔九

三

期候上御文華殿侍衛侍儀執事進講賜宴禮同但各官止行叩頭禮按明制經筵有月講有日講今月講之名知者罕矣

督撫文書不下州縣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都御史巡撫地方止行司道轉下府州縣無徑下府之理天啟間貴州安酋之亂川湖雲貴總督一差使至衡州催餉郡守以不行藩司而徑下府杖其人而驅之

明代官府送客乘轎還內

明楊慎升庵集云人主宮闈深遠輿輦不爲過今之官

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迴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按此可見明士大夫之驕惰矣然今人亦無送至中門之事蓋敵體之客皆於大堂降輿也

轎馬

宋徐度卻掃編云輔臣典藩諸使相訪者將起客使牽馬就廳主命索轎再三乃敢登轎

宋人書帖猶用竹簡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

續鈔九

四

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洩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版牌其後又通謂之簡版于涪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按此知南宋初士大夫書翰猶用竹簡也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此亦古人染翰不盡用紙之證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老學庵筆記紹興初百官

相見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今手本式是也曹武惠平江南還閣門進榜子云奉旨江南公幹還意古者書皆卷子五代時有葉子則榜子即今摺子也故可以白事後遂以書相見姓名按憚氏之意謂榜子即葉子之類而歐陽公歸田錄云葉子似今策子則南宋初所用榜子即簡版之異名也曹武惠所進榜子或如今制之綠頭籤乎

明代書簡稱呼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方韓都憲之莅兩廣其威張甚所得書簡大

續鈔九

五

司馬王公稱竝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已閣下太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溥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卻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按府縣官與總督巡撫書止稱侍生鄉生此明代風氣之古然百拜字則又今所絕無矣釋名云畫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遠其

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按此漢時名刺之制不知所謂引筆如畫者其式如何

楊士奇帖

明張萱疑耀云余嘗見楊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筋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副啟今用副啟聞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正也

續鈔九

六

東面書正字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於東面皆書正字雖甚不雅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屬紅紙帖其上閒書啟字而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為避江陵諱也按東面書正字至今猶然殆江陵沒後旋復其舊也

申稟

宋李之彥東谷所見云有官君子趨事長官則有狀申劄申如申縣申州申監司申朝省之類吾輩尋常書問何必用申字又有所謂加拜申稟尤為可笑按今官場

中用申字稟字乃宋代相承之例

古人用稟字有稟受之義無稟白之義後漢吳漢傳裨將虜掠不相承稟稟與承連文稟亦承也晉書王渾王濬傳論上稟廟堂此亦言承稟也推而上之偽古文尙書之臣下罔攸稟命左氏傳之稟命則不威皆是此義蓋稟承上命而非稟白下情均非近世用稟字之證

書啟二字

唐温大雅創業起居注云帝自手疏與突厥書仍命封題署云某啟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啟為書帝曰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

續鈔九

七

人之上且啟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尙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恡按此知古人已以啟字為重矣

昌黎集惟上鄭尙書相公上留守鄭相公兩篇稱啟其文首云愈啟餘如上宰相亦止稱書似書與啟其用有別也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白堂公事取覆宰執也稟臺公事取覆御史也覆宰執謂之白覆御史謂之稟是稟輕於白今稟啟並用而白則否矣

明時避天字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

皆作奠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有管窺霄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

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者悉命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字為稱者竊慮一當禁約依奏是以天字為名宋時固有禁矣乃并行文禁用天字何也

金元字改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國初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民間恨蒙古不欲書其國

續鈔九

八

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曾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后翰墨皆然

旬呈

國朝輝敬大雲山房襟記云程史王濶溪在貶所太守不禮至不免旬呈旬呈今畫卯也

今於與

國朝程晚驚喜集云功令領狀保結皆有今於與三字今於字屬上與字屬下而另行空白不得其解有老吏曰雍正朝 憲廟閱卷嫌其冗贅以硃筆抹之因遵為定式抹處用空白今於字止與字起則硃筆所未抹者

也

明人押字之式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朝押字之製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義凡釋褐入官者皆於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師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區都事名致遠新會人舉于鄉明末為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惟區家晏然有得其花押者持至門室內病人立起家走求都事門熟于要津自宮府大僚牀竈衙署皆都事花押矣

續鈔九

九

我字提行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參軍房璘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縣進玉石佩表草碑我唐我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恆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平定張穆附注云明王華殿試策我皇上三字提行連寫先師吳樸庵孝廉家有此卷按古牌中我字提行空格者往往有之乃明時猶有以我皇上提行連寫者則可怪矣

明代紳士謁官長禮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布政司府州縣正親民官所屬紳士必執子弟禮肩輿不入儀門必從角門出入不敢坐其正堂雖位公輔不能踰也故府縣有於儀門外搭棚安上座以逗內閣及冢宰之事其餘則儀門外有迎賓館上坐可也按察司及巡撫巡按察吏而不治民則肩輿升堂上坐無不可

又云明倫堂上士執經受業之所故本所肄業之學雖登八座位官保不敢以賓客禮登堂若鄰州縣學則正賓位於堂可也

明李樂績見聞錄記云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

續鈔九

十

宗伯溥陽先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董守少游郡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聞張莊僖公永明潘尚書季馴諸老皆然

身後請致仕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宣和以前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為此舉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既已閱日方且為之告廷出命綸音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予為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

後夷考其生平非有賊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太上覽奏欣納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按宋史諸臣傳往往於既卒後書以其官致仕余始以為疑讀此乃釋然蓋緣致仕必有恩禮其家欲得此恩禮故雖已死必補為此請宋政之不綱此亦一端也

宋史列傳中於卒後書致仕者不可勝舉尤表傳云卒年七十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敘述甚明偶有以長洲顧曾校經應集求序者中有尤表傳蓋顧君嘗與修無錫縣志此即志中之文尤表固無錫人也其傳止就宋史本傳稍節之無甚異同乃其末云乞致仕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矣當由後人不精宋朝故事疑致仕必在生前故謬為此說余於春在堂隨筆卷七已辨之矣

續鈔九

十一

喪經中行嘉禮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虞山蔣文肅公於雍正壬子七月十五日卒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

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按喪經之中舉行吉禮此世俗權宜之事不謂搢紳巨族而亦有此然阮氏記載殊未明晰若陳女已歸蔣則已為杜夫人素服矣文肅之喪又何疑焉若陳女尙未歸蔣則文肅薨逝無所謂侍養矣此議自當不果陳女可守未嫁女之禮何必議所服乎當更考之

為人後者改其父母之稱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古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期無改稱世父叔父之義惟漢晉春秋載審配與袁譚

續鈔九

十二

書云昔先公廢細將軍以續賢兄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見三國志袁紹傳注此是一證然本初溺愛少子以致敗亡未必稽於典禮也

胡致堂不持本生父母服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禮部侍郎胡寅文定公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于水盆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為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詳人倫之變古今所未有也

按宋史本傳則云安國弟之子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此云兄子未知孰是本傳又云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豈致堂但為本生父持服不為本生母持服邪果爾理更難通矣

祭外家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為我祭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庵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春按明年不復祀之言是上谷臨終語外家之

續鈔九

圭

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母卒必廢此禮今學者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為伊川禮者失之

按明年不復祀日以程集為正何燕泉所解亦是惟清明家祭而以百五祭外家則世俗以四時前一日祭者亦不為無據也

奏補奴隸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宋參政綬常患仕路人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隸補班行公獨不奏按此知宋時官至政府其奴例得奏補官職何其濫也

明初賭博之禁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腳

黥面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梁律凡盜黥面為刵字至天監中弛黥面之刑黥都感切按此盜賊刺字之制所自始三國魏志毛玠傳云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是黥面之法古有之但不知刺字否

續鈔九

南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契丹之法民為盜者一犯文其腕為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則斬不須案籍而罪不可掩是又不刺面而文身矣此法司馬文正公稱其簡要可尚然獨不慮其能以藥力減去之乎

手印

國朝梁玉繩管記云元姚牧庵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神道碑凡人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疏密判人長短壯少與獄辭同蓋即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立枷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近來厥衛多用重枷而最毒則為

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偶有稍延者命銜低三數寸則頃刻隕矣大抵因罪輕情重設為此法以斃之曾聞京師人云倘非嚴衛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間竊僱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一生貓亦可偷生未知果否按此卽今所謂站籠州縣官恆用之皆前明嚴衛之餘毒也

門杖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門人陳僖酒間述崇禎中浙西舉人祝淵北遊上谷寓其家一日與僖父飲酒酣忽發憤曰丈夫負此七尺貴有傳於後世耳吾欲以詩文自

續鈔九

五

見則當世已有某某度不能與爭方今可爲之事惟上書救石齋耳石齋謂漳浦也明日遂入京師詣長安門主疏論救于門杖舊例門杖甚於廷杖十死八九祝談笑解衣無恐怖色監杖內闈曰奇男子也令輕其罰眞定梁金吾清宏左右護持之得遣戍明季士人好名如此按世知明代有廷杖罕知有門杖

絹易首級

明張萱疑耀云宋太祖謂遼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遼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遼人可盡今制敵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按此則宋明皆有以絹銀易

首級之法

代身金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初安南不賓時閩人林希元爲欽州知州上言安南可取夏文愍新登首揆以保境息民爲言僅令莫登庸歸四潮獻代身金人遂罷兵又云元時獻代身金人以精金爲全軀以大珠爲兩目不

續鈔九

六

知莫登庸所獻其製何若按此知前代之服外夷有獻代身金人之說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聞爲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按觀此乃知前明代身金人之式

婦人裸撲

明張萱疑耀云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資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
國朝喬松年蘿庵亭札記云司馬溫公集有請停裸體

婦人相撲為戲劄子蓋皇帝御宣德門百戲之一也此即唐人潑寒胡戲之遺意所謂裸者殆只袒上身非全體赤露耳

元宮中飲宴之名

明陶宗儀元氏掖庭侈政云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放名曰澆紅之宴海棠謂之煖妝瑞香謂之撥寒牡丹謂之惜香落花之飲名為戀春催花之設名為奪秀

明代元宵放燈十夜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聖旨

續鈔九

七

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者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又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勅諭上元屆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在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為樂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年終禮部引例請旨許來年新正民間放燈十晝夜蓋比之宋初錢俶增三日又展二日又云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特恩非常例也

明歷與今異

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鏡濤以明萬曆八年大

統歷殘本出示其與今本異者每月交中氣後又數日而日躔其次少或六日多則十一日稱一日二日三日而無初字建除十二辰在二十八宿之上書上下弦望而不書合朔亦不注時刻節氣有時刻而無分又月內有盈虛日按此條固與今異而所謂盈虛日則更所未詳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歷其式與今不同有龔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元年邇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按此則明一代

續鈔九

本

之歷亦自有異

朔六日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云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按明歷書止稱一日二日無初一初二之稱故稱朔六日今久不聞矣又按此知明時鄉塾正月朔六日開館十二月二十四解館較今為密矣

八大八小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王大父終養歸後入補官時殿

分宜富國故舊識也以一紗二扇謁之嚴欣然款接受扇而袖紗蓋嚴雖贖貨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當時皆然不以爲怪也二十年來即平交必用二幣至於四至於六今且至八幣而以他物如數倍之謂之八大八小而當之者反以爲俗套不肯盡收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開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備選擇按今世所行八色之套禮當起於此

續鈔九

志

茶香室續鈔卷十

德清俞樾

狀元局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癸辛禱志狀元局在祥符寺錢塘遺事局以別試所爲之謂之三狀元局宋俗第一第二第三皆呼狀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職事一由狀元點差牒請糾彈牋表小錄掌儀客司計掌器掌酒果監門多者至五六十員初第人皆喜入局得陪侍三狀元他日仕途相遇便爲傾蓋三狀元常宿于局中月餘而罷三狀元入局五日職事官入

續鈔十

局十日後正謝越二日拜黃甲于貢院越四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越三日局中職事官下湖運司做二大舟局中連三狀元凡七八人分坐兩舟借張侯真珠園散步侯家亦有餽焉越十日引正奏各黃甲士人射上自按試於講武殿次日賜聞喜宴于貢院次日局中自用錢作期集所會正奏各皆預焉亦就貢院爲之並詳錢塘遺事中按此可見南宋時士大夫新得第之樂讀之神往也

一甲三名

明陸楫蒹葭堂禱鈔云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

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我太祖高皇帝定制第一甲例取三名然讀蘇老泉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為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為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為之與然不可考矣按宋史選舉志云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然則進士第一二三人之重在宋史固有明文也

東坡送章子平序云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

續鈔十

二

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此語可與老蘇語相證宋史云云即本坡語也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馱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寬榜真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輝榜輝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黨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按此所數第一甲前列或五人或三人或四人蓋非如今制之有定故不

必專以三人為斷也

按容齋二筆又云太平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灝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云云是宋制進士恩數亦非專重前三人矣

武三頭

宋王謹唐語林云武翊黃府送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勅頭時為武三頭後惑於媵妾薛荔苦其冢婦盧

續鈔十

三

氏眾論不容終至流竄按世人知唐大中中張又新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號張三頭而不知有此武三頭科名亦必以人重乎

榜眼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宋史陳若拙傳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榜眼然王元之小畜集有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稱榜眼也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宋朱嚴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為榜眼

又按 國朝趙翼陔餘叢考云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謂之榜眼其後以第三人爲探花遂專以第二人爲榜眼耳探花之稱唐時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爲之蔡寬夫詩話言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戴埴係宋末人而其說如此則宋南渡後固以第三人爲探花矣愚謂古人第一第二第三皆謂之狀元第二第三又皆謂之榜眼至探花則以年少者爲之不論名第今制皆非古矣又今以 廷對第一爲狀元亦非也說已詳叢鈔第七

唐進士有夜試之說

續鈔十

四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云云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按此條語意未了據云夜後爲文曾無舊制可知舊制不以夜試洪氏乃以爲夜試之證殊所未詳然觀此知後唐時固有以夜試者矣

試燭兩條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

知舉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按世人止知唐時試燭以三條爲限不知有此兩條故事

宋省試期日及額數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

續鈔十

五

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按今制鄉會試期日與宋制略同而取額則大不侔矣宋制進士十人同保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兩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是宋制進士必十人互保也今童子試有五人互保之例

宋初進士稱等不稱甲

國朝李廣芸炳燭編云王闢之澠水燕談雍熙中著作

佐郎樂史特賜進士第詔附太平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是時稱等而不稱甲進士之分甲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

宋時科舉一人不止作一卷

宋李之彥東谷所見云永嘉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賸公卷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長視之僅看兩三日已厭惡矣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舉送者申明條制一人只許一卷庶無負國家設科之美意按知此宋時科舉士子一人不止作一卷也今書院中或有此弊場屋則絕無

續鈔十

六

矣

宋言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畫寐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嶽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言按此事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以爲李言事余已載之叢鈔卷七矣

聘處士爲主試

國朝王鳴盛蛾術篇云松陵集陸龜蒙秋試有期因寄

襲美詩題下自注云時將主試貢士按以處士而竟膺主試之聘宋以後無此事矣

唐人行卷式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云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用十六行式率一行不過十字按邊準下有注云今俗呼解行也十六行式下有注云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解行亦宋時語今不聞矣

續鈔十

七

光緒壬午歲遵義黎氏於日本刻正平本論語猶是古卷軸式每幅十二行每行十三字較唐人行卷行疏而字較密也

呂文靖試卷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呂文靖試卷一卷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范太史前有家狀大略與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此句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禠文時務策則不復

存此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
之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觀矣
按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
一首施肩吾及第策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
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乃直齋解題又以
爲是何晏論語今呂文靖試卷及施肩吾策均不傳未
知孰是

唐進士絲鞭

明楊慎升庵集云唐人進士絲鞭工緻爲最洪武中江
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啟詩集

續鈔十

八

分場引試

宋龐元英文昌襍錄云禮部尙書黃公說丙申年秋試
進士僅八千人國朝以來未見如此之盛他試院不能
容始命就開寶寺分數場引試按此知宋制有以與試
人多分場試之者是年禮部林郎中以清微之風養萬
物賦爲第一人龐氏以爲雄魁蓋以人多而得魁爲難
也然則雖分數場同出一榜

試場塗乙字數

元史選舉志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今制添注塗
改不得逾一百字視元制寬矣

題目示出處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大中祥符元年禮部進士內出
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
始詔御藥院御試口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
按此見宋制試士示以題目出處其寬大如此又云摹
印示之則知試題亦必摹印矣今鄉會試及殿試皆
刷印題目紙頒給士子猶宋制也

四書題

明黃佐翰林記云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
試出大學論語中庸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

續鈔十

九

孟子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
子一道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量出一道論
語孟子各一道遂爲例按此卽今制所自始也

合題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經義惟春秋有合題子嘗見劉
青田集載至順癸酉會試春秋義以荆人來聘楚屈完
來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使椒來聘四節合爲一
題國朝沿明舊制鄉會試春秋有單題有合題其異
於元者元時合題多至五六事今一題祇兩事耳乾隆
初始去合題

按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春秋許出合題然余嘗見鄭
鄭所作有子路宿於石門子路遇丈人兩章題文則明
人於四書亦有合題也

評駁試錄

明黃佐翰林記云凡鄉試錄舊制例進呈祖宗時令翰
林院儒臣評駁之後其制漸弛成化十四年天下鄉試
錄多舛謬或犯國諱少詹事兼侍讀黎澗摘奏十條下
禮部翰林院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
今是年山東刻文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緇最為紕繆遂逮舉人張天瑞治之以墨卷不

續鈔十

十

同乃止按此即今磨勘試卷所自始惟是時止評駁鄉
試錄似乎墨卷猶未解部也

又引燕對錄云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召至煖
閣叩頭畢上手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
臣東陽等內有白紙票黏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
字錯誤處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
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是年大學士劉忠累疏辭疾未
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乞省慕是日陛辭聞此事
抵家具疏乞休按此又知明代所評駁者止鄉試卷而
會試卷不評駁蓋以全近臣之體面也

又按四月十三日恐當作四月十二日蓋明制每月初
二十二二十二是經筵月講之日

明殿試卷十三幅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堯山堂外記云羅倫字彝
正號一峯既中會試於禮部頒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
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騰真
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跪久李年高至不能
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
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
十三幅為式按今制 殿試卷八幅未知又始於何時

續鈔十

十

明初刊刻殿試策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
十二人殿試首甲會樂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御批二
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後按二甲
前數名尚刊策則首甲三名之刊策可知矣是明初殿
試策亦刊刻也

明初策題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洪武丁丑會試上命儒臣再考下
第卷中一卷答君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

而在下者臣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曰君臣同遊本為君明臣良以成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議如今臣下犯罪不復寬容矣按此見當時策題可以意為之非有定式

萬曆壬子鄉試改期

國朝凌楊藻彞勺編云萬曆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俞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為第一場二十五日為第二場二十八日為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

明制府縣官非科甲不閱文

續鈔十

三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知府由任子升授及州縣缺正官佐貳首領由例監及吏員出身署印者考試生童不得任閱文之任府試則督學別委府佐州縣則知府別委教官文冊印卷供給等務仍本官提調所委閱文者不代任也

知縣充本省同考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自考選法興外吏驟重邑令尤為人所樂就近年乙酉科以後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牆桃李各樹強援三年奏最上臺即以兩衙門待之按明初各省鄉試同考聘教官不足則聘外省之知縣推官

其用本省知縣為同考官如今制則明史選舉志無明文錄此以備考所云乙酉乃萬曆之十三年也

圓毡字號

明張萱疑耀云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圓毡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列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圓字號為第三等毡字號為第四等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毡字號卷為不入等溫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

續鈔十

三

若以此見黜是名為求直言其責惡直言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制考試編排試卷皆用千文宋時試卷必另製字樣故圓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按今有毡字乃俗書璽字然宋時編號必非用璽字也

殿試進呈不必定十本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乾隆庚辰年秦尙書蕙田等以十本外尙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呈至乙卯年大學士伯和珅讀卷以無佳策止取八本呈覽殿試卷未空格如考官數

明楊儀明良記云宏治乙丑殿試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時顧鼎臣策既登正中誤空一葉率意補之偶與劉合遂置第一劉得此卷示謝曰吾意已有會者矣卷末復餘十九行時考官適十九人又曰此子用心不凡適留其額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批辭也按中空一葉今所謂曳白也竟以此得狀元奇矣至卷末空行如讀卷官之數至今亦然但止八行耳

殿試以書法為重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二十三日 御太和門傳臚

續鈔十

四

賜中式舉人戴有祺及第第一初讀卷官擬吳昇第一有祺第二既進 御覽改有祺第一昇第二昇全椒人對策做陸宣公奏議 上以書法拔有祺狀元而昇次之按是榜為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會試 本朝殿試卷書法之美自此開端矣 又云殿試策例有規式康熙戊辰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書漢書兩體寫之讀卷官奏請 上裁置二甲之末

書進士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

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勳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士廉夫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失之矣按今人列銜必先書 賜進士及第或出身相沿已久固不可廢然其非古法則不可不知也

儒士觀場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儒童未入學者自度文已優通報名於督道考試拔其尤者準應鄉試謂之儒士觀場萬歷間猶行之按 國朝張穆所定願亭林年譜云天啟五年乙丑年十三歲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蓋源公

續鈔十

五

以先生天資穎異合早取科名遂為先生應例又引原諸車守謙按語云明時寄學亦經提學考取歲試後進作附生此與儒士觀場又異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康熙十七年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名曰餉生經御史奏止

副榜

國朝阮葵生芥餘客話云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學中

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考用如廩生例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

又云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學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詳次序一并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額數按此言會試副榜也 國初亦有之不知何年始廢當更核

副榜入翰林

明皇甫庸近峯記略云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

續鈔十

末

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

榜後座主長班索賞賜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許文穆典己丑試登榜者戒厲之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豪皆不可與即如我長班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行體訪定人品高下按此則座主之長班轎上門上索新貴賞賜由來久矣許文穆名國

雷同文中式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玉

會試予語道南云參乎全章題曾揣摩否時已二月初六矣道南晚作此題止三百餘字同人取閱而禹玉獨注目多時予諱之曰君欲鈔其文邪何閱之久也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道南中式禹玉已得復失閱其落卷即次題參乎全章鈔道南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兩卷俱好惜二題重複鄰房李公云何不兩棄王公公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為拈鬮乃得胡而棄沈按兩卷雷同若在今日自必兩棄當時乃棄一取一何邪

籍與人異地

續鈔子

七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四世而總服窮而親盡矣况四世而上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按此知明代登科錄必稱某處籍某處人人與籍異地蓋古人重郡望之意

日知錄云唐宋封爵必取本望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祠追封花雲東邱郡侯許瑗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按此知明時登科錄必載明某處人亦有故矣

朱氏神童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

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背全通無一字少誤召至睿聖殿賜五經出身十月四日禮部試饒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凡十經各有一百通前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賜五經出身按饒州宋時多神童自朱天錫始余已載於叢鈔卷七矣觀此知又有朱天申故又記之

又云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黃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詩并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元經凡九經合七十五通又試論試大義三道文理稍通賜五

續鈔十

六

經出身以上諸條止書月日而不書年以上文推之蓋元豐七年也

著粉紅袴赴鹿鳴宴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李仁甫十八歲為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堯弼字唐英方十四歲赴鹿鳴宴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唐英得建字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尚少房元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為張魏公客不幸早世

牛叟先生游泮圖

國朝丁儉卿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余嘗見牛叟先生

畫像一卷為圖凡六第二圖為游泮圖方巾襦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黃蓋此為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按牛叟先生名修齡字再彭乃閩百詩先生之父也以博士弟子員而僭用黃蓋前明學校之重如此

初舉子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不言撰人姓名其修進一章云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對斗時把帛慮有搜白之嫌

續鈔十

九

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指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雙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雙相向而坐元以東為上觀以西為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闈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諱雙先輩之名他無所見

唐諸生課程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太典國子生初入置東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為東脩之禮其習有暇者命習隸書

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 日則試其所習
業乃知唐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
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 義不特銓選之
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

按旬前一日試其所習當是逢九之日是一月凡三試
也宋胡汝漁隱叢話引上庠錄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
課試日設別餼是一月六試宋制乃密於唐

三六九文期

國朝董漢策甦庵家藏云先宗伯公未遇時在潯西法
華寺同紀氏諸先達讀書每三六九文期晡刻卷三藝

續鈔十

干

即浮木版載酒肴渡對岸綠楊下與諸公痛飲按董宗
伯名份字用均嘉靖丁酉舉人辛丑進士則三六九文
期明代已然且一日成三藝非今人所及矣

進士頭上七尺燄光

宋王隱唐語林云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輕薄為
之語曰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燄光按李羣玉詩莫放
燄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蓋當時有此俗語也

獨占鰲頭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俗語謂狀元獨占鰲頭非盡
無稽臚傳畢贊禮官引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趨

至殿陛下迎殿試榜抵陞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陞石上
正中鑄升龍及巨鼇蓋 警蹕出入所由即古所謂
頭矣俗語所本以此

狀元夫人撒穀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云俗傳是省今年出狀元則秋
收必歉故有狀元夫人親登城樓撒穀之說余初未之
信及見鮑西岡續紀事詩云聽說勸農冠蓋出傾城又
看狀元妻則信有其事矣鮑作詩為丁丑是年狀元為
嘉善蔡公以臺鮑所見當是蔡夫人也庚子狀元汪君
如洋其夫人上城撒穀余友楊子讓見之按此則狀元

續鈔十

羊

夫人撒穀在 本朝確有故事矣惜於古無徵耳

書落字

宋郭象睽車志云皇甫坦自言數百歲人言休咎時驗
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
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即 十其旁從水不為點而
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子耳

榜繫干支

宋劉勳蒙川遺稟有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墓志云勳
偕舅之子白於庚戌榜補太學以壬戌榜俱歸舍選擢
奉常第按金石家每譏今世以干支繫科分為不古然

觀此則宋時已云然矣庚戌乃宋理宗淳佑十年也本傳云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人太學

按古人不以干支名榜往往以榜首第一人名之如前所記楊廉夫書李黼榜進士是也又或以主司名之如唐摭言所記鄭顥都尉第一榜呂潛第一榜楊嗣復第二榜是也至後人以干支名之遂無復此等繁稱矣

明代旗竿之濫且侈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舟州舩不舩錄云士子鄉會試得雋郡縣始揭竿於門上懸捷旗至申吳門拜相地方官創狀元宰輔以揭其門謂為異事不知近日此風處處

續鈔十

三

皆然富室入費為中書舍人者及諸生冒廩納貢貢生者皆高竿大旗飄飄雲漢每入城市彌望不絕南宮報得鼎甲及庶常者另植黃竿另張黃旗比鄉會加數倍

茶香室續鈔卷十一

德清俞樾

明初翰林不由進士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初年本院官皆由薦舉進四年辛亥雖設進士科未有入翰林者十八年三月丙子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丁顯練安黃子澄為修撰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齊麟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皆出簡用不由選法命下吏部惟銓注而已後遂為例二十一年策進士以第一人任亨泰為修撰第二人唐震第三人盧原質為編修著為令至今因之按練安即練子

續鈔十一

一

爾也以字行明史亦書其字世人幾不知有練安矣又云正統十三年戊辰二甲萬安劉吉劉琦李泰授編修三甲邢讓李本授檢討景泰二年二甲吳匯周與戚瀾劉宣楊守陳王獻童緣授編修三甲張業江朝宗授檢討按此二三甲分別授編修檢討之始

修撰編修檢討本為史官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待書二

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又云公朝侍坐公議序坐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閣則學士自爲一類講讀官自爲一類史官自爲一類按此知前明初定官制修撰編修檢討三官實爲史館之官因國史不別置院故卽隸於翰林院耳

國朝李膺芸炳燭編云唐宋時翰林爲翰林史官爲史官唐時韋處厚路隨曾以翰林兼史館修撰以修憲宗實錄命二人分日入內則仍翰林自翰林史官自史官分而非合也按此論誠是但不知明制亦翰林自翰林

續鈔十一

二

史官自史官耳

翰林院秀才

明黃佐翰林記云秀才之選始自太祖時然未始隸翰林也英宗時始選奇童及善書者充本院秀才天順中有姜立剛之屬按此則明翰林院有秀才矣

又云英宗朝兵部尙書程信之子敏政以本院秀才中順天府鄉試第二名繼而雲南奇童楊一清亦以薦爲本院秀才中成化辛卯順天府鄉試高等成化未崇仁洪鍾七歲善書憲宗召見命入翰林充秀才宏治己酉中順天府鄉試第六然則翰林院秀才仍須應鄉試也

翰林記又云宣宗實錄有謄寫正副本官用郎中員外郎主事寺正評事侍書冠帶秀才監生員秀才凡二十九人所謂冠帶秀才殆卽翰林院之秀才乎又云生員秀才生員與秀才未知爲一爲二

翰林記又云永樂二十年二月上北征惟金幼孜與侍讀王英扈從英嘗奏事上喜謂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今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類爾有所聞卽來奏又論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卽令人見毋阻秀才之重如此

又按王英乃永樂甲申所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之一也

續鈔十一

三

而成祖呼之曰秀才是當時在翰林讀書者皆謂之秀才

有文有保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按國初新進士有九卿保舉之例故有有文有保之目今此制久廢亦無復知有此等名目者矣然依其數計之則館選者有五十八員今乃云五十六員或有誤也

茶餘客話又云雍正二年甲辰 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 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憑文錄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為例按 保和殿之考即今 朝考所自始然所試者一文一詩與今制異

以館選錄考之雍正元年癸卯六十一員二年甲辰四十三員然則所謂五十八人四十人皆不數三鼎甲也 教庶吉士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中宋濂永樂初解縉皆嘗領庶吉士特與之講究耳未嘗抗顏為師也宣宗時親教庶吉士與永樂時同至正統戊辰乃專命詹事兼侍讀學士劉鉉祭酒黃珣教書自後以為例按此乃今教習庶吉士所自始

庶常館課用白摺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達夫舅氏出示外曾王父探花公庶常館課卷宵雅肆三賦以饗恭儉而燕慈惠為酌繞屋樹扶疏詩得交字用白摺書凡八行行十八格與今制少異近年館課悉用朱闌大卷先公入翰林時尚是白摺也按探花公下注云公姓周氏名澧則是

續鈔十一 四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也所云先公為姚文僖公文田嘉慶四年己未狀元其時庶常館尚用白摺與今制誠異但不知尋常館課如此邪抑散館日 殿廷考試亦然也

庶吉士散館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近來臺省雄劇竄出詞林上每遇散館諸吉士多望留其與阜則計日以盼言路惟恐為史館之隸人就中又以烏府為第一聞其賽願時入臺則用羊豕入垣則用雞鵝若留作編檢僅用濁醪豆腐而已按今散館無入臺垣者至與隸所差則在外用知

續鈔十一

五

縣其志愈卑然史館清苦自昔已然則從可知矣

翰林七科後稱晚生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即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按翰林於七科前之前輩稱晚生此制至今循之惟入翰林時於官至庶子之前輩即稱晚生則視明制更謙抑矣

又按觚不觚錄毛文簡公紀視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僅後三科答刺稱侍生則侍生之稱亦與今制同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

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間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都察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按此知舊制翰林雖以科分敘前後輩而覲面無前輩之稱也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總督稱晚矣近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投帖閣臣稱晚生

續鈔十一

本

明馮夢禎快雪堂漫錄云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淺深率用晚侍生帖嘉靖間無此例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按今制於入閣者不論科第淺深率自稱晚生并無晚侍生之名矣

庶吉士於庶子稱晚生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翰林故事七科以前投刺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亦書晚生竊怪庶子與洗諭講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質之家大人云明有

掌坊學士之官而員不恆備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論簡帖用白紙

明皇甫庸近峰聞略云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貴頓十數倍按此知舊時門狀皆白紙今獨翰林院官用白紙此猶沿其舊也

宋洪邁容齋三筆記王順伯藏高子允諸公謁刺凡十人皆元祐四年朝士惟彭器資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

續鈔十一

七

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蔡忠惠公帖亦有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前也按此乃宋人名刺舊式不言何紙其概用白紙可知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今之刺紙非表白象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闊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按此亦可知明初刺紙尙用白紙也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爲賀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則其時名紙尙不盡用紅也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相傳司禮首瑞與內閣用單紅刺而內閣用雙紅摺帖答之彼此俱自稱侍生又云六部尙書侍郎大小九卿於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於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時尙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以下皆以雙帖見報余等於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還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按此所用雙單皆紅

續鈔十一

本

紙也今世所用名帖名片卽起於此

觚不觚錄又云故相毛文簡公紀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闕中云楊廷和拜梁公則或稱契未或稱老友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答刺則曰侍生按此又云色箋未知何色也

按今上下所通行名帖皆以紅紙惟翰林院官尙用白帖然亦止施之於本衙門前輩若前輩之於後輩仍紅帖也故有片紅不入前輩之門之說若以白帖爲敬者觀嚴分宜當國時一檢討用白單帖謂之抗禮則明人正以用紅帖爲敬耳卽此一端足知古今之異宜余初

入翰林時循用芸館舊章以白帖拜前輩或問余翰林院官何以用白帖余無以應後以問之諳習掌故者亦不能言其說也今故詳考之如此

續鈔十一

九

茶香室續鈔卷十二

德清俞越

周易之學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為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素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曰然試舉一卦蔡為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為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

續鈔十二

之外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大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為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才方寸而書不窮留止五年盡窮其奧蔡以易卜垂簾都市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云坤字果成

國朝無名氏天山清辨云吾吳有雲莊先生者姓程名智字子尚云是伊川十七世孫家貧年十九未知識字一日忽往叩某禪師居門下久之不聞一語指示因登山大哭或笑或歌人皆以為狂忽從靜中大悟下山取儒書徧閱成誦見論孟曰聖人之糟粕也見三禮曰形

器也見大學中庸曰近之然猶條目耳見周易曰道在是矣著大易說中庸解等篇數千餘言紳士山人布衣野者多從學焉稱為大易師雲莊先生揚引傳曰全太史祖望有書程雲莊語錄後一條稱其學合儒釋道為一著守白論以公孫龍子為宗金正者亦其弟子蓋高明之士

按周易一經漢唐以來說者多矣然於此經之旨卒未有得而方外之士往往借以自成其學汪洋恣肆莫可端倪亦可見易道之大而儒者所說皆其土苴矣程智明季人李坤 國初人也

續鈔十二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神屬目為明知屬耳為聽神以知來即人之悟性謂之明知以藏往即人之記性謂之聽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沈著屬陰魄之精也

厥包橘柚

宋釋贊甯荀譜云東漢馬援至荔浦見冬苞荀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

按依此說則包當作苞集韻五爻有苞字班交切竹名出荔浦其筍冬生太平御覽竹部引東觀漢記馬援至

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字
正作苞

左太沖吳都賦苞竹抽節往往縈結注云苞筍冬筍也
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按後漢書本
傳無此語

白金非銀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為上白
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
下皆曰白金為銀其後曰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
金則白金疑非銀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金

續鈔十二

主

三等以色之淺深為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
白金昭然二物

按此知尚書惟金三品枚傳義不足據當從鄭君舊說
然白金謂之銀又爾雅明文未可竟廢也

織皮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織皮如今藏璫璫及西甯邊
外番族瑣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璫組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禹貢璫組古維佩用之苗人
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佛書謂之瓔珞

鳩巢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鵲巢鳩占夫人知之矣實則
鳩巢鵲占曩見羣鳩構一巢於樹巔鵲伺其出入巢遺
矢鳩歸怒與鵲鬪弗勝遂避去巢為鵲有按此與詩人
所見迥異

終風且颺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韋昭曰颺風之聚隈者也古音廂
又音暴詩曰終風且颺按此未詳所出韋昭語則見文
選班固答賓戲篇注

渥丹

國朝虞北隆天香樓偶得云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
丹渥丹花名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股
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擬之東門
之粉曰視爾如莪正與同意簡兮之詩曰赫如渥赭或
即渥丹之異名

竹苞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西陽雜俎棘竹一名苞竹
節皆有刺數十莖為一叢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
相承大如纜車今江西多有之斯干詩言如竹苞以此
伯仲墳簾

明張萱疑耀云余聞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損箎則二器其爲一音損爲宮而箎之徵和損爲商而箎之羽和故曰伯氏吹損仲氏吹箎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尚氣也

梧桐生矣

明張萱疑耀云凡燒餘精黔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朱文公廢詩序有所本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又云蘇

續鈔十二

五

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作按此知朱紫陽廢詩序不用亦有所本

明代儀禮逸經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一統志永樂中沅州刺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是儀禮未亡也當時廟堂無一人表章豈古人求逸書之意邪按儀禮遺經安得至明代尙在疑卽元儒吳澄之儀禮逸經傳凡經八篇傳十篇正十八篇也

然禛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南州異物志云交州有果

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狻大而尾長腹圓斑文皮可爲褥麗好溫暖按周官巾一職然禛鄭注曰然果然也余以果然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疑然乃麀之假字引計倪亦作計然爲證說見羣經平議今觀此乃知果然之皮實可用經師舊說未可廢也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是猩猩一物兼有禽獸之名故字林一則曰猩猩能言鳥也一則曰能言獸也山海經曰人面豕身交州圖經猩猩如豕人面又似黃狗此所以名曰獸又曰頭如

續鈔十二

六

雄鷄此所以名曰禽陸德明釋文引盧本云一作走獸恐非按自來說曲禮者皆以禽獸可通稱爲解洪氏此說殊新

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符子云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按此知古人名稱爲橋曲禮奉席如橋衡似當作此解鄭注井上桔槔之說非也

孔子過泰山側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禮檀弓孔子過泰山側今泰

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跡

湯盤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云安常字順之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曾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玉方斗近四寸底銘九字即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按此必後人偽作非古器續夷堅志未見其書此條見漁洋山人居易錄

行怪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董斯張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異音元微之牯臥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

續鈔十二

七

按此必用中庸索隱行怪語蓋古有此讀也

春秋推見至隱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從外向內說見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作見物見字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

末疾有二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左傳昭元年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為首疾服虔云末疾頭眩疾古人目足

曰跟曰底曰胼皆以在下為根柢故可以首為末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案禮樂記有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按今人止知杜義罕知賈服義

閭闔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鄭成功據臺灣改其門為閭闔以春秋鄭國有閭闔之門也左氏傳莊公二十八年楚公子元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悼二十四年知伯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字皆從木惟元韓道昭五音集韻有閭闔

續鈔十二

八

字云與桔柣同成功時勝國諸臣皆棄家相從其參軍陳永華又本漳州名秀才故二字不同杜撰按廣韻十六盾有闔字云閭闔鄭城門也左傳作桔柣則此二字亦古矣

春秋時逸事

晉干寶搜神記云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射人

宋岑象求吉凶影響錄云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為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使民戰栗是哀公語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古人立社因其土地所宜木初非求異哀公本不必致問既問川粟之言遂起使民戰粟之語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或謂使民戰粟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救正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按今人皆以戰栗語爲出於宰我觀洪氏此論則宋人讀論語者有此兩說也

述而不作二句爲彭祖詩

國朝嚴元照娛親雅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

續鈔十二

九

以爲孔子自言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是以此二語爲老彭之言然以之爲詩甚奇錢氏大昕曰作與古諧韵按此說亦可信古人多矣孔子何獨以老彭自比蓋述其言故竊比其人耳

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爲舜自作詩亦必自古相傳之說北山之詩襲用舜語耳北山首章首四句卽杜三章首四句然則此四語襲用舜詩亦何疑乎

犁牛之子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論衡自記篇曰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

以仲弓爲伯牛子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故孔子有犁牛駢角之喻以其字爲戲耳

子路有聞

昌黎先生集知名箴云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嗒嗒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按此則子路有聞之間當作聞譽解亦別解也

色勃如也之勃或讀去聲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入聲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爲之悚然及考注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

續鈔十二

十

侍伴讀俱依注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面以爲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按此說未是考經典釋文勃步忽反則此字古讀入聲朱子集注無音則不知所謂讀作去聲者是何本也愚謂此乃南北口音之異北音無入聲宮中內侍伴讀者皆北人也故讀勃如背江陵南人則謂當作入聲于文定北人則謂讀去聲者是其實勃字當爲步忽反江陵不誤也

蟻

明張萱疑耀云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蟻蟻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抱母痛哭然

母從此目復明則陳仲子之目盲而復見者以食糟之
李也因閱本草亦云鱗鱗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
言不誣矣

按此臆說也陳仲子之耳聾而復聞又是何物之功乎
姑錄此以為談助

明太祖說孟子

明張定在田錄云有儒衣數人講孟子以微子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膠鬲為六人高皇曰微子王子箕子所封
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眾皆歎服按明祖所
說固屬創見而當時儒者以王子比干為二人則亦可

續鈔十二

七

異也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引孟子雜記王子干封於比故
曰比干

馬鄭注老子

國朝沈濤銅熒斗齋隨筆云玉竹虔傳嘗有書誡子曰
汝閱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
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然則馬鄭皆有老子注矣而
今不傳他書亦所未載

楊升庵不讀注疏

明楊慎升庵集云哀窈窕思賢才文選呂向注云哀蓋

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
解見呂說乃豁然矣按讀哀為衷鄭箋舊說呂注正述
箋語耳升庵乃以為呂氏之說是其未見鄭箋也

論語詩大學詩

國朝凌揚藻蘇勺編云尤西堂嘗作論語詩說者謂其
經可以詩為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
遠閩書言福清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
語多引之干頃堂書目載許魯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
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子充魯齋專主理解而
西堂則自見才情耳

續鈔十二

三

清俞樾

經史釋音有首釋末釋之別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宋時制科以詞賦試士凡用經釋音以首釋為證用史釋音以末釋為證徐鳳少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字尹二字以尹為平聲乃用第二音有司謂其失粘見葉紹翁聞見錄

榮陽呂公讀書法

宋吳曾能改齊漫錄云榮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續鈔十三

警正官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唐太宗命秘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置警正二十員顯慶中罷警正官使散官隨番刻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余謂警正官之名更雅於詳正

李善注文選有數本

宋王謙唐語林云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

文中子阮龔本不同

宋陳亮龍川集書類次文中子後云阮氏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過多

續鈔十三

按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十卷正義大夫淄川龔鼎臣輔之撰自用至龔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川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今世間所行者皆阮本惜未得龔本校其異同也

左錦

國朝閩若璩濟邱劄記云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按今坊間盛行馮李離左編一書而傅青主之左錦則世無知者矣

李商隱撰蜀爾雅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蜀爾雅三卷不著名氏館

閣書目案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按李商隱有蜀爾雅亦世所罕知也

李氏兩花萼集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李氏花萼集五卷廬陵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清泳子永詮子召淵子秀皆有官閣按唐書李又傳又字尚真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世多知之不知宋時亦有此李氏花萼集也據直齋解題此集歸入歌詞類則詞集非詩文集

書敘指南

續鈔十三

三

明楊慎升庵集云書敘指南專為尺牘設所引諸書今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即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引朱娥王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郎瑛續庚己編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雜記有郎瑛續庚己編按明陸粲有庚己編亦見絳雲樓書目郎氏此書必繼陸氏而作者也今世止傳郎瑛七修類稿而此書不傳

說郭全部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

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為數少者尚全篇多者成爲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以為說郭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嘗言自刻本說郭出而說郭亡矣

馬氏釋史有改定本

國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云鄭平馬公驥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遇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公不

續鈔十三

四

覺首句余曰公著釋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尋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按今行釋史本無今文古文之別潘邱所見之本惜不傳也往年戴子高嘗為余言釋史中所載偽古文尚書宜刪去之蓋不知有此說

南京景物略

國朝宋學筠鶴偶筆云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為好事者竊去按人知劉有帝京景物略不知更有此作惜不傳耳

辨鳩錄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辨鳩錄一卷不著名氏譯語也凡八篇余謂辨鳩之名施之契丹殆未當

勸善書

國朝葉名澧橋西襟記云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寂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誠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寂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爲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宦績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爲一編爲有位者勸名禮彙見千古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題曰瑞菴吳大有勉道編其書以陰德

續鈔十三

五

爲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感應之尤切者附著焉至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永樂三年尤爲繁富

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撰太平廣記首列引用書目有冥報拾遺陰德傳感應傳報應錄報冤記警誡錄等書皆宋以前舊籍亦勸善書也

精騎集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嘗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奉答邢邵曰我有精騎三千

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東萊之所名者亦取之孫奉所云而晦庵不言少游已有此集何也按此則少游與東萊並有精騎集今皆不傳其書雖紫陽所不取然使至今尙存亦學者所寶矣

課孫草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辰玉辛丑投官卽奉差歸里日惟課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今日

續鈔十三

六

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呈覽輒云不佳卽呼紙走筆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按所謂大父者王太倉也辰玉卽太倉之子近時陳太僕有課孫草之刻余亦曾襲其名皆本太倉也

太公家教

唐李翱文集答朱載言書云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按太公家教不知何書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曰古人教童子多用前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據此則宋時尙有之

也

黃九煙重編百家姓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煙編之成文妙矣按此書今不傳

又按九何良齋雜說黃九煙有改韻千字文

寄園寄所寄又云前朝千家姓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按此則明時別有千家姓一書也

百家姓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 御製百家姓首云孔師闕黨

孟席齊梁高山詹仰鄒魯樂昌冉季宗政游夏文章即

續鈔十三

七

開端數語已見崇儒重道之盛心矣按今世通行百家姓仍是趙錢孫李舊本而 聖祖御製舉世罕見不知當日曾頒列學官否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院編修吳

沈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

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失之矣其中如龍

之音萬軒之音呼禱之音喧暉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

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而強更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

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按明代有

千家姓今亦無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閒雙倖錢甯冒國姓其嬖也

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無山改稱也錢不納俸

改正始受之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

亦姓者又四川雄鎮府女士官者氏正堪與錢甯嬖也

氏作確對按如沈氏之意又似也姓應作也矣

萬字文

明楊慎升庵集云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

按萬字文不傳未知如何

洪武通韻

明周賓所識小編云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

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

吾言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

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刊行焉今

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聲音文字統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

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為極精趙成此書為至備作

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木天正統中修書中

官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

本邱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按

明史藝文志趙古則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卽此書也又有六書本義十二卷

又按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六書本義十二卷聲音文字通十二卷均注趙搗謙然則此書自名聲音文字通七修類稿作統誤也惟其人名搗謙古則當是其字故稱之曰古則趙先生非斥其名可知矣明史竟書趙古則非也又書止十二卷史云一百卷誤以一冊爲一卷耳

明行人司藏書最富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翰林名蹟中祕書而實無一書之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

續鈔十三

九

目中所無者多至數冊少亦必一冊納之司署專設司吏一人收貯簡牘故行人司藏書最富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京師蓄書自文淵閣之外卽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是明代提牢廳亦蓄書也

麻沙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岳亦齋云康伯可順庵樂府今麻沙尙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建陽銷書人皆在麻沙一帶按今謂刻書之不精者曰麻沙本以此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麻沙書版自宋著稱明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紹以請市福建麻沙版書籍咨禮部尙書

胡濙奏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買紙摹印宏治十二年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版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邵詵請於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版尋命侍讀汪佃領其事皆載禮部奏稿是明時麻沙書版且有官監校矣今則市屋數百家無一書坊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爲業其地與麻沙相近殆舊俗猶沿而居處易耳然書坊村所印之書謬脫外漏紙甚醜惡數百年擅名之區不知何時降至此也

又云按石林燕語云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夾之

續鈔十三

十

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爲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宋時麻沙版之著稱特以其多耳非爲精美也余按明代屢有釐正監校之命則其多而不精可見矣

閩閩淘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閩閩淘真之本之起亦云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按淘真不知何書以七字爲句殆卽今之彈詞明代當尙有其書故郎氏得見之也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引西湖志餘云杭州男女醫者

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黑白傳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董思白在鄉時鄉人皆惡之俗所傳黑白傳傳奇是也按黑白傳今不傳未詳其事

英烈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勳以議大禮得上寵謀進

續鈔十三

主

爵上公乃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按英烈傳今尙有之不知爲郭勳作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鄱陽湖之戰郭英子興兄弟侍上側友諒啟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眼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日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英不居

功故人不知獨英烈傳中明載按此則郎氏又以此箭真屬郭英

明祝允明野記云友諒啟窗顧視宣武遠射之矢貫其臚及睛而死按宣武者郭子興也則以爲郭子興而非郭英

想當然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尙規格予門人邢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想當然託盧次梗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一捧雪

續鈔十三

主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有人持玉杯日此一捧雪也余日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偽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日此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命名不虛也按一捧雪傳奇乃託詞耳不謂真有此杯也

水滸傳原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定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契

子今俱不傳

水滸評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葉文通名彗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故為詭異之行或自稱錦翁或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賊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水滸評本前乎此有葉文通則無聞矣

書影又云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未西湖游覽記又云此書出宋

續鈔十三

李

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所續極口詆羅復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

書影又云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後水滸

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為陳雁宕作也

西游補

國朝鈕琇觚賸續云吳興董說字若雨余幼時曾見其

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歷日先後後溯尤奇按此書未知今尚存否

毛西河更正西廂記

國朝毛奇齡西河詞話云西廂久為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駁實其書頗行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之西廂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廂

儒林外史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閒人嘗以

續鈔十三

李

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稟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為作傳

按嘉興李富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榮字青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四

德清俞樾

唐宋七大家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李紹序蘇文忠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自注云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為之序紹廬陵人按茅鹿門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蘇耳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續鈔十四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人以四韻為律詩兩韻為絕句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往體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為往體僅見

杜詩黃知橘柚來之誤

宋樓鑰攻媿集有答杜仲高書云嘗與蜀士黃文叔裳

食花棹因聞蜀有此乎黃曰甚多正出閬州杜詩黃知橘柚來極為佳句然誤矣嘗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按攻媿此書言杜詩者三事余獨錄此一事以見詩人之辭不可為典要也

韓翃詩誤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不知起於何時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過利篇

續鈔十四

始有脂蠟明燈之語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

薰風吸茗時

明楊慎升庵集云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吸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干章夏木清又曰紅綻兩肥梅皆是夏景可證按此乃重過何氏五首之第三首非前十首也升庵說微誤

升庵集又云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艇字有平音乃妄改作航字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

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用此音也
按此未知可信否姑廣異聞

孟浩然詩失黏

國朝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
土夢作又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
音住

按尚書音義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則雲夢
句不得竟以為誤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

續鈔十四

三

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
服食而聖濟總錄乃云昌蒲謂之昌陽以今觀之昌陽
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即死矣蓋其失自韓退之
進學以昌陽引年退之亦以昌陽為昌蒲矣東坡石昌
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王讜唐語林云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殄右
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又曰韓碑兼有冒子
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矣然則昌黎此文在當時亦
有未饜人意者

又云段相文昌重為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為統公武
為將用左氏欒氏將中軍樂懸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
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

宋時復立韓碑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陳珣字中玉政和中為蔡州守謁
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怪而問邦人曰
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卒所訴以為不述愬功而
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
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按此知蔡州裴
晉公廟亦有平淮西碑宋時又磨段文而刻韓文此亦
世所不知也

續鈔十四

四

韓昌黎擬范蠡書

明楊慎升庵集云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宋廣平梅花賦非真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李忠定綱梅花賦序云皮日休
稱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
便富豔得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為
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
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又按顏魯公宋文貞公神道

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至寅
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又云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
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與梅花賦以激
時蘇深賞歎之曰真王佐也據此則宋公十七歲登第
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五以此知十七歲
為高宗調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
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尚未登
第已是謬說碑言作梅花賦為味道幕僚時亦不得有
隨從父東川之說也

按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廣平梅花賦有二篇而頗以其

續鈔十四 五

後一篇為疑余已載於叢鈔卷七矣今乃知二賦皆偽
未知何人所作也

又按自皮日休稱廣平梅花賦不類其為人世遂以此
賦例之陶令閑情矣不意當日蘇味道以此決其為王
佐才然則廣平梅花賦比王沂公梅花詩身分更高此
亦人所未知也

廣平梅花賦刻入楊升庵集中有跋云右唐宋文貞公
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清便得徐庾體作桃花賦以擬之
至宋世已散逸不傳史繩祖學齋佔畢恨其未見慎既
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六一公謂姚宋不數於

篇章豈其然哉按升庵所見舊石刻惜不言何年所刻

宋景文悔其舊作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景文筆記云余於為文似
遽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
非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
文進矣

又云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
書答曰余最好大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
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西銘有疵

續鈔十四 六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
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此一人者亦欲其錫福眾子
耳福彌大者責彌重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
君相之位為私賞哉

蘇明允漢高帝論有所本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老蘇論漢高祖云不去呂后者
為惠帝計也按唐李德裕羊祐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
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
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年長
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

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
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余
謂此乃闔合耳非必襲用李說老蘇論春秋適合公羊
家託王於魯之意亦是闔合非用公羊說也

舉網得魚是鱖魚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
狀如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考之乃鱖也廣韻注
鱖巨口細鱗

注東坡詩斬春士人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

續鈔十四

七

獨杜門注其詩錢仲爲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
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
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注云玉奴
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
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耶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
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池雲階見
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
咏先生何爲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顧其子然紙炬
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
非君幾貽士林嗤笑按此士於舉世不爲之時閉戶注

蘇詩不可謂非有志之士惜不傳其姓名也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黃魯直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
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樂天寄行簡詩凡八
韵後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逸然十書九不達何
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殮春來夢何處合眼
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
山十書九不達何用一開顏其一云病人多夢醫囚人
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十韵首
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
原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按
古人詩一句一聯偶同前人者往往有之乃襲用至數
韵之多則竊所不解矣
余與孫琴西太僕二度同年交誼甚深而詩格則各別
余嘗語之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君所師者宋之黃也乃
觀此則黃之與白未始不相襲
容齋又云杜子美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
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按如此
之類古人集中甚多不足爲異

閩音押韵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於垂虹橋人疑為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乃闕音也偵問之果闕人林外又云張仲宗詞中多以否呼為府與主舞字同押蓋闕音也如林外以鎖為掃俞克成以我為襖與好同押皆鳩舌之音

詩用等字

續鈔十四

九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北人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亦新

和詩用原韻

宋葉夢得玉洞雜書云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

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妻謝氏贈公主詩本為薄上鷺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云

誠是貫綿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兩人贈答同用絲時二韻此又在梁武之前

徐五詩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按此二句梁紹王兩般秋雨庵隨筆曾載之評為奇而無理而不知為誰作今始知為徐五作明末入也

吳東里詩

同治蘇州府志引詩粹云吳東里宗潛崇禎末諸生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

續鈔十四

十

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為奇創按此詩余兒時聞先君子誦之今始得作者姓名也

王漁洋秋柳詩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倚撫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蘭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蘭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報可見管侍御世銘韞山堂詩集注按漁洋秋柳詩至今膾炙人口不知當日乃以此詩幾至毀禁也

障車文

明張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妝詩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貧貧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余謂催妝詩蜀氏為之障車文母氏為之味其名義可見

賦題限韻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黃茨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甌賦以

續鈔十四

十一

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為韻是也按花萼樓賦以題為韻而止三韻則賦字非韻也今以題為韻者必連賦字押之未知所自始

又云八韻有二平六側者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者有六平二側者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訾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

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脚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偽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按此則賦韻八字四平四側由來久矣

容齋四筆云唐昭宗乾甯二年試進士於武德殿前後試詩賦各兩篇內長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限三百二十字成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

續鈔十四

十二

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長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可異矣按此押韻之法殊為詭異惜未得其詳

明代時文惡習

明楊慎升庵集云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于有餘言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鬼一跳而

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按正德嘉靖間時文之弊已至此又何責乎今之墨卷也

刻本時文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日知錄自注云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

續鈔十四

圭

自版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顧氏蓋未及見京華日抄故不知其所自始也

日知錄又引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按 國朝葉名禮橋西雜記引慈谿鄭梁云萬曆癸未馮具區為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然則鈞元錄之先有得士錄之刻尚在萬曆壬辰之前此刻闡墨之權輿也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

馮祭酒為榜首與先人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為政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為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為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于是房有專刻按此又在萬曆癸未得士之前且社稿非房稿則亦京華日抄之類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人各一經兼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書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兼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據此則明初鄉會試

續鈔十四

南

皆有刻文由來久矣

雙槐歲鈔又云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文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按此知明初刻文即今進呈鄉會試錄之權輿由官刊刻也若坊間刻以牟利則自京華日鈔始耳

明黃佐翰林記云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司會試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最喜曾鶴齡諸作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為最蓋洪武永樂間程文體皆渾厚不特是科而已誠宜錄出以正文體按此可見當日所刊試錄風行一時士林奉為程式與今所刊闈

墨無異

八股文限字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康熙七年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斥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按今時文以七百字為限用此制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

續鈔十四

五

三百字第三場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按此亦今制限字之所由始也

臨去秋波制義七篇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游戲之致按今人止知有九西堂作不知有黃九煙作也漁洋亦因九西堂事而附注及此

吳穀人祭酒試帖詩斥落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八韻詩別成一格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為林表明霽色得

寒字吳頤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大學士伯和珅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按祭酒試帖詩至今海內傳誦不謂當日曾以此見斥也

續鈔十四

六

茶香室續鈔卷十五

德清俞樾

李斯壽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勁因名蒼玉洞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按閩中有李斯篆字世罕知者是亦一奇蹟也

衛夫人帖非真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此與師帖尤疏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

續鈔十五

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能盡意遂不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適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漪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按以蕭啟證之則衛帖自可疑但以不稱名為疑則恐古婦人本不以名行世

兩夫人書可證未可以此決真偽也

李太白書

國朝王漁洋居易錄云吳天章說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李白在開元閒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一碑是也

張有篆書魏字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中書侍郎林彥振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為魏下山彥振命去之不可曰

續鈔十五

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決不易也自是人益賢之所著復古編行於世按唐人篆書多不合六書近世士大夫書篆字者必以說文為主說文所無即是俗體不可用此律之嚴當自張謙中始矣

米襄陽論題榜字

宋米芾海岳名言云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

又云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

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

又云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炭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句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柳應辰押字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予頃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其人名應辰以國朝寶

續鈔十五

三

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涪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夫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郎武陵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涪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笑按予於沈仲復廉訪齋中見懸有大押字未知即此否當更就觀之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宋柳拱辰字昭昭柳應辰字明明見應辰押字詩及火星巖記兄弟皆以墨字為字亦好奇之過也

義獻

明張萱疑耀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王氏父子父名羲子名獻尤可笑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即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黃王不分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要蘭兩字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論衡云籍孺韓嫣形要骨蘭皮媚色稱要與麗同蘭與妍同從蘭省從女蘭取其聲更兼香也按此語見論衡逢遇篇而今刻論衡皆作形佳骨嫺失古字矣

又按襄二十八年左傳季蘭尸之杜注解為服蘭之女余謂女不必皆服蘭服蘭之女亦不可便謂之蘭蘭疑變之假字即詩所謂思變季女也今得此說又疑季蘭

續鈔十五

四

當作季蘭矣然從蘭省即是從蘭而從女從蘭實有嬾字見後漢書王丹傳卽嬾字也嬾蘭一字乎抑兩字乎

寅字音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真字韻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寅寅二字支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今讀寅卯之移爲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之詩可見按所引杜周士樂伸閏月定四時詩

續鈔十五

五

皆於支韻押寅字今不錄然則唐人押寅卯之寅亦不一律也

按廣韻六脂以脂切有寅字敬也亦辰名十七真寅辰名翼真切是脂部寅字敬爲本義辰名爲亦義真部寅字專訓辰名而不及敬也一訓 國朝佩文詩韻從之然則訓敬者宜押四支訓辰名者宜押十一真以此爲別未知是否

陪當作備

明楊慎升庵集云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盜倉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償補也音

裴今作陪音義同而陪字俗從備爲古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陪字不見於玉篇類篇等書古人多用備字或作陪明永樂實錄追陪字皆不從貝旁

月應作令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黃山谷品令茶詞鳳舞團團餅恨芬破教孤令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月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云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卽今俗語之另項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俗謂異日日日月日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

續鈔十五

六

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卽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是

袂當作幘

宋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幘被之襍同今譌音爲僕按說文有幘無襍幘卽幘之或體幘音伏字遂變作袂矣

嫿當作環環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嫿嫿記三卷署元伊世珍撰相傳明常熟桑悅造嫿嫿二字不可解所造嫿嫿福地事不涉女子似當從玉謂琳環環之向見明人徐象梅

琅環史唾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琅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庫未載入冊檣書第一架二層郵環記二本有套東庫南裏閒第七架二層瑯環史唾一部八本俱從玉可證也惟高承埏稽古堂日抄中娜嬛記則從女自津逮祕書行而從女且爲典故不求甚解矣

靦腆當作緬靦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中心有愧見之顏面者謂之緬靦按今猶有此語而俗或書作靦腆考靦靦二字並他典切則當從宋人作緬靦爲是

續鈔十五

七

穆護歌當作木瓠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黃魯直云予嘗問人皆莫能說穆護之義昔在巴樊開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敘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倒盡百餅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己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

阿字讀側聲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古人阿字多讀平聲故廣韻但載於七歌唐人作近體如白香山盡日無人屬阿誰君家阿那邊始作側聲讀蓋用方言至元人作韻會小補阿始音屋而收入聲今人卻無此音也

但字讀平聲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洪文惠迺盤洲集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兔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如盡意看同一公皆精說

續鈔十五

八

文之學也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元和姓纂但姓在二十五寒老學庵筆記云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觀徐洪二詩則唐宋時讀如檀不獨人姓爲然

居易錄又云董斯張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異音元微之詩正旦酬白雪且音丹是且字亦可讀平聲矣

華山之華可讀平聲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華不注山同

音義故華山有平去兩讀

按以說文言之字當作寧然南衡北恆均不從山則寧未必其為古字也水經注云華山遠而望之有若華狀則字作華而讀如華不注之華或轉為古音古義矣

忌用哉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願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政和三年臣僚言此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以為哉音與災同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按文字避忌至禁用哉

續鈔十五

九

字真所謂轉喉觸諱者矣

明代制誥用沈體

明黃佐翰林記云太宗喜楷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磨寫累遷至學士惟食學士俸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彜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於朝孝宗亦愛沈度書宮中妙習焉嘗求其後得其孫世隆授之中書舍人故今朝廷制誥猶用沈體云按沈體在明代盛行如此而今至無能舉其姓名者何也翰林記又云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以中書

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儲翰林用諸內閣辦文書一時翰林善書者有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草廉用亨之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潛之真楊文定之行皆知名當世

姜體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為門役工佐書習姜太僕立綱體入京師值世廟西內修醮因得供事齋宮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按明呂坤實政錄興復社學條初入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者寫姜字體刊布余初

續鈔十五

十

不知姜字體為何人所書已載之曲園雜纂第三十六矣今乃知姜立綱也惜其書今無流傳者否則供童子楷模頗得也

壹貳叁肆等字隋唐已然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壹貳叁肆等字陸容菽園雜記謂始於明初刑部尚書開濟而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軒伍佰石蓋不自宋始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敕表狀書奏
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然則壹貳叁
肆等字後世公牒循用謂可以杜改易之弊者在唐時
轉有禁也

卍字出古錢

元吾邱衍學古篇云泉志聞有泉文近于道者可以廣
見卍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按
所謂泉志者惜不言何人所著所謂古錢者亦未言爲
何代錢也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胸前躡于輪於足

續鈔十五

土

下又占相部云如來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
往古世錫除穢濁不善行故不知古來本有卍字而佛
胸像之邪抑此字本出於佛胸也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出卍字之形四字注云今勘
梵本乃字乃是德者之相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元非
字也然經中上下據漢本總一十七字同呼爲萬又出
卍字云梵書萬字今人但知有卍字不知有此二形

諸暨浣紗二字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仙游唐梅臣爲諸暨令既去書浣
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助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

筆蹟王季重爭之以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
按此二字至今尙在

靴傘等字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繖字作傘鞞字作靴見隋書禮
儀志人漢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乃宀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武
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宀莫能詳焉
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觀向者二
字未之見也未審於何文而得上笑曰知卿夙儒偶爲

續鈔十五

土

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

人字

國朝施可齋聞雜記云長樂陳修園著醫學三字經其
解人字云人具陰陽人字左筆爲陽右筆爲陰陽清而
輕故左ノ輕陰濁而重故右、重陽中亦有陰故左ノ
先重而後輕陰中亦有陽故右、先輕而後重按此說
但以今楷書字體言而頗有理

又說心字云小篆心字乃一倒火字蓋心本屬火不欲
炎上故例之也按此說前人已言之然不甚似余嘗謂
古今心字有生死之分古篆書心字作①其上兩筆有

包護之象使心火不致上炎其下一筆作挹注之形可
以下交腎水此生象也今作心字其下不通則腎水不
能交矣其上不特上炎而且旁溢則火之為害烈矣此
死象也其說甚搞而理亦不易附記于此

宋何蘧春清紀聞云吳興張有以小篆名世嘗為余言
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到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
從勺也陳修園說心字本此

作字錯誤

宋袁文瓊歸閒評云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米元章帖
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王荆公作詩

續鈔十五

圭

有十竿玉三字卻寫干岸玉恐皆是筆誤耳

碑有旁注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順和尚
行記見字旁注胡旬反又咸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
遺孔紆墓志將字旁注去聲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
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

誤書茄字

宋張仲文白獺髓云趙從善尚書子希倉倅紹興日令
庖人造燥子茄子欲書判食單問屬吏茄字吏曰草頭
下著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

蒙按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載一館師不識茄字誤書
作蒙作荏作茗作苟作菩今乃知有所本也

側定政宗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
行脫漏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鑲版其所作東
山長老語錄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踈得免忘
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
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
厠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
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四字皆誤也

續鈔十五

甫

書口作厶

國朝鄒滋德諸暨詩存載明人王鈺為江西提學僉事
有一生書員字口作厶者責之以通用對卽以勾勾台
呂允兄吉去八字使通之報鸞服因歌曰勾不可句台
不可呂允不可兄吉不可去

按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善譜集云唐進士有姓單
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為單單乞改正有司曰方口尖
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呂兒縣改作呂州
台兒縣可乎是方口尖口古人已有此辨惜王君未能
引此以折之然勾之與句則實是一字

正音書院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閩中各縣從前皆有正音書院所以訓習官音也雍正六年欽奉

上諭凡官員

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

續鈔十五

五

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不能明白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督

撫遵奉

上諭飭屬所建無如地方官皆視為不急

之務任其墮廢以予所見惟邵武郡城尚有正音書院亦改課詩文矣按南蠻賦舌自古病之至我朝有正音書院之設亦周官大行人諭言語協辭命之遺意也然今知有此事者鮮矣

四方之音

國朝王崇簡冬夜箋記云北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嚙舌東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嚙

三十六字母有誤

續鈔十五

未

明焦竑筆乘引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說而或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歸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經牽擎虔外出肩涓傾團瓊拳則宜廢宜增茲已瞭然矣

茶香室續鈔卷十六

德清俞樾

秦鑄銅人有二

西京雜記云高祖入咸陽宮金玉寶珍不可稱言其尤異者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朵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眾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按始皇木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索隱引三輔舊事云各重三十四萬斤此人所習知也乃又有此小銅人十二枚則

續鈔十六

人罕知之

呂保藏漢篆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梁山軍有涼山呂保藏漢篆云涼山保有呂保藏在絕崖半腹有一穴人跡所不到漢末赤眉之亂有呂保藏家資巨萬齋金寶緣木而上鑿崖以居盡伐崖下木寇不能近後舉家終焉紹熙中有樵夫得券於崖側非銅非鐵其聲鏘然上有古篆云西漢之末赤眉邂逅黃金千兩坑埋而走羔豚十祭其財自阜今藏所猶存按此亦避亂之一法但言齋金寶不言齋糧食何所得食邪其人當姓呂名保不當連藏字

為名

馬伏波射潮

國朝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云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關公殺顏良文醜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關公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眾之中按三國志本傳但有殺顏良事文醜非公所殺也乃宋時即有此說則今演義流傳亦有所本矣

三國蜀時斷案文

續鈔十六

二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按自三國至宋時八九百年矣而此舊牘猶存是亦奇蹟惜當時無好事者鈔錄以傳於世也

蜀中寫像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蜀自炎漢至於巨唐將相理蜀皆有遺愛民懷其德多寫真容年代既遠積損皆盡惟唐杜相國及聖朝呂侍郎二十二處見存六處有寫貌人名一十六處失寫貌人姓氏按宋呂陶淨德集巡

撫謝公畫像記云成都舊風凡奉使者繪象天慶之仙遊閣愚因此知老蘇集張益州畫像記乃蜀中舊俗已載於叢鈔卷三矣今觀此知蜀中畫像之風自漢世已然也

名畫錄又云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寫御容於大聖慈寺此則蜀中畫像不但人臣有之矣名畫錄又云王氏永平廢興聖觀爲軍營其觀有五金鑄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軀移在大聖慈寺御容院供養然則明皇幸蜀而還蜀中有良金寫像之事又不止畫像已也

續鈔十六

三

安祿山造像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曰蓬州有安祿山題在透明巖大唐先天二年安祿山造彌勒佛一龕祈福象之按祿山死於至德二載年五十餘而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歲次癸丑下及至德二載歲在丁酉已四十五年以年月考之祿山是時未及十歲不應入蜀祈福恐別有姓名偶同姑兩存之按此必非一人然則唐時別有一安祿山也

歐陽詢賺蘭亭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南部新書云蘭亭者武德歐陽詢

就越詐求之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唐明皇自稱鴉

宋王讜唐語林云明皇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小字蟲娘時代宗起居上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尙之封壽安公主按明皇自稱阿瞞人知之自稱鴉則未聞也

唐時京城築者

宋王讜唐語林云中書令郭子儀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各不相識郭令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

續鈔十六

四

京城建官家牆皆是某築祗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按此築者大有見韓昌黎巧者主承福傳恐即本此而衍之

王摩詰語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情不肖把版屈腰見督郵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轡輪袍非誣也

清義何氏碑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隆慶府有清義何氏古碑在劔門縣有登高臺存一古碑唐光宅中建其間所載有名慕者于此生四子孝弟義遜家八十口不異居儀鳳二年敕賜清義門按此亦旌表義門之故事

宋韓流澗泉日記云清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攜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間常稅外免其他役按此亦一義門也當表出之以存吾宗盛事

南漢劉龔康陵之侈

國朝朱彝尊曝書亭集云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

續鈔十六

五

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丈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人以白金鑄鑄其他珍異物甚夥

又黎遂球蓮鬚閣集云予家版橋對岸有洲名北亭崇禎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投以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至夜靜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各重寸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築之有鏡一光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

中有玉魚能游動其他異物不可指識

宋太祖禁夯市

宋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太祖謂諸將曰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毋得夯市及犯府庫按夯俗字康熙字典引字彙曰呼講切近堅上聲人用力以舉物也縱兵大掠謂之夯市其義未詳

宋高宗論放生

宋韓流澗泉日記云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

續鈔十六

六

宋高宗初議謚堯

宋杜範清獻公集詹體仁傳曰遷太常博士時高宗定謚或謂宜稱堯宗體仁言謚法雖有之於古無據且功莫盛於中興沒而不彰何以示後請比殷高宗謚為高力爭之議始決按高宗生前尊號有光堯之稱蓋以其禪讓也乃歿而即以爲廟號則固不如高宗之稱爲得體矣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高宗廟號有議爲光宗甯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按思陵錄云太上廟號以高宗爲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畱參欲稱光宗上

曰無謂臺諫謝謗等六人乞用甯考之甯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願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爲義則高宗亦可乃就初義據此則似無堯宗之說

宋二后像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宋高宗之母章后今仁和學生員章朝恩乃其裔也有譜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頰衣冠乃道人也度宗后全氏廣頰鳳眼雙眉入鬢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按自明至今又二百餘年中經兵火未知此二像尙存否

續鈔十六

七

辨麥舟助葬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以麥金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按文正公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陳眉公云歐陽文忠爲文正作墓志爲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盛德不專在此予謂本無是事

梁山濼賊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能知

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道發于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蘇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扭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昇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黃籙醮爲謝罪乞命按此梁山濼賊卽宋江等也宋江事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降後爲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殺降獲冥譴則人所未知也

續鈔十六

八

國朝施可齋同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爲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間其人多於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爲圈大經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浸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錢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卽此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背刺盡忠報國字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嘉靖末年用故將楊照爲遠

東總兵官照澤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刺背一事始於宋
岳少保元順帝末年杭州巡檢胡仲彬舉兵其徒皆文
肯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至正德間錦衣衛匠餘刁宣
自言肯刺盡忠報國四字上怒杖而戍之嶺南嘉靖初
南禮部侍郎黃縉為白簡所攻亦自疏言肯有盡忠報
國字天下至今嗤笑至照而五矣
又云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趙皇
此又刺面而非刺背

宋史呼延贊傳贊有膽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為
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

續鈔十六

九

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按此又在岳武穆之前
矣

大佛頭為賈平章纜橋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大石佛寺考舊史秦始皇東游入
海纜舟於此石上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
鳳皇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卽下湖船不用
篙楫用大錦纜絞動盤車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
橋也按西湖大佛頭為秦皇繫纜石人人知之賈似道
事世罕知者張氏不知據何書果如其說則南山必尙
有一繫纜處

元朝本非蒙古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古今記要逸編曰韃靼與
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上者曰女真其居
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
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韃
靼至武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
女真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
國然則元朝乃韃靼非蒙古後乃襲蒙古之號耳蒙古
蓋卽唐之蒙兀部亦謂之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
國

續鈔十六

十

按此則金元同種元朝本非蒙古也武沒真史作鐵木
真今正為特穆津卽元太祖

明南京大內有宋理宗書額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
扁書清勁奇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
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明初有意都汴

明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云五月上幸汴梁卽開封府也
議定都車駕至汴築臺以祭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又築
臺于南薰門外名封臺以為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

以大梁爲北京按此則明初固有意於都汴矣

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友人言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爲京師何以此書乃有北京余曰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按此則明中葉以後并大梁之爲北京亦有知有不知矣

大中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按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大中通寶錢未必明初所鑄

續鈔十六

主

建文復歸事傳聞之異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其實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按此書惜不言其名不知何書

明張萱疑耀云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余意當以貴州

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開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淨慈舊有建文帝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淨慈寺永樂間建文帝隱避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貌魁偉迥異常人

明初克蘇州城紀載之異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云張士誠據有吳浙大朝行弔伐之誅太傅中山武甯王爲元帥以長圍圍城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密遣人納款武甯引兵從閶門入不戮一

續鈔十六

主

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引兵從葑門入遇士女必處以軍法武甯急使人奉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蕭然武甯入閶門故至今民物繁庶餘門不及也

又楊循吉蓬軒吳記云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甯王入閶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兩王相遇武甯始戒忠武勿殺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甯今已五傳子姓繁衍固嗜殺不嗜殺之明驗也兩書同出一人而紀載不同當更核之

按明史太祖紀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討張士誠二十七年論平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則信國公即徐中山也吳中故語所云疑失實矣考湯和於洪武十一年進封信國公和木傳云從大軍伐士誠戰於閭門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愈復往攻克之則所謂信國從封門人者豈謂湯和歟

蘇州三學罵王敬

續鈔十六

三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云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大肆厥惡時使士子錄書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千餘卷時方近秋試諸生不往敬怒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欲答學官諸生大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罵之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毆之幾死明日召知府劉公瑀訪求罵者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乃引罵者答於皇華亭下各二十敬至闕下以事上下巡按

推治巡按張公准不肯承旨重繩諸生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得末減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寓園雜記云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以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維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江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人專務

續鈔十六

四

攫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按此敘王臣本末較吳中故語加詳

按明代吳中義憤之舉惟五人墓一事最著前此有葛誠事其墓即在五人墓旁余為作葛將軍墓歌同年應敏齋為臬使曾表章之然其事迹稍晦矣至此事人無知者諸生中亦無有慨然身任如葛誠顏佩韋等者惟戴冠對知府數語稍有丈夫氣耳乃據知府劉公貴諸生語知永樂閒尚有秀才罵內侍事則更無可考矣國朝汪琬堯峰文鈔有顏中和事略云中和父宏仁為怨家周昌所殺中和年甫十三取析薪斧礪之束草如

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逾三年懷斧出門直昌市
中自後揮斧中昌首又斧之會其兄孟和趨至昌已死
兄弟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眾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
和於獄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釋中和汪子曰顏氏聚居
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佩韋以
義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按顏佩韋事
甚著其後又有顏孟和中和兄弟則知者罕矣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貞勝編云五人墓事世豔
傳之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昇開讀時亦有垂髫少年
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

續鈔十六

五

牆竄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
尉後舉削蔗刀齧其片肉擲以飼狗按此爭世少傳者
以童子十餘人成此義舉則更奇矣

紅船白船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
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
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

明文林琅琊漫鈔云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高
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裝囚白者加衫
載使臣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向有此

制

明董穀碧里雜存云聖祖與徐公達開行買舟以覘江
南虛實值歲除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
小欣然納之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
朱之故迄今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云按滿江紅之名
至今猶在白船之說則無知者矣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三學罵王敬一條內載知府劉瑀
責諸生曰永樂閒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
載汝輩邪初不解紅船語讀此乃明按此事在成化時
是其時吳中尚有紅船也

續鈔十六

六

明熹宗自演戲

國朝陳稼天啟宮詞云同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
每花發時上臨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
輩演雪夜訪趙普之戲

棗兒

國朝無名氏談往云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廛口語
皆曰宋阿罩至李賊破城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
棗兒訛言宋阿罩者以上聲讀去聲也按李自成小字
棗兒知者亦罕

福八

國朝黃宗義思賢錄載沈士柱宮詞云鸚武金龍喚御
名注云帝號稱八寶妃因教鸚哥呼之按帝謂明福王
也

金三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鴻書云崑山舟師楊姓者
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楊憐之招入舟楊
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疴羸楊悔恨一日
注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去三欲歸無路轉入林
中有八大籃蓋盜所劫財三更臨江濱適有他舟三招
之來悉以篋入舟抵儀真啟視皆金珠也即售得如千

續鈔十六

志

服食起居非故矣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使人顧
其舟先是楊棄三時女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婿不
從及三登舟女竊視驚曰客狀甚似吾婿母嘗之遂不
敢言三顧女伴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瓊笠戴之
蓋三初登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羅
如平生楊夫婦羅拜請罪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會
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直搗狼山之
穴縛其渠魁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按小說中有朱金
郎事即此但據此則金其姓而非名殆傳聞之異乎

盧舍庵有明太監孫隆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十錦塘一名孫隄在斷橋下司禮
太監孫隆於萬曆十七年修築孫太監生祠背山而湖
頗極壯麗近為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孫
東瀛像置之佛龕之後按盧舍庵即在余俞樓之東向
不知其所始今始知之然已化為荒煙蔓草孫像亦烏
有矣

明代杭州有山東香客

明張岱西湖夢尋有香市記云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
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
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按此則明代西湖有山東香客今

續鈔十六

大

無是矣

茶香室續鈔卷十七

德清俞樾

旃檀佛像始末

國朝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云宏仁寺康熙年間卽清
復殿基址改建迎旃檀佛居之佛像高五尺鵠立上視
後瞻若仰前瞻若俯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扣之聲
若金石入水不濡輕如鬆漆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
近於沈碧并恭載 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祀記
其略云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
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切利天爲母氏說法

續鈔十七

時優填王以久闕瞻依乃刻旃檀像佛聖表目健連以
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及佛
復降人閒其像升空謁佛爲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
後爾往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
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
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
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
亥歲迎至燕京閔忠寺十二年金熙宗於上京建大儲
慶寺成奉迎於積慶閣中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
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內殿火尙

書石抹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二
年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建大聖萬安寺二
十六年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爾
迎於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
奉迎於鷲峰寺至康熙四年居一百二十七年計自優
填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辛卯至我朝康熙五年
丙戌凡二千六百五十餘年矣
按旃檀佛像余於叢鈔第十三卷已載之矣然所錄止
鐵圍山叢談宋後之事不得其詳今讀高澹人所記故
又備錄之

續鈔十七

又按扶南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事見梁書諸夷傳而
元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但言自龜茲至涼州至
長安至江左不及扶南高氏筆記又云考釋氏感通錄
云梁武帝遣郝鷲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摹刻
一像付鷲天監十年至建康據此則又自天竺徑至江
左矣且如其說像乃廢鼎也此事荒遠不甚可考今恭
錄 御碑餘不具論

觀音大士傳

元時管夫人所撰觀音大士傳云觀音生西土諱妙音
妙莊王之季女也將笄王以三女覓贅婿長妙因次妙

緣順旨觀音以忤王被貶後王病瘵漸死乃自幻形為老僧上奏非至親手眼不可療王以二女為至親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長濟度生靈一啟口必可得王使臣從仙長求即自斷刺其兩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見仙長果無手眼顛叩天地求為完之少頃仙長手眼已千數矣於是敘父子之情極款勸王修善玉從之按此本唐僧義常所說余已載於叢鈔第十卷矣今見管夫人所撰傳又記之要是俗配非其實也

文選嘯賦注引靈寶經曰神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音

續鈔十七

王

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糧常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性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遺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恠懼女顯其真為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按此疑即妙莊王女之說所自來姓音或即觀世音也
明楊慎升庵集引文選此注有女字姓音句誤作有女

姓音遂標題音姓仙女是以音為此女之姓矣升庵之疏乃至如此何也

普陀山觀大士現身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滄州人張漢儒至普陀謁大士一老人曰欲見大士乎張曰大士安得見曰但祈禱當有所覩張與同輩十餘人跪禱久之忽見洞口有金光果睹大士白石壁中出惟見側面又禱曰願睹正面大士即又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紺髮卷鬢高額隆準衣綠色半身雲氣中不可見眾歡喜稽首供入石壁去老人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現身故捨身於此供灑掃之役

續鈔十七

四

按此知世間所畫大士像殊未肖也

居易錄又云長安薦福寺僧行美謁普陀山與雲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虔禱願觀大士慈容俟見洞中現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貌莊嚴妙好是女人身他僧見者種種不一久之乃沒是大士現身亦無定相

換觀音像

宋王明清熙豐日曆云敕下江東轉運司斷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江寧府陳繹為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并將公

使錢糴糧餵飼自己白鷗按此等罪案絕奇

龍猛大士

宋鄭思肖中興集醉鄉詩効取龍猛大士藥盡點大地變黃金注云西土龍猛大士有藥能點大山為金相傳今尚有龍猛金按此則釋氏亦有鑪火之術

八百羅漢

國朝朱彝尊曝書亭集書五百羅漢名記後云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勳記之詳矣特其名梵冊不具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版附釋藏之後

續鈔十七

五

按佛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眾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五百人也按五百羅漢之說屢見梵書余於小繁露已略載之矣八百羅漢則世罕知者故表出之至曹太尉雖為羅漢堂作記而實非曹所創建謂以曹僑居赤城故止及天台之五百人恐未必然也

又按國朝范欽廣雁蕩山志引宋尚文靈巖寺碑云按釋氏書有大阿羅漢與八百眷屬居南贍部洲自西教東流歷數百載人莫有知者皇宋太平興國四年有

僧行亮神昭至温州樂清山門鄉見西有巨山秀詢耆老則曰是為雁蕩山中有龍湫後於廣藏中得古禪月大師貫休嘗著羅漢讚文至第五諾詎那尊者篇中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而後知南贍部洲羅漢所居即此山也按此則八百人並居雁蕩矣

月中兔是佛化身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云月中兔者佛昔作兔王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眾生見而發意

按藝文類聚引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

續鈔十七

六

體就穴鼻始明注云穴決也決鼻兔也是月中有兔本出緯書乃梵書又以為是佛之化身此事世罕知者

不動尊佛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官司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事之極恭

更生佛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仙井監蘭池鄉民鮮遂病死遇故人曹惟吉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少焉吏引入殿下放還遂拜

而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線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
如來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虞名祺字齊年夏
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按更生佛名世無知者以古佛
名而虞公得為之豈佛名亦如人間官職可迭為之乎

秋露子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秋露子梵言舍利佛舊文言
舍利子此譯云鳩鷓子從母為名母眼似鳩鷓或如秋
露鳥眼因以名焉按世人皆知有舍利佛不知有此二
名秋露鳥亦不知何鳥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引龍舒心經云舍利乃佛弟子名以

續鈔十七

七

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鷺鳥之眼
按此則秋露鳥其即鷺乎

六祖真身

宋文信國指南後錄有南華山詩自注云六祖禪師真
身蓋數百年矣為亂兵剖其心肝乃知患難佛不能免
況人乎按六祖真身於數百年後遭此一劫信乎大患
在有身也

又一題云己卯五月十八日子以楚囚過曹溪宿寺門
下六祖禪師真身頃為亂兵窺其胸探其心肝蓋意其
有寶故禍至此

佛圖澄姓温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
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
佛圖澄姓温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按晉書藝
術傳高僧傳並云本姓帛氏此乃云姓温何歟

三階

唐韋述兩京雜記云化度寺隋高顯捨宅立有沙門信
行自山東來類立院處之撰三階集三十餘卷大率以
精苦忍辱為宗言人有三等賢愚中庸今並教之故以
三階為名其化頗行故為化度寺

續鈔十七

八

醜醜和尚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云智顯禪院在橫山下梁人
吳廣施所居為寺祥符中心印軻禪師重建初醜醜和
尚以錫叩石清泉為流雖水旱不增減軻師引泉足用
迄今猶存按和尚名甚奇廣韻二十二覃有醜字火含
切面紅也豈以貌得名邪

胡僧以畫傳

陳姚最後畫品錄云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並外
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

五書僧

明楊慎升庵集云嘗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後有五
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則比
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

法極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
百歲乃終見研北雜誌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
知之

佛印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予游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
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問師寄此山幾年道具何在伴

續鈔十七

九

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袞袞多事人也曰
豈不置鉢邪曰食時寺有碗又曰豈不畜經卷邪曰藏
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邪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
用邪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予曰然則手中
紙軸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愛其風韻
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
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維犬予歎曰使褒禪山石崖僧
見之則子爲無事人邪按王漁洋居易錄引此事而言
佛印爲坡公所喜而行徑乃如是余於叢鈔卷十二載
參寥後還俗事今又觀佛印事乃知古所謂詩僧大率

類是矣

又按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
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游權貴閒
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爲坡公所
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爲浙漕
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
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金碧峰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啟之
見各座新聞按明代坊間有東洋記一書敘三保太監

續鈔十七

十

事書中有金碧峰和尚

程明道歎僧家威儀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明道先生嘗至天寧寺方飯見
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闡士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李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峰秀眞
骨闡士闡士皆僧之稱

僧尼受戒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周世宗廢并寺院有詔約束云男
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

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於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宋時僧牒甚貴

東坡集雜記有一則云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參寥言秦太虛有意為率交游閉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得出家按一人十千三十人則三百千然則

續鈔十七

十一

宋時僧牒甚貴也

按度牒之直詳見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引章俊卿羣書考索云元豐七年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是度牒之直亦有高下又云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千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則南宋時度牒有貴至八百千者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引陸放翁為行者雷印定求度牒疏有空手要七十萬錢之語則宋時一僧度牒直七百

千也按乃此南宋之制若北宋時則不至此恒言錄引東坡知杭州日乞支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麻宇若一牒七百千則二百牒得錢一千四百萬千以此修本州麻宇不太多乎又引東坡請以度牒二百道買米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是每道直米一百二十五石而以優價入減價出則度牒一道止直七十五千

禪家六籍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禪家六籍猶儒之六經

續鈔十七

十一

按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十年九月令僧徒皆通般若

心經金剛般若經楞伽經命學士宋濂考校之不通者令還俗然則明代考校僧徒止三經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御筆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是宣和間道家所習有此四經是可與釋氏六經並行矣惟黃帝內經乃醫家言與老莊列並習殊不侔耳儒書中惟周易尚可附會為道家之說此外實無可附會不得已而取孟子或以其有養氣養心諸說耳

能改齋漫錄又云其在學中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按此蓋因其時命學校諸生添治黃帝老莊列四經故增此士名定其官品也亦人所罕知者故附錄之闕士之名則未詳也

金剛經傳語異文

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元魏留支譯本作一切有為法如星騎燈幻露泡夢電雲陳隋以下諸譯本雖語句小異而此九字皆

續鈔十七

圭

同今世止行鳩摩羅什本無復知此矣世俗讀金剛經者盛稱此四句唐伯虎以六如自號亦取此也若依留支本則有九如

其半三十比邱百

金剛經云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隋大業中三藏笈多譯本作與園中大比丘眾其半三十比邱百解者云即千二百五十人也以三十而百之則三千以三千而半之則千五百除去一千又以五百而半之則二百五十合前一千即為千二百五十人半而又半故曰其半其合也按如此譯經紆曲太甚不知其何所取義

也

轉經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唐詩服玩僧收為轉經今人謂寫字為轉經非也西域之俗以木規圓為二輪象一用梵篆化書一用梵篆牡書牡書自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北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母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

新伊舊伊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教業法數有二伊之文二伊新伊舊伊也新伊如此方言今文舊伊如此方言古文

續鈔十七

古

升庵又云西域以無比為伊字最尊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

淨賄

國朝戴戩弼東甌金石志僧利卿并闕石刻云開元寺僧利卿謹舍淨賄壹拾參貫文有餘重修義井一口按淨財屢見唐宋石刻淨賄罕見

兄妹共寫法華經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顧清字有唐朝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鬣後題云燕子女十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今為張謀遠珍藏

餓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釋氏說餓鬼名面然又名餓口言餓則飢餓出於口而面若然也有唐實叉難陀譯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呪經一卷有唐不空譯佛說救餓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有瑜珈集要餓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卷又有甘露僧造蒙山施食儀按此皆僧家放餓口之緣起也

善男善女有二解

金剛經六譯疏記云善男信女有二義一以人稱是四眾人也一以法喻以羅漢性剛直能自善不能化人表

續鈔十七

五

為善男子菩薩性柔和慈悲能自化化人種佛善根紹隆佛種表為善女人按此知觀世音菩薩今作女像亦非無理

西天僧來東天求佛

國朝張鵬翔奉使俄羅斯日記云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遊普陀五臺峩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麻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麻是佛涉窮荒往視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

殘喘

僧作制義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邵云曾見之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往遊金陵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入選者亦稱祠部郎為座師

續鈔十七

六

國朝葉廷琯鳴波漁語云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秉筆者舊由司禮監薦舉崇禎元年始面試以時文欽出君若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清二人皆考中式至十二年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印其名下顧三聘密託王建鼎代作選於眾時藝一篇被巡緝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足見明季風氣崇尙八股之深矣按緇流且試以時文則此亦不足異也

稗沙門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

田中生稗麥其形如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
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穉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
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
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
引用

焚佛骨萬二千斤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晚
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按佛骨安
得如許之多不可曉矣

野獲編補遺云嘉靖十五年勅廢禁中大善殿夏言以

續鈔十七

七

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牙等議投之火凡毀金銀
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佛牙等一萬三千餘
片據此則佛骨兼有佛頭佛牙且必是元代所奉番僧
之遺蛻非唐時所迎奉者比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八

施存

德清俞樾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真諸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
子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
書猶未成真焉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
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爲教矣

絳縣老人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
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止山下邸中有道人

續鈔十八

十

先在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
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置杯其上俄頃
卽熱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口欲與君款語而行李
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就民舍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
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
數尺而行民帥妻子羅拜道人亦慰接之至牆下共飲
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旁獻一桃甚
大曰食此終身無病長揖而別指顧間不見民曰是古
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
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按絳縣老人宋時尚遊戲

人間亦可怪矣但不知自春秋至宋政和初又幾許甲子耳

莊君平宋時尚在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福州有道人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迹其所往執弟子禮甚謹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真諸被中耳叟大感異曰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李季言繪頗能誦

續鈔十八

二

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值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按莊君平即嚴君平漢人避明帝諱故改莊為嚴耳使此人自稱嚴君平則偽矣今自稱莊君平疑其不妄然其五言詩淺薄不類漢人語

徐庶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閭門遇徐庶其子元芳言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崇禎九年漢中人劉一真入終南山采藥遇仙人自言是徐元直令一真奏事有旨下撫按察訪成都費經虞有詩云傳聞徐元直尚在南山雲我欲從之去高峯麋鹿羣

按徐元直飛昇事余已記於叢鈔卷十四矣今得其詳復記之是徐元直仙蹟在明末 國初甚顯著也

居易錄又云錢牧翁作彭幼朔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白鹿曰我三國徐庶也此與蜀人費經虞所言同特終南青城異地耳

國朝繆良塗說云常州某往來山東一日至海濱其地

續鈔十八

三

有天生石橋跨於海中懸接勞山寬僅尺餘長不可測無有能過之者某曰吾試一往遂大步而去由橋入山腹中見茅庵內坐一老者疑為仙老者曰子非仙乃狐也適有客至所論皆三國後漢事客退老者曰此三國時徐庶也於是邀某至後山一石洞推之下已在常州矣按此雖不足據然亦言徐庶成仙事再數百年徐庶之仙蹟安知不與純陽代興乎

十二仙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道士張素卿於簡州開元觀畫容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葛元長壽仙黃

初平葛永瓚寶子明左慈蘇航十二仙君像各寫當初
賣卜賣藥書符導引時真筆蹤灑落當代名流皆推畫
手蜀檢校太傅安公思謙好古博雅甲寅歲十一月十
一日值蜀主誕降之辰安公進素卿所畫十二仙真形
十二幀蜀主命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歐陽炯次第讚之
令翰林徐詔黃居寶八分書題之乾德三年聖朝克復
吏部侍郎呂公餘慶鎮蜀求古畫圖書並將進呈斯畫
與焉按世俗有八仙之說罕有知此十二仙者

唐于逃聞奇錄云馬自然貌醜臃鼻禿鬚大口飲酒石
餘醉眠卽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

續鈔十八

四

無不差者嘗吟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
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此
馬自然之仙蹟

咸清臨安志方外門載馬自然名湘鹽官人大中祥符
元年卒葬於其家之東園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潼縣道
士馬自然白日上昇帝命杭州發其冢止存竹杖據此
則馬自然又北宋人矣殆誤也

蜀八仙

明楊慎升庵集有蜀八仙云譙秀蜀記載蜀之八仙首
容成公云卽鬼容區隱於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

於蜀今之青羊宮也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
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
卜肆在城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
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
洞中

清甯二百三十一年

唐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令書碑題云蒼龍
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末云清甯二百三十一年
四月十二日建按此卽東坡詩所云羣仙正草新宮
銘者也清甯之號不知誰所紀仙家亦自有年號邪

續鈔十八

五

仙宗十友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石恪攻古體人物有陳子昂
盧藏用宋之問高適舉擣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
馬承禎仙宗十友圖按此十人爲仙宗十友亦世所罕
知也

苦竹真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呂洞賓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
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
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按苦竹真人
爲呂洞賓師世無知者

呂仙自敘

國朝張爾岐蒿庵開訪云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幼婦所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避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考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虜虜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為叔父亦良怪異矣按乩筆自不足據姑以廣異聞

續鈔十八

六

呂真人畫像

國朝張道臨安旬制紀云路王有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也

呂洞賓封帝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佑帝君呂洞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卽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呂元圭

未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

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窗上或云元圭乃先生別字按此呂元圭與邯鄲呂翁似均非洞賓也

癩殘至明季猶在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鱒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為師弟兄同修道三昧今為國師公為宰相我墮落為江神血食於此宰殺過多必墮惡道望公達三昧為我禮懺法以禳宰殺之愆三昧為建水陸道場廣齋僧眾有一火頭僧曰舊神

續鈔十八

七

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亦受戒不飲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卽時仆地起語曰前癩殘禪師已言之何復被我戒人問癩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按此癩殘不知何人其卽李鄴侯所遇者邪賀相國卽賀逢聖明崇禎朝宰相癩殘和尚至明季猶存亦奇矣

曹休

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云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廳側問叟何人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卽君極有好官職此行

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敘之請潘豪執筆隨語記錄詞多隱密亦叙相國牽復之事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為請即以銀盃令自酌飲頃之酒盡遂以銀盃枕首而睡及旦失叟惟銀盃在焉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為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間往來賈販常賑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

按余於叢鈔卷十四載曹佶休事疑卽世俗所傳八仙中之曹國舅今觀此又疑曹佶休卽曹休也然曹休魏

續鈔十八

八

志有傳史明言其疽發背薨謚壯侯則亦無成仙之事是又疑不能明也

陳搏與毛女往來

宋李石續博物志云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時人陳搏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

國朝周亮工書影載陳希夷遇毛女詩云藥苗不滿筍人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玩相將入翠煙句似其事或竟行之

黃子久仙去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

觀棋爛柯不止一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李宗諤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弈棋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間卽此地也乃知觀棋爛柯不止衢州按余於叢鈔卷十四引猗覺寮雜記知爛柯不獨觀棋且有聽琴之說今乃知觀棋亦非止一說古事多相類也

續鈔十八

九

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墜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遺失二人所在此亦樵者觀仙人弈棋事但不言爛柯

陳籬桶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陳籬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微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宏治閒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按此籬桶人豈卽伊川所遇之成都隱者邪

明陳樾羅浮志云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盤梳篋桶為生作盤梳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閒一位土為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篋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於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潭州赴鶴會與一篋桶老子倚角入水而逝當目有葛縣尉在潭州見之方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按此知所謂宋仙陳篋桶者即其人也

又按陳楠捨土付病者服之輒愈人呼之為陳泥丸

文文山遇仙

續鈔十八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一題云文山遇靈陽子談道繫之以詩曰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擾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公如有夙世盟相從語寥廓俯仰萬慮輕云云大呂公不知何人謂之靈陽子則非純陽也又有一題云歲祝犁單閏月赤奮若日焉逢涸澗遇異人指示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賦五言八句其詩曰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按祝犁單閏乃己卯歲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也是

時文山已在獄中此異人者乃於獄中相訪邪亦可異矣

王赤腿

元劉祁歸潛志云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或云名予可字南雲居鄆蔡閒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好插花額上繫一銅片如月時時自言為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詭誕莫可測然善歌詩索韵立成字亦怪異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徧往往有奇麗語

鍾了髻

續錄十八

明王世貞鳳洲筆記云鍾了髻百十四歲尚了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按宋史陳搏傳有髻髻道人鍾離子不謂又有此鍾了髻也

張刺達

明徐禎卿異林云張刺達相傳是宋時人為華州掾嘗從徐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搏先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據榻端坐太守不悅先生請曰先生袖中何物幸以相貺道人探出棗三枚以白者授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投太守太守愈不悅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先生是何道者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

悔恨不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游入開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按張刺達他書多作張邈邈即張三丰也其事蹟人多知之然其得仙之由則或未知之也

國朝許纘曾滇行紀程云平越府南門有高真觀為張三丰仙師道場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字宙四大字按此張三丰遺蹟人所罕知明史但言其復入武當歷襄漢不言其入滇也

續鈔十八

五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元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為棺斂臨空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按此敘張三丰本末頗詳明史方伎傳作一名君寶寶乃實字之誤也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明初張邈邈既化於甘州張指揮

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入貢者猶云三丰為某台吉供養見在不死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平越郡城內有張邈邈修道故跡邈邈名三丰閩人洪武間以軍籍戍郡蓬頭赤足丐於市人呼為邈邈翁按此與異林所載又殊然張三丰於明初已著仙蹟乃謂其洪武中戍黔恐非實也滇黔紀遊又云府南五里即武勝關隔溪絕壁有三丰遺像旁有明撫軍郭青螺書神留宇宙四大字按此四大字為郭青螺書許氏滇行紀程所未及見也

趙如如

續鈔十八

五

國朝無名氏述異紀云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崑山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徐曰吾與子為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邪蓋趙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遁法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歲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書於何云在南海修道按先君印雪軒隨筆載周忠武部將侯老道事余於叢鈔卷十四載闖賊將李赤脚事趙如如殆亦其流亞乎

國朝方士淦蔗餘偶筆云京師虎坊橋五道廟老道人毛髮盡白身極矮小寡言笑問其年罕有知者長齋喜

飲酒相傳實吳逆問謀吳誅遂以道服隱於市與縉紳往來或招之飲伺其醉暢談滄桑冀探其蘊默無一言但含淚而已竟以壽終

崑崙山中仙人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明崇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譴戍鼎革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見松林中有人僵臥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按小說書中載有人見楊椒

續鈔十八

函

山赴西市而棄家雲游遂以得道者蓋亦有本也

姚真人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唐人家溫飽其妻蔡氏一日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畀夫娶妾為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為修養之需夫曰汝既修真吾無子女何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真不宜夫婦同處各建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號冲靜按姚真人夫婦與明時蓮池夫婦相同乃蓮池事甚顯而姚較晦檢西湖

志亦無其人竟莫知其何名矣

又按丁野鶴與妻王守素亦皆修道事見輟耕錄杭人夫婦清修姚真人丁野鶴及蓮池而三然丁野鶴事知之者猶多也

宋張師正閑窗括異志云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曰頌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生平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

續鈔十八

五

般若船按此亦夫婦雙修之事風月同乘般若船真蓮臺佳話也雖非仙蹟以夫婦雙修類記之

居士頌云既無障礙又能皎潔愚謂皎潔者月之本體障礙去則皎潔見矣豈有無障礙而不能皎潔者乎又能二字滯矣當易之曰既無障礙自然皎潔

吳彩鸞所為之書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唐女仙吳彩鸞于洪州紫極宮寫唐韻今有寫韻軒人盡知之又於安福福聖院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人罕知者又蜀導江縣迎祥寺有彩鸞寫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放翁猶見之

又云玉臺嘉話又載其書龍鱗楷韻天寶八年製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溺於市人不測其意檢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研北禱志云宇文廷臣家有吳彩鸞玉篇鈔書一先為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

接吳彩鸞書玉篇鈔余已載於叢鈔卷十四矣讀居易錄又備錄之惟末數語疑有誤據樓鑰攻媿集玉篇鈔正宇文公所藏然既云玉篇安得有廿三先廿四仙之

續鈔十八 夫

目殆將玉篇唐韻并為一談也

又按柳誠懸題語亦有可疑蓋隋開皇初陸法言等著切音五卷唐天寶中孫緬刊正之名曰唐韻至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等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是廣韻之名至宋始有而柳誠懸題語乃曰一夕書廣韻一部其偽託可知矣玉堂嘉話乃元王惲所著漁洋山人曾摘其訛舛者數事此條亦訛舛之顯然者也

何仙姑

明陳樾羅浮志云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

可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回持山果歸貽其母後遂辟穀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按今俗傳八仙中何仙姑余於叢鈔卷十四已詳載其事實矣此何仙姑疑又別是一人也

宋時煉丹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筋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

續鈔十八 七

鑄疑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桓譚新論云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日隱淪三日使鬼物四日先知五日鑄疑鑄疑似是黃白術

壇醮之始

明張萱疑耀云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是設醮之法始於此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

疑耀又云齋與醮義異而事同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牲血食謂之祭蔬果清修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街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

按文選高唐賦醮諸神禮太一李善注云醮祭也漢書郊祀志云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是古祭本有醮名漢世方士襲用之後來道家亦循其名耳

續鈔十八

末

茶香室續鈔卷十九

德清俞樾

天門三將軍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張尚書安道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奏章圖其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葛將軍掌旌周將軍掌節其一忘記嘉祐初仁宗夢至大野中左右侍衛皆不復見遙望天際有幡幢車騎乘雲而至輟乘以奉帝帝問何人答曰葛將軍也送帝至宮闕乃寤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按世俗相傳天門有四元帥不知有此三將軍

續鈔十九

國朝陸鳳藻小知錄云三天門下泰元都省張天師居之天樞省許真君居之天機省葛仙翁居之未言出何書天門三將軍豈分隸三省邪

東嶽神姓

國朝施可齋閑禠記云省城東嶽廟神每年三月出巡城內外各一日頭踏上市書東嶽泰山青府天齊上帝歲歲蓋神姓也五嶽真形圖東嶽姓歲名崇當由與歲字相近而誤按聞人猶知東嶽姓歲故誤為歲字若吾鄉則但執封神演義之說且謂東嶽姓黃矣

東嶽五子

宋吳曾能改齊漫錄云京東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權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四子長為祐靈侯次為惠靈侯第四子為靜靈大師第五子為宣靈侯按今世俗止知有炳靈侯餘子無聞焉第四子不封侯殆歸於釋氏者乎

按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此云威權疑誤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

國朝錢會讀書敏求記云梁令瓚五星二十八宿神形

續鈔十九

十一

圖一卷相傳此冊從唐本繪畫偶閱方于魯墨譜見其

圖列宿四與此像適合知于魯之考核亦精也

又云二十八宿形圖一卷二十八宿朝為本形畫暮變互為他物

魁星生日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龍巖州士人皆戒食蛙七月七日為魁星誕必買大者祀而放之池中初甚不解後讀史記律書北至於奎徐廣曰奎一作畫即蛙字也乃知因此而誤按七月七日為魁星生日他處未有聞牛女外又增一故事矣

楊升庵更定六神

明楊慎升庵集云今之易卦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句陳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元武蓋不通理者戊己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今定其次戊己共起句陳而壬起騰蛇癸起元武得其當矣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右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元黑於官為修黜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元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按楊氏此說頗有理

續鈔十九

十二

故錄之

又云句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句陳又云句陳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赤鳳北元龜中畫黃螭螭也黃帝以土德王有土瑞蚯蚓如虹其說尤曲

余謂句陳當為黃龍張衡靈憲云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圖首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固以黃龍與青龍朱雀等為五矣以為麒麟天馬並非也

升庵又云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句陳也按廣韻

八語虞字注云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虞與虞同無句陳之說

伍子胥廟

宋王謙唐語林云一鄉一里必有祀廟號為伍員廟必五分其髯謂五髯鬚

關將軍圖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趙忠義者德元子也蜀王知忠義妙於鬼神屋木遂令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按此知五代時關像已盛行矣

石上關帝像

續鈔十九

四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甯德縣青山海嶠上有一石其痕儼如關帝像憑空而立面目俱全兩後尤顯俗稱仙人畫

關夫子之稱起於明季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湯義仍集於主考但稱舉主某公可見濫稱老師萬歷中年後之末俗也崇禎末年乃有夫子之稱尤可笑者至以關侯與孔子同尊

黑神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貴陽有黑神廟祀唐南霽雲凡水旱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見田綸霞少司寇黔書

及郭青螺集按南霽雲不應祀於黔且名之為黑神所未詳也

又云霽雲乞師時同行將王抃者亦斷一指後同死睢陽史失之黔陽赤寶山立祠號昭烈王見朱近修孝廉集按王抃之名世無知者宜表出之

宋李景和毀張巡許遠廟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婺州碑記有張巡許遠雙廟辨云嘉泰甲子余謁郡侯南康李公景和見其追逮土偶械繫於庭問其罪則云李侯家眷為崇所擾故加之罪杖之溪澗投土偶於深淵未嘗不重李侯之果決也及

續鈔十九

五

余之郊外聽與人之誦曰此廟非他即唐張許之祠也郡侯以其烹愛妾而無所歸旋擾其室既伏其罪而怪乃絕余獨念張許置廟始末郡志無所見志乃洪公遵詮次必不逸書後緡閱故書見唐張巡傳載許遠子玢為婺州司馬柳子厚南公廟碑載南霽雲子承嗣為婺州別駕今婺之雙廟與倅解鄰意者南許二子之所立乎不能不譏李侯太果而誚洪公之畧也按張許為唐之忠臣何至為崇如此必邪鬼所憑依遂使二公受身後之累亦可異矣

趙公明

梁陶宏景真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冢埋圖石文云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位甲乙年如千歲生值清眞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靈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爲害氣按趙公明不知何神乃司土下冢中事邪余於俞樓襍纂卷四十引太平廣記所載云云以爲趙公明之名流傳有自今乃知眞誥已有之矣

王靈官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引江湖紀聞云薩眞人名守堅蜀人傳張虛靖天師法至湘陰縣見土人用童男女生祀

續鈔十九

六

本處廟神薩曰此等邪神速焚其廟言訖雷火飛至廟立燬後薩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左手曳袖右手執鞭問曰爾何神也答曰我乃湘陰廟神王善被眞人焚我廟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欲復前誓今功行已高職隸天樞望保奏以爲部將薩曰汝兇惡之神在我法中必損我法神立誓不敢背遂奏天帝收爲將按此條因松郡史道人傳薩眞人法能呼召靈官王善而引江湖紀聞以證之如此 國朝趙翼陔餘叢考中有王靈官一條而未見此書故不得其詳且不知其名善也

岳忠武像

國朝阮元石渠隨筆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云岳飛面大而方廣額疏眉兩頰甚豐目圓鼻尖自口以下重頤甚長無髭須按此當是岳忠武眞像餘三將不備錄

馬當山神

唐鄭還古博異志云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乃命使齋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詩一首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鸞一匹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

續鈔十九

七

波裏騷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舟中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按馬當山神助王子安順風事世多知之不謂又有此事何馬當之神與王氏有緣邪今人祀神焚紙馬觀此知唐時已有之又以草履上夫人此事尤奇

揚州倉聖殿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雍正間蜀僧大岳膂力過人素不識字故奉倉頡聖像及去蜀居天臺山十年移揚

州天甯寺愛天心墩繹經臺遂卽其址爲倉聖殿按倉聖祠宜建於學校余舊有斯議不謂揚州倉聖殿乃創於緇流也

鄭州藥王廟會

國朝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云鄭州城東北有藥王莊爲扁鵲故里藥王廟專祀扁鵲香火最盛每年四月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各方商賈輦運珍異之屬入城爲市妙伎雜樂無不畢陳云賀藥王生日幙帘徧野聲樂震天每日搭蓋席蓬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貿易遊覽閱兩旬方散明萬曆間慈聖太后出內帑增建神農軒

續鈔十九

八

輟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藥王之會彌加輻湊

安南祀解縉

國朝潘鼎珪安南紀遊云士人讀書多尙綱鑑性理無崇祀宣聖所瞻謁明解學士縉蓋學士縉時爲左布政鎮其地興文教云按此條不甚明晰蓋謂安南不祀孔子而祀解縉也此與雲南奉王右軍爲先師同一異聞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

苗人祀孔明天子

國朝陸次雲尚谿織志云苗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蒙恬配享孟姜女

宋周輝北轅錄云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按以蒙將軍配享孟姜女未知何取

寄江伯書

太平御覽引宋王韶之始興記云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廟石間有縣藤君扣藤家人必自出歸者如言果有一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言觀亭有江伯神按

續鈔十九

九

余於叢鈔卷十五記爲神人寄書事此亦其類
句曲玉印

國朝趙懷玉亦有生齋文集書蔣經元遺事云經元素事茅君每歲必禱句曲相傳神有玉印恒什襲之人弗敢啟有齋虔而往衣袂間輒得印朱文燦然卽被印者亦不覺經元一衣累得十六印遂以此衣歛母

唐藩鎮行墨敕封神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池州銅陵縣孚院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敕宣欽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大

將等憲官雖幽顯不同而裒昇一致神久標奇絕早指英風靈跡屢彰神遠不昧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押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本此

按容齋三筆有太守刺史贈吏民官一條云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玉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以太守刺史擅贈吏民官職後世不敢然也愚謂神祇猶可便宜封爵則吏民更無嫌

續鈔十九

十

矣
又按孚既侯碑有當道二字凡再見蓋使者自稱之詞猶今人稱本道也

土地堂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允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宣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去之遂大喧勃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按今所在皆有土地堂據此則宋時已然矣

蘇郡西天王堂土地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蘇郡西天王堂土地絕肖我太祖高皇帝聞當時至其地而化主楊氏異焉遂令塑工像之後聞人言像太祖卽以黃絹帳之於外不容人看按此像未知今尙存否

康王廟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眞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眞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卽報可南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江西已爲保裔立廟泰

續鈔十九

十一

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鄱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鋪有康保裔廟土人以木郎廟張巡并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有冲眞廟云洪武時建中祀張巡許遠康保裔黔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裔其神介冑赭面今黟城中賽張康神張爲厲狀康赭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又按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

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則祀唐康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醮于門外壅土為神設蔗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按蘇州鐵瓶巷有康王廟吳縣黃震生中堅齋集有記以為周康王也亂後廟毀余言於願子山觀察復建之乃讀癸巳存稿知康王廟所在多有然則此康王廟未敢必其為周康王矣

又按黃震生記言鐵瓶巷為舊時刑人之地多鬼故建周康王廟以鎮之以周康王時刑措不用故也此其用意得無過於迂曲乎愚謂建康王廟以辟鬼正康張並

續鈔十九

主

祀之意世人祀張巡以其逐厲鬼也然則因多鬼而建康王廟固其宜矣但康王究不知何人泰和縣之康王廟有唐時建之說即云以廟基言然康保裔甫於真宗咸平三年死難豈一死即成神乎朝廷亦豈即以王爵封之乎則康保裔之說疑未確也

國朝汪巽東雲間百詠第一首為康王城云在海濱南接金山周康王東巡時築然則南中固有周康王遺跡邪

白馬將軍祠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

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於褚邱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訟之官按此與兩般秋雨庵隨筆所載西門氏潘氏以污蔑其先世成訟事相類烏有子虛而乃有自認為其雲仍者何也

范明廟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通濟橋之北有范明廟攷晉書顧眾傳眾為義興太守起義師討蘇峻之亂為賊張健馬流所敗保固紫壁有勸眾過浙江者臨平人范明謂眾曰此地險要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為參軍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進討健退走曲阿然則茲廟之建實以

續鈔十九

主

明有捍禦鄉邑功也明無字無官諡故直謂之范明廟今則易為范文正公祠矣他日有重葺者宜榜曰范參軍廟按余自幼僑寓臨平吾兄福甯君曾手錄范明事示余以其人為臨平之鄉賢故欲表彰之也余已載其事於春在堂隨筆而不知杭州故有其廟今兵亂後未知此廟猶在否通濟橋今俗呼梅東高橋異時過其地當一訪之也

沈七太保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養濟院其初為仁和縣治明洪武八年建院中有廟塋像冠帶儼然有碑云待封官

桑園土地卽養濟院沈七太保之神位相傳有里人沈姓行七者掌司院事能善遇諸孤老歿而祀爲土地正月十六日爲其誕日按世俗言嚴介溪爲孤老院土地觀此恐不能與沈七太保爭也

戚公子

國朝施可齋閩襟記云連江甯德福清皆有戚公子廟連江縣志言戚繼光平倭由連江進兵甯德以其子爲先鋒傳令回顧者斬至白鶴嶺其子望見倭勢甚盛勒馬回顧將有所白立斬以殉戚止此子倭平後人哀之故爲立廟然不傳其名字但稱戚公子按明史不言戚

續鈔十九

酉

繼光有子今乃知有子而死於軍法也是亦可傳矣

白眉神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後乃知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鬚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嘗人曰白眉赤眼兒必大恨

攀花五郎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清波門舊有土穀祠相傳神爲攀花五郎予童時見神降壇自言宋時爲朱太尉運花石綱過太湖大風覆舟而死生平忠直上帝命爲城西土穀神生時喜簪花排行第五故稱攀花五郎其姓

名籍貫當時並書於此上今忘之矣按攀花五郎之稱甚奇余記小說中有仙女稱擺花三娘子可與並傳矣

門神之始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襟記云漢書廣川王去疾傳殿門畫成慶短衣大袴長劍此門神之始

按世以門神爲神荼鬱壘之遺像然神荼鬱壘本風俗通義云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則所畫者虎也非人也今世畫勇士於門恐非神荼鬱壘之謂惲氏此說似爲得之但今所畫者不必實有其人耳

禱祿

續鈔十九

壬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魑魅字漢碑作禱祿其字從示蓋禱祿亦山之神也

天上人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馮具區集載虞長儒祖母年八十餘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急呼其姒同觀姒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

又云田藝蘅留青日札云己卯曾都御史在南京見雲中二人冉冉直下僅相去七八尺信陽蔡夢官云己卯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徐回潁川午後見天上西北白雲一條如路上行者七人有唐巾者科頭者長衣者兩截

者手中各有所執亦有背負者往東南去可十里入山而滅見者六七人予亦曾見三人一全體二半坐云按此則天上亦有人行走乃知列禦寇御風而行初非誕語也近人小說中亦載有此事余初不信今始知其不足異也

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文登諸生畢夢求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袿素裙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于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又云德州趙進士仲啟月夜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

續鈔十九

未

乘鸞鶴一人特宮扇衛之入月而沒以皆天上人故並記之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有崔三者見天門開宮闕巍峩宛同人世古衣冠人十餘輩出天門外相揖冉冉乘雲而去須臾門閉

唐于述聞奇錄云羊襲吉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逡巡乃閉是天開之說自古有之也因記天上人井及之

黑雲化為人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白傅詩天黃生颺母雨黑長楓

人比見李仲賓云往年在東平舟夜行殘夜微月擁篷眺望忽有黑雲起天角漸成巨人其長數十丈掉臂闊步行水上掠舟而西一舟皆驚魔羣起視之其去如飛得非所謂楓人耶按楓人之說見晉稽含南方草木狀余已載於叢鈔卷十四矣非此之謂也

靈哥

明祝允明語怪云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於耳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其所居在魯橋開旁民家一室不甚宏密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答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蠶蠅

續鈔十九

七

稱人仕者為大人舉子為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與之甚昵或謂亦淫之此婦沒後其家仍以婦繼之先朝因旱際嘗令巡撫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祈禳其物亦處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云禁中契狗異常我不可入人以是疑為猴狐之類云按靈哥事甚誕妄當時至煩朝廷徵召亦見明政之不綱今愚婦人奉樟柳人為神呼之亦曰靈哥猶沿其名也

白蓮佛

國朝葉名澧橋南稌記云沈氏濤瑟榭叢談元史英宗

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白蓮教也

六賊戲彌陀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先祖方伯府君晚年嘗懸六賊戲彌陀圖於堂壁先祭酒府君亦然又注云揚州余氏女子韞珠繡此圖最工按六賊戲彌陀今猶有此語圖畫則未見

狗頭人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恒河沙也上流即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

續鈔十九

六

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卓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按此則知世間真有狗國非晏子之戲語矣

小人國人

國朝劉廷璣在園襟志云壬午閣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櫪中秋後無事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聲音類鳥雀不

甚了了據云泛海商人帶至者今十二年矣按此則海外真有小人國邪余疑是稟賦之偶異如近日有長人詹五初非大人國中人也

瘡妃

宋洪邁容齋一筆載其所作廣州三清殿碑有云颺母淪威瘡妃謝毒瘡妃未詳

安濟夫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為保奏封安濟夫人

續鈔十九

九

瘦香女

國朝許纘曾滇行紀程云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香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鴉銜火丸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故多火災

茉莉夫人

國朝許纘曾東還紀程云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宣鑑和尚德山參證時夫人以磨磨麩供養大眾其說甚迂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即諸天中有摩利夫人所稱鬼子母者或云張三丰集有茉莉元君疑即夫人未

知孰是按善卷山當在辰常二郡間此茉莉夫人遺蹟亦即在是矣

三姑

東坡集有仙姑問答一則云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為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父為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他日必貴於人遂送妾於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娶妾為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過

續鈔十九

辛

見此事奏之上帝勅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為甚官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按此即世所謂坑三姑也俗於正月望日迎紫姑即其神也兒女子戲耳不謂東坡先生曾與問答也此下有謝啟及詩數首不悉錄又按紫姑事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娘萊陽人壽陽李景之妾不容於嫡常役以穢事於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是日作其形夜於廁閒或豬鬮邊迎之則唐以前已有此說乃云則天時人恐東

坡先生不免為黠鬼所給矣

按東坡仇池筆記云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于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于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當即此事余案頭東坡集乃蜀中新刻本蒐輯雖富恐不盡可信也

秋姑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引菽園禠記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家鎖之室中按先

續鈔十九

壬

君子印雪軒隨筆載秋胡老媽事即此類

陳仁嬌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宋廣東經略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按黃氏所云吾邑即香山也今未知尚有否

又國朝王士正池北偶談載此事又引月山叢談云

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妝
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卽赤蝦子之類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順德民有入德慶深山採木
見古樹上有氣縷縷若煙飛鳥過之皆墜視之其中有
人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同伴曰此非惡物也
烹而食焉食已覺熱羣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據此則
樹木中生人粵中固恆有之矣

卓影辟邪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
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

續鈔十九

幸

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何物也

石敢當碑始於唐

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記興化軍有石敢當碑注云慶歷
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
百鬼壓災殃官利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曆五
年縣令鄭押字記今人家用碑石書曰石敢當三字鎮
于門亦此風也按此則石敢當三字刻石始於唐

乾元亨利貞五字破邪術

唐李元獨異志云傅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
口吐火以威脅眾奕對高祖曰若火能燒臣卽爲聖者

高祖試之令僧作法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
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燼燒僧立死按邪不干正
理固如此必誦乾元亨利貞五字豈聖經卽可代符呪
邪世俗誦此五字以辟邪術乃亦有所本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鱉法
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
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是亦以經文
爲呪語也

續鈔十九

幸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

德清俞樾

秦莊襄王鬼乞食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法海寺本隋江南總管清水公賀拔華宅咸亨元年寺內有英禪師疑是言其目能見鬼口口見鬼也寺主沙門惠簡嘗日晚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房中怪而問之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飢虛甚久從師乞一飧并從者三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晚當來專相候也惠簡便以酒脯助之至時果至侍從甚眾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因指坐上人曰此是

續鈔二十

白起此是王翦為殺人多受罪未了又指一人云是陳軫為多虛詐亦受罪未了英曰王何不從索食自受飢窘答曰慈心人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又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臨去謂英曰甚媿禪師弟子有物在卽這相償城東通化門尖冢是弟子墓俗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冢英曰往遭赤眉發掘何得更物在鬼曰賊將廬物去好者深賊取不得今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揖謝而去按此事知者甚少秦莊襄王至唐咸亨幾及千年而鬼尙在且能與生人相見亦可異也

鍾馗圖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每年杪冬末旬翰林例進鍾馗丙辰歲趙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母指剗鬼睛二人鍾馗相似惟一指不同蜀主問孰為優劣黃筌以師訓為優蜀主曰師訓力在母指忠義力在第二指筆力相敵難議升降按此與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載不同圖畫見聞志謂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鬼目蜀主愛重之謂黃筌曰若用母指搯其目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請歸私室乃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搯鬼目并吳本獻上曰

續鈔二十

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故不敢輒改今臣所畫雖不逮古然一身之力并在母指蜀主嗟賞之蓋同此一事而傳說不同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也

蜀孟昶時鍾馗異蹟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蒲師訓蜀人也甲寅歲春末蜀主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襦龐眉大目方頤廣額立于殿階跋一足曰請修埋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對云唐吳道子之筆曾應明皇夢

云痞者神也因令重修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祟命焚之按此卽鍾馗像也甲寅乃周顯德元年是時蜀王乃孟昶也孟蜀時鍾馗有入夢事自來詠鍾馗者所未及也吳道子畫鍾馗像至孟蜀時焚毀世亦無知者

又按宋沈括補筆談云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云云據此則吳道子所畫鍾馗像宋時尙在

陳希夷願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明陳以忠華山遊記云玉

續鈔二十

五

泉院後有冢或曰希夷仙去骨蛻峽中已而道流持其願向人乞施與嘉靖間姚侍御者收葬之按希夷先生仙去後直至嘉靖時始葬此人所未聞也至道士持希夷之願乞施與尤奇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昨聞姚御史一元葬陳搏之事搏亳州真源人也成道後隱於華山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大笑左手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今嘉靖三十年姚巡按山西同副使張瀚參政蘇志皋謁嶽廟至希夷峽有陳之石像焉道士復出骸骨觀之明日姚行文於蘇命葬骸骨是夜蘇夢

希夷曰葬我於戴岳履河之處後得地果然夢中所見儼如石像按此則希夷之葬於姚御史信而有徵矣

劉义死後文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言唐進士劉义其詞曰余少爲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强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舖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已濟眾設教化人

續鈔二十

四

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爲余墓也按其詞尙多今不盡錄劉义死已數百年尙靈爽赫然何也或當時請紫姑神卽今扶箕之類好事者託爲之邪

賀充

明楊慎升庵集云賀充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眞宗東封泰山出謁帝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此事殊可詫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

來

趙文毅為五殿閻羅

國朝董含葦鄉贅筆云予續娶海虞趙中允公女其宗族俱言祖文毅公歿為冥王後閱錢氏猶園乃得其說萬歷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召仙仙至自稱金碧山神言本欲為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即位法甚嚴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為誰曰江南常熟人即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為第五殿閻王十五日莅任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閻邸報知侍郎委以三月十五日捐館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豈

續鈔二十

五

不怪哉按余於叢鈔卷十六載宋名臣韓魏公寇萊公范文正公皆為閻羅王觀此條則閻羅王又為趙文毅矣及今又二百餘年未知閻羅王為誰也又按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世傳趙定宇馮具區皆為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四維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同官交甚厚因問此何地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然則閻羅王又為王西樵矣而自康熙至今又未知冥中主者為誰也

盧昭容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胡明勳字半庵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瘍宛然人面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為詣佛懺悔可耳既甦即謝醫發願書經瘡竟愈後在真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遂半庵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庵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為悚然按所謂梁者當是朱梁然至國朝七百餘年矣而盧昭容之鬼猶在宿業牽纏久而不解真可畏也惜胡不能問其宮中情

續鈔二十

六

事

錢鶴皋為厲鬼首

國朝董含葦鄉贅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夢兆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俘至京臨刑白血噴注太祖異之以為厲鬼首命天下祭厲稱無祀鬼神錢鶴皋等本朝遵之至今不廢按此制未知今尚然否國朝女史汪端自然好學齋集張吳紀事詩有錢鶴皋一首序云錢鶴皋上海人正至二十七年明祖既下姑蘇鶴皋破產募兵為張氏復仇華亭有全賈二生入幕參謀議攻陷嘉定明將俞某邀擊之鶴皋兵敗偕全賈

二生赴水死事見姑蘇志及歷朝詩選他書或謂鶴泉欲滅士誠不克而敗顛倒是非不可不辨據此則錢鶴泉實自沈死未嘗被俘受刑未詳其審

又有錢蓮仙詩序云蓮仙鶴泉女至正二十七年吳滅鶴泉舉兵圖復仇蓮仙年十八才色雙麗父爲營石室於地中與三年糧生瘞之約曰我平金陵汝乃得出既而鶴泉敗死遂長埋 國朝雲間詞人有弔蓮仙墓詩

慈月宮陳夫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

續鈔二十

七

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卜者卽指聖歎聖歎自爲卜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然多不軌於正

按金聖歎爲靈物所附或云狐也此謂是慈月宮陳夫人未知又何靈異矣

人死冷熱驗善惡業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七趣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生時惡業熱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死爲餓鬼至膝死爲畜生至足死爲地獄善業熱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爲人至眼死爲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夏生者持此說參驗其

平生往往符合按此段所引釋典今不備錄

追寫真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宋憲使荔裳琬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咒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扇鏹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啓啓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穀原道旃邇言云漣

續鈔二十

八

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按此術今尙有之余右台仙館筆記中曾載其事

國朝王逋蚘庵瑣語云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鑑于案南設胡牀于案下持呪焚符七日視鑑中煙起亡魂冉冉從案下而升容貌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按此與上一事當卽一人也

董槐墓上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董槐萬歷間人能文強記十七而歿殯於里之龍山墓上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為字皆成詩句未必云行仙董即後三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按近人小說中載蟲齧樹葉成詩句初以為寓言乃真有此事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學士陳緘庵借陰書屋庭前有池池旁有山茶一本圍約二尺許雍正間忽樹幹有字如蟲蝕文辨之得詩一首云學士堂前書室幽我來懸榻枕清流蟬聲嘒嘒鳴山閣人語喁喁隔水樓簌簌竹梢先報雨蕭蕭梧葉早驚秋何時得向城西去紅藕

續鈔二十 九

花中載酒游古吳下月坡題此事甚異月坡者仙邪鬼邪

怨碑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陝西通志云項羽入關掘開始皇家見先時所埋工匠皆久而不死琢石為龍鳳仙人之象及作碑辭讚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理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多愁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

按傳記所載發冢得人如漢宮人及范朋友奴之類往往有之然洛陽伽藍記載崔洪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

臥時復游行或遇飯食如在夢中不甚辨了搜神記載杜錫家婢葬十餘年開冢尚生曰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如此情狀於理尙可信今乃琢玉成像刻碑為辭幽閉重泉仍事工作則更怪矣怨碑之文不傳於世恐附會之談未足信也

神子

國朝舒紹言等新年禳詠云歲終縣祖先像新年晨夕設供至落燈而罷金介山落燈夜收神子詩若非除夜何能見纔過燈宵不可留自注俗稱祖先遺像為神子按神子之稱甚俗不謂亦見於前人吟詠也

續鈔二十 十

影帳畫侍婢蒼頭

宋程頤家世舊事云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僂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按此知古人畫影帳兼畫侍者所謂少師者名羽字冲遠程子之高祖宋史有傳

故書必毀而後燔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

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
謂曰斯乃吾所述賦稿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
吾得之矣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按
此說果信則所焚祭文祝文冥中必真得之矣

不夢亡者

明歸有光震川集己未會試襍記云四月初五日夜泊
濟野夢魏孺人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
著斂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按淚著斂衣不
知何以不夢今世則無此說矣

飲鬼漿

續鈔二十

十一

國朝侯朝宗壯悔堂集云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
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受
生時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
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按世俗有飲孟婆
湯之說其卽所謂飲鬼漿者邪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
後八十里外民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胡往
女言前生事胡不覺淚下遂取女歸女言幽冥間與世
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
踏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

地獄異說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遣新
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
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
見其上氣色蒼鬱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世之
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邪按俗傳鄴都有地獄已屬謬
語至此說則又以爲在東南大海中矣倭卽日本國今
使槎買舶往來甚眾烏觀所謂地獄哉

破地獄偈

東坡集書破地獄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

續鈔二十

十一

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
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
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試問之
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屍痕不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
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欲犯之婦誓死不受
汚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
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暎卽溼宛如人影往來
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

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范見迹街
輒而此見於土上范死於忠婦死於節小常村去劍浦
縣治二十里接今嘉興城外一牌坊柱上有僧形宛然
不滅云 國初時有亂兵掠諸婦女閉置一室此僧縱
之去兵乃縛僧於柱而焚死之至今存其迹焉過者咸
以為異觀此乃知古固有之

生魂未歸

唐張讀宣室志云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
吏鄭君有幼女多疾若神魂不足者居士曰此女生魂
未歸其身某縣令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

續鈔二十

圭

生為善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
君遣人訪之其令果九十餘後女忽愈又使往驗之令
以此日無疾而卒

人化石

西洋南懷仁坤輿外紀云納多理亞國有山多瓊石國
人往繫之至一石穴石人無算皆昔時避亂之民穴居
於此死後為寒氣所凝化為石按叢鈔第五卷已載人
物化石事因又記此

籠籠籠籠

明朱國棟湧幢小品云嘉靖四十五年馬道人為妖遠

近大園各戶多懸籠籠籠籠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按余幼時猶見有書此四字於門者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豫章之南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
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
籠而至切勿使渡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
文曰籠口口以授吏曰必不可拒以此示之至午果有
五人來取所書示之狼狽反走是歲江淮多疫此邦晏
然五人乃瘟部鬼也按此則宋時已傳有此字矣惟余
所據湖州陸氏刊本闕二字金陵所刊小字本作籠籠
乙三字此亦有誤末一字果是乙字豈不可識乎

續鈔二十

酉

避穢呪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晉江令楊輔山有避穢呪
凡相驗時臭不可近以清水一盃持呪數徧當場者咸
不聞有穢氣後聞戴秋圃言是法不得傳五人伊亦傳
有一呪曰一撲一千里二撲二千里三撲三千里撲去
五瘟六疫三十二證七十二候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
律令勅臨相驗時念三徧念時以右手拂之有扇用扇
無扇用掌可保一身傳時不可使六耳聞也愚按此呪
有撲去五瘟六疫語疑問疾者遇有可沾染之病亦可
以此解之也

德清俞樾

王勃千歲歷

明張萱疑耀云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歷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一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德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按此乃邵子皇極經世之濫觴

易卦拆字

續鈔二十一

明張萱疑耀云宋人胡易鑑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臂無膚得了未探花蓋說文臂即屍也殿諸其聲乃以無膚去肉為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此拆字法也易鑑有易說行於世必有可觀惜今不傳矣按此拆字之別一法後無傳其術者

袁天綱為李淳風師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于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李淳風事以師禮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曰此而有孕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尋問之皆然

未幾產一犢李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產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李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

李龍眠精祿命之學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演禽龍眠感化真經一卷或云李伯時編龍眠繪事為宋畫中第一未聞其留心祿命姑識此以詢博識者

論命不用生時

續鈔二十一

二

宋袁文瓊臚閒評云舊聞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今觀夷堅志載季勳論命亦不用生時此異事也按此知宋人論命有與今不同者

相雨書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狶三日必雨相雨書今不傳僅存此句按相雨書不知何人所作且不知此句見於何書

鴉經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千數之乃辨

其緩急以定吉凶

金柯要訣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金柯要訣相書名

八五經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八五經一卷序稱大將軍記室郭璞後序言余受郭公囊書數篇此居一其書為相墓作八五者其五行八卦之謂歟按今世書相墓者不知有此書矣

五行無絕理

宋吳會能改齋漫錄云五行無絕之之理蓋本於京房

續鈔二十一

王

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已為水土絕申為木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絕乃系包字兩字合為一耳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水系包在巳火系包在亥木系包在申金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按此說可信願與精於術者參之

印主吉凶

宋米芾書史云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

宰相不被罪雖沒猶貶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來少有中丞得免者宣撫使印從亡自置鮮有覆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按古有相印經不傳其法據此則以篆文斷吉凶今刻印者但求美觀不復知此矣

催生符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同鄉陳古梅傳一催生符云以黃紙調硃砂用淨筆寫一車字在中四周環寫馬字須徧且須端楷大小則不拘燒灰和水令飲之雖難產亦立挽凡馬字成單者所生必男成雙者必女寫時亦不能自主或有意在單寫竟不周不能減去有意在雙寫

續鈔二十一

四

竟已周不能增入

醫稱大夫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神宗立醫官額止於四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祗候以三百人為額按今北人稱醫為大夫南人稱醫為郎中本此蓋宋制醫官有大夫有郎也其下所云又有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似平和大夫班在和安大夫之下

吳中醫價

明楊循吉蘇談云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
來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按此
則吳中醫價之高自昔然矣

種痘

國朝董含葦鄉贅筆云安慶張氏傳種痘法云已三世
其法先收稀痘漿貯小瓷瓶遇欲種者錄小兒生辰焚
香置几上隨將黃豆一粒傅以藥按方位埋土中取漿
染衣衣小兒黃豆三日萌芽小兒頭痛發熱五日豆長
兒痘亦發十日而萎兒病隨愈按今種痘之法盛行而
張氏之法失傳矣

續鈔二十一

百一方

朱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肘後百一方三卷晉葛洪
撰本名肘後救急方率多易得之藥凡八十六首陶隱
居併七首加二十二首共為一百一首取佛書人有四
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
直齋書錄解題又有是齋百一選方三十卷山陰王瑒
撰百一者言其選之精也同以百一名方而取義不同
至佛書一大有一百一病之說未得其詳醫家亦不能
言也

單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
侍郎宛邱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單方以
門類編之凡四千二百有六方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
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按今人稱
單方本此

對脈

宋王謙唐語林云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脈原注云
禁中以診脈為對脈

古名人皆能畫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前代名臣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

續鈔二十一

六

亮及其子瞻俱善畫本朝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
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至於陳
白沙理學名儒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
常之人餘伎尙可了數子也

明張萱疑耀云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
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
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
無咎之畫亦有足觀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載後山詩
可補其闕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文公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

不知先生又能畫昨見紹熙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米芾畫史云潁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寄潁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圖畫間見志云潤州甘露寺有謝靈運畫歷代名畫記宣和畫譜皆不載其名

居易錄又云林靈素善畫墨竹湖州元妙觀有石刻一枝韓侂胄善作水墨竹石所畫大葉琅玕自稱曰太師竹已上皆載圖畫寶鑑按此二人亦無有知其善畫者雖人品不倫然其蘊異人之藝則一也

續鈔二十一

七

古人以畫扇得名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云蓬道愍章繼伯並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豪釐不失

陳姚最後畫品錄云蕭資嘗畫團扇上為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

按江文通雜體詩擬班婕妤好云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皇女乘鸞向煙霧是古人紈扇畫人物之證然婕妤元作但云皎潔如霜雪而已不言繪畫疑六朝以來始有之也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僧楚安有明皇幸華清宮避

暑圖吳王宴姑蘇臺圖此二圖皆畫於牆壁圖簇團扇之上其牆壁圖簇團扇大小雖殊功夫並無減者按團扇之上畫此工細人物亦奇蹟矣

齊書何戢傳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按此亦可見畫扇之盛行於六朝時也

曹樣吳樣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前輩畫佛像羅漢相傳曹樣吳樣二本曹起曹弗興吳起吳棟曹畫衣紋稠疊吳畫衣紋簡略

續鈔二十一

八

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最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據此則曹吳二體有兩說也

祝培之畫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初浙杭祝王成字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余得其一牙牌長一寸五分闊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眉畢其上寫曲

一齣筆墨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遊戲悉備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辨焉然其筆墨所占特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粒米而真書絕句瓜仁而羅漢十八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又云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工妙無比

華光墨梅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畫梅花者始於北宋之僧仲仁而著於南宋之楊補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陶宗儀畫史會要所稱華光長老也黃山谷詩雅聞華

續鈔二十一

九

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其爲當時所重如此曾敏行獨醒雜志載紹興初有華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乃得仲仁之傳按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以墨梅擅名海內衡州人也其性行高潔不異苦行頭陀殆華光長老之後身邪姑記於此他日爲尙書言之發一笑也

臨鏡寫真

釋仁顯廣畫錄王羲之有臨鏡自寫真圖

畫李白

宋袁文燕牖閒評云饒德操題周昉畫李白詩云烏紗

之中白芻袍岸巾攘臂方出遊此本最佳今之畫李白者作袈裟其服色未爲深害但裏用白夾寓所謂裏白者何爲鄙俚至此士大夫收本往往皆同可爲千載一笑

蝴蝶裝

明張萱疑耀云祕閣中所藏宋版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偶閱王古心筆錄云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以黏紙永不脫落宋世裝書豈卽此法邪按蝴蝶裝之名甚新今藏書家未知有此名也

續鈔二十一

十

國朝錢會讀書敏求記雲煙過眼錄下云余從延陵李氏會觀吳彩鸞書切韻真蹟逐葉翻看展轉至末仍合爲一卷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旋風葉者卽此自北宋刊本書行而裝潢之技絕矣按旋風葉豈卽蝴蝶裝邪

孫道明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密行楷字積寫千餘本至今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字按以屠兒而好學如此亦奇人矣

宋時書賈陳思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寶刻叢編二十卷南宋錢唐陳思撰思書賈也直齋陳伯玉序云始歐陽充公集古錄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代先後趙德父金石錄自三代秦漢而下敘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錄亦疏略弗備都人陳思齋書都市士之博雅好古者盡取諸家所錄輯為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云云思賈人嗜古如是又能薈粹成書亦一異人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

續鈔二十一

士

詩為江湖小集明陸萬間童佩子鳴有詩六卷皆書賈中少知文藝者

橋西雜記又云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目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計十一字戴表元題孫過庭書譜後云往時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之一厄是書賈有道人

明時刻書工價

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

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費相同按此知明時刻書價值至廉今日奚翅倍之也

茹筆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製筆謂之茹筆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今製筆者尚守其法以口餽之使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

縵戶

明陸深豫章漫鈔云今人家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河

續鈔二十一

士

說字之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縵戶

同年

國朝許纘會瀕行紀程云苗類甚繁與徒力役皆苗也每與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均勞逸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輾然色喜按錢唐江中舟子有同年之稱不知何義不謂苗中與夫亦有此稱也

國朝陸次雲尚谿織志云苗人同類稱曰同年

朱已有橋肆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權貴女於金搜求肩輿賃轎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時已有賃轎之肆

巧人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繪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將作大匠楊務廉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鰲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鰲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鰲之則沉魚取

續鈔二十一

五

其餌關卽發口合卽銜魚石發則浮出矣按觀此等事知列子所載偃師事蓋實有之

韓伯通塑像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大雲經寺內有二浮閣隋文帝立塔內有鄭法倫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工韓伯通塑像作佛像故以三絕爲名按韓伯通善塑佛像人罕知者然此條疑有誤浮閣當作浮圖三絕之稱亦所未詳或是二絕也

劉永暉治文具

明黃省曾吳風錄云自吳民劉永暉氏精造文具自此

吳人爭奇鬪巧以治文具郡縣官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洲郭田二令相繼挾于副以往至今爲民害未已接近時吳中文具初無佳製劉永暉之名亦無知者矣

國初一技之士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器則吳十九江甯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續鈔二十一

五

壑暢春園一樹一石皆其布置

又云繆舍人炳泰以諸生遠游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名於浙中尙書福長安公挾與俱北聞於 上召

入寫 御容拜文綺之賜屬車所至靡不從行

命更定紫光閣五十功臣畫像乾隆五十三年臺灣平後復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按此皆 本朝方技之士

馮巧梁九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 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厯至崇

頑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不
懈一日九獨侍巧願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
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
授受如此

陳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萬歷初蒲坂張鳳磐相公家有一
僕陳姓善走一日能八百里蓋騰捷天賦非有他術因
名之曰陳飛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五百里近日吳中
有一願姓者得異人傳授一日夜可千里為是者奪其
囊中一小鐵船去奪者又不得其秘呪亦無所用之願

續鈔二十一

五

姓者已改業內外丹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徐州周成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
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既行
又不能自止或著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
夜則於圓篋中縮足而睡

風火輪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伊犁某大臣遇異人以三千
金為贖授之兩奇術一為風火輪其法覓古寺觀千年
瓦當雕作兩小車輪裝於鞋底之中捏訣觀其行如
飛日可八百里按小說中有所謂風火輪者不謂真有

此術也

目連戲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二十二年癸亥 上以海宇蕩
平宜與臣民共為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宰門架
高臺命梨園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真馬按此康熙
中事也今民間尚有演目連戲者

走解

明黃佐翰林記云天順三年三月五日賜文武觀走驃
騎於後苑其制一人馳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馬繼出
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擲趨捷人馬相得

續鈔二十一

六

如此數百騎後至乃為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
名曰走解按今於馬上鬻技者有跑馬賣解之名猶其
遺俗也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
晉曰獲騎明日走驃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
騰捷近則男子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為射利之場奸污
之技矣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提督潘育龍因陳四
等一案題奉 諭旨將走馬賣解賣索之人盡行查
拿安插而游手之徒為之歛迹矣

耍曲耍舞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近世風俗相尚公私宴集皆爲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按耍字不見於字書清異錄有耍金耍銀之語觀此知耍字在宋時已爲常語矣

蘇幕遮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恭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馬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噪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服云云按今詞名有曰蘇幕遮者蓋唐時渾脫隊之遺音也

鞦韆名目

明陳吳才萬松閣紀客言云北地有鞦韆士女乘之以

續鈔二十一

七

香便捷曰三花五擊鳶戾僊飄皆其名也

忘憂清樂集

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觀黃蕘圃所藏宋槧碁譜李逸民撰名曰忘憂清樂集首載徽宗御詩有忘憂清樂在枰碁之句

棋雅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馬融圍棋賦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棋雅兮頗棄其裝雅音義與岳同碁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按今碁局於四方

之中畫作非形著者輒於此先下子其卽古所謂雅歟其名既不傳并其字亦不識矣至兩人對局中心一子不知宜歸之何人古法不行於今莫知其詳也

今坊間所刻張天如百三名家馬季長集竟作迫兼棋雅古字失矣康熙字典佳部有雅字引字彙補余略切音岳碁心中一子也

又按雅字於形聲皆不可曉必非古字疑當作雅卽鷄字也變從鳥爲從佳耳陸佃曰鷄性好崎立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鷄立棋雅正取此義因變作雅又誤作雅遂不復識矣

續鈔二十一

末

市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通元集圍棋兩無勝敗曰市說文相當也按廣韻有瞞絲眇三音云今人賭物相折謂之市今無此稱矣

蒙古棋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常熟徐蘭字芬若康熙中會出塞賦詩一卷末附六歌歌各爲序其蒙古棋云局縱橫九綫六十四郵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砲一將別以朱墨將居中之右砲居中之左上於將一郵車馬象左右列卒橫於前此差同於中國者也其棋

形而不字將刻塔崇象教也象刻駝或熊迤北無象也多卒人眾以為強也無士不尚儒生也棋不列於線而列於郵置器於安也馬橫行六郵駝橫行九郵駝疾於馬也滿局可行無河為界所謂隨水草以為畜牧也卒直行一郵至底斜角食敵之在前者去而復返用同於車嘉有功也眾棋環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為敗北按此與中國象棋絕異惜其法不詳未能試為之也

七國象戲局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溫公七國象戲局一卷七國者秦趙韓魏楚齊燕也周居中而不與尊周也按此戲

續鈔二十一

九

惜不傳未詳其法

葉子戲

宋歐陽修歸田錄云葉子戲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清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韵李邵彩選之類是也噉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耳按自來言葉子戲者皆以為因人姓也又以為唐二十帝之識非讀歐公此書不能知其詳也

又按歐公云葉子似今策子必以竹為之如老學庵筆記所載簡版是也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蓋即葉子而飾以金故曰金葉子王半山以金漆版書藏經名就燕山寺取經亦即此類

宋王鞏聞見近錄云國書嚴重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襪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笈以軸大難披閱也按此亦以卷軸不便卷舒改用金笈

佛面浮屠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章郇公守洪州因宴客擲骰賭

續鈔二十一

十

酒乃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屠遂織祕其骰至為相猶在按佛面浮屠必骰采之名未詳其說

朱京文彙編閱評云博家以一二三四五六投子為浮圖何也浮圖乃塔也舊聞張山人浮圖詩云浮圖好浮圖上頭細丁下頭麤借此以名投子者豈亦以一二三四五六為自細至麤如浮圖之狀歟按此可得浮圖之義謂之佛面則仍未詳

千字文酒令

宋王讜唐語林云薛濤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作千

宇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翻金斗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齊梁以來散樂有擲倒伎疑即翻金斗也翻金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按此說未知有本否唐崔令欽教坊記有筋斗裴承恩妹大娘一條似古作筋斗不作金斗

續鈔二十一

辛

明張萱疑耀云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腳番上為筋斗戲諸書皆作筋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末收跟字注腳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跟也或作跟則筋斗當為跟頭今作筋斗兩字皆誤

倡優名班之始

國朝輝敬大雲山房雜記云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則曰雜班每宴伶人進曰雜班上此倡優名班之始

纏頭非獨施於倡伎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

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同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倡伎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肱篋祕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明常熟徐復祚花當問叢談村老委談云里有邱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肱篋祕訣按竊賊亦著書真可笑矣

續鈔二二一

三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二

德清俞樾

夏禹印

元吾邱衍學古篇云玉球嘯堂集古錄二卷有古文印數十有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漢篆所以知之

孔子履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孔子履在晉武庫中元康中已與斬蛇劍同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擄去古物又有女媧琴孔子履何邪豈宣尼行滕尚留二輛邪又唐宣宗令有

續鈔二十二

一

司倣孔子履名魯風鞋宰相以下俱效之號遵王履則似孔子履未焚也

按元楊瑀山居新話云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宣聖履余已載於叢鈔卷二十矣

平天冠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祭服之冕自天子至於下士執事皆服之特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為別俗呼為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古衣裳遺制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古人上衣下裳後世以有衣無裳為男子之服殊衣裳為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按張稷若入國朝而卒顧亭林曾與之友則其所云四五十年前者當在明季也

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按此當是變更古制之始然明德馬皇后紀云裙不加緣則婦人之裙由來久矣

續鈔二十二

二

婦女以著裙為重

宋程頤家世舊事云曾祖母崔夫人與從曾祖母雷氏奉祀二叔舅姑晨夕敬畏平居必著長裙

明初衣服制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命禮部尚書李源名等參酌時宜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文官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生員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

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樁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手五寸袖樁七寸袖口出拳

席帽裁帽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今席帽裁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於席帽前加全幅阜紗僅圍其半爲裁帽非臺官及自郎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爲席帽按此知席帽猶今之笠以阜紗圍其前卽裁帽矣今席帽之名人多知之至裁帽則罕知者

石林燕語又云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繳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木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

續鈔二十二

三

繳又服帽故謂之重戴按此知裁帽與繳功用相同急就篇注云笠笠皆所以禦雨大而有把手執以行謂之笠小而無把手戴以行謂之笠然則繳卽笠也席帽裁帽皆笠也

明初禁庶民服靴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臣鑒錄云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取舟巾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按此知明初庶民不得著靴也

蟒衣始於明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蟒衣爲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耳正統初始以賞虜酋其賜司禮大瑞不知起自何時想必王振汪直諸閹始有之自宏治十六年二月孝宗久違豫獲安時內閣爲劉健李東陽謝遷俱拜大紅蟒衣之賜輔弼得蟒衣自此始按此知今之蟒袍尙襲明制也

裘非臣服

吳謝承會稽先賢傳云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且掾史顧龜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龜不敬救卒

續鈔二十二

四

撤去龜恚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開府君遂退龜以朗代之辭病不就按古朝服不禁裘不知何以言非臣服也

胸背

明尹實北征事蹟云陸續賜大紅織金絛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胸背衣服按叢鈔第六卷引國朝劉廷璣在園襍識疑背胸卽補子讀此知明人已有胸背之名胸背背胸當卽一物但不知是否補子耳

獬皮飾袖口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云獬皮西戎將以飾毳服領袖云

垢不著如風靈翳目卽就袖口拭目卽出又毛端果不著塵亦一異也按今人尙以獺皮飾袖口然不知有此用也

履屨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十二月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上減去一總並稱履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總純並稱履按四飾者絢也總也純也綦也減去總純則止有二飾矣絢履上飾總飾底純緣綦履帶

續鈔二十二

五

制之不考矣

翁鞋

國朝朱點東郊土物詩注云北人冬月履納綿絮臃腫粗全謂之翁鞋李崆峒集中用之

以樹葉爲衣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夷婦初葉爲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紉且可卸兩按此條言騰越事以葉爲衣亦殊有別致惜無宦遊其地者爲購覓一二襲也

皓紗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洪氏江臯裸識載明未有蔣崑丑者以紡織爲業時尙浮華反謂質色厚重者爲非製蔣乃易以團花疏朶輕薄如紙攜售五都市廛一鬩甚至名重京師名曰皓紗按至今浙中猶有皓紗之名莫知其始於蔣崑丑矣

綠輿

唐張固幽閒鼓吹云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也使者歸告師古折其謀按蔡邕獨斷綠車名曰

續鈔二十二

六

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是漢世綠車至重唐時宰相夫人得乘綠輿今世朝官車帷以綠爲貴亦有所做矣

玉抱肚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指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於此

被袋

宋王讜唐語林云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此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旣繁乃以被袋易之按

此卽今被囊之制

銅帳鑄

西京雜記云魏哀王冢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鑄墮落按釋名云鑄溝也既割去壟上草又辟其土以壅苗根使壟下爲溝受水滌也則鑄是田器之名此云帳鑄疑古字鑄與鈎通

燭籠

宋陳隨隱從駕記云燭籠兩行各六十人按燭籠卽今所謂燈籠也

續鈔二十二

七

又宋周煇北轍錄云出館各有細紗二燭籠爲導

宋史儀衛志有打燈籠子親事官八十人則燈籠燭籠皆可稱也

南史宋本紀云壁上挂葛燈籠旣以葛燈籠爲儉則其時必有如今之紗燈籠者可知矣

省油燈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蓋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蓋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中每夕一易之尋常蓋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按今俗有省油燈之語不知眞有其物

燈華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月有華燈亦有華道光辛巳春先大夫在湖州右髀病疽甚劇先大父憂甚一夜坐廳事見燈光忽大如天上月四圍幻作五色彩圈重重環抱圓徑三丈餘燦爛一室亟呼家人來觀良久始散至夜半家書至先大夫所患已潰陰症轉陽慶再生矣按世以燈華爲吉兆然如此燈華則世固罕見也

紅籬炭

國朝高士奇金齋退食筆記云宮中所用紅籬炭皆易州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籬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荆

續鈔二十二

八

筐用紅土刷筐故曰紅籬炭每根長尺許圓徑二三寸不等又用炭末塑造將軍或仙童鍾馗各成對高三尺金裝綵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制名曰綵妝十二月二十四日安于宮殿各門兩旁我朝悉除之荆筐亦不刷紅土

宮梳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載碧玉露漿方於中秋前後用無五倍新青布於百草頭上展取草露用男乳蜂蜜入參湯總入一宮梳內將露水攪入宮梳和勻溫服按宮梳之名吾鄉尙有此稱然初不知其當作此宮字也其義

亦所未詳

拜匣

國朝黃宗羲思舊錄云沈壽國字治先戊寅余至苑上治先知之將余襪被強搬去拉予同入城將行治先發吾拜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余始知之謂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凡人窘則舉會奈何以餉余乎按拜匣之名甚俗不謂國初人已見之記載也又舉會句下有注云其壁上有會單是舉會亦有典故矣

卧讀書架

續鈔二十二

九

明薛尚天爵堂筆餘云卧可作文而不可讀書曹操有敬案可卧讀楊盈川有卧讀書架二君不知何見余謂卧讀最妙余老病喜卧而不能廢讀欲倣其制惜未得也

眼鏡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為世寶也霍都司子麒送予一枚質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圓燈翦然可開合而折疊之間所從來則曰舊在甘肅夷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閒未若人

言也疑而問人豐南禺曰乃活大車渠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然後可照字予意未必然得已廿年寶之無用書而傳之博識者必有以告我按此則明時眼鏡製與今同而其質絕異也

自鳴鐘

明馮時可蓬窗續錄云外國道人利馬寶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按此中國有自鳴鐘之始然云一日十二鳴則與今製異也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香山舉天主寺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

續鈔二十二

十

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前揭圓樂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簪指某位按此即今之自鳴鐘然子初十二聲午初十二聲則與今製尚有異也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閩中絕技五其一為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今未聞有此

南懷仁坤輿外紀云熱爾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按今亦未聞有此

芳草鬪鷄缸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明宣德時芳草鬪鷄缸即仿

漢時春草鷄翹織刺以爲之者史游急就篇春草鷄翹
鳧翁濯顏師古注云春草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鷄翹
鷄尾之曲垂者言織刺爲春草鷄翹之形一曰染衣色
如之蓋漢人施於絹素者明則用之瓶器耳

圓碁盤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近余集生中丞創爲圓棋盤然其
法與方碁盤亦無大異

巖石成天然棋局

國朝閔敘粵述云仙奕山在城西南按謂柳州城也有磐石黑
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

續鈔二十二

十一

雲南棋子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南中襍說云滇南皆作棋
子而永昌爲第一其色以白如蠶青黑如鴉青者爲上
若鶯黃鴨綠中外洞明者雖執途人贈之不受也燒棋
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爲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按
雲南棋子至今猶擅名李德章之名則無知者矣

琵琶百六十絃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放翁詠長安富庶有云紅桑琵琶
金鏤花百六十絃彈法曲蓋四十面琵琶也
又云宣和閒教坊大使袁裯應制詩云金瓶芍藥三千

朶玉軸琵琶四百絃可謂盛矣按四百絃則是四十面
也宋時詠琵琶如此今人驟讀之幾不解也

今之簫爲古之笛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洞簫卽今人所吹單竹簫古
人正名爲笛今所謂笛則橫吹耳

潞琴

國朝張道臨安甸制記云潞王好鼓琴其所製前委兩
角材特精良崇禎年愍帝嘗出宮中古琴賜之後流落
人間並稱潞琴毛西河有公望遺牲以潞國之琴賦滿
庭芳詞後此琴入杭州汪氏

續鈔二十二

十二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尙高
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
和二字按此則潞琴固甚多矣
池北偶談又云王嘗做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
瘞地中則近世士大夫家所得古器安知非潞製乎
宋紙兩面可書

明張萱疑耀云余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版書多以官
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
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牘賤啟之故紙也其紙
極厚背面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由拳山藤紙

國朝蔡方炳廣輿記云由拳山在餘杭旁有由拳村向出藤紙按宋趙升朝野類要載有由拳山所造紙余已載於叢鈔卷十一矣但不知由拳山在何地沈肖巖廣文錄此則寄示因補錄之肖巖曾官餘杭訓導親至其地但不知今尙出紙否當再問之也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引至正直記云世傳白鹿紙乃龍虎山寫錄之紙也有碧黃白三品其白者瑩澤光淨可愛趙魏公用以寫字作畫闊幅而長者稱大白錄後以錄不雅更名白鹿

續鈔二十二

三

李廷珪墨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王氏談錄云李廷珪墨凡數等其作下邳之邳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最下

比工作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漢官儀尙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比工作楷按今人筆管上刻字做此也

漆沙硯

國朝葉名澧橋西襟記云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

製爲最精其祖映之嘗於南城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沈甚異之後知其爲漆沙所成授工仿造葵生世其傳一時業此者甚眾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爲之製造既良雕刻山水花鳥金石之文悉臻妍巧

蔡珪硯

明陳貞慧秋園襟佩云甲戌初夏余過訪眉公於佘山出藏硯相賞舉一以贈余有宋元祐二年學生蔡珪製數字

嚴分宜硯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內閣大堂案上麤石硯一方相傳爲嚴分宜故物不可移動

蘇公扇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元張伯淳養蒙集有蘇公海外十扇跋謂一扇不減百金之直蓋爾時去坡百餘年題扇猶有存者然貴重已如寶玉大弓矣按伯淳諡文穆趙子昂之內兄也

高則誠拍曲几案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按拍時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

平陽人旅寓武林之崇儒里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

按國朝劉廷璣在園襍志云琵琶記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余已載於叢鈔卷十七矣觀此則又撰於杭州大約皆後人附會其實不可考

青龍偃月刀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邑無西門築城之初擬開西門跨西山而下抵金榜將鑿山爲道得一大刀有青龍偃月字異之且青烏家謂邑不利於西可創關公廟以鎮之遂奉刀廟中神甚靈赫周將軍亦時見威爽按羅

續鈔二十二

未

天尺順德人邑卽順德也余讀明包汝楫南中紀聞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掇刀石有關公所用大刀插石竅上已載於叢鈔卷十五矣夫關公誠有刀刀一而已安得有二且青龍偃月之名出於衍義不足信也

除奸摘佞鐵簡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劉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仲子也洪武中拜閩門使賜以鐵簡上鑄金爲除奸摘佞四字命以擊百官之不法者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璟當殿以簡擊其項其事甚奇弇州考誤斷以爲妄焦弱侯謂誠意家實有此簡曾以示焦按此則小說中所謂打佞鞭

乃真有之

藜杖

明馮時可蓬窗續錄云古稱藜杖藜卽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黎木也用藜爲燃光最明可傳火徹夜古讀書燃藜以此

周元通寶錢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夏振叔言數年前其鄉瘡大作或教於古錢中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卽愈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卻瘡者或仰藉瞿曇之靈歟金陵人傳此錢難產持之卽下

續鈔二十二

未

萬曆通寶石

國朝宋犖筠廊偶筆云齊安聚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王夢澤廷陳之姪得紅石如錢上有萬曆通寶四字余判黃得十六枚按萬曆爲明神宗年號乃先見於世宗時亦奇

國初人不識翡翠

國初王士禎居易錄云翡翠產粵中予于皇華紀聞詳其族類然所謂翡翠屑金乃別自一物歸田錄歐陽永叔家有玉罌一形製甚古以爲碧玉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識之曰此寶器名翡翠云云則翡翠又玉色之屬按

歸田錄一則余已載於叢鈔卷二十矣讀此條則翡翠在國初猶為罕物雖漁洋之歷官中外竟未始得見之也

明張萱疑耀云翡翠屑金古有是語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是明代人亦不見翡翠也

大珠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安慶巡撫江有良咨工部言懷甯縣民楊子育漁于陶鷺夾湖獲巨蚌剖之得大珠一

續鈔二十二

七

類如龍眼核重六錢四分非民間所宜留咨送代進按近時一富人家有珠重一錢八分已為異寶矣然視此猶遠不逮也

倭鉛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白鉛出楚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擔三兩至粵中市于海舶每擔六兩海舶買至日本每擔百斤鍊取銀十八兩其餘即成烏鉛俗稱倭鉛實不產倭乃鍊出銀後仍載入內地每倭鉛百斤價亦六兩其鍊銀之法誓不傳於內地爐火家亦不曉其術鍊錫必用芋芳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錫出惠州者謂之上點銅錫鑄入鑪必用芋芳鍊之方鎔成汁無芋則不成也

板兒

明董穀碧里襟存云吾鄉自國初至宏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準銅錢七枚正德丁丑余始游京師見交易者皆稱錢為板兒則所使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既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仍責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按今北人稱錢猶有官板之名殆即板兒中揀擇佳者而以此稱別之邪又觀此知銀貴錢賤

續鈔二十二

六

之由今吳俗猶以銅錢七十文為一錢此舊語之未泯者也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陶岳泉貨錄閩王曦時鑄大錢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五百文為貫俗呼銚劄銚字字典增入金部引字彙補云音未詳劄字並不載兩航雜錄云鑄錢之模謂之版宋時鑄錢每版六十四文故俗有版版六十四之語今江北各省稱大錢為老官版亦是此義稱官版者別於私鑄稱老官版者別於近來之官版也銚字疑當音老銚劄蓋即老版按此論殊塙余於叢鈔卷二十謂銚劄未詳何字由未見此耳但明時所

謂版兒又指低惡之錢則又何也

國朝無名氏談往云明朝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賣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宣問由來由私錢攙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理街坊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首其價額遵隆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民間錢價下趨愈甚凡賣換錢舖對面見付必如欵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按此則有明一代自隆萬以後每銀一兩皆直錢六百

續鈔二十二

九

與碧里襍存每銀一分準銅錢七文其說又異且如其說則崇禎初年銀價猶甚賤也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明少傅文肅劉公相武宗以木強聞不悅於瑾永之黨在位僅三月致仕歸武宗語於朝曰劉先生真老乾版也按老乾版三字未詳何義余疑卽老官版之訛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明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葛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甚

國朝王通嗣庵瑣語云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厘文直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直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時京錢百文直銀五分皮錢百文直銀四分甚至崇禎通寶錢民間絕不行使 本朝順治四五年崇禎錢百文止直銀一分每錢重一斤直銀二分五釐

錢

續鈔二十二

十

國朝葉名禮橋西襍記云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施氏國祁金源劄記引宣和錄靖康元年金人需犒軍金百萬錠銀千萬錠每錠各五十兩齊東野語紹興歲幣歲前三日先齎銀百錠字皆作錠至元時乃改用錠字元史禮志末銀三錠部陽傳銀一錠字皆作錠其字初用作定唐書呂用之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定克城之日用備麾下一醉之資然字亦不古不如錠字之義尙可通也說文錠銅鐵模也此錠字本義遼僧行均龍龕手鑑錠金銀屬則後世訓解而錠字下亦不訓爲銀

愚謂其字止當作挺說文挺一枚也疑古人計數者曰挺因其言金而變其字從金亦猶以其言脯而變其字

從肉也儀禮士虞禮記脯四臠注曰古文臠爲挺知挺
庭爲古今字則知挺挺亦古今字矣

金祖銀父母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俗謂財可當兒孫故五金
獨金銀以子稱若銅錫鐵則無是矣楊肅有金祖玉姑
銀父母銅兒鐵婿錫孫曾之日亦有味

猛火油爲樹津

明黃衷海語云猛火油樹津也一名泥油出佛打泥國
大類樟腦第能腐人肌肉然置水中光燄愈熾蠻夷以
製火器其烽甚烈一云出高麗之東盛夏月初出時烘

續鈔二十二

辛

日極熱則液出他物遇之卽爲火此未必然恐出樹津
者是也按余於叢鈔卷二十已詳載猛火油矣得此說
又錄之惜未知其爲何樹之津也

猛火油得水愈熾

明陶宗儀元氏掖庭侈政云油有蘇合油片腦油臘
臍油猛火油白注云得水愈熾按猛火油卽今洋油余
已於叢鈔卷二十具說之矣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猛火
油以酒物得水則出火余頗疑其不然今觀陶氏所云
益信其爲今之洋油也

明王泌東朝紀云建文未遜時先于大內蘭香殿聚珠

衣寶帳及內帑珍異諸物殿上塗猛火油貯瀝青其中
語親密宮人期以城破遞去舉火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雷敦曰海中有獸名曰猾其
髓入油中油卽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卽
滅不可於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李時
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同其功當與樟腦相
似按史載夷人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或卽此
物敦云以酒噴之卽滅當亦其禦之之法

大銃連發

南懷仁坤輿外紀云熱爾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有

續鈔二十二

辛

一大銃能於二刻間連發四十次

按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云戴遂堂先生諱亨言少時
見其先人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
背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
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
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始需重貯擬獻於軍營夜
夢一人訶責曰上帝好生汝乃獻此器使流布人間汝
子孫無噍類矣乃懼而不獻按此則洋人所矜爲絕技
者中國亦能爲之洋人流毒之酷雖上帝好生而不能
禁可歎也

大銅將軍銃

明王文祿庭間述畧云土木之變虜犯城下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銃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按此知明時雖有礮猶不甚用之也明史于謙本傳無親放大礮事此可補史闕

謹案 皇朝禮器圖式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八年又造武成

續鈔二十二

重

永固大將軍礮乃明時已有銅大將軍銃則知此名固有所因矣

明李光壁守汴日志云賊昇大雲梯將抵城下我兵放大礮擊之隨發萬人敵火確悉燒之萬人敵之名亦不下大將軍也

守汴日志又云城上礮連倒洩三五尊總兵置一大礮於勝下命速點曰忠臣不怕死礮竟不洩洩百礮萬弩齊發按此總兵姓陳名永福因于忠肅事故又記此又按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則礮名將軍古矣但彼時猶是石礮而非火礮

明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云上與陳氏戰劉基意友諒以銅將軍害帝乃為計愚之擊游龍九蓋於巨艦基與帝對奕其下坐帝於近倉諒軍遂舉銅將軍基以棊案推帝于倉中將軍及船椅案織碎而帝得無傷按此銅將軍亦即銃也明史劉基傳載此事云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

明無名氏逐鹿記云甲辰徐達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葑門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礮風著人皆

續鈔二十二

重

死是亦明初用礮之故事

海船用櫓

宋徐競使高麗錄云夜深潮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櫓以助其勢又云是日未刻到急水門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而進按海船用櫓余於叢鈔卷二十已載之矣補書此二事為證

野狐帆

宋徐競使高麗錄云是日南風益急加野狐帆制帆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帆於大帆之上使之提挈而行

宋時奉使高麗船名

宋王明清熙豐日曆云中書省劄子已降勅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宜令御書苑如法書寫

指南指北針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盪唇上皆可為之轉運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纈中獨爾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按指北之針世所未見然既可使指南亦自可使指北其理一也

又宋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為大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按沈括兩家之說是宋時已有指南針而未有羅盤故其用針者止有水浮及縷懸諸法也

千里叫

國朝施可齋閩襍記云吳廷華金齋集有千里叫五律云器成千里號機巧擅奇功辨制疑橫吹呈材認卷銅不妨時告密最便是從戎私語喁喁處繁言嘖嘖中能

通偏為曲無礙總因空偶已除秦法功堪破宋龔敢云風易過誰謂衰如充何必臧三耳相攜待發蒙詩意似是器名猶袁子才子不語所載江慎修之寄話筒近聞中無此器并無此名按今日西洋人所製有曰德律風殆即其類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古人室中有竈

國朝劉書年說經殘稿云古人之竈有在庖廚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隩即與字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置火禦寒矣衛策云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此新婦方至門下車扶以入庖廚遠在北堂之後無由見之是必室中之竈入門望見火

續鈔二十三

十一

盛故使滅竈又莊子寓言陽子車南之沛至於梁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遜席煬者遜竈未有君子舍於逆旅而入其爨下者困學紀聞卷十引莊子仲尼讀春秋老子踞竈舂而聽庖廚非讀書之地孔老豈相率入廚而肄業乎是必皆室中之竈矣此竈可常施亦可常徹說文炷行竈也炷炷也惟可施可徹故竈能行炷炷即此竈之名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印烘於炷雙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爨饌之爨以養食人我反以燎於炷竈用炷事物而已古人夜居不用膏燈燎薪於竈與用燭同是確為室中有竈之證可以禦寒亦以取明

四時並可常設也正義云炷者無釜之竈此竈上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按劉氏此說極為詳明今北人冬必設爐猶其遺制

儀鸞殿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高祖起兵使子建成世民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讀史者但以爲史氏虛設此語與指鹿爲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

續鈔二十三

二

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於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纔二年餘按宋江休復襟識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洪浪庫遂名此即此事也以一時之諛語爲官制之美名由唐至宋未之變易亦高德儒輩所不及料矣

門內繫鈴

國朝葉名澧橋西襟記云宋人江南餘載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長繩於門楣開而綴鈴於門內復書於門曰某姓拉

鈴猶其遺風也愚按唐制翰林院有懸鈴引之以代傳呼此即民間懸鈴於門所自始

竹室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為柱楣椳疑者為椳柄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按今人知王元之竹樓不知房千里竹室

明楊慎升庵集云李嘉祐王舍人竹樓詩傲吏身閒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樓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問眠對水鷗長夏之景清麗瀟灑讀之使人神爽按此王舍人

續鈔二十三

又不知何人

木牌蓬屋

國朝黃宗羲思舊錄云何棟如字天玉住南都之烏龍潭為木牌蓬屋上下於潭中按此視張志和浮家更勝余頻年作西湖遊似可做此為之也本牌當作木簞

氣樓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南唐春秋盧絳入氣樓盜米氣樓倉屋中高出數椽四空以疏米氣者也

看街樓

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李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

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泥封之懼其糾劾也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寶佑坊南宋時有榮王府看街樓

磬沼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磬沼集一卷崇仁羅鑑正仲撰磬沼者為池因地曲折如磬然按磬沼之名甚新八卦房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包副使涵北園在飛來峯下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置一

續鈔二十三

四

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涵老據其中局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八牀面面皆出

鬼背兒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木格閣版謂之鬼背兒陸德明禮記釋文注閣度皮字九毀反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即為鬼也按以木格閣版為鬼背兒白是方俗之語似不必附會於皮字之音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俗于壁上架橫版安置食物吾鄉稱為龜背形與名不類疑度版之訛皮字古委切音與龜近訛龜背耳按此則杭州人又謂之龜背而亦疑

爲度字之訛

娘娘廳

同治蘇州府志引顧丹五筆記云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康熙初爲吳三桂壻王永甯所有內有斑竹廳一座又有娘娘廳一座三桂女起居處也

東不可名園

宋洪邁容齋五筆論東不可名園云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董賢傳東園祕器注引漢舊儀東園祕器作棺予有兩園適居東西故扁西爲西園而以東爲東園蓋避此也

續鈔二十三

五

按此亦名園者所宜知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蔡元長嘗闢便坐曰南軒有獻詩者曰此軒端的向南開上下東西總不該更有一般堪愛處北風偏向後門來人號爲貼題詩附記於此以供笑談

房錢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日房錢一貫足官至正郎子讀書一妻一妾常和睦此詩張卿所作張仕至棘卿與史彌遠不合遂不復出按張卿不知何人此詩卻有意味然一月三十貫房錢亦不爲少矣

楮窗圖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楮窗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按楮卽穀樹也毛傳以爲惡木至今人皆惡之然其樹易於成陰余頗覺其扶疏可愛錄此一則知昔賢固有與有同好者也

東坡集中有宿老楮詩云靜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處爲蔡侯紙子入桐君錄黃繒練成素黝面頰作玉云云

續鈔二十三

本

則楮之爲用亦大矣

元明果蔬湯食之數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予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楹之間排列壺蓋馬孟自注馬孟想卽今之折孟按此則今人饌具與元明大異矣馬孟折孟今亦無此物惟折孟之用想是盛席閒飲殘之酒者今俗尚以傾棄飲殘之酒謂之折酒當是明代遺語余初不知折酒之折應作何字今乃知之也

子推蒸餅

宋羅元英文昌襍錄載唐歲時節物寒食則有子推蒸餅按今人不知有是名矣

元宵浮圓子

宋周必大平園續稿云元宵煮浮圓子前輩似未曾賦此坐閒成四韵按此知今所行元宵圓子宋時舊俗也

青白團子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為青白團子乃此義耳按今清明市中賣青白團子觀此知明時已然矣

臘八麩

續鈔二十三

七

國朝繆良塗說云十二月初八日釋氏以餽果諸物煮粥名臘八粥明宮中有臘八麩

長壽麩

宋馬永卿懶真子云湯餅即今之長壽麩

按宋張師正倦游雜錄云水滸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然則湯餅固非一類懶真子所云則似專指麩之長條者言

淨肉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嘗讀楞嚴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益之以

自死鳥殘令比丘得食五淨肉又曰淨肉除人蛇象馬驢狗獅子狐豬獼猴十種餘俱可食按此知回回教不食豬肉即佛家淨肉之說蓋此十種中惟豬肉人所常食故以為戒餘九種本為人所不食故不戒之也後人相傳以為專戒豬肉則失其旨矣

鑿虛煮羊脾法

唐陸龜蒙零陵總記云鑿虛為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內道場賣弄權勢杖殺於京兆府城中言鑿虛善煮羊脾傳以為法按唐趙璘因話錄言鑿虛有煮肉法余已載於叢鈔卷十三矣又記此事為閻黎一笑也

續鈔二十三

八

又按佛初立教本不禁食肉涅槃經云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肉一切悉斷梁武帝謂立言將謝則大明惻隱貽厥將來涅槃經又云若乞得肉以水洗之味與肉別然後得食是又有此通融之法也

南北人食羊不同

宋人釣磯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紉故耳按此則南北人食羊有剝皮不剝皮之異自古然也

杭子

國朝高士奇天錄識餘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

杭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南人以鹽收鴨子曰鹹丸子爾雅杭魚毒注謂杭皮厚赤汁中藏卵果廣韵亦云煎汁藏卵果不壞當用杭字

按此說未詳考宋洪邁容齋二筆云玉篇唐韵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然但用鹽漬不用杭皮

明人以食鷺為重

明王世禎觚不觚錄云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

續鈔二十三

九

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鷺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無食鷺例也按此知明人以食鷺為重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引王世貞家乘所載同且為之說曰今大清會典光祿寺一等漢席二十三盃有鷺雞鴨二等二十盃有鷄鴨三等十五盃有鷄然則十盃不用鷺鴨王忬蓋以御史明七品公宴不用上等饌按理初引本朝之制以說明事未知合否或明制亦與本朝同也

明祝允明野記云御膳日用三羊八鷺孝宗初即位減

羊一鷺三

今人瀹茗之法起於明初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甯陽羨為上猶仍宋制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茶加香味擣為細末已失真味宋時又有宮中繡茶之制尤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不知我太祖實首闢此法陸羽有靈必俯首服蔡君謨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按此則今人瀹茗之法自明初始也

續鈔二十三

十

宋袁文甕牖閒評云劉夢得茶詩云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雪滿盃花徘徊此乃詠煮茶也北人皆如此迨今猶然香鸞類稿云觀此詩自摘至煎則便飲之初無焙造碾羅之事雖曰茶芽不知爭得入口豈亦如藥之吹咀去其滓而飲之乎香鸞蓋南人未知煮法耳按此則知今之煮茶亦唐宋以來相承之法非始於明初也特至明太祖始盡廢龍團鳳餅諸製耳

荳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廣南人以荳為茶鄒忠公浩道鄉集有張糾送吳洞荳絕句云茶選修仁方破碾荳分吳洞忽當筵君謨遠矣知難作試取一瓢江水煎蓋志完遷昭平時作也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或即荳字見研北雜志

不知春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柯易堂曾為崇安令言茶之至美者名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巖下僅一樹每歲廣東洋商預以金定此樹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

續鈔二十三

士

惟寺僧偶乞得一二兩以餉富商大賈大致與粟米相類色香俱絕按茶名甚奇不知何義

碧豎

國朝杭世駿榕城詩話云延邵人呼製茶人為碧豎見閩小紀又云釀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稱紅娘過缸酒謂有神仙到門則然以為吉祥之兆插花賞之余謂碧豎紅娘天然佳對

伎湯廉香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放翁詩多用新語如厚味無人

設伎湯微芬時自注廉香自注以松子胡桃蜜作湯謂之伎湯以炭末乳香蜜作濕香謂之廉香

人獲如小兒

宋洪邁夷堅丙志云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人往游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欣然延入少頃設麥飯菜羹餒丞一物如小兒然莫敢下箸獨壽卿孳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接近世小說中有所謂人參果者據此乃真有之

續鈔二十三

士

獲子必從雀腹中過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常熟徐蘭塞上六歌歌各為序其採獲云獲之性背陽向陰喜卑溼地三極五葉相對而生一莖獨上而有七節開花如菽結子如豆由青而黃而紅有異雀黑色而小羣飛啄食之獲子非從雀腹中過墮地則不甲拆其叢生樹下雖物性使然亦雀矢所遺者多耳按獲子必從雀腹中過世所未知此雀惜不知何名

蕃薯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蕃薯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

土沙礫之地皆可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中國人截取其蔓心許以來種之地下地數日即榮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按蕃薯今所在皆有之余於叢鈔第二十二卷載落花生爲近代始有之物此二物者古無今有而皆充斥市廛物產之盈虛真不可以意測也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蕃薯有數種皆從海舶來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又有甜薯圓如鷺鴨卵有豬肝薯形如豬肝重十餘斤皮紫皆出粵地惟蕃薯種自洋中來也按此知中國亦自有薯然轉不如番薯之處處皆有也

曼陀羅酒

宋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按曼陀羅卽叢鈔卷二十二所載之風茄也余因此疑左傳載遂人醉齊戍而殲之或亦用此術

喫煙乃佛國舊俗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唐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云室羅伐城具壽白世尊諸苾芻畜欸煙筒畜

續鈔二十三

五

灌鼻筒畜飲水器畜盛針筒以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應畜其所謂欸煙筒蓋旱煙水煙同名毗耶那禰律云吸藥煙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則明人所言鴉片煙也

按叢鈔卷二十二引納蘭成德涑水亭雜識知西域之喫煙久矣得此又一證蓋喫煙乃佛國舊俗故今鴉片煙猶出自印度也

烏香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瓜哇葛刺三國俱有烏香卽鴉片

續鈔二十三

五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四

德清俞樾

福祿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宣德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元虎四祥詩福祿番人本名福俚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

獅弄毬

南懷仁坤輿外紀云利末亞州多獅性至傲遇者亟俯伏雖至飢不噬常時病瘧四日一發病時躁暴人不能制擲以毬則騰跳轉弄不息按叢鈔第二十三卷載溫

續鈔二十四

都斯坦多獅子然未及其弄毬也觀此知獅之弄毬非世俗妄說

獅子畏龍

唐李肇國史補云開元末西國獻獅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作果有龍出井而去

龍與牛交生麒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牛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麒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徧身生鱗鱗縫中綠毛茸茸然其

皮見存常德府庫荆吳間人言牛在水澤雲霧逢起即有龍與交因有此異按此說當可信不然麟乃毛蟲何以有鱗乎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龍極淫遇牝必交得牛則生麟得豕則生象得馬則生龍駒得雉則結卵成蛟

鄴郡庫中麒麟

國朝宋荦筠廊偶筆云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貯鄴郡庫中萊陽某公為郡守割取麟之一臂藏於家余宗玉叔兄琬親見之方鱗黃色光潤如琥珀然四周五彩環繞如月華狀按明萬曆時光山縣產麟余已載於叢鈔

續鈔二十四

二

第二十三卷中觀此又記之其云方鱗則同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八年辛卯三月山西平定州麒麟生是日有五色祥光纏繞牛身遂產道旁徧體生鱗四足有甲地方官護送至京師觀者雲集未幾死按此亦言有鱗不言其方耳辛卯爲順治八年也
尊鄉贅筆又云江西袁州府山村牛產麒麟有紅霞覆罩徧體生鱗村民不識鋤殺之

瘞麟銘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巴州有瘞麟銘注云淳化中牛
生奇獸于古集州山民魏泉家鹿首魚尾魚鬣龍鱗四
趾始生身有五色民以為妖而斃之乃葬于縣之北十
五步楊羲仲為銘

飛虎

國朝宋學筠廊偶筆云余從楚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
皮尺許向後張之如蝙蝠狀按官員儀衛有飛虎旗今
乃知世間真有飛虎也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肉翅虎出石抱山晨伏宵出比

續鈔二十四

三

虎差小翅如蝙蝠身如虎文飛而食人其皮可辟鬼物
然則畫飛虎於旗當亦祓除不祥之意

國朝閔敘粵述云潯州府貴縣山中出飛虎云開歲一
見或攫人首啄食其腦余於潯守處見其皮長尺餘如
黃犬形前二足皮特豐闊為翅然其斑紋不似山君一
云湖南山中人多絕附崖谷採取木耳或遇飛虎撲繩
即斷蓋其翅甚利不聞食人

國朝陸祚蕃粵西偶記云肉翅虎產峒谿中肋有雙翅
下山食人食已飛去人莫能捕按此云肋有雙翅則又
小異豈別一種邪

虎兒

國朝屠倬是程堂集有顧侯虎兒歌其序云顧沂直隸
通州人生而奇勇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大挑得知縣分
發陝西補禮縣調城固邑有虎暴沂率眾擒虎歸檻之
久之虎甚馴沂喜曰吾將以為子虎亦帖耳就沂沂故
無妻孥輒閉虎臥室與同寢處沂聽訟有狡辯者見虎
伏案下目閃閃視即大懼吐實沂嘗服蟒衣假寐榻上
面向壁虎疑非沂爪攫其鞵沂怒手擲虎階下觸石石
碎虎幾斃沂之奇勇如此時川楚方用兵檄沂解餉軍
中卒與賊王三槐遇沂橫大刀牽虎直前賊驚散陝西

續鈔二十四

四

巡撫秦公承恩命沂牽虎入署曰太夫人欲觀之歎其
奇不置云沂忘虎虎亦忘沂朝夕一室僕隸恆惴惴不
少安伺閒斃虎以藥沂哭之真若喪其子者無何沂亦
死按緇流輩侈言伏虎徒誕妄耳不謂士大夫中有此
也余謂顧沂之養虎可與追配劉累之豢龍皆古今奇
事

明歸有光震川集書郭義官事云郭義官曰和者有田
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
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
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

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按此事又在顧沂之先是能養虎者代有其人也

狸

宋陸游家世舊聞云楚公諱佃字農師使虜歸攜所得狸至京師狀如大鼠而極肥膈甚畏日偶為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內以狸一糲投之即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按爾雅狸白狐郭注曰虎

續鈔二十四

五

豹之屬此所云者豈別一種歟

鑿齒以惡獸為名

明張萱疑耀云鑿齒乃惡獸名與檣杙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為名未審其意

按淮南子堯之時楔翁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害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然則鑿齒命名誠不可解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漸離司馬彪曰魚名也說文漸離龍無角高漸離之名當取此義按其取義亦未詳也

狨食猿猴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嶺南有狨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猿猴為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狨乃一一以手按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猴跪奉不敢動餘乃散去戴石之猴隨狨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臥而聽狨食之物之相制至于如此哀哉狨皮為褥最溫其價甚貴

宋朱或可談云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二月微無定日視宰相乘皆乘之微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

續鈔二十四

六

數十斤成一座價值錢百千

砮答

國朝宋肇筠廊偶筆云吳門徐籀吾邱集中載甲申七月偶至崇明閩北門外季家馬生卵三枚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相間重三斤小者斤許考之書蓋凡獸皆有之名曰砮答治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

貂

國朝葉名禮橋西雜記云常熟徐蘭塞上六歌歌各為序其於貂云遼東之山皆產貂貂穴空樹中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土人以時取之秋冬之交入夜隕霜封樹風

搖樹巔墮地如積雪貂行霜上跡可數也土人張毳幕以居畜三犬一守一逐獸一打貂其打貂者名跟蹤云跟貂霜上之蹤者也土人視跟蹤所前得其樹樹多孔塞之留上下上張網下薰以煙貂畏煙緣木而上入網就獲矣又曰貂食鳥雀飽則宿樹杪跳枝竄葉疾如飛電聞以木弩射得之按言打貂之法者莫詳於此世俗相傳貂性最仁捕者預服碑霜裸臥雪中貂來覆之乃獲以歸非其實也

貌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異物彙編云狗纓國獻一

續鈔二十四

七

獸名貌吳大帝時尙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貌

小鹿小白牛

國朝宋犖筠廊偶筆云康熙丁未冬余謁相國柏鄉魏公於坐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又云王阮亭云余備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白牛四大僅如犬斑衣有肉峯如橐駝按牛不應有峯此乃強名以牛實非牛耳

驢牽船

明張萱疑耀云北地凡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按今自通州坐船至京師皆以驢曳絳先大夫有詩紀之云舟行忽與坐車同妙法偏宜六閩中邪許不勞喧兩岸一繩驢背去恩恩觀疑耀所云則在前明六閩中猶未有也

騾生子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騾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騾生子竟無恙

續鈔二十四

八

引羊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凡祭祀進少牢以黃旗前導一羊居前謂之引羊引羊終身豢之不復屠宰聞少司馬朱都納公說如此

兔

國朝宋犖筠廊偶筆云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砥雄豪而孕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為兔之雌雄其孳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生子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傳視月者視月之候

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為吐也

貓眼定時歌

國朝無名氏調燮類編有貓眼定時歌云子午線卯酉
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按貓眼定時雖有是說然實不甚足據余謂其由圓而
而側而如核而如錢必非可以驟變者因以意定之為
歌曰子午綫卯酉圓巳亥丑未棗核尖寅申辰戌側如
錢姑附於此亦未知是否也

三腳貓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腳貓嘉

續鈔二十四

九

靖閒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
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

趨鼠

宋龐元英談薺云漁溪言曩在筠州新昌縣至五峯間
山中有虎乎曰山中皆大木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
虎所隱蔽何為不來曰大木上多趨鼠虎過其下鼠必
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著處必生蟲徧身瘡爛以至於
死故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
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
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閒蟲所蠹損又可證也按趨

鼠未知何物豈松鼠之類乎

鼠數錢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粵東有錢鼠其吻尖其尾長
其聲若數錢然故名俗云見則主人家有吉慶事亦猶
京師人尊蝟為財神也按常鼠亦能作數錢聲俗云朝
聞之為數出主耗財暮聞之為數入主聚財

朱鳥是赤鳳

明楊慎升庵外集引王奕曰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乎
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
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於丹穴鶉又鳳之

續鈔二十四

十

赤者故南方取象焉吳興沈氏以朱鳥為丹鶉豈知四
獸皆蟲之長也鶉之微何預

朱鳥亦稱朱雀愚謂此非燕雀之雀也當作朱爵困學
紀聞云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宋符瑞志
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以王
氏之說推之朱爵亦是赤鳳文選西都賦上觚稜而棲
金爵注曰金爵即銅鳳也是稱鳳為爵之明證也雀與
爵古字通用故書作朱雀耳

鷹隼羽文有八卦象

明楊慎升庵集云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

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
驗無以知其然不也

呂四場仙鶴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
場所產足皆綠背有龜紋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名
呂四鶴為黃鶴遺種云

鵲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鵲橋之說洪景廬辨之精且當矣
吾友王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
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
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隱隱聞萬鵲噪襍之聲
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郁香襲滿空飄小雨數
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

嶺南有雁始於唐

國朝凌揚藻彙編云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大曆
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
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見唐會要

國朝胡貞開迴雁峯記云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
曰山高雁不能過一曰江有毒雁飲水死皆淺人耳食
奉爲信史可笑也蓋衡之七十二峯從洞庭疊翠南來

續鈔二十四

十一

如飛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峯天矯回伏若雁之
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領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
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僚友採黃山阿忽聞空中嘹唳聲
橫江西邁余笑謂左右曰雁今破例過峯何以不迴客
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爲說按胡說雖有理然觀嶺南
有雁始於唐時則或古今地氣之異未可知也

唐宮鸚武

唐李潛摭異記云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武以金飾之
示於三相蘇頌因前進曰鸚武能言不離飛鳥願陛下
探以爲戒按此當卽楊妃教以誦經之雪衣娘也

續鈔二十四

十一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豪民楊崇義爲其妻
劉氏鄰舍兒李弁所害架上鸚武發其事明皇歎訝久
之封鸚武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之張說爲綠衣使者
傳是唐宮中有白鸚武又有綠鸚武今人但知有雪衣
娘罕知有綠衣使者也

燕作巢有二說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燕作巢避戊己日見白樂天集
顧況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泥其詩云燕燕于巢
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燕水鳥也故名元鳥其來去皆避

社日不以戊己日取土為巢書戊己於巢則去皆因土克水故也顧況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錯矣樂天云不以甲乙銜泥此可謂既失之驚又失之蟻矣按樂天禽蟲詩云燕違戊己鵲避歲初無甲乙之說郎氏不知何據

秋風鳥

國朝陸祚蕃粵西偶記云柳州衛公臺下江水澄澈小魚簇浪而來不可數計潑刺一聲躍出水面即成飛鳥未及生毛羽即羅網羅味甚脆美曰秋風鳥按余於叢鈔二十三卷內已載有秋風鳥一條云出惠州今觀此

續鈔二十四

圭

則知粵東西皆有之也

鴉

國朝厲鶚東城雜記云明思陵癸未杭有海大鳥人面鳥聲四足二翼集於城東門首噉噉然陳處士際叔流涕曰此鴉也所見之國其下多放士因自號鴉客其後武林人士之高蹈者不可勝數際叔亦以授徒鄉里終其身百蟲將軍之經於是有驗矣

雕軸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雕軸狀如蜜蠟以手搓之作牛羶氣出西藏雕腹中雕之有軸猶牛之有黃狗之有

寶也近今有以為玦者能辨陰晴天久旱視軸上一點作深黃色則雲油然起黃色布滿則雲合而雨注矣久陰視軸上一點作淡黃色則雲漸開色全退則雲開日出矣川督某曾得一玦亦能驗陰晴而玦正面有白點一逢子時有白氣如毫白點中起至巳刻約長九分午初其氣漸縮至亥退完一轉瞬開白氣復長則知又交子初矣以手拂之隨去隨長不可磨滅背面亦有白點每至二分二至之時則一見誠至寶也按雕軸世所罕有并其名亦知者鮮矣

漫畫

續鈔二十四

齒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渌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鵝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鴛奔走水上不問腐草泥沙啜啜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壯大按信天緣之名熟於人口漫畫之名知者罕矣

明楊慎升庵集云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拾得偶墜者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符帶綠江空咳鯉含鯊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廷瑞滇之楊林人按今人多言信天翁罕言信天緣以此詩故也

倒垂蓮

國朝陳尙古簪雲樓禱說云閩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鷓鴣其羽毛殊類孔雀因睡必倒挂故名按綠毛么鳳名倒挂鳥人皆知之倒垂蓮則知者殊尠未知其爲一爲二也

脂瓶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舊說鳥雀尾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瓶每引嘴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續鈔二十四

五

白宦鷄

宋李肖龍崔清獻公言行錄云便坐左右圖書無玩好書室所豢白宦鷄一雙而已按白宦之義未詳疑宦字乃宦官之宦謂鷄之已闈者也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物去其勢豕曰積見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史鷄曰敦犬曰闈俗語

火焙鴨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語云西域骨種羊廣東火焙鴨皆奇事也始集卯五六百一筐置之土甕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虛筐候之卵得火小温輒

轉徙虛筐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牀亦藉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旋滅之通一月而雞啄壳出矣所祀爲師者則尉遲公謂初有鐵匠置鴨卵數枚火壚旁久而雞出因悟火焙之法尉遲公會作鐵匠故祀之

伊川言龍只是獸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戴禮說文皆以龍爲鱗蟲之長昨見伊川語錄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爲某爲某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按以龍

續鈔二十四

六

爲獸殊駭聽聞據淮南子地形篇云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然則羽毛鱗介皆出於龍固非一種邪

碑碣石跌非眞鼎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長沙李文正在閩孝宗忽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詳文正對云蒲牢好鳴今爲鐘上鈕鼻

囚牛好音今為胡琴頭刻獸匪眦好殺今為刀劍上吞口嘲風好險今為殿閣走獸狻猊好坐今為佛座騎象霸下好負重今為碑碣石趺狴犴好訟今為獄戶首鎮壓肩鼎好文今為碑兩旁螭螭蚩蚩好吞今為殿脊獸頭此見之懷麓堂集者

按明楊慎升庵外集載龍生九子一曰虬肩好負重今碑下蚨二曰吻螭好望今屋上獸頭三曰蒲牢好吼今鐘上紐四曰狴犴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蝮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狻猊好烟火故立於香爐九曰

續鈔二十四

七

椒圖好閉故立於門鋪按此說亦云李文正所以對孝宗而與野獲編不同蓋升庵固言影響記之也其異同處不足深論惟碑趺世皆知為肩鼎而野獲編以為霸下此則亦一異說也

野獲編又云龍生三子一為吉弔葢與鹿交遺精而成能壯陽治陰痿

龍

國朝宋學筠廊偶筆云順治二年余隨先文康寓長安見大內所藏龍盤貯一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

石魚

國朝宋學筠廊偶筆云友人沈仁伯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纔盈寸產石中破石取之

漢泉三魚

宋馬純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雖異之而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濾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尚存俗傳漢高

續鈔二十四

六

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難信然已剗之魚而遊泳不死亦可異也按今人止知有吳王膾殘魚不知有此事

蟹蛻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云蟹每至夏末秋初則如蟬蛻解當日名蟹必取此義余按蟹之蛻知者鮮矣二兒婦姚云秋初鄉間有賣軟殼蟹者其新蛻之蟹乎又云蝦亦蛻殼

蟹山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紹

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有十歲孫見媪立觀門外徧體流血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卽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義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苦痛不可具道爲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蟹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不見按蟹以味美人爭嗜之然其性寒不宜多食余不食蟹十許年矣偶見此則遂錄之以告世之持螯者

天雨蟲

國朝鈕琇觚賸云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餘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窗登几幾欲無隙蠕蠕

續鈔二十四

九

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扮皆然頗蓄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按春秋書雨蝻于宋疑卽此類

雲蟲

國朝鈕琇觚賸云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漸大如蠶須臾合并散漫潏然滿空遂成密雲山人稱爲雲蟲

禾蟲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禾蟲形如百腳又如蠅蝗身

軟如蠶細如著長二寸餘青黃色相間中有白漿產海濱田中禾根長數尺或至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漾至海濱寸寸自斷卽爲此蟲土人網而取之午前擔負而賣午後卽收不可食取蟲置器中滴鹽醋一小杯其漿自吐瀝以蒸鷄子最鮮

線蟲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其中往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食之者多生癢癢經火卽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疥蟲

續鈔二十四

辛

國朝鈕琇觚賸云曹溪金孟常短視離物寸許卽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末見人有疥者輒爲搜取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按甲申春日有人以顯微鏡見示有疥蟲一枚視之了了惜未細別其雌雄老少也

蜂分日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謝臯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歐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歷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賢易皆趨成之事未及辨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

作皆候焉有販者至其地問一年書峰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歷驗之皆黃道紫薇天月德吉曜也

綠蠶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左都御史于公振甲成龍說瀛臺蠶房有綠蠶視常蠶差小作繭碧綠色遼東種也

唐初蠶種出於山東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唐法書要錄所載蕭翼取蘭亭事云翼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按此知唐初蠶種出於山東也

續鈔二十四

垂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歐陽文忠詩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蓋用李清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閏年少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程于止曰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按此說未知然否當更試之

除蠶呪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存餘堂詩話云除蠶訣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斂深淵默漆五字置牀帳間即除脈望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脈望之名見於記載而已累代未有更見者也劉莊年觀察之伯父善讀書太翁甚愛之中歲而卒太翁以所讀書置大櫥鎖閉而納之聽事以門向壁觀察兄弟皆八九歲太翁命之曰他日汝兄弟有先入學者即以爾伯父之書付之觀察年十九入邑庠遵祖命啟焉檢朱子全書中有一黑圈大如當十錢其光如漆若大蟻相銜尚缺一指許未能首尾相接因憶有脈望之事默記其卷第篇第而藏之閱歲餘啟視則已不知所之按此則知古書所載不虛惜啟之太早未能相接及有意求之則化去矣

續鈔二十四

垂

北夢瑣言載張尚書子事但云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蠶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可致神仙此又不言脈望且竟吞食此壁魚亦與舊說不同未知又據何書也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華山將軍松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明陳以忠華山遊記云度蒼龍嶺望見雙松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樹多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按人知泰山有五大夫松不知華山有將軍松也

國朝黃易嵩洛訪碑日記云乘竹兜出城五里遊嵩陽書院瞻大將軍柏大七人圍二將軍柏大三人圍又引明都穆遊嵩山記云嵩陽廢觀三古柏柏之高皆

續鈔二十五

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圍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亦可四人圍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按此則嵩山又有將軍柏矣

上虞縣秦松

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木則楓挺千丈松封五夫周世則注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木為五大夫之處按五大夫松在泰山豈始皇登會稽亦有此事邪宋許觀東齋記事云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乃會昌三年余珠所記

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因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柏化石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莆田壺公山有柏一株長止五六尺下半已化為石名柏化石以石欄護之按人知有松化石不知有柏化石

化金之木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韓待制子蒼言青城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鐵湯瓶出觀買酒小師中道奏廁以瓶挂樹端瓶重木弱為風所搖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

續鈔二十五

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既煨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絕按此則世間真有化金之術矣其木不知何名當亦可遇而不可求也

太平花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朶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娑羅樹

國朝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云去臺懷二十餘里經一山村禪棲數楹在山深處前有古樹高二丈許枝幹盤

此相傳為娑羅樹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樹枝二百莖唐李邕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秦而秋有成洪邁容齋隨筆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矣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亦此樹耳范成大三峽山記大峽山有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華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觀諸書所載娑羅樹不獨此山有之然其生特異凡木樹數百枝枝十餘頭

續鈔二十五

三

頭六七葉惜未見其花時也

國朝許纘曾東還紀程云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亦名娑羅樹據此則娑羅樹即優曇花矣

東還紀程又云安甯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白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柔條數枝植小盎中未幾一枝忽茁枝葉宛然土人以為異自滇攜歸無恙按許纘曾號鶴沙松江人今未知雲間倘有此種否東還

紀程又稱大理府和山有樹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亦即此種至高江村所見之娑羅樹未值其花時不知與此同否李北海碑又盛言其東西茂瘁各有靈應而不言應十二月則又疑其非此種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俗以月中桂為娑羅樹殊不知七葉木即娑羅樹此木每枝生葉七片花如粟花今南都宏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種子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

續鈔二十五

四

三十朶攢為一朶香烈異常此與高江村所見當是一種

嶺南雜記又云新興縣優曇鉢無花而實實似枇杷此則又別一種矣

佛面竹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佛面竹長一二丈粗及把節甚疏每節有一佛面眉目口鼻皆具可以為杖出龍巖及永定武平等山中俗為定光佛杖東坡送佛杖與維淨長老詩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查初白注未詳舊注亦皆不及益此種竹從前未見記載也

竹尊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崇勝寺後有竹竿餘千獨一根秀出人呼為竹尊者洪覺範為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坐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按竹尊者之名甚新洪詩亦可誦而世鮮知者故錄之

笏竹城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新州有笏竹城記注云紹興二十年郡守黃濟遣人取笏竹以為城環表一千二百八

續鈔二十五

五

十丈胡寅為記

按晉戴凱之竹譜云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鍼亦曰芭竹城固是任注云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內至厚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狄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按笏竹當即此種也

倒插竹

國朝程祖慶吳郡金石目平江路嘉定州集仙宮瑞竹記引錢氏跋尾云元時集仙宮道士孫應元嘗於齋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後遂成林因以名軒

種竹法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周益公二老堂襟志云種竹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隨月定日無不活又云以糟襍細糠和土種竹甚茂明年生筍成林又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拌土置根下雖盛夏亦生

杜詩種竹之說不可用

明張萱疑耀云種竹必以五六月凡夏月雨天皆可也杜少陵詩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豈地有不同邪

種荷花法

續鈔二十五

六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引周益公二老堂襟志云種荷花以羊角投池中立成

木樨異色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四明舊志有大紅木樨聞吾杭錢唐學中舊曾有一本話腴載宋高廟時象山史本家木樨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廟畫為扇面作詩賜從臣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霏雪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傳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按陳耀文天中記云李德裕平泉莊有剡溪之紅桂又云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嘗於山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茵草徒得嘉名按此則紅木樺自古有之且本浙東產也

左牡丹芍藥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曹州五色牡丹天下第一居人于花園種植左牡丹右芍藥則花繁盛反是則不花花亦不繁

唐宮牡丹花

續鈔二十五

七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豔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按沉香亭牡丹得入謫仙吟詠千古豔稱之不知乃有此異據李潛撫異記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則四色乃是四本非一本而具四色也姑記之以廣異聞

大牡丹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牡丹大樹者極少蓋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惟唐馬嵬驛者尚存正德間為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造

魏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載邱濬道源牡丹榮辱志以姚黃為王魏紅為妃按今人恆言姚黃魏紫不知魏紅之說

玫瑰

宋王謙唐語林云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檳實語訛也當呼為梅槐江陵記洪亭村下有

續鈔二十五

八

梅槐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滋演哉至今葉形尙處梅槐之間可取此為證且未見枚檳之義也正使便為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取象於玫瑰邪按此知玫瑰花在唐時猶無定名

黃中李

唐馮贇雲仙雜記云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按人知西王母蟠桃不知有此李也

又按此蓋因李為唐人國姓故造作此說陸龜蒙零陵總記云李直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

爲二櫻桃爲三相爲四蒲桃爲五可知唐人之重李也

根梅

國朝宋榮筠廊偶筆云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插根樹誓曰吾道若成開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宮北根木梅實杏形桃核道士每歲采而密煎充貢獻焉

李夢陽桃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物以人重如此

續鈔二十五

九

樣

國朝林謙光臺灣紀畧云果之美者樣爲最狀如豬腎味甘冽可敵荔枝越宿卽爛故不能到遠地

大瓠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爲舟航按五石之瓠莊子寓言耳不謂真有此大瓠且又不止五石也

芋母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閩人稱芋大者曰芋母小者爲芋子李石續博物志芋以十二子爲衛應月之數也則

母子之稱亦合吾鄉稱爲芋乃當是芋奶之誤奶卽孀字俗稱母爲奶芋奶亦猶母子之義因芋字從草并改奶作芳仍讀爲乃不知芳字於字書有如乘如登如陵三切皆音仍無乃音也

新婦橄欖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橄欖以其子緊小按新婦橄欖之名甚新可入詩故橄欖未詳或有誤也

續鈔二十五

十

雲南亦產荔枝

國朝杭世駿榕城詩話云荔枝不第廣南閩蜀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謝肇淛滇略略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山寺大可合把一在王參戎墅僅六寸徑耳熟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閩廣按此則雲南亦生荔枝也

明張萱疑耀云荔枝支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枝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按以滇畧證之張說非矣
荔枝亦作擺支

國朝吳應達嶺南荔支譜云荔字亦用攪字衛洪七閩云蒲荀龍目椰子攪支作此字注云出段公路北戶錄注

荔支有以人名者

國朝吳應達嶺南荔支譜云譚世祥以種樹人得名又有荔曰周紹玉相傳紹玉宦于閩移種歸植又云一種名黎仲思思讀去聲出順德亦以人得名

唐貢荔支地

國朝吳應達嶺南荔支譜云唐鮑防襄州人天寶末舉進士時明皇詔馬遞進南海荔支七日夜達京師防

續鈔二十五

五

作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是知貴妃所食荔支實出南海蔡君謨謂愛嗜涪州荔支歲命驛致羅景綸以為一騎紅塵乃瀘戎之產誤矣自注云出徐氏筆精

荔支譜又引阮福曰自廣州至關中數千里即飛駝置埃亦不能七日至也當如漢武帝移植扶荔宮故事以連根之荔支栽於器中自楚南至楚北襄陽丹河運至商州秦嶺不通舟楫之處而果正熟乃摘取過嶺飛騎至華清宮一日可達耳按此說雖若曲盡事理然與鮑防詩朝離象郡夕函關不合且水陸並進曠日持久計

春初即須發南海矣荔支本南產一至北方氣候不同恐未必能按時結實也自廣州至關中數千里依今制六百里加緊文報例之七日夜未必不可達惟白香山稱荔支一日色變二日香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是則林鐵崖笑和帝楊妃口中未嘗喫一好荔支恐不能解嘲耳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余昔記唐世進荔支于辨誤門云唐制貢自南方張君房以為忠州東坡以為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支蓋妃嗜生荔支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

續鈔二十五

五

東坡川人故得其實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言荔支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余謂此諸說皆未盡楊妃本廣州人則南海荔支素所嗜也其始命貢者必是南海然為路太遠不免色香味有變則其後凡出荔支之地如涪如忠如嘉戎等州苟有可致皆命入貢亦事之所必有者一騎紅塵擾及天下千載後必欲斷定為何地不亦泥乎

茉莉樹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一

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閒屋高雲客爲言連江鐵髯
隱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紅豆開花

國朝鈕琇觚賸云吳門東禪寺白鶴禪師偶拾紅豆種
之寺內指而視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
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疏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
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遣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
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
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按此則吳中
紅豆不爲瑞矣

續鈔二十五

虞美人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舊傳有虞
美人草間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
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
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虞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
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
搖美人以爲娛樂耳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妾不侍
辨矣虞娛古通不必改字按此論雖通猶未知吳音之
說也

後姚婆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延綏鎮新志花木類有後姚婆
一莖作蓓蕾開花五六瓣俗云舜母亦曰虞美人因虞
字而傳會殊謬虞美人卽鶯粟花俗名米囊有千瓣五
色又名滿園春按虞美人與鶯粟花似非一種當更考
之至姚婆舜母之名則更世所未聞也

羞菜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安南有羞菜蔓生水上甘美
可食人過池中以手指之曰汝羞否卽時憔悴羞色人
去青如初

續鈔二十五

筆蘆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
如筆號筆蘆舒頤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頤元末人

孤濤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通雅荏菴謂之勃又爲菘北人
謂之孤濤音如孤都卽宋景文所云孤朏今山東方言
尙云孤都也

六友詩

宋劉黻蒙川遺稿有六友詩靜友蘭直友竹淨友蓮高
友松節友菊清友梅

蘇川遺稿又有用坡仙梅花十詠韵詩愛梅訪梅見梅
探梅詠梅遇梅愬梅擬梅友梅贊梅各七絕一首按坡
仙梅花十詠集中未見

續修二十五

卷

茶香室三鈔目錄

卷一

七元

盤古生日

女媧補天

外國歲首不同

蒙古以佛涅槃紀年

閏正月

元日立春

正月四日為宋開基節

正月六日送窮

正月晦送窮故事

上元張燈緣起

正月晦日

竹迷日

正巳重陽改日

七夕賣穀版

乞巧用七月六日

王鈔目錄

中秋賞月

閏八月

九月九日為息日

九月九日老君生日

十月九日關九

冬至後占壬日

九九詞

交年節

十二月二日

大等日

月旦十五日

女兒節

四不祥日

歲在甲寅多亂

壬子看花

仙家自有日月

日星月星

卷二

孔子福地記	佛說四大洲形勢
佛經紀里數	真泰山
天台山本稱南嶽	天台石橋有實有虛
經石峪	句曲山似已字
大小西	赤壁洞穴
九連山	藝香山
蘇州飛來峰	搖動石
太湖石	南海盤陀石
相思石	衢州石
釘官石	躲婆石
三鈔目錄	
山鬪	弱水三千
內地亦有弱水	漳瀆
杭嘉水路古今不同	入瀧出瀧
吳中四泉	漣池滄泆滄五泉名
餘不溪	六時泉
蜀中開井法	安日河
聖水	江湖避風之術
<small>祭海用頭巾 芒鞋布襦</small>	鐵符鎮海
古長城	宋植榆柳於分畝之所
宋三泉縣不隸州郡	圖山亭

哺飢坂	虎邱有城
同里	王店
封橋	半道紅
之字路	魚皮國
潛	
卷三	
子路父名	茲無靈
茅亶	徐市當作徐市
臯伯通	東漢孝子古初
際際火	關鎖
三鈔目錄	
張烏巾	陶隱居父
姚戮	郭幼明
明月玻璃	唐有參寥子
南唐李白	鍾隱
种英蘇冠	歐陽文忠叔父
蘇序	温仲舒
姚丹元	佛印同母弟妹
張天驥	蔡伯侏
方臘舊名朕	高侏
張覺	

卷四

劉僧遇

徐履

詹鸞

李溥光

吳中陸叟

彭瑩玉

方正學幼子

明代兩異人

明詩人陳芹系出交南

陸光宙為陶淵明後身

陳第

葛誠

明順義王倫答初非其名

張差之黨有叟光義

黃陶庵子

常太爺

柳敬亭晚為蔡襄敏客

羅隨園

三鈔目錄

四

缺不全

朱竹垞古人名對

卷五

尊甫

巴巴媽媽

八八

先孃子

婦呼姑為娘娘

宋人猶不以北堂萱堂稱母

父母呵氣使兒嚙

接腳夫

女人三護

倩

寡夫曰熒

妻生日詩

明代給假歸娶者

綺疏遺恨

永嘉王氏子孫之多

子孫自撰碑誌

偷燈蓋令人有子

添丁之讖

兄弟分畫

小鴈

羔舅

鴛鴦筵席

五同會

門狀

大狀小狀

雙書

侍生晚生之稱

不受門生刺

長一歲稱門生

門客牙

媒互人

我儂你儂

三不敢薦

笑領

使人傳拜

受故人子拜

三鈔目錄

五

白首平頭

黃精枸杞

李英

胡梅

商山子

權貴家奴

卷六

生十四月識字

生四十月能書

七十一生子

崑山周壽誼

烏墩九老

千齡社

長頭仙

元命

孟業重千觔

米元章自定卒年

東坡寢寐三昧

閒居受用

讀書醒睡法	坐不靠背
置枕高下	天鐘天磬
論大小便及洩氣	負暄
左手舉箸	賣憐懂
黃痘子	中山王授賈力法
婦人之脈	男子纏足
指氏掌氏	痛氏
張王李趙	黑白號姓
一字為字	新發之家自附巨族
越州裘氏義門	姚孝子莊
三鈔目錄	
富民祝氏	太湖漁戶蔣漢濱
陳鸞鳳胞	膿團
不郎不秀	癡為九百
江西訟學	無憂洞
無礙被	歷山飛
桑沖	人通物語
人生尾	洞中小人
南山巨人	
卷七	
彭祖有女	范蠡有女

宋金漂女	昭君妹
<small>楊貴妃為上元王女張太真</small>	唐文宗時亦有楊妃
張好好	花歡喜
黃三姑	卻要
小女代嫁	宋命婦亦佩魚
<small>宋太宗賜張齊賢母詩</small>	婦人童氏善畫
九歲女子割股	李易安上書救父
秦妙觀	添蘇
秦檜妻	德清宋季兩貴女
徐蘭	隨春
五鈔目錄	
趙文華醜婦	周忠武公胡婦
一丈青	巫娥月妹
女總兵丁國祥	善持君
柔些	小青
八面四面觀音	石庵相國姬人能書
十二釵	小娘歌
十姊妹	高麗美女
月山大君	神女
男子化女	
卷八	

秦謠

李陵為臨沅令

馬援化蛇

蔡中郎三美

漢末相者

唐初約法十二條

唐十在

張孜夢李白

杜子美得謫由元太監紐繡

韓退之喜睡

白香山生日

南唐李氏本安吉潘氏

宋為趙廣漢之後

司馬溫公生於浮光

東坡善射

康節先生異事

邵康節聞越鳥聲

歐陽公夢為鸚鵡

高若訥知醫

狄武襄殺陳曙

三鈔目錄

八

王荆公是秦王後身

王荆公死兆

秦檜在金國事蹟

秦檜靖康末議狀不足信

施武子以蘇詩被劫

雷轟薦福碑本無其事

卷九

岳忠武王母葬地

朱晦翁以能詩薦

眞西山生前異事

趙鼎驕侈

王梅谿異聞

賈似道後身為鼠

蟋蟀相公

王冕事傳聞之異

倪雲林納粟得官

劉伯溫得天文書

方正學祠有姚廣孝跪像

徐汝廉於天啟時發南遷之議

萬曆丙辰天示異象

明季社事緣起

隆武為僧

吳六奇諡

睿忠王史閣部兩書

康熙中以藤牌勝羅利國

明珠家累世富厚

乾隆時偽皇孫

卷十

許由干頃山故居

燕昭沽酒邨

闔閭流杯亭

常熟浣紗石

伯翳宅

屈原馬跡

望鄉嶺李陵題字

孟光故里

速公出木池

王逸少硯池異蹟

三鈔目錄

九

薛濤井

溪州銅柱

禹陵為南大吉更定

周文武成康陵皆被發掘

孔子虛墓

杜康祠冢

朱張墓

相王墓

亞夫墓

陸平原墓

陶隱居墓

單雄信墓

鄭縣陀山有王介甫祠

土山會

燕子樓

同醉亭

伯都訥有朱徽宗遺蹟

蔡京書臨平寺額

梁山柏祝英臺讀普處

松鶴庵

申文定八宅 明代西湖岳廟畫壁

五人墓是後來移葬 吳下坊名

鐵瓶巷 馬醫科高墩

稚兒塔 曇陽觀

鶴秀塔

卷十一

漢賦最輕 漢奏日行五百餘里

歷代服色 唐制有冤者哭陵下

宋制朝參亦唱喏 宋宮中御宴

宋元猶禁火 金人去頂髮

三鈔目錄

明君臣畫像 明皇后璽

朝天女戶 唐時婦為舅姑已服三年

為嫁母持服 服坐主喪

暖孝 喪帖稱不肖子

宋人家祭之期 同姓為婚

同姓非族不稱宗 文移稱關

草底檢 青殼手本

稅課得籌 蠲放房錢

漏澤園始於陳向 撫卹遭風難夷

順治年間物價甚賤 正青旗

鷓鴣翎

卷十二

殿門文武官 鎮殿將軍

朝集院 戒民集

逢辰錄 京朝官喝導

京官乘肩輿 明代駙馬家有學錄

宰相罷歸自稱 明代閣臣止稱老爺

前鄉貢進士 少年宰相

子弟居相位 翰林清苦

元微之拜相輪軸 選人家狀

三鈔目錄

太守燕履 功加

親屬迴避 就山封侯

金帶關子 日本真人

監生行加屏風 日本真人

卷十三 唐科目 宋時賣省元賦

二蘇召試事 呂文靖試卷

崇德莫氏五子登科 探花詞

金人科舉之法 試官密改試卷

賣紙毬 明初會試中式人數

明殿試甲第 欽賜舉人

御筆親書

明初南京太學生之重

鄉試錄前後序

進呈錄用士子文

歷代試期

殿試定期

殿試無門生

減場中式

考試重書法

明季童試重府試

屢試第一不入學

童生捐銀入學

北京貢院

至公堂

登第後拜客乘轎

狀元母夫人游城

康熙庚戌科

武三元

卷十四

三鈔目錄

圭

夏歸藏

箕子注易

正易心法

大過卦辭

鼎顛趾

卉服

釋山柯

羽山

朝涉

魯經

顏回問孝

擁縵子即荷蕢

靈龜即蜃龜

淇子即譚子

馮翼衣即蓬掖衣

賜儒行

熙甯中王氏經學

不讀春秋

四書繪

經史對句

郊子之書

兵書論語

藥石爾雅

白起兵書

道德經有張魯本

彩畫三輔黃圖

韵海鏡源

觀文覽古

金鑰金桴

王子韶字解

謝皋羽所著書

王仲至家鎮庫書

明禮部韻會

永樂大典初本

永樂大典有僧纂修

律文小注

明史紀事本末

華夏同音

仁書

滑耀編

三鈔目錄

圭

剪精集

友錄稿

百家姓

神童詩

呂氏千字文

二十四孝

袁氏功過格

村校中小兒所誦詩

太公家教

卷十五

天才人才鬼才

詩有十勢

律詩首句落句可失韵

杜詩用寵光點注字

杜詩愈瘡法

杜詩漫興之誤

太白集桃李園應作桃花開

韓愈直諫表

施肩吾詩辟山魃	項斯詩不足觀
高梁柳范	滕元發陳情表
東坡和梅宛陵詩	蜀音押韵
押於字韵	梅花詩忌
七字對	柱銘
甲賦	屏風兒
一言至十五言詩	元旦除夕詩
韓莊敏論舉業	嘗謂今夫
守口如瓶二語	芝草無根二語
景炎詔	戚少保詩集
三鈔目錄	
七人聯句詩紀	詩賈
<small>畢著詩不應入國朝詩選</small>	南國俞氏文錄
德清盧政議詩	張文端代王文簡作詩
王阮亭三綠	金毛獅子賦
袁子才江賦	詠息夫人詩
卷十六	
句曲山秦篆	傳授筆法人名
<small>王羲之學書於司馬子微</small>	王右軍少作
王羲之石本蘭亭	蘭亭無真本
隸書蘭亭	虞世南書禁龍附鳳四字

李太白書壯觀二字	慈聖曹太后飛白
趙松雪自書家用簿	雪蓑道人大壽字
白麟偽蹟	不作草字真字
<small>王荆公作字說不識字</small>	元包經奇字
真誥異字	惡字
丙	魯字
陝陝相亂	不識柄字
茶竈誤作茶龜	門字無句
大篆字	百體書
書家不擇筆墨	姜體書
三鈔目錄	
筆雲	淨本
翦字	印文陰陽之別
畫說文	孔子遺履圖
於陵子黔婁夫婦圖	神佛中畫帝后像
宋畫院魁選	畫稽阮不點睛
自寫真	王荆公畫
清明上河圖第二本	清明易簡圖
朋甲圖	青林高會圖
三星圖	米畫不必用筆
李畫	奉敕村梅

圖畫尖真

婢作夫人

驚燕想飛

日本國畫

卷十七

秦穆公時掘得佛像

金剛力士見緯書

白衣觀音居長白山

觀世音真像

天竺觀音像

柏木中有觀音像

正陽門觀音廟

卧觀音

噴彌勒

慈心仙人

善財童子

摩納婆

審變羅漢

佛姓裘墨

三鈔目錄

末

佛圖澄姓濕

無量壽佛

眞上人

李太白識僧伽

唐大中年僧

虞祺爲更生佛

何立捕道月

知慧菩薩

端獅子

傅大士

妙諦

諦輝

匠刺麻

師姑

干姓比邱尼

婆珊婆演底

釋家參同契

心經非全本

楞嚴經從未入西域

轉經樓

三藏取經軼事

佛生日

浴佛

佛肉眼見四十里

五月長齋

持珠誦佛

門眷

宋時僧牒價

日本僧牒

過海和尚

日本瓦屋和尚

卷十八

王子喬兄妹成仙

咽水洞秦人

周太賓姜叔茂

婁敬得道

司馬季主男女

張子房服金丹而死

三鈔目錄

末

龍伯高

劉日成

天師生日

張道陵妻

湯保衡見張天師

黃野人

桃俊

瞿伯庭

郭仙姑

張果老題字

羅瓊

作達靈

常山甫

田睽叟

呂黃仙枕

陸龍先生

石砒

九疑山洞仙翁

羅隱

李洞賓

曹八百	党翁
王總管	劉海蟾
終南山壽人	嬾拙道人
七夕乘鶴仙人	回仙
四仙像	李廣濟
繡髮真人	綠天仙子
道士坐禪	張紫陽悟真外篇入釋教
王重陽語	王刁山
讀道德經萬遍得仙	玉佩金璫經
神清洞	仙人村
三鈔目錄	
左飄右欵	易遷館
卷十九	末
天曹賜福真君	托塔天王
捲簾將軍	巨靈名
神荼鬱壘異名	關將軍
關帝	姚彬關王廟
梓潼文君	紹興倉頡祠
西門豹像	任坊爲眼目司
曹子建廟	柳子厚祠異
四官廟	三尸廟

蕭山西子祠	湖州銅官廟
康押衙	南朝六神
金元七總管	蘭村大王
茅將軍	鄧將軍
八大王廟	天目山神
太白山神名阿福	雲臺諸將爲吳中土神
大禹爲清波門土地	表忠觀禱雨
花園土神	船神父母名
審神	南堂太君
二七阿太	生魂神
三鈔目錄	
種痘仙師	妬神
半山七娘子	銀瓶娘子籤
金姑娘娘	桃花夫人以洞得名
入神廟叩齒	空中人行
神福	
卷二十	
北大帝	羅鄴山
東郭姜死化爲蟲	項羽爲越郡國殤
沈光	鍾馗嫁魅
盧多遜屍久而不壞	石曼卿爲鬼仙

史見魂

陳青攝魂

慈月智朗

能通冥府

寄信冥府

假尸還魂

詛人至死

憫忌

產乳死者撞鐘懺祝

死十六日復生

漆棺用朱

玉俑

胡大海兵發掘越中冢墓

棺上生繪畫文

鬼尉

旱魃

焱夜魅

鏡鏡鏡

鄉葬

鬼見怕

卷二十一

三鈔目錄

辛

彭祖八字

陳子昂有乞推祿命詩

前定數

水碗卦

水中見形

宋時軌革之術

張乘槎拆字

巫者之法

醫藏

鄭山王林劉泉夏石

張仲景治老猿病

蘇易

騙馬丹

返魂香

校牛黃清心丸方

醫死馬

赤口

宋代善奕人

竹漆銅箸

呂老煨硯

筆匠鐵頭

吳興筆工

孫枝發家筆

夏白眼刻物

吳興山匠

內家拳傳受源流

十八般武藝

十三隻做式圖

卷二十二

舜至周時樂器之數

九絃琴

伽陀羅琴

七十二絃琵琶

胡笳十八拍

羯鼓遺曲

不博金不換玉

李仙鶴

崑腔

海鹽腔

彭天錫串戲

朱楚生女戲

內廷戲劇

京師戲館

擊壤

擊甌

擊楸

圍骰子

機

擲

馬弔卽戳戲

平索看精

以選官圖下飯

增補宣和牌色

競渡起於句踐

燈謎二十四格

兒童打麥

燕几圖

三鈔目錄

壬

卷二十三

荆劉拜殺

李日華西廂

琵琶記撰人

尋親記

續編記為金陵妓院作

袁于令西樓記

鴛鴦燈傳

玉蜻蜓事實

中山狼小說非因康對山作

牡丹亭曲本非為雲陽子作

賣油郎傳奇

袁中郎觴政

張清風

納書楹曲譜

戚氏書樓

紅繡鞋

委順子說書

熊保保

三鈔目錄

三

臧晉叔評論詞曲

稗官証妄

宋江等畫像

大禹治水小說

卷二十四

四井堂

善養堂

溫公獨樂園最小

嘒嘒園

百窗樓

百客堂

吳興園圃

俞園假山

三不得

曹氏書院

聚桂文會

京師會館始明嘉隆間

宋時店鋪名

宋酒價

宋時酒店中名目

孫四皓家

歡門

店鋪煎茶

蘇州賣藥朱家

西河沿洪家老鋪

琉璃廠書肆

團

東西鷄兒巷

鬼市子

傭作坊

叫果子

淨耳

拍掌

卷二十五

金珠包子

壽筵燒餅

子推燕子

果食將軍

三鈔目錄

五

原酒之始

灑落泉

茶之功效

茶之別種

茶綱

雀舌非茶之上品

關林茶燻菜

女兒茶

穆陀樹葉

碧蘿春

茶食

糖霜

明嘉靖以前無白糖

明宮中七月喫鱈魚

砍脂書

森飯

平旦食粥

凍米糕

芭蕉脯

華山靈豆

黃眉

宋錦

教子升天蟒衣

游魯望布袍

紙衣

白越議

罩甲

月白繡花褂

得勝褂

便帽

浣中衣不敢懸空處

手帕子

明宮人鞋

卷二十六

禹廟元圭

伍子胥劍

孟嘗鏡

鍾離昧鐵槍

三鈔目錄

音

孔明佳玩

張桓侯鐵鞭

翼德玉珎

石季倫鐵甄

銅鼓

伏波銅鼓諸葛銅鼓之別

唐簡陵中銀羅漢

楊太真首飾合

朱氏大鏡

陽曲劉家大寶鏡

李闡遺劍

定更石

十二時鏡

連珠火礮

冰礮

爆仗

銅斯羅

木老鴉

鐵十字

劍可屈伸

仁和縣出棗籬沙

火石帶

關高飛

卵幕杯

郭公靴

造船用釘之數

摺疊船

牽船之索謂之彈子

木牛流馬異說

高麗扇

日本國車

一家底二十兩

卷二十七

交泰殿大鐘

景陽鐘

通天塔卽自鳴鐘

孫細娘自鳴鐘

太和門箭

正德錢

三鈔目錄

章

錢貫

餉銀知銀色

珠玉能行

大珠

食珠

玫瑰

黃磁瓶

毛連

看雲蔡

明墨

白墨

方于魯墨

灘哥石硯

玉帶袍

峨眉雪卵

姚黃紙

宋箋

靈壽杖

方竹杖

之字竹杖

蘆葦皆可為杖
杖之長短
宋時椅子兀
子猶未通行
偽造古物
句容縣鑄古器

卷二十八

首陽二賢祠柏
曹娥墓木

扶桑
菩薩樹

四君子
六君子

樞極二木
風雨露晴四竹

四味木
石中自然有松形

種果樹法
瓊花

三鈔目錄

乘

移接瓊花
牡丹山

寒菊
藍菊

朱竹墨菊
養蘭訣

端午後所開
花不能烘開
海棗

頻那婆
華山桃花不由核種

寄書桃
服無核棗法

南方樹木移植北方
宋時荔枝枇杷移植汴梁

陳紫宋香
玉帶束佳人

木奴非橘
檳榔

葡萄冰
桃花水

青橘子
黃皮果

胎生果
田禾以把計

玉米田
接骨米

和尚稻
糯米之名

番葛
大茯苓

籐珠
山藥帖

鬱艷大毒
威靈仙

合歡筍
鄱湖採藥

太湖蓴
筴

瘦米草
戒火草

三鈔目錄

季

金星草
舞草

蒿可為柱
蕤荷為嘉草

卷二十九
鳳皇

鳥獸種數
鳳皇

鳳皇身似龍
大鵬卵

桃花源一鳥
清溪鸚鵡

鶴銜壁
羽童墓

孔雀升高先舉左足
蛇與孔雀偶

吐壽鷄
聚燕臺

白雄鷄
阿丹國麒麟

獅子	草上飛
狃	海驢皮
黠尼延	艾虎
天寶鹿	拂郎馬
鷹背狗	狗場
水貓	雪裏拖槍
白鼠	火蠶
鸚鵡螺	三脚蟾蜍
螞蟻墳	輪蝶兔管
江子匯無蟲	祛蟲
竊蟲	水秀才
狗蚤	魚爺井
玉泉觀魚	墨頭魚
水晶魚	楓葉魚
耍魚	海哥
沙瑤	鱈魚能辨曲直
魚蒸名件	一鱗直一千
明代諸物食料	

三鈔目錄

庚

茶香室三鈔卷一

七元

德清俞樾

宋方勺泊宅編云金壇郡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後十八年復行天元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

三鈔

一

按此說為術者所罕道以此推之唐元宗開元十二年甲子天元德宗興元二年甲子地元武宗會昌四年甲子人元昭宗天復四年甲子江元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河元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海元神宗元豐七年甲子鬼元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天元甯宗嘉泰四年甲子地元理宗景定五年甲子人元英宗至治四年甲子江元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河元英宗正統九年甲子海元孝宗宏治七年甲子鬼元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甲子天元熹宗天啓四年甲子地元

本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人元乾隆九年甲子江元嘉慶九年甲子河元同治三年甲子海元然以前史治亂之迹按之皆不相應姑存其說為談助耳

盤古生日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保定府完縣有盤古邨石刻云邑人劉紹掘得斷碣有盤古氏十月十六日生九字餘書剝蝕

女媧補天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襟錄云陸儼山深云平度州東浮山卽女媧補天處其煉石竈尙存所產五色石可燒每歲上元夜家置一鑪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礫石附以石灰煉之達旦火燄燭天天爲之赤至於今不廢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節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

三鈔一

二

補天葛魯卿有驀山溪一闕詠天穿節郊射也有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按此則補天不以上元夜而以正月二十三葛詞云云則又有穿地之說豈二十四日爲地穿耶

外國歲首不同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賢己集唐南詔以寅爲正月四時大抵與中國同又環王以二月爲歲首又西趙蠻以十二月爲歲首西戎東女國以十一月爲歲首西戎末祿國以五月爲歲首

蒙古以佛涅槃紀年

國朝汨羅釣徒蠶測厄言云蒙古尊信佛法有大事輒稱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若干年如所稱

大清順治汗年七歲坐大明汗之金牀距佛涅槃之戊子歲三千七百七十七年是也以此推之則今年丁丑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實四千十一年矣按所稱丁丑乃光緒三年也實止四千一十年至今歲光緒十三年則四千二十年矣

閏正月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張鏡致語云崇禎庚辰歲閏正月越士民公約重張五夜鏡其文有云莫輕此五夜之樂

三鈔一

三

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按閏正月今則絕無矣明季猶有此然其年爲崇禎十三年則亦非令典也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閒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遠者或三十五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從未置閏

元日立春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宋寶祐會天麻朱錫鬯跋引農

家諺以元日立春為百年罕遇予考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天正朔日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觀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為實

按光緒十二年正月一日乙未立春上溯道光九年正月一日丙申立春距五十七年又上溯嘉慶十五年正月一日丙辰立春距十八年然則元日立春原非難遇吳下潘順之前輩生於嘉慶十三年至光緒十二年

三鈔一

四

七十有九賦詩云微生三遇歲朝春

正月初四為宋開基節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開基節建名世多無知者建炎初嘗詔如後來所立元聖真元節名之類除開基節外悉皆罷去因考建中以後詔旨政和二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為創業之日修設齋醮乞置節名以永崇奉詔從其請

正月六日送窮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歲時雜記云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

按人知正月晦日有送窮之事不知人日前一日亦有之也

正月晦送窮故事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古今詞話太學有士人長于滑稽正月晦以芭蕉船送窮作臨江仙極有理致予幼時亦聞巴談送窮鬼詞曰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輝內裏更有筵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喫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日願我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按昌黎送窮文但云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宋時乃有以芭蕉為船者此事頗新故

三鈔一

五

因記正月六日送窮而附及之

宋董道廣川畫跋送窮圖云畫者陳惟岳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其畫窮女形露洩浚作跣跣態東芻人立曳薪船行繩引鞞鞞繫棹雙裏以纏繞薦之醜醜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為富女作娉媠象裁機為衣鏤木為質載之艦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返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為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日文公特有激爾不考其所出也按此則送窮必兼迎

富於事方備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遊甯北郭迎富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我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何行之否按韓鄂歲華紀麗云巢人乞子以得富注云巢氏時二月二日乞得人子歸養之家便大富後以此日出野採蓬萊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然則送窮迎富又不同日上元張燈緣起

三鈔一

六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稌記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爲上元洪邁舍人容齋五筆云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提要錄云梁簡文有列燈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三宮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燒燈故事多出佛書按簡文有列燈下疑有缺文今簡文集有燈賦云何解凍之嘉月值蕤英之盛開則正是正月十五觀燈故事也簡文集又有正月八日然燈應令詩

又按漢祀太一有二並見封禪書一則亳人謬忌所奏祠天子以春秋祭一則令祠官寬舒等所立太一祠壇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爽天子郊拜太一均無正月望日事且云味爽則非昏時祠也

廣記又引僧史畧漢法本傳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國正月之望謂之大神農變月漢明帝令燒燈以表佛法大明又引涅槃經正月十五日如來闍維訖收舍利置金牀上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然燈三十里按此二說則所云燒燈故事多出佛書者信矣大神農變月之名未詳何義

三鈔一

七

廣記又云歲時稌記上元袞毳燈設機關於燈毬之內以安燈盞大率用袞香毳制度外郡多爲之太守觀燈使人預於馬前幹旋運轉無窮而其中初未嘗動其膏油不灑其烽焰不闕云按此燈今尙有之余幼時於臨平史家埭觀燈猶及見也

正月晦日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令海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按藝文類聚歲時部正月十五日後卽繼以晦日引荆

楚歲時記曰元日至月晦並為醮聚飲食每月皆有晦朔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為節然則古人於正月晦固有醮聚飲食之事今不復知之矣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李夔鄴侯家傳云以晦為節非佳名也臣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然則自唐貞元五年始置中和節而晦日之會廢矣

竹迷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移竹宜用此日一云竹迷日陳簡齋種竹詩云何須俟迷日可笑世俗情按今人皆知是日為竹醉日不知亦

三鈔一

八

稱竹迷也

上巳重陽改日

國朝王士正隴蜀餘聞云周櫟園詩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偏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用此事而語甚工按今人有展上巳展重陽之說古固有之矣

七夕賣穀版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七月七夕皆賣磨喝樂乃小

塑土偶耳又以黃蠟鑄為鳧雁鴛鴦鷓鴣之類謂之水
上浮又以小版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
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版按諸玩具中
穀版最有意矣

乞巧用七月六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禠記京師人家左廂以七
月六日乞巧右廂以七夕乞巧按七夕用六日已載於
續鈔卷一今乃知宋時京師有用六用七之不同也

中秋賞月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賞月不知起於何時考古人

三鈔一

九

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
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
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
形于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
耳

按唐逸史載羅公遠開元中中秋夜侍元宗於宮中翫
月天寶遺事又載蘇頲與李父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
宿翫月要亦杜少陵同時之前事乎此者武夷張宴曲
江觀濤並八月望事而不言翫月藝文類聚歲時部無
中秋

閏八月

國朝禮親王嘯亭稊錄記癸酉之變云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欽天監奏改癸酉閏八月於次春三月諸賊以其經有八月中秋黃花落地語附會其說以為本朝不宜閏八月故欽天監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久有之也按欽天監奏改閏八月不知何說咸豐元年同治元年並閏八月

九月九日為息日

晉干寶搜神記云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江南人皆呼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為息日也接九月九日有此故事今罕知者

九月九日老君生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稊記九者老陽之數九月九日謂之重陽道家謂老君九月九日生取之此也按今人謂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生未知何據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為老君降誕假一日

三鈔一

十

十月九日關九

明都穆談纂云元太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主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關九為會甚盛

按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正月十九日名燕九都城西南有白雲觀云是勝國時邱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湊凡聖溷雜助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按此則關九燕九異名異日疑本是關九後龜人輩諱言關乃易其名且易其日耳

冬至後占壬日

三鈔一

十一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清臺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災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常四日得壬五穀豐熟五日得壬小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八日得壬海翻九日得壬禾麥大熟十日得壬五穀不成

九九詞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稊記自冬至之次日數九里巷多作九九詞自注云九九詞乃望江南今行在修文巷有印本言語鄙俚不錄按此知宋時自有望江南九九詞非止如今所傳一九至九九九九語也明劉若愚酌中志云九九銷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

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警詞俚語之類按此明官中所行九九詩與宋時又別

交年節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禳記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節其事又見東京夢華錄他書未見載又引歲時禳記云惟交年日掃屋宇無忌不擇吉諺云交年日掃屋不生塵埃按今人猶於是日掃屋宇至交年之名則無聞矣

又引歲時禳記云舊俗以為七祀及百神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舊更易皆焚紙幣誦道佛經呪以送故迎

三鈔一

圭

新而為禳祈按此即交年之義也今人但於二十四日送竈不知百神皆受代矣

十二月二日

梁陶宏景真誥云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注云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諠譁禳開非專請之宜按此則惟十二月二日為宜矣余於是日生故喜此說而記之

大等日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謂之大等日分此兩日若風雨不當則知一旬之內多有風雨

月旦十五日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韓退之弔武侍御文曰月旦十五日出其衣珥拜之不言朔望而言月旦十五日其語脈有自魏武帝遺令曰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南史孝義傳王文殊父沒於魏文殊立小屋月朝十五日未嘗不北望長悲

女兒節

欽定日下舊聞考引宛署禳志云燕都自五月一日至

三鈔一

圭

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甯俗呼是日為女兒節又引析津志云都中人民七夕邀請女流作巧節會稱曰女孩兒節飲宴盡歡次日饋送還家又引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其女來亦曰女兒節按此則一歲女兒節有三也

四不祥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避齋閑覽每月初四日初七日十六日十九日為四不祥又有增二十八日為五不祥大忌上官歐陽參政記事云犯此日者多不終任沈存中筆談云常歷數親知犯此日皆不得善脫按此忌今

猶然蓋自宋以來士大夫已篤信此說也時憲書首載
吉星凶星有四不祥忌上官入宅嫁娶出行而不言五
不祥然屈指計之從食指下節起初一則此五日皆在
食指小指之上節增二十八非無見也

歲在甲寅多亂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
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
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則有吳三
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勝數亦閱世者所當知也按宋
淳祐丙午衛士柴望上丙丁龜鑑謂丙午丁未歲輒有

三鈔一

志

變故今乃知又有甲寅之說然要亦偶合未足據也

宋吳潛許國公奏議有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云臣求之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歷服至於咸平之二年
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為嘉祐之五年六年自是
而為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為淳熙之七年八年考
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不有天變必有盜賊
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
陽九百六之會與按此則宋世又有忌庚子辛丑之說

壬子看花

國朝戴璐藤陰雜記云熙甯壬子清明東坡看花於錢

塘吉祥寺洪武壬子清明楊孟載看花於西江省掖時
去坡公三百年賦詩追憶序末云為後三百年張本雍
正壬子清明去楊公三百六十年吳江王載揚藻邀同
人會於怡園客為沈麟洲元滄丁靜者凝張得天照李
世份鍾僑楊蔚友炳劉廷清統勳彭翰文啟豐顧小厓
成天商蒼雨盤沈慎旃延芳凡二十人彭商俱有和詩
見本集

三鈔一

志

按壬子清明有此故實世罕知之余三十二歲遇壬子
距雍正壬子纔一百二十年為期太近計九十二歲又
遇壬子余不及待矣此後再屆壬子距雍正壬子二百
四十年然距熙甯壬子則九百年矣適符三百年張本
之約姑記於此後之人必又有雅集也

仙家自有日月

梁陶宏景真誥云太天之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第
八是句曲山之洞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
內明並日月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
元空之中注云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
蓋猶是欠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
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天崖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
際殆可捫觀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

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按此則名山洞穴之中各有小日月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所載陽平謫仙之言曰二十四化各有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

日星月星

明李自華紫桃軒又綴云人言日月星為三光然考甘氏星經又別有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別有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豈日月既為陰陽大宗而其精又有旁繫者乎

三鈔一

末

茶香室三鈔卷二

德清俞樾

孔子福地記

梁陶宏景真誥引孔子福地記云崑山之閒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避病長生按此即謂句曲山也

佛說四大洲形勢

華嚴經音義卷一云四天下皆在四大海中故俱名洲東洲形圓如日西洲形如半月南洲北廣南狹北洲其形正方

佛經紀里數

三鈔二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三引佛本行集第十二云七微塵成一箇隔塵七箇塵成一兔毛頭塵七兔毛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塵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蝨七蝨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大麥七大麥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二尺成一肘四肘成一弓五弓成一椹二十椹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計一由旬合有十七里餘二百八十八步

又引俱舍論第十二云分析諸色至一極微故一極微為色極少七極微為一微量積微至七為一金塵七金

塵爲一水塵量水積七爲一兔毛塵積七兔毛塵爲一
羊毛塵量積羊毛塵七爲一牛毛塵積七牛毛塵爲一
遊塵量隙遊塵七爲一蟻七蟻爲一蝨七蝨爲積麥七
麥爲一指節三指節爲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爲肘豎四
肘爲弓豎積五百弓爲一俱盧舍按兩數有不同據前
說則二十八指節成一肘據後說則一肘者七十二指
節矣

眞泰山

國朝孔貞瑄泰山紀勝云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
字命之曰眞太山世傳五岳眞形本此

三鈔二

二

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鄭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
伯令黃帝封泰山卽此山也所云小泰山未知何山豈
卽此眞泰山邪

天台山本稱南岳

唐釋湛然輔行記云天台者章安山記云本稱南岳周
靈王太子晉居之魂爲其神命左右公改爲天台山也
若準孫公山賦云所以不列於五岳闕載於帝典者以
其所立幽奧其路曠迴故未知章安所出據續略胡
甘伯輯本

天白石橋有實有虛

唐道一徐靈府天台記云按仙經云此山有石橋一所

見二所不知其處又云多散仙人遇得橋卽與相見以
此言之卽虛仙之橋也非今常人見者然則天台石橋
有實有虛

經石峪

國朝麟慶鴻雪因緣圖記云經石峪方數畝許徧刻隸
書金剛經字大於斗筆力遒勁聶劍光名致泰
安人泰山道
里記載北齊武平時梁甫令王子椿好內典嘗於咀
山刻石經二俱八分書與此如出一手或卽其所書
邪又阮雲臺先生小滄浪筆談載鄒縣尖山摩崖有北
齊唐邕題字筆法相同或出邕書亦未可知按泰山經

三鈔二

三

石峪所刻金剛經今已不全任筱園中丞汪柳門閣學
許星臺方伯均有搨本曾集其字爲楹帖見贈然其爲
何人所書竟無考也見亭先生所說亦擬議之詞

又按錢竹汀先生日記云得黃小松札言於鄒縣之尖
山剛山鐵山得摩崖佛經皆北齊北周刻有韋子深唐
邕等銜及武平大象等年號字大者二三尺小字亦七
八寸然則山左磨崖刻經不止一處惜無人往搨也
句曲山似已字

梁陶宏景眞誥云山形似已故以句曲爲名注云今登
中茅元嶺前後望以大茅爲首東行北轉又折西行北

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復南北狀如左書己字之形

大小西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大小西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今俱榛棘荒坵洞門不可復跡矣彼中搢紳云先朝一道臺游洞攜出書一卷及衙齋取閱已成片石從此遂迷入洞路徑按此則二西真有藏書明人猶得見之也

赤壁洞穴

東坡志林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鶴巢其上有一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

三鈔一

四

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崎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逸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按東坡赤壁賦攀棲鶴之危巢余前見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謂鶴巢是實事已記於叢鈔卷八今又讀此乃知有鶴并有蛇而又有所謂徐公洞者賦所云履巉巖披蒙茸殆即其地邪

九連山

國朝吳偉業綏寇紀略補遺敘廣東山寇事附江西九連山寇云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洲中洲下洲即王文成所平洲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為窟穴按今民間相傳有九

龍山為盜賊巢窟或即九連山歟

按明史王守仁傳池仲容據洲頭守仁誘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洲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擒斬無遺乃於下洲立平和縣觀此則九連山險峻可知宜其為逋逃淵藪矣

藝香山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藝香山在長興縣北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史寰宇記西施越產不知何緣在長興也

三鈔二

五

蘇州飛來峯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蘇州天平山亦有飛來峯高季迪詩云風吹我眉雲來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搖動石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盤山千佛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颯颯動眾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然石根山連無纖塵焉按杭州西湖寶石山有一石頗與此石相似

太湖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歙縣汪氏得九蓮庵地建別墅曰南園得太湖石九以二峯置海桐書屋二峰置澄空宇一峰置一片南湖三峯置玉玲瓏館一峰置雨花庵 賜名九峯園石工張南山嘗謂澄空宇二峯爲眞太湖石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滌年久孔穴自生因在水中殊難運致惟元至正間吳僧維則門人運石入城延朱德潤趙元善倪元鎮徐幼文共商壘成獅子林有獅子合輝吐月諸峯爲江南名勝此外未聞有運致者若郡城所來太湖石多取之鎮江竹林寺蓮花洞龍噴水諸地所產其孔穴似太湖石皆非太湖石也

三鈔二

六

中石骨若此二峯不假矣按此論亦不盡然湖石今猶可采但不必爲浪激波滌之石骨耳

南海盤陀石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佛氏一莖丈六洎丈室諸天等語余初未信近聞董少泉云南海盤陀石形模不甚寬及登陟甚艱人不挾擠此石亦不覺其隘又武當山聖帝金殿方廣不踰二丈雖容千人亦復不容此目前道場明明證據可破凡夫隔見

相思石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海志一篇志補陀也云山中最奇

者相思石用醋浸之則能移動兩石置東西必移向一處故名

衢州石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地記稱衢州常山縣石洪溪水中產石奇秀萬狀有高不盈尺而尖銳聯數十峯高下起伏嵌空穿漏具諸洞穴者昔年於吳山人少君處見一石僅如拳而列十四峯二十餘洞當時不知何石今乃知其石洪也按衢石之奇如此而今人未有聞何也

釘官石

三鈔二

七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進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入則速得美官否則齟齬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

躲婆石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右軍爲蕺山老姥書扇今紹興郡城有題扇橋戒珠寺有躲婆石謂此姥既得厚值數來求書義之厭苦避於此石之後也按里巷之談可資一噱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謂有一婦人出私財建橋不使翁知也正堪作對

山關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正統十三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關開閘數次其沈於水起復關逾時乃止觀者如堵

弱水三千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溜山一名牒幹小國也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所云弱水三千是也若商舶遇風舟師不謹落入其溜水漸無力沈而不返矣

內地亦有弱水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黃鶴樓南望漢陽城郭歷歷在

三鈔一

八

目江流相距七里其實不過四五里然不時有覆溺之患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此中有弱水三分以此輒致壞舟

漳瀆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淮河濟各能獨達於海故受四瀆之名尚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濟合著瀆名請以漳水為一瀆并前為五奏上不許按今水道漳水由衛河入海仍非瀆也又按小水發源與海近者皆能獨入海如北之溜水墨

水南之建水汀水皆是惟遵水發源塞外行一千三百餘里至海州衛三全關入海此或可以當一瀆乎

杭嘉水路古今不同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海故水則設閘以啟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石棧自錢唐北抵禦兒之胥口乃其證也至今有石門斗門之名而其跡則湮於阡陌矣

又云唐宋時嘉湖地皆懸流重重設堰埭用牛挽船過堰而徵其稅置官領之唐人所云牛屎堆邊識張祐以

三鈔二

九

祐曾為我地東瓜堰官也

入瀧出瀧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嚴陵七里瀨土人謂之瀧訛為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為入瀧既盡為出瀧瀧本音閭江反以為若籠謬也按入瀧出瀧至今其地土語猶然集韻鍾部江部並收瀧字則俗讀亦有本也

吳中四泉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天下六泉唐張又新品定吳門有四原注云第一泉郭璞墓前第二泉無錫惠山第三泉在虎邱山第四泉在治平寺即楊素井第五泉在獅子浜第六泉

在蔣家圩

按唐書陸龜蒙傳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邱井六松江餘並不言所在吳中四泉恐未足據至張又新本非端人而名泉乃經其品定不足為榮反足為辱耳

惠池淳汙滄五泉名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七泉在道州東元結銘序有泉七穴命其五曰惠池淳汙滄欲飲者有所感發一日漫泉自旌漫郎一出山東命曰東泉按此五字殆皆次山所造然考之字書惟池字無之餘則皆有

餘不溪

三鈔二

十

國朝鄭元慶石柱記箋釋餘不溪引留青日札云不作秋韵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韵風無切本作柎詩鄂不韡韡鄭注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即今言花蒂也此地有茗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見按今吾邑人稱餘不正用風無切之音餘英溪即武康縣之前溪也

六時泉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青城山常道觀後有泉深僅二尺子寅辰午申戌六時水盈丑卯巳未酉亥六時

水澗謂之六時泉

蜀中開井法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蜀井自宋皇祐始用筒井架木如桔槔懸繩繫木木端縛圓刃如杵鑿石得屑日以升計井口如盃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周貼井身以隔淡水又以竹之差小者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井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水數斗豎高木數丈于井傍謂之天杆入井之筒繫焉井側設木以繩絞之宋時用人今用牛犁上機發水瀉流于畦匯于池熬之成鹽鹽多少視水重輕

三鈔二

十一

又云攻井之工視地脈其鑿也鐵為杵銳其末有架焉橫木其上以篋繩繫杵隨壓隨起狀如桔槔低昂不息日得石屑以升合計毋躁毋忘毋中止毋狐疑遷徙其財集腋而成歲月既久田宅而外典及衣物朝透鹹水夕稱富翁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姚仲泰至劍南述鹽井甚詳川人善和地作井必於山麓石上鑿之入地五六尺斧鑿不能施則煉精鐵作器如木桶狀高可尺許以繩為柄向下撞之如舂米然後以竹為撈石筒制機於底刮取石屑出之川中有大竹圍可二尺許象井闊狹

入地一尺卽下一筒如今人之以博登井且防淡水之出襍於鹹水也入地五十丈則無地矣然後以竹作吊桶其底入水則開水滿輒合以轆轤上之置鐵鍋煎之卽成鹽矣

按光緒丙戌歲有人獻言于出使日本之徐星使言日本有鐵棒開井之法用木作長梯架鐵棒一枝每枝長四間日本以六尺爲一間重六十貫日本以百兩爲一貫目將此棒極入地中盡一棒又以一棒繼之兩棒相接處有三孔以橫鐵貫之盡十二棒無不及泉矣抽出鐵棒以巨竹如棒粗細者通其中節首尾相銜插入原穴中卽有清泉上湧如箭盛夏不竭是說也人咸以爲奇今乃知蜀中開鹽井本用此法或彼國以機器佐之較捷速耳

三鈔二

主

安日河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孽悉得銷除

聖水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天竺山川有聖水能止風濤番人以琉璃瓶盛之遇風灑之卽止按此恐無其事天竺卽五印度今屬英吉利如有此水航海者豈不一用乎

明史西域天方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卽息是此說固見於正史
國朝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西洋朝貢典錄天方傳所稱云默伽國西行百里曰募底納城城之東曰謨罕墓德神人之墓頂有五色光墓後有泉泛海者汲而藏之遇颶而灑波濤頓息然則天竺聖水卽此是也乃回教之言恐不足據

江湖避風之術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江湖間盛夏風起於願盼間會聞

三鈔一

主

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於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卽止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祭海用頭巾芒屨布襦

宋方勺泊宅編云海豐朝廷下祭法三牲之外別用頭巾芒屨布襦及推沙版各一百二十九毀止則沙漲其處按祭海用頭巾等物未知何義

鐵符鎮海

宋方勺泊宅編云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盜朝廷降

鐵符十道以鎮之王寅歲鹽官縣亦盜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呪財以符木匣府遣曹官同都道正管押下縣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

古長城

國朝禮親王昭禮嘯亭稌錄云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鄂羅斯西抵準夷盼蜿延數千里屯戍墩墩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始皇以前未聞築長城者豈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邪抑疏乞禪通所築也

宋植榆柳於分界之所

三鈔二

西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畛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悉命剪除之胡馬南騫遂成坦途按周官司固云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然則以樹爲固古已行之宋祖此事暗合古法

宋三泉縣不隸州郡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太祖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縣令問道馳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榻前至今甲令每於諸州軍監下注云三泉縣同是矣紹興

初四川制司建言升縣爲軍失祖宗之指

按宋史地理志云大安軍本三泉縣舊屬興元府乾德三年平蜀以縣直屬京至道二年建爲大安軍三年軍廢縣仍舊屬京紹興三年復升軍南渡後復置三泉縣隸軍然則三泉縣之升軍至道中已有此舉非始紹興也北宋三泉隸京南宋三泉隸軍則北宋南宋並有三泉縣而體制則不侔矣

圖山亭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載徽宗御製良嶽記有圖山亭又載李質曹組二臣所作良嶽百詠詩有圖山亭一首云

三鈔一

五

軒楹正在翠微中欲雪雲生四面峰璀璨地鋪紅瑪瑙巖岫山聳碧芙蓉按以圖山名亭甚奇說文竹部箒以判竹圓以盛穀也無圖字玉篇口部圖市全時規二切圖也或作箒則以圖爲箒之正字廣韻下平二仙市緣切有箒字卽引說文爲說圖字同上則以箒爲正圖爲變體上平五支是爲切有圖字山名在吳都又有箒字曰盛穀圓箒箇字同上則不以圖爲箒之變體而專爲吳都山名其箒之變體從竹作箇疑二仙部中文有奪誤也集韻與廣韻同類篇從之以是爲切者爲山名在吳郡以涪沿切者爲箒之或體良嶽之圖山亭不知直

何讀若讀沿切則盛米之器何以名山讀是為切則不知當日何取於吳郡之山而名之也今人但知江南有圖山而良嶽之圖山亭則無人知者矣

哺飢坂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哺飢坂在絳州北六里即晉趙盾哺桑間餓夫處

虎邱有城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邾經字仲誼仁和人元進士虎邱詩集載仲誼登虎邱賦呈居中長老詩起句云虎邱山前新築城虎邱寺裏斷人行又周南老正道有

三鈔二

末

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邱詩八首虎邱築城吳人亦鮮有知者予嘗泊舟山後見遺址尙存按今距竹垞先生時又二百年未知遺址存否

同里

宋周密癸辛禠識云近歲平江虎邱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為食息之地按國朝吳江楊復吉著夢闌隨筆云我邑富土鎮至成宏間以其名賈禍離合其文改為同里乃觀周公謹所記已有同里之名則宋元間已然矣非明代始改也余前取楊說載之叢鈔十二今辨正之

王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予年十七避兵練浦歲己丑移家梅會里里在大彭嘉會二都之間市名王店或曰石晉時鎮遏使遷居此或曰宋尙書居正之宅或曰元學士景家於是或曰元學正綸也傳聞各異蔣布衣之翹語余曰予知王店之所由名乎洪武中孝廉鏞及其弟鈞之所居也因出所輯構李詩乘則二王詩俱在焉並出二王合刊詩彙舊本共一冊讀未竟客至而罷又數年而蔣逝無子遺書盡失可歎也梅會一作梅隴水曰梅溪鏞詩所云吾家舊在梅溪止是也梁孟敬石

三鈔二

七

門集有題嘉興王氏梅花莊詩未審即二王所居否余門下士王君廷鼎以其十三世祖賓溪君墓志見示云宋南渡時自汴遷吳以善買致雄貲因姓其地曰王店未審與此王店為一為二

封橋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豹隱紀談云楓橋舊名封橋後因張繼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半道紅

宋錢徽吳越備史云楊行密遣使召田頵頵迎行密來

仗於半道紅注云半道紅在北郊舊植桃花之所凡數里按此疑卽今所謂半山其地桃花猶盛

宋吳自牧夢梁錄載杭州市鎮北關門外有半道紅市之字路

國朝陳錫路黃嬾餘話云唐人方干詩路尋之字見禪關蓋謂盤旋而上形如之字也五代劉昭禹亦有之上危峰之句按今俗有之字路之語由來古矣

魚皮國

國朝趙廷健崇明縣志云順治十六年發崇明水手征魚皮國次年凱旋述其俗魚皮爲衣魚肉爲食頑梗不

三鈔二

太

馴由滿洲折而北千里按魚皮國不知何國趙志修於乾隆二十五年距國初未遠或非無徵也

溻

國朝無名氏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所載地名有大黃溻鷄鴨溻注云溻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邊車輪聲按光緒甲申乙酉閒余親家翁彭雪琴尙書奉命防粵駐軍大黃溻然書來止作溻字不知其當爲溻也溻溻二字字書並無

茶香室三鈔卷三

德清俞樾

子路父名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築碑文子路父名冕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

茲無靈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新序謂孟獻子得二士曰顏回茲無靈孟獻子去顏子爲時絕遠此殆寓言茲無靈或是茲無還之族按新序非莊列之書可比必無寓

三鈔三

一

言其稱顏回者殆獻子之友有顏氏子而後世誤傳爲顏回耳樂正裘牧仲外又得茲無靈及一顏姓者可補孟子所未及

茅廩

孟子外篇樂正子春生孝也茅廩死孝也注引劉熙曰茅廩鄒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徐市當作徐市

元吾衍閒居錄云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蔽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注其下後人讀作市廛之市故疑福爲別名也

臯伯通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括異志述吳地記云昔有金牛糞金村民臯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頽兄弟皆死妄語無稽豈又一臯伯通邪吳地記又云漢議郎臯伯通字奉卿卒葬胥門號伯通墩則伯通非村民又不死於山矣按今吳地記無臯伯通逐金牛事

東漢孝子古初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長沙縣有古初墳云後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延及初家力不能遷柩乃伏其上以身捍之火遂滅長沙異之以爲至誠所致按東漢有

三鈔三

二

此孝子世罕知者宜表出之

國朝黃宗羲南雷文定王孝女碑云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按碑王孝女慈谿王孜之女

際際火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卽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

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關鎖

陝西通志商南縣有康康太子墓世傳太子三國時人炎祚衰微據土僭號爲關鎖所平按俗傳關公有子名關索其有無已不可考此關鎖又不知何人矣

又按關鎖關索實以聲近而消吾湖武康縣有嚴康屯兵處相傳康邑人也奇醜而力爪牙爲刀革膚爲鐵唯喉三寸內耳妻鮑三娘美而勇時有花關索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貫康喉而殞至今村莊雜劇演其遺事云云見前溪逸志按嚴康卽康康關索卽關鎖實

三鈔三

三

卽一事但一在秦中一在吳越相距數千里不知何以同有此訛傳耳

古今圖書集成引斬水縣志云王氏女名桃弟悅漢末時人俱笄年未字有膂力精諸家武藝每相謂曰天下有英雄男子而材技勝我則相託終身時絕少匹敵者適河東關公長子索英偉健捷桃姊妹俱較不勝遂俱歸之先是邑中有鮑氏女材行與桃悅似而悍驚差勝亦歸索三人皆棄家從關百戰以終原注云正史未見按關索之名已無考乃更有此妻三人尤屬異聞姑記之以資談助

張烏巾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吳時張宏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按顏魯公湖州石柱記昇山有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國朝鄭元慶箋釋引寰宇通志云烏亭在昇山上王羲之造以烏巾氏所居也又云予嘗讀書烏山問烏山何以名土人曰古烏巾氏所居山上有烏亭舊址即今烏巾庵山下有烏版橋羲之子獻之嘗為吳興此亭或獻之造余按吾邑德清亦有烏山志稱昔有烏巾者其家善釀酒居此山此必一人無疑烏亭為王獻之所

三鈔三

四

造疑即為張烏巾而建蓋其人能書故獻之建亭以存其舊跡也廣韵所載姓氏詳矣而十一模烏字下無烏巾氏可知唐以前並無以烏巾為氏者烏巾氏之說後世訛傳也

張懷瓘書斷妙品九十八人中飛白五人張宏居第二云吳處士張宏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絕飄若雲遊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有類焉自作飛白序勢備說其美也可見張烏巾各體皆工且有著述傳後在書家中亦卓卓者又引歐陽詢曰飛白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亦

稱妙絕然則王大令為築亭者必是此人吾邑鄰壤張烏巾游跡在所必至吾邑烏山之得名亦必以此人也余家即在烏山之陽表而出之以告故鄉父老

梁陶宏景真誥云滄于斟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注云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然天目何以謂之烏目余疑目乃月字之誤古帽字也烏帽者烏巾也即吾邑之烏山耳雖未敢質言姑附其說於此

三鈔三

五

陶隱居父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陶隱居父貞實家貧以寫經為業書類蕭思話羊欣一紙價四十以故隱居五六歲即解書按隱居父名貞實而貞白先生之諡不避其家諱何也

姚莪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二云莪夷職反麥糠也諸書所無唯趙書有人姓姚名莪作此字也孫氏星衍曰此即姚弋莪字不見字書即莪字誤耳愚按元應所見既有作姚莪者未可竟以為莪字之誤疑莪字當作莪從弋

姚弋之名本是此字今從省作弋遂不知有弋字矣
梁四公子傳三曰戮齋廣韻三燭有戮字神蜀切姓也
梁四公子戮齋之後則字正從弋而音同贖未詳

郭幼明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
但善飲酒好會賓客而已卒亦贈太子太傅

明月玻璃

國朝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太白詩既死明月魄無復
玻璃魂袁簡齋以玻璃魂為不可解按魏顥李翰林集
敘載白初娶許生子曰明月奴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

三鈔三

六

曰玻璃

唐參寥子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李白贈參寥子詩云五雲在
峴山果得參寥子又云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知為
荆襄閒隱人曾召對放還者宋參寥子友歐蘇歸釋唐
參寥子友太白歸元世外奇人往往為異教所籠如此
按 國朝趙翼陔餘叢考云有四參寥莊子大宗師篇
元冥問於參寥唐有道士名參寥見孟浩然集又唐末
高彥休自號參寥子見本傳宋杭州僧有參寥見東坡
集余謂莊子之參寥特寓名耳本無其人後來之以參

寥名者義皆本莊子至太白與孟襄陽所見之參寥子
當即一人也

南唐李白

宋羅願新安志云李白集有答山中所謂桃花流水
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者相傳以為入黟所作而俗
又有石墨嶺與水西與唐寺詩語不類太白東坡嘗疑
富陽國清彭澤興唐詩及姑熟十詠非太白所作王平
甫疑十詠出於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學士李白曾
子固以為十詠是此人所為然則此間墨嶺與唐詩豈
亦此類耶

三鈔三

七

按異代人同姓名十駕齋養心錄所載數十人未及此
兩李白同官翰林尤奇

鍾隱

宋沈括夢溪筆談補云江西府庫中書畫時有李後主
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惟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
鍾隱筆三字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自
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
鍾畫但無後主題筆皆非也
按宣和畫譜云鍾隱天台人隱居江南所畫多為偽唐
李煜所有煜皆題印以祕之近時有米芾論畫言鍾隱

者蓋南唐李氏道號為鍾山之隱者耳固非鍾隱也因以辨之又云江南僞主李煜自稱鍾峯隱居又畧其言曰鍾隱後人遂與鍾隱畫混淆稱之然則以鍾隱為李後主寓名此說發於米南宮然當時實有鍾隱其人者不得竟以為亡是公也

種英蘇冠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盧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按今人但知種放蘇易簡不知有種英蘇冠也

三鈔三

八

歐陽文忠叔父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歐陽暉文忠之叔也乃教文忠讀書者按歐公集有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志銘云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云云並不言教讀書事首云公諱煜字日華則與程氏所言亦異余所見歐集刻於嘉慶中殆避諱而改乎世但知歐公得其母教不知得其叔父之教程氏宋人所言當必有據故表出之

宋王栾燕翼貽謀錄云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

貴乞以一官回贈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蘇序

宋李薦師友談記云東坡新遷東闕之第薦往見之坡曰今日乃先祖太傅之忌五月十日祖父名序才氣過人雖不讀書氣量甚偉頃年在鄉里陸田不多惟種粟及以稍易粟大倉儲之至三四千石會眉州大饑公即出所儲自族人外姻佃戶鄉曲之貧者次第與之或曰公

三鈔五

九

何必粟也惟粟性堅能久可廣儲以待匱又繞宅皆種芋魁野民乏食時即用大甑蒸之羅置門外恣人取食按蘇明允族譜後錄下篇云序字仲先凶年嘗鬻田以濟饑者而不及此等事余於叢鈔卷二記蘇景事即東坡曾祖也今又記此以見蘇氏之世濟其美篤生三蘇非偶然也

温仲舒

宋邵伯温聞見前錄云呂文穆公諱蒙正徵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温仲舒讀書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書按呂文穆事至

今婦豎皆知而温仲舒在宋史亦有傳故知青史之名轉不如稗官小說矣

又按温仲舒本傳稱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然則仲舒爲人固不足取

又按蒙正本傳消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尙書則蒙正妻宋氏也世俗所傳非是

姚丹元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蘇子瞻喜言神仙晚因王鞏得

三鈔三

十

姚丹元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因取道藏徧讀作詩閒有放蕩奇譎語子瞻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釋爲醫官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按東坡集中屢言丹元子不讀此不知其爲王氏之逐子也東坡爲此人所愚後人遂爲東坡所愚矣

佛印同母弟妹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

妾生定出嫁郤氏生蔡奴按蔡奴乃汴妓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紹興中潘子賤題其傳神云嘉祐風塵中人亦如此盛哉見後村詩話一母三嫁而所生皆知名亦奇

又按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壻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與大獄其孫卽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詩派中此是害東坡之李定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皆顯名一時楊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來以風采聞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據此則李定有三佛印

三鈔三

十

同母弟乃字資深者也

張天驥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爲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禽聰靈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按今人讀放鶴亭記孰不以張天驥爲隱君子不知乃有此說

蔡伯僖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眞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僖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

于此司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侁奏末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眞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祕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賜臣御詩云七闕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又云切念臣幼稚幸會効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男兒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爲生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前時耶後閱宋與仲續歸田錄云伯侁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

三鈔三

三

六歲以神童待仁宗于東宮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上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略云蔡伯侁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
按余於叢鈔卷七引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作蔡伯禧又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均誤當以此爲正
又按宋史眞宗紀不載此事是年二月有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粟帛一老一幼皆在是年亦奇也
方臘舊名朕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方臘舊名朕童貫改曰臘後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高俅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與晉卿善在殿廬解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刀子欲解以掠鬢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云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齋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睥睨不已王呼來前曰

三鈔三

三

汝亦解此伎耶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意大呼隸輩云可傳語都尉既謝篋刀之賜并所送人皆輒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不次遷拜循至使相徧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辭歸京師當時如童貫梁師成皆坐誅而俅獨死牖下按今小說家衍說高俅事與此正合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宋高俅墓在橫塘明萬曆中土人趙應奎葬親黃山北掘地得古碣云其宅卽今高師巷原注云出徐鳴時橫溪錄

張覺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欲得一好士人教諸孫耕道云有新進士張覺可備其選元長延致入館數日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憍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他何必解耶諸孫懇于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覺曰目下姑且收拾人心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為之垂涕所以敘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覺字柔直南劍人後亦顯名於時接近時有一平話

三鈔三

西

曾敘入此事

按宋史三百七十九卷有張覺傳實載此事非小說家虛言也傳云族子應之以覺薦應之其即耕道乎覺福州人卒後廟食邵武今未知邵武尚有覺廟否

茶香室三鈔卷四

德清俞樾

劉僧遇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宋高宗晚年無嗣單州碭山縣染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兒曰僧遇以棗博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俟其稍長教以雕花版有京師販豬人張四兒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僧遇竊自喜每看影戲唱詞私記其宮殿中龍鳳之語迨三京路定有詔訪求宗室僧遇乃自謂是少帝第二子從告於縣知縣請

三鈔四

一

監酒石某問之乃石駙馬之親弟也僧遇言在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痣嘗手撚之問其流落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婦背負出城至夏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鈴張全夫婦遭統領所殺後自己逃去歸於染家時劉統領尚在即尋訪而質之僧遇私謂統領曰我真少帝子公言如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過牽告於朝統領懼悉如其言遂津遣赴行在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疑其不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可疑且奏取旨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從其言奏聞送門司閣門勘得淵聖並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

副使胡昉委清強官就泗州取勘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姪在獄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亦有送飲饌入獄中一行人皆厭飫後追到劉婆爲證獄方具奉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子刺字極細小直杖李俊執杖不敢決旣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爲趙麻胡虞候鞏俊王俊送滁州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爲趙麻胡經行有火光也僧遇經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八年前富貴家猶自謂真耳

三鈔四

二

者詐稱趙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尙有疑以爲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顧氏之說如此今觀六硯齋所記則詐稱淵聖皇子一事在當時亦有紛紜之論矣竊謂此事自有可疑所謂石駙馬者乃哲宗女陳國公主所嫁之石端也僧遇呼爲翁翁言其腋下黑痣此何從知之邪且一劉婆家兒子與劉統領風馬牛也何從得其累年過惡挾持之使不敢異同邪石某與劉統領皆言然王伯路一奏遂羣

以爲僞王伯路卽王安道一見秦檜初不相識遽稱之爲中丞何於秦檜則信之如此於劉僧遇則疑之如此邪王安道本一賣酒秀才因秦檜之故得知泗州不能不因其人而疑其言矣邱文莊詞云問徽欽旣返此身何屬豈不欲其返者并不欲其有子邪與明季王之明事同存爲疑案矣王安道識秦檜事別詳第八卷

三鈔四

三

易子以做衣居五日送至崇文門外尼庵中留居半月而常侍來遂攜歸藏于密室今聞公主在故來傍晚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慎無再至十九日又至奎留宿語之曰太子自言姓劉說書生理可免禍否卽向官府究論太子不從逐之門外遂以犯夜擒刑部山東司主事錢鳳覽勘其事訊內侍舊臣共言此真太子舊司禮太監王德化亦言其真百姓觀者數千皆應聲稱真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勘之太子言宮中事頗同呼舊錦衣嘗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齊跪曰此真太子訊之晉王執不言是獨舊常侍內監是之遂

下常侍內監及錦衣十人同太子皆繫獄錢鳳覽上疏力爭略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覬覦而假之正陽門商民各具疏請釋太子又有宛平縣民人楊時茂上疏請將茂身肉剝為泥骨磨為粉以贖太子順天府內民人楊博等疏言叩留故明太子以續舊王嗣祀按此事不知究竟亦罕見記載顧亭林先生但知有王之明一事不知北都又有此故太子也附記於此

徐履

國朝葉名禮橋西襟記云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五甲第一百四十二人徐履本貫温州瑞安縣時秦檜欲妻

三鈔四

四

以女因陽狂廷對不答一字乃附五甲末時人為之語曰殿榜若還顛倒挂徐履依然作狀元事載附錄世罕知之

按朱文公即是榜五甲第九十人是錄之存世謂以文公故不知榜末尚赫然有徐履在

詹鸞

宣和書譜云詹鸞不知何許人作楷字小者至蠅頭許位置寬綽書唐韻極有功近類神仙吳彩鸞故名焉按此人慕女仙而以自名亦奇然今人竟莫知有詹鸞也

李溥光

國朝葉名禮橋西襟記云雪庵書韓文公山石詩末署至元丙戌秋八月上弦雪庵考雪庵李姓名溥光早年為僧後蓄髮授官著雪庵字要一卷錢遵王著錄於讀書敏求記謂能粹襟勒式傳陳宏道之教取永字八法變化為二十四法又云字要序作於至大元年菊月望日自署圓悟慈慧禪師資善大夫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雪庵張秋塘校云雪庵字元暉大同人少為頭陀號雪庵和尚大德中詔蓄髮授昭文館大學士按此人出處甚奇

吳中陸叟

三鈔四

五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為運籌典計一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為黃冠以老按此言沈萬三致富之由與他書異果爾則陸叟真豪傑之士矣

彭瑩玉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至元四年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背心皆書佛字以為刀兵不能傷初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

約二十里紅燄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喜曰盍與我爲徒弟乎老者遂捨爲僧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徒嬉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皆愈袁民翕然事之及事敗逃淮西淮民爭庇之嚴捕卒不能獲按彭瑩玉以妖僧創亂而竟伏誅幾與明妖婦唐賽兒等然元史順帝紀至元四年六月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反僭稱周王偽改年號尋擒獲伏誅無彭瑩玉之名且亦非寅月寅日錄此以廣異聞

三鈔四

六

外史於至正十一年紅軍初起書起斬黃者宗彭瑩玉和尚推徐真逸名壽輝爲首則彭和尚固徐壽輝之嚆矢也

方正學幼子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魏澤字彥恩溧水人刑部尚書靖難後謫寧海典史愚山云彥恩錄方博士家時藏其幼子以故方氏不絕謝方石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

明代兩異人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康汝詢字仲言華亭人李

坡字公起鄞人仲言無目公起口啞耳聾兩君乃能勤於箋述不廢吟咏是難能也侯官曹能始作二異人傳一以耳治一以目治咸不惑於公安景陵之說世之號爲詩家者反不如瘖聵之指麾矣按景陵謂鍾伯敬也明史作竟陵人而竹垞先生此書率稱爲景陵當核

明詩人陳芹系出交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芹字子野系出交南國王永樂中避黎氏之亂來奔遂家南京中嘉靖甲午科舉人六試禮部不第調選知奉新縣調簡得甯鄉謝病歸結青溪社有陳子野集朱乘溪停雲小志云青溪自

三鈔四

七

後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淮清之間有邀笛步者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陳明府芹卽其地爲閣焉俯瞰溪流頗有幽致歲辛未費參軍懋謙約余爲詩會其上按陳子野以異域之人入居中土居然列科名之籍膺民社之司卜居勝地號召名流出谷遷喬洵稱佳士矣

陸光宙爲陶淵明後身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陸光宙字與嘗平湖人與宗旭初賜璩之璞君瑕輩十八人結文酒之社晚夢一道士持陶靖節小像索題諦視之卽已也題云在晉爲

淵明躬耕辭五斗昔以節自持今惟義自守千載復歸
來春風吹五柳曾識白蓮人遠公是吾友益十八人中
有白蓮道人如本也翌日復作偈言投筆而逝按此事
甚奇豈陸公果靖節後身邪

陳第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第字季立號一齋連江
人初為學官弟子俞都督大猷召至幕下教以兵法起
家京營出守古北歷遊擊將軍有奇心集五岳兩粵游
草又云一齋儲書最富余嘗游閩中林秀才持其後人
所輯世善堂書目求售見唐五代遺書琳琅滿目秀才

三鈔四

八

許至連江代購逾年得報書則已散佚徒有惋惜而已
又附錄愚山云季立不得志繼戚俞之後登壇為名將
拂袖歸里聞焦狀元弱侯老而好學裏糧白門離經析
疑卒為名儒論兵論文皆有根據按古音之學至 國
朝而大明非唐宋諸儒所能見及也然溯其先河實自
陳季立始余初猶未悉其人讀此乃知其負文武之才
以名將而為名儒亦有明一代之偉人也

葛誠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云萬曆辛丑內監孫隆以織造至
蘇刁民藉以作奸六門設稅吏擔負出入必稅錢數文

閭閻擾動吳人葛誠義憤所激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
隨隆走杭得免誠詣官待罪當道以亂民不宜名誠改
為賢疏聞後以赦得出又十餘年以疾終吳人義之呼
為葛將軍未死時江淮閒客舟祭饗之輒有驗死葬虎
邱五人墓側文文肅公題其碑曰有吳葛賢之墓康熙
癸丑春予過虎邱於其猶子處得瞻將軍遺像稍帽戎
裝猶凜凜有生氣上有吳因之文文肅諸先輩題讚按
葛墓今尚存余從前作葛將軍歌即據此

三鈔四

九

商稅民不堪命崑山人葛成率眾二千人分作六隊一
人搖蕉扇前行後執梃隨之知長洲縣事鄧雲霄見民
情洶湧擒委官頭目械於元妙觀眾立毆死裂其尸知
府朱燮元勸諭始得解散此萬曆二十九年事也葛成
慷慨就獄後得宥罪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稌記云萬曆辛丑歲催稅事起自
商販工作以及菜傭細瑣畢稅市人洶洶遂期于六月
初三日詔元妙觀為首六十人名曰團行不呼而自集
者萬餘人以某巨魁為討環其廬而詢之會已亡去乃
縱火不取一錢有私其入者其擊殺之惟罪人是討蘇

守與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解散越八日忽有一壯夫袒肩搖蕉扇排衆出揖太守曰予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申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義之于是諭衆散其黨成獨請囚太守爲之流涕遂亦罷稅成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遂以聞諸撫臺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絃成尙家居崑山七日聞變方入郡觀奇事不覺爲義氣所激實非戎首也時天氣晦冥盛暑竟如秋時雷雨怒風不止當事者始擬重辟後乃末減一時傾動至有貌其像而祀之者祈禳咸應人目之爲葛將軍眉公重其人與之

三鈔四

十

交成亦嚴事眉公嘗執爨竈下眉公曰是人氣韻開朗似有道者因又稱葛道人

按此兩說與堅瓠集有異如靜志居說則部署井然頗有兵法可稱葛將軍如景船齋說則見義敢爲從容就死不愧葛道人矣疑景船所說尤得其真余前詩止據堅瓠未是也惟此二書皆以爲崑山人而褚稼軒親至虎邱見其猶子則似家於山塘非崑山人也此則未詳孰是

又按其易名也亦有可疑亂民不當名誠豈當名賢乎余疑其初名成當道以亂民不當名成改其名曰成從

其形也及後遇赦得出吳人義之又改其名曰賢從其聲也此雖臆說頗似近是

明順義王俺答初非其名

國朝禮親王昭榑嘯亭續錄云定制 皇子入學選八旗武員授騎射名曰諳達體制稍殺於師傅蓋古保氏之職明順義王俺答卽小王子之保氏故衆相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亦舛陋之一端也

張差之黨有婁光義

國朝黃宗義汰存錄云江右王猷定語余當時張差尙同一人闖入名婁光義前門兌錢爲業者也以多力得

三鈔四

十

脫亡命江湖

黃陶庵子

國朝程國棟嘉定縣志云黃陶庵死節時遺孤望甫四歲及長將應院試學使胡在恪閱履歷冊曰是誠陶庵子邪廩保曰然已而竟不到遣役往其寓呼之則望忽魔卧牀口鼻血濡縷矣役還報乃歎息扃門望自此絕意進取

常太爺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爲庶人 國朝兵至以此

得免於北即於南門外常家莊庵中薙髮為僧人猶呼為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按中山王孫志氣弗昂為梅村所歎此常太爺乃不為梅村表揚名氏翳如可惜也

柳敬亭晚為蔡襄敬客

國朝王澐漫遊紀略云蔡襄敏公再起視漕趨予行壬寅季春自淮浦登舟公之客共載者有瀨上宋生知醫白下柳生王生善諧談包山秦生曉音律舟中休暇命柳生談隋唐閒神官家言其言絕俚柳生侈於口危坐掀髯音節頓挫或咤叱作戰鬪聲或喁喁效兒女歌泣

三鈔四

主

態公嘗竦聽之僮僕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稱善率至夜分乃罷按此柳生即敬亭也余澹心版橋襍記稱柳敬亭甯南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吳梅村作楚兩生行亦止言柳生近客於雲間帥雲間帥即馬提督逢知也皆不言其為蔡襄敬客而王勝時與之同在舟中則柳晚為蔡客信矣其年蓋康熙元年也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淮陽柳敬亭為左甯南幸舍重客甯南歿於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下憔悴失路垂老客於長安龍松先生贈賀新郎詞云鶴髮開元叟也來

看荆高市上賣樂屠狗云云據此則敬亭垂暮又客京師未知其南歸否

羅隨園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闢地誅茅偶有怪石便疊為山偶臨水便濬為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歎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在其中遂自號曰隨園云按此隨園未知與袁誰先後也

缺不全

三鈔四

主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漕憲施公貌奇醜人號為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某貌醜邪人面獸心可惡耳若某則獸面人心何害焉按李笠翁十種曲有所謂闕不全者不謂真有此也惜施公不載其名未知何人

朱竹垞先生古人名對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鹿柴先生王廷宰字昆過翁號鹿柴余外舅馮翁小飲余陪末坐先生舉古人名俾屬對偶記憶顧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顏相時吉中孚對温

大有楊完者對屍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話貢師泰對齊
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逢
丑父韓擇木對李栖筠蔡有鄰對徐無黨王巖叟對阮
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樵對郭
芍藥王僧綽對馬仙裨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
道根先生曰將來必以詩名取材博矣

三鈔四

函

茶香室三鈔卷五

德清俞樾

尊府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人父曰尊甫亦可作府亦
可作父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
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

巴巴媽媽

明文祿龍興慈記云季巴巴王媽媽聖祖微時有恩
鄰人也登極後召至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按巴巴
俗呼父也字亦作爸此二人殆翁媪歟

三鈔五

一

明文林瑯珊漫鈔云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世襲
指揮按此知明高皇有義父乾娘季巴巴王媽媽殆亦
此類歟

八八

明方以智通雅云八八巴巴也稱老成者曰八八或巴
巴今回回教以老成者呼八八其聲近把仙傳陶八八
肅宗時道士以丹授顏真卿者按玉篇父部爸蒲可切
父也巴即爸字之省顧況哀園篇謂父為郎罷罷亦爸
之轉音與八同也

先孃子

宋王明清揮麈三錄載張夫人哭魏夫人詩自注先孃子云

婦呼姑為娘

明黃煜碧血錄魏廓園先生自譜云孺人篝燈先孺人柩前獨紡常至丙夜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從暗中相警紡如故明日以為言曰我時思見我娘何懼按孺人者廓園先生之妻錢氏太孺人則其母薛氏也是明代婦人有稱其姑曰娘者

宋人猶不以北堂萱堂稱母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毛詩伯兮篇焉得諉草言樹之背

三鈔五

二

註云諉草令人亡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鰥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按此則今人以萱堂北堂稱母宋人猶不然也且以其花不雙開故以稱鰥居之人則非令名矣

父母呵氣使兒嚙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偽蜀眉州民姓家氏名居泰中年惟一男忽患羸瘠父母日夜焚香望峩眉山告孫真人禱乞救護一夕夫婦同夢白衣老翁云汝男是當生時受父母氣數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汝男開口而嚙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夫婦依夢中所教

積年諸苦頓愈按此法有理每見有少年疋羸者醫家云先天不足此或可以治之乎

接腳夫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篇云元豐六年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義子孫舍居婿隨母子孫接腳夫等見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半詔著為令按接腳夫之名極可笑當時亦見之令甲邪

按舍居婿亦謂之入舍女婿夷堅志云饒州市隗干三名伯者淳熙初年贛州門裏王小三家作入舍女婿

女人三護

三鈔五

三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護幼小父母護適人夫婿護老邁兒子護按儒書所謂三從佛書謂之三護

倩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昭德諸晁謂婿為借倩之倩近世方訛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扣所出至今悔之按廣韻三十二霰倉甸切有倩字注云倩利又巧笑貌四十五勁倩假倩也七政切是倩盼之倩倉甸切假倩之倩七政切方言三云東齊之間聲謂之倩郭注云言可借倩也則應讀七政切明矣放翁未讀郭注耳

集韻三十二霰倉甸切倩字注云東齊婿謂之倩此卽所謂近世訛爲倩盼之倩者也乃至今循之呼婿爲倩輒讀如千去聲矣

寡夫曰癸

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癸寡婦曰癸按寡夫之稱癸於經典未見後世亦無此稱

妻生日詩

國朝吳仰賢小宛庵詩話云生日祝嘏起於後代唐人詩集中無題不備獨無祝嘏詞惟李郢有爲妻作生日寄意一律中云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殊

三鈔五

四

覺邨俗

明代給假歸娶者

國朝鄭方坤名家詩鈔小傳云吳偉業年二十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廷試一甲二名時猶未娶特撤金蓮寶炬花幣冠帶賜歸里第完姻於明倫堂上行合巹禮蓋自洪武開科花狀元綸後此爲再見士論榮之按梅村雖入本朝然及第後賜婚則在明代也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泰來字上交平湖人萬曆丁丑進士年十八舉於鄉十九釋褐歸娶賜內府金花燈籠此亦登第後歸娶者鄭氏或專以鼎甲言邪知

平湖事劉抑亭贈以對聯云秋進士聯春進士大登科後小登科尤爲佳話稱秋進士者明代鄉試中式本有鄉貢進士之稱也

靜志居詩話又云張宣字藻仲初名瑄江陰人洪武初與修元史擢翰林院編修年未三十孝陵以小秀才呼之既奉詔歸娶邵亨貞女宋學士送之以詩所傳紅錦裁雲春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是也按此亦玉堂歸娶故事但非科甲

明史霍韜傳霍韜字渭先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此亦登第後成婚者

三鈔五

五

綺疏遺恨

明唐寅六如居士集有綺疏遺恨十首皆詠物之作其第一題爲砧杵詩云忍拋砧杵謝芳菲敲斷了冬夢不歸聞說夜臺侵骨冷可憐無路寄寒衣諸詩皆類此似是悼亡之詩余從前悼內子姚夫人有詠物詩二十一首亦可爲綺疏遺恨矣

按祝枝山京兆所撰唐六如墓志銘云配徐繼沈然則六如凡兩娶此所悼者徐歟沈歟據橫雲山人明史稟云下詔獄謫爲吏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後緣小故去其妻而六如與文衡山書云僕少年欲以功名命世不幸

多故父母妻子躡踵而沒然則徐氏死甚早所悼者必是人也又云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僮奴據案夫妻反目則以小故而去者必後妻沈氏矣今盲詞彈唱伯虎妻甚多正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城聽唱蔡中郎也

永嘉王氏子孫之多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王氏為永嘉族望其先世毓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子三百五十子生四百九十子

三鈔五

六

子孫自撰碑誌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呂衡州溫祖延父渭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做文學之荒墜也

偷燈盞令人有子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瑣碎錄毫社里巷小人上元夜偷人燈盞等云吉利一云偷燈者生男子之兆本草云正月十五日燈盞令人有子夫婦共於富家局會所盜之勿令人知安臥牀下當月有娠

添丁之識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張芸叟言舊見唐野史出二事一甘露禍起北司方收王涯盧仝適在坐并收之仝訴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見宰相仝語塞疑其與謀自涯以下皆以髮反繫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仝無髮北司令添一釘于腦後後人以爲添丁之識云按此則添丁亦非美談矣

兄弟分畫

宋鄧椿畫繼云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一半或橫或豎當中分翦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

三鈔五

七

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爲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小鴈

國朝陳錫路黃嬾餘話云李賀送小季之廬山云小鴈過鐘峯影落楚水下吳正子注云小鴈恐爲長吉之弟大曰鴻小曰鴈喻小季也稱季弟爲小鴈精絕

羔舅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麗情集明皇時樂供奉楊羔以貴妃同姓寵倖殊常或謂之羔舅按自來詠楊妃者未知此事

鴛鴦筵席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太師太平王燕帖木耳自帝即位不復留心政事溺於酒色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席名為鴛鴦筵席

五同會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吳洪字禹疇吳江人累官南京刑部尚書宏治中官太僕卿與禮部尚書長洲吳原博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都御史長洲陳玉汝吏部侍郎吳縣王濟之詩酒倡和立五同會五同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以為名亦曰同會者五人爾因屬越人丁綵繪作圖五家各藏其一

三鈔五

八

按五同之名雖佳而同志同道頗嫌其複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王景明之南京張東海贈之詩有云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志及同年冬官王偉以為未盡交游者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問及都將此意傳因著六同詩話此亦明代故事也

門狀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為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上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

蘇黃龜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闖人云某官來見而苦於闖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按此可見宋時士大夫往來投謁之式

老學庵筆記又云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為館職也按此知宋時雖皇太子亦與士大夫同用門狀

大狀小狀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

三鈔五

九

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按今人投謁有全帖有片紙殆即宋時大狀小狀之遺

雙書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宣和間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為小簡然猶各為一紙已而或厄於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并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至十餘幅不勝其煩變為劄子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為雙書

自若紹興末魏公為參政始命不受雙書後來循為例然賸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封之然外郡猶用雙書也

按此可見宋時書牘之式今時以駢儷賸啓與手書俱行殆即古雙書之遺意乎又凡有所干請或以紅紙書銜名而直叙所請事則亦可謂品字封矣

侍生晚生之稱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今人投刺有侍生晚生等稱不知始于何時及閱方奉常集幼時見簡帖祇書某人拜後則係以侍生晚生晚學生矣乃知宏治以前猶無此

三鈔五

十

不受門生刺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汪國楠出楊給事東明之門東明却其所投門生刺而令稱晚學謂為主求賢不敢借為私交楊公可謂識體

日知錄引五襍俎云國朝惟霍文敏韜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按明史霍韜傳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稱為座主及總裁已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然則文敏固有為為之也
長一歲稱門生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按文中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白首北面此事究未知真否後漢書朱穆年五十奉書趙康叔稱弟子朱則老矣未知趙年幾何也如姜子發於邵康節亦可為難矣余從前館於休甯汪氏從游甚眾甚或有年長於余者故余詩有云拜手稽首稱弟子問其年齒吾所兄附記於此

三鈔五

十

門客牙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藥店予少時與同在勅局為剛定官談經義發明極多尤遂於小學

媒互人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元史呂思誠傳張復叔母孀居且罄丐食以活思誠憐其貧令為媒互人以養之媒互人疑官媒也

我儂你儂

金元好問遺山詩集有句云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遺山北人亦作吳語

三不敢薦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禱記云徐文貞嘗言我生平自誓

三不敢薦薦醫係人之死生薦師係子弟之終身薦婚

姻係人子女之休戚旨哉斯言按文貞即明大學士徐

階

笑領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受人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

三鈔五

圭

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所笑領之

使人傳拜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閒則使人

傳拜以為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於閨闈

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

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與之為禮如賓主按此雖

見古人誠敬之意然僕僕亟拜亦無謂也今則但使人

傳語而不傳拜

受故人子拜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云呂源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

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至荆公温公始答拜至其人通

寒温叙父兄交契畢再拜始不答拜如此則受半禮矣

吾鄉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

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之不同如

此然以愚意觀之荆公温公最得中制

白首平頭

梁陶宏景真誥翼真檢篇許丞欲移歸錢唐乃封其先

真經一厨子付馬朗淨室之中馬朗恆使有心奴子二

人常侍值香火洒掃拂拭注云一名白首一名平頭按

三鈔五

圭

太白詩平頭奴子搗大扇本此

黃精枸杞

宣和書譜云道士陳景元字太虛號真靖自稱碧虛子

所役二奴一曰黃精一曰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者之

役也

李英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李英字少芝以青衣給事

南海歐大任有秋思一律俞汝成云計有功唐詩紀事

二百餘年詩人千一百五十家而卷末有僕二人一為

咸陽郭氏捧劍之童一為池陽刺史戟門門子朱元余

輯盛明百家詩僅得李英一人可以為難矣

又云錫山俞汝成輯盛明百家詩錄青衣一人南海李英也錢氏列朝詩集益以二人扶溝李佑內鄉馬來如余錄詩綜又益一人閩林汝元也汝元閩王粹夫家青衣

又云閩閩中青衣善詩者尚有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三人未詳其名

又云徐文長逸稿有詩云南海大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鬢詩伴兩蒼頭自注尤山人侍者范鹿能詩不減歐積伯之僕惜其棄不得見也

三鈔五

古

又云吳忠華亭姚元龍宅青衣嘗作桃花詩陳徵君繼儒賞之勸其辭主人送至小昆山為焚香道者

胡梅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胡梅字白叔吳人給事徐通政申宅晚嘗以醫自給號清壑道人白叔幼而慧以狐旦登場四坐叫絕虞山之納柳姬如是也白叔賦催妝詩虞山擊節於是詩名藉甚晚輯列朝詩集目之曰山人

商山子

國朝葉廷琯鵝陂漁話云我郡婁門內拙政園百二十

年前為郡人蔣誦先所得名曰復園有復園嘉會圖卷中有青庵顧虬壬子秋題五律四首有句云詩傳穎士奴自注圖中賓主僕從凡二十七人今惟商山子在憶郭頻伽靈芬館集中有題商山子像七律注云蔣氏老僕能詩曾識詞科前輩即此人也按余詩第九卷有贈長沙歐陽泰詩泰乃馮氏之青衣也能詩文著有泥中吟此亦一商山子乎

權貴家奴

國朝禮親王肅亭續錄云明太傅擅權時其巨僕名安圖最豪橫士大夫與之交接有楚濱萼山之風其子孫

三鈔五

圭

居津門世為離商家巨富

又云和相家奴劉全甚為倚任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結婚姻有萼山楚濱之風

又云年大將軍羹堯家奴魏之耀賞四品頂戴

茶香室三鈔卷六

德清俞樾

生十四月識字

金元遺山詩集有贈利州侯神童詩自注云生十四月識字余見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又云兒字金鼎又按元遺山中州集麻徵君九疇傳云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徵伯祥

三鈔六

十一

七歲被旨賦鳳凰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詩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名重天下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金章宗時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亦人妖也

生四月能書

金元遺山詩集有一題云常山妖生四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為賦詩使洛誦之 國朝施國祁注云廣韻妖音快與姪同少陵有戲簡章大少府諸妖詩退之人日城南登高詩子妖亦可從常山白

寓齋第三子

按玉篇女部姪徒結切爾雅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又音快媪同上妖弋質切淫妖也亦音快與姪同然則妖即快字左傳驕奢淫泆字正作快妖乃快之俗字至與姪同又其別義杜韓均用之何也媪字雖亦後出然玉篇云同上則六朝時固謂姪媪同字後人用快而轉不用媪又何也

七十一生子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賈禹為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

三鈔本

十二

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

崑山周壽誼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稌記云崑山周壽誼年一百十三歲生於宋景定年間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子孫皆有百歲唐郴州周全真年一百六十九歲世稱無量壽佛壽誼亦庶幾近之按此人卒於洪武十一年戊午一百十三歲則當生於度宗咸淳二年丙寅非景定也

烏墩九老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漏瑜字叔瑜一字大美會

稽人潛迹江湖締交舊舊宣德中在烏墩為九老之會
趙巖伯高年九十一吳煥汝文年九十趙岐伯通年八
十九孫孟吉兆頑唐其諒年八十五水宗達朝宗年八
十二叔瑜與盛敏中行錢郁耀宇年皆八十餘傳為佳
話烏墩一曰烏戍亦曰烏鎮又曰烏陀巖煥孟吉敏皆
烏墩人岐青鎮人青鎮即青墩也按余於叢鈔卷二記
南翔八老之會烏墩九老更在其前矣烏鎮青鎮今并
而為一烏墩青墩之名不復在人口更無論烏陀也
又按九老中濁姓壺姓水姓今皆希見未知烏鎮尚有
此姓否

三鈔本

三

千齡社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邱上儀字維正武進人龍
山祝眉老集隱君子十四人計其齒盈千齡目曰千齡
社維正與焉席上詩成以維正為擅場

長頭仙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唐胡惠超處眾人中則長
人一頭雖極長者亦止及其肩人謂之長頭仙亦猶佛
法中釋迦如來一切夫人無有得見其頂者

元命

范石湖詩集有一題云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

命作詩自既按六十一歲為元命今無此說矣

孟業重千觔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孟業甚肥或以為千觔晉武
帝欲稱之業曰臣肉雖千觔而智無一兩原書引肉重
千觔甚奇一兩之語亦未經見為之句云孟業無一兩
之智陳思有八斗之才按人重千觔恐無此理陳玉田
以陳思八斗對之余亦戲舉一事為對云孟業有千觔
之肥軀安道無八兩之元氣安道謂張安道也詳見叢
鈔卷五

米元章自定卒年

三鈔本

四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米元章有東與人論縛筆須
象管以其遲重而滑作字有力而運轉便也又云我有
三管可用至六十九此我止年也可預記之不妄也書
係行法皆真蹟索史傳考之元章六十二而卒較所記
虧七年

東坡寢寐三昧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謂廌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
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有一
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
便瞑目聽息既勻雖復有痾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

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梳髮數百韻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與冠帶上馬率以爲常按東坡先生此言誠得睡鄉真訣吾每夕亦如之惟五更既起復於淨榻假寐此法當爲聽鼓應官者設吾儕可不必也

閒居受用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序云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醢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

三鈔木

五

晉米鹽細務者爲之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按此書雖爲趙氏所笑然亦必佳惜未之見

讀書醒睡法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云二家兄早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剪圓曆如大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圓曆點兩太陽渙然而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坐不靠背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數胡牀每暑月其餘客所坐者背所著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子弟書室

中皆坐草蓐墊子或杌子初無靠背之物

按宋王明清揮塵三錄載靠背交椅始梁仲謨云紹興初梁仲謨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有據胡牀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於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爲荷葉且以一柄插於靠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試爲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今達官者皆用之蓋始於此愚謂此乃於靠背之上添一木如荷葉形所以枕首非以靠背也王氏謂靠背交椅始梁仲謨殊誤觀范忠宣事知北宋已有靠背交椅矣

三鈔六

六

置枕高下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枕高肝縮枕下肺蹇以四寸爲平枕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云攝生者尤忌枕高宜枕紙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迨至告盡則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不減神光愈盛矣

天鐘天磬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眾神左相叩爲天鐘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扣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咒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

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按今人知有鳴天鼓之說不知天鍾天磬

論大小便及泄氣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語云道在尿溺余察之道真在尿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碌碌然如磚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窑燒造為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

本草

七

又云李赤肚禁人泄氣遇腹中發動用意堅忍甚有十日半月不容走泄久之則氣亦靜定不妄動矣此氣乃穀神所生與我真氣相為聯屬留之則真氣得其協佐而日壯輕泄之真氣亦將隨之而走按東山經云泚水多此魚食之不積積即屍字玉篇尸部屍泄氣也米部積失氣也二字聲近義同然則如此魚者殆亦延年之良藥耶

負暄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陳庸公居佘山每至深冬招王毗翁廷率入山負暄毗翁初不耐久坐庸公曰日

中有芒如物之芒刺其騰騰隱隱透入骨者是也久乃覺之不久不覺毗翁試之體果快真話云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士有服日月芒法眉公得力在此

左手舉箸

宋僧惠洪冷齋夜話云子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子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子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青匙人一坐皆大笑按左手舉箸世以為怪不知此三人何以皆爾也

賣懷僮

三妙本

八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歲時禳記元日五更初猛呼他人他人應之告之曰賣與爾懷僮賣口吃亦然按今人知有賣癡歎之語不知宋時謂之賣懷僮至賣口吃則罕有知者矣
陸放翁乙丑元日詩惟思買春困熟睡過花時自注云俗有賣春困者予老憊思睡故欲買之然則宋時又有所謂賣春困者

黃痘子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記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云楚俗元夕第三夜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下一歲通塞

子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黃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瘰人呼爲黃痘子諸曾赴試朱夫人以收燈夕往問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得都得黃痘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按此知宋時面有痘瘰者卽謂痘子今所謂麻子也朱夫人乃子固兄弟之母

中山王授賈力法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洪武元年左丞相徐達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築臺駐軍今州西土埠所築臺也嘉靖中都門一道人稱言遇中山王將臺邊授賈力法其法用意著無周其身處處運之文繁不錄按今所傳易筋經

三鈔六

九

豈卽出於此耶故人勒少仲河帥曾授余一卷書亦此類余未能用也賈力之義未詳或卽賈余餘勇之意乎

婦人之脈

宋儲永祐疑說云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常弱與男子爲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竊疑其有說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尊生經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爲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

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

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心火之位也褚澄尙主爲宋駙馬都尉察脈如神著書十篇曰尊生秘經此其一也按此所言亦鑿鑿有理而醫家皆不用其說然治婦女之脈亦或有效何也脈不足恃此亦一證

三鈔六

十

可補入廢醫論矣

男子纏足

宋王明清揮塵餘錄云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計議官履方美髯面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灣長於鈎口同舍王侑公爲語之曰君明皇時四人合而爲一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腳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按男子亦纏足不知何取主君請似楊貴妃然則楊貴妃已纏足邪

指氏掌氏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錄

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尙氏等四十八姓其中有指氏掌氏

痛氏

急就篇痛無忌顏師古注云痛氏本盛國之後姬姓也穆王嬖寵盛姬早死穆王哀痛不已加禮葬之遂改其族謂之痛氏

張王李趙

國朝林春溥閱卷偶得云路史國名紀曰張王李趙易類是謀謂皆黃帝之所賜姓姓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

三鈔六

士

倪在唐堯之代而張若者黃帝之臣又黃帝子揮亦封於張廣西河曾迄今惟此四姓為雄易傳之言未為無本而姓書之不足證類若斯矣

按趙國北陔餘叢考有張王李趙一條但引朱弁曲洧舊聞不知有易緯之說然易緯有是類謀亦作筮類謀此云類是謀誤矣檢是類謀亦無張王李趙之語恐未足據

黑白號姓

國朝葉名澧橋西鶴記云周氏春遊金无姓譜載金黑白號姓金源廣平隴西三郡為白號彭城郡為黑號本

於金史百官志名澧按元姚文公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為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為文敕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八廣平郡三十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而別者甚嚴布色氏於金源次第五據此隴西入於黑號與百官志異

按如牧庵集之說則黑白姓共一百十二與百姓不合據金史百官志凡白號之姓完顏以下二十六姓皆封金源郡費摩原作裴滿以下三十姓皆封廣平郡烏庫哩原作吾古以下二十六姓皆封隴西郡黑號之姓唐古原作唐括

三鈔六

士

以下十四姓皆封彭城郡則又止九十六姓大約所言百姓者舉成數耳

一字為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秦鎬字京袁小修序其詩云今人字皆兩字秦鎬字獨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然自漢以降如顏之推字介李曇字雲劉乾字天羅靖字禮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張巡字巡孫晟字鳳李條徐倫字堅毛欽字傑正難悉數也

愚謂今人字如伯某仲某及其甫子某之類甚多雖兩字而實只一字正合古法吾師曾文正公字其二子曰

劄剛曰栗誠謂余曰人以一字爲字我子以兩字爲字

新發之家自附巨族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瘋勞瘵膈哮喘原注方音作蒿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原注方音作舉吳人嘴舌輕利一至於此又云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越州裘氏義門

宋王栻燕翼貽謀錄云大中祥符四年越州言會稽縣

三鈔六

圭

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囂詔旌表其門閭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余嘗至其村故聽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算亦世相授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一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按王叔永著此書在南宋寶慶時距大中祥符誠遠矣然云族人異居同在一村中則固不能如十九世前之家無異囂也但其家法善耳

姚孝子莊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

縣也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樞筠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改政和甲午余過其家蓋自樞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度爲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卽鎖廚門無異囂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按余於叢鈔第五載宋代義居有鉛山周氏南康洪氏此則又在前矣

富民祝氏

國朝禮親王昭棟嘯亭續錄云 本朝海內殷富之家

三鈔六

圭

比戶相望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瓌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按今不知其所在米市衙衙豈卽其地歟又云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人呼爲郝善人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進奉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僮皆供食饌一日費至十餘萬近已中落然器皿變置云猶足食五十載他可知矣

太湖漁戶蔣漢橫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駕幸太湖漁戶蔣漢濱等網銀魚以獻 賜銀二十七

兩漢濱子孫至今珍為世寶舟中有病瘡者縛銀於臂即止

陳鸞鳳胞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廣州官庫每交割出陳異卵一枚大踰斗云部民陳鸞鳳之胞也

臙團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禿堅謂老的沙曰今上臙團不可輔小婦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請趙王南向以定天下按今世俗有臙包之言本此

不郎不秀

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

癡為九百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陳無己云世人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云注司業云九百草書喬字也朱彥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為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為笑其季父為青掾亦與詞季父他日見其子謝之其子云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蓋謂神氣不足為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數耶以草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按九百之義究不可解今無其語姑記此以存古語

三鈔六

五

江西訟學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諱許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又聞括之松陽有所謂業背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為能

無憂洞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無礙被

三鈔六

七

宋方勺青溪寇軌云喫菜事魔法禁甚嚴而近時事者益眾始投其黨有甚貧者眾率財以助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且望人出錢四十九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俗謔以魔為麻謂其魁為麻黃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按今時有所謂大被教者當即無礙被之流派

歷山飛

唐温大雅創業起居注云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馭逾數萬自號歷山飛按盜賊有混號此其濫觴

桑冲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成化丁酉真定府晉州秦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人石州軍籍李大剛姪幼賣與榆次縣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間大同府山陰縣民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婦女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未曾事發冲投拜為師將眉臉絞刺分作三縷戴上髮髻妝作婦人就彼學女工描翦花樣刺繡等項隨有任茂張端楊大王喜任昉孫咸孫原七人復投冲學各散去乾三年三月冲歷大同平陽等四十五府州縣探聽人家出色女子即投中人引進教作女工默與奸宿有不

三鈔本

七

從者將迷藥噴於身上默念昏迷咒使之不能言動復念醒昏咒女子方醒冲再三陪情女子隱忍不言丁酉七月十三日至晉州葦村生員高宣家宣壻趙文舉強淫之不從文學梓冲倒揣胸無乳摸有腎囊告官械至京都察院以聞命磔於市搜捕任茂等誅之按嘉靖中有藍道婆事猶身具男女二形者此則以男妝女更為奸究之尤矣

人通物語

明程涓千一疏云鳥獸動物也其血氣與人同者也故其聲音情態有相通之理介葛盧詹何之知牛鳴也翁

偉李南之知馬鳴也沈僧照之識虎嘯也白龜年之曉羊言也楊宜成子之辨雀語也管輅張子信孫守榮之占鵲言也神速姑之知蛇言也秦仲之解百鳥音也豈偶中而嘗試乎哉亦可謂得天慧者矣按所舉諸事有未詳所出者宜更核之公治長事甚著此獨不及何也程涓字巨源明萬歷間人千一疏其所著書名取千慮一得之義

又按明徐應秋談薈有解鳥獸語一條甚詳以校此條翁偉疑當作翁仲楊翁仲解馬語見論衡李南解馬語見抱朴子沈僧照事見梁典白龜年事見翰府名談龜

王鈔本

末

年得李太白遺書讀之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非止曉羊言也張子信事見北齊書孫守榮事見宋史神速姑事見遼史

人生尾

國朝楊炳堃自定年譜云呂麗堂長孫落禱時尻上有扁尾約長寸許從前安徽光藩司聰諧尻尾長尺許其形圓尖後官階至二品因名其孫為志光按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獨異志夷堅丙志載人生尾事然皆微賤之人不謂達官中亦有此也

洞中小人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山西興縣去城十里前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卽罕出見漱石閔談

南山巨人

國朝徐承烈燕居續語云雍正時吾浙臨平之南山出一巨人展兩臂長一丈二三尺手大如箕膝高于桌尺許每出行其肩往往在人家屋簷上以樵爲業每擔柴三百觔李敏達公節制浙江招爲護衛常使握大刀于輿前行刀巨如版門光亮耀目然其膽甚小聞鎗礮聲輒掩耳閉目故不敢赴邊陲以立戰功後敏達移鎮畿

三鈔六

九

輔其人隨往以病卒于保定按余幼時居臨平猶聞有南山大人之說惜不得其姓名今兵亂後故老云亡想不可復問矣

茶香室三鈔卷七

德清俞樾

彭祖有女

宣和畫譜孫知微有彭祖女禮北斗像一

范蠡有女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武岡縣有娘子神祠云是范蠡女也按范大夫有女世所未聞亦不知其窮何以在楚也記又云武陵縣娘子祠郡國志云武陵娘子祠卽范蠡女之神是兩縣並有此廟

宋金漂女

三鈔七

梁陶宏景真誥闕幽微第二篇云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烝萬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務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女是也注宋女恐是子胥所逢浣紗於溧水之陽後旣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漂漂字或應作溧字耳按金漂之名甚奇未知果如所說否

昭君妹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白樂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不知樂天何據也

楊貴妃爲上元玉女張太真

宋董道廣川畫跋書馬嵬圖云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什邡行朝廷齋場禮牲幣求神於溟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徧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女張太真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衛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而陳鴻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

三鈔七

二

盡哉按此事頗新異世但知長恨歌傳不知有此

唐文宗時亦有楊妃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考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側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鄜城夜會聯句在元和

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

張好好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鳳翔府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迎入禁中者塔下層有石芙蓉工製精妙每一葉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磚上同按人知張好好爲唐妓見杜牧詩不知有此宮女與同姓名也

花歡喜

國朝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郿縣五會寺有碑兩面鑿佛可辨者數十字有花歡喜三字花歡喜乃閨秀

三鈔七

三

小名別見歷城阿彌陀佛會碑

黃三姑

唐李肇國史補云杭州有黃三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應接訴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甯有許鬧事徑山心伏或云夏三姑按三姑不知何人今杭人無知者矣

卻要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三水小牘湖南觀察使李庾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詞令李四子曰延禧曰延範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四郎也咸欲蒸卻要而不能嘗遇清

明節織月娟媚中堂垂繡幕背銀釭而大郎與卻要遇於櫻桃影中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給曰可于廳之東南隅佇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又逢二郎調之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逢三郎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人皆去延禧於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少頃卻要燃密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掩面而走接近時

三鈔七

四

彈詞家行說華氏婢本此乃知彈詞家亦有所本也四子止載三名疑有闕誤

小女代嫁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吉頊之父哲為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接近人小說中有姊妹易嫁事觀此乃知此等事古固有之

又按今人迎新婦以綵輿名之曰花轎其即唐人花車之謂乎

宋命婦亦佩魚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榮請

按宋史職官志載羣臣妻封號有國夫人郡夫人郡君縣君淑人孺人止六等而楓窗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據此則又有碩人令人之名合之適八等矣可補史闕

宋太宗賜張齊賢母詩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張司空齊賢母晉國夫人孫氏

三鈔七

五

年八十餘帝數召至宮中眷禮甚厚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嘗出帝賜孫氏一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榮貴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按至今婆婆老福之語尤傳人口此詔此詩則當時已罕見今無知者矣

婦人童氏善畫

宣和畫譜云婦人童氏江南人也能丹青故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才華雖

可尚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外邊

九歲女子割股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大中九月十七日敕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謀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兒年九歲七月六日爲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喫後二十九日載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與立草庵一所伏請宣付史館並賜旌表門閭奉敕周

三鈔七

木

小兒方至髫年允茲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表仍委本道量事優卹

李易安上書救父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地誌類有李文叔洛陽名園記陳景雲注云張玟序紹興八年也序中并及文叔女易安上書宰相救父事蓋文叔亦嘗坐元祐邪黨遠謫也宰相卽易安之舅趙挺之按今人於李易安但言其改嫁事不知有此事亦可謂不成人之美者也

秦妙觀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

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晚坐秦黨遂廢於家嘗語明清云頃客臨安雨中見一老婦人蓬頭垢面丐於市藉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妾卽是也雖掩抑困瘁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爾

添蘇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錄云孫僅尹京兆日寄處士魏野詩野和之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珊之句添蘇長安名姬也添蘇乃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堂

三鈔七

七

壁未幾野抵長安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不言姓氏添蘇見野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其側別紀一絕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詩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間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按世知有蘇小不知有添蘇然實韻人韻事也至紅袖拂碧紗籠二語世人止知魏野與寇萊公同游僧寺題詩事不知有此疑彼事在前此事在後魏野卽用已事入詩也

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劉原父晚守長安眷官伎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則其字又作酥

秦檜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檜初擢第王仲崐以其子妻之仲崐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樓魯庸人也禹玉子

按宋王明清揮塵餘錄云王仲疑字豐父岐公暮子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會之仲山增也按仲山既以生降積其家聲仲山之女又遺臭千古岐公身後亦可謂不幸矣

三鈔七

八

德清宋季兩貴女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為度宗然自處極謙抑常以嬖子自稱或者有魏嬖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為民妻似道稍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屢入禁中

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二賜諡柔正按吾邑於南宋之末有此二貴女亦奇然不足為餘不溪生色也

徐蘭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淳祐閒吳妓徐蘭擅名一時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為地衣乾紅四緊紗為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音樂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為三吳之冠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按徐蘭之名知者已

三鈔七

九

罕然亦吳中韻事未知此一杯香土尚在真娘墓畔否

隨春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葉天寥云侍女隨春年十三四即有玉質瓊章極喜之為賦浣溪紗詞注云隨春一名紅于小鸞歿後歸龐氏別字元元按葉小鸞事至今猶艷稱之其婢隨春當為拈出

趙文華醜婦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嘉興大家一女奇醜面麻眼損足跛頭禿人無娶者慈谿趙文華娶焉戊子己丑聯捷嚴嵩倚為心腹聲勢赫奕所為頗不循理賴醜婦賢明

時為勸解

周忠武公胡婦

國朝錢軾甲申傳信錄云總兵周遇吉字萃庵駐劄甯武關平時購選部下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騎射精捷支粟與裨將俸等更選健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人事之如夫婦而臨陣不役健丁役胡婦然非至急不役之城陷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畧盡家屬俱死胡婦二十人共伏室中洞開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於衢賊眾試引牽之胡婦即引強弩連發斃百數人矢竭赴火死按黎園演忠武事者惜不知此

三鈔七

一丈青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一丈青羣盜馬臯之妻閻勁者說張用歸朝廷馬臯為郭仲荀所誅勁以其妻配用遂為中軍統領列二旗於馬前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亦女驍也然非水滸中人按此女何以有貞烈之稱且既配張用仍謂之馬夫人亦不可解

巫娥月妹

國朝吳紹箕筆夢清談云明英宗復辟吾湖有大臣某公忤石亨致政歸子婿四人皆列清要寓京邸石黨疾之購名妓二人曰巫娥月妹故寓其旁听夕歌舞四人

果墮其計往來甚密一夕聚飲於妓所分填一半兒詞巫娥詠荷云好趁春晴著意栽亭亭出水映紅腮綠萍魚躍不知回晚風催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開月妹詠月云滿目新涼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窗橫月窺人一半兒雲遮一半兒明餘詞不備錄酒地花天禍機潛伏四人不知也先是有宋半城者京師大賈也緣案擬辟公平反之賈感甚是月知其謀乃以重賂結妓寓閨者密布火種於內外漏三下見十餘人持鐵練繩索而來閨者納之賈即使人拋進引火之物少時烈焰飛騰賈率多人毀門而進擾攘中將四人負出返之于

三鈔七

七

其寓賈函告某公公遂致書于四人拆之得詞三首云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生訛星橋剛渡正鳴珂起風波一半兒繩牽一半兒鎖就裏機關君莫參眼前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命難全一半兒幾希一半兒免錦帳佳人貌似蓮何須別戀野花妍高堂望子錦衣旋再俄延一半兒充軍一半兒斬四人得詞遂歸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今有彈詞名天雨花者中有一段全敷衍此事即宋半城之名亦見於其書然事則全別也

女總兵丁國祥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又云霍山黃鼎字玉耳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眾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曰不能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乃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眾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調居他處也國柱自來廬州鼎妻

三鈔七

主

率眾出見貫甲鐵兜盔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按此女真有丈夫氣惜不知其姓名

善持君

國朝戴璐藤陰雜記云妙光閣建自合肥尚書近見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謂橫波夫人也橫波仲冬二日生辰恆於閣下禮誦按顧橫波稱善持君十一月三日為其生日皆人所罕知也

柔些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絕一時按柔些為查氏家姬將心餘製雪中

人曲惜未為此兒一寫照也

小青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吳玉川夫人麗小婉蕙纓詩詞書法擅絕當世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復復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即調桂枝香一闕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一時傳誦青亦憮然自失遂有意脫籍按此又一小青矣彼小青或謂寓情字西湖小青冢借以妝點湖山未必實有其人若此小青則固非子虛烏有矣

八面四面觀音

三鈔七

主

國朝劉健庭聞錄云八面觀音與圓圓並擅殊寵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兒數十輩八面為之魁其曹四面觀音亦美亞於八面宗伯老為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辛酉城破圓圓先死八面歸綬遠將軍蔡蘇榮四面歸征南將軍穆占

按吳三桂之有陳圓圓人皆知之此二人世罕知者庭聞錄又云吳妓陳沅願壽並名噪一時田宏遇以重價市壽而沅名更高不易得其婿百計購沅以獻京師陷劉宗敏踞宏遇宅聞沅壽名索之壽從優人私逸而沅先為三桂購去宗敏於是斬優人七而繫驥索沅按沅

卽圓圓也沅壽齊名壽竟不知所終矣

國朝朱康壽抱膝廬筆乘載陳圓圓事引常州府志云其父業驚閩郡之金牛里人俗呼爲陳貨郎三桂開藩雲南貨郎至三桂宴之曲房持玉杯戰栗墜地圓圓內慙重資以金送之歸按圓圓之父亦人所罕知也

石庵相國姬人能書

國朝葉廷珩鷓鴣坡漁話云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自注云石庵相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筆跡幾亂眞惕翁蓋嘗見姬爲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也此文清逸事之可傳者

三鈔七

南

十二釵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詩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也按此則今小說中所稱金陵十二釵亦非無本

小娘歌

金元遺山詩集有續小娘歌十首按爲中原女子被元兵所擄者而作 國朝施國祁注云題有續字則前人必有小娘歌未知誰作

十姊妹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渤海國婦人皆悍妬大抵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覺者九人羣聚而訴之爭以忌嫉相夸按今世俗亦有所謂拜十姊妹者不知其爲渤海之遺風也

高麗美女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元制歲貢高麗貢美女故張光弼輦下曲云宮衣新尙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連夜內家爭借看爲曾著過御前來楊廉夫宮詞亦云北幸和林幄殿寬句麗女侍婕妤官君王自賦昭君曲

三鈔七

北

敕賜琵琶馬上彈明初相沿未改此孝陵有碩妃長陵有權妃也

按明權衡庚申外史掖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滿夕兒首薦高麗女子郝氏於宮立爲次宮皇后郝后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爲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尊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麗矣此元代高麗貢女子之故事也

月山大君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月山大君婷古寺尋花詩見吳子魚朝鮮詩選愚山云應是朝鮮女子采風集收婷詩婷上冠以月山大君字當是東國尊稱殆非民間女子也

神女

國朝段松苓益都金石記東嶽廟尊勝經幢有神女杜氏後晉天福六年石幢有神女蘇氏所謂神女殆女巫歟

男子化女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西南夷人生男對客詐云

三鈔七

夫

女亟取竈下煤塗兒腠下三日不變方信為男否則勢綻出黃膿竟成女矣後可以生子按此則丈夫化為女在彼地不為異事矣

茶香室三鈔卷八

德清俞樾

秦謠

宋劉敬叔異苑云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殮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邱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啟於是悉如謠者之言按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既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此則以為秦時之謠語語亦小異

三鈔八

李陵為臨沅令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岡縣李陵廟李陵為臨沅令後沒匈奴邑入思而立廟按漢書本傳不言為臨沅令此可補史闕死而廟祀其居官亦必有惠政矣陵自言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豈其舊部民邪記又云武陵縣清陵館郡國志云漢李陵為臨沅令後歿匈奴邑人思之而立是館是一縣並祀李陵但清陵則不知何義

馬援化蛇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陵縣壺頭山有石窟即馬援

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

蔡中郎三美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喜震叔節賜彪兼命為讚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按此可與鄭廣文三絕並傳矣

又云吳有八絕菰城鄭姬善相劉敦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趙達善算嚴武善基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按此則一人自為一絕但書畫轉居其末何也菰城鄭姬當是吾郡人

梁書元帝紀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帝工書善

三鈔八

二

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按此與

蔡中郎事正相類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唐明皇封泰山回車車駕過

金橋橋在上旗燾鮮華羽衛齊肅帝遂召吳道子韋無忝

陳閔令同製金橋圖御容及帝所乘照夜白陳閔主之

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木鷲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

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猴兔豬豕之屬韋無忝主之時謂

三絕焉

又云鍾陵清涼寺有李中主八分題名李蕭遠草書董

羽畫海水為三絕

又云唐僖宗幸蜀之秋有會稽山處士孫位於成都應

天寺門左壁畫坐天王暨部從鬼神孟蜀時有匡山處

士景煥畫右壁天王以對之渤海歎重其能遂為長歌

有草書僧夢歸後至請書於壁成都號為應天三絕

宋鄧椿畫繼云郝章汾州人長於人馬河東稱三絕者

謂路阜橐駝郝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按古稱三絕者如顧愷之才絕畫絕癡絕梁元帝書畫

贊三絕宋令文文辭書力三絕鄭虔詩書畫三絕以及

吳王趙夫人機絕針絕絲絕皆一人具三絕南史謝瞻

傳瞻與從叔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

三鈔八

三

寫之岷詠之王宏在坐以為三絕唐書李白傳文宗詔

以白歌詩裴廟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徐彥伯傳司戶

韋皋善判司士李巨工書彥伯善屬辭時稱河南三絕

則皆合三人為三絕以上諸事人多知之者蔡中郎等

數事知者稍希故具錄之

漢末相者

唐釋湛然輔行記云漢末三人俱詣相者相者見孫劉

有社稷之相即便語之曹公不蒙相者所記知相者不

逮褻衣示之相者見已舉聲大哭至後漢末此之三人

果據三方據續溪胡氏輯本

按此事不知出何書惜作演義者

未之知也

唐初約法十二條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按漢事人所共知唐事則知之者罕

唐十在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為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外犀亦著前蜀十在明禍福之由示君臣之醜雖為謗訕深鑒是非按唐十在不知何人所作今未覩其文蜀十在則諷喻之詞其文以蜀主

三鈔八

四

臨軒龍顏不悅發端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請罪帝告以北有後唐霸盛南有蠻蠻強梁珣奏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於手下云云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云云有宋光嗣在末云唱亡國之音街趨時之術每為巫覡以玩聖朝致君為桀紂之行昧主之唐虞之化有臣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賜顧在珣絹百匹自王承休至臣珣凡十人皆云有某某在故謂之十在以此推唐之十在必是舉唐一代名臣十人惜未得其文而讀之也

張孜夢李白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懿宗之代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耽酒如狂好詩成癖然于吟詠終味風騷乃圖寫李白真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長裾當庭而坐與孜對酌論及詩歌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其要白亦超然上昇李山甫代孜歌其幻夢有云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閒夢中見

杜子美得諡由元太監紐憐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李杜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諡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三鈔八

五

韓退之喜睡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子舊于滄城孔甯極家見孔戮私記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按所云吳家未詳疑字誤

白香山生日

國朝葉廷珪鷗波漁話云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故厥會彌盛我郡則虎邱雖有白公祠未聞有為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為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甯楊芸士廣文文葆時寓吳中特於正

月十九公生日虔設牲醴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此
實吳中創舉按杭州香山生日會亂後亦不聞再舉矣
近人詩集中多有爲東坡作生日者而香山罕聞是亦
缺典惟香山生日乃正月二十日阮文達生日亦同此
云正月十九殆誤也

南唐李氏本安吉潘氏

宋錢儼吳越備史云李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爲
安吉若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吳興據潘氏而去昇
遂爲神福家奴徐溫見而異之求爲養子至是以讖云
東海鯉魚飛上天乃隱本族而冒李姓焉後嘗致書於

三鈔八

六

我以毘陵求易吳興仍引昉田爲說則本潘氏明矣按
此則南唐李氏乃吾郡人也薛歐兩五代史馬陸兩南
唐書均不載此說

宋爲趙廣漢之後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今章奏不當名趙廣漢按國史會
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司馬溫公生於浮光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溫公之父天章公生於秋浦故
名池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宛陵生仲子
名宣晚守浮光得溫公名光承平時光州學中有溫公

祠堂存焉

按宋史地理志淮南西路光州所屬四縣定城固始光
山仙居此不云守光州而云守浮光者考唐書地理志
光州本治光山方輿紀要云光山縣北有浮光山然則
光山乃以山得名有浮光山而後有光山有光山而後
有光州溫公名光而字君實正以浮光之名不美故反
其義而字實耳

東坡善射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東坡善射有次韵子由聞予
善射詩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曉將解論文劉績罪

三鈔八

七

雪錄云爾王元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康節先生異事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
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
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
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夫人至無所見
禁勿言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
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
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觀壁間有
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通按先

生感黑猿而生亦異聞也

又云李夫人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
人病卧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
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為命何兄獨生夫
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
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
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按此事甚異其女子既
在母腹中死一無知識之血肉耳乃死後十餘年便能
拜能言豈死後亦如在人間與年俱長乎

邵康節聞越鳥聲

三鈔八

八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
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為而來哉因以易占
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
甯歲君等誌之按康節聞杜鵑人盡知之此云越鳥自
來無用其事者

歐陽公夢為鸚鵡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歐陽公嘗夢為鸚鵡初夏清曉飛
鳴綠陰中甚樂按此可與莊生曉夢並傳矣

高若訥知醫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衛州多名醫有申受者善醫自

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高參政醫學甚
高既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按高若訥即歐陽公貽之
書譏其不知有人間羞恥事者不謂其人乃精醫也

又按郝老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
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
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
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見邵公濟聞見
後錄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
無不可為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

三鈔八

九

而已尤長於傷寒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
皆本高氏按文莊即若訥也

避暑錄話又云嘉祐末有黥卒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
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閒程文簡尤
厚禮之為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
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曰使吾早
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
復也按此則郝非其姓矣不知何以稱之為郝老也

狄武襄殺陳曙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儂賊犯交廣狄武襄受命顯征

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

王荆公是秦王後身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

三鈔八

十

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按秦王轉世爲荆公敗壞北宋天下及南渡高宗內禪而孝宗嗣統則秦王之後也此與錢氏索還兩浙同一公案矣

王荆公死兆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

秦檜在金國事蹟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秦檜遭粘罕拘執北行并其妻王氏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與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虜主以賜其弟撻賴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甚相親信撻賴提兵而南命檜以任用偕行爲撻賴參謀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寨中人紛紛爭入楚州檜見梢工孫靜可與語遂密約於紛紛不定中以催淮陽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硯童與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登小舟令靜挂帆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禩水寨邏者所得將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爲識以給其眾意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曰中丞勞苦不易眾遂信之檜至行在范宗尹李回薦其忠而才上遂除檜爲禮部尙書按此與宋史本傳小有異同孫靜史作孫靖又從行有馮由義此不載

三鈔八

十

秦檜靖康末議狀不足信

宋王明清揮塵餘錄云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末議狀全篇比見表姪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乃馬伸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爲御史中丞金人議立張邦昌以主中國先覺爲監察御史抗言曰吾曹

職為諍臣豈可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答少焉屬蔡遂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會之既為臺長則當列於首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寮合請會之不得已始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金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覺中興初為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會之還自金營揚言已功盡掠其美名先覺有甥何玘者得其原稿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檜之凶焰其可犯邪紹興乙亥玘夢先覺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玘即持稿叫闕會之大怒誣以他罪竄嶺外未幾會之果殂其家訟冤詔復玘故官按檜議狀二篇並載揮塵三錄

三鈔八

圭

云此書得之丹陽蘇著廷藻云頃為秦之孫墳客因傳其本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罔上專殺尙威則謂非賢可乎并引詩周公恐懼流言日云云今觀此則會之此舉本是掠人之美並非前後兩截人也又揮塵錄云姚宏字令聲越人也有僧妙應語宏云君不得以命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後知衢州江山縣來謁帥憲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諸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口乃五月五日宏慘然登車未幾追赴大埋死獄中先是宏嘗語人曰世所傳秦丞相上書黏罕

乞存趙氏其書與齋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其美名秦聞之大怒遂罹其酷

又按王明清玉照新志亦載此事小有異同且云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觀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至何玘則為何兌字太和邵武人馬公門弟子也與揮塵餘錄所云馬公甥何玘未知孰是

施武子以蘇詩被劾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

三鈔八

圭

乾道間為左司諫宿晚為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傳稱字漢孺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錢版以賜其歸因據此事坐以贓私其女適章農卿良朋云按康熙中商邱宋氏刻施注蘇詩頗考求施氏父子事實而不知有此事

雷轟薦福碑本無其事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云薦福寺雖號

番陽巨剎元無此碑乃惠洪偽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惠洪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非洪之鑿空矣

三鈔人

由

茶香室三鈔卷九

德清俞樾

岳忠武王母葬地

宋王明清揮塵三錄云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云去歲在匡廬正觀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填塞山間如市一僧爲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

朱晦翁以能詩薦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澹庵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

三鈔九

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真西山生前異事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真文忠公建甯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切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有老僧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

却是誰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孕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而山按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劉伯温事與此相類今乃知即真西山事附會其說也

趙鼎驕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趙鼎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坐上謂之香雲日支香費數千緡按趙忠簡本傳內侍移竹栽八內鼎見賈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

三鈔九

二

其事上改容謝之其風節如此驕侈之事恐出護口

王梅谿異聞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為龍種時寺前墀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攢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

鄉玉蓮為人逼嫁自沈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為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按此則錢玉蓮投江乃真有其事矣恐出後人附會至龍種之說尤奇

國朝戴咸弼瑣語錄云永嘉林某詩注江心孤嶼中界一川龍居焉宋紹興間木待問讀書於中老僧知其為龍時以酒脯相邀求施其地公戲書一券與僧因填之遂建室殿後公登孝宗隆興癸未狀元以學士卒龍復起江心寺僧焚香讀券乃止每歲中元日必建道場然後風雨以時按此則書券者非王梅溪矣

三鈔九

三

賈似道後身為鼠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吾松康庵一鼠日出就僧聽誦金剛經一夕忽用前一足枕首若曲肱狀而逝僧云此鼠即賈秋壑後身

蟋蟀相公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馬士英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鬪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然則蟋蟀一物既亡宋又亡明矣

王冕事傳聞之異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偃蹇居九

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韜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見敵主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即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眾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浹水之策畫圖本以示諸將

又云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繞門山潛逾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按明史王冕傳攜妻孥隱九里山嘗做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然則其居九里山

三鈔九

四

自是實事又嘗做周禮著書則所謂自定官制亦非無因惟此錄所云軍前督眾治具決水事他書紀王元章事皆不言有此傳節子跋云意者冕為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文致其罪斯言得之矣

倪雲林納粟補官

國朝葉廷琯鵑陂漁語云杜東原集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素埒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饑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以議叙得官者白應詔濟饑則必因歲歉有司奉上命勸捐發賑耳東原去元未遠必非無據可補志乘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

尙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止授道官豈爛羊侯尉之比乎

劉伯溫得天文書

明都穆談纂云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甚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昨所觀則已成誦矣翁乃以書授之且為語其奧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按余於續鈔載劉青田異事皆近荒誕此則尙近事實肆中老翁必元末隱君子也

方正學祠有姚廣孝跪像

三鈔九

五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明末隆武時建方正學廟縛跪姚廣孝像按其時不知建廟於何地惜言之不詳

徐汝廉於天啓時發南遷之議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徐允祿字汝廉蘇州嘉定學生有思勉齋集虞山云天啓辛酉予官詹端汝廉貽書累萬言謂正統己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為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請南遷勿為宋頭巾所誤甲申三月大命以傾豈知憂危慮早乃自二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有大過人者按天啓時海內晏然汝廉此論殆因王師入關而發真曲突徙薪之高見矣

萬曆丙辰天示異象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載吳農祥周處士傳云周處士大纘字恢焉錢唐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旦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從空而下問其友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亘天見夜又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與甲士戰甲士不勝反走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從行搢笏者數千人夜又領眾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藉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驚問其友曰亦不見邪曰然因執友手哭曰時事去矣即誓不入城至康熙癸卯年八十有二而歿吳農祥曰萬曆三十四年李自成生張獻忠亦生大纘所見豈兩逆賊之兆邪顧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纘何也

三鈔九

六

明季社事緣起

明楊彝復社事錄云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構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襄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清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向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於是有廣應社貴池

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成來會聲氣之孚自應社始也崇禎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翺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又有應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會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匪聖書毋遠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

三鈔九

七

擇而定矜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按明季社事紛紜迄於亡國而後已然事之緣起莫能詳也此錄即出於社中人宜其言之歷歷矣錄其大略以戒方來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天啓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鍾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為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又有十二人為應社十三子又

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
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惠
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迨
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尙文
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瀄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翮扶九
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爲復社頗見嫉於維
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拜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
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調劑其閒兩社始合爲
一按此與前說微異果如此說則應社大而復社小後
來并合爲一何不名應社而名復社乎恐當以前說爲

三鈔九

八

信

隆武爲僧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安溪湖頭有妙峯山山上有
寺寺後有僧塔土人言明末隆武實辟地於此時李氏
有祖先龍曾官翰林簡討亦隱茲寺以奉之日爲師徒
夜行君臣禮死因葬焉其塔題法號曰參唯今無識者
矣

吳六奇諡

國朝王士禎 國朝諡法考云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
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恪康熙四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諡按吳六奇以查伊璜事人人知之然其諡
則知者亦罕又蔣心餘撰雪中人傳奇述六奇祈夢有
二獅壓身之兆此必有所本其身後贈少師兼太子太
師或足應二獅之夢歟

按吳順恪公六奇字鑑伯別字葛如粵之海陽縣豐政
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爲豐順人父廷符母胡
氏兄弟二人公爲長弟標子十三長啟晉順治丁酉舉
人啟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啟鎮以蔭官至黃岡
副總兵啟爵年十八入爲頭等侍衛歷任大原瓊州天
津總兵啟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乙巳五月三

三鈔九

九

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入 本朝三
十九歲矣公之裔孫昌坤光緒乙酉舉人與余孫陸雲
爲同年生又出余門生徐花農太史房承以家傳見示
故知其詳家傳爲長樂溫訓所撰溫君自言與公六世
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志見示故擇其大
者著於傳然則公尙有文集非絳灌無文者可比洵奇
人也

睿忠王史閣部兩書

國朝禮親王嘯亭禔錄云 純皇帝閱睿忠王傳
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載回札命將內閣庫中所貯

原稿補行載入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受
提刀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

按往年有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者圖中有陳君改詩
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
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心躬堂集余已載于春在堂隨
筆今觀此又以為侯朝宗未知孰是

康熙中以藤牌勝羅利國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
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利國勝之
又云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降于周後在湘潭投誠偽

三鈔九

十

周平封建義侯甲子冬

上召見論及火器之利

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問何物曰即人家所
用之棉被也惟柔能制剛耳因詳言進退閃滾之法問
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 上命取至曰汝

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遽召六人來

上命善射者以電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
至面前疾于飛鳥 上大喜問何方可以召募得

人幾何可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惟臣鄉漳泉
之人多善此者 上曰此去閩遠今直隸山東河

南多臺灣投誠者召用之五百可得也遂召募教演未

幾而成至己丑春夏間命往征羅利國阿克薩城城有
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
下林侯曰若使登岸則不可當者以水軍往迎之皆令
眾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扁刀以進羅利驚所未見
呼曰大帽韃子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藤牌蔽首槍矢
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脛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
奔潰興珠不喪一人城中請降 上大喜曰林侯

之功史冊所未有也按此記建義戰事甚詳不及備書
姑撮其大略羅利國即今俄羅斯也在順治間已以火
器著名而中國則以藤牌勝之今軍中操演尚有藤牌

三鈔九

十

觀者幾視同戲具不知 國初固以勝俄羅斯之火器
也滾被之法亦必可用惜當時未行今無知之者矣
謹按平定羅利方略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命選

擇藤牌官兵 上諭兵部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
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墾荒福建投誠官

兵內選擇善用藤牌願行効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
銀贍其妻子兼為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

建等處投誠官兵內善用藤牌及滾口長力者勿論主
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又 諭聞福建有雙層

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速送至京毋誤軍

機然則當時自以藤牌爲禦火礮之利器滾下缺一字必是被字滾被滾牌皆閩中長技今未知尙有傳授否似亦留心武備者所宜講也

廣陽襍記又云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據此則知當時固以藤牌滾被與銃炮火藥並爲軍中利器

明珠家累世富厚

國朝禮親王昭棟嘯亭襍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資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

三鈔九

主

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尙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撻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世傳紅樓夢小說爲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

嘯亭襍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

獲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按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甯秀爲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家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即斯人歟

乾隆時僞皇孫

國朝禮親王嘯亭襍錄云庚子春

純皇帝南巡

迴鑾駐蹕涿州有僧人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初履端親王諱永城

純皇帝第四子其側福晉

三鈔九

主

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以痘殤其邸人皆言爲王氏所害 上亦風聞其故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保勵堂侍郎成時爲軍機司員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紿乃敢爲滅門事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爲僧人所教事聞斬僧人於市戍童子於伊犁又於其地冒稱皇孫爲松相公筠所斬按 本朝家法森嚴乃亦有此事保侍郎可謂有庸不疑之風矣

茶香室三鈔卷十

德清俞樾

許由千頃山故居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陶唐箕公許由隱寓昌化晚溪有

千頃山故居

燕昭沽酒邨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保定府定興縣有沽酒邨刻

石云燕昭王沽酒飲樂毅處字剝蝕在縣西

闔閭流杯亭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

王鈔十

一

三月三日泛舟游賞之處按此亦修禊故事今人罕知

常熟浣紗石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常熟縣北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

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有盟原注即壇也盟北百步有浣

紗石可方四丈按今人但知諸暨有西子浣紗石不知

有此此石不知何人遺蹟也

伯翳宅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吳太宰伯翳宅在西泮環巷

原注出馮猶龍稜志

屈原馬跡

宋劉敬叔異苑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按伍子胥白馬素車人多知之不知屈大夫亦有白驥事

望鄉嶺李陵題字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經馬鬣山望鄉嶺嶺上

石庵有李陵題字按所題何字惜不載也

孟光故里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孟光故里在上沙梁巷

三鈔十

二

按梁伯鸞扶風平陵人孟光其同縣人吳中安得有其故里疑附會也

遠公出水池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植俱從一

小池中浮出號出水池遺址尚在按杭州淨慈寺有神

運井相傳僧道濟運木於井今觀此則知緇流自有此

種俗說流傳也

王逸少硯池異蹟

宋方勺泊宅編云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朝廷每有頒

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薛濤井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攜佳紙向水而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奉貢歲止獻六張餘為蜀府所留按此亦奇迹未知今尚然否

溪州銅柱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溪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誓文首云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晉其誓詞云蒙王庭發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

三鈔十

三

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刊銜名多攙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惟拓頗不易按人知有馬伏波之銅柱不知有馬希範之銅柱希範事雖不足道要亦一古蹟也光緒十二年吳清卿副憲大徵奉 命勘定中俄邊界立銅柱識之清卿本出余門下其明年巡撫粵東道出吳中以銅柱拓本示余余為題數語歸之然則字內有三銅柱矣明鄭仲夔耳新云鄭中丞毅微時有日 旨推其命云分

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及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悟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振旅以歸隨卒按此亦一銅柱

明魏濟嶠南瑣記云開元閒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甯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為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舟又馬總元和中為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饒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羣蠻亦立銅柱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按此則立銅柱者亦非一人一地矣

三鈔十

四

明鄺露赤雅云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趾東界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為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為山界按此則伏波銅柱有十禹陵為南大吉更定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知紹興府妙善占墓謂窆石非禹葬處別於廟東南建豐碑題曰大禹陵其後望秩於是處焉

周文武成康陵皆被發掘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國初詔有曰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袞冕掩閉亦不免唐末五代暴發之禍矣漢唐以來陵

墓不足道也

孔子虛墓

宋孔傳東家襍記云先聖墳西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世傳先聖沒戒門弟子爲虛墓後果遭秦皇發冢有白兔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按發冢有白兔之異必是古來神聖遺跡乃以爲孔子之虛墓則魏武之疑冢孔子先之矣此妄說也

杜康祠冢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海內圖經平載杜康祠宇

三鈔

五

獨三吳有之相傳康有遺冢在江陰縣城南土人因於橋下建祠以劉伶配之

朱張墓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周逸民朱張墓在長邑蘇臺鄉原注云出樂圃志

又云朱長巷卽朱張巷周逸民所居元萬戶朱瑄尙居之原注云顧公變記

相王墓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相王墳在盤門東城下古蛇門傍周擊賊將軍黑莫郝所葬舟人賽祀不絕

又云赤蘭相王廟在南園赤門傍行祠在巴家園神姓桑名湛壁原注云舊志作黑莫郝亦名榮封東吳上鄉土穀神織造都城隍唐時已建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織造李煦

重建請 加封護國忠顯王道光元年織造嘉祿重建列入祀典一在葑門外接官亭一在洞庭西山

按唐陸廣微吳地記云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蛇門東

陸無水道故名赤門然則相王墳卽古赤欄將軍墳也黑莫郝之名不知所本而後世又作桑湛壁至今織造

署中敬奉之彌失其真矣余年來自蘇至杭必過所謂相王墓者兒婦輩或舉以問無以應也今雖得其大略

三鈔

六

然究不能定爲何人當更考之

亞夫墓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亞父冢在皋亭山按亞父當卽范增不知其墓何以在吾浙也

陸平原墓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青浦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蓋葬其衣冠者萬歷初有一金蛇見土上土人掘之得一銀首及銀器按葬衣冠之墓乃必鑄銀爲首何歟

陶隱居墓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宋元祐中有中貴羅瀆一學

道華陽意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惟鐵繩懸一空棺其曠覽環繞相次成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口口口之三真憩靈岳以透迤遊太空以棲神書蹟神妙是隱居手書墓既開遂摹此文以傳元祐六年林希子中所傳如此蹟未得見

單雄信墓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東曲首向北牆畔單將軍廟乃單雄信墓也上有棗樹世傳乃棗梨發芽生長成樹又謂棗家子巷按單雄信墓乃在汴梁城中亦所未聞

三鈔十

七

鄞縣陀山有王介甫祠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王介甫令吾浙之鄞鄞濱海有田率在山麓民指田爲質以貸豪右之金介甫特出官錢輕息以貸至秋則田畝之入安然足償所謂青苗法也鄞人至今德之立祠陀山下神亦至靈按所謂陀山者當卽普陀山也自宋至明季其神猶靈今二百年來未知尙有此祠否

土山會

晉支遁集有土山會集詩三首其序云閒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入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

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眾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往於是乃揮手送歸靜拱虛房悟外身之貞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按晉時土山有此盛集亦幾與蘭亭等矣何蘭亭之赫赫而土山之寂寂邪

燕子樓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唐末徐州廉使時太師溥常有修道之心有道士姓郭名端請硃砂一斤泥爐于大廳養藥令太師自看火候約一月而成一月開爐取藥結成

三鈔十

八

一塊香氣馥人透掌光明如紅玉之狀謂溥曰此藥所須在意號曰太乙丹砂忽見一獼兒遂敵藥少許搗餅與食其犬須臾之間化爲烈焰一團騰空而去是歲梁太祖舉四鎮之眾攻伐其城堅守數旬缺乏糧料端與時公一宅骨肉二百餘口俱上燕子樓須臾樓中火發紅焰互天色若虹霓段段飛去及至火歇灰燼亦無軍民異之謂之火宅解也燕子樓至今存焉按今人但知燕子樓有關盼盼故事不知又有此事

又按宋景文集有重修彭祖燕子二樓記云景祐二年丞相龐西公以大司寇殿徐方達觀署居淺眺城隅歸

馮一樓聯冠州雉直良陬者曰彭祖占坎方者曰燕子
則是樓至宋猶在又云樓之賦名尙矣或以地或以事
公卽而用之紀方言而著實也惜未及其所以名樓之
故

同醉亭

宋徐度却掃編云歐陽文忠謫守滁州作亭名曰醉翁
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
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按今人知有醉翁亭不知有同醉
亭也

伯都訥有宋徽宗遺蹟

三鈔十

九

國朝禮親王昭榑嘯亭雜錄云五國城在今伯都訥地
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託築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
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器數十件
因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尙可得其崖略云於天會
十三年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金時所謂五國城卽
此地也按徽宗日記惜不傳

蔡京書臨平寺額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
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尙書省亦然崇甯間蔡
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謂之

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至今勅字蔡體尙在按余幼時居
臨平故遇臨平事必記之門下士張小雲明經取以作
沈東江臨平志補遺此條未知採入否

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

明張岱夢憶云至曲阜謁孔廟宮牆上有樓聳出扁曰
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駭異之按孔廟有此誠大奇未
知今尙然否

松鶴庵

國朝禮親王昭榑嘯亭雜錄云松鶴庵在宣武門外嚮
開爲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寇季堂會諸

三鈔十

十

僚友醵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
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
生有過忠愍祠詩蓋丁未年立祠時作也按今炸子橋
松筠庵相傳爲忠愍故宅而吾鄉戴旅塘先生藤陰雜
記言松筠庵塑幃頭神像相傳爲城隍神則忠愍故宅
之說亦未知信否而嘯亭雜錄又作松鶴庵何也

中文定八宅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中文定公時行宅有八處分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衙前百花巷各四大宅
又云大鼓嚴嵩故物上所賜也今存鼓架

明代西湖岳廟畫壁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四書繪序云嘉靖辛亥余讀書錢唐之馬瑞山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人馬弓旌馳騫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畧書表紋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

五人墓是後來移葬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明吳問卿默宅在王洗馬巷中有北宋尼姑墳後作花藥壇曾置五人首級於此後移葬山塘至今種花木猶有英氣按此則今五人墓非

三鈔十

七

原葬所也余嘗疑五人初死時今葬地猶是魏忠賢祠何遽埋骨於此今乃釋然

吳下坊名

宋葉夢得避暑錄語云吳下衣冠所聚舊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衮縷坊富祕監嚴居名德壽坊將密學堂居管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口居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按坊名今尚有存者

鐵瓶巷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鐵瓶在仁德坊東唐初有仙曾作枕臥所遺明義夫馬瑒家藏後歸金氏近屬汪氏內有鐵瓶書屋

馬醫科高墩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馬醫科高墩舊吳縣獄址按至今高墩猶在余寓馬醫科往往經由其下也聞之故老云其東申公祠即吳縣舊署然則此為獄址無疑矣

稚兒塔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宋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重修蘇州半塘寺稚子塔記云按舊記晉義熙十一年名

三鈔十

七

法華塔詔賜國財以建益僧道生誦法華經有童子名稚兒日侍立聽法死葬此後有商人謝本者泊舟夜聞誦經聲旦尋之有青蓮花生冢上事聞建塔故名法華塔則稚兒本童子之名不知何時好事者飾之以稚兒為雉兒又取西僧所攜瓦塔云是昔年葬雉之物又以塔歸王伯谷半偈庵士大夫皆相詫為奇事

曇陽觀

太倉州志古蹟志有曇陽觀里人為王錫爵女壽貞建在城西南隅壁間有尤求白日升天圖後觀廢惟太僕寺卿徐爌翰林修撰沈懋學二聯猶存 國朝嘉慶二

年知州鼇圖邑紳汪學金移建于隆福寺西尚書朱珪題聯額學士劉鳳誥作記主事汪彥博書按曇陽子事談者疑信參半乃本朝嘉慶閒猶有人為之移建其祠而朱文正公且為之題聯額殆亦所謂過而存之者歟今未知尚存否

明徐滑青藤書屋集有曇陽詩十首其第五首云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倉善哉聽白佛夢已熟黃梁托盃求朝飯敲鑼賣夜糖第六首云明知騎竹鳳還道媚妖蛇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耶味其意正為曇陽子作但不甚可解

三鈔十

圭

國朝楮人獲堅瓠集云見只編載王荆石相國為南祭酒范屏麓太史過王語良久欲別王曰幸小坐小女謂今日當雨朱雪果爾當煩作韻語紀異否則以一笑解之屏麓意謂必妄須臾雪作他處皆白惟庭中色若臙脂和雲母照耀人面暈若桃花此曇陽子事也王弇州曇陽傳不及此事按見只編不知何人所撰其名義亦未詳

堅瓠集又云萬曆初太倉王相公女號曇陽子有巨蛇隨之名曰護龍

國朝朱葵尊靜志居詩話云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萬

歷丁丑賜進士第一授修撰四十而天王元美作墓表屠緯真作傳欲傳會曇陽子昇真之確至以妖夢厚誣光明磊落之君典豈愛人以德者邪按如何厚誣亦未得其詳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王荆石錫爵女稱曇陽子一日忽不見人競傳為白日升天或曰淫奔耳今太倉有曇陽觀

鶴秀塔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贅紀云嘉興三塔灣之上二十餘里有塔孤峙於官塘之側上下七層中層刻鶴秀二字

三鈔十

函

蓋有故事焉順治閒江南諸生裴某附舟夜過阜林為盜劫遂沿塘行不食一日矣距嘉興尚數十里饑不能前臥於路側其北某村中有章姓者嫁其女於近村常使婢鶴秀持物餉之一日又以粉團糕糕令其往送道出官塘見裴問之裴備言狀鶴秀以食物與之食并脫簪珥及錢百餘文贈之遂別去鶴秀還主母疑其有私也加以筆楚鶴秀投縋死裴生回家鄉會聯捷選授浙江某縣令道經其處距乞食時三年矣心念鶴秀猶待字將委禽焉訪得其故奔至厝所大慟尋其父母厚贈之而聘其妹為正室遣人築墳塋極其堅固封墓之固

裴適委署秀水置腴田以奉祭祀復於贈物處造一塔
為鶴秀資冥福因卽以其名名之按今此塔歸然如故
然其事則父老罕能言也

三鈔十

五

茶香室三鈔卷十一

德清俞樾

漢賦最輕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獨兩漢最
輕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景帝
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卽所謂半租
耳蓋先時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
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
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
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

三鈔十

一

漢奏日行五百餘里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
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
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返中間又須付朝臣奏
擬略計其奏一日蓋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
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
按古者置郵傳命究不知日行如千里得此可以考見
漢制至赦書日行五百里乃唐時舊制也韓文公答張
徹詩云赦行五百里可證

歷代服色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三代之際皆衣襦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按此則紫袍為公卿上服自秦已然矣

又云唐高祖朝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並瑜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按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高祖武德中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與此歧異當考

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唐何延之蘭亭記敘蕭翼計取蘭亭事云改冠微服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可見當時不以黃為貴

三鈔上

二

其尚黃者必中葉以後事也

唐制有冤者哭陵下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許哭於太宗昭陵之下按此制甚奇杜牧之詩獨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向疑其何以獨望昭陵或亦此意乎

宋制朝參亦唱喏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清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問門亦唱喏然未嘗出聲也

按余於續鈔七載何孟春餘冬敘錄之說蓋明人已不

知唱喏為何事矣觀此則宋時雖朝參亦唱喏唱喏固甚重也

老學庵筆記又云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即今喏也按此則唱喏乃烏衣風韻也未知是否但宋時唱喏聲轉可得其彷彿

宋宮中御宴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陽翟縣令孫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鴈進於二

三鈔上

三

聖餘執政命婦並立階上北嚮羅拜宴罷辭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又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為某言禁中禮數甚詳御宴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嚮太妃暨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甬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鑲金雲片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為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一視也上前後供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惟有四人一樣妝梳衣服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

番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有按李方叔此書著於元祐時所謂上卽哲宗也寶慈則太皇太后高氏長樂則皇太后朱氏太妃則德妃朱氏也天子正坐太皇太后皇太后旁坐太妃與中宮西嚮坐而又使外命婦奉觴上酒宋宮中禮數殊有可議

宋元猶禁火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楮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火吉則燃木炭取不

三鈔士

四

煙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牛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按周舉以來久還溫食何意宋元之際此禁猶厲未知今何如也

金人去頂髮

宋王明清揮塵三錄云真定帥臣李逸城破被虜敵欲保全之逸不少屈又不肯去頂髮敵人責之逸髮而爲僧按金人亦剃頭髮余已載於曲園雜纂三十六矣今得此條又記之但不知所謂去頂髮者視今制同否也

明君臣畫像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余於嘉慶戊辰假館李君喬信家得觀所藏前明君臣畫像一冊共三十七人首太祖高皇帝次馬太后次成祖文皇帝次世宗肅皇帝次中山王徐次開平王常次東甌王湯和次寧河武順王鄧次李文忠臨淮侯次沐國公次陶學士安次誠意伯劉次龍泉章公溢次方孝孺先生次解學士縉次楊文貞公士奇次王端毅公恕次周文襄公忱次劉忠愍公球次于肅愍公謙次葉文莊公盛次劉時雍先生次李賓之先生次王陽明先生次唐伯虎寅次陳白沙先生次鄭東廓先生守益次霍文敏公翰次文衡山先生徵

三鈔士

五

明次王鳳洲先生次羅念庵先生洪先次吳康齋先生與弼次沈石田先生周次祝京兆先生允明次海剛峯先生次張居來先生次羅一峯先生其綃稍粗丹素秀潔神采飛動成祖似世所畫關公像馬太后男相劉誠意女相方正學嚴氣正性相如其人于少保白哲而方鬚眉濃黑王陽明黑而瘦其旁皆無題贊所贊爵姓名號繁簡不一例然可寶也

按劉誠意女相是又一張子房矣然余見雍正年間所刻劉文成集卷首有像鬚甚長并刻其子仲璟所爲贊語首云虬髯電目探大根分幹地軸則女相之說殆

未必然也

明皇后璽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仁孝皇后勸善書陳景雲注曰己卯秋日在錢唐書肆中見此書卷首有硃印厚載之記四字蓋皇后璽也

按明史輿服志云皇后寶用金龜紐篆文曰皇后之寶不言有此璽

朝天女戶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誠張敏

三鈔士

六

劉政等為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襲

唐時婦為舅姑已服三年

唐李涪刊誤云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婿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按此則唐時婦為舅姑已有持三年之服者後唐長興之制所從出也

宋王栻燕翼貽謀錄云太祖孝明皇后居昭獻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宗等奏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為

定制

按昭憲杜太后崩於建隆二年六月至乾德元年九月始滿二十七月而孝明王皇后即崩於是年十二月然則服除而后亦崩矣宋史皇后傳不載其事故表出之為嫁母持服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為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

服坐主喪

三鈔士

七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近時張樂全薨東坡用唐人服坐主喪總麻三月東坡薨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暖孝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為禮部尚書宣仁上仙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為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不敢奉詔遂罷喪帖稱不肖子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此否吾邑嚴觀察韋川云近世士大

夫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肅錢□□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爲法按此知明季國初喪帖有不肖子之稱今則雖庶民亦稱不孝矣

宋人家祭之期

宋徐度卻掃編云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與杜氏

三鈔士

八

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爲雖出於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違眾而忘親也

同姓爲婚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朱韞斯誤娶同姓欲去其婦名流多勸止之欲取證于古之娶同姓而無傷者一時莫之應吳志伊曰王沉與王基聯姻劉疇與劉嘏爲婚緣非同原也前輩博洽如此

同姓非族不稱宗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近時同姓往來卽非其族亦稱

宗不書姓昔張黃門受先爲天如太史作序書盟弟張采二公同里至交並不以族望相依附其風古矣

文移稱關

宋徐度卻掃編云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爲河北東等路宣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間李丞相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爲河北河東宣撫使以爲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關蓋都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體與劄子大同而小異按此則平行文移稱關宋已然矣劄則今與古異

草底檢

三鈔士

九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凡公家文書之彙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檢卽州縣通稱焉按今此三名皆廢而通稱曰卷或卽檢之訛邪

青殼手本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按今屬吏於上司皆用青殼手本然無紅籤矣

廣陽雜記又云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按此

則手本又施之平行矣今人但知有上行之手本不知有平行之手本然余咸豐中假滿還朝浙江巡撫黃公給文書三函一咨吏部一咨翰林院一行吏科則不曰咨而曰手本是猶沿明制也但印則紫粉矣

稅課得籌

宋洪遵松漠補遺云金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

三鈔十

十

歲額外公然分之

蠲放房錢

宋王栻燕翼貽謀錄云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得蠲放仍每歲不過三次按至和乃仁宗年號宋時有此制亦見其澤及窮檐也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正月朔日元旦十五日元夕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此則又其歲歲通行者也

漏澤園始於陳向

宋徐度卻掃編云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予外祖以

朝官為開封府使使者常行部宿陳留佛祠夜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惻然哀之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十為坎皆溝洫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輪僧守之徒一人使掌其籍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按日知錄云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今觀此條則實始於陳向非始於蔡京也

三鈔十

十

官場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然則此固古法也

撫卹遭風難夷

宋吳潛許國公奏議有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云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為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温福建慶元界內萬里流落尤為可念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船務日支十

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膳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畧內卽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按此奏在宋理宗寶祐四年今撫卹遭風難夷實始於此

順治年間物價甚賤

國朝龔煒集林筆談云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婚費會親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

三鈔士

三

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豬羊雞鴨甚賤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

正青旗

國朝康熙三年盧舍禪院碑記末載立石人姓名有正青旗平西親王駕下王吉明按皇朝文獻通考

太祖高皇帝辛丑年初設四旗曰黃旗曰白旗曰紅旗曰藍旗甲寅年定八旗之制以初設四旗爲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四旗爲鑲黃鑲白鑲紅鑲藍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是國朝旗制無青色乃此碑有

正青旗豈平西之異制邪盧舍庵在西湖卽在俞樓之東寺僧拓此碑見示故記之

國朝禮親王嘯亭雜錄云孔定南耿靖南尙平南等歸順時未隸旗籍 文皇帝名其軍爲天祐軍特設白綠黑諸旗纛以賜之見八旗通志然則青旗或卽黑旗也

鴟羽翎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凡領侍衛府官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員五品以上者皆冠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鴟羽藍翎按今人但知花翎之爲孔雀

三鈔士

三

翎而藍翎之爲鴟羽則罕有稱者